目录

[梁书序 3](#_Toc24547015)

[本纪 4](#_Toc24547016)

[本纪第一 武帝上 4](#_Toc24547017)

[本纪第二 武帝中 9](#_Toc24547018)

[本纪第三 武帝下 14](#_Toc24547019)

[本纪第四 简文帝 19](#_Toc24547020)

[本纪第五 元帝 20](#_Toc24547021)

[本纪第六 敬帝 25](#_Toc24547022)

[列传 26](#_Toc24547023)

[列传第一 太祖张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贵嫔 高祖阮修容 世祖徐妃 26](#_Toc24547024)

[列传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怀太子 28](#_Toc24547025)

[列传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庆远 30](#_Toc24547026)

[列传第四 萧颖达 夏侯详 蔡道恭 杨公则 邓元起 31](#_Toc24547027)

[列传第五 张弘策 庾域 郑绍叔 吕僧珍 34](#_Toc24547028)

[列传第六 柳惔弟忱 席阐文 韦睿族弟爱 36](#_Toc24547029)

[列传第七 范云 沈约 38](#_Toc24547030)

[列传第八 江淹 任昉 41](#_Toc24547031)

[列传第九 谢朏 弟子览 44](#_Toc24547032)

[列传第十 王亮 张稷 王莹 45](#_Toc24547033)

[列传第十一 王珍国 马仙琕 张齐 46](#_Toc24547034)

[列传第十二 张惠绍 冯道根 康绚 昌义之 48](#_Toc24547035)

[列传第十三 宗夬 刘坦 乐蔼 50](#_Toc24547036)

[列传第十四 刘季连 陈伯之 51](#_Toc24547037)

[列传第十五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子训 王泰 王份孙锡 佥 张充 柳恽 蔡撙 江蒨 52](#_Toc24547038)

[列传第十六 太祖五王 56](#_Toc24547039)

[列传第十七 长沙嗣王业子孝俨 业弟藻 永阳嗣王伯游 衡阳嗣王元简 桂阳嗣王象 60](#_Toc24547040)

[列传第十八 萧景弟昌 昂 昱 61](#_Toc24547041)

[列传第十九 周舍 徐勉 62](#_Toc24547042)

[列传第二十 范岫 傅昭弟映 萧琛 陆杲 65](#_Toc24547043)

[列传第二十一 陆倕 到洽 明山宾 殷钧 陆襄 66](#_Toc24547044)

[列传第二十二 裴邃兄子之高 之平 之横 夏侯亶弟夔 鱼弘附 韦放 68](#_Toc24547045)

[列传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71](#_Toc24547046)

[列传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顾协 徐摛 鲍泉 73](#_Toc24547047)

[列传第二十五 袁昂子君正 74](#_Toc24547048)

[列传第二十六 陈庆之 兰钦 76](#_Toc24547049)

[列传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张率 刘孝绰 王筠 77](#_Toc24547050)

[列传第二十八 张缅弟缵 绾 81](#_Toc24547051)

[列传第二十九 萧子恪弟子范 子显 子云 子晖 84](#_Toc24547052)

[列传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86](#_Toc24547053)

[列传第三十一 谢举 何敬容 87](#_Toc24547054)

[列传第三十二 硃异 贺琛 88](#_Toc24547055)

[列传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树 元愿达 王神念 杨华 羊侃子鹍 羊鸦仁 91](#_Toc24547056)

[列传第三十四 司马褧 到溉 刘显 刘之遴弟之亨 许懋 93](#_Toc24547057)

[列传第三十五 王规 刘 宗懔 王承 褚翔 萧介从父兄洽 褚球 刘孺弟览遵 刘潜弟孝胜 孝威 孝先 殷芸 萧几 96](#_Toc24547058)

[列传第三十六 臧盾弟厥 傅岐 99](#_Toc24547059)

[列传第三十七 韦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张嵊 沈浚 柳敬礼 100](#_Toc24547060)

[列传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101](#_Toc24547061)

[列传第三十九 王僧辩 103](#_Toc24547062)

[列传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掞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龛 阴子春 105](#_Toc24547063)

[列传第四十一 孝行 107](#_Toc24547064)

[列传第四十二 儒林 109](#_Toc24547065)

[列传第四十三 文学上 113](#_Toc24547066)

[列传第四十四 文学下 115](#_Toc24547067)

[列传第四十五 处士 120](#_Toc24547068)

[列传第四十六 止足 125](#_Toc24547069)

[列传第四十七 良吏 126](#_Toc24547070)

[列传第四十八 诸夷 129](#_Toc24547071)

[列传第四十九 豫章王综 武陵王纪 临贺王正德 河东王誉 136](#_Toc24547072)

[列传第五十 侯景 137](#_Toc24547073)

# 梁书序

《梁书》，六本纪，五十列传，合五十六篇。唐贞观三年，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。思廉者，梁史官察之子。推其父意，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，以成此书。臣等既校正其文字，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：自先王之道不明，百家并起，佛最晚出，为中国之患，而在梁为尤甚，故不得而不论也。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，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，故不可绌；虽然，彼恶睹圣人之内哉？《书》曰：“思曰睿，睿作圣。”盖思者，所以致其知也。能致其知者，察三才之道，辩万物之理，小大精粗无不尽也。此之谓穷理，知之至也。

知至矣，则在我者之足贵，在彼者之不足玩，未有不能明之者也。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，未可也，故加之诚心以好之；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，未可也，故加之至意以乐之。能乐之则能安之矣。如是，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？万物之所不能累，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。能尽其性则诚矣。诚者，成也，不惑也。既成矣，必充之使可大焉；既大矣，必推之使可化焉；能化矣，则含智之民，肖翘之物，有待于我者，莫不由之以至其性，遂其宜，而吾之用与天地参矣。德如此其至也，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。故与之为衣冠、饮食、冠昏、丧祭之具，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者，莫不一出乎人情；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，莫不一出乎人理。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，危且乱之所去也。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，使之化者其德如彼，可不谓圣矣乎？既圣矣，则无思也，其至者循理而已；无为也，其动者应物而已。是以覆露乎万物，鼓舞乎群众，而未有能测之者也，可不谓神矣乎？神也者，至妙而不息者也，此圣人之内也。圣人者，道之极也，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？求其有以易此者，固其所以为失也。夫得于内者，未有不可行于外也；有不可行于外者，斯不得于内矣。《易》曰：“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，故不过。”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。智足以知一偏，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，道足以为一方，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。佛之失其不以此乎？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，亦可谓妄矣。

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，臣等故因梁之事，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，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，而有志于内者，庶不以此而易彼也。

臣巩等谨叙目录，昧死上。

# 本纪

## 本纪第一 武帝上

高祖武皇帝，讳衍，字叔达，小字练儿，南兰陵中都里人，汉相国何之后也。

何生酂定侯延，延生侍中彪，彪生公府掾章，章生皓，皓生仰，仰生太子太傅望之，望之生光禄大夫育，育生御史中丞绍，绍生光禄勋闳，闳生济阴太守阐，阐生吴郡太守冰，冰生中山相苞，苞生博士周，周生蛇丘长矫，矫生州从事逵，逵生孝廉休，休生广陵郡丞豹，豹生太中大夫裔，裔生淮阴令整，整生济阴太守辖，辖生州治中副子，副子生南台治书道赐，道赐生皇考讳顺之，齐高帝族弟也。参预佐命，封临湘县侯。历官侍中，卫尉，太子詹事，领军将军，丹阳尹，赠镇北将军。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。生而有奇异，两胯骈骨，顶上隆起，有文在右手曰“武”。帝及长，博学多通，好筹略，有文武才干，时流名辈咸推许焉。所居室常若云气，人或过者，体辄肃然。

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，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。俭一见，深相器异，谓庐江何宪曰：“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，出此则贵不可言。”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招文学，高祖与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昉、陆倕等并游焉，号曰八友。

融俊爽，识鉴过人，尤敬异高祖，每谓所亲曰：“宰制天下，必在此人。”累迁隋王镇西咨议参军，寻以皇考艰去职。

隆昌初，明帝辅政，起高祖为宁朔将军，镇寿春。服阕，除太子庶子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入直殿省。预萧谌等定策勋，封建阳县男，邑三百户。建武二年，魏遣将刘昶、王肃帅众寇司州，以高祖为冠军将军、军主，隶江州刺史王广为援。距义阳百余里，众以魏军盛，趑趄莫敢前。高祖请为先启，广即分麾下精兵配高祖。尔夜便进，去魏军数里，迳上贤首山。魏军不测多少，未敢逼。黎明，城内见援至，因出军攻魏栅。高祖帅所领自外进战。魏军表里受敌，乃弃重围退走。军罢，以高祖为右军晋安王司马、淮陵太守。还为太子中庶子，领羽林监。顷之，出镇石头。

四年，魏帝自率大众寇雍州，明帝令高祖赴援。十月，至襄阳。诏又遣左民尚书崔慧景总督诸军，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并受节度。明年三月，慧景与高祖进行邓城，魏主帅十万余骑奄至。慧景失色，欲引退，高祖固止之，不从，乃狼狈自拔。

魏骑乘之，于是大败。高祖独帅众距战，杀数十百人，魏骑稍却，因得结阵断后，至夕得下船。慧景军死伤略尽，惟高祖全师而归。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。

七月，仍授持节、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其月，明帝崩，东昏即位，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、尚书令徐孝嗣、尚书右仆射江祏、右将军萧坦之、侍中江祀、卫尉刘暄更直内省，分日帖敕。高祖闻之，谓从舅张弘策曰：“政出多门，乱其阶矣。《诗》云：‘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？’况今有六，而可得乎！嫌隙若成，方相诛灭，当今避祸，惟有此地。勤行仁义，可坐作西伯。但诸弟在都，恐罹世患，须与益州图之耳。”

时高祖长兄懿罢益州还，仍行郢州事，乃使弘策诣郢，陈计于懿曰：“昔晋惠庸主，诸王争权，遂内难九兴，外寇三作。今六贵争权，人握王宪，制主画敕，各欲专威，睚眦成憾，理相屠灭。且嗣主在东宫本无令誉，媟近左右，蜂目忍人，一总万机，恣其所欲，岂肯虚坐主诺，委政朝臣。积相嫌贰，必大诛戮。始安欲为赵伦，形迹已见，蹇人上天，信无此理。且性甚猜狭，徒取乱机。所可当轴，惟有江、刘而已。祏怯而无断，暄弱而不才，折鼎覆餗，翘足可待。萧坦之胸怀猜忌，动言相伤，徐孝嗣才非柱石，听人穿鼻，若隙开衅起，必中外土崩。今得守外籓，幸图身计，智者见机，不俟终日。及今猜防未生，宜召诸弟以时聚集。后相防疑，拔足无路。郢州控带荆、湘，西注汉、沔；雍州士马，呼吸数万，虎视其间，以观天下。

世治则竭诚本朝，时乱则为国剪暴，可得与时进退，此盖万全之策。如不早图，悔无及也。”懿闻之变色，心弗之许。弘策还，高祖乃启迎弟伟及憺。是岁至襄阳。

于是潜造器械，多伐竹木，沉于檀溪，密为舟装之备。时所住斋常有五色回转，状若蟠龙，其上紫气腾起，形如伞盖，望者莫不异焉。

永元二年冬，懿被害。信至，高祖密召长史王茂、中兵吕僧珍、别驾柳庆远、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。既定，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厅事，谓曰：“昔武王会孟津，皆曰‘纣可伐’。今昏主恶稔，穷虐极暴，诛戮朝贤，罕有遗育，生民涂炭，天命殛之。卿等同心疾恶，共兴义举，公侯将相，良在兹日，各尽勋效，我不食言。”

是日建牙。于是收集得甲士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船三千艘，出檀溪竹木装舰。

先是，东昏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，配精兵三千，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。高祖知其谋，乃遣参军王天虎、庞庆国诣江陵，遍与州府书。及山阳西上，高祖谓诸将曰：“荆州本畏襄阳人，加脣亡齿寒，自有伤弦之急，宁不暗同邪？我若总荆、雍之兵，扫定东夏，韩、白重出，不能为计。况以无算之昏主，役御刀应敕之徒哉？我能使山阳至荆，便即授首，诸君试观何如。”及山阳至巴陵，高祖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兄弟。去后，高祖谓张弘策曰：“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次之，今日是也。近遣天虎往州府，人皆有书。今段乘驿甚急，止有两封与行事兄弟，云“天虎口具”；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，行事不得相闻，不容妄有所道。天虎是行事心膂，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，则人人生疑。山阳惑于众口，判相嫌贰，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，必漏吾谋内。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。

山阳至江安，闻之，果疑不上。颖胄大惧，乃斩天虎，送首山阳。山阳信之，将数十人驰入，颖胄伏甲斩之，送首高祖。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，且曰：“时月未利，当须来年二月；遽便进兵，恐非庙算。”高祖答曰：“今坐甲十万，粮用自竭，况所藉义心，一时骁锐，事事相接，犹恐疑怠；若顿兵十旬，必生悔吝。童儿立异，便大事不成。今太白出西方，仗义而动，天时人谋，有何不利？处分已定，安可中息？昔武王伐纣，行逆太岁，复须待年月乎？”

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劝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阳，待正尊号，然后进军。高祖不从。王茂又私于张弘策曰：“我奉事节下，义无进退，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，彼便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节下前去为人所使，此岂岁寒之计？”弘策言之，高祖曰：“若使前途大事不捷，故自兰艾同焚；若功业克建，威慑四海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！岂是碌碌受人处分？待至石城，当面晓王茂、曹景宗也。”于沔南立新野郡，以集新附。

三年二月，南康王为相国，以高祖为征东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戊申，高祖发襄阳。留弟伟守襄阳城，总州府事，弟憺守垒城，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，功曹史吉士询兼长史，白马戍主黄嗣祖兼司马，鄀令杜永兼别驾，小府录事郭俨知转漕。移檄京邑曰：

夫道不常夷，时无永化，险泰相沿，晦明非一，皆屯困而后亨，资多难以启圣。

故昌邑悖德，孝宣聿兴，海西乱政，简文升历，并拓绪开基，绍隆宝命，理验前经，事昭往策。

独夫扰乱天常，毁弃君德，奸回淫纵，岁月滋甚。挺虐于[QQDE]剪之年，植险于髫丱之日。猜忌凶毒，触途而著，暴戾昏荒，与事而发。自大行告渐，喜容前见，梓宫在殡，靦无哀色，欢娱游宴，有过平常，奇服异衣，更极夸丽。至于选采妃嫔，姊妹无别，招侍巾栉，姑侄莫辨，掖庭有稗贩之名，姬姜被干殳之服。至乃形体宣露，亵衣颠倒，斩斫其间，以为欢笑。骋肆淫放，驱屏郊邑。老弱波流，士女涂炭。

行产盈路，舆尸竟道，母不及抱，子不遑哭。劫掠剽虏，以日继夜。昼伏宵游，曾无休息。淫酗摐肆，酣歌垆邸。宠恣愚竖，乱惑妖甗。梅虫儿、茹法珍臧获斯小，专制威柄，诛剪忠良，屠灭卿宰。刘镇军舅氏之尊，尽忠奉国；江仆射外戚之重，竭诚事上；萧领军葭莩之宗，志存柱石；徐司空、沈仆射搢绅冠冕，人望攸归。或《渭阳》余感，或勋庸允穆，或诚著艰难，或劬劳王室，并受遗托，同参顾命，送往事居，俱竭心力。宜其庆溢当年，祚隆后裔；而一朝齑粉，孩稚无遗。人神怨结，行路嗟愤。

萧令君忠公干伐，诚贯幽显。往年寇贼游魂，南郑危逼，拔刃飞泉，孤城独振。

及中流逆命，凭陵京邑，谋猷禁省，指授群帅，克剪鲸鲵，清我王度。崔慧景奇锋迅骇，兵交象魏，武力丧魂，义夫夺胆，投名送款，比屋交驰，负粮影从，愚智竞赴。复誓旅江甸，奋不顾身，奖厉义徒，电掩强敌，克歼大憝，以固皇基。功出桓、文，勋超伊、吕；而劳谦省己，事昭心迹，功遂身退，不祈荣满。敦赏未闻，祸酷遄及，预禀精灵，孰不冤痛！而群孽放命，蜂虿怀毒，乃遣刘山阳驱扇逋逃，招逼亡命，潜图密构，规见掩袭。萧右军、夏侯征虏忠断夙举，义形于色，奇谋宏振，应手枭悬，天道祸淫，罪不容戮。至于悖礼违教，伤化虐人，射天弹路，比之犹善，刳胎斫胫，方之非酷，尽珝县之竹，未足纪其过，穷山泽之兔，不能书其罪。自草昧以来，图牒所记，昏君暴后，未有若斯之甚者也。

既人神乏主，宗稷阽危，海内沸腾，氓庶板荡，百姓懔懔，如崩厥角，苍生喁喁，投足无地。幕府荷眷前朝，义均休戚，上怀委付之重，下惟在原之痛，岂可卧薪引火，坐观倾覆！至尊体自高宗，特钟慈宠，明并日月，粹昭灵神，祥启元龟，符验当璧，作镇陕籓，化流西夏，讴歌攸奉，万有乐推。右军萧颖胄、征虏将军夏侯详并同心翼戴，即宫旧楚，三灵再朗，九县更新，升平之运，此焉复始，康哉之盛，在乎兹日。然帝德虽彰，区宇未定，元恶未黜，天邑犹梗。仰禀宸规，率前启路。即日遣冠军、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，长槊五万，骥騄为群，鹗视争先，龙骧并驱，步出横江，直指硃雀。长史、冠军将军、襄阳太守王茂等三十军主，戈船七万，乘流电激，推锋扼险，斜趣白城。南中郎谘议参军、军主萧伟等三十九军主，巨舰迅楫，冲波噎水，旗鼓八万，焱集石头。南中郎谘议参军、军主萧憺等四十二军主，熊罴之士，甲楯十万，沿波驰艓，掩据新亭。益州刺史刘季连、梁州刺史柳惔、司州刺史王僧景、魏兴太守裴帅仁、上庸太守韦睿、新城太守崔僧季，并肃奉明诏，龚行天罚。蜀、汉果锐，沿流而下；淮、汝劲勇，望波遄骛。幕府总率貔貅，骁勇百万，缮甲燕弧，屯兵冀马，摐金沸地，鸣鞞聒天，霜锋曜日，硃旗绛珝，方舟千里，骆驿系进。萧右军訏谟上才，兼资文武，英略峻远，执钧匡世。拥荆南之众，督四方之师，宣赞中权，奉卫舆辇。旍麾所指，威棱无外，龙骧虎步，并集建业。黜放愚狡，均礼海昏，廓清神甸，扫定京宇。譬犹崩泰山而压蚁壤，决悬河而注熛烬，岂有不殄灭者哉！

今资斧所加，止梅虫儿、茹法珍而已。诸君咸世胄羽仪，书勋王府，皆俯眉奸党，受制凶威。若能因变立功，转祸为福，并誓河、岳，永纡青紫。若执迷不悟，距逆王师，大众一临，刑兹罔赦，所谓火烈高原，芝兰同泯。勉求多福，无贻后悔。

赏罚之科，有如白水。

高祖至竟陵，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，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。茂等至汉口，轻兵济江，逼郢城。其刺史张冲置阵据石桥浦，义师与战不利，军主硃僧起死之。诸将议欲并军围郢，分兵以袭西阳、武昌。高祖曰：“汉口不阔一里，箭道交至，房僧寄以重兵固守，为郢城人掎角。若悉众前进，贼必绝我军后，一朝为阻，则悔无所及。今欲遣王、曹诸军济江，与荆州军相会，以逼贼垒。吾自后围鲁山，以通沔、汉。郧城、竟陵间粟，方舟而下；江陵、湘中之兵，连旗继至。粮食既足，士众稍多，围守两城，不攻自拔，天下之事，卧取之耳。”诸将皆曰“善”。

乃命王茂、曹景宗帅众济岸，进顿九里。其日，张冲出军迎战，茂等邀击，大破之，皆弃甲奔走。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、军主王世兴、田安等数千人，会大军于夏首。

高祖筑汉口城以守鲁山，命水军主张惠绍、硃思远等游遏江中，绝郢、鲁二城信使。

三月，乃命元起进据南堂西陼，田安之顿城北，王世兴顿曲水故城。是时张冲死，其众复推军主薛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。乙巳，南康王即帝位于江陵，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，遥废东昏为涪陵王。以高祖为尚书左仆射，加征东大将军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假黄钺。西台又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会于军。是日，元嗣军主沈难当率轻舸数千，乱流来战，张惠绍等击破，尽擒之。四月，高祖出沔，命王茂、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。元嗣战颇疲，因不敢出。诸将欲攻之，高祖不许。五月，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、军主光子衿等十三军救郢州，进据巴口。

六月，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，赍萧颖胄等议，谓高祖曰：“今顿兵两岸，不并军围郢，定西阳、武昌，取江州，此机已失；莫若请救于魏，与北连和，犹为上策。”高祖谓阐文曰：“汉口路通荆、雍，控引秦、梁，粮运资储，听此气息，所以兵压汉口，连络数州。今若并军围城，又分兵前进，鲁山必阻沔路，所谓扼喉。

若粮运不通，自然离散，何谓持久？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，彼若欢然悟机，一郦生亦足；脱距王师，故非三千能下。进退无据，未见其可。西阳、武昌，取便得耳，得便应镇守。守两城不减万人，粮储称是，卒无所出。脱贼军有上者，万人攻一城，两城势不得相救。若我分军应援，则首尾俱弱；如其不遣，孤城必陷。一城既没，诸城相次土崩，天下大事于是去矣。若郢州既拔，席卷沿流，西阳、武昌，自然风靡，何遽分兵散众，自贻其忧！且丈夫举动，言静天步；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竖，悬河注火，奚有不灭？岂容北面请救，以自示弱！彼未必能信，徒贻我丑声。

此之下计，何谓上策？卿为我白镇军：前途攻取，但以见付，事在目中，无患不捷，恃镇军靖镇之耳。”

吴子阳等进军武口，高祖乃命军主梁天惠、蔡道祐据渔湖城，唐修期、刘道曼屯白阳垒，夹两岸而待之。子阳又进据加湖，去郢三十里，傍山带水，筑垒栅以自固。鲁山城主房僧寄死，众复推助防孙乐祖代之。七月，高祖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、康绚、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，将逼子阳。水涸不通舰，其夜暴长，众军乘流齐进，鼓噪攻之，贼俄而大溃，子阳等窜走，众尽溺于江。王茂虏其余而旋。于是郢、鲁二城相视夺气。

先是，东昏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江州，为子阳等声援。高祖乃谓诸将曰：“夫征讨未必须实力，所听威声耳。今加湖之败，谁不弭服。陈虎牙即伯之子，狼狈奔归，彼间人情，理当忷惧，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。”因命搜所获俘囚，得伯之幢主苏隆之，厚加赏赐，使致命焉。鲁山城主孙乐祖、郢城主程茂、薛元嗣相继请降。

初，郢城之闭，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，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，及城开，高祖并加隐恤，其死者命给棺槥。

先是，汝南人胡文超起义于滠阳，求讨义阳、安陆等郡以自效，高祖又遣军主唐修期攻随郡，并克之。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贞孙入质。司部悉平。

陈伯之遣苏隆之反命，求未便进军。高祖曰：“伯之此言，意怀首鼠，及其犹豫，急往逼之，计无所出，势不得暴。”乃命邓元起率众，即日沿流。八月，天子遣黄门郎苏回劳军。高祖登舟，命诸将以次进路，留上庸太守韦睿守郢城，行州事。

邓元起将至寻阳，陈伯之犹猜惧，乃收兵退保湖口，留其子虎牙守盆城。及高祖至，乃束甲请罪。九月，天子诏高祖平定东夏，并以便宜从事。是月，留少府、长史郑绍叔守江州城。前军次芜湖，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姑孰走，至是时大军进据之，仍遣曹景宗、萧颖达领马步进顿江宁。东昏遣征虏将军李居士率步军迎战，景宗击走之。

于是王茂、邓元起、吕僧珍进据赤鼻逻，曹景宗、陈伯之为游兵。是日，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，众军擒之于阵。大军次新林，命王茂进据越城，曹景宗据皁荚桥，邓元起据道士墩，陈伯之据篱门。道林余众退屯航南，义军迫之，因复散走，退保硃爵，凭淮以自固。时李居士犹据新亭垒，请东昏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。自大航以西、新亭以北，荡然矣。

十月，东昏石头军主硃僧勇率水军二千人归降。东昏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率军主胡虎牙等列阵于航南大路，悉配精手利器，尚十余万人。阉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率诸军，又开航背水，以绝归路。王茂、曹景宗等掎角奔之，将士皆殊死战，无不一当百，鼓噪震天地。珍国之众，一时土崩，投淮死者，积尸与航等，后至者乘之以济，于是硃爵诸军望之皆溃。义军追至宣阳门，李居士以新亭垒、徐元瑜以东府城降，石头、白下诸军并宵溃。壬午，高祖镇石头，命众军围六门，东昏悉焚烧门内，驱逼营署、官府并入城，有众二十万。青州刺史桓和绐东昏出战，因以其众来降。高祖命诸军筑长围。

初，义师之逼，东昏遣军主左僧庆镇京口，常僧景镇广陵，李叔献屯瓜步，及申胄自姑孰奔归，又使屯破墩以为东北声援。至是，高祖遣使晓喻，并率众降。乃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，辅国将军恢屯破墩，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。吴郡太守蔡夤弃郡赴义师。

十二月丙寅旦，兼卫尉张稷、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，送首义师。高祖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，收甗妾潘妃及凶党王咺之以下四十一人属吏诛之。宣德皇后令废涪陵王为东昏侯，依汉海昏侯故事。授高祖中书监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，食邑万户，给班剑四十人，黄钺、侍中、征讨诸军事并如故；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。

己卯，高祖入屯阅武堂。下令曰：“皇家不造，遘此昏凶，祸挻动植，虐被人鬼，社庙之危，蠢焉如缀。吾身籍皇宗，曲荷先顾，受任边疆，推毂万里，眷言瞻乌，痛心在目，故率其尊主之情，厉其忘生之志。虽宝历重升，明命有绍，而独夫丑纵，方煽京邑。投袂援戈，克弭多难。虐政横流，为日既久，同恶相济，谅非一族。仰禀朝命，任在专征，思播皇泽，被之率土。凡厥负衅，咸与惟新。可大赦天下；唯王咺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。”

又令曰：“夫树以司牧，非役物以养生；视民如伤，岂肆上以纵虐。废主弃常，自绝宗庙。穷凶极悖，书契未有。征赋不一，苛酷滋章。缇绣土木，菽粟犬马，征发闾左，以充缮筑。流离寒暑，继以疫疬，转死沟渠，曾莫救恤，朽肉枯骸，乌鸢是厌。加以天灾人火，屡焚宫掖，官府台寺，尺椽无遗，悲甚《黍离》，痛兼《麦秀》。遂使亿兆离心，疆徼侵弱，斯人何辜，离此涂炭！今明昏递运，大道公行，思治之氓，来苏兹日。猥以寡薄，属当大宠，虽运距中兴，艰同草昧，思阐皇休，与之更始。凡昏制、谬赋、淫刑、滥役，外可详检前源，悉皆除荡。其主守散失，诸所损耗，精立科条，咸从原例。”

又曰：“永元之季，乾维落纽。政实多门，有殊卫文之代；权移于下，事等曹恭之时。遂使阉尹有翁媪之称，高安有法尧之旨。鬻狱贩官，锢山护泽，开塞之机，奏成小丑。直道正义，拥抑弥年，怀冤抱理，莫知谁诉。奸吏因之，笔削自己。岂直贾生流涕，许伯哭时而已哉！今理运惟新，政刑得所，矫革流弊，实在兹日。可通检尚书众曹，东昏时诸诤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，精加讯辨，依事议奏。”

又下令，以义师临阵致命及疾病死亡者，并加葬敛，收恤遗孤。又令曰：“硃爵之捷，逆徒送死者，特许家人殡葬；若无亲属，或有贫苦，二县长尉即为埋掩。

建康城内，不达天命，自取沦灭，亦同此科。”

二年正月，天子遣兼侍中席阐文、兼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京邑。追赠高祖祖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，考侍中丞相。

高祖下令曰：“夫在上化下，草偃风从，世之浇淳，恒由此作。自永元失德，书契未纪，穷凶极悖，焉可胜言。既而皞室外构，倾宫内积，奇技异服，殚所未见。

上慢下暴，淫侈竞驰。国命朝权，尽移近习。贩官鬻爵，贿货公行。并甲第康衢，渐台广室。长袖低昂，等和戎之赐；珍羞百品，同伐冰之家。愚民因之，浸以成俗。

骄艳竞爽，夸丽相高。至乃市井之家，貂狐在御；工商之子，缇绣是袭。日入之次，夜分未反，昧爽之朝，期之清旦。圣明肇运，厉精惟始，虽曰缵戎，殆同创革。且淫费之后，继以兴师，巨桥、鹿台，凋罄不一。孤忝荷大宠，务在澄清，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，俯厉微躬鹿裘之义，解而更张，斫雕为朴。自非可以奉粢盛，修绂冕，习礼乐之容，缮甲兵之备，此外众费，一皆禁绝。御府中署，量宜罢省。掖庭备御妾之数，大予绝郑卫之音。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，准的庶，菲食薄衣，请自孤始。加群才并轨，九官咸事，若能人务退食，竞存约己，移风易俗，庶期月有成。昔毛玠在朝，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。魏武叹曰：“孤之法不如毛尚书。”孤虽德谢往贤，任重先达，实望多士得其此心。外可详为条格。”

戊戌，宣德皇后临朝，入居内殿。拜帝大司马，解承制，百僚致敬如前。诏进高祖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加前后部羽葆鼓吹。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掾、属各四人，并依旧辟士，余并如故。

诏曰：夫日月丽天，高明所以表德；山岳题地，柔博所以成功。故能庶物出而资始，河海振而不泄。二象贞观，代之者人。是以七辅、四叔，致无为于轩、昊；韦、彭、齐、晋，靖衰乱于殷、周。

大司马攸纵自天，体兹齐圣，文洽九功，武苞七德。钦惟厥始，徽猷早树，诚著艰难，功参帷幙。锡赋开壤，式表厥庸。建武升历，边隙屡启，公释书辍讲，经营四方。司、豫悬切，樊、汉危殆，覆强寇于沔滨，僵胡马于邓汭。永元肇号，难结群丑，专威擅虐，毒被含灵，溥天惴惴，命悬晷刻。否终有期，神谟载挺，首建大策，惟新鼎祚。投袂勤王，沿流电举，鲁城云撤，夏汭雾披，加湖群盗，一鼓殄拔，姑孰连旍，倏焉冰泮。取新垒其如拾芥，扑硃爵其犹扫尘。霆电外骇，省闼内倾，余丑纤蠹，蚳蝝必尽。援彼已溺，解此倒悬，涂欢里抃，自近及远。畿甸夷穆，方外肃宁，解兹虐网，被以宽政。积弊穷昏，一朝载廓，声教遐渐，无思不被。虽伊尹之执兹壹德，姬旦之光于四海，方斯蔑如也。

昔吕望翼佐圣君，犹享四履之命；文侯立功平后，尚荷二弓之锡，况于盛德元勋，超迈自古。黔首惵惵，待以为命，救其已然，拯其方斫，式闾表墓，未或能比；而大辂渠门，辍而莫授，眷言前训，无忘终食。便宜敬升大典，式允群望。其进位相国，总百揆，扬州刺史；封十郡为梁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远游冠，位在诸王上，加相国绿綟绶。其骠骑大将军如故。依旧置梁百司。

策曰：二仪寂寞，由寒暑而代行，三才并用，资立人以为宝，故能流形品物，仰代天工。允兹元辅，应期挺秀，裁成天地之功，幽协神明之德。拨乱反正，济世宁民，盛烈光于有道，大勋振于无外，虽伊陟之保乂王家，姬公之有此丕训，方之蔑如也。今将授公典策，其敬听朕命：上天不造，难钟皇室，世祖以休明早崩，世宗以仁德不嗣，高宗袭统，宸居弗永，虽夙夜劬劳，而隆平不洽。嗣君昏暴，书契弗睹。朝权国柄，委之群甗。剿戮忠贤，诛残台辅，含冤抱痛，噍类靡余。实繁非一，并专国命。嚬笑致灾，睚眦及祸。严科毒赋，载离比屋，溥天熬熬，置身无所。冤颈引决，道树相望，无近无远，号天靡告。公藉昏明之期，因兆民之愿，援帅群后，翊成中兴。宗社之危已固，天人之望允塞，此实公纽我绝纲，大造皇家者也。

永明季年，边隙大启，荆河连率，招引戎荒，江、淮扰逼，势同履虎。公受言本朝，轻兵赴袭，縻以长算，制之环中。排危冒险，强柔递用，坦然一方，还成籓服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在昔隆昌，洪基已谢，高宗虑深社稷，将行权道。公定策帷帐，激扬大节，废帝立王，谋猷深著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建武阐业，厥猷虽远，戎狄内侵，凭陵关塞，司部危逼，沦陷指期。公治兵外讨，卷甲长骛，接距交绥，电激风扫，摧坚覆锐，咽水涂原，执俘象魏，献馘海渚，焚庐毁帐，号哭言归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樊、汉阽切，羽书续至。公星言鞠旅，禀命徂征，而军机戎统，事非己出，善策嘉谋，抑而莫允。邓城之役，胡马卒至，元帅潜及，不相告报，弃甲捐师，饵之虎口。

公南收散卒，北御雕骑，全众方轨，案路徐归，拯我边危，重获安堵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汉南迥弱，咫尺勍寇，兵粮盖阙，器甲靡遗。公作籓爰始，因资靡托，整兵训卒，蒐狩有序，俾我危城，翻为强镇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永元纪号，瞻乌已及，虽废昏有典，而伊、霍称难。公首建大策，爰立明圣，义逾邑纶，勋高代人，易乱以化，俾昏作明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文王之风，虽被江、汉，京邑蠢动，湮为洪流，句吴、於越，巢幕匪喻。公投袂万里，事惟拯溺，义声所覃，无思不韪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鲁城、夏汭，梗据中流，乘山置垒，萦川自固。公御此乌集，陵兹地险，顿兵坐甲，寒往暑移，我行永久，士忘归愿，经以远图，御以长策，费无遗矢，战未穷兵，践华之固，相望俱拔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惟此群凶，同恶相济，缘江负险，蚁聚加湖。

水陆盘据，规援夏首，桴鳷一临，应时褫溃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奸甗震皇，复怀举斧，蓄兵九派，用拟勤王。公棱威直指，势逾风电，旌旆小临，全州稽服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姑孰冲要，密迩京畿，凶徒炽聚，断塞津路。公偏师启涂，排方继及，兵威所震，望旗自骇，焚舟委壁，卷甲宵遁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群竖猖狂，志在借一，豕突淮涘，武骑如云。公爰命英勇，因机骋锐，气冠版泉，势逾洹水，追奔逐北，奄有通津，熊耳比峻，未足云拟，睢水不流，曷其能及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琅邪、石首，襟带岨固，新垒、东墉，金汤是埒。凭险作守，兵食兼资，风激电骇，莫不震叠，城复于隍，于是乎在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独夫昏很，凭城靡惧，鼓钟鞺鞜，慠若有余。

狎是邪甗，忌斯冠冕，凶狡因之，将逞孥戮。公奇谟密运，盛略潜通，忠勇之徒，得申厥效，白旗宣室，未之或比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公有拯亿兆之勋，重之以明德，爰初厉志，服道儒门，濯缨来仕，清猷映代。

时运艰难，宗社危殆，昆岗已燎，玉石同焚。驱率貔貅，抑扬霆电，义等南巢，功齐牧野。若夫禹功寂漠，微管谁嗣，拯其将鱼，驱其被发，解兹乱网，理此棼丝，复礼衽席，反乐河海。永平故事，闻之者叹息；司隶旧章，见之者陨涕。请我民命，还之斗极。悯悯搢绅，重荷戴天之庆；哀哀黔首，复蒙履地之恩。德逾嵩、岱，功邻造物，超哉邈矣，越无得而言焉。

朕又闻之：畴庸命德，建侯作屏，咸用克固四维，永隆万叶。是以《二南》流化，九伯斯征，王道淳洽，刑措罔用。覆政弗兴，历兹永久，如毁既及，晋、郑靡依。惟公经纶天地，宁济区夏，道冠乎伊、稷，赏薄于桓、文，岂所以宪章齐、鲁，长辔宇宙。敬惟前烈，朕甚惧焉。今进授相国，改扬州刺史为牧，以豫州之梁郡历阳、南徐州之义兴、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，封公为梁公。锡兹白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定尔邦，用建冢社。在昔旦、奭，入居保佑，逮于毕、毛，亦作卿士，任兼内外，礼实宜之。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亮授相国扬州牧印绶，梁公玺绂；使持节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

相国位冠群后，任总百司，恒典彝数，宜与事革。其以相国总百揆，去录尚书之号，上所假节、侍中貂蝉、中书监印、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，建安公印策，骠骑大将军如故。又加公九锡，其敬听后命：以公礼律兼修，刑德备举，哀矜折狱，罔不用情，是用锡公大辂、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驷。公劳心稼穑，念在民天，丕崇本务，惟谷是宝，是用锡公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公熔钧所被，变风以雅，易俗陶民，载和邦国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。公文德广覃，义声远洽，椎髻髽首，夷歌请吏，是用锡公硃户以居。公扬清抑浊，官方有序，多士聿兴，《棫呻朴》流咏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。公正色御下，以身轨物，式遏不虞，折冲惟远，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。公威同夏日，志清奸宄，放命圮族，刑兹罔赦，是用锡公鈇、钺各一。公跨蹑嵩溟，陵厉区宇，譬诸日月，容光必至，是用锡公彤弓一，彤矢百；卢弓十，卢矢千。公永言惟孝，至感通神，恭严祀典，祭有余敬，是用锡公秬鬯一卣，圭瓒副焉。

梁国置丞相以下，一遵旧式。钦哉！其敬循往策，祗服大礼，对扬天眷，用膺多福，以弘我太祖之休命！

高祖固辞。府僚劝进曰：“伏承嘉命，显至伫策。明公逡巡盛礼，斯实谦尊之旨，未穷远大之致。何者？嗣君弃常，自绝宗社，国命民主，剪为仇仇，折栋崩榱，压焉自及，卿士怀脯斫之痛，黔首惧比屋之诛。明公亮格天之功，拯水火之切，再躔日月，重缀参辰，反龟玉于涂泥，济斯民于坑岸，使夫匹妇童儿，羞言伊、吕，乡校里塾，耻谈五霸。而位卑乎阿衡，地狭于曲阜，庆赏之道，尚其未洽。夫大宝公器，非要非距，至公至平，当仁谁让？明公宜祗奉天人，允膺大礼。无使后予之歌，同彼胥怨，兼济之人，翻为独善。”公不许。

二月辛酉，府僚重请曰：“近以朝命蕴策，冒奏丹诚，奉被还令，未蒙虚受，搢绅颙颙，深所未达。盖闻受金于府，通人弘致，高蹈海隅，匹夫小节，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，赠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。况世哲继轨，先德在民，经纶草昧，叹深微管。加以硃方之役，荆河是依，班师振旅，大造王室。虽复累茧救宋，重胝存楚，居今观古，曾何足云。而惑甚盗钟，功疑不赏，皇天后土，不胜其酷。是以玉马骏奔，表微子之去；金板出地，告龙逢之冤。明公据鞍辍哭，厉三军之志，独居掩涕，激义士之心，故能使海若登祗，罄图效祉，山戎、孤竹，束马影从，伐罪吊民，一匡静乱。匪叨天功，实勤濡足。且明公本自诸生，取乐名教，道风素论，坐镇雅俗，不习孙、吴，遘兹神武。驱尽诛之氓，济必封之谷，龟玉不毁，谁之功与？独为君子，将使伊、周何地？”于是始受相国梁公之命。

是日，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。湘东王宝晊谋反，赐死。诏追赠梁公故夫人为梁妃。

乙丑，南兗州队主陈文兴于桓城内凿井，得玉镂骐驎、金镂玉璧、水精环各二枚。又建康令羊瞻解称凤皇见县之桐下里。宣德皇后称美符瑞，归于相国府。

丙寅，诏：“梁国初建，宜须综理，可依旧选诸要职，悉依天朝之制。”

高祖上表曰：臣闻以言取士，士饰其言，以行取人，人竭其行。所谓才生于世，穷达惟时；而风流遂往，驰骛成俗，媒孽夸炫，利尽锥刀，遂使官人之门，肩摩毂击。岂直暴盖露冠，不避寒暑，遂乃戢屦杖策，风雨必至。良由乡举里选，不师古始，称肉度骨，遗之管库。加以山河梁毕，阙舆征之恩；金、张、许、史，忘旧业之替。吁，可伤哉！且夫谱牒讹误，诈伪多绪，人物雅俗，莫肯留心。是以冒袭良家，即成冠族；妄修边幅，便为雅士；负俗深累，遽遭宠擢；墓木已拱，方被徽荣。

故前代选官，皆立选簿，应在贯鱼，自有铨次。胄籍升降，行能臧否，或素定怀抱，或得之余论，故得简通宾客，无事扫门。顷代陵夷，九流乖失。其有勇退忘进，怀质抱真者，选部或以未经朝谒，难于进用。或有晦善藏声，自埋衡荜，又以名不素著，绝其阶绪。必须画刺投状，然后弹冠，则是驱迫廉捴，奖成浇竞。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，依旧立簿，使冠屦无爽，名实不违，庶人识崖涘，造请自息。

且闻中间立格，甲族以二十登仕，后门以过立试吏，求之愚怀，抑有未达。何者？设官分职，惟才是务。若八元立年，居皁隶而见抑；四凶弱冠，处鼎族而宜甄。

是则世禄之家，无意为善；布衣之士，肆心为恶。岂所以弘奖风流，希向后进？此实巨蠹，尤宜刊革。不然，将使周人有路傍之泣，晋臣兴渔猎之叹。且俗长浮竞，人寡退情，若限岁登朝，必增年就宦，故貌实昏童，籍已逾立，滓秽名教，于斯为甚。

臣总司内外，忧责是任，朝政得失，义不容隐。伏愿陛下垂圣淑之姿，降听览之末，则彝伦自穆，宪章惟允。

诏依高祖表施行。

丙戌，诏曰：

嵩高惟岳，配天所以流称；大启南阳，霸德所以光阐。忠诚简帝，番君膺上爵之尊；勤劳王室，姬公增附庸之地。前王令典，布诸方策，长祚字，罔不由此。

相国梁公，体兹上哲，齐圣广渊。文教内洽，武功外畅。推毂作籓，则威怀被于殊俗；治兵教战，则霆雷赫于万里。道丧时昏，谗邪孔炽。岂徒宗社如缀，神器莫主而已哉！至于兆庶歼亡，衣冠殄灭，余类残喘，指命崇朝，含生业业，投足无所，遂乃山川反覆，草木涂地。与夫仁被行苇之时，信及豚鱼之日，何其辽夐相去之远欤！公命师鞠旅，指景长骛。而本朝危切，樊、邓遐远，凶徒盘据，水陆相望，爰自姑孰，屈于夏首，严城劲卒，凭川为固。公沿汉浮江，电激风扫，舟徒水覆，地险云倾，藉兹义勇，前无强阵，拯危京邑，清我帝畿，扑既燎于原火，免将诛于比屋。悠悠兆庶，命不在天；茫茫六合，咸受其赐。匡俗正本，民不失职。仁信并行，礼乐同畅。伊、周未足方轨，桓、文远有惭德。而爵后籓牧，地终秦、楚，非所以式酬光烈，允答元勋。实由公履谦为本，形于造次，嘉数未申，晦朔增伫。便宜崇斯礼秩，允副遐迩之望。可进梁公爵为王。以豫州之南谯、卢江、江州之寻阳、郢州之武昌、西阳、南徐州之南琅邪、南东海、晋陵、扬州之临海、永嘉十郡，益梁国，并前为二十郡。其相国、扬州牧、骠骑大将军如故。

公固辞。有诏断表。相国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僚敦请。

三月辛卯，延陵县华阳逻主戴车牒称云：“十二月乙酉，甘露降茅山，弥漫数里。正月己酉，逻将潘道盖于山石穴中得毛龟一。二月辛酉，逻将徐灵符又于山东见白麞一。丙寅平旦，山上云雾四合，须臾有玄黄之色，状如龙形，长十余丈，乍隐乍显，久乃从西北升天。”丁卯，兗州刺史马元和签：“所领东平郡寿张县见驺虞一。”

癸巳，受梁王之命。令曰：“孤以虚昧，任执国钧，虽夙夜勤止，念在兴治，而育德振民，邈然尚远。圣朝永言旧式，隆此眷命。侯伯盛典，方轨前烈，嘉锡隆被，礼数昭崇。徒守愿节，终隔体谅。群后百司，重兹敦奖，勉兹厚颜，当此休祚。

望昆、彭以长想，钦桓、文而叹息，思弘政涂，莫知津济。邦甸初启，籓宇惟新，思覃嘉庆，被之下国。国内殊死以下，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，一皆原赦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五斛。府州所统，亦同蠲荡。”

丙午，命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跸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鋋宫县。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，一依旧仪。

丙辰，齐帝禅位于梁王。诏曰：夫五德更始，三正迭兴，驭物资贤，登庸启圣，故帝迹所以代昌，王度所以改耀，革晦以明，由来尚矣。齐德沦微，危亡荐袭。隆昌凶虐，实违天地；永元昏暴，取紊人神。三光再沉，七庙如缀。鼎业几移，含识知泯。我高、明之祚，眇焉将坠。

永惟屯难，冰谷载怀。

相国梁王，天诞睿哲，神纵灵武，德格玄祇，功均造物。止宗社之横流，反生民之涂炭。扶倾颓构之下，拯溺逝川之中。九区重缉，四维更纽。绝礼还纪，崩乐复张。文馆盈绅，戎亭息警。浃海宇以驰风，罄轮裳而禀朔。八表呈祥，五灵效祉。

岂止鳞羽祯奇，云星瑞色而已哉！勋茂于百王，道昭乎万代，固以明配上天，光华日月者也。河狱表革命之符，图谶纪代终之运。乐推之心，幽显共积；歌颂之诚，华裔同著。昔水政既微，木德升绪，天之历数，实有所归，握镜璇枢，允集明哲。

朕虽庸蔽，暗于大道，永鉴崇替，为日已久，敢忘列代之高义，人祇之至愿乎！

今便敬禅于梁，即安姑孰，依唐虞、晋宋故事。

四月辛酉，宣德皇后令曰：

“西诏至，帝宪章前代，敬禅神器于梁。明可临轩遣使，恭授玺绂，未亡人便归于别宫。”壬戌，策曰：

咨尔梁王：惟昔邃古之载，肇有生民，皇雄、大庭之辟，赫胥、尊卢之后，斯并龙图鸟迹以前，慌忽杳冥之世，固无得而详焉。洎乎农、轩、炎、皞之代，放勋、重华之主，莫不以大道君万姓，公器御八枿。居之如执朽索，去之若捐重负。一驾汾阳，便有窅然之志；暂适箕岭，即动让王之心。故知戴黄屋，服玉玺，非所以示贵称尊；乘大辂，建旗旌，盖欲令归趣有地。是故忘己而字兆民，殉物而君四海。

及于精华内竭，畚橇外劳，则抚兹归运，惟能是与。况兼乎笙管革文，威图启瑞，摄提夜朗，荧光昼发者哉！四百告终，有汉所以高揖；黄德既谢，魏氏所以乐推。

爰及晋、宋，亦弘斯典。我太祖握《河》受历，应符启运，二叶重光，三圣系轨。

嗣君丧德，昏弃纪度，毁紊天纲，凋绝地纽。茫茫九域，剪为仇仇，溥天相顾，命县晷刻。斫涉刳孕，于事已轻；求鸡徵杖，曾何足譬。是以谷满川枯，山飞鬼哭，七庙已危，人神无主。

惟王体兹上哲，明圣在躬，禀灵五纬，明并日月。彝伦攸序，则端冕而协邕熙；时难孔棘，则推锋而拯涂炭。功逾造物，德济苍生，泽无不渐，仁无不被，上达苍昊，下及川泉。文教与鹏翼齐举，武功与日车并运。固以幽显宅心，讴讼斯属；岂徒桴鼓播地，卿云丛天而已哉！至如昼睹争明，夜飞枉矢，土沦彗刺，日既星亡，除旧之征必显，更姓之符允集。是以义师初践，芳露凝甘，仁风既被，素文自扰，北阙藁街之使，风车火徼之民，膜拜稽首，愿为臣妾。钟石毕变，事表于迁虞；蛟鱼并出，义彰于事夏。若夫长民御众，为之司牧，本同己于万物，乃因心于百姓。

宝命无常主，帝王非一族。今仰祗乾象，俯藉人愿，敬禅神器，授帝位于尔躬。大祚告穷，天禄永终。於戏！王允执其中，式遵前典，以副昊天之望。禋上帝而临亿兆，格文祖而膺大业，以传无疆之祚，岂不盛欤！

又玺书曰：

夫生者天地之大德，人者含生之通称，并首同本，未知所以异也。而禀灵造化，贤愚之情不一；托性五常，强柔之分或舛。群后靡一，争犯交兴，是故建君立长，用相司牧。非谓尊骄在上，以天下为私者也。兼以三正迭改，五运相迁，绿文赤字，徵《河》表《洛》。在昔勋、华，深达兹义，眷求明哲，授以蒸民。迁虞事夏，本因心于百姓；化殷为周，实受命于苍昊。爰自汉、魏，罔不率由；降及晋、宋，亦遵斯典。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抚归运，畏上天而恭宝历者也。至于季世，祸乱荐臻，王度纷纠，奸回炽积。亿兆夷人，刀俎为命，已然之逼，若线之危，跼天蹐地，逃形无所。群凶挟煽，志逞残戮，将欲先殄衣冠，次移龟鼎。衡、保、周、召，并列宵人。巢幕累卵，方此非切。自非英圣远图，仁为己任，则鸱枭厉吻，剪焉已及。

惟王崇高则天，博厚仪地，熔铸六合，陶甄万有。锋驲交驰，振灵武以遐略；云雷方扇，鞠义旅以勤王。扬旍旆于远路，戮奸宄于魏阙。德冠往初，功无与二。

弘济艰难，缉熙王道。怀柔万姓，经营四方。举直措枉，较如画一。待旦同乎殷后，日昃过于周文。风化肃穆，礼乐交畅。加以赦过宥罪，神武不杀，盛德昭于景纬，至义感于鬼神。若夫纳彼大麓，膺此归运，烈风不迷，乐推攸在。治五韪于已乱，重九鼎于既轻。自声教所及，车书所至，革面回首，讴吟德泽。九山灭祲，四渎安流。祥风扇起，淫雨静息。玄甲游于芳荃，素文驯于郊苑。跃九川于清汉，鸣六象于高岗。灵瑞杂沓，玄符昭著。至于星孛紫宫，水效孟月，飞鸿满野，长彗横天，取新之应既昭，革故之征必显。加以天表秀特，轩状尧姿；君临之符，谅非一揆。

《书》云：“天鉴厥德，用集大命。”《诗》云：“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。”所以二仪乃眷，幽明允叶，岂惟宅是万邦，缉兹讴讼而已哉！

朕是用拥璇沉首，属怀圣哲。昔水行告厌，我太祖既受命代终；在日天禄云谢，亦以木德而传于梁。远寻前典，降惟近代，百辟遐迩，莫违朕心。今遣使持节、兼太保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兼尚书令汝南县开国侯亮，兼太尉、散骑常侍、中书令新吴县开国侯志，奉皇帝玺绂。受终之礼，一依唐虞故事。王其陟兹元后，君临万方，式传洪烈，以答上天之休命！

高祖抗表陈让，表不获通。于是，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，及梁台侍中臣云等一百一十七人，并上表劝进，高祖谦让不受。是日，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，事并明著。群臣重表固请，乃从之。

## 本纪第二 武帝中

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，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。设坛柴燎，告类于天曰：“皇帝臣衍，敢用玄牡，昭告于皇天后帝：齐氏以历运斯既，否终则亨，钦若天应，以命于衍。夫任是司牧，惟能是授；天命不于常，帝王非一族。唐谢虞受，汉替魏升，爰及晋、宋，宪章在昔。咸以君德驭四海，元功子万姓，故能大庇氓黎，光宅区宇。

齐代云季，世主昏凶，狡焉群慝，是崇是长，肆厥奸回暴乱，以播虐于我有邦，俾溥天惴惴，将坠于深壑。九服八荒之内，连率岳牧之君，蹶角顿颡，匡救无术，卧薪待然，援天靡诉。衍投袂星言，摧锋万里，厉其挂冠之情，用拯兆民之切。衔胆誓众，覆锐屠坚，建立人主，克剪昏乱。遂因时来，宰司邦国，济民康世，实有厥劳。而晷纬呈祥，川岳效祉，朝夕坰牧，日月郊畿。代终之符既显，革运之期已萃，殊俗百蛮，重译献款，人神远迩，罔不和会。于是群公卿士，咸致厥诚，并以皇乾降命，难以谦拒。齐帝脱屣万邦，授以神器。衍自惟匪德，辞不获许。仰迫上玄之眷，俯惟亿兆之心，宸极不可久旷，民神不可乏主，遂藉乐推，膺此嘉祚。以兹寡薄，临御万方，顾求夙志，永言祗惕。敬简元辰，恭兹大礼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克播休祉，以弘盛烈，式传厥后，用永保于我有梁。惟明灵是飨。”

礼毕，备法驾即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。诏曰：“五精递袭，皇王所以受命；四海乐推，殷、周所以改物。虽禅代相舛，遭会异时，而微明迭用，其流远矣。莫不振民育德，光被黎元。朕以寡暗，命不先后，宁济之功，属当期运，乘此时来，因心万物，遂振厥弛维，大造区夏，永言前踪，义均惭德。齐氏以代终有征，历数云改，钦若前载，集大命于朕躬。顾惟菲德，辞不获命，寅畏上灵，用膺景业。执禋柴之礼，当与能之祚，继迹百王，君临四海，若涉大川，罔知攸济。洪基初兆，万品权舆，思俾庆泽，覃被率土。可大赦天下。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。赐民爵二级；文武加位二等；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谷五斛。逋布、口钱、宿债勿复收。

其犯乡论清议，赃污淫盗，一皆荡涤，洗除前注，与之更始。”

封齐帝为巴陵王，全食一郡。载天子旌旗，乘五时副车。行齐正朔。郊祀天地，礼乐制度，皆用齐典。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，齐后王氏为巴陵王妃。

诏曰：“兴运升降，前代旧章。齐世王侯封爵，悉皆降省。其有效著艰难者，别有后命。惟宋汝阴王不在除例。”又诏曰：“大运肇升，嘉庆惟始，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，悉可蠲放。诸流徙之家，并听还本。”

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庙曰太祖；皇妣为献皇后。追谥妃郗氏为德皇后。追封兄太傅懿为长沙郡王，谥曰宣武；齐后军谘议敷为永阳郡王，谥曰昭；弟齐太常畅为衡阳郡王，谥曰宣；齐给事黄门侍郎融为桂阳郡王，谥曰简。

是日，诏封文武功臣新除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，食邑各有差。以弟中护军宏为扬州刺史，封为临川郡王；南徐州刺史秀安成郡王；雍州刺史伟建安郡王；左卫将军恢鄱阳郡王；荆州刺史憺始兴郡王。

丁卯，加领军将军王茂镇军将军。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、中军将军，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、抚军将军，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，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。

诏曰：“宋氏以来，并恣淫侈，倾宫之富，遂盈数千。推算五都，愁穷四海，并婴罹冤横，拘逼不一。抚弦命管，良家不被蠲；织室绣房，幽厄犹见役。弊国伤和，莫斯为甚。凡后宫乐府，西解暴室，诸如此例，一皆放遣。若衰老不能自存，官给廪食。”

戊辰，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。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大进号征东大将军。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进号镇西将军。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。

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。巴陵王薨于姑孰，追谥为齐和帝，终礼一依故事。

己巳，以光禄大夫张瑰为右光禄大夫。庚午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陈伯之进号征南将军。

诏曰：“观风省俗，哲后弘规；狩岳巡方，明王盛轨。所以重华在上，五品聿修；文命肇基，四载斯履。故能物色幽微，耳目屠钓，致王业于缉熙，被淳风于遐迩。朕以寡薄，昧于治方，藉代终之运，当符命之重，取监前古，懔若驭朽。思所以振民育德，去杀胜残，解网更张，置之仁寿；而明惭照远，智不周物，兼以岁之不易，未遑卜征，兴言夕惕，无忘鉴寐。可分遣内侍，周省四方，观政听谣，访贤举滞。其有田野不辟，狱讼无章，忘公殉私，侵渔是务者，悉随事以闻。若怀宝迷邦，蕴奇待价，蓄响藏真，不求闻达，并依名腾奏，罔或遗隐。使輶轩所届，如朕亲览焉。”

又诏曰：“金作赎刑，有闻自昔，入缣以免，施于中世，民悦法行，莫尚乎此。

永言叔世，偷薄成风，婴愆入罪，厥涂匪一。断弊之书，日缠于听览；钳钅犬之刑，岁积于牢犴。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无因自返，由此而望滋实，庸可致乎？朕夕惕思治，念崇政术，斟酌前王，择其令典，有可以宪章邦国，罔不由之。释愧心于四海，昭情素于万物。俗伪日久，禁网弥繁。汉文四百，邈焉已远。虽省事清心，无忘日用，而委衔废策，事未获从。可依周、汉旧典，有罪入赎，外详为条格，以时奏闻。”

辛未，以中领军蔡道恭为司州刺史。以新除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，以奉齐祀。复南兰陵武进县，依前代之科。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何胤为右光禄大夫。改南东海为兰陵郡。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。

癸酉，诏曰：“商俗甫移，遗风尚炽，下不上达，由来远矣。升中驭索，增其懔然。可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。若肉食莫言，山阿欲有横议，投谤木函。

若从我江、汉，功在可策，犀兕徒弊，龙蛇方县；次身才高妙，摈压莫通，怀傅、吕之术，抱屈、贾之叹，其理有皦然，受困包匦；夫大政侵小，豪门陵贱，四民已穷，九重莫达。若欲自申，并可投肺石函。”甲戍，诏断远近上庆礼。

又诏曰：“礼闱文阁，宜率旧章，贵贱既位，各有差等，俯仰拜伏，以明王度，济济洋洋，具瞻斯在。顷因多难，治纲弛落，官非积及，荣由幸至。六军尸四品之职，青紫治白簿之劳。振衣朝伍，长揖卿相，趋步广闼，并驱丞郎。遂冠履倒错，珪甑莫辨。静言疚怀，思返流弊。且玩法惰官，动成逋弛，罚以常科，终未惩革。

夫槚楚申威，盖代断趾，笞捶有令，如或可从。外详共平议，务尽厥理。”

癸未，诏“相国府职吏，可依资劳度台；若职限已盈，所度之余，及骠骑府并可赐满。”

闰月丁酉，以行宕昌王梁弥邕为安西将军、河凉二州刺史，正封宕昌王。壬寅，以车骑将军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。

诏曰：“成务弘风，肃厉内外，实由设官分职，互相惩纠。而顷壹拘常式，见失方奏，多容违惰，莫肯执咎，宪纲日弛，渐以为俗，今端右可以风闻奏事，依元熙旧制。”

五月乙亥夜，盗人南、北掖，烧神虎门、总章观，害卫尉卿张弘策。戊子，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，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率众讨之。六月庚戌，以行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是月，陈伯之奔魏，江州平。

前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反。八月戊戌，置建康三官。乙巳，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象舒彭进号安西将军，封邓至王。丁未，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。是月，诏尚书曹郎依昔奏事。林邑、干利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冬十一月己未，立小庙。甲子，立皇子统为皇太子。十二月丙申，以国子祭酒张稷为护军将军。辛亥，护军将军张稷免。是岁大旱，米斗五千，人多饿死。

二年春正月甲寅朔，诏曰：“三讯五听，著自圣典，哀矜折狱，义重前诰，盖所以明慎用刑，深戒疑枉，成功致治，罔不由兹。朕自籓部，常躬讯录，求理得情，洪细必尽。末运弛网，斯政又阙，牢犴沉壅，申诉靡从。朕属当期运，君临兆亿，虽复斋居宣室，留心听断；而九牧遐荒，无因临览。深惧怀冤就鞫，匪惟一方。可申敕诸州，月一临讯，博询择善，务在确实。”乙卯，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尚书左仆射；吏部尚书范云为尚书右仆射；前将军鄱阳王恢为南徐州刺史；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；右卫将军柳庆远为中领军。丙辰，尚书令、新除左光禄大夫王亮免。夏四月癸卯，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《梁律》二十卷、《令》三十卷、《科》四十卷。

五月丁巳，尚书右仆射范云卒。乙丑，益州刺史邓元起克成都，曲赦益州。壬申，断诸郡县献奉二宫。惟诸州及会稽，职惟岳牧，许荐任土，若非地产，亦不得贡。

六月丁亥，诏以东阳、信安、豊安三县水潦，漂损居民资业，遣使周履，量蠲课调。

是夏多疬疫。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谢朏为司徒、尚书令。甲午，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。秋七月，扶南、龟兹、中天竺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，魏寇司州。十一月乙卯，雷电大雨，晦。是夜又雷。乙亥，尚书左仆射沈约以母忧去职。

三年春正月戊申，后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号中军将军。癸丑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惔为尚书右仆射，前尚书左仆射沈约为镇军将军。二月，魏陷梁州。三月，陨霜杀草。五月丁巳，以扶南国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为安南将军。六月丙子，诏曰：“昔哲王之宰世也，每岁卜征，躬事巡省，民俗政刑，罔不必逮。末代风凋，久旷兹典。虽欲肆远忘劳，究临幽仄，而居今行古，事未易从，所以日晏踟蹰，情同再抚。总总九州，远近民庶，或川路幽遐，或贫羸老疾，怀冤抱理，莫由自申，所以东海匹妇，致灾邦国，西土孤魂，登楼请诉。念此于怀，中夜太息。可分将命巡行州部。其有深冤钜害，抑郁无归，听诣使者，依源自列。

庶以矜隐之念，昭被四方，棨听远闻，事均亲览。”癸未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丁未，以光禄大夫夏侯详为车骑将军、湘州刺史，湘州刺史杨公则为中护军。甲子，立皇子综为豫章郡王。八月，魏陷司州，诏以南义阳置司州。九月壬子，以河南王世子伏连筹为镇西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北天竺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一月甲子，诏曰：“设教因时，淳薄异政，刑以世革，轻重殊风。昔商俗未移，民散久矣，婴网陷辟，日夜相寻。若悉加正法，则赭衣塞路；并申弘宥，则难用为国，故使有罪入赎，以全元元之命。今遐迩知禁，圄犴稍虚，率斯以往，庶几刑措。金作权典，宜在蠲息。可除赎罪之科。”是岁多疾疫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朔，诏曰：“今九流常选，年未三十，不通一经，不得解褐。

若有才同甘、颜，勿限年次。”置《五经》博士各一人。以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建安王伟为南徐州刺史，南徐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郢州刺史，中领军柳庆远为雍州刺史。丙午，省《凤皇衔书伎》。戊申，诏曰：“夫禋郊飨帝，至敬攸在，致诚尽悫，犹惧有违；而往代多令宫人纵观兹礼，帷宫广设，辎軿耀路，非所以仰虔苍昊，昭感上灵。属车之间，见讥前世，便可自今停止。”辛亥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赦天下。

二月壬午，遣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塞洛口。壬辰，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，长史李畟讨平之。曲赦交州。戊戌，以前郢州刺史曹景宗为中护军。是月，立建兴苑于秣陵建兴里。夏四月丁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安西将军、河凉二州刺史、宕昌王。

是月，自甲寅至壬戌，甘露连降华林园。五月辛卯，建康县朔阴里生嘉禾，一茎十二穗。六月庚戌，立孔子庙。壬戌，岁星昼见。秋七月辛卯，右光禄大夫张瑰卒。

八月庚子，老人星见。冬十月丙午，北伐，以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。是岁，以兴师费用，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，以助军资。十一月辛未，以都官尚书张稷为领军将军。甲午，天晴朗，西南有电光，闻如雷声三。十二月，司徒、尚书令谢朏以所生母忧，去职。是岁大穰，米斛三十。

五年春正月丁卯朔，诏曰：“在昔周、汉，取士方国。顷代凋讹，幽仄罕被，人孤地绝，用隔听览，士操沦胥，因兹靡劝。岂其岳渎纵灵，偏有厚薄，实由知与不知，用与不用耳。朕以菲德，君此兆民，而兼明广照，屈于堂户，飞耳长目，不及四方，永言愧怀，无忘旦夕。凡诸郡国旧族，邦内无在朝位者，选官搜括，使郡有一人。”乙亥，以前司徒谢朏为中书监、司徒、卫将军，镇军将军沈约为右光禄大夫，豫章王综为南徐州刺史。丁丑，以尚书左仆射王莹为护军将军，仆射如故。

甲申，立皇子纲为晋安郡王。丁亥，太白昼见。二月庚戌，以太常张充为吏部尚书。

三月丙寅朔，日有蚀之。癸未，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。辅国将军刘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。丁亥，陈伯之自寿阳率众归降。夏四月丙申，庐陵高昌之仁山获铜剑二，始豊县获八目龟一。甲寅，诏曰：“朕昧旦斋居，惟刑是恤，三辟五听，寝兴载怀。故陈肺石于都街，增官司于诏狱，殷勤亲览，小大以情。而明慎未洽，囹圄尚壅，永言纳隍，在予兴愧。凡犴狱之所，可遣法官近侍，递录囚徒，如有枉滞，以时奏闻。”五月辛未，太子左卫率张惠绍克魏宿预城。乙亥，临川王宏前军克梁城。辛巳，豫州刺史韦睿克合肥城。丁亥，庐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；庚寅，又克霍丘城。辛卯，太白昼见。六月庚子，青、冀二州刺史桓和前军克朐山城。

秋七月乙丑，邓至国遣使献方物。八月戊戌，老人星见。辛酉，作太子宫。冬十一月甲子，京师地震。乙丑，以师出淹时，大赦天下。魏寇钟离，遣右卫将军曹景宗率众赴援。十二月癸卯，司徒谢朏薨。

六年春正月辛酉朔，诏曰：“径寸之宝，或隐沙泥；以人废言，君子斯戒。朕听朝晏罢，思阐政术，虽百辟卿士，有怀必闻，而蓄响边遐，未臻魏阙。或屈以贫陋，或间以山川，顿足延首，无因奏达。岂所以沉浮靡漏，远迩兼得者乎？四方士民，若有欲陈言刑政，益国利民，沦碍幽远，不能自通者，可各诠条布怀于刺史二千石。有可申采，大小以闻。”己卯，诏曰：“夫有天下者，义非为己。凶荒疾疬，兵革水火，有一于此，责归元首。今祝史请祷，继诸不善，以朕身当之。永使灾害不及万姓，俾兹下民稍蒙宁息。不得为朕祈福，以增其过。特班远迩，咸令遵奉。”

二月甲辰，老人星见。三月庚申朔，陨霜杀草。是月，有三象入京师。夏四月壬辰，置左右骁骑、左右游击将军官。癸巳，曹景宗、韦睿等破魏军于邵阳洲，斩获万计。

癸卯，以右卫将军曹景宗为领军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己酉，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，中书令安成王秀为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分湘广二州置衡州。丁巳，以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抚军将军建安王伟为扬州刺史，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，尚书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。五月己未，以新除左骁骑将军长沙王深业为中护军。癸亥，以侍中袁昂为吏部尚书。己巳，置中卫、中权将军，改骁骑为云骑，游击为游骑。辛未，右将军、扬州刺史建安王伟进号中权将军。六月庚戌，以车骑将军、湘州刺史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，新除金紫光禄大夫柳惔为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新吴县获四目龟一。秋七月甲子，太白昼见。丙寅，分广州置桂州。丁亥，以新除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卫将军。八月戊子，赦天下。戊戌，大风折木。京师大水，因涛入，加御道七尺。九月，嘉禾一茎九穗，生江陵县。

乙亥，改阅武堂为德阳堂，听讼堂为仪贤堂。丙戌，以左卫将军吕僧珍为平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，豫章内史萧昌为广州刺史。冬十月壬寅，以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。

闰月乙丑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宏为司徒、行太子太傅，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、行太子少傅，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。戊寅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始兴王忄詹进号安西将军。甲申，以右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二月丙辰，尚书左仆射夏侯详卒。乙丑，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以城内属。分豫州置霍州。

七年春正月乙酉朔，诏曰：“建国君民，立教为首。不学将落，嘉植靡由。朕肇基明命，光宅区宇，虽耕耘雅业，傍阐艺文，而成器未广，志本犹阙，非所以熔范贵游，纳诸轨度。思欲式敦让齿，自家刑国。今声训所渐，戎夏同风，宜大启庠斅，博延胄子，务彼十伦，弘此三德，使陶钧远被，微言载表。”中卫将军、领太子詹事王茂进号车骑将军。戊戌，作神龙、仁虎阙于端门、大司马门外。壬子，以领军将军曹景宗为中卫将军，卫尉萧景兼领军将军。二月乙卯，庐江灊县获铜钟二。

新作国门于越城南。乙丑，增置镇卫将军以下各有差。庚午，诏于州郡县置州望、郡宗、乡豪各一人，专掌搜荐。乙亥，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平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。丙子，以中护军长沙王深业为南兗州刺史，兼领军将军萧景为雍州刺史，雍州刺史柳庆远为护军将军。夏四月乙卯，皇太子纳妃，赦大辟以下，颁赐朝臣及近侍各有差。辛未，秣陵县获灵龟一。戊寅，余姚县获古铜剑二。五月己亥，诏复置宗正、太仆、大匠、鸿胪，又增太府、太舟，仍先为十二卿。癸卯，以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安成王秀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始兴王憺为护军将军，中卫将军曹景宗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六月辛酉，复建、修二陵周回五里内居民，改陵监为令。秋七月丁亥，月犯氐。八月癸丑，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曹景宗卒。丁巳，赦大辟以下未结正者。

甲戌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安成王秀进号安西将军，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鄱阳王恢进号平西将军。老人星见。九月丁亥，诏曰：“刍牧必往，姬文垂则，雉兔有刑，姜宣致贬。薮泽山林，毓材是出，斧斤之用，比屋所资。而顷世相承，并加封固，岂所谓与民同利，惠兹黔首？凡公家诸屯戍见封熂者，可悉开常禁。”壬辰，置童子奉车郎。癸巳，立皇子绩为南康郡王。己亥，月犯东井。冬十月丙寅，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。丙子，魏阳关主许敬珍以城内附。诏大举北伐。以护军将军始兴王憺为平北将军，率众入清；车骑将军王茂率众向宿预。丁丑，魏悬瓠镇军主白皁生、豫州刺史胡逊以城内属。以皁生为镇北将军、司州刺史，逊为平北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十一月辛巳，鄞县言甘露降。

八年春正月辛巳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赦天下，内外文武各赐劳一年。壬辰，魏镇东参军成景俊斩宿预城主严仲宝，以城内属。二月壬戌，老人星见。夏四月，以北巴西郡置南梁州。戊申，以护军将军始兴王憺为中卫将军，司徒、行太子太傅临川王宏为司空、扬州刺史，车骑将军、领太子詹事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，魏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内附。丙子，以中军将军、丹阳尹王莹为右光禄大夫。五月壬午，诏曰：“学以从政，殷勤往哲，禄在其中，抑亦前事。朕思阐治纲，每敦儒术，轼闾辟馆，造次以之。故负帙成风，甲科间出，方当置诸周行，饰以青紫。其有能通一经，始末无倦者，策实之后，选可量加叙录。虽复牛监羊肆，寒品后门，并随才试吏，勿有遗隔。”秋七月癸巳，巴陵王萧宝义薨。八月戊午，老人星见。

冬十月乙巳，以中军将军始兴王慎为镇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，南兗州刺史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。

九年春正月乙亥，以尚书令、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，行少傅如故，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，行中抚将军建安王伟领护军将军，镇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始兴王憺为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太常卿王亮为中书监。丙子，以轻车将军晋安王纲为南兗州刺史。庚寅，新作缘淮塘，北岸起石头迄东冶，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。

三月己丑，车驾幸国子学，亲临讲肆，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。乙未，诏曰：“王子从学，著自礼经，贵游咸在，实惟前诰，所以式广义方，克隆教道。今成均大启，元良齿让，自斯以降，并宜肄业。皇太子及王侯之子，年在从师者，可令入学。”于阗国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丁巳，革选尚书五都令史用寒流。林邑国遣使献白猴一。五月己亥，诏曰：“朕达听思治，无忘日昃。而百司群务，其途不一，随时适用，各有攸宜，若非总会众言，无以备兹亲览。自今台阁省府州郡镇戍应有职僚之所，时共集议，各陈损益，具以奏闻。”中书监王亮卒。六月癸丑，盗杀宣城太守硃僧勇。癸酉，以中抚将军、领护军建安王伟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闰月己丑，宣城盗转寇吴兴县，太守蔡撙讨平之。秋七月己巳，老人星见。冬十二月癸未，舆驾幸国子学，策试胄子，赐训授之司各有差。

十年春正月辛丑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，居局治事赐劳二年。癸卯，以尚书左仆射张稷为安北将军，青冀二州刺史，郢州刺史鄱阳王恢为护军将军。甲辰，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为郢州刺史，轻车将军南康王绩为南徐州刺史。戊申，驺虞一，见荆州华容县。以左民尚书王暕为吏部尚书。辛酉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三月辛丑，盗杀东莞、琅邪二郡太守邓晣，以朐山引魏军，遣振远将军马仙琕讨之。是月，魏徐州刺史卢昶帅众赴朐山。夏五月癸酉，安豊县获一角玄龟。丁丑，领军吕僧珍卒。

己卯，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庆远为领军将军。六月乙酉，嘉莲一茎三花生乐游苑。秋七月丙辰，诏曰：“昔公卿面陈，载在前史，令仆陛奏，列代明文，所以厘彼庶绩，成兹群务。晋氏陵替，虚诞为风，自此相因，其失弥远。

遂使武帐空劳，无汲公之奏，丹墀徒辟，阙郑生之履。三槐八座，应有务之百官，宜有所论，可入陈启，庶藉周爰，少匡寡薄。”九月丙申，天西北隆隆有声，赤气下至地。冬十二月癸酉，山车见于临城县。庚辰，马仙琕大破魏军，斩馘十余万，克复朐山城。是岁，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。宕昌国遣使献方物。

十一年春正月壬辰，诏曰：“夫刑法悼耄，罪不收孥，礼著明文，史彰前事，盖所以申其哀矜，故罚有弗及。近代相因，厥网弥峻，髫年华发，同坐入愆。虽惩恶劝善，宜穷其制，而老幼流离，良亦可愍。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，若年有老小，可停将送。”加左光禄大夫、行太子少傅沈约特进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仪同三司，司空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位为太尉，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，尚书令、云麾将军王莹进号安左将军，安北将军、青冀二州刺史张稷进号镇北将军。二月戊辰，新昌、济阳二郡野蚕成茧。三月丁巳，曲赦扬、徐二州。筑西静坛于钟山。

庚申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四月戊子，诏曰：“去岁朐山大歼丑类，宜为京观，用旌武功；但伐罪吊民，皇王盛轨，掩骼埋胔，仁者用心。其下青州悉使收藏。”百济、扶南、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。六月辛巳，以司空王茂领中权将军。九月辛亥，宕昌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一月乙未，以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。己酉，降太尉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。癸丑，齐宣德太妃王氏薨。十二月己未，以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安成王秀为中卫将军，护军将军鄱阳王恢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

十二年春正月辛卯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赦大辟以下。二月辛酉，以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尚书右仆射。丙寅，诏曰：“掩骼埋胔，义重周经，槥椟有加，事美汉策。

朕向隅载怀，每勤造次，收藏之命，亟下哀矜；而珝县遐深，遵奉未洽，髐然路隅，往往而有，言愍沉枯，弥劳伤恻。可明下远近，各巡境界，若委骸不葬，或蒢衣莫改，即就收敛，量给棺具。庶夜哭之魂斯慰，沾霜之骨有归。”辛巳，新作太极殿，改为十三间。三月癸卯，以湘州刺史王珍国为护军将军。闰月乙丑，特进、中军将军沈约卒。夏四月，京邑大水。六月癸巳，新作太庙，增基九尺。庚子，太极殿成。

秋九月戊午，以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为抚军将军，仪同如故；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司空；领中权将军王茂为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。冬十月丁亥，诏曰：“明堂地势卑湿，未称乃心。外可量就埤起，以尽诚敬。”

十三年春正月壬戌，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荆州刺史。癸亥，以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丙寅，以翊右将军安成王秀为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二月丁亥，舆驾亲耕籍田，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老人星见。三月辛亥，以新除中抚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伟为左光禄大夫。夏四月辛卯，林邑国遣使献方物。壬辰，以郢州刺史豫章王综为安右将军。五月辛亥，以通直散骑常侍韦睿为中护军。六月己亥，以南兗州刺史萧景为领军将军，领军将军柳庆远为安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秋七月乙亥，立皇子纶为邵陵郡王，绎为湘东郡王，纪为武陵郡王。八月癸卯，扶南、于阗国各遣使献方物。是岁作浮山堰。

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，皇太子冠，赦天下，赐为父后者爵一级，王公以下班赉各有差，停远近上庆礼。丙午，安左将军、尚书令王莹进号中权将军。以镇西将军始兴王憺为中抚将军。辛亥，舆驾亲祠南郊。诏曰：“朕恭祗明祀，昭事上灵，临竹宫而登泰坛，服裘冕而奉苍璧，柴望既升，诚敬克展，思所以对越乾元，弘宣德教；而缺于治道，政法多昧，实伫群才，用康庶绩。可班下远近，博采英异。若有确然乡党，独行州闾，肥遁丘园，不求闻达，藏器待时，未加收采；或贤良、方正，孝悌、力田，并即腾奏，具以名上。当擢彼周行，试以邦邑，庶百司咸事，兆民无隐。又世轻世重，随时约法，前以劓墨，用代重辟，犹念改悔，其路已壅，并可省除。”丙寅，汝阴王刘胤薨。二月庚寅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戊戌，老人星见。辛丑，以中护军韦睿为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新除中抚将军始兴王憺为荆州刺史。夏四月丁丑，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王茂薨。五月丁巳，以荆州刺史晋安王纲为江州刺史。秋八月乙未，老人星见。九月癸亥，以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。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。

十五年春正月己巳，诏曰：“观时设教，王政所先，兼而利之，实惟务本，移风致治，咸由此作。顷因革之令，随事必下，而张弛之要，未臻厥宜，民瘼犹繁，廉平尚寡，所以伫旒纩而载怀，朝玉帛而兴叹。可申下四方，政有不便于民者，所在具条以闻。守宰若清洁可称，或侵渔为蠹，分别奏上，将行黜陟。长吏劝课，躬履堤防，勿有不修，致妨农事。关市之赋，或有未允，外时参量，优减旧格。”三月戊辰朔，日有蚀之。夏四月丁未，以安右将军豫章王综兼护军。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五月癸未，以司空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中书监，骠骑大将军、刺史如故。六月丙申，改作小庙毕。庚子，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王暕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八月，老人星见。芮芮、河南遣使献方物。九月辛巳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莹薨。壬辰，赦天下。

冬十月戊午，以丹阳尹长沙王深业为湘州刺史。十一月丁卯，以兼护军豫章王综为安前将军。交州刺史李畟斩交州反者阮宗孝，传首京师。曲赦交州。壬午，以雍州刺史韦睿为护军将军。

十六年春正月辛未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诏曰：“朕当扆思治，政道未明，昧旦劬劳，亟移星纪。今太皞御气，句芒首节，升中就阳，禋敬克展，务承天休，布兹和泽。尤贫之家，勿收今年三调。其无田业者，所在量宜赋给。若民有产子，即依格优蠲。孤老鳏寡不能自存，咸加赈恤。班下四方。诸州郡县，时理狱讼，勿使冤滞，并若亲览。”二月庚戌，老人星见，甲寅，以安前将军豫章王综为南徐州刺史。三月丙子，河南王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甲子，初去宗庙牲。潮沟获白雀一。六月戊申，以庐陵王绩为江州刺史。七月丁丑，以郢州刺史安成王秀为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

八月辛丑，老人星见。扶南、婆利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，去宗庙荐修，始用蔬果。

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，诏曰：“夫乐所自生，含识之常性；厚下安宅，驭世之通规。朕矜此庶氓，无忘待旦，亟弘生聚之略，每布宽恤之恩；而编户未滋，迁徙尚有，轻去故乡，岂其本志？资业殆阙，自返莫由，巢南之心，亦何能弭。今开元发岁，品物惟新，思俾黔黎，各安旧所。将使郡无旷土，邑靡游民，鸡犬相闻，桑柘交畛。凡天下之民，有流移他境，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，可开恩半岁，悉听还本，蠲课三年。其流寓过远者，量加程日。若有不乐还者，即使著土籍为民，准旧课输。若流移之后，本乡无复居宅者，村司三老及余亲属，即为诣县，占请村内官地官宅，令相容受，使恋本者还有所托。凡坐为市埭诸职，割盗衰灭，应被封籍者，其田宅车牛，是民生之具，不得悉以没入，皆优量分留，使得自止。其商贾富室，亦不得顿相兼并。遁叛之身，罪无轻重，并许首出，还复民伍。若有拘限，自还本役。并为条格，咸使知闻。”二月癸巳，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。

甲辰，大赦天下。乙卯，以领石头戍事南康王绩为南兗州刺史。三月甲申，老人星见。丙申，改封建安王伟为南平王。夏五月戊寅，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免。己卯、干利国遣使献方物。以领军将军萧景为安右将军，监扬州。辛巳，以临川王宏为中军将军、中书监。六月乙酉，以益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领军将军。中军将军，中书监临川王宏以本号行司徒。癸卯，以国子祭酒蔡撙为吏部尚书。秋八月壬寅，老人星见。诏以兵驺奴婢，男年登六十，女年登五十，免为平民。冬十月乙亥，以中军将军、行司徒临川王宏为中书监、司徒。十一月辛亥，以南平王伟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十八年春正月甲申，以领军将军鄱阳王恢为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荆州刺史始兴王憺为中抚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。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，尚书右仆射王暕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徐勉为尚书右仆射。辛卯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二月戊午，老人星见。四月丁巳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甲申，老人星见。于阗、扶南国各遣使献方物。

## 本纪第三 武帝下

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，改元，大赦天下。赐文武劳位，孝悌力田爵一级，尤贫之家，勿收常调，鳏寡孤独，并加赡恤。丙子，日有蚀之。己卯，以司徒临川王宏为太尉、扬州刺史，安右将军、监扬州萧景为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尚书左仆射王暕以母忧去职，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。庚子，扶南、高丽国各遣使献方物。二月壬子，老人星见。癸丑，以高丽王世子安为宁东将军、高丽王。三月丙戌，滑国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甲午，河南王遣使献方物。六月丁未，以护军将军韦睿为车骑将军。秋七月己卯，江、淮、海并溢。辛卯，以信威将军邵陵王纶为江州刺史。八月庚戌，老人星见。甲子，新除车骑将军韦睿卒。九月乙亥，有星晨见东方，光烂如火。冬十月辛亥，以宣惠将军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。辛酉，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平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

二年春正月甲戌，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为镇右将军。新除益州刺史晋安王纲改为徐州刺史。辛巳，舆驾亲祠南郊。诏曰：“春司御气，虔恭报祀，陶匏克诚，苍璧礼备，思随乾覆，布兹亭育。凡民有单老孤稚，不能自存，主者郡县咸加收养，赡给衣食，每令周足，以终其身。又于京师置孤独园，孤幼有归，华发不匮。若终年命，厚加料理。尤穷之家，勿收租赋。”戊子，大赦天下。二月辛丑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三月庚寅，大雪，平地三尺。夏四月乙卯，改作南北郊。丙辰，诏曰：“夫钦若昊天，历象无违。躬执耒耜，尽力致敬，上协星鸟，俯训民时，平秩东作，义不在南。前代因袭，有乖礼制，可于震方，简求沃野，具兹千亩，庶允旧章。”五月癸卯，琬琰殿火，延烧后宫屋三千间。丁巳，诏曰：“王公卿士，今拜表贺瑞，虽则百辟体国之诚，朕怀良有多愧。若其泽漏川泉，仁被动植，气调玉烛，治致太平，爰降嘉祥，可无惭德；而政道多缺，淳化未凝，何以仰叶辰和，远臻冥贶？此乃更彰寡薄，重增其尤。自今可停贺瑞。”六月丁卯，信威将军、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。秋七月丁酉，假大匠卿裴邃节，督众军北讨。甲寅，老人星见。魏荆州刺史桓叔兴帅众降。八月丁亥，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开成井，方六尺六寸，深三十二丈。冬十一月，百济、新罗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十二月戊辰，以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隆为宁东大将军。

三年春正月庚子，以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，吴郡太守王暕为尚书左仆射，尚书左仆射王份为右光禄大夫。庚戌，京师地震。己未，以宣毅将军庐陵王续为雍州刺史。三月乙卯，巴陵王萧屏薨。夏四月丁卯，汝阴王刘端薨。五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，既。癸巳，赦天下。并班下四方，民所疾苦，咸即以闻，公卿百僚各上封事，连率郡国举贤良、方正、直言之士。秋八月辛酉，作二郊及籍田并毕，班赐工匠各有差。甲子，老人星见。婆利、白题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丙子，加中书监袁昂中卫将军。十一月甲午，抚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将军始兴王憺薨。辛丑，以太子詹事萧渊藻为领军将军。

四年春正月辛卯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。应诸穷疾，咸加赈恤，并班下四方，时理狱讼。丙午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二月庚午，老人星见。乙亥，躬耕籍田。诏曰：“夫耕籍之义大矣哉！粢盛由之而兴，礼节因之以著，古者哲王咸用此作。眷言八政，致兹千亩，公卿百辟，恪恭其仪，九推毕礼，馨香靡替。兼以风云叶律，气象光华，属览休辰，思加奖劝。可班下远近，广辟良畴，公私畎亩，务尽地利。

若欲附农，而粮种有乏，亦加贷恤，每使优遍。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预耕之司，克日劳酒。”三月壬寅，以镇右将军豫章王综为平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六月乙丑，分益州置信州，分交州置爱州，分广州置成州、南定州、合州、建州，分霍州置义州。秋八月丁卯，老人星见。冬十月庚午，以中书监、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己卯，护军将军昌义之卒。十一月癸未朔，日有蚀之。太白昼见。甲辰，尚书左仆射王暕卒。十二月戊午，始铸铁钱。狼牙脩国遣使献方物。

五年春正月，以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为镇卫大将军，改领右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如故。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鄱阳王恢进号骠骑大将军。太府卿夏侯亶为中护军。右光禄大夫王份为左光禄大夫，加特进。辛卯，平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综进号镇北将军。平西将军、雍州刺史晋安王纲进号安北将军。二月庚午，特进、左光禄大夫王份卒。丁丑，老人星见。三月甲戌，分扬州、江州置东扬州。夏四月乙未，以云麾将军南康王绩为江州刺史。六月乙酉，龙斗于曲阿王陂，因西行至建陵城。所经处树木倒折，开地数十丈。戊子，以会稽太守武陵王纪为东扬州刺史。庚子，以员外散骑常侍元树为平北将军、北青、兗二州刺史，率众北伐。秋七月辛未，赐北讨义客位一阶。八月庚寅，徐州刺史成景隽克魏童栈。九月戊申，又克睢陵城。戊午，北兗州刺史赵景悦围荆山。壬戌，宣毅将军裴邃袭寿阳，入罗城，弗克。冬十月戊寅，裴邃、元树攻魏建陵城，破之。辛巳，又破曲木。扫虏将军彭宝孙克琅邪。甲申，又克檀丘城。辛卯，裴邃破狄城。丙申，又克甓城，遂进屯黎浆。壬寅，魏东海太守韦敬欣以司吾城降。定远将军太守曹世宗破魏曲阳城。甲辰，又克秦墟。魏郿、潘溪守悉皆弃城走。十一月丙辰，彭宝孙克东莞城。壬戌，裴邃攻寿阳之安城，克之。丙寅，魏马头、安城并来降。十二月戊寅，魏荆山城降。乙巳，武勇将军李国兴攻平静关，克之。辛丑，信威长史杨法乾攻武阳关；壬寅，攻岘关：并克之。

六年春正月丙午，安北将军晋安王纲遣长史柳津破魏南乡郡，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。庚戌，又破马圈、彫阳二城。辛亥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。庚申，魏镇东将军、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内附。己巳，雍州前军克魏新蔡郡。诏曰：“庙谟已定，王略方举。侍中、领军将军西昌侯渊藻，可便亲戎，以前启行；镇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综董驭雄桀，风驰次迈；其余众军，计日差遣，初中后师，善得严办。朕当六军云动，龙舟济江。”癸酉，克魏郑城。甲戌，以魏镇东将军、徐州刺史元法僧为司空。二月丁丑，老人星见。庚辰，南徐州刺史庐陵王续还朝，禀承戎略。乙未，赵景悦下魏龙亢城。三月丙午，岁星见南斗。赐新附民长复除，应诸罪失，一无所问。己酉，行幸白下城，履行六军顿所。乙丑，镇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综权顿彭城，总督众军，并摄徐州府事。己巳，以魏假平东将军元景隆为衡州刺史，魏征虏将军元景仲为广州刺史。夏五月己酉，筑宿预堰，又修曹公堰于济阴。太白昼见。壬子，遣中护军夏侯亶督寿阳诸军事，北伐。六月庚辰，豫章王综奔于魏，魏复据彭城。秋七月壬戌，大赦天下。八月丙子，以散骑常侍曹仲宗兼领军。壬午，老人星见。十二月戊子，邵陵王纶有罪，免官，削爵土。壬辰，京师地震。

七年春正月辛丑朔，赦殊死以下。丁卯，滑国遣使献方物。二月甲戌，北伐众军解严。河南遣使献方物。丁亥，老人星见。三月乙卯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乙酉，太尉临川王宏薨。南州津改置校尉，增加俸秩。诏在位群臣，各举所知，凡是清吏，咸使荐闻，州年举二人，大郡一人。六月己卯，林邑国遣使献方物。秋九月己酉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鄱阳王恢薨。冬十月辛未，以丹阳尹、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。十一月庚辰，大赦天下。是日，丁贵嫔薨。辛巳，夏侯亶、胡龙牙、元树、曹世宗等众军克寿阳城。丁亥，放魏扬州刺史李宪还北。以寿阳置豫州，合肥改为南豫州。以中护军夏侯亶为豫、南豫二州刺史。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元树进号安西将军。魏新野太守以郡降。

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，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尚书仆射、中卫将军。诏曰：“朕思利兆民，惟日不足，气象环回，每弘优简。百官俸禄，本有定数，前代以来，皆多评准，顷者因循，未遑改革。自今已后，可长给见钱，依时即出，勿令逋缓。凡散失官物，不问多少，并从原宥。惟事涉军储，取公私见物，不在此例。”辛未，舆驾亲祠南郊。诏曰：“奉时昭事，虔荐苍璧，思承天德，惠此下民。凡因事去土，流移他境者，并听复宅业，蠲役五年。尤贫之家，勿收三调。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”

是月，司州刺史夏侯夔进军三关，所至皆克。三月辛未，舆驾幸同泰寺舍身。甲戌，还宫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以左卫将军萧渊藻为中护军。林邑、师子国各遣使献方物。

夏五月丙寅，成景隽克魏临潼竹邑。秋八月壬辰，老人星见。冬十月庚戌，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涡阳内属。甲寅，曲赦东豫州。十一月丁卯，以中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、征北大将军，镇涡阳。戊辰，加尚书令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中书监。以涡阳置西徐州。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

二年春正月庚申，司空元法僧以本官领中军将军。中书监、尚书令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进号中抚大将军。卫尉卿萧昂为中领军。乙酉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二月甲午，老人星见。是月，筑寒山堰。三月壬戌，以江州刺史南康王绩为安右将军。夏四月辛丑，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内附，置北司州。时魏大乱，其北海王元颢、临淮王元彧、汝南王元悦并来奔；其北青州刺史元世隽、南荆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。六月丁亥，魏临淮王元彧求还本国，许之。冬十月丁亥，以魏北海王元颢为魏主，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。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内属。

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甲子，魏汝南王元悦求还本国，许之。辛巳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二月甲申，以丹阳尹武陵王纪为江州刺史。辛丑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三月丙辰，以河南王阿罗真为宁西将军、西秦、河沙三州刺史。庚辰，以中护军萧渊藻为中权将军。夏四月癸未，以安右将军南康王绩为护军将军。癸巳，陈庆之攻魏梁城，拔之，进屠考城，擒魏济阴王元晖业。五月戊辰，克大梁。癸酉，克虎牢城。魏主元子攸弃洛阳，走河北。乙亥，元颢入洛阳。六月壬午，大赦天下。辛亥，魏淮阴太守晋鸿以湖阳城内属。闰月己未，安右将军、护军南康王绩薨。己卯，魏尔硃荣攻杀元颢，复据洛阳。秋九月辛巳，硃雀航华表灾。以安北将军羊侃为青、冀二州刺史。癸巳，舆驾幸同泰寺，设四部无遮大会，因舍身，公卿以下，以钱一亿万奉赎。冬十月己酉，舆驾还宫，大赦，改元。十一月丙戌，加中抚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中书监。加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太子少傅。加金紫光禄大夫萧琛、陆杲并特进。司空、中军将军元法僧进号车骑将军。中权将军萧渊藻为中护军将军。中领军萧昂为领军将军。

戊子，魏巴州刺史严始欣以城降。十二月丁巳，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

二年春正月戊寅，以雍州刺史晋安王纲为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南徐州刺史庐陵王续为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癸未，老人星见。夏四月庚申，大雨雹。壬申，以河南王佛辅为宁西将军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。六月丁巳，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悦还北为魏主。庚申，以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安北将军、司州牧，随元悦北讨。林邑国遣使献方物。壬申，扶南国遣使献方物。秋八月庚戌，舆驾幸德阳堂，设丝竹会，祖送魏主元悦。山贼聚结，寇会稽郡所部县。九月壬午，假超武将军湛海珍节以讨之。

三年春正月辛巳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丙申，以魏尚书仆射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。二月辛丑，舆驾亲祠明堂。甲寅，老人星见。乙卯，特进萧琛卒。乙丑，以广州刺史元景隆为安右将军。夏四月乙巳，皇太子统薨。六月丁未，以前太子詹事萧渊猷为中护军。尚书仆射徐勉加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。丹丹国遣使献方物。癸丑，立昭明太子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为豫章郡王，枝江公誉为河东郡王，曲阿公察为岳阳郡王。秋七月乙亥，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。大赦天下，赐为父后者及出处忠孝文武清勤，并赐爵一级。乙酉，以侍中、五兵尚书谢举为吏部尚书。庚寅，诏曰：“推恩六亲，义彰九族，班以侯爵，亦曰惟允。凡是宗戚有服属者，并可赐沐食乡亭侯，各随远近以为差次。其有昵亲，自依旧章。”壬辰，以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。癸巳，老人星见。九月庚午，以太子詹事萧渊藻为征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戊寅，狼牙脩国奉表献方物。冬十月己酉，行幸同泰寺，高祖升法座，为四部众说《大般若涅盘经》义，迄于乙卯。前乐山县侯萧正则有罪流徙，至是招诱亡命，欲寇广州，在所讨平之。十一月乙未，行幸同泰寺，高祖升法座，为四部从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义，讫于十二月辛丑。是岁，吴兴郡生野谷，堪食。

四年春正月丙寅朔，以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进位大司马，司空元法僧进太尉，尚书令、中权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进位司空。立临川靖惠王宏子正德为临贺郡王。戊辰，以丹阳尹邵陵王纶为扬州刺史。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平北将军、司州牧，卫送元悦入洛。庚午，立嫡皇孙大器为宣城郡王。癸未，魏南兗州刺史刘世明以城降，改魏南兗州为谯州，以世明为刺史。二月壬寅，老人星见。

新除太尉元法僧还北，为东魏主。以安右将军元景隆为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云麾将军羊侃为安北将军、兗州刺史，散骑常侍元树为镇北将军。庚戌，新除扬州刺史邵陵王纶有罪，免为庶人。壬子，以江州刺史武陵王纪为扬州刺史，领军将军萧昂为江州刺史。丙辰，邵陵县获白鹿一。三月庚午，侍中、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置制旨《孝经》助教一人，生十人，专通高祖所释《孝经义》。夏四月壬申，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秋七月甲辰，星陨如雨。八月丙子，特进陆杲卒。九月乙巳，以太子詹事南平王世子恪为领军将军，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庐陵王续为安北将军，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湘东王绎为平西将军，司空袁昂领尚书令。十一月己酉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十二月庚辰，以太尉元法僧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郢州刺史。

五年春正月辛卯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先是一日丙夜，南郊令解涤之等到郊所履行，忽闻空中有异香三随风至，及将行事，奏乐迎神毕，有神光满坛上，硃紫黄白杂色，食顷方灭。兼太宰武陵王纪等以闻。戊申，京师地震。己酉。长星见。辛亥，舆驾亲祠明堂。癸丑，以宣城王大器为中军将军。

河南国遣使献方物。二月癸未，行幸同泰寺，设四部大会，高祖升法座，发《金字摩诃波若经》题，讫于己丑。老人星见。三月丙辰，大司马南平王伟薨。夏四月癸酉，以御史中丞臧盾兼领军。五月戊子，京邑大水，御道通船。六月己卯，魏建义城主兰宝杀魏东徐州刺史，以下邳城降。秋七月辛卯，改下邳为武州。八月庚申，以前徐州刺史元景隆为安右将军。老人星见。甲子，波斯国遣使献方物。甲申，中护军萧渊猷卒。九月己亥，以轻车将军、临贺王正德为中护军。甲寅，以尚书令、司空袁昂为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司空如故。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庚申，以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谢举为尚书右仆射，侍中、国子祭酒萧子显为吏部尚书。

六年春二月癸亥，舆驾亲耕籍田，大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三月己亥，以行河南王可沓振为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甲辰，百济国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丁卯，荧惑在南斗。秋七月甲辰，林邑国遣使献方物。八月己未，以南梁州刺史武兴王杨绍先为秦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冬十月丁卯，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，率众北伐。闰十二月丙午，西南有雷声二。

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，改元，大赦天下。二月己卯，老人星见。辛巳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丁亥，舆驾躬耕籍田。辛丑，高丽国、丹丹国各遣使献方物。三月辛未，滑国王安乐萨丹王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庚子，波斯国献方物。甲辰，以魏镇东将军刘济为徐州刺史。壬戌，以安北将军庐陵王续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秋七月乙卯，老人星见。辛卯，扶南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辛卯，以前南兗州刺史萧渊藻为护军将军。十一月丁未，中卫将军、特进、右光禄大夫徐勉卒。壬戌，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，克之，魏梁州刺史元罗降。癸亥，赐梁州归附者复除有差。甲子，雄勇将军、北益州刺史阴平王杨法深进号平北将军。月行左角星。十二月乙酉，以魏北徐州刺史羊徽逸为平北将军。戊戌，以平西将军、秦、南秦二州刺史武兴王杨绍先进号车骑将军、平北将军、北益州刺史阴平王杨法深进号骠骑将军。辛丑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安西将军。

二年春正月甲辰，以兼领军臧盾为中领军。二月乙亥，舆驾躬耕籍田。丙戌，老人星见。三月庚申，诏曰：“政在养民，德存被物，上令如风，民应如草。朕以寡德，运属时来，拨乱反正，倏焉三纪。不能使重门不闭，守在海外，疆埸多阻，车书未一。民疲转输，士劳边防。彻田为粮，未得顿止。治道不明，政用多僻，百辟无沃心之言，四聪阙飞耳之听，州辍刺举，郡忘共治。致使失理负谤，无由闻达。

侮文弄法，因事生奸，肺石空陈，悬钟徒设。《书》不云乎：‘股肱惟人，良臣惟圣。’实赖贤佐，匡其不及。凡厥在朝，各献谠言，政治不便于民者，可悉陈之。

若在四远，刺史二千石长吏，并以奏闻。细民有言事者，咸为申达。朕将亲览，以纾其过。文武在位，举尔所知，公侯将相，随才擢用，拾遗补阙，勿有所隐。”夏四月乙未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，领军师将军。先是，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，极言政治得失。五月癸卯，诏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。朕所钟过，不能自觉。江子四等封事如上，尚书可时加检括，于民有蠹患者，便即勒停，宜速详启，勿致淹缓。”乙巳，以魏前梁州刺史元罗为征北大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六月丁亥，诏曰：“南郊、明堂、陵庙等令，与朝请同班，于事为轻，可改视散骑侍郎。”冬十月乙亥，诏大举北伐。十一月己亥，诏北伐众班师。辛亥，京师地震。十二月壬申，魏请通和，诏许之。丁酉，以吴兴太守、驸马都尉、利亭侯张缵为吏部尚书。

三年春正月辛丑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；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是夜，硃雀门灾。壬寅，天无云，雨灰，黄色。癸卯，以中书令邵陵王纶为江州刺史。二月乙酉，老人星见。丁亥，舆驾亲耕籍田。己丑，以尚书左仆射何敬容为中权将军，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安右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。以尚书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。庚寅，以安南将军庐陵王续为中卫将军、护军将军。三月戊戌，立昭明太子子嵒为武昌郡王，灊为义阳郡王。夏四月丁卯，以南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河东王誉为南徐州刺史。

五月丙申，以前扬州刺史武陵王纪复为扬州刺史。六月，青州朐山境陨霜。秋七月癸卯，魏遣使来聘。己酉，义阳王灊薨。是月，青州雪，害苗稼。八月甲申，老人星见。辛卯，舆驾幸阿育王寺，赦天下。九月，南兗州大饥。是月，北徐州境内旅生稻稗二千许顷。闰月甲子，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镇西将军，扬州刺史武陵王纪为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冬十月丙辰，京师地震。是岁，饥。

四年春正月庚辰，以中军将军宣城王大器为中军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二月己亥，舆驾亲耕籍田。三月戊寅，河南国遣使献方物。癸未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五月甲戌，魏遣使来聘。秋七月己未，以南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岳阳王察为东扬州刺史。

癸亥，诏以东冶徒李胤之降如来真形舍利，大赦天下。八月甲辰，诏“南兗、北徐、西徐、东徐、青、冀、南北青、武、仁、潼、睢等十二州，既经饥馑，曲赦逋租宿责，勿收今年三调。”冬十二月丁亥，兼国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《礼记义疏》五十卷。

五年春正月乙卯，以护军将军庐陵王续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安右将军、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中权将军、丹阳尹何敬容以本号为尚书令，吏部尚书张缵为尚书仆射，都官尚书刘孺为吏部尚书。丁巳，御史中丞、参礼仪事贺琛奏：“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，不复乘辂。二郊请用素辇，籍田往还乘常辇，皆以侍中陪乘，停大将军及太仆。”诏付尚书博议施行。改素辇名大同辇。昭祀宗庙乘玉辇。辛未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诏孝悌力田及州闾乡党称为善人者，各赐爵一级，并勒属所以时腾上。三月己未，诏曰：“朕四听既阙，五识多蔽，画可外牒，或致纰缪。凡是政事不便于民者，州郡县即时皆言，勿得欺隐。如使怨讼，当境任失。而今而后，以为永准。”秋七月己卯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庐陵王续为荆州刺史，湘东王绎为护军将军、安右将军。八月乙酉，扶南国遣使献生犀及方物。九月庚申，以都官尚书到溉为吏部尚书。冬十一月乙亥，魏遣使来聘。十二月癸未，以吴郡太守谢举为中书监，新除中书令鄱阳王范为中领军。

六年春正月庚戌朔，曲赦司、豫、徐、兗四州。二月己亥，舆驾亲耕籍田。丙午，以江州刺史邵陵王纶为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云麾将军豫章王欢为江州刺史。

秦郡献白鹿一。夏四月癸未，诏曰：“命世兴王，嗣贤传业，声称不朽，人代徂迁，二宾以位，三恪义在，时事浸远，宿草榛芜，望古兴怀，言念怆然。晋、宋、齐三代诸陵，有职司者勤加守护，勿令细民妄相侵毁。作兵有少，补使充足。前无守视，并可量给。”五月戊寅，以前青、冀二州刺史元罗为右光禄大夫。己卯，河南王遣使献马及方物。六月丁未，平阳县献白鹿一。秋七月丁亥，魏遣使来聘。八月戊午，赦天下。辛未，诏曰：“经国有体，必询诸朝，所以尚书置令、仆、丞、郎，旦旦上朝，以议时事，前共筹怀，然后奏闻。顷者不尔，每有疑事，倚立求决。古人有云，主非尧舜，何得发言便是。是故放勋之圣，犹咨四岳，重华之睿，亦待多士。

岂朕寡德，所能独断。自今尚书中有疑事，前于朝堂参议，然后启闻，不得习常。

其军机要切，前须谘审，自依旧典。”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九月，移安州置定远郡，受北徐州都督，定远郡改属安州。始平太守崔硕表献嘉禾一茎十二穗。戊戌，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、司空袁昂薨。冬十一月己卯，曲赦京邑。十二月壬子，江州刺史豫章王欢薨。以护军将军湘东王绎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置桂州于湘州始安郡，受湘州督；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，悉改属桂州。

七年春正月辛巳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赦天下，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，各还田宅，蠲课五年。辛丑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二月乙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弥泰为平西将军、河凉二州刺史、宕昌王。辛亥，舆驾躬耕籍田。乙卯，京师地震。丁巳，以中领军、鄱阳王范为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三月乙亥，宕昌王遣使献马及方物。高丽、百济、滑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戊申，魏遣使来聘。五月癸己，以侍中南康王会理兼领军。秋九月戊寅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丙午，以侍中刘孺为吏部尚书。十一月丙子，诏停在所役使女丁。丁丑，诏曰：“民之多幸，国之不幸，恩泽屡加，弥长奸盗，朕亦知此之为病矣。如不优赦，非仁人之心。凡厥愆耗逋负，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，在民间无问多少，言上尚书，督所未入者，皆赦除之。”又诏曰：“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盖先圣之格训也。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，公创之外，悉以分给贫民，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。如闻顷者，豪家富室，多占取公田，贵价僦税，以与贫民，伤时害政，为蠹已甚。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；已假者特听不追。其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，不在禁例。”己丑，以金紫光禄大夫臧盾为领军将军。十二月壬寅，诏曰：“古人云，一物失所，如纳诸隍，未是切言也。朕寒心消志，为日久矣，每当食投箸，方眠彻枕，独坐怀忧，愤慨申旦，非为一人，万姓故耳。州牧多非良才，守宰虎而傅翼，杨阜是故忧愤，贾谊所以流涕。至于民间诛求万端，或供厨帐，或供厩库，或遣使命，或待宾客，皆无自费，取给于民。又复多遣游军，称为遏防，奸盗不止，暴掠繁多，或求供设，或责脚步。又行劫纵，更相枉逼，良人命尽，富室财殚。此为怨酷，非止一事。亦频禁断，犹自未已，外司明加听采，随事举奏。又复公私传、屯、邸、冶，爰至僧尼，当其地界，止应依限守视；乃至广加封固，越界分断，水陆采捕，及以樵苏，遂致细民措手无所。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，禁断之身，皆以军法从事。若是公家创内，止不得辄自立屯，与公竞作，以收私利。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，悉不得禁。及以采捕，亦勿诃问。

若不遵承，皆以死罪结正。”魏遣使来聘。丙辰，于宫城西立士林馆，延集学者。

是岁，交州土民李贲攻刺史萧谘，谘输赂，得还越州。

八年春正月，安成郡民刘敬躬挟左道以反，内史萧说委郡东奔，敬躬据郡，进攻庐陵，取豫章，妖党遂至数万，前逼新淦、柴桑。二月戊戌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中兵曹子郢讨之。三月戊辰，大破之，擒敬躬送京师，斩于建康市。是月，于江州新蔡、高塘立颂平屯，垦作蛮田。遣越州刺史陈侯、罗州刺史宁巨、安州刺史李智、爱州刺史阮汉，同征李贲于交州。

九年春闰月丙申，地震，生毛。二月甲戌，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，配送司州。三月，以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。夏四月，林邑王破德州，攻李贲，贲将范修又破林邑王于九德，林邑王败走。冬十一月辛丑，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武陵王纪进号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二月壬戌，领军将军臧盾卒；以轻车将军河东王誉为领军将军。

十年春正月，李贲于交址窃位号，署置百官。三月甲午，舆驾幸兰陵，谒建宁陵。辛丑，至修陵。壬寅，诏曰：“朕自违桑梓，五十余载，乃眷东顾，靡日不思。

今四方款关，海外有截，狱讼稍简，国务小闲，始获展敬园陵，但增感恸。故乡老少，接踵远至，情貌孜孜，若归于父，宜有以慰其此心。并可锡位一阶，并加颁赉。

所经县邑，无出今年租赋。监所责民，蠲复二年。并普赉内外从官军主左右钱米各有差。”因作《还旧乡》诗。癸卯，诏园陵职司，恭事勤劳，并锡位一阶，并加颁赉。丁未，仁威将军、南徐州刺史临川王正义进号安东将军。己酉，幸京口城北固楼，改名北顾。庚戌，幸回宾亭，宴帝乡故老，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，各赉钱二千。夏四月乙卯，舆驾至自兰陵。诏鳏寡孤独尤贫者赡恤各有差。五月丁酉，尚书令何敬容免。秋九月己丑，诏曰：“今兹远近，雨泽调适，其获已及，冀必万箱，宜使百姓因斯安乐。凡天下罪无轻重，已发觉未发觉，讨捕未擒者，皆赦宥之。侵割耗散官物，无问多少，亦悉原除。田者荒废、水旱不作、无当时文列，应追税者，并作田不登公格者，并停。各备台州以文最逋殿，罪悉从原。其有因饥逐食，离乡去土，悉听复业，蠲课五年。”冬十二月，大雪，平地三尺。

十一年春三月庚辰，诏曰：“皇王在昔，泽风未远，故端居玄扈，拱默岩廊。

自大道既沦，浇波斯逝，动竞日滋，情伪弥作。朕负扆君临，百年将半。宵漏未分，躬劳政事；白日西浮，不遑飧饭。退居犹于布素，含咀匪过藜藿。宁以万乘为贵，四海为富；唯欲亿兆康宁，下民安乂。虽复三思行事，而百虑多失。凡远近分置、内外条流、四方所立屯、传、邸、冶，市埭、桁渡，津税、田园，新旧守宰，游军戍逻，有不便于民者，尚书州郡各速条上，当随言除省，以舒民患。夏四月，魏遣使来聘。冬十月己未，诏曰：“尧、舜以来，便开赎刑，中年依古，许罪身入赀，吏下因此，不无奸猾，所以一日复敕禁断。川流难壅，人心惟危，既乖内典慈悲之义，又伤外教好生之德。《书》云：‘与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’可复开罪身，皆听入赎。”

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，曲阿县建陵隧口石骐驎动，有大蛇斗隧中，其一被伤奔走。癸丑，交州刺史杨票克交趾嘉宁城，李贲窜入獠洞，交州平。三月乙巳，大赦天下：凡主守割盗、放散官物，及以军粮器甲，凡是赦所不原者，起十一年正月以前，皆悉从恩，十一年正月已后，悉原加责；其或为事逃叛流移，因饥以后亡乡失土，可听复业，蠲课五年，停其徭役；其被拘之身，各还本郡，旧业若在，皆悉还之。庚戌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，停寺省，讲《金字三慧经》。夏四月丙戌，于同泰寺解讲，设法会。大赦，改元。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赉宿卫文武各有差。是夜，同泰寺灾。六月辛巳，竟天有声，如风雨相击薄。秋七月辛酉，以武昌王嵒为东扬州刺史。甲子，诏曰：“禽兽知母而不知父，无赖子弟过于禽兽，至于父母并皆不知。多触王宪，致及老人。耆年禁执，大可伤愍。自今有犯罪者，父母祖父母勿坐。唯大逆不预今恩。”丙寅，诏曰：“朝四而暮三，众狙皆喜，名实未亏，而喜怒为用。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，陌减则物贵，陌足则物贱，非物有贵贱，是心有颠倒。至于远方，日更滋甚。岂直国有异政，乃至家有殊俗，徒乱王制，无益民财。自今可通用足陌钱。令书行后，百日为期，若犹有犯，男子谪运，女子质作，并同三年。”八月丁丑，东扬州刺史武昌王嵒薨。以安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临川王正义即本号东扬州刺史，丹阳尹邵陵王纶为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甲午，渴般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癸酉，汝阴王刘哲薨。乙亥，以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察为雍州刺史。

太清元年正月壬寅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庐陵王续薨；以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湘东王绎为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辛酉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诏曰：“天行弥纶，覆焘之功博；乾道变化，资始之德成。朕沐浴斋宫，虔恭上帝，祗事燎，高熛太一，大礼克遂，感庆兼怀，思与亿兆，同其福惠。可大赦天下，尤穷者无出即年租调；清议禁锢，并皆宥释；所讨逋叛，巧籍隐年，暗丁匿口，开恩百日，各令自首，不问往罪；流移他乡，听复宅业，蠲课五年；孝悌力田，赐爵一级；居局治事，赏劳二年。可班下远近，博采英异，或德茂州闾，道行乡邑，或独行特立，不求闻达，咸使言上，以时招聘。”甲子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二月己卯，白虹贯日。庚辰，魏司徒侯景求以豫、广、颍、洛、阳、西扬、东荆、北荆、襄、东豫、南兗、西兗、齐等十三州内属。壬午，以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，大行台，制承如邓禹故事。丁亥，舆驾躬耕籍田。三月庚子，高祖幸同泰寺，设无遮大会，舍身，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。甲辰，遣司州刺史羊鸦仁、兗州刺史桓和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应接北豫州。夏四月丁亥，舆驾还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元，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在朝群臣宿卫文武并加颁赉。五月丁酉，舆驾幸德阳堂，宴群臣，设丝竹乐。六月戊辰，以前雍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，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。秋七月庚申，羊鸦仁入悬瓠城。甲子，诏曰：“二豫分置，其来久矣。今汝、颍克定，可依前代故事，以悬瓠为豫州，寿春为南豫，改合肥为合州，北广陵为淮州，项城为殷州，合州为南合州。”八月乙丑，王师北伐，以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。

诏曰：“今汝南新复，嵩、颍载清，瞻言遣黎，有劳鉴寐，宜覃宽惠，与之更始。

应是缘边初附诸州部内百姓，先有负罪流亡，逃叛入北，一皆旷荡，不问往愆。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。若有犯者，严加裁问。”戊子，以大将军侯景录行台尚书事。九月癸卯，王游苑成。庚戌，舆驾幸苑。冬十一月，魏遣大将军慕容绍宗等至寒山。丙午，大战，渊明败绩，及北兗州刺史胡贵孙等并陷魏。绍宗进围潼州。十二月戊辰，遣太子舍人元贞还北为魏主。辛巳，以前征北将军鄱阳王范为安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

二年春正月戊戌，诏在位各举所知。己亥，魏陷涡阳。辛丑，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，守吏部尚书王克为尚书仆射。甲辰，豫州刺史羊鸦仁，殷州刺史羊思达，并弃城走，魏进据之。乙卯，以大将军侯景为南豫州牧，安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。三月甲辰，抚东将军高丽王高延卒，以其息为宁东将军、高丽王、乐浪公。己未，以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纶为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、同三司之仪，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萧渊藻为征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是日，屈獠洞斩李贲，传首京师。夏四月丙子，诏在朝及州郡各举清人任治民者，皆以礼送京师。戊寅，以护军将军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。五月辛丑，以新除中书令邵陵王纶为安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前湘州刺史张缵为领军将军。辛亥，曲赦交、爱、德三州。癸丑，诏曰：“为国在于多士，宁下寄于得人。朕暗于行事，尤阙治道，孤立在上，如临深谷。凡尔在朝，咸思匡救，献替可否，用相启沃。班下方岳，傍求俊乂，穷其屠钓，尽其岩穴，以时奏闻。”是月，两月夜见。秋八月乙未，以右卫将军硃异为中领军。戊戌，侯景举兵反，擅攻马头、木栅、荆山等戍。甲辰，以安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都督众军讨景。曲赦南豫州。九月丙寅，加左光禄大夫元罗镇右将军。冬十月，侯景袭谯州，执刺史萧泰。丁未，景进攻历阳，太守庄铁降之。戊申，以新除光禄大夫临贺王正德为平北将军，都督京师诸军，屯丹阳郡。

己酉，景自横江济于采石。辛亥，景师至京，临贺王正德率众附贼。十一月辛酉，贼攻陷东府城，害南浦侯萧推、中军司马杨暾。庚辰，邵陵王纶帅武州刺史萧弄璋、前谯州刺史赵伯超等，入援京师，顿钟山爱敬寺。乙酉，纶进军湖头，与贼战，败绩。丙戌，安北将军鄱阳王范遣世子嗣、雄信将军裴之高等帅众入援，次于张公洲。

十二月戊申，天西北中裂，有光如火。尚书令谢举卒。丙辰，司州刺史柳仲礼、前衡州刺史韦粲、高州刺史李迁仕、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并帅军入援，推仲礼为大都督。

三年春正月丁巳朔，柳仲礼帅众分据南岸。是日，贼济军于青塘，袭破韦粲营，粲拒战死。庚申，卲陵王纶、东扬州刺史临成公大连等帅兵集南岸。乙丑，中领军硃异卒。丙寅，以司农卿傅岐为中领军。戊辰，高州刺史李迁仕、天门太守樊文皎进军青溪东，为贼所破，文皎死之。壬午，荧惑守心。乙酉，太白昼见。二月丁未南兗州刺史南康王会理、前青、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帅江州之众，顿于兰亭苑。

庚戌，安北将军、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三月戊午，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进军东府北，与贼战，大败。己未，皇太子妃王氏薨。丁卯，贼攻陷宫城，纵兵大掠。己巳，贼矫诏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军。庚午，侯景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丞相、录尚书。辛未，援军各退散。丙子，荧惑守心。壬午，新除中领军傅岐卒。

夏四月己丑，京师地震。丙申，地又震。己酉，高祖以所求不供，忧愤寝疾。是月，青、冀二州刺史明少遐、东徐州刺史湛海珍、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举州附于魏。五月丙辰，高祖崩于净居殿，时年八十六。辛巳，迁大行皇帝梓宫于太极前殿。冬十一月，追尊为武皇帝，庙曰高祖。乙卯，葬于修陵。

高祖生知淳孝。年六岁，献皇太后崩，水浆不入口三日，哭泣哀苦，有过成人，内外亲党，咸加敬异。及丁文皇帝忧，时为齐随王谘议，随府在荆镇，仿佛奉闻，便投劾星驰，不复寝食，倍道就路，愤风惊浪，不暂停止。高祖形容本壮，及还至京都，销毁骨立，亲表士友，不复识焉。望宅奉讳，气绝久之，每哭辄欧血数升。

服内不复尝米，惟资大麦，日止二溢。拜扫山陵，涕泪所洒，松草变色。及居帝位，即于钟山造大爱敬寺，青溪边造智度寺，又于台内立至敬等殿。又立七庙堂，月中再过，设净馔。每至展拜，恒涕泗滂沲，哀动左右。加以文思钦明，能事毕究，少而笃学，洞达儒玄。虽万机多务，犹卷不辍手，燃烛侧光，常至戊夜。造《制旨孝经义》，《周易讲疏》，及六十四卦、二《系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等义，《乐社义》，《毛诗答问》，《春秋答问》，《尚书大义》，《中庸讲疏》，《孔子正言》，《老子讲疏》，凡二百余卷，并正先儒之迷，开古圣之旨。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，高祖皆为解释。修饰国学，增广生员，立五馆，置《五经》博士。天监初，则何佟之、贺蒨、严植之、明山宾等覆述制旨，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，凡一千余卷，高祖称制断疑。于是穆穆恂恂，家知礼节。大同中，于台西立士林馆，领军硃异、太府卿贺琛、舍人孔子袂等递相讲述。皇太子、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，于是四方郡国，趋学向风，云集于京师矣。兼笃信正法，尤长释典，制《涅盘》、《大品》、《净名》、《三慧》诸经义记，复数百卷。听览余闲，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，名僧硕学，四部听众，常万余人。又造《通史》，躬制赞序，凡六百卷。

天情睿敏，下笔成章，千赋百诗，直疏便就，皆文质彬彬，超迈今古。诏铭赞诔，箴颂笺奏，爰初在田，洎登宝历，凡诸文集，又百二十卷。六艺备闲，棋登逸品，阴阳纬候，卜筮占决，并悉称善。又撰《金策》三十卷。草隶尺牍，骑射弓马，莫不奇妙。勤于政务，孜孜无怠。每至冬月，四更竟，即敕把烛看事，执笔触寒，手为皴裂。纠奸擿伏，洞尽物情，常哀矜涕泣，然后可奏。日止一食，膳无鲜腴，惟豆羹粝食而已。庶事繁拥，日傥移中，便嗽口以过。身衣布衣，木绵皁帐，一冠三载，一被二年。常克俭于身，凡皆此类。五十外便断房室。后宫职司，贵妃以下，六宫袆褕三翟之外，皆衣不曳地，傍无锦绮。不饮酒，不听音声，非宗庙祭祀、大会飨宴及诸法事，未尝作乐。性方正，虽居小殿暗室，恒理衣冠，小坐押衤要，盛夏暑月，未尝褰袒。不正容止，不与人相见，虽觌内竖小臣，亦如遇大宾也。历观古昔帝王人君，恭俭庄敬，艺能博学，罕或有焉。

史臣曰：齐季告终，君临昏虐，天弃神怒，众叛亲离。高祖英武睿哲，义起樊、邓，仗旗建号，濡足救焚，总苍兕之师，翼龙豹之阵，云骧雷骇，剪暴夷凶，万邦乐推，三灵改卜。于是御凤历，握龙图，辟四门，弘招贤之路，纳十乱，引谅直之。

兴文学，修郊祀，治五礼，定六律，四聪既达，万机斯理，治定功成，远安迩肃。

加以天祥地瑞，无绝岁时。征赋所及之乡，文轨傍通之地，南超万里，西拓五千。

其中瑰财重宝，千夫百族，莫不充牣王府，蹶角阙庭。三四十年，斯为盛矣。自魏、晋以降，未或有焉。及乎耄年，委事群幸。然硃异之徒，作威作福，挟朋树党，政以贿成，服冕乘轩，由其掌握，是以朝经混乱，赏罚无章。“小人道长”，抑此之谓也。贾谊有云“可为恸哭者矣”。遂使滔天羯寇，承间掩袭，鹫羽流王屋，金契辱乘舆，涂炭黎元，黍离宫室。呜呼！天道何其酷焉。虽历数斯穷，盖亦人事然也。

## 本纪第四 简文帝

太宗简文皇帝，讳纲，字世缵，小字六通，高祖第三子，昭明太子母弟也。天监二年十月丁未，生于显阳殿。五年，封晋安王，食邑八千户。八年，为云麾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，量置佐吏。九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南北兗、青、徐、冀五州诸军事、宣毅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十二年，入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十三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雍、梁、南北秦、益、宁七州诸军事、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

十四年，徙为都督江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十七年，征为西中郎将、领石头戍军事，寻复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加侍中。普通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益、宁、雍、梁、南北秦、沙七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；未拜，改授云麾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四年，徙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，平西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五年，进号安北将军。七年，权进都督荆、益、南梁三州诸军事。是岁，丁所生穆贵嫔丧，上表陈解，诏还摄本任。

中大通元年，诏依先给鼓吹一部。二年，征为都督南扬、徐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三年四月乙巳，昭明太子薨。五月丙申，诏曰：“非至公无以主天下，非博爱无以临四海。所以尧舜克让，惟德是与；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，格于上下，光于四表。今岱宗牢落，天步艰难，淳风犹郁，黎民未乂，自非克明克哲，允武允文，岂能荷神器之重，嗣龙图之尊。晋安王纲，文义生知，孝敬自然，威惠外宣，德行内敏，群后归美，率土宅心。可立为皇太子。”七月乙亥，临轩策拜，以修缮东宫，权居东府。四年九月，移还东宫。

太清三年五月丙辰，高祖崩。辛巳，即皇帝位。诏曰：“朕以不造，夙丁闵凶。

大行皇帝奄弃万国，攀慕号絺，厝身靡所。猥以寡德，越居民上，茕茕在疚，罔知所托，方赖籓辅，社稷用安。谨遵先旨，顾命遗泽，宜加亿兆。可大赦天下。”壬午，诏曰：“育物惟宽，驭民惟惠，道著兴王，本非隶役。或开奉国，便致擒虏，或在边疆，滥被抄劫。二邦是竞，黎元何罪！朕以寡昧，创承鸿业，既临率土，化行宇宙，岂欲使彼独为匪民。诸州见在北人为奴婢者，并及妻儿，悉可原放。”癸未，追谥妃王氏为简皇后。六月丙戌，以南康嗣王会理为司空。丁亥，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。壬辰，封当阳公大心为寻阳郡王，石城公大款为江夏郡王，宁国公大临为南海郡王，临城公大连为南郡王，西豊公大春为安陆郡王，新涂公大成为山阳郡王，临湘公大封为宜都郡王。秋七月甲寅，广州刺史元景仲谋应侯景，西江督护陈霸先起兵攻之，景仲自杀，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为刺史。戊辰，以吴郡置吴州，以安陆王大春为刺史。庚午，以司空南康嗣王会理兼尚书令，南海王大临为扬州刺史，新兴王大庄为南徐州刺史。是月，九江大饥，人相食十四五。八月癸卯，征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萧渊藻薨。冬十月丁未，地震。十二月，百济国遣使献方物。

大宝元年春正月辛亥朔，以国哀不朝会。诏曰：“盖天下者，至公之神器，在昔三五，不获已而临莅之。故帝王之功，圣人之余事。轩冕之华，傥来之一物。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，启西伯之基。高祖武皇帝道洽二仪，智周万物。属齐季荐瘥，彝伦剥丧，同气离入苑之祸，元首怀无厌之欲，乃当乐推之运，因亿兆之心，承彼掎角，雪兹仇耻。事非为己，义实从民。故功成弗居，卑宫菲食，大慈之业普薰，汾阳之诏屡下。于兹四纪，无得而称。朕以寡昧，哀茕孔棘，生灵已尽，志不图全，僶俛视阴，企承鸿绪。悬旌履薄，未足云喻。痛甚愈迟，谅暗弥切。方当玄默在躬，栖心事外。即王道未直，天步犹艰，式凭宰辅，以弘庶政。履端建号，仰惟旧章。

可大赦天下，改太清四年为大宝元年。”丁巳，天雨黄沙。己未，太白经天，辛酉乃止。西魏寇安陆，执司州刺史柳仲礼，尽没汉东之地。丙寅，月昼见。癸酉，前江都令祖皓起义，袭广陵，斩贼南兗州刺史董绍先。侯景自帅水步军击皓。二月癸未，景攻陷广陵，皓等并见害。丙戌，以安陆王大春为东扬州刺史。省吴州，如先为郡。诏曰：“近东垂扰乱，江阳纵逸。上宰运谋，猛士雄奋，吴、会肃清，济、兗澄谧，京师畿内，无事戎衣。朝廷达宫，斋内左右，并可解严。”乙巳，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。是月，邵陵王纶自寻阳至于夏口，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让纶。

丙午，侯景逼太宗幸西州。夏五月庚午，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嗣王范薨。

自春迄夏，大饥，人相食，京师尤甚。六月辛巳，以南郡王大连行扬州事。庚子，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西州。秋七月戊辰，贼行台任约寇江州，刺史寻阳王大心以州降约。是月，以南郡王大连为江州刺史。八月甲午，湘东王绎遣领军将军王僧辩率众逼郢州。乙亥，侯景自进位相国，封二十郡为汉王。邵陵王纶弃郢州走。冬十月乙未，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，自加宇宙大将军、都督六合诸军事。

立皇子大钧为西阳郡王，大威为武宁郡王，大球为建安郡王，大昕为义安郡王，大挚为绥建郡王，大圜为乐梁郡王。壬寅，景害南康嗣王会理。十一月，任约进据西阳，分兵寇齐昌，执衡阳王献送京师，害之。湘东王绎遣前宁州刺史徐文盛督众军拒约。南郡王前中兵张彪起义于会稽若邪山，攻破浙东诸县。

二年春二月，邵陵王纶走至安陆董城，为西魏所攻，军败，死。三月，侯景自帅众西寇。丁未，发京师，自石头至新林，舳舻相接。四月，至西阳。乙亥，景分遣伪将宋子仙、任约袭郢州。丙子，执刺史萧方诸。闰月甲子，景进寇巴陵，湘东王绎所遣领军将军王僧辩连战不能克。五月癸未，湘东王驿遣游击将军胡僧祐、信州刺史陆法和援巴陵，景遣任约帅众拒援军。六月甲辰，僧祐等击破任约，擒之。

乙巳，景解围宵遁，王僧辩督众军追景。庚申，攻鲁山城，克之，获魏司徒张化仁、仪同门洪庆。辛酉，进围郢州，下之，获贼帅宋子仙等。鄱阳王故将侯瑱起兵，袭伪仪同于庆于豫章，庆败走。秋七月丁亥，侯景还至京师。辛丑，王僧辩军次湓城，贼行江州事范希荣弃城走。八月丙午，晋熙人王僧振、郑宠起兵袭郡城，伪晋州刺史夏侯威生、仪同任延遁走。戊午，侯景遣卫尉卿彭俊、厢公王僧贵率兵入殿，废太宗为晋安王，幽于永福省。害皇太子大器、寻阳王大心、西阳王大钧、武宁王大威、建平王大球、义安王大昕及寻阳王诸子二十人。矫为太宗诏，禅于豫章嗣王栋，大赦改年。遣使害南海王大临于吴郡，南郡王大连于姑孰，安陆王大春于会稽，新兴王大庄于京口。冬十月壬寅，帝谓舍人殷不害曰：“吾昨夜梦吞土，卿试为我思之。”不害曰：“昔重耳馈塊，卒还晋国。陛下所梦，得符是乎。”及王伟等进觞于帝曰：“丞相以陛下忧愤既久，使臣上寿。”帝笑曰：“寿酒，不得尽此乎？”

于是并赉酒肴、曲项琵琶，与帝饮。帝知不免，乃尽酣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一至于斯！”

既醉寝，伟乃出，俊进土囊，王修纂坐其上，于是太宗崩于永福省，时年四十九。

贼伪谥曰明皇帝，庙称高宗。

明年，三月癸丑，王僧辩率前百官奉梓宫升朝堂，世祖追崇为简文皇帝，庙曰太宗。四月乙丑，葬庄陵。

初，太宗见幽絷，题壁自序云：“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，立身行道，终始如一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弗欺暗室，岂况三光，数至于此，命也如何！”又为《连珠》二首，文甚凄怆。太宗幼而敏睿，识悟过人，六岁便属文，高祖惊其早就，弗之信也。乃于御前面试，辞采甚美。高祖叹曰：“此子，吾家之东阿。”既长，器宇宽弘，未尝见愠喜。方颊豊下，须鬓如画，眄睐则目光烛人。读书十行俱下。九流百氏，经目必记；篇章辞赋，操笔立成。博综儒书，善言玄理。自年十一，便能亲庶务，历试蕃政，所在有称。在穆贵嫔忧，哀毁骨立，昼夜号泣不绝声，所坐之席，沾湿尽烂。在襄阳拜表北伐，遣长史柳津、司马董当门，壮武将军杜怀宝、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，克平南阳、新野等郡，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，拓地千余里。及居监抚，多所弘宥，文案簿领，纤毫不可欺。引纳文学之士，赏接无倦，恒讨论篇籍，继以文章。高祖所制《五经讲疏》，尝于玄圃奉述，听者倾朝野。雅好题诗，其序云：“余七岁有诗癖，长而不倦。”然伤于轻艳，当时号曰“宫体”。

所著《昭明太子传》五卷，《诸王传》三十卷，《礼大义》二十卷，《老子义》二十卷，《庄子义》二十卷，《长春义记》一百卷，《法宝连璧》三百卷，并行于世焉。

史臣曰：太宗幼年聪睿，令问夙标，天才纵逸，冠于今古。文则时以轻华为累，君子所不取焉。及养德东朝，声被夷夏，洎乎继统，实有人君之懿矣。方符文、景，运钟《屯》、《剥》，受制贼臣，弗展所蕴，终罹怀、愍之酷，哀哉！

## 本纪第五 元帝

世祖孝元皇帝，讳绎，字世诚，小字七符，高祖第七子也。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。十三年，封湘东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初为宁远将军、会稽太守，入为侍中、宣威将军、丹阳尹。普通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湘、郢、益、宁、南梁六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。中大通四年，进号平西将军。大同元年，进号安西将军。

三年，进号镇西将军。五年，入为安右将军、护军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六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太清元年，徙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雍、湘、司、郢、宁、梁、南、北秦九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三年三月，侯景寇没京师。四月，太子舍人萧歆至江陵宣密诏，以世祖为侍中、假黄钺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司徒承制，余如故。是月，世祖征兵于湘州，湘州刺史河东王誉拒不遣。六月丙午，遣世子方等帅众讨誉，战所败死。七月，又遣镇兵将军鲍泉代讨誉。九月乙卯，雍州刺史岳阳王察举兵反，来寇江陵，世祖婴城拒守。乙丑，察将杜掞与其兄弟及杨混，各率其众来降。丙寅，察遁走。鲍泉攻湘州不克，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代将。

大宝元年，世祖犹称太清四年。正月辛亥朔，左卫将军王僧辩获橘三十子共蒂，以献。二月甲戌，衡阳内史周弘直表言凤皇见郡界。夏五月辛未，王僧辩克湘州，斩河东王誉，湘州平。六月，江夏王大款、山阳王大成、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间道来奔。九月辛酉，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为中卫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中抚军将军世子方诸为郢州刺史，左卫将军王僧辩为领军将军。改封大款为临川郡王，大成为桂阳郡王，大封为汝南郡王。是月，任约进寇西阳、武昌，遣左卫将军徐文盛、右卫将军阴子春、太子右卫率萧慧正、巂州刺史席文献等下武昌拒约。以中卫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恪为荆州刺史，镇武陵。十一月甲子，南平王恪、侍中临川王大款、桂阳王大成、散骑常侍江安侯圆正、侍中左卫将军张绾、司徒左长史昙等府州国一千人奉笺曰：窃以嵩岳既峻，山川出云；大国有蕃，申甫惟翰。岂非皇建斯极，以位为宝；圣教辨方，慎名与器。是知太尉佐帝，重华表黄玉之符，司空相土，伯禹降玄圭之锡。伏惟明公大王殿下，命世应期，挺生将圣。忠为令德，孝实天经，地切应、韩，寄深旦、奭，五品斯训，七政以齐，志存社稷，功济屯险。夷狄内侵，枕戈泣血，鲸鲵未扫，投袂勤王，能使游魂请盟以屈膝，丑徒衔璧而慑气。亲蕃外叛，衅均吴、楚，义讨申威，兵不血刃。湘波自息，非筑杜弢之垒；岘山离贰，不伐刘表之城。

九江致梗，二别殊派，才命戈船，底定灊、霍。溯流穷讨，路绝窥窬，胡兵侵界，铁马雾合，神规独运，皆即枭悬，翻同翅折，遂修职贡。梁、汉合契，肆犀利之兵，巴、汉俱下，竭骁勇之阵。南通五岭，北出力原；东夷不怨，西戎即序。可谓上流千里，持戟百万，天下之至贵，四海之所推也。今海水飞云，昆山起燎，魏文悲乐推之岁，韩宣叹成礼之日，阳台之下，独有冠盖相趋；梦水之傍，尚致车舆结辙。

麰麦两穗，出于南平之邦；甘露泥枝，降乎当阳之境。野蚕自绩，何谢欧丝；闲田生稻，宁殊雨粟。莫非品物咸亨，是称文明光大，岂可徽号不彰于彝典，明试不陈乎车服者哉！昔晋、郑入周，尚作卿士；萧、曹佐汉，且居相国。宜崇兹盛礼，显答群望。恪等稽寻甲令，博询惇史，谨再拜上，进位相国，总百揆，竹使符一，别准恒仪。杖金斧以剪逆暴，乘玉辂而定社稷。傍罗丽于日月，贞明合于天地。扶危翼治，岂不休哉！恪等不通大体，自昧伏奏以闻。

世祖令答曰：“数钟阳九，时惟百六，鲸鲵未剪，寤寐痛心。周粤天官，秦称相国，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次硃鸢，北渐玄塞。率兹小宰，弘斯大德。将何用继踪曲阜，拟迹桓、文，终建一匡，肃其五拜。虽义属随时，事无虚纪，传称皆让，《象》著鸣谦，瞻言前典，再怀哽恧。”十二月壬辰，以定州刺史萧勃为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遣护军将军尹悦、巴州刺史王珣、定州刺史杜多安帅众下武昌，助徐文盛。

大宝二年，世祖犹称太清五年。二月己亥，魏遣使来聘。三月，侯景悉兵西上，会任约军。闰四月丙午，景遣其将宋子仙、任约袭郢州，执刺史萧方诸。戊申，徐文盛、阴子春等奔归，王珣、尹悦、杜多安并降贼。庚戌，领军将军王僧辩帅众屯巴陵。甲子，景进寇巴陵。五月癸未，世祖遣游击将军胡僧祐、信州刺史陆法和帅众下援巴陵。任约败，景遂遁走。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胡僧祐为领军将军，陆法和为护军将军。仍令僧辩率众军追景，所至皆捷。八月甲辰，僧辩下次湓城。辛亥，以镇南将军、湘州刺史萧方矩为中卫将军。司空、征南将军、南平王恪进号征南大将军。湘州刺史，余如故。九月己亥，以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，余如故。盘盘国献驯象。冬十月辛丑朔，有紫云如车盖，临江陵城。是月，太宗崩。侍中、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、尚书令、长宁县侯王僧辩等奉表曰：众军薄伐，涂次九水，即日获临城县使人报称：侯景弑逆皇帝，贼害太子，宗室在寇庭者，并罹祸酷。六军恸哭，三辰改曜。哀我皇极，四海崩心。我大梁纂尧构绪，基商启祚。太祖文皇帝徇齐作圣，肇有六州。高祖武皇帝聪明神武，奄龛天下。依日月而和四时，履至尊而制六合。丽正居贞，大横固祉。四叶相系，三圣同基。蠢尔凶渠，遂凭天邑。阊阖受白登之辱，象魏致尧城之疑。云扆承华，一朝俱酷。金桢玉干，莫不同冤。悠悠彼苍，何其罔极！

臣闻丧君有君，《春秋》之茂典；以德以长，先王之通训。少康则牧众抚职，祀夏所以配天；平王则居正东迁，宗周所以卜世。汉光以能捕不道，故景历重昌；中宗以不违群议，故江东可立。俦今考古，更无二谋。伏惟陛下至孝通幽，英武灵断，当七九之厄，而应千载之期；启殷忧之明，而居百王之会。取威定霸，嶮阻艰难，建社治兵，载循古道。家国之事，一至于斯。天祚大梁，必将有主。轩辕得姓，存者二人；高祖五王，代实居长。乘屈完而陈诸侯，拜子武而服大辂。功齐九有，道济生民。非奉圣明，谁嗣下武！

臣闻日月贞明，太阳不可以阙照；天地贞观，乾道不可以久惕。黄屋左纛，本为亿兆而尊；鸾辂龙章，盖以郊禋而贵。宝器存乎至重，介石慎于易差。黔首岂可少选无君，宗祏岂可一日无主。伏愿陛下扫地升中，柴天改物。事迫凶危，运钟扰攘，盖不劳宗正奉诏，博士择时，南面即可居尊，西向无所让德。四方既知有奉，八百始可同期。残寇潜居，器藏社处，乾象既倾，坤仪已覆。斩莽輗车，烧卓照市，廓清函夏，正为茔陵，开雪宫围，庶存钟鼎，彼黍离离，伊何可言。陛下继明阐祚，即宫旧楚。左庙右社之制，可以权宜；五礼六乐之容，岁时取备。金芝九茎，琼茅三脊。要卫率职，尉候相望。坐庙堂以朝四夷，登灵台而望云物，禅梁甫而封泰山，临东滨而礼日观。然后与三事大夫，更谋都鄙。左瀍右涧，夹雒可以为居，抗殿疏龙，惟王可以在镐，何必勤勤建业也哉。臣等不胜控款之至，谨拜表以闻。

世祖奉讳，大临三日，百官缟素。乃答曰：“孤以不德，天降之灾，枕戈饮胆，扣心泣血。风树之酷，万始不追；霜露之哀，百忧总萃。甫闻伯升之祸，弥切仲谋之悲。若封豕既歼，长蛇即戮，方欲追延陵之逸轨，继子臧之高让，岂资秋亭之坛，安事繁阳之石。侯景，项籍也；萧栋，殷辛也。赤泉未赏，刘邦尚曰汉王；白旗弗悬，周发犹称太子。飞龙之位，孰谓可跻；附凤之徒，既闻来议。群公卿士，其谕孤之志，无忽！”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十余人，领军将军胡僧祐率群僚二百余人，江州别驾张佚率吏民三百余人，并奉笺劝进。世祖固让。

十一月乙亥，王僧辩又奉表曰：紫宸旷位，赤县无主，百灵耸动，万国回皇。虽醉醒相扶，同归景亳，式歌且诵，总赴唐郊，犹惧陛下俯首潸然，让德不嗣。传车在道，方慎宋昌之谋；法驾已陈，尚杜耿纯之劝。岳牧翘首，天民累息。臣闻星回日薄，击雷鞭电者之谓天；岳立川流，吐雾蒸云者之谓地。苞天地之混成，洞阴阳之不测，而以裁成万物者，其在圣人乎！故云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”黄屋庙堂之下，本非获已而居；明镜四衢之樽，盖由应物取训。伏惟陛下稽古文思，英雄特达。比以周旦，则文王之子；方之放勋，则帝挚之季。千年旦暮，可不在斯。庭阙湮亡，钟鼎沦覆，嗣膺景历，非陛下而谁？岂可使赤眉更立盆子，隗嚣托置高庙。陛下方复从容高让，用执谦光。展其矫行伪书，诬罔正朔，见机而作，断可识矣。匪疑何卜，无待蓍龟。

日者，公卿失驭，祸缠霄极，侯景凭陵，奸臣互起，率戎伐颖，无处不然，劝明诛晋，侧足皆尔。刁斗夜鸣，烽火相照。中朝人士，相顾衔悲；凉州义徒，东望殒涕，惵惵黔首，将欲安归！陛下英略纬天，沉明内断，横剑泣血，枕戈尝胆，农山圮下之策，金匮玉鼎之谋，莫不定算扆帷，决胜千里。击灵鼍之鼓，而建翠华之旗，驱六州之兵，而总九伯之伐，四方虽虞，一战以霸。斩其鲸鲵，既章大戮，何校灭耳，莫匪奸回，史不绝书，府无虚月。自洞庭安波，彭蠡底定，文昭武穆，芳若椒兰，敌国降城，和如亲戚，九服同谋，百道俱进，国耻家怨，计期就雪，社稷不坠，翙在圣明。今也何时，而申帝启之避，凶危若此，方陈泰伯之辞。国有具臣，谁敢奉诏。天下者高祖之天下，陛下者万国之欢心，万国岂可无君，高祖岂可废祀。即日五星夜聚，八风通吹，云烟纷郁，日月光华，百官象物而动，军政不戒而备。飞舻巨舰，竟水浮川；铁马银鞍，陵山跨谷。英杰接踵，忠勇相顾，湛宗族以酬恩，焚妻子以报主。莫不覆盾衔威，提斧击众，风飞电耀、志灭凶丑。所待陛下昭告后土，虔奉上帝，广发明诏，师出以名，五行夕返，六军晓进，便当尽司寇之威，穷蚩尤之伐，执石赵而求玺，斩姚秦而取钟，修扫茔陵，奉迎宗庙。陛下岂得不仰存国计，俯从民请。汉宣嗣位之后，即遣蒲类之军；光武登极既竟，始有长安之捷。由此言之，不无前准。臣等或世受朝恩，或身荷重遇，同休等戚，自国刑家，苟有腹心，敢以死夺。不任慺慺之至，谨重奉表以闻。

世祖答曰：“省示，复具一二。孤闻天生蒸民而树之以君，所以对扬天休，司牧黔首。摄提、合雒以前，栗陆、骊连之外，书契不传，无得称也。自阪泉彰其武功，丹陵表其文德，有人民焉，有社稷焉，或歌谣所归，或惟天所相。孤遭家多难，大耻未雪，国贼则蚩尤弗剪，同姓则有扈不宾，卧而思之，坐以待旦，何以应宝历，何以嗣龙图。庶一戎既定，罪人斯得，祀夏配天，方申来议也。”是时巨寇尚存，未欲即位，而四方表劝，前后相属，乃下令曰：“《大壮》乘乾，《明夷》垂翼，璇度亟移，玉律屡徙，四岳频遣劝进，九棘比者表闻。谯、沛未复，茔陵永远，于居于处，寤寐疚怀，何心何颜，抚兹归运。自今表奏，所由并断，若有启疏，可写此令施行。”是日，贼司空、东南道大行台刘神茂率仪同刘归义、留异赴义，奉表请降。

大宝三年，世祖犹称太清六年。正月甲戌，世祖下令曰：“军国多虞，戎旃未静，青领虽炽，黔首宜安。时惟星鸟，表年祥于东秩；春纪宿龙，歌岁取于南畯。

况三农务业，尚看夭桃敷水；四人有令，犹及落杏飞花。化俗移风，常在所急；劝耕且战，弥须自许。岂直燕垂寒谷，积黍自温，宁可堕此玄苗，坐飡红粒，不植燕颔，空候蝉鸣。可悉深耕穊种，安堵复业，无弃民力，并分地利。班勒州郡，咸使遵承。”以智武将军、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。二月，王僧辩众军发自寻阳。世祖驰檄告四方曰：

夫剥极生灾，乃及龙战，师贞终吉，方制獖豕。岂不以侵阳荡薄，源之者乱阶；定龛艰难，成之者忠义。故羿、浇灭于前，莽、卓诛于后。是故使桓、文之勋，复兴于周代；温、陶之绩，弥盛于金行。粤若梁兴五十余载，平壹宇内，德惠悠长，仁育苍生，义征不服。左伊右瀍，咸皆仰化；浊泾清渭，靡不向风。建翠凤之旗，则六龙骧首；击灵鼍之鼓，则百神警肃。风、牧、方、邵之贤，卫、霍、辛、赵之将，羽林黄头之士，虎贲缇骑之夫，叱咤则风云兴起，鼓动则嵩、华倒拔。自桐柏以北，孤竹以南，碣石之前，流沙之后，延颈举踵，交臂屈膝。胡人不敢牧马，秦士不敢弯弓。叶和万邦，平章百姓，十尧九舜，曷足云也。贼臣侯景，匈奴叛臣，鸣镝余噍。悬瓠空城，本非国宝，寿春畿要，赏不逾月。开海陵之仓，赈常平之米，檄九府之费，锡三官之钱，冒于货贿，不知纪极。敢兴逆乱，梗我王畿。贼臣正德，阻兵安忍。日者结怨江羋，远适单于。简牍屡彰，彭生之魂未弭；聚敛无度，景卿之诮已及。为虎傅翼，远相招致。虔刘我生民，离散我兄弟。我是以董率皋貔，躬擐甲胄，霜戈照日，则晨离夺晖，龙骑蔽野，则平原掩色，信与江水同流，气与寒风俱愤。凶丑畏威，委命下吏，乞活淮、肥，苟存徐、兗。涣汗既行，丝纶爰被。

我是以班师凯归，休牛息马。贼犹不悛。遂复矢流王屋，兵躔象魏。总章之观，非复听讼之堂；甘泉之宫，永乖避暑之地。坐召宪司，卧制朝宰，矫托天命，伪作符书。重增赋敛，肆意裒剥，生者逃窜，死者暴尸，道路以目，庶僚钳口。刑戮失衷，爵赏由心，老弱波流，士女涂炭。臧获之人，五宗及赏；搢绅之士，三族见诛。谷粟腾踊，自相吞噬。惵惵黔首，路有衔索之哀；蠢蠢黎民，家陨桓山之泣。偃师南望，无复储胥、露寒，河阳北临，或有穹庐氈帐。南山之竹，未足言其愆；西山之兔，不足书其罪。外监陈莹之至，伏承先帝登遐，宫车晏驾。奉讳惊号，五内摧裂，州冤本毒，无地容身。景阻饥既甚，民且狼顾，遂侵轶我彭蠡，凭凌我郢邑，穷据我江夏，掩袭我巴丘。我是以义勇争先，忠贞尽力。斩馘凶渠，不可称算，沙同赤岸，水若绛河。任约泥首于安南，化仁面缚于汉口，子仙乞活于鄢郢，希荣败绩于柴桑。侯景奔窜，十鼠争穴，郭默清夷，晋熙附义，计穷力屈，反杀后主。毕、原、禜、郇、并离祸患，凡、蒋、邢、茅，皆伏鈇锧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容！幕府据有上流，实惟分陕，投袂荷戈、志在毕命。昔周依晋、郑，汉有虚、牟。彼惟末属，犹能如此；况联华日月，天下不贱，为臣为子，兼国兼家者哉！咸以义旗既建，宜须总一，共推幕府，实用主盟。粤以不佞，谬董连率，远惟国艰，不遑宁处。中权后劲，龚行天罚，提戈蒙险，陨越以之。天马千群，长戟百万，驱贲获之士，资智勇之力，大楚逾荆山，浅原度彭蠡，舳舻泛水，以掎其南，辎軿委输，以冲其北。

华夷百濮，赢粮影从。雷震风骇，直指建业。按剑而叱，江水为之倒流；抽戈而挥，皎日为之退舍。方驾长驱，百道俱入，夷山殄谷，充原蔽野。挟辀曳牛之侣，拔距磔石之夫，骑则逐日追风，弓则吟猿落雁。捧昆仑而压卵，倾渤海而灌荧。如驷马之载鸿毛，若奔牛之触鲁缟。以此众战，谁能御之！脱复蜂虿有毒，兽穷则斗。谓山盖高，则四郊多垒；谓地盖远，则三千弗违。如彼怒蛙，譬如鼷鼠，岂费万钧，无劳百溢。加以日临黄道，兵起绛宫，三门既启，五将咸发，举整整之旗，扫亭亭之气，故以临机密运，非贼所解，奉义而诛，何罪不服？今遣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、尚书令、长宁县开国侯王僧辩率众十万，直扫金陵。鸣鼓聒天，摐金振地。硃旗夕建，如赤城之霞起；戈船夜动，若沧海之奔流。

计其同恶，不盈一旅。君子在野，小人比周。何校灭耳，匪朝伊夕。舂长狄之喉，系郅支之颈。今司寇明罚，质钅夫所诛，止侯景而已。黎元何辜，一无所问。诸君或世树忠贞，身荷宠爵，羽仪鼎族，书勋王府，俯眉猾竖，无由自效，岂不下惭泉壤，上愧皇天！失忠与义，难以自立。想诚南风，乃眷西顾，因变立功，转祸为福。

有能缚侯景及送首者，封万户开国公，绢布五万匹。有能率动义众，以应官军，保全城邑，不为贼用，上赏方伯，下赏剖符，并裂山河，以纡青紫。昔由余入秦，礼同卿佐；日磾降汉，且珥金貂。必有其才，何恤无位。若执迷不反，拒逆王师，大军一临，刑兹罔赦。孟诸焚燎，芝艾俱尽；宣房河决，玉石同沉。信赏之科，有如皎日；黜陟之制，事均白水。檄布远近，咸使知闻。

三月，王僧辩等平侯景，传其首于江陵。戊子，以贼平告明堂、太社。己丑，王僧辩等又奉表曰：

众军以今月戊子总集建康。贼景鸟伏兽穷，频击频挫，奸竭诈尽，深沟自固。

臣等分勒武旅，百道同趣，突骑短兵，犀函铁楯，结队千群，持戟百万，止纣七步，围项三重，轰然大溃，群凶四灭。京师少长，俱称万岁。长安酒食，于此价高。九县云开，六合清朗，矧伊黔首，谁不载跃！伏惟陛下咀痛茹哀，婴愤忍酷。自紫庭绛阙，胡尘四起，需垣好畤，冀马云屯，泣血治兵，尝胆誓众。而吴、楚一家，方与七国俱反；管、蔡流言，又以三监作乱。西凉义众，阻强秦而不通；并州遗民，跨飞狐而见泯。豺狼当路，非止一人；鲸鲵不枭，倏焉五载。英武克振，怨耻并雪，永寻霜露，如何可言！臣等辄依故实，奉修社庙，使者持节，分告茔陵。嗣后升遐，龙輴未殡，承华掩曜，梓宫莫测，并即随由备办，礼具凶荒。四海同哀，六军袒哭，圣情孝友，理当感恸。日者，百司岳牧，祈仰宸鉴。以锡珪之功，既归有道，当璧之礼，允属圣明；而优诏谦冲，窅然凝邈。飞龙可跻，而《乾》爻在四；帝阍云叫，而阊阖未开。讴歌再驰，是用翘首。所以越人固执，熏丹穴以求君；周民乐推，逾岐山而事主。汉王不即位，无以贵功臣；光武不止戈，岂谓绍宗庙。黄帝游于襄城，尚访治民之道；放勋入于姑射，犹使樽俎有归。伊此傥来，岂圣人所欲，帝王所应，不获已而然。伏读玺书，寻讽制旨，顾怀物外，未奉慈衷。陛下日角龙颜之姿，表于徇齐之日，彤云素气之瑞，基于应物之初。博览则大哉无所与名，深言则晔乎昭章之观。忠为令德，孝实动天。加以英威茂略，雄图武算，指麾则丹浦不战，顾眄则阪泉自荡。地维绝而重纽，天柱倾而更植。凿河津于孟门，百川复启；补穹仪以五石，万物再生。纵陛下拂袗衣而游广成，登泬山而去东土，群臣安得仰诉，兆庶何所归仁。况郊祀配天，罍篚礼旷，斋宫清庙，匏竹不陈，仰望銮舆，匪朝伊夕，瞻言法驾，载渴且饥。岂可久稽众议，有旷则！旧郊既复，函、雒已平。高奴、栎阳，宫馆虽毁；浊河清渭，佳气犹存。皋门有伉，甘泉四敞，土圭测景，仙人承露。斯盖九州之赤县，六合之枢机。博士捧图书而稍还，太常定礼仪而已列。岂得不扬清驾而赴名都，具玉銮而游正寝！昔东周既迁，镐京遂其不复；长安一乱，郏、洛永以为居。夏后以万国朝诸侯，文王以六州匡天下。迹基百里，剑杖三尺。以残楚之地，抗拒九戎；一旅之师，剪灭三叛。坦然大定，御辇东归。解五牛于冀州，秣六马于谯郡。缅求前古，其可得欤？对扬天命，何所让德！有理存焉，敢重所奏。

相国答曰：“省表，复具一二。群公卿士，亿兆夷人，咸以皇天眷命，归运所属，用集宝位于予一人。文叔金吾之官，事均往愿；孟德征西之位，且符前说。今淮海长鲸，虽云授首；襄阳短狐，未全革面。太平玉烛，尔乃议之。”辛卯，宣猛将军硃买臣密害豫章嗣王栋，及其二弟桥、樛，世祖志也。

四月乙巳，益州刺史、新除假黄钺、太尉武陵王纪窃位于蜀，改号天正元年。

世祖遣兼司空萧泰、祠部尚书乐子云拜谒茔陵，修复社庙。丁巳，世祖令曰：“军容不入国，国容不入军。虽子产献捷，戎服从事，亚夫弗拜，义止将兵。今凶丑歼夷，逆徒殄溃，九有既截，四海乂安。汉官威仪，方陈盛礼，卫多君子，寄是式瞻。

便可解严，以时宣勒。”是月，以东阳太守张彪为安东将军。五月庚午，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、大都督王僧辩等，复拜表上尊号，世祖犹固让不受。庚辰，以征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、司空南平嗣王恪为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，余如故。甲申，以尚书令、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王僧辩为司徒、镇卫将军。乙酉，斩贼左仆射王伟、尚书吕季略、少卿周石珍、舍人严亶于江陵市。是日，世祖令曰：“君子赦过，著在周经；圣人解网，闻之汤令。自猃狁孔炽，长蛇荐食，赤县阽危，黔黎涂炭，终宵不寐，志在雪耻。元恶稽诛，本属侯景；王伟是其心膂，周石珍负背恩义，今并烹诸鼎镬，肆之市朝。但比屯邅寇扰，为岁已积，衣冠旧贵，被逼偷生，猛士勋豪，和光苟免，凡诸恶侣，谅非一族。今特阐以王泽，削以刑书，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，咸使惟新。”是月，魏遣太师潘乐、辛术等寇秦郡，王僧辩遣杜掞帅众拒之。以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。是月，魏遣使贺平侯景。

八月，萧纪率巴、蜀大众连舟东下，遣护军陆法和屯巴峡以拒之。兼通直散骑常侍、聘魏使徐陵于鄴奉表曰：

臣闻封唐有圣，还承帝喾之家；居代惟贤，终纂高皇之祚。无为称于革舄，至治表于垂衣，而拨乱反正，非闻前古。至如金行重作，源出东莞；炎运犹昌，枝分南顿。岂得掩显姓于轩辕，非才子于颛顼？莫不时因多难，俱继神宗者也。伏惟陛下，出《震》等于勋、华，明让同于旦、奭。握图执钺，将在御天，玉縢珠衡，先彰元后。神祇所命，非惟太室之祥；图画斯归，何止尧门之瑞。若夫大孝圣人之心，中庸君子之德，固以作训生民，贻风多士。一日二日，研览万机；允文允武，包罗群艺。拟兹三大，宾是四门，历试诸难，咸熙庶绩，斯无得而称也。自无妄兴暴，皇祚浸微，封犭希修蛇，行灾中国，灵心所宅，下武其兴，望紫极而长号，瞻丹陵而殒恸。家冤将报，天赐黄鸟之旗；国害宜诛，神奉玄狐之箓。滕公拥树，雄气方严；张绣交兵，风神弥勇。忠诚冠于日月，孝义感于冰霜。如霆如雷，如貔如虎，前驱效命，元恶斯歼。既挂胆于西州，方燃脐于东市。蚩尤三冢，宁谓严诛？王莽千剸，非云明罚？青羌赤狄，同畀豺狼，胡服夷言，咸为京观。邦畿济济，还见隆平；宗庙愔愔，方承多福。自氤氲浑沌之世，骊连、栗陆之君，卦起龙图，文因鸟迹。云师火帝，非无战阵之风，尧誓汤征，咸用干戈之道。星躔东井，时破崤、潼；雷震南阳，初平寻、邑。未有援三灵之已坠，救四海之群飞，赫赫明明，龚行天罚，如当今之盛者也。于是卿云似盖，晨映姚乡；甘露如珠，朝华景寝。芝房感德，咸出铜池；蓂荚伺辰，无劳银箭。重以东渐玄菟，西逾白狼，高柳生风，扶桑盛日，莫不编名属国，归质鸿胪，荒服来宾，遐迩同福。其文昭武穆，跗萼也如彼；天平地成，功业也如此。久应旁求掌固，谘询天官，斟酌繁昌，经营高邑。宗王启霸，非劳阳武之侯；清跸无虞，何事长安之邸。正应扬銮旂以飨帝，仰凤扆以承天，历数在躬，畴与为让！去月二十日，兼散骑常侍柳晖等至鄴，伏承圣旨谦冲，为而弗宰，或云泾阳未复，函谷无泥，旋驾金陵，方膺天眷。愚谓大庭、少昊，非有定居；汉祖、殷宗，皆无恒宅。登封岱岳，犹置明堂；巡狩章陵，时行司隶。何必西瞻虎据，乃建王宫；南望牛头，方称天阙。抑又闻之：玄圭既锡，苍玉无陈，乃棫朴之愆期，非苞茅之不贡。云和之瑟，久废甘泉；孤竹之管，无闻方泽。岂不惧欤！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，拯万邦之命。岂可逡巡固让，方求石户之农；高谢君临，徒引箕山之客！未知上德之不德，惟见圣人之不仁。率士翘翘，苍生何望！昔苏季、张仪，违乡负俗，尚复招三方以事赵，请六国以尊秦。况臣等显奉皇华，亲承朝命，珪璋特达，通聘河阳，貂珥雍容，寻盟漳水，加牢贬馆，随势污隆，瞻望乡关，诚均休戚。但轻生不造，命与时乖。忝一介之行人，同三危之远摈。承闲内殿，事绝耿弇之恩；封奏边城，私等刘琨之哭。不胜区区之至，谨拜表以闻。

九月甲戌，司空、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南平王恪薨。冬十月乙未，前梁州刺史萧循自魏至于江陵，以循为平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申，执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内，琳副将殷晏下狱死。辛酉，以子方略为湘州刺史。庚戌，琳长史陆纳及其将潘乌累等举兵反，袭陷湘州。是月，四方征镇，王公卿士复劝世祖即尊号，犹谦让未许。表三上，乃从之。

承圣元年冬十一月丙子，世祖即皇帝位于江陵。诏曰：“夫树之以君，司牧黔首。帝尧之心，岂贵黄屋，诚弗获已而临莅之。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积德岐、梁，化行江、汉，道映在田，具瞻斯属。皇考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，功格区宇，应天从民，惟睿作圣。太宗简文皇帝地侔启、诵，方符文、景。羯寇凭陵，时难孔棘。朕大拯横流，克复宗社。群公卿士、百辟庶僚，咸以皇灵眷命，归运斯及，天命不可以久淹，宸极不可以久旷。粤若前载，宪章令范，畏天之威，算隆宝历，用集神器于予一人。昔虞、夏、商、周，年无嘉号，汉、魏、晋、宋，因循以久。朕虽云拨乱，且非创业，思得上系宗祧，下惠亿兆。可改太清六年为承圣元年。逋租宿责，并许弘贷；孝子义孙，可悉赐爵；长徒鏁士，特加原宥；禁锢夺劳，一皆旷荡。”是日世祖不升正殿，公卿陪列而已。丁丑，以平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萧循为骠骑将军、湘州刺史，余如故。己卯，立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，改名元良。立皇子方智为晋安郡王，方略为始安郡王。追尊所生妣阮修容为文宣太后。是月，陆纳遣将潘乌累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，道贵走零陵。十二月壬子，陆纳分兵袭巴陵，湘州刺史萧循击破之。是月，营州刺史李洪雅自零陵率众出空云滩，将下讨纳，纳遣将吴藏等袭破洪雅，洪雅退守空云城。

二年春正月乙丑，诏王僧辩率众军士讨陆纳。戊寅，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尚书右仆射，刘为吏部尚书。西魏遣大将尉迟迥袭益州。三月庚午，诏曰：“食乃民天，农为治本，垂之千载，贻诸百王，莫不敬授民时，躬耕帝籍。是以稼穑为宝，《周颂》嘉其乐章；禾麦不成，鲁史书其方册。秦人有农力之科，汉氏开屯田之利。顷岁屯否，多难荐臻，干戈不戢，我则未暇。广田之令，无闻于郡国；载师之职，有陋于官方。今元恶殄歼，海内方一，其大庇黔首，庶拯横流。一廛旷务，劳心日仄；一夫废业，舄卤无遗。国富刑清，家给民足。其力田之身，在所蠲免。外即宣勒，称朕意焉。”辛未，李洪雅以空云城降贼，贼执之而归。初，丁道贵走零陵投洪雅，洪雅使收余众。与之俱降。洪雅既降贼，贼乃害道贵。丙子，贼将吴藏等帅兵据车轮。庚寅，有两龙见湘州西江。夏四月丙申，僧辩军次车轮。五月甲子，众军攻贼，大破之。乙丑，僧辩军至长沙。甲戌，尉迟迥进逼巴西，潼州刺史杨虔运以城降，纳迥。己丑，萧纪军至西陵。六月乙卯，湘州平。是月，尉迟迥围益州。秋七月辛未，巴人苻升、徐子初斩贼城主公孙晁，举城来降。纪众大溃，遇兵死。乙未，王僧辩班师江陵，诏诸军各还所镇。八月戊戌，尉迟迥陷益州。庚子，诏曰：“夫爰始居毫，不废先王之都；受命于周，无改旧邦之颂。顷戎旃既息，关柝无警。去鲁兴叹，有感宵分，过沛殒涕，实劳夕寐。仍以潇、湘作乱，庸、蜀阻兵，命将授律，指期克定。今八表乂清，四郊无垒，宜从青盖之典，言归白水之乡。江、湘委输，方船连舳，巴峡舟舰，精甲百万，先次建鄴，行实京师，然后六军遄征，九旂扬旆，拜谒茔陵，修复宗社。主者详依旧典，以时宣勒。”九月庚午，司徒王僧辩旋镇。

丙子，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。乙酉，以晋安王方智为江州刺史。是月，魏遣郭元建治舟师于合肥，又遣大将邢杲远、步六汗萨、东方老率众会之。冬十一月辛酉，僧辨次于姑孰，即留镇焉。遣豫州刺史侯瑱据东关垒，征吴兴太守裴之横帅众继之。戊戌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尚书左仆射，湘东太守张绾为尚书右仆射。十二月，宿预土民东方光据城归化，魏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。

三年春正月甲午，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陈霸先帅众攻广陵城。秦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围泾州，侯瑱、张彪出石梁，为其声援。辛丑，陈霸先遣晋陵太守杜僧明率众助东方光。三月甲辰，以司徒王僧辩为太尉、车骑大将军。丁未，魏遣将王球率众七百攻宿预，杜僧明逆击，大破之。戊申，以护军将军、郢州刺史陆法和为司徒。夏四月癸酉，以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为司空。

六月壬午，魏复遣将步六汗萨率众救泾州。癸未，有黑气如龙，见于殿内。秋七月甲辰，以都官尚书宗懔为吏部尚书。九月辛卯，世祖于龙光殿述《老子》义，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。乙巳，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。冬十月丙寅，魏军至于襄阳，萧察率众会之。丁卯，停讲，内外戒严，舆驾出行都栅。是日，大风拔木，丙子，征王僧辩等军。十一月，以领军胡僧祐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，右仆射张绾为副；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，直殿省元景亮为副。王公卿士各有守备。丙戌，世祖遍行都栅，皇太子巡行城楼，使居民助运水石，诸要害所，并增兵备。丁亥，魏军至栅下。丙申，征广州刺史王琳入援。丁酉，大风，城内火。以胡僧祐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巂州刺史裴畿为领军将军。庚子，信州刺史徐世谱、晋安王司马任约军次马头岸。戊申，胡僧祐、硃买臣等率兵出战，买臣败绩。己酉，降左仆射王褒为护军将军。辛亥，魏军大攻，世祖出枇杷门，亲临阵督战。胡僧祐中流矢薨。

六军败绩。反者斩西门关以纳魏师，城陷于西魏。世祖见执，如萧察营，又迁还城内。十二月丙辰，徐世谱、任约退戍巴陵。辛未，西魏害世祖，遂崩焉，时年四十七。太子元良、始安王方略皆见害。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，分为奴婢，驱入长安；小弱者皆杀之。明年四月，追尊为孝元皇帝，庙曰世祖。

世祖聪悟俊朗，天才英发。年五岁，高祖问：“汝读何书？”对曰：“能诵《曲礼》。”高祖曰：“汝试言之。”即诵上篇，左右莫不惊叹。初生患眼，高祖自下意治之，遂盲一目，弥加愍爱。既长好学，博综群书，下笔成章，出言为论，才辩敏速，冠绝一时。高祖尝问曰：“孙策昔在江东，于时年几？”答曰：“十七。”

高祖曰：“正是汝年。”贺革为府谘议，敕革讲《三礼》。世祖性不好声色，颇有高名，与裴子野、刘显、萧子云、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，著述辞章，多行于世。在寻阳，梦人曰：“天下将乱，王必维之。”又背生黑子，巫媪见曰：“此大贵兆，当不可言。”初，贺革西上，意甚不悦，过别御史中丞江革，以情告之。革曰：“吾尝梦主上遍见诸子，至湘东王，手脱帽授之。此人后必当璧，卿其行乎！”

革从之。及太清之难，乃能克复，故遐迩乐推，遂膺宝命矣。所著《孝德传》三十卷，《忠臣传》三十卷，《丹阳尹传》十卷。《注汉书》一百一十五卷，《周易讲疏》十卷，《内典博要》一百卷，《连山》三十卷，《洞林》三卷，《玉韬》十卷，《补阙子》十卷，《老子讲疏》四卷，《全德志》、《怀旧志》、《荆南志》、《江州记》、《贡职图》、《古今同姓名录》一卷，《筮经》十二卷，《式赞》三卷，文集五十卷。

史臣曰：梁季之祸，巨寇凭垒，世祖时位长连率，有全楚之资，应身率群后，枕戈先路。虚张外援，事异勤王，在于行师，曾非百舍。后方歼夷大憝，用宁宗社，握图南面，光启中兴，亦世祖雄才英略，绍兹宝运者也。而禀性猜忌，不隔疏近，御下无术，履冰弗惧，故凤阙伺晨之功，火无内照之美。以世祖之神睿特达，留情政道，不怵邪说，徙跸金陵，左邻强寇，将何以作？是以天未悔祸，荡覆斯生，悲夫！

## 本纪第六 敬帝

敬皇帝，讳方智，字慧相，小字法真，世祖第九子也。太清三年，封兴梁侯。

承圣元年，封晋安王，邑二千户。二年，出为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三年十一月，江陵陷，太尉扬州刺史王僧辩、司空南徐州刺史陈霸先定议，以帝为太宰、承制，奉迎还京师。四年二月癸丑，至自寻阳，入居朝堂。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、录尚书、骠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加司空陈霸先班剑三十人。以豫州刺史侯瑱为江州刺史，仪同三司、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，仪同三司、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，镇东将军张彪为郢州刺史。三月，齐遣其上党王高涣送贞阳侯萧渊明来主梁嗣，至东关，遣吴兴太守裴之横与战，败绩，之横死。太尉王僧辩率众出屯姑孰。四月，司徒陆法和以郢州附于齐，遣江州刺史侯瑱讨之。七月辛丑，王僧辩纳贞阳侯萧渊明，自采石济江。甲辰，入于京师，以帝为皇太子。九月甲辰，司空陈霸先举义，袭杀王僧辩，黜萧渊明。丙午，帝即皇帝位。

绍泰元年冬十月己巳，诏曰：“王室不造，婴罹祸衅，西都失守，朝廷沦覆，先帝梓宫，播越非所，王基倾弛，率土罔戴。朕以荒幼，仍属艰难，泣血枕戈，志复仇逆。大耻未雪，夙宵鲠愤。群公卿尹，勉以大义，越登寡暗，嗣奉洪业。顾惟夙心，念不至此。庶仰凭先灵，傍资将相，克清元恶，谢冤陵寝。今坠命载新，宗祊更祀，庆流亿兆，岂予一人。可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内外文武赐位一等。”以贞阳侯渊明为司徒，封建安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壬子，以司空陈霸先为尚书令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扬、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。震州刺史杜龛举兵，攻信武将军陈蒨于长城，义兴太守韦载据郡以应之。癸丑，进太尉萧循为太保，新除司徒建安公渊明为太傅，司徒萧勃为太尉。以镇南将军王琳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午，尊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。立妃王氏为皇后。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张彪进号征东大将军。镇北将军、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进号征北大将军。征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任约进号征南大将军。辛未，诏司空陈霸先东讨韦载。丙子，任约、徐嗣徽举兵反，乘京师无备，窃据石头。丁丑，韦载降，义兴平。遣晋陵太守周文育率军援长城。十一月庚辰，齐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仕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率众赴任约，入于石头。庚寅，司空陈霸先旋于京师。十二月庚戌，徐嗣徽、任约又相率至采石，迎齐援。丙辰，遣猛烈将军侯安都水军于江宁邀之，贼众大溃，嗣徽、约等奔于江西。庚申，翟子崇等请降，并放还北。

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，大赦天下，其与任约、徐嗣徽协契同谋，一无所问。追赠简文皇帝诸子。以故永安侯确子后袭封邵陵王，奉携王后。癸未，镇东将军、震州刺史杜龛降，诏赐死，曲赦吴兴郡。己亥，以太保、宜豊侯萧循袭封鄱阳王。东扬州刺史张彪围临海太守王怀振于剡岩。二月庚戌，遣周文育、陈茜袭会稽，讨彪。

癸丑，彪长史谢岐、司马沈泰、军主吴宝真等举城降，彪败走。以中卫将军临川王大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中护军桂阳王大成为护军将军。丙辰，若耶村人斩张彪，传首京师，曲赦东扬州。己未，罢震州，还复吴兴郡。癸亥，贼徐嗣徽、任约袭采石戍，执戍主明州刺史张怀钧，入于齐。甲子，以东土经杜龛、张彪抄暴，遣大使巡省。三月丙子，罢东扬州，还复会稽郡。壬午，班下远近并杂用古今钱。戊戌，齐遣大将萧轨出栅口，向梁山，司空陈霸先、军主黄{艹取}逆击，大破之。轨退保芜湖。遣周文育、侯安都众军，据梁山拒之。夏四月丁巳，司空陈霸先表诣梁山抚巡将帅。壬申，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于历阳，大破之，俘获万计。五月癸未，太傅建安公渊明薨。庚寅，齐军水步入丹阳县。丙申，至秣陵故冶。敕周文育还顿方丘，徐度顿马牧，杜棱顿大桁。癸卯，齐军进据儿塘，舆驾出顿赵建故篱门，内外纂严。六月甲辰，齐潜军至蒋山龙尾，斜趋莫府山北，至玄武庙西北。乙卯，司空陈霸先授众军节度，与齐军交战，大破之，斩齐北兗州刺史杜方庆及徐嗣徽弟嗣宗，生擒徐嗣产、萧轨、东方老、王敬宝、李希光、裴英起、刘归义等，皆诛之。

戊午，大赦天下，军士身殒战场，悉遣敛祭，其无家属，即为瘗埋。辛酉，解严。

秋七月丙子，车骑将军、司空陈霸先进位司徒，加中书监，余如故。丁亥，以开府仪同三司侯瑱为司空。八月己酉，太保鄱阳王循薨。九月壬寅，改元大赦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，殊才异行所在奏闻，饥难流移勒归本土。进新除司徒陈霸先为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，封义兴郡公。中权将军王冲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吏部尚书王通为尚书右仆射。丁巳，以郢州刺史徐度为领军将军。冬十一月乙卯，起云龙、神虎门。十二月壬申，进太尉、镇南将军萧勃为太保、骠骑将军。以新除左卫将军欧阳頠为安南将军、衡州刺史。壬午，平南将军刘法瑜进号安南将军。甲午，以前寿昌令刘睿为汝阴王，前镇西法曹、行参军萧鸑为巴陵王，奉宋、齐二代后。

二年春正月壬寅，诏曰：“夫子降灵体哲，经仁纬义，允光素王，载阐玄功，仰之者弥高，诲之者不倦。立忠立孝，德被蒸民，制礼作乐，道冠群后。虽泰山颓峻，一篑不遗，而泗水余澜，千载犹在。自皇图屯阻，祀荐不修，奉圣之门，胤嗣歼灭，敬神之寝，簠簋寂寥。永言声烈，实兼钦怆。外可搜举鲁国之族，以为奉圣后；并缮庙堂，供备祀典，四时荐秩，一皆遵旧。”是日，又诏“诸州各置中正，依旧访举。不得辄承单状序官，皆须中正押上，然后量授。详依品制，务使精实。

其荆、雍、青、兗虽暂为隔阂，衣冠多寓淮海，犹宜不废司存。会计罢州，尚为大郡，人士殷旷，可别置邑居。至如分割郡县，新号州牧，并系本邑，不劳兼置。其选中正，每求耆德，该悉以他官领之。”以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琳为司空、骠骑大将军。分寻阳、太原、齐昌、高唐、新蔡五郡，置西江州，即于寻阳仍充州镇。又诏“宗室在朝开国承家者，今犹称世子，可悉听袭本爵。”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尚书左仆射。丁巳，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长沙王韶进号征南将军。二月庚午，领军将军徐度入东关。太保、广州刺史萧勃举兵反，遣伪帅欧阳頠、傅泰、勃从子孜为前军，南江州刺史余孝顷以兵会之。诏平西将军周文育、平南将军侯安都等率众军南讨。戊子，徐度至合肥，烧齐船三千艘。癸巳，周文育军于巴山生获欧阳頠。

三月庚子，文育前军丁法洪于蹠口生俘傅泰。萧孜、余孝顷军退走。甲辰，以新除司空王琳为湘、郢二州刺史。甲寅，德州刺史陈法武、前衡州刺史谭世远于始兴攻杀萧勃。夏四月癸酉，曲赦江、广、衡三州；并督内为贼所拘逼者，并皆不问。己卯，铸四柱钱，一准二十。齐遣使请和。壬辰，改四柱钱一准十。丙申，复闭细钱。

萧勃故主帅前直阁兰敱袭杀谭世远，敱仍为亡命夏侯明彻所杀。勃故记室李宝藏奉怀安侯萧任据广州作乱。戊戌，侯安都进军，余孝顷弃军走，萧孜请降，豫章平。

五月乙巳，平西将军周文育进号镇南将军，侯安都进号镇北将军，并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丙午，以镇军将军徐度为南豫州刺史。戊辰，余孝顷遣使诣丞相府乞降。

秋八月甲午，加丞相陈霸先黄钺，领太傅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给羽葆、鼓吹。九月辛丑，崇丞相为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陈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远游冠，位在王公上。加相国绿綟绶。置陈国百司。冬十月戊辰，进陈公爵为王，增封十郡，并前为二十郡。命陈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旂，出警入跸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鋋宫县。王后王子女爵命之典，一依旧仪。辛未，诏曰：

五运更始，三正迭代，司牧黎庶，是属圣贤，用能经纬乾坤，弥纶区宇，大庇黔首，阐扬洪烈。革晦以明，积代同轨，百王踵武，咸由此则。梁德湮微，祸难荐发：太清云始，用困长蛇；承圣之年，又罹封豕；爰至天成，重窃神器。三光亟改，七庙乏祀，含生已泯，鼎命斯坠，我皇之祚，眇若缀旒，静惟《屯》、《剥》，夕惕载怀。相国陈王，有纵自天，降神惟岳，天地合德，晷曜齐明。拯社稷之横流，提亿兆之涂炭。东诛叛逆，北歼獯丑，威加四海，仁渐万国。复张崩乐，重纪绝礼，儒馆聿修，戎亭虚候。虽大功在舜，盛绩维禹，巍巍荡荡，无得而称。来献白环，岂直皇虞之世；入贡素雉，非止隆周之日。故效珍川陆，表瑞烟云，玉露醴泉，旦夕凝涌，嘉禾瑞草，孳植郊甸，道昭于悠代，勋格于皇穹。明明上天，光华日月，革故著于玄象，代德彰于谶图，狱讼有违，讴歌爰适，天之历数，实有攸在。朕虽庸藐，暗于古昔，永稽崇替，为日已久，敢忘列代之遗典，人祇之至愿乎！今便逊位别宫，敬禅于陈，一依唐虞、宋齐故事。

陈王践阼，奉帝为江阴王，薨于外邸，时年十六，追谥敬皇帝。

史臣曰：梁季横溃，丧乱屡臻，当此之时，天历去矣，敬皇高让，将同释负焉。

史臣侍中、郑国公魏征曰：“高祖固天攸纵，聪明稽古，道亚生知，学为博物，允文允武，多艺多才。爰自诸生，有不羁之度，属昏凶肆虐，天伦及祸，收合义旅，将雪家冤。曰纣可伐，不其而会，龙跃樊、汉，电击湘、郢，剪离德如振槁，取独夫如拾遗。其雄才大略，固无得而称矣。既悬白旗之首，方应皇天之眷，布德施惠，悦近来远，开荡荡之王道，革靡靡之商俗，大修文教，盛饰礼容，鼓扇玄风，阐扬儒业，介胄仁义，折冲樽俎，声振寰宇，泽流遐裔，干戈载戢，凡数十年。济济焉，洋洋焉，魏、晋已来，未有若斯之盛。然不能息末敦本，斫雕为朴，慕名好事，崇尚浮华，抑扬孔、墨，流连释、老。或经夜不寝，或终日不食，非弘道以利物，惟饰智以惊愚。且心未遗荣，虚厕苍头之伍；高谈脱屣，终恋黄屋之尊。夫人之大欲，在乎饮食男女，至于轩冕殿堂，非有切身之急。高祖屏除嗜欲，眷恋轩冕，得其所难而滞于所易，可谓神有所不达，智有所不通矣。逮夫精华稍竭，凤德已衰，惑于听受，权在奸佞，储后百辟，莫得尽言。险躁之心，暮年愈甚。见利而动，愎谏违卜，开门揖盗，弃好即仇，衅起萧墙，祸成戎羯，身殒非命，灾被亿兆，衣冠敝锋镝之下，老幼粉戎马之足。瞻彼《黍离》，痛深周庙；永言《麦秀》，悲甚殷墟。

自古以安为危，既成而败，颠覆之速，书契所未闻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天之所助者信，人之所助者顺。’高祖之遇斯屯剥，不得其死，盖动而之险，不由信顺，失天人之所助，其能免于此乎！

太宗聪睿过人，神彩秀发，多闻博达，富赡词藻。然文艳用寡，华而不实，体穷淫丽，义罕疏通，哀思之音，遂移风俗，以此而贞万国，异乎周诵、汉庄矣。我生不辰，载离多难，桀逆构扇，巨猾滔天，始自牖里之拘，终类望夷之祸。悠悠苍天，其可问哉！

昔国步初屯，兵缠魏阙，群后释位，投袂勤王。元帝以盘石之宗，受分陕之任，属君亲之难，居连率之长，不能抚剑尝胆，枕戈泣血，躬先士卒，致命前驱；遂乃拥众逡巡，内怀觖望，坐观时变，以为身幸。不急莽、卓之诛，先行昆弟之戮。又沉猜忌酷，多行无礼。骋智辩以饰非，肆忿戾以害物。爪牙重将，心膂谋臣，或顾眄以就拘囚，或一言而及菹醢。朝之君子，相顾懔然。自谓安若泰山，举无遗策，怵于邪说，即安荆楚。虽元恶克剪，社稷未宁，而西邻责言，祸败旋及。上天降鉴，此焉假手，天道人事，其可诬乎！其笃志艺文，采浮淫而弃忠信；戎昭果毅，先骨肉而后寇仇。虽口诵《六经》，心通百氏，有仲尼之学，有公旦之才，适足以益其骄矜，增其祸患，何补金陵之覆没，何救江陵之灭亡哉！

敬帝遭家不造，绍兹屯运，征伐有所自出，政刑不由于己，时无伊、霍之辅，焉得不为高让欤？”

# 列传

## 列传第一 太祖张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贵嫔 高祖阮修容 世祖徐妃

《易》曰：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。”

夫妇之义尚矣哉！周礼，王者立后六宫，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妻，以听天下之内治。故《昏义》云：“天子之与后，犹日之与月，阴之与阳，相须而成者也。”汉初因秦称号，帝母称皇太后，后称皇后，而加以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七子之属。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。降及魏、晋，母后之号，皆因汉法；自夫人以下，世有增损焉。高祖拨乱反正，深鉴奢逸，恶衣菲食，务先节俭。配德早终，长秋旷位，嫔嫱之数，无所改作。太宗、世祖出自储籓，而妃并先殂，又不建椒阃。

今之撰录，止备阙云。

太祖献皇后张氏，讳尚柔，范阳方城人也。祖次惠，宋濮阳太守。后母萧氏，即文帝从姑。后，宋元嘉中嫔于文帝，生长沙宣武王懿、永阳昭王敷，次生高祖。

初，后尝于室内，忽见庭前昌蒲生花，光彩照灼，非世中所有。后惊视，谓侍者曰：“汝见不？”对曰：“不见。”后曰：“尝闻见者当富贵。”因遽取吞之。

是月产高祖。将产之夜，后见庭内若有衣冠陪列焉。次生衡阳宣王畅、义兴昭长公主令[A148]。宋泰始七年，殂于秣陵县同夏里舍，葬武进县东城里山。天监元年五月甲辰，追上尊号为皇后。谥曰献。

父穆之，字思静，晋司空华六世孙。曾祖舆坐华诛，徙兴古，未至召还。及过江，为丞相掾，太子舍人。穆之少方雅，有识鉴。宋元嘉中，为员外散骑侍郎。与吏部尚书江湛、太子左率袁淑善，淑荐之于始兴王浚，浚深引纳焉。穆之鉴其祸萌，思违其难，言于湛求外出。湛将用为东县，固乞远郡，久之，得为宁远将军、交址太守。治有异绩。会刺史死，交土大乱，穆之威怀循拊，境内以宁。宋文帝闻之嘉焉，将以为交州刺史，会病卒。子弘籍，字真艺，齐初为镇西参军，卒于官。高祖践阼，追赠穆之光禄大夫，加金章。又诏曰：“亡舅齐镇西参军，素风雅猷，夙肩名辈，降年不永，早世潜辉。朕少离苦辛，情地弥切，虽宅相克成，辂车靡赠，兴言永往，触目恸心。可追赠廷尉卿。”弘籍无子，从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缵为嗣，别有传。

高祖德皇后郗氏，讳徽，高平金乡人也。祖绍，国子祭酒，领东海王师。父烨，太子舍人，早卒。

初，后母寻阳公主方娠，梦当生贵子。及生后，有赤光照于室内，器物尽明，家人皆怪之。巫言此女光采异常，将有所妨，乃于水滨祓除之。

后幼而明慧，善隶书，读史传。女工之事，无不闲习。宋后废帝将纳为后；齐初，安陆王缅又欲婚：郗氏并辞以女疾，乃止。建元未，高祖始娉焉。生永兴公主玉姚，永世公主玉婉，永康公主玉嬛。

建武五年，高祖为雍州刺史，先之镇，后乃迎后。至州未几，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阳官舍，时年三十二。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。中兴二年，齐朝进高祖位相国，封十郡，梁公，诏赠后为梁公妃。高祖践阼，追崇为皇后。有司议谥，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臣约议曰：“表号垂名，义昭不朽。先皇后应祥月德，比载坤灵，柔范阴化，仪形自远。伣天作合，义先造舟，而神猷夙掩，所隔升运。宜式遵景行，用昭大典。谨按《谥法》，忠和纯备曰德，贵而好礼曰德。宜崇曰德皇后。”诏从之。陵曰修陵。

后父烨，诏赠金紫光禄大夫。烨尚宋文帝女寻阳公主，齐初降封松滋县君。烨子泛，中军临川王记室参军。

太宗简皇后王氏，讳灵宾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祖俭，太尉、南昌文宪公。

后幼而柔明淑德，叔父暕见之曰：“吾家女师也。”天监十一年，拜晋安王妃。

生哀太子大器，南郡王大连，长山公主妙纮。中大通三年十月，拜皇太子妃。太清三年三月，薨于永福省，时年四十五。其年，太宗即位，追崇为皇后，谥曰简。大宝元年九月，葬庄陵。先是诏曰：“简皇后窀穸有期。昔西京霸陵，因山为藏；东汉寿陵，流水而已。朕属值时艰，岁饥民弊，方欲以身率下，永示敦朴。今所营庄陵，务存约俭。”又诏金紫光禄大夫萧子范为哀策文。

父骞，字思寂，本名玄成，与齐高帝偏讳同，故改焉。以公子起家员外郎，迁太子洗马，袭封南昌县公，出为义兴太守。还为骠骑谘议，累迁黄门郎，司徒右长史。性凝简，不狎当世。尝从容谓诸子曰：“吾家门户，所谓素族，自可随流平进，不须苟求也。”永元末，迁侍中，不拜。高祖霸府建，引为大司马谘议参军，俄迁侍中，领越骑校尉。

高祖受禅，诏曰：“庭坚世祀，靡辍于宗周，乐毅锡壤，乃昭于洪汉。齐故太尉南昌公，含章履道，草昧兴齐，谟明翊赞，同符在昔。虽子房之蔚为帝师，文若之隆比王佐，无以尚也。朕膺历受图，惟新宝命，莘莘玉帛，升降有典。永言前代，敬惟徽烈，匪直懋勋，义兼怀树。可降封南昌公为侯，食邑千户。”骞袭爵，迁度支尚书。天监四年，出为东阳太守，寻徙吴郡。八年，入为太府卿，领后军将军，迁太常卿。十一年，迁中书令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

时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，骞旧墅在寺侧，有良田八十余顷，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。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，欲以施寺。骞答旨云：“此田不卖；若是敕取，所不敢言。”酬对又脱略。高祖怒，遂付市评田价，以直逼还之。由是忤旨，出为吴兴太守。在郡卧疾不视事。征还，复为度支尚书，加给事中，领射声校尉。以母忧去职。

普通三年十月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诏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安。子规袭爵，别有传。

高祖丁贵嫔，讳令光，谯国人也，世居襄阳。贵嫔生于樊城，有神光之异，紫烟满室，故以“光”为名。相者云：“此女当大贵。”高祖临州，丁氏因人以闻。

贵嫔时年十四，高祖纳焉。初，贵嫔生而有赤痣在左臂，治之不灭，至是无何忽失所在。事德皇后小心祗敬，尝于供养经案之侧，仿佛若见神人，心独异之。

高祖义师起，昭明太子始诞育，贵嫔与太子留在州城。京邑平，乃还京都。天监元年五月，有司奏为贵人，未拜；其年八月，又为贵嫔，位在三夫人上，居于显阳殿。及太子定位，有司奏曰：

礼，母以子贵。皇储所生，不容无敬。宋泰豫元年六月，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陈太妃，则宋明帝在时，百官未有敬。臣窃谓“母以子贵”，义著《春秋》。皇太子副贰宸极，率土咸执吏礼，既尽礼皇储，则所生不容无敬。但帝王妃嫔，义与外隔，以理以例，无致敬之道也。今皇太子圣睿在躬，储礼夙备，子贵之道，抑有旧章。王侯妃主常得通信问者，及六宫三夫人虽与贵嫔同列，并应以敬皇太子之礼敬贵嫔。宋元嘉中，始兴、武陵国臣并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、路淑媛。贵嫔于宫臣虽非小君，其义不异，与宋泰豫朝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，事义正同。谓宫阉施敬宜同吏礼，诣神虎门奉笺致谒；年节称庆，亦同如此。妇人无阃外之事，贺及问讯笺什，所由官报闻而已。夫妇人之道，义无自专，若不仰系于夫，则当俯系于子。

荣亲之道，应极其所荣，未有子所行而所从不足者也。故《春秋》凡王命为夫人，则礼秩与子等。列国虽异于储贰，而从尊之义不殊。前代依准，布在旧事。贵嫔载诞元良，克固大业，礼同储君，实惟旧典。寻前代始置贵嫔，位次皇后，爵无所视；其次职者，位视相国，爵比诸侯王。此贵嫔之礼，已高朝列；况母仪春宫，义绝常算。且储妃作配，率由盛则；以妇逾姑，弥乖从序。谓贵嫔典章，太子不异。

于是贵嫔备典章，礼数同于太子，言则称令。

贵嫔性仁恕，及居宫内，接驭自下，皆得其欢心。不好华饰，器服无珍丽，未尝为亲戚私谒。及高祖弘佛教，贵嫔奉而行之，屏绝滋腴，长进蔬膳。受戒日，甘露降于殿前，方一丈五尺。高祖所立经义，皆得其指归。尤精《净名经》。所受供赐，悉以充法事。

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，殡于东宫临云殿，年四十二。诏吏部郎张缵为哀策文曰：

轩纬之精，江汉之英；归于君袂，生此离明。诞自厥初，时维载育；枢电绕郊，神光照屋。爰及待年，含章早穆；声被洽阳，誉宣中谷。龙德在田，聿恭兹祀；阴化代终，王风攸始。动容谘式，出言顾史；宜其家人，刑于国纪。膺斯眷命，从此宅心；狄缀采珩，珮动雅音。日中思戒，月满怀箴；如何不跼，天高照临。玄紞莫修，袆章早缺；成物谁能，芳猷有烈。素魄贞明，紫宫照晰；逮下靡伤，思贤罔蔽。

躬俭则节，昭事惟虔；金玉无玩，筐筥不捐。祥流德化，庆表亲贤；甄昌轶启，孕鲁陶燕。方论妇教，明章阃席；玄池早扃，湘沅已穸。展衣委华，硃幩寝迹；慕结储闱，哀深蕃辟。呜呼哀哉！

令龟兆良，葆引迁祖；具僚次列，承华接武。日杳杳以霾春，风凄凄而结绪；去曾掖以依迟，饰新宫而延伫。呜呼哀哉！

启丹旗之星璟，振容车之黼裳；拟灵金而郁楚，泛凄管而凝伤。遗备物乎营寝，掩重阍于窒皇；椒风暖兮犹昔，兰殿幽而不阳。呜呼哀哉！

侧闱高义，彤管有怿；道变虞风，功参唐迹。婉如之人，休光赤舄；施诸天地，而无朝夕。呜呼哀哉！

有司奏谥曰穆。太宗即位，追崇曰穆太后。

太后父仲迁，天监初，官至兗州刺史。

高祖阮修容，讳令嬴，本姓石，会稽余姚人也。齐始安王遥光纳焉。遥光败，入东昏宫。建康城平，高祖纳为彩女。天监七年八月，生世祖。寻拜为修容，常随世祖出蕃。

大同六年六月，薨于江州内寝，时年六十七。其年十一月，归葬江宁县通望山。

谥曰宣。世祖即位，有司奏追崇为文宣太后。

承圣二年，追赠太后父齐故奉朝请灵宝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封武康县侯，邑五百户；母陈氏，武康侯夫人。

世祖徐妃，讳昭佩，东海郯人也。祖孝嗣，太尉、枝江文忠公。父绲，侍中、信武将军。天监十六年十二月，拜湘东王妃。生世子方等、益昌公主含贞。太清三年五月，被谴死，葬江陵瓦官寺。

史臣曰：后妃道赞皇风，化行天下，盖取《葛覃》、《关雎》之义焉。至于穆贵嫔，徽华早著，诞育元良，德懋六宫，美矣。世祖徐妃之无行，自致歼灭，宜哉。

## 列传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怀太子

昭明太子统，字德施，高祖长子也。母曰丁贵嫔。初，高祖未有男，义师起，太子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。高祖既受禅，有司奏立储副，高祖以天下始定，百度多阙，未之许也。群臣固请，天监元年十一月，立为皇太子。时太子年幼，依旧居于内，拜东宫官属文武，皆入直永福省。

太子生而聪睿，三岁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五岁遍读五经，悉能讽诵。五年五月庚戌，始出居东宫。太子性仁孝，自出宫，恒思恋不乐。高祖知之，每五日一朝，多便留永福省，或五日三日乃还宫。八年九月，于寿安殿讲《孝经》，尽通大义。讲毕，亲临释奠于国学。十四年正月朔旦，高祖临轩，冠太子于太极殿。旧制，太子著远游冠，金蝉翠緌缨；至是，诏加金博山。

太子美姿貌，善举止。读书数行并下，过目皆忆。每游宴祖道，赋诗至十数韵。

或命作剧韵赋之，皆属思便成，无所点易。高祖大弘佛教，亲自讲说；太子亦崇信三宝，遍览众经。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，专为法集之所。招引名僧，谈论不绝。太子自立三谛、法身义，并有新意。普通元年四月，甘露降于慧义殿，咸以为至德所感焉。

三年十一月，始兴王憺薨。旧事，以东宫礼绝傍亲，书翰并依常仪。太子意以为疑，命仆射刘孝绰议其事。孝绰议曰：“案张镜撰《东宫仪记》，称‘三朝发哀者，逾月不举乐；鼓吹寝奏，服限亦然’。寻傍绝之义，义在去服，服虽可夺，情岂无悲？铙歌辍奏，良亦为此。既有悲情，宜称兼慕，卒哭之后，依常举乐，称悲竟，此理例相符。谓犹应称兼慕，至卒哭。”仆射徐勉、左率周舍、家令陆襄并同孝绰议。太子令曰：“张镜《仪记》云‘依《士礼》，终服月称慕悼’。又云‘凡三朝发哀者，逾月不举乐’。刘仆射议，云‘傍绝之义，义在去服，服虽可夺，情岂无悲，卒哭之后，依常举乐，称悲竟，此理例相符’。寻情悲之说，非止卒哭之后，缘情为论，此自难一也。用张镜之举乐，弃张镜之称悲，一镜之言，取舍有异，此自难二也。陆家令止云‘多历年所’，恐非事证；虽复累稔所用，意常未安。近亦常经以此问外，由来立意，谓犹应有慕悼之言。张岂不知举乐为大，称悲事小；所以用小而忽大，良亦有以。至如元正六佾，事为国章；虽情或未安，而礼不可废。

铙吹军乐，比之亦然。书疏方之，事则成小，差可缘心。声乐自外，书疏自内，乐自他，书自己。刘仆射之议，即情未安。可令诸贤更共详衷。”司农卿明山宾、步兵校尉硃异议，称“慕悼之解，宜终服月”。于是令付典书遵用，以为永准。

七年十一月，贵嫔有疾，太子还永福省，朝夕侍疾，衣不解带。及薨，步从丧还宫，至殡，水浆不入口，每哭辄恸绝。高祖遣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：“毁不灭性，圣人之制。《礼》，不胜丧比于不孝。有我在，那得自毁如此！可即强进饮食。”

太子奉敕，乃进数合。自是至葬，日进麦粥一升。高祖又敕曰：“闻汝所进过少，转就羸瘵。我比更无余病，正为汝如此，胸中亦圮塞成疾。故应强加饘粥，不使我恒尔悬心。”虽屡奉敕劝逼，日止一溢，不尝菜果之味。体素壮，腰带十围，至是减削过半。每入朝，士庶见者莫不下泣。

太子自加元服，高祖便使省万机，内外百司，奏事者填塞于前。太子明于庶事，纤毫必晓，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，皆即就辩析，示其可否，徐令改正，未尝弹纠一人。平断法狱，多所全宥，天下皆称仁。

性宽和容众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引纳才学之士，赏爱无倦。恒自讨论篇籍，或与学士商榷古今；闲则继以文章著述，率以为常。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，名才并集，文学之盛，晋、宋以来未之有也。

性爱山水，于玄圃穿筑，更立亭馆，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。尝泛舟后池，番禺侯轨盛称“此中宜奏女乐。”太子不答，咏左思《招隐诗》曰：“何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”侯惭而止。出宫二十余年，不畜声乐。少时，敕赐太乐女妓一部，略非所好。

普通中，大军北讨，京师谷贵，太子因命菲衣减膳，改常馔为小食。每霖雨积雪，遣腹心左右，周行闾巷，视贫困家，有流离道路，密加振赐。又出主衣绵帛，多作襦袴，冬月以施贫冻。若死亡无可以敛者，为备棺槥。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，辄敛容色。常以户口未实，重于劳扰。

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，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。中大通二年春，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，发吴郡、吴兴、义兴三郡民丁就役。太子上疏曰：“伏闻当发王弁等上东三郡民丁，开漕沟渠，导泄震泽，使吴兴一境，无复水灾，诚矜恤之至仁，经略之远旨。暂劳永逸，必获后利。未萌难睹，窃有愚怀。所闻吴兴累年失收，民颇流移。吴郡十城，亦不全熟。唯义兴去秋有稔，复非常役之民。即日东境谷稼犹贵，劫盗屡起，在所有司，不皆闻奏。今征戍未归，强丁疏少，此虽小举，窃恐难合，吏一呼门，动为民蠹。又出丁之处，远近不一，比得齐集，已妨蚕农。去年称为豊岁，公私未能足食；如复今兹失业，虑恐为弊更深。且草窃多伺候民间虚实，若善人从役，则抄盗弥增，吴兴未受其益，内地已罹其弊。不审可得权停此功，待优实以不？圣心垂矜黎庶，神量久已有在。臣意见庸浅，不识事宜，苟有愚心，愿得上启。”高祖优诏以喻焉。

太子孝谨天至，每入朝，未五鼓便守城门开。东宫虽燕居内殿，一坐一起，恒向西南面台。宿被召当入，危坐达旦。

三年三月，寝疾。恐贻高祖忧，敕参问，辄自力手书启。及稍笃，左右欲启闻，犹不许，曰“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”，因便呜咽。四月乙巳薨，时年三十一。高祖幸东宫，临哭尽哀。诏敛以衮冕。谥曰昭明。五月庚寅，葬安宁陵。诏司徒左长史王筠为哀册文曰：

蜃辂俄轩，龙骖跼步；羽翿前驱，云旂北御。皇帝哀继明之寝耀，痛嗣德之殂芳；御武帐而凄恸，临甲观而增伤。式稽令典，载扬鸿烈；诏撰德于旌旒，永传徽于舞缀。其辞曰：

式载明两，实惟少阳；既称上嗣，且曰元良。仪天比峻，俪景腾光；奏祀延福，守器传芳。睿哲膺期，旦暮斯在；外弘庄肃，内含和恺。识洞机深，量苞瀛海；立德不器，至功弗宰。宽绰居心，温恭成性，循时孝友，率由严敬。咸有种德，惠和齐圣；三善递宣，万国同庆。

轩纬掩精，阴牺弛极；缠哀在疚，殷忧衔恤。孺泣无时，蔬饘不溢；禫遵逾月，哀号未毕。实惟监抚，亦嗣郊禋；问安肃肃，视膳恂恂。金华玉璪，玄驷班轮；隆家干国，主祭安民。光奉成务，万机是理；矜慎庶狱，勤恤关市。诚存隐恻，容无愠喜；殷勤博施，绸缪恩纪。

爰初敬业，离经断句；奠爵崇师，卑躬待傅。宁资导习，匪劳审谕；博约是司，时敏斯务。辨究空微，思探几赜；驰神图纬，研精爻画。沈吟典礼，优游方册；餍饫膏腴，含咀肴核。括囊流略，包举艺文；遍该缃素，殚极丘坟。勣帙充积，儒墨区分；瞻河阐训，望鲁扬芬。吟咏性灵，岂惟薄伎；属词婉约，缘情绮靡。字无点窜，笔不停纸；壮思泉流，清章云委。

总览时才，网罗英茂；学穷优洽，辞归繁富。或擅谈丛，或称文囿；四友推德，七子惭秀。望苑招贤，华池爱客；托乘同舟，连舆接席。摛文扌炎藻，飞纻泛幹；恩隆置醴，赏逾赐璧。徽风遐被，盛业日新；仁器非重，德輶易遵。泽流兆庶，福降百神；四方慕义，天下归仁。

云物告徵，祲沴褰象；星霾恒耀，山颓朽壤。灵仪上宾，德音长往；具僚无廕，谘承安仰。呜呼哀哉！

皇情悼愍，切心缠痛；胤嗣长号，跗萼增恸。慕结亲游，悲动氓众；忧若殄邦，惧同折栋。呜呼哀哉！

首夏司开，麦秋纪节；容卫徒警，菁华委绝。书幌空张，谈筵罢设；虚馈饣蒙饛，孤灯翳翳。呜呼哀哉！

简辰请日，筮合龟贞。幽埏夙启，玄宫献成。武校齐列，文物增明。昔游漳滏，宾从无声；今归郊郭，徒御相惊。呜呼哀哉！

背绛阙以远徂，轥青门而徐转；指驰道而讵前，望国都而不践。陵修阪之威夷，溯平原之悠缅；骥蹀足以酸嘶，挽凄锵而流泫。呜呼哀哉！

混哀音于箫籁，变愁容于天日；虽夏木之森阴，返寒林之萧瑟。既将反而复疑，如有求而遂失；谓天地其无心，遽永潜于容质。呜呼哀哉！

即玄宫之冥漠，安神寝之清飐；传声华于懋典，观德业于徽谥。悬忠贞于日月，播鸿名于天地；惟小臣之纪言，实含毫而无愧。呜呼哀哉！

太子仁德素著，及薨，朝野惋愕。京师男女，奔走宫门，号泣满路。四方氓庶，及疆徼之民，闻丧皆恸哭。所著文集二十卷；又撰古今典诰文言，为《正序》十卷；五言诗之善者，为《文章英华》二十卷；《文选》三十卷。

哀太子大器，字仁宗，太宗嫡长子也。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。中大通四年，封宣城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寻为侍中、中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大同四年，授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徐二州诸军事、中军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

太清二年十月，侯景寇京邑，敕太子为台内大都督。三年五月，太宗即位。六月丁亥，立为皇太子。大宝二年八月，贼景废太宗，将害太子，时贼党称景命召太子，太子方讲《老子》，将欲下床，而刑人掩至。太子颜色不变，徐曰：“久知此事，嗟其晚耳。”刑者欲以衣带绞之。太子曰：“此不能见杀。”乃指系帐竿下绳，命取绞之而绝，时年二十八。

太子性宽和，兼神用端嶷，在于贼手，每不屈意。初，侯景西上，携太子同行，及其败归，部伍不复整肃，太子所乘船居后，不及贼众，左右心腹并劝因此入北。

太子曰：“家国丧败，志不图生；主上蒙尘，宁忍违离？吾今逃匿，乃是叛父，非谓避贼。”便涕泗鸣咽，令即前进。贼以太子有器度，每常惮之，恐为后患，故先及祸。承圣元年四月，追谥哀太子。

愍怀太子方矩，字德规，世祖第四子也。初封南安县侯，随世祖在荆镇。太清初，为使持节、督湘、郢、桂、宁、成、合、罗七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

寻征为侍中、中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世祖承制，拜王太子，改名元良。承圣元年十一月丙子，立为皇太子。及西魏师陷荆城，太子与世祖同为魏人所害。

太子聪颖，颇有世祖风，而凶暴猜忌。敬帝承制，追谥愍怀太子。

陈吏部书姚察曰：孟轲有言：“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”若乃布衣韦带之士，在于畎亩之中，终日为之，其利亦已博矣。况乎处重明之位，居正体之尊，克念无怠，烝烝以孝。大舜之德，其何远之有哉！

## 列传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庆远

王茂，字休远，太原祁人也。祖深，北中郎司马。父天生，宋末为列将，于石头克司徒袁粲，以勋至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，上黄县男。茂年数岁，为大父深所异，常谓亲识曰：“此吾家之千里驹，成门户者必此儿也。”及长，好读兵书，驳略究其大旨。性沈隐，不妄交游，身长八尺，洁白美容观。齐武帝布衣时，见之叹曰：“王茂年少，堂堂如此，必为公辅之器。”宋升明末，起家奉朝请，历后军行参军，司空骑兵，太尉中兵参军。魏将李乌奴寇汉中，茂受诏西讨。魏军退，还为镇南司马，带临湘令。入为越骑校尉。魏寇兗州，茂时以宁朔将军长史镇援北境，入为前军将军江夏王司马。又迁宁朔将军、江夏内史。建武初，魏围司州，茂以郢州之师救焉。高祖率众先登贤首山，魏将王肃、刘昶来战，茂从高祖拒之，大破肃等。魏军退，茂还郢，仍迁辅国长史、襄阳太守。

高祖义师起，茂私与张弘策劝高祖迎和帝，高祖以为不然，语在《高祖纪》。

高祖发雍部，每遣茂为前驱。师次郢城，茂进平加湖，破光子衿、吴子阳等，斩馘万计，还献捷于汉川。郢、鲁既平，从高祖东下，复为军锋。师次秣陵，东昏遣大将王珍国，盛兵硃雀门，众号二十万，度航请战。茂与曹景宗等会击，大破之。纵兵追奔，积尸与航栏等，其赴淮死者，不可胜算。长驱至宣阳门。建康城平，以茂为护军将军，俄迁侍中、领军将军。群盗之烧神虎门也，茂率所领到东掖门应赴，为盗所射，茂跃马而进，群盗反走。茂以不能式遏奸盗，自表解职，优诏不许。加镇军将军，封望蔡县公，邑二千三百户。

是岁，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叛，茂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，南讨伯之。伯之奔于魏。时九江新罹军寇，民思反业，茂务农省役，百姓安之。四年，魏侵汉中，茂受诏西讨，魏乃班师。六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常侍如故。固辞不拜，改授侍中、中卫将军，领太子詹事。七年，拜车骑将军，太子詹事如故。八年，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，侍中如故。时天下无事，高祖方信仗文雅，茂心颇怏怏，侍宴醉后，每见言色，高祖常宥而不之责也。十一年，进位司空，侍中、尹如故。茂辞京尹，改领中权将军。

茂性宽厚，居官虽无誉，亦为吏民所安。居处方正，在一室衣冠俨然，虽仆妾莫见其惰容。姿表瑰丽，须眉如画。出入朝会，每为众所瞻望。明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视事三年，薨于州，时年六十。高祖甚悼惜之，赙钱三十万，布三百匹。诏曰：“旌德纪勋，哲王令轨；念终追远，前典明诰。故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茂，识度淹广，器宇凝正。爰初草昧，尽诚宣力，绸缪休戚，契阔屯夷。

方赖谋猷，永隆朝寄；奄至薨殒，朕用恸于厥心。宜增礼数，式昭盛烈。可赠侍中、太尉，加班剑二十人，鼓吹一部。谥曰忠烈。”

初，茂以元勋，高祖赐以钟磬之乐。茂在江州，梦钟磬在格，无故自堕，心恶之。及觉，命奏乐。既成列，钟磬在格，果无故编皆绝，堕地。茂谓长史江诠曰：“此乐，天子所以惠劳臣也。乐既极矣，能无忧乎！”俄而病，少日卒。

子贞秀嗣，以居丧无礼，为有司奏，徙越州。后有诏留广州，乃潜结仁威府中兵参军杜景，欲袭州城，刺史萧昂讨之。景，魏降人，与贞秀同戮。

曹景宗，字子震，新野人也。父欣之，为宋将，位至征虏将军、徐州刺史。景宗幼善骑射，好畋猎。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麞鹿，每众骑赴鹿，鹿马相乱，景宗于众中射之，人皆惧中马足，鹿应弦辄毙，以此为乐。未弱冠，欣之于新野遣出州，以匹马将数人，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。景宗带百余箭，乃驰骑四射，每箭杀一蛮，蛮遂散走，因是以胆勇知名。颇爱史书，每读《穰苴》、《乐毅传》，辄放卷叹息曰：“丈夫当如是！”辟西曹不就。宋元徽中，随父出京师，为奉朝请、员外，迁尚书左民郎。寻以父忧去职，还乡里。服阕，刺史萧赤斧板为冠军中兵参军，领天水太守。

时建元初，蛮寇群动，景宗东西讨击，多所擒破。齐鄱阳王锵为雍州，复以为征虏中兵参军，带冯翊太守督岘南诸军事，除屯骑校尉。少与州里张道门厚善。道门，齐车骑将军敬儿少子也，为武陵太守。敬儿诛，道门于郡伏法，亲属故吏莫敢收，景宗自襄阳遣人船到武陵，收其尸骸，迎还殡葬，乡里以此义之。

建武二年，魏主托跋宏寇赭阳，景宗为偏将，每冲坚陷阵，辄有斩获，以勋除游击将军。四年，太尉陈显达督众军北围马圈，景宗从之，以甲士二千设伏，破魏援托跋英四万人。及克马圈，显达论功，以景宗为后，景宗退无怨言。魏主率众大至，显达宵奔，景宗导入山道，故显达父子获全。五年，高祖为雍州刺史，景宗深自结附，数请高祖临其宅。时天下方乱，高祖亦厚加意焉。永元初，表为冠军将军、竟陵太守。及义师起，景宗聚众，遣亲人杜思冲劝先迎南康王于襄阳即帝位，然后出师，为万全计。高祖不从，语在《高祖纪》。高祖至竟陵，以景宗与冠军将军王茂济江，围郢城，自二月至于七月，城乃降。复帅众前驱至南州，领马步军取建康。

道次江宁，东昏将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，是日选精骑一千至江宁行顿，景宗始至，安营未立；且师行日久，器甲穿弊，居士望而轻之，因鼓噪前薄景宗。景宗被甲驰战，短兵裁接，居士弃甲奔走，景宗皆获之，因鼓而前，径至皁荚桥筑垒。景宗又与王茂、吕僧珍掎角，破王珍国于大航。茂冲其中坚，应时而陷，景宗纵兵乘之。

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，御道左右，莫非富室，抄掠财物，略夺子女，景宗不能禁。

及高祖入顿新城，严申号令，然后稍息。复与众军长围六门。城平，拜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封湘西县侯，食邑一千六百户。仍迁持节、都督郢、司二州诸军事、左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天监元年，进号平西将军，改封竟陵县侯。

景宗在州，鬻货聚敛。于城南起宅，长堤以东，夏口以北，开街列门，东西数里，而部曲残横，民颇厌之。二年十月，魏寇司州，围刺史蔡道恭。时魏攻日苦，城中负板而汲，景宗望门不出，但耀军游猎而已。及司州城陷，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。高祖以功臣寝而不治，征为护军。既至，复拜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

五年，魏托跋英寇钟离，围徐州刺史昌义之。高祖诏景宗督众军援义之，豫州刺史韦睿亦预焉，而受景宗节度。诏景宗顿道人洲，待众军齐集俱进。景宗固启，求先据邵阳洲尾，高祖不听。景宗欲专其功，乃违诏而进，值暴风卒起，颇有淹溺，复还守先顿。高祖闻之，曰：“此所以破贼也。景宗不进，盖天意乎！若孤军独往，城不时立，必见狼狈。今得待众军同进，始大捷矣。”及韦睿至，与景宗进顿邵阳洲，立垒去魏城百余步。魏连战不能却，杀伤者十二三，自是魏军不敢逼。景宗等器甲精新，军仪甚盛，魏人望之夺气。魏大将杨大眼对桥北岸立城，以通粮运，每牧人过岸伐刍藁，皆为大眼所略。景宗乃募勇敢士千余人，径渡大眼城南数里筑垒，亲自举筑。大眼率众来攻，景宗与战破之，因得垒成。使别将赵草守之，因谓为赵草城，是后恣刍牧焉。大眼时遣抄掠，辄反为赵草所获。先是，高祖诏景宗等逆装高舰，使与魏桥等，为火攻计。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，睿攻其南，景宗攻其北。六年三月，春水生，淮水暴长六七尺。睿遣所督将冯道根、李文钊、裴邃、韦寂等乘舰登岸，击魏洲上军尽殪。景宗因使众军皆鼓噪乱登诸城，呼声震天地，大眼于西岸烧营，英自东岸弃城走。诸垒相次土崩，悉弃其器甲，争投水死，淮水为之不流。

景宗令军主马广，蹑大眼至濊水上，四十余里，伏尸相枕。义之出逐英至洛口，英以匹马入梁城。缘淮百余里，尸骸枕藉，生擒五万余人，收其军粮器械，积如山岳，牛马驴骡，不可胜计。景宗乃搜军所得生口万余人，马千匹，遣献捷，高祖诏还本军，景宗振旅凯入，增封四百，并前为二千户，进爵为公。诏拜侍中、领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

景宗为人自恃尚胜，每作书，字有不解，不以问人，皆以意造焉。虽公卿无所推揖；惟韦睿年长，且州里胜流，特相敬重，同宴御筵，亦曲躬谦逊，高祖以此嘉之。景宗好内，妓妾至数百，穷极锦绣。性躁动，不能沈默，出行常欲褰车帷幔，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，人所具瞻，不宜然。景宗谓所亲曰：“我昔在乡里，骑快马如龙，与年少辈数十骑，拓弓弦作霹雳声，箭如饿鸱叫。平泽中逐麞，数肋射之，渴饮其血，饥食其肉，甜如甘露浆。觉耳后风生，鼻头出火，此乐使人忘死，不知老之将至。今来扬州作贵人，动转不得，路行开车幔，小人辄言不可。闭置车中，如三日新妇。遭此邑邑，使人无气。”为人嗜酒好乐，腊月于宅中，使作野虖逐除，遍往人家乞酒食。本以为戏，而部下多剽轻，因弄人妇女，夺人财货。高祖颇知之，景宗乃止。高祖数宴见功臣，共道故旧，景宗醉后谬忘，或误称下官，高祖故纵之，以为笑乐。

七年，迁侍中、中卫将军、江州刺史。赴任卒于道，时年五十二。诏赙钱二十万，布三百匹，追赠征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谥曰壮。子皎嗣。

柳庆远，字文和，河东解人也。伯父元景，宋太尉。庆远起家郢州主簿，齐初为尚书都官郎、大司马中兵参军、建武将军、魏兴太守。郡遭暴水，流漂居民，吏请徙民祀城。庆远曰：“天降雨水，岂城之所知。吾闻江河长不过三日，斯亦何虑。”

命筑土而已。俄而水过，百姓服之。入为长水校尉，出为平北录事参军、襄阳令。

高祖之临雍州，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，恽举庆远。高祖曰：“文和吾已知之，所问未知者耳。”因辟别驾从事史。齐方多难，庆远谓所亲曰：“方今天下将乱，英雄必起，庇民定霸，其吾君乎？”因尽诚协赞。及义兵起，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。

中兴元年，西台选为黄门郎，迁冠军将军、征东长史。从军东下，身先士卒。

高祖行营垒，见庆远顿舍严整，每叹曰：“人人若是，吾又何忧。”建康城平，入为侍中，领前军将军，带淮陵、齐昌二郡太守。城内尝夜失火，禁中惊惧，高祖时居宫中，悉敛诸钥，问“柳侍中何在”。庆远至，悉付之。其见任如此。

霸府建，以为太尉从事中郎。高祖受禅，迁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加征虏将军，封重安侯，食邑千户。母忧去职，以本官起之，固辞不拜。天监二年，迁中领军，改封云杜侯。四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高祖饯于新亭，谓曰：“卿衣锦还乡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”

七年，征为护军将军，领太子庶子。未赴职，仍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领右骁骑将军。至京都，值魏宿预城请降，受诏为援，于是假节守淮阴。魏军退。

八年，还京师，迁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、雍州大中正。十年，迁侍中、领军将军，给扶，并鼓吹一部。十二年，迁安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庆远重为本州，颇历清节，士庶怀之。明年春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诏曰：“念往笃终，前王令则；式隆宠数，列代恒规。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云杜县开国侯柳庆远，器识淹旷，思怀通雅。爰初草昧，预属经纶；远自升平，契阔禁旅。重牧西籓，方弘治道，奄至殒丧，伤恸于怀。宜追荣命，以彰茂勋。可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鼓吹、侯如故。谥曰忠惠。赙钱二十万，布二百匹。”及丧还京师，高祖出临哭。子津嗣。

初，庆远从父兄卫将军世隆尝谓庆远曰：“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，吾遂亚台司，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，汝必光我公族。”至是，庆远亦继世隆焉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王茂、曹景宗、柳庆远虽世为将家，然未显奇节。梁兴，因日月末光，以成所志，配迹方、邵，勒勋钟鼎，伟哉！昔汉光武全爱功臣，不过朝请、特进，寇、邓、耿、贾咸不尽其器力。茂等迭据方岳，位终上将，君臣之际，迈于前代矣。

## 列传第四 萧颖达 夏侯详 蔡道恭 杨公则 邓元起

萧颖达，兰陵兰陵人，齐光禄大夫赤斧第五子也。少好勇使气，起家冠军。兄颖胄，齐建武末行荆州事，颖达亦为西中郎外兵参军，俱在西府。齐季多难，颇不自安。会东昏遣辅国将军刘山阳为巴西太守，道过荆州，密敕颖胄袭雍州。时高祖已为备矣。仍遣颖胄亲人王天虎以书疑之。山阳至，果不敢入城。颖胄计无所出，夜遣钱塘人硃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席阐文、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。阐文曰：“萧雍州蓄养士马，非复一日，江陵素畏襄阳人，人众又不敌，取之必不可制，制之，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。今若杀山阳，与雍州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则霸业成矣。山阳持疑不进，是不信我。今斩送天虎，则彼疑可释。至而图之，罔不济矣。”

忱亦劝焉。颖达曰：“善。”及天明，颖胄谓天虎曰：“卿与刘辅国相识，今不得不借卿头。”乃斩天虎以示山阳。山阳大喜，轻将步骑数百到州。阐文勒兵待于门，山阳车逾限而门阖，因执斩之，传首高祖。且以奉南康王之议来告，高祖许焉。

和帝即位，以颖胄为假节、侍中、尚书令、领吏部尚书、都督行留诸军事、镇军将军、荆州刺史，留卫西朝。以颖达为冠军将军。及杨公则等率师随高祖，高祖围郢城，颖达会军于汉口，与王茂、曹景宗等攻郢城，陷之。随高祖平江州。高祖进江州，使与曹景宗先率马步进趋江宁，破东昏将李居士，又下东城。

初，义师之起也，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璝、巴西太守鲁休烈弗从，举兵侵荆州，败辅国将军任漾之于硖口，破大将军刘孝庆于上明，颖胄遣军拒之；而高祖已平江、郢，图建康。颖胄自以职居上将，不能拒制璝等，忧愧不乐，发疾数日而卒。州中秘之，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。及璝等闻建康将平，众惧而溃，乃始发丧，和帝赠颖胄丞相。

义师初，颖达弟颖孚自京师出亡，庐陵人循景智潜引与南归，至庐陵，景智及宗人灵祐为起兵，得数百人，屯西昌药山湖。颖达闻之，假颖孚节、督庐陵豫章临川南康安成五郡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庐陵内史。颖孚率灵祐等进据西昌，东昏遣安西太守刘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。颖孚不能自立，以其兵由建安复奔长沙，希祖追之，颖孚缘山逾嶂，仅而获免。在道绝粮，后因食过饱而卒。

建康城平，高祖以颖达为前将军、丹阳尹。上受禅，诏曰：“念功惟德，列代所同，追远怀人，弥与事笃。齐故侍中、丞相、尚书令颖胄，风格峻远，器珝深邵，清猷盛业，问望斯归。缔构义始，肇基王迹，契阔屯夷，载形心事。朕膺天改物，光宅区宇，望岱观河，永言号恸。可封巴东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本官如故。”

赠颖孚右卫将军。加颖达散骑常侍，以公事免。及大论功赏，封颖达吴昌县侯，邑千五百户。寻为侍中，改封作唐侯，县邑如故。迁征虏将军、太子左卫率。御史中丞任昉奏曰：

臣闻贫观所取，穷视不为。在于布衣穷居，介然之行，尚可以激贪历俗，惇此薄夫；况乎伐冰之家，争鸡豚之利；衣绣之士，受贾人之服。风闻征虏将军臣萧颖达启乞鱼军税，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。列称‘寻生鱼典税，先本是邓僧琰启乞，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。主人颖达，于时谓非新立，仍启乞接代僧琰，即蒙降许登税，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。’如其列状，则与风闻符同，颖达即主。

臣谨案：征虏将军、太子左卫率、作唐县开国侯臣颖达，备位大臣，预闻执宪，私谒亟陈，至公寂寞。屠中之志，异乎鲍肆之求；鱼飧之资，不俟潜有之数。遂复申兹文二，追彼十一，风体若兹，准绳斯在！陛下弘惜勋良，每为曲法；臣当官执宪，敢不直绳。臣等参议，请以见事免颖达所居官，以侯还第。

有诏原之。转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俄复为侍中，卫尉卿。出为信威将军、豫章内史，加秩中二千石。治任威猛，郡人畏之。迁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顷之，征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右骁骑将军。既处优闲，尤恣声色，饮酒过度，颇以此伤生。

九年，迁信威将军、右卫将军。是岁卒，年三十四。车驾临哭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二十万，布二百匹。追赠侍中、中卫将军，鼓吹一部。谥曰康。子敏嗣。

颖胄子靡，袭巴东公，位至中书郎，早卒。

夏侯详，字叔业，谯郡人也。年十六，遭父艰，居丧哀毁。三年庐于墓，尝有雀三足，飞来集其庐户，众咸异焉。服阕，刺史殷琰召补主簿。宋泰始初，琰举豫州叛，宋明帝遣辅国将军刘勔讨之，攻守连月，人情危惧，将请救于魏。详说琰曰：“今日之举，本效忠节；若社稷有奉，便归身朝廷，何可屈身北面异域。且今魏氏之卒，近在淮次，一军未测去就，惧有异图。今若遣使归款，必厚相慰纳，岂止免罪而已。若谓不然，请充一介。”琰许之。详见勔曰：“将军严围峭垒，矢刃如霜，城内愚徒，实同困兽，士庶惧诛，咸欲投魏。仆所以逾城归德，敢布腹心。愿将军弘旷荡之恩，垂霈然之惠，解围退舍，则皆相率而至矣。”勔许之。详曰：“审尔，当如君言，而详请反命。”勔遣到城下，详呼城中人，语以勔辞，即日琰及众俱出，一州以全。勔为刺史，又补主簿。顷之，为新汲令，治有异绩，刺史段佛荣班下境内，为属城表。转治中从事史，仍迁别驾。历事八将，州部称之。

齐明帝为刺史，雅相器遇。及辅政，招令出都，将大用之。每引详及乡人裴叔业日夜与语，详辄末略不酬。帝以问叔业，叔业告详。详曰：“不为福始，不为祸先。”由此微有忤。出为征虏长史、义阳太守。顷之、建安戍为魏所围，仍以详为建安戍主，带边城、新蔡二郡太守，并督光城、弋阳、汝阴三郡众赴之。详至建安，魏军引退。先是，魏又于淮上置荆亭戍，常为寇掠，累攻不能御，详率锐卒攻之，贼众大溃，皆弃城奔走。

建武末，征为游击将军，出为南中郎司马、南新蔡太守。齐南康王为荆州，迁西中郎司马、新兴太守，便道先到江阳。时始安王遥光称兵京邑，南康王长史萧颖胄并未至，中兵参军刘山阳先在州，山阳副潘绍欲谋作乱，详伪呼绍议事，即于城门斩之，州府乃安。迁司州刺史，辞不之职。

高祖义兵起，详与颖胄同创大举。西台建，以详为中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南郡太守。凡军国大事，颖胄多决于详。及高祖围郢城未下，颖胄遣卫尉席阐文如高祖军。详献议曰：“穷壁易守，攻取势难；顿甲坚城，兵家所忌。诚宜大弘经略，询纳群言。军主以下至于匹夫，皆令献其所见，尽其所怀，择善而从，选能而用，不以人废言，不以多罔寡。又须量我众力，度贼樵粮，窥彼人情，权其形势。若使贼人众而食少，故宜计日而守之；食多而力寡，故宜悉众而攻之。若使粮力俱足，非攻守所屈，便宜散金宝，纵反间，使彼智者不用，愚者怀猜，此魏武之所以定大业也。若三事未可，宜思变通，观于人情，计我粮谷。若德之所感，万里同符，仁之所怀，远迩归义，金帛素积，粮运又充，乃可以列围宽守，引以岁月，此王剪之所以克楚也。若围之不卒降，攻之未可下，间道不能行，金粟无人积，天下非一家，人情难可豫，此则宜更思变计矣。变计之道，实资英断，此之深要，难以纸宣，辄布言于席卫尉，特愿垂采。”高祖嘉纳焉。顷之，颖胄卒。时高祖弟始兴王憺留守襄阳，详乃遣使迎憺，共参军国。和帝加详禁兵，出入殿省，固辞不受。迁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寻授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详又固让于憺。

天监元年，征为侍中、车骑将军，论功封宁都县侯，邑二千户。详累辞让，至于恳切，乃更授右光禄大夫，侍中如故。给亲信二十人，改封豊城县公，邑如故。

二年，抗表致仕，诏解侍中，进特进。三年，迁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湘州刺史。详善吏事，在州四载，为百姓所称。州城南临水有峻峰，旧老相传，云“刺史登此山辄被代。”因是历政莫敢至。详于其地起台榭，延僚属，以表损挹之志。

六年，征为侍中、右光禄大夫，给亲信二十人，未至，授尚书左仆射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侍中如故。道病卒，时年七十四，上为素服举哀，赠右光禄。

先是，荆府城局参军吉士瞻役万人浚仗库防火池，得金革带钩，隐起雕镂甚精巧，篆文曰“锡尔金钩，既公且侯”。士瞻，详兄女婿也。女窃以与详，详喜佩之，期岁而贵矣。

蔡道恭，字怀俭，南阳冠军人也。父郡，宋益州刺史。道恭少宽厚有大量。齐文帝为雍州，召补主簿，仍除员外散骑常侍。后累有战功，迁越骑校尉、后军将军。

建武末，出为辅国司马、汝南令。齐南康王为荆州，荐为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加辅国将军。义兵起，萧颖胄以道恭旧将，素著威略，专相委任，迁冠军将军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仍转司马。中兴元年，和帝即位，迁右卫将军。巴西太守鲁休烈等自巴、蜀连兵寇上明，以道恭持节、督西讨诸军事。次土台，与贼合战，道恭潜以奇兵出其后，一战大破之，休烈等降于军门。以功迁中领军，固辞不受，出为使持节、右将军、司州刺史。

天监初，论功封汉寿县伯，邑七百户，进号平北将军。三年，魏围司州，时城中众不满五千人，食裁支半岁，魏军攻之，昼夜不息，道恭随方抗御，皆应手摧却。

魏乃作大车载土，四面俱前，欲以填緌，道恭辄于緌内列艨冲斗舰以待之，魏人不得进。又潜作伏道以决緌水，道恭载土犭屯塞之。相持百余日，前后斩获不可胜计。

魏大造梯冲，攻围日急，道恭于城内作土山，厚二十余丈；多作大槊，长二丈五尺，施长刃，使壮士刺魏人登城者。魏军甚惮之，将退。会道恭疾笃，乃呼兄子僧勰、从弟录恩及诸将帅谓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不能破灭寇贼，今所苦转笃，势不支久，汝等当以死固节，无令吾没有遗恨。”又令取所持节谓僧勰曰：“禀命出疆，凭此而已；即不得奉以还朝，方欲携之同逝，可与棺柩相随。”众皆流涕。其年五月卒。

魏知道恭死，攻之转急。

先是，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众赴援，景宗到凿岘，顿兵不前。至八月，城内粮尽，乃陷。诏曰：“持节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司州刺史、汉寿县开国伯道恭器干详审，才志通烈。王业肇构，致力陕西。受任边垂，效彰所莅。寇贼凭陵，竭诚守御，奇谋间出，捷书日至。不幸抱疾，奄至殒丧，遗略所固，得移气朔。自非徇国忘已，忠果并至，何能身没守存，穷而后屈。言念伤悼，特兼常怀，追荣加等。抑有恒数。可赠镇西将军，使持节、都督、刺史、伯如故，并寻购丧榇，随宜资给。”八年，魏许还道恭丧，其家以女乐易之，葬襄阳。

子澹嗣，卒于河东太守。孙固早卒，国除。

杨公则，字君翼，天水西县人也。父仲怀，宋泰始初为豫州刺史殷琰将。琰叛，辅国将军刘勔讨琰，仲怀力战，死于横塘。公则随父在军，年未弱冠，冒阵抱尸号哭，气绝良久，勔命还仲怀首。公则殓毕，徒步负丧归乡里，由此著名。历官员外散骑侍郎。梁州刺史范柏年板为宋熙太守、领白马戍主。

氐贼李乌奴作乱，攻白马，公则固守经时，矢尽粮竭，陷于寇，抗声骂贼。乌奴壮之，更厚待焉，要与同事。公则伪许而图之，谋泄，单马逃归。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闻，齐高帝下诏褒美。除晋寿太守，在任清洁自守。

永明中，为镇北长流参军。迁扶风太守，母忧去官。雍州刺史陈显达起为宁朔将军。复领太守。顷之，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构乱，公则率师进讨。事平，迁武宁太守。在郡七年，资无担石，百姓便之。入为前军将军。南康王为荆州，复为西中郎中兵参军。领军将军萧颖胃协同义举，以公则为辅国将军、领西中郎谘议参军，中兵如故，率众东下。时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，未知所附，公则军及巴陵，仍回师南讨。军次白沙，宝积惧，释甲以俟焉。公则到，抚纳之，湘境遂定。

和帝即位，授持节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湘州刺史。高祖勒众军次于沔口，鲁山城主孙乐祖、郢州刺史张冲各据城未下，公则率湘府之众会于夏口。时荆州诸军受公则节度，虽萧颖达宗室之贵亦隶焉。累进征虏将军、左卫将军，持节、刺史如故。

郢城平，高祖命众军即日俱下，公则受命先驱，径掩柴桑。江州既定，连旌东下，直造京邑。公则号令严明，秋毫不犯，所在莫不赖焉。大军至新林，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，与南掖门相对，尝登楼望战。城中遥见麾盖，纵神锋弩射之，矢贯胡床，左右皆失色。公则曰：“几中吾脚。”谈笑如初。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，军中惊扰，公则坚卧不起，徐命击之，东昏军乃退。公则所领多湘溪人，性怯懦，城内轻之，以为易与，每出荡，辄先犯公则垒。公则奖厉军士，克获更多。及平，城内出者或被剥夺，公则亲率麾下，列阵东掖门，卫送公卿士庶，故出者多由公则营焉。进号左将军，持节、刺史如故，还镇南蕃。

初，公则东下，湘部诸郡多未宾从，及公则还州，然后诸屯聚并散。天监元年，进号平南将军，封宁都县侯，邑一千五百户。湘州寇乱累年，民多流散，公则轻刑薄敛，顷之，户口充复。为政虽无威严，然保己廉慎，为吏民所悦。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，公则至，悉断之，所辟引皆州郡著姓，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。

四年，征中护军。代至，乘二舸便发，赆送一无所取。仍迁卫尉卿，加散骑常侍。时朝廷始议北伐，以公则威名素著，至京师，诏假节先屯洛口。公则受命遘疾，谓亲人曰：“昔廉颇、马援以年老见遗，犹自力请用。今国家不以吾朽懦，任以前驱，方于古人，见知重矣。虽临途疾苦，岂可僶俛辞事。马革还葬，此吾志也。”

遂强起登舟。至洛口，寿春士女归降者数千户。魏、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长史石荣前锋接战，即斩石荣，逐北至寿春，去城数十里乃反。疾卒于师，时年六十一。高祖深痛惜之，即日举哀，赠车骑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谥曰烈。

公则为人敦厚慈爱，居家笃睦，视兄子过于其子，家财悉委焉。性好学，虽居军旅，手不辍卷，士大夫以此称之。

子膘嗣，有罪国除。高祖以公则勋臣，特诏听庶长子朓嗣。朓固让，历年乃受。

邓元起，字仲居，南郡当阳人也。少有胆干，膂力过人。性任侠，好赈施，乡里年少多附之。起家州辟议曹从事史，转奉朝请。雍州刺史萧缅板为槐里令。迁弘农太守、平西军事。时西阳马荣率众缘江寇抄，商旅断绝，刺史萧遥欣使元起率众讨平之。迁武宁太守。

永元末，魏军逼义阳，元起自郡援焉。蛮帅田孔明附于魏，自号郢州刺史，寇掠三关，规袭夏口，元起率锐卒攻之，旬月之间，频陷六城，斩获万计，余党悉皆散走。仍戍三关。郢州刺史张冲督河北军事，元起累与冲书，求旋军。冲报书曰：“足下在彼，吾在此，表里之势，所谓金城汤池；一旦舍去，则荆棘生焉。”乃表元起为平南中兵参军事。自是每战必捷，勇冠当时，敢死之士乐为用命者万有余人。

义师起，萧颖胄与书招之。张冲待元起素厚，众皆惧冲；及书至，元起部曲多劝其还郢。元起大言于众曰：“朝廷暴虐，诛戮宰臣，群小用命，衣冠道尽。荆、雍二州同举大事，何患不克。且我老母在西，岂容背本。若事不成，政受戮昏朝，幸免不孝之罪。”即日治严上道。至江陵，为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加冠军将军，率众与高祖会于夏口。高祖命王茂、曹景宗及元起等围城，结垒九里，张冲屡战，辄大败，乃婴城固守。

和帝即位，授假节、冠军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移镇南堂西渚。中兴元年七月，郢城降，以本号为益州刺史，仍为前军，先定寻阳。

及大军进至京邑，元起筑垒于建阳门，与王茂、曹景宗等合长围，身当锋镝。建康城平，进号征虏将军。天监初，封当阳县侯，邑一千二百户。又进号左将军，刺史如故，始述职焉。

初，义师之起，益州刺史刘季连持两端；及闻元起将至，遂发兵拒守。语在《季连传》。元起至巴西，巴西太守硃士略开门以待。先时蜀人多逃亡，至是出投元起，皆称起义应朝廷，师人新故三万余。元起在道久，军粮乏绝。或说之曰：“蜀土政慢，民多诈疾，若俭巴西一郡籍注，困而罚之，所获必厚。”元起然之。

涪令李膺谏曰：“使君前有严敌，后无继援，山民始附，于我观德，若纠以刻薄，民必不堪，众心一离，虽悔无及，何必起疾，可以济师。膺请出图之，不患资粮不足也。”元起曰：“善，一以委卿。”膺退，率富民上军资米，俄得三万斛。

元起先遣将王元宗等，破季连将李奉伯于新巴，齐晚盛于赤水，众进屯西平。

季连始婴城自守。晚盛又破元起将鲁方达于斛石，士卒死者千余人，师众咸惧，元起乃自率兵稍进至蒋桥，去成都二十里，留辎重于郫。季连复遣奉伯、晚盛二千人，间道袭郫，陷之，军备尽没。元起遣鲁方达之众救之，败而反，遂不能克。元起舍郫，迳围州城，栅其三面而堑焉。元起出巡视围栅，季连使精勇掩之，将至麾下，元起下舆持楯叱之，众辟易不敢进。

时益部兵乱日久，民废耕农，内外苦饥，人多相食，道路断绝，季连计穷。会明年，高祖使赦季连罪，许之降。季连即日开城纳元起，元起送季连于京师。城开，郫乃降。斩奉伯、晚盛。高祖论平蜀勋，复元起号平西将军，增封八百户，并前二千户。

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，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，并厚待之，任以州事。黔娄甚清洁，光济多计谋，并劝为善政。元起之克季连也，城内财宝无所私，勤恤民事，口不论财色。性本能饮酒，至一斛不乱，及是绝之。蜀土翕然称之。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，与黔娄志行不同，乃言于元起曰：“城中称有三刺史，节下何以堪之！”元起由此疏黔屡、光济，而治迹稍损。

在州二年，以母老乞归供养，诏许焉。征为右卫将军，以西昌侯萧渊藻代之。

是时，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郑叛，引魏人，白马戍主尹天宝驰使报蜀，魏将王景胤、孔陵寇东西晋寿，并遣告急，众劝元起急救之。元起曰：“朝廷万里，军不卒至，若寇贼侵淫，方须扑讨，董督之任，非我而谁？何事匆匆便救。”黔娄等苦谏之，皆不从。高祖亦假元起节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救汉中。比至，魏已攻陷两晋寿。

渊藻将至。元起颇营还装，粮储器械，略无遗者。渊藻入城，甚怨望之，因表其逗留不忧军事。收付州狱，于狱自缢，时年四十八。有司追劾削爵土，诏减邑之半，乃更封松滋县侯，邑千户。

初，元起在荆州，刺史随王板元起为从事，别驾庾荜坚执不可，元起恨之。大军既至京师，荜在城内，甚惧。及城平，元起先遣迎荜，语人曰：“庾别驾若为乱兵所杀，我无以自明。”因厚遣之。少时又赏至其西沮田舍，有沙门造之乞，元起问田人曰：“有稻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二十斛。”元起悉以施之。时人称其有大度。

元起初为益州，过江陵迎其母，母事道，方居馆，不肯出。元起拜请同行。母曰：“贫贱家儿忽得富贵，讵可久保，我宁死不能与汝共入祸败。”元起之至巴东，闻蜀乱，使蒋光济筮之，遇《蹇》，喟然叹曰：“吾岂邓艾而及此乎。”后果如筮。

子铿嗣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永元之末，荆州方未有衅，萧颖胄悉全楚之兵，首应义举。

岂天之所启，人惎之谋？不然，何其响附之决也？颖达叔侄庆流后嗣，夏侯、杨、邓咸享隆名，盛矣！详之谨厚，杨、蔡廉节，君子有取焉。

## 列传第五 张弘策 庾域 郑绍叔 吕僧珍

张弘策，字真简，范阳方城人，文献皇后之从父弟也。幼以孝闻。母尝有疾，五日不食，弘策亦不食。母强为进粥，乃食母所余。遭母忧，三年不食盐菜，几至灭性。兄弟友爱，不忍暂离，虽各有室，常同卧起，世比之姜肱兄弟。起家齐邵陵王国常侍，迁奉朝请、西中郎江夏王行参军。

弘策与高祖年相辈，幼见亲狎，恒随高祖游处。每入室，常觉有云烟气，体辄肃然，弘策由此特敬高祖。建武末，弘策从高祖宿，酒酣，徙席星下，语及时事。

弘策因问高祖曰：“纬象云何？国家故当无恙？”高祖曰：“其可言乎？”弘策因曰：“请言其兆。”高祖曰：“汉北有失地气，浙东有急兵祥。今冬初，魏必动；若动则亡汉北。帝今久疾，多异议，万一伺衅，稽部且乘机而作，是亦无成，徒自驱除耳。明年都邑有乱，死人过于乱麻，齐之历数，自兹亡矣。梁、楚、汉当有英雄兴。”弘策曰：“英雄今何在？为已富贵，为在草茅？”高祖笑曰：“光武有云：‘安知非仆？’”弘策起曰：“今夜之言，是天意也。请定君臣之分。”高祖曰：“舅欲效邓晨乎？”是冬，魏军寇新野，高祖将兵为援，且受密旨，仍代曹虎为雍州。弘策闻之心喜，谓高祖曰：“夜中之言，独当验矣。”高祖笑曰：“且勿多言。”

弘策从高祖西行，仍参帷幄，身亲军役，不惮辛苦。

五年秋，明帝崩，遗诏以高祖为雍州刺史，乃表弘策为录事参军，带襄阳令。

高祖睹海内方乱，有匡济之心，密为储备，谋猷所及，惟弘策而已。时长沙宣武王罢益州还，仍为西中郎长史，行郢州事。高祖使弘策到郢，陈计于宣武王，语在《高祖纪》。弘策因说王曰：“昔周室既衰，诸侯力争，齐桓盖中人耳，遂能一匡九合，民到于今称之。齐德告微，四海方乱，苍生之命，会应有主。以郢州居中流之要，雍部有戎马之饶，卿兄弟英武，当今无敌，虎据两州，参分天下，纠合义兵，为百姓请命，废昏立明，易于反掌。如此，则桓、文之业可成，不世之功可建。无为竖子所欺，取笑身后。雍州揣之已熟，愿善图之。”王颇不怿而无以拒也。

义师将起，高祖夜召弘策、吕僧珍入宅定议，旦乃发兵，以弘策为辅国将军、军主，领万人督后部军事。西台建，为步兵校尉，迁车骑谘议参军。及郢城平，萧颖达、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，高祖以为宜乘势长驱，直指京邑，以计语弘策，弘策与高祖意合。又访宁远将军庾域，域又同。乃命众军即日上道，沿江至建康，凡矶、浦、村落，军行宿次、立顿处所，弘策逆为图测，皆在目中。义师至新林，王茂、曹景宗等于大航方战，高祖遣弘策持节劳勉，众咸奋厉。是日，仍破硃雀军。

高祖入顿石头城，弘策屯门禁卫，引接士类，多全免。城平，高祖遣弘策与吕僧珍先入清宫，封检府库。于时城内珍宝委积，弘策申勒部曲，秋毫无犯。迁卫尉卿，加给事中。天监初，加散骑常侍，洮阳县侯，邑二千二百户。弘策尽忠奉上，知无不为，交友故旧，随才荐拔，搢绅皆趋焉。

时东昏余党初逢赦令，多未自安，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，得入南北掖作乱，烧神虎门、总章观。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，以宿卫兵拒破之，盗分入卫尉府，弘策方救火，盗潜后害之，时年四十七。高祖深恸惜焉。给第一区，衣一袭，钱十万，布百匹，蜡二百斤。诏曰：“亡从舅卫尉，虑发所忽，殒身祅竖。其情理清贞，器识淹济，自籓升朝，契阔夷阻。加外氏凋衰，飨尝屡绝，兴感《渭阳》，情寄斯在。

方赖忠勋，翼宣寡薄，报效无征，永言增恸。可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给鼓吹一部。谥曰愍。”

弘策为人宽厚通率，笃旧故。及居隆重，不以贵势自高。故人宾客，礼接如布衣时。禄赐皆散之亲友。及其遇害，莫不痛惜焉。子缅嗣，别有传。

庾域，字司大，新野人。长沙宣武王为梁州，以为录事参军，带华阳太守。时魏军攻围南郑，州有空仓数十所，域封题指示将士云：“此中粟皆满，足支二年，但努力坚守。”众心以安。虏退，以功拜羽林监，迁南中郎记室参军。永元末，高祖起兵，遣书招域。西台建，以为宁朔将军，领行选，从高祖东下。师次杨口，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衔命劳军。域乃讽夬曰：“黄钺未加，非所以总率侯伯。”夬反西台，即授高祖黄钺。萧颖胄既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论者谓高祖应致笺，域争不听，乃止。郢城平。域及张弘策议与高祖意合，即命众军便下。每献谋画，多被纳用。

霸府初开，以为谘议参军。天监初，封广牧县子，后军司马。出为宁朔将军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举州叛降魏，魏骑将袭巴西，域固守百余日，城中粮尽，将士皆龁草食土，死者太半，无有离心。魏军退，诏增封二百户，进爵为伯。六年，卒于郡。

郑绍叔，字仲明，荥阳开封人也。世居寿阳。祖琨，宋高平太守。绍叔少孤贫。

年二十余，为安豊令，居县有能名。本州召补主簿，转治中从事史。时刺史萧诞以弟谌诛，台遣收兵卒至，左右莫不惊散，绍叔闻难，独驰赴焉。诞死，侍送丧柩，众咸称之。到京师，司空徐孝嗣见而异之，曰：“祖逖之流也。”

高祖临司州，命为中兵参军，领长流，因是厚自结附。高祖罢州还京师，谢遣宾客，绍叔独固请愿留。高祖谓曰：“卿才幸自有用，我今未能相益，宜更思他涂。”

绍叔曰：“委质有在，义无二心。”高祖固不许，于是乃还寿阳。刺史萧遥昌苦引绍叔，终不受命。遥昌怒，将囚之，救解得免。及高祖为雍州刺史，绍叔间道西归，补宁蛮长史、扶风太守。

东昏既害朝宰，颇疑高祖。绍叔兄植为东昏直后，东昏遣至雍州，托以候绍叔，实潜使为刺客。绍叔知之，密以白高祖。植既至，高祖于绍叔处置酒宴之，戏植曰：“朝廷遣卿见图，今日闲宴，是见取良会也。”宾主大笑。令植登临城隍，周观府署，士卒、器械、舟舻、战马，莫不富实。植退谓绍叔曰：“雍州实力，未易图也。”

绍叔曰：“兄还，具为天子言之。兄若取雍州，绍叔请以此众一战。”送兄于南岘，相持恸哭而别。

义师起，为冠军将军，改骁骑将军，侍从东下江州，留绍叔监州事，督江、湘二州粮运，事无阙乏。天监初，入为卫尉卿。绍叔忠于事上，外所闻知，纤毫无隐。

每为高祖言事，善则曰：“臣愚不及，此皆圣主之策。”其不善，则曰：“臣虑出浅短，以为其事当如是，殆以此误朝廷，臣之罪深矣。”高祖甚亲信之。母忧去职。

绍叔有至性，高祖常使人节其哭。顷之，起为冠军将军、右军司马，封营道县侯，邑千户。俄复为卫尉卿，加冠军将军。以营道县户凋弊，改封东兴县侯，邑如故。

初，绍叔少失父，事母及祖母以孝闻，奉兄恭谨。及居显要，禄赐所得及四方贡遗，悉归之兄室。

三年，魏军围合肥，绍叔以本号督众军镇东关，事平，复为卫尉。既而义阳为魏所陷，司州移镇关南。四年，以绍叔为使持节、征虏将军、司州刺史。绍叔创立城隍，缮修兵器，广田积谷，招纳流民，百姓安之。性颇矜躁，以权势自居，然能倾心接物，多所荐举，士类亦以此归之。

六年，征为左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领司、豫二州大中正。绍叔至家疾笃。

诏于宅拜授，舆载还府，中使医药，一日数至。七年，卒于府舍，时年四十五。高祖将临其殡，绍叔宅巷狭陋，不容舆驾，乃止。诏曰：“追往念功，前王所笃；在诚惟旧，异代同规。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东兴县开国侯绍叔，立身清正，奉上忠恪，契阔籓朝，情绩显著。爰及义始，实立茂勋，作牧疆境，效彰所莅。方申任寄，协赞心膂；奄至殒丧，伤痛于怀。宜加优典，隆兹宠命。可赠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凶事所须，随由资给。谥曰忠。”

绍叔卒后，高祖尝潸然谓朝臣曰：“郑绍叔立志忠烈，善则称君，过则归己，当今殆无其比。”其见赏惜如此。子贞嗣。

吕僧珍，字元瑜，东平范人也。世居广陵。起自寒贱。始童儿时，从师学，有相工历观诸生，指僧珍谓博士曰：“此有奇声，封侯相也。”年二十余，依宋丹阳尹刘秉，秉诛后，事太祖文皇为门下书佐。身长七尺五寸，容貌甚伟。在同类中少所亵狎，曹辈皆敬之。

太祖为豫州刺史，以为典签，带蒙令，居官称职。太祖迁领军，补主簿。妖贼唐瑀寇东阳，太祖率众东讨，使僧珍知行军众局事。僧珍宅在建阳门东，自受命当行，每日由建阳门道，不过私室，太祖益以此知之。为丹阳尹，复命为郡督邮。齐随王子隆出为荆州刺史，齐武以僧珍为子隆防阁，从之镇。永明九年，雍州刺史王奂反，敕遣僧珍隶平北将军曹虎西为典签，带新城令。魏军寇沔北，司空陈显达出讨，一见异之，因屏人呼上座，谓曰：“卿有贵相，后当不见减，努力为之。”

建武二年，魏大举南侵，五道并进。高祖率师援义阳，僧珍从在军中。长沙宣武王时为梁州刺史。魏围守连月，间谍所在不通，义阳与雍州路断。高祖欲遣使至襄阳，求梁州问，众皆惮，莫敢行，僧珍固请充使，即日单舸上道。既至襄阳，督遣援军，且获宣武王书而反，高祖甚嘉之。事宁，补羽林监。

东昏即位，司空徐孝嗣管朝政，欲与共事，僧珍揣不久安，竟弗往。时高祖已临雍州，僧珍固求西归，得补邔令。既至，高祖命为中兵参军，委以心膂。僧珍阴养死士，归之者甚众。高祖颇招武猛，士庶响从，会者万余人，因命按行城西空地，将起数千间屋，以为止舍，多伐材竹，沈于檀溪，积茅盖若山阜，皆不之用。僧珍独悟其旨，亦私具橹数百张。义兵起，高祖夜召僧珍及张弘策定议，明旦乃会众发兵，悉取檀溪材竹，装为艛舰，葺之以茅，并立办。众军将发，诸将果争橹，僧珍乃出先所具者，每船付二张，争者乃息。

高祖以僧珍为辅国将军、步兵校尉，出入卧内，宣通意旨。师及郢城，僧珍率所领顿偃月垒，俄又进据骑城。郢州平，高祖进僧珍为前锋大将军。大军次江宁，高祖令僧珍与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逻。其日，东昏将李居士与众来战，僧珍等要击，大破之。乃与茂进军于白板桥筑垒，垒立，茂移顿越城，僧珍独守白板。李居士密觇知众少，率锐卒万人，直来薄城。僧珍谓将士曰：“今力既不敌，不可与战；亦勿遥射，须至堑里，当并力破之。俄而皆越堑拔栅，僧珍分人上城，矢石俱发，自率马步三百人出其后，守隅者复逾城而下，内外齐击，居士应时奔散，获其器甲不可胜计。僧珍又进据越城。东昏大将王珍国列车为营，背淮而阵。王茂等众军击之，僧珍纵火车焚其营。即日瓦解。

建康城平，高祖命僧珍率所领先入清宫，与张弘策封检府库，即日以本官带南彭城太守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领虎贲中郎将。高祖受禅，以为冠军将军、前军司马，封平固县侯，邑一千二百户。寻迁给事中、右卫将军。顷之，转左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入直秘书省，总知宿卫。天监四年冬，大举北伐，自是军机多事，僧珍昼直中书省，夜还秘书。五年夏，又命僧珍率羽林劲勇出梁城。其年冬旋军，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。

僧珍去家久，表求拜墓。高祖欲荣之，使为本州，乃授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僧珍在任，平心率下，不私亲戚。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，僧珍既至，乃弃业欲求州官。僧珍曰：“吾荷国重恩，无以报效，汝等自有常分，岂可妄求叨越，但当速反葱肆耳。”僧珍旧宅在市北，前有督邮廨，乡人咸劝徒廨以益其宅。

僧珍怒曰：“督邮官廨也，置立以来，便在此地，岂可徙之益吾私宅！”姊适于氏，住在市西，小屋临路，与列肆杂处，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，不以为耻。在州百日，征为领军将军，寻加散骑常侍，给鼓吹一部，直秘书省如先。

僧珍有大勋，任总心膂，恩遇隆密，莫与为比。性甚恭慎，当直禁中，盛暑不敢解衣。每侍御座，屏气鞠躬，果食未尝举箸。尝因醉后，取一柑食之。高祖笑谓曰：“便是大有所进。”禄俸之外，又月给钱十万；其余赐赉不绝于时。

十年，疾病，车驾临幸，中使医药，日有数四。僧珍语亲旧曰：“吾昔在蒙县，热病发黄，当时必谓不济，主上见语，‘卿有富贵相，必当不死，寻应自差’，俄而果愈。今已富贵而复发黄，所苦与昔正同，必不复起矣。”竟如其言。卒于领军府舍，时年五十八。高祖即日临殡，诏曰：“思旧笃终，前王令典；追荣加等，列代通规。散骑常侍、领军将军、平固县开国侯僧珍，器思淹通，识宇详济，竭忠尽礼，知无不为。与朕契阔，情兼屯泰。大业初构，茂勋克举。及居禁卫，朝夕尽诚。

方参任台槐，式隆朝寄；奄致丧逝，伤恸于怀。宜加优典，以隆宠命。可赠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常侍、鼓吹、侯如故。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丧事所须，随由备办。谥曰忠敬侯。”高祖痛惜之，言为流涕。长子峻早卒，峻子淡嗣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张弘策敦厚慎密，吕僧珍恪勤匪懈，郑绍叔忠诚亮荩，缔构王业，三子皆有力焉。僧珍之肃恭禁省，绍叔之造膝诡辞，盖识为臣之节矣。

## 列传第六 柳惔弟忱 席阐文 韦睿族弟爱

柳惔，字文通，河东解人也。父世隆，齐司空。惔年十七，齐武帝为中军，命为参军，转主簿。齐初，入为尚书三公郎，累迁太子中舍人，巴东王子响友。子响为荆州，惔随之镇。子响昵近小人，惔知将为祸，称疾还京。及难作，惔以先归得免。历中书侍郎，中护军长史。出为新安太守，居郡，以无政绩，免归。久之，为右军谘议参军事。

建武末，为西戎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及高祖起兵，惔举汉中应义。和帝即位，以为侍中，领前军将军。高祖践阼，征为护军将军，未拜，仍迁太子詹事，加散骑常侍。论功封曲江县侯，邑千户。高祖因宴为诗以贻惔曰：“尔实冠群后，惟余实念功。”又尝侍座，高祖曰：“徐元瑜违命岭南，《周书》罪不相及，朕已宥其诸子，何如？”惔对曰：“罚不及嗣，赏延于世，今复见之圣朝。”时以为知言。寻迁尚书右仆射。

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伐，临川王宏都督众军，以惔为副。军还，复为仆射。以久疾，转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给亲信二十人。未拜，出为使持节、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六年十月，卒于州，时年四十六。高祖为素服举哀。赠侍中、抚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谥曰穆。惔著《仁政传》及诸诗赋，粗有辞义。子照嗣。

惔第四弟憕，亦有美誉，历侍中、镇西长史。天监十二年，卒，赠宁远将军、豫州刺史。

忱字文若，惔第五弟也。年数岁，父世隆及母阎氏时寝疾，忱不解带经年。及居丧，以毁闻。起家为司徒行参军，累迁太子中舍人，西中郎主簿，功曹史。

齐东昏遣巴西太守刘山阳由荆袭高祖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计未有定，召忱及其所亲席阐文等夜入议之。忱曰：“朝廷狂悖，为恶日滋。顷闻京师长者，莫不重足累息；今幸在远，得假日自安。雍州之事，且藉以相毙耳。独不见萧令君乎？以精兵数千，破崔氏十万众，竟为群邪所陷，祸酷相寻。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若使彼凶心已逞，岂知使君不系踵而及？且雍州士锐粮多，萧使君雄姿冠世，必非山阳所能拟；若破山阳，荆州复受失律之责。进退无可，且深虑之。”阐文亦深劝同高祖。颖胄乃诱斩山阳，以忱为宁朔将军。

和帝即位，为尚书吏部郎，进号辅国将军、南平太守。寻迁侍中、冠军将军，太守如故。转吏部尚书，不拜。郢州平，颖胄议迁都夏口，忱复固谏，以为巴硖未宾，不宜轻舍根本，摇动民志。颖胄不从。俄而巴东兵至硖口，迁都之议乃息。论者以为见机。

高祖践阼，以忱为五兵尚书，领骁骑将军。论建义功，封州陵伯，邑七百户。

天监二年，出为安西长史、冠军将军、南郡太守。六年，征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。未发，迁持节、督湘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八年，坐辄放从军丁免。俄入为秘书监，迁散骑常侍，转祠部尚书，未拜遇疾，诏改授给事中、光禄大夫，疾笃不拜。十年，卒于家，时年四十一。追赠中书令，谥曰穆。子范嗣。

席阐文，安定临泾人也。少孤贫，涉猎书史。齐初，为雍州刺史萧赤斧中兵参军，由是与其子颖胄善。复历西中郎中兵参军，领城局。高祖之将起义也，阐文深劝之，颖胄同焉，仍遣田祖恭私报高祖，并献银装刀，高祖报以金如意。和帝称尊号，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寻迁卫尉卿。颖胄暴卒，州府骚扰，阐文以和帝幼弱，中流任重，时始兴王憺留镇雍部，用与西朝群臣迎王总州事，故赖以宁辑。高祖受禅，除都官尚书、辅国将军。封山阳伯，邑七百户。出为东阳太守，又改封湘西，户邑如故。视事二年，以清白著称，卒于官。诏赙钱三万，布五十匹。谥曰威。

韦睿，字怀文，京兆杜陵人也。自汉丞相贤以后，世为三辅著姓。祖玄，避吏隐于长安南山。宋武帝入关，以太尉掾征，不至。伯父祖征，宋末为光禄勋。父祖归，宁远长史。睿事继母以孝闻。睿兄纂、阐，并早知名。纂、睿皆好学，阐有清操。祖征累为郡守，每携睿之职，视之如子。时睿内兄王憕、姨弟杜恽，并有乡里盛名。祖征谓睿曰：“汝自谓何如憕、恽？”睿谦不敢对。祖征曰：“汝文章或小减，学识当过之；然而干国家，成功业，皆莫汝逮也。”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，要睿俱行。梁土富饶，往者多以贿败；睿时虽幼，独用廉闻。

宋永光初，袁抃为雍州刺史，见而异之，引为主簿。抃到州，与邓琬起兵，睿求出为义成郡，故免抃之祸。后为晋平王左常侍，迁司空桂阳王行参军，随齐司空柳世隆守郢城，拒荆州刺史沈攸之。攸之平，迁前军中兵参军。久之，为广德令。

累迁齐兴太守、本州别驾、长水校尉、右军将军。齐末多故，不欲远乡里，求为上庸太守，加建威将军。俄而太尉陈显达、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，民心遑骇，未有所定，西土人谋之于睿。睿曰：“陈虽旧将，非命世才；崔颇更事，懦而不武。

其取赤族也，宜哉！天下真人，殆兴于吾州矣。”乃遣其二子，自结于高祖。

义兵檄至，睿率郡人伐竹为筏，倍道来赴，有众二千，马二百匹。高祖见睿甚悦，拊几曰：“他日见君之面，今日见君之心，吾事就矣。”义师克郢、鲁，平加湖，睿多建谋策，皆见纳用。大军发郢，谋留守将，高祖难其人；久之，顾睿曰：“弃骐骥而不乘，焉遑遑而更索？”即日以为冠军将军、江夏太守，行郢府事。初，郢城之拒守也，男女口垂十万，闭垒经年，疾疫死者十七八，皆积尸于床下，而生者寝处其上，每屋辄盈满。睿料简隐恤，咸为营理，于是死者得埋藏，生者反居业，百姓赖之。

梁台建，征为大理。高祖即位，迁廷尉，封都梁子，邑三百户。天监二年，改封永昌，户邑如先。东宫建，迁太子右卫率，出为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、领历阳太守。三年，魏遣众来寇，率州兵击走之。

四年，王师北伐，诏睿都督众军。睿遣长史王超宗、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，未能拔。睿巡行围栅，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，睿欲击之，诸将皆曰：“向本轻来，未有战备，徐还授甲，乃可进耳。”睿曰：“不然。魏城中二千余人，闭门坚守，足以自保，无故出人于外，必其骁勇者也，若能挫之，其城自拔。”众犹迟疑，睿指其节曰；“朝廷授此，非以为饰，韦睿之法，不可犯也。”乃进兵。

士皆殊死战，魏军果败走，因急攻之，中宿而城拔。遂进讨合肥。先是，右军司马胡略等至合肥，久未能下，睿按行山川，曰：“吾闻‘汾水可以灌平阳，绛水可以灌安邑’，即此是也。”乃堰肥水，亲自表率，顷之，堰成水通，舟舰继至。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，睿先攻二城。既而魏援将扬灵胤帅军五万奄至，众惧不敌，请表益兵。睿笑曰：“贼已至城下，方复求军，临难铸兵，岂及马腹？且吾求济师，彼亦征众，犹如吴益巴丘，蜀增白帝耳。‘师克在和不在众’，古之义也。”因与战，破之，军人少安。

初，肥水堰立，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，魏攻陷怀静城，千余人皆没。魏人乘胜至睿堤下，其势甚盛，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，诸将又请走保三叉。睿怒曰：“宁有此邪！将军死绥，有前无却。”因令取伞扇麾幢，树之堤下，示无动志。

睿素羸，每战未尝骑马，以板舆自载，督厉众军。魏兵来凿堤，睿亲与争之，魏军少却，因筑垒于堤以自固。睿起斗舰，高与合肥城等，四面临之。魏人计穷，相与悲哭。睿攻具既成，堰水又满，魏救兵无所用。魏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，中弩死，城遂溃。俘获万余级，牛马万数，绢满十间屋，悉充军赏。睿每昼接客旅，夜算军书，三更起张灯达曙，抚循其众，常如不及，故投募之士争归之。所至顿舍修立，馆宇籓篱墙壁，皆应准绳。

合肥既平，高祖诏众军进次东陵。东陵去魏甓城二十里，将会战，有诏班师。

去贼既近，惧为所蹑，睿悉遣辎重居前，身乘小舆殿后，魏人服睿威名，望之不敢逼，全军而还。至是迁豫州于合肥。

五年，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，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，众号百万，连城四十余。

高祖遣征北将军曹景宗，都督众军二十万以拒之。次邵阳洲，筑垒相守，高祖诏睿率豫州之众会焉。睿自合肥迳道由阴陵大泽行，值涧谷，辄飞桥以济。师人畏魏军盛，多劝睿缓行。睿曰：“钟离今凿穴而处，负户而汲，车驰卒奔，犹恐其后，而况缓乎！魏人已堕吾腹中，卿曹勿忧也。”旬日而至邵阳。初，高祖敕景宗曰：“韦睿，卿之乡望，宜善敬之。”景宗见睿，礼甚谨。高祖闻之，曰：“二将和，师必济矣。”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，夜掘长堑，树鹿角，截洲为城，比晓而营立。

元英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是何神也！”明旦，英自率众来战，睿乘素木舆，执白角如意麾军，一日数合，英甚惮其强。魏军又夜来攻城，飞矢雨集，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，睿不许。军中惊，睿于城上厉声呵之，乃定。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，树栅数百步，跨淮通道。睿装大舰，使梁郡太守冯道根、庐江太守裴邃、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。值淮水暴长，睿即遣之，斗舰竞发，皆临敌垒。以小船载草，灌之以膏，从而焚其桥。风怒火盛，烟尘晦冥，敢死之士，拔栅斫桥，水又漂疾，倏忽之间，桥栅尽坏。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，军人奋勇，呼声动天地，无不一当百，魏人大溃。元英见桥绝，脱身遁去。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，斩首亦如之。其余释甲稽颡，乞为囚奴，犹数十万。所获军实牛马，不可胜纪。睿遣报昌义之，义之且悲且喜，不暇答语，但叫曰：“更生！更生！”高祖遣中书郎周舍劳于淮上，睿积所获于军门，舍观之，谓睿曰：“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。”以功增封七百户，进爵为侯，征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

七年，迁左卫将军，俄为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会司州刺史马仙琕北伐还军，为魏人所蹑，三关扰动，诏睿督众军援焉。睿至安陆，增筑城二丈余，更开大堑，起高楼，众颇讥其示弱。睿曰：“不然，为将当有怯时，不可专勇。”

是时元英复追仙琕，将复邵阳之耻，闻睿至，乃退。帝亦诏罢军。明年，迁信武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九年，征员外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累迁左卫将军、太子詹事，寻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十三年，迁智武将军、丹阳尹，以公事免。顷之，起为中护军。

十四年，出为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初，睿起兵乡中，客阴俊光泣止睿，睿还为州，俊光道候睿，睿笑谓之曰：“若从公言，乞食于路矣。”饷耕牛十头。睿于故旧，无所遗惜，士大夫年七十以上，多与假板县令，乡里甚怀之。十五年，拜表致仕，优诏不许。十七年，征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寻给鼓吹一部，入直殿省。居朝廷，恂恂未尝忤视，高祖甚礼敬之。性慈爱，抚孤兄子过于己子，历官所得禄赐，皆散之亲故，家无余财。后为护军，居家无事，慕万石、陆贾之为人，因画之于壁以自玩。时虽老，暇日犹课诸儿以学。第三子棱，尤明经史，世称其洽闻，睿每坐棱使说书，其所发擿，棱犹弗之逮也。高祖方锐意释氏，天下咸从风而化；睿自以信受素薄，位居大臣，不欲与俗俯仰，所行略如他日。

普通元年夏，迁侍中、车骑将军，以疾未拜。八月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九。遗令薄葬，敛以时服。高祖即日临哭甚恸。赐钱十万，布二百匹，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丧事取给于官，遣中书舍人监护。赠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谥曰严。

初，邵阳之役，昌义之甚德睿，请曹景宗与睿会，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，景宗掷得雉，睿徐掷得卢，遽取一子反之，曰“异事”，遂作塞。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，睿独居后，其不尚胜，率多如是，世尤以此贤之。子放、正、棱、黯，放别有传。

正字敬直，起家南康王行参军，稍迁中书侍郎，出为襄阳太守。初，正与东海王僧孺友善，及僧孺为尚书吏部郎，参掌大选，宾友故人莫不倾意，正独澹然。及僧孺摈废之后，正复笃素分，有逾曩日，论者称焉。历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。

棱字威直，性恬素，以书史为业，博物强记，当世之士，咸就质疑。起家安成王府行参军，稍迁治书侍御史，太子仆，光禄卿。著《汉书续训》三卷。

黯字务直，性强正，少习经史，有文词。起家太子舍人，稍迁太仆卿，南豫州刺史，太府卿。侯景济江，黯屯六门，寻改为都督城西面诸军事。时景于城外起东西二土山，城内亦作以应之，太宗亲自负土，哀太子以下躬执畚锸。黯守西土山，昼夜苦战，以功授轻车将军，加持节。卒于城内，赠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睿族弟爱。

爱字孝友，沈静有器局。高祖父广，晋后军将军、北平太守。曾祖轨，以孝武太元之初，南迁襄阳，为本州别驾，散骑侍郎。祖公循，宋义阳太守。父义正，早卒。

爱少而偏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清介，不妄交游，而笃志好学，每虚室独坐，游心坟素，而埃尘满席，寂若无人。年十二，尝游京师，值天子出游南苑，邑里喧哗，老幼争观，爱独端坐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宗族见者，莫不异焉。及长，博学有文才，尤善《周易》及《春秋左氏》义。

袁抃为雍州刺史，辟为主簿。遭母忧，庐于墓侧，负土起坟。高祖临雍州，闻之，亲往临吊。服阕，引为中兵参军。义师之起也，以爱为壮武将军、冠军南平王司马，带襄阳令。时京邑未定，雍州空虚，魏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，州内惊扰，百姓携贰。爱沉敏有谋，素为州里信伏，乃推心抚御，晓示逆顺；兼率募乡里，得千余人，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，大破之，百姓乃安。

萧颖胄之死也，和帝征兵襄阳，爱从始兴王憺赴焉。先是，巴东太守萧璝、巴东太守鲁休烈举兵来逼荆州，及憺至，令爱书谕之，璝即日请降。

中兴二年，从和帝东下。高祖受禅，进号辅国将军，仍为骁骑将军，寻除宁蜀太守，与益州刺史邓元起西上袭刘季连，行至公安，道病卒，赠卫尉卿。子乾向，官至骁骑将军，征北长史，汝阴、钟离二郡太守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昔窦融以河右归汉，终为盛族；柳惔举南郑响从，而家声弗霣，时哉！忱之谋画，亦用有成，智矣。韦睿起上庸以附义，其地比惔则薄，及合肥、邵阳之役，其功甚盛，推而弗有，君子哉！

## 列传第七 范云 沈约

范云，字彦龙，南乡舞阴人，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。年八岁，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，琰异之，要就席，云风姿应对，傍若无人。琰令赋诗，操笔便就，坐者叹焉。尝就亲人袁照学，昼夜不怠。照抚其背曰：“卿精神秀朗而勤于学，卿相才也。”少机警有识，且善属文，便尺牍，下笔辄成，未尝定藁，时人每疑其宿构。

父抗，为郢府参军，云随父在府，时吴兴沈约、新野庾杲之与抗同府，见而友之。

起家郢州西曹书佐，转法曹行参军。俄而沈攸之举兵围郢城，抗时为府长流，入城固守，留家属居外。云为军人所得，攸之召与语，声色甚厉，云容貌不变，徐自陈说。攸之乃笑曰：“卿定可儿，且出就舍。”明旦，又召令送书入城。城内或欲诛之，云曰：“老母弱弟，悬命沈氏，若违其命，祸必及亲，今日就戮，甘心如荠。”长史柳世隆素与云善，乃免之。

齐建元初，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，云始随王，王未之知也。会游秦望，使人视刻石文，时莫能识，云独诵之，王悦，自是宠冠府朝。王为丹阳尹，召为主簿，深相亲任。时进见齐高帝，值有献白乌者，帝问此为何瑞？云位卑，最后答曰：“臣闻王者敬宗庙，则白乌至。”时谒庙始毕。帝曰：“卿言是也。感应之理，一至此乎！”转补征北南郡王刑狱参军事，领主簿如故，迁尚书殿中郎。子良为司徒，又补记室参军事，寻授通直散骑侍郎、领本州大中正。出为零陵内史，在任洁己，省烦苛，去游费，百姓安之。明帝召还都，及至，拜散骑侍郎。复出为始兴内史。

郡多豪猾大姓，二千石有不善者，谋共杀害，不则逐去之。边带蛮俚，尤多盗贼，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。云入境，抚以恩德，罢亭候，商贾露宿，郡中称为神明。仍迁假节、建武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初，云与尚书仆射江祏善，祏姨弟徐艺为曲江令，深以托云。有谭俨者，县之豪族，艺鞭之，俨以为耻，诣京诉云，云坐征还下狱，会赦免。永元二年，起为国子博士。

初，云与高祖遇于齐竟陵王子良邸，又尝接里闬，高祖深器之。及义兵至京邑，云时在城内。东昏既诛，侍中张稷使云衔命出城，高祖因留之，便参帷幄，仍拜黄门侍郎，与沈约同心翊赞。俄迁大司马谘议参军、领录事。梁台建，迁侍中。时高祖纳齐东昏余妃，颇妨政事，云尝以为言，未之纳也。后与王茂同入卧内，云又谏曰：“昔汉祖居山东，贪财好色，及入关定秦，财帛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范增以为其志大故也。今明公始定天下，海内想望风声，奈何袭昏乱之踪，以女德为累。”

王茂因起拜曰：“范云言是，公必以天下为念，无宜留惜。”高祖默然。云便疏令以余氏赉茂，高祖贤其意而许之。明日，赐云、茂钱各百万。

天监元年，高祖受禅，柴燎于南郊，云以侍中参乘。礼毕，高祖升辇，谓云曰：“朕之今日，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”云对曰：“亦愿陛下日慎一日。”高祖善之。是日，迁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；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，邑千户。云以旧恩见拔，超居佐命，尽诚翊亮，知无不为。高祖亦推心任之，所奏多允。尝侍宴，高祖谓临川王宏、鄱阳王恢曰：“我与范尚书少亲善，申四海之敬；今为天下主，此礼既革，汝宜代我呼范为兄。”二王下席拜，与云同车还尚书下省，时人荣之。其年，东宫建，云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，寻迁尚书右仆射，犹领吏部。顷之，坐违诏用人，免吏部，犹为仆射。

云性笃睦，事寡嫂尽礼，家事必先谘而后行。好节尚奇，专趣人之急。少时与领军长史王畡善，畡亡于官舍，贫无居宅，云乃迎丧还家。躬营含殡。事竟陵王子良恩礼甚隆，云每献损益，未尝阿意。子良尝启齐武帝论云为郡。帝曰：“庸人，闻其恒相卖弄，不复穷法，当宥之以远。”子良曰：“不然。云动相规诲，谏书具存，请取以奏。”既至，有百余纸，辞皆切直。帝叹息，因谓子良曰：“不谓云能尔。方使弼汝，何宜出守。”齐文惠太子尝出东田观获，顾谓众宾曰：“刈此亦殊可观。”众皆唯唯。云独曰：“夫三时之务，实为长勤。伏愿殿下知稼穑之艰难，无徇一朝之宴逸。”既出，侍中萧缅先不相识，因就车握云手曰：“不图今日复闻谠言。”及居选官，任守隆重，书牍盈案，宾客满门，云应对如流，无所壅滞，官曹文墨，发擿若神，时人咸服其明赡。性颇激厉，少威重，有所是非，形于造次，士或以此少之。初，云为郡号称廉洁，及居贵重，颇通馈饷；然家无蓄积，随散之亲友。

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高祖为之流涕，即日舆驾临殡。诏曰：“追远兴悼，常情所笃；况问望斯在，事深朝寄者乎！故散骑常侍、尚书右仆射、霄城侯云，器范贞正，思怀经远，爰初立志，素履有闻。脱巾来仕，清绩仍著。燮务登朝，具瞻惟允。绸缪翊赞，义简朕心，虽勤非负靮，而旧同论讲。方骋远涂，永毘庶政；奄致丧殒，伤悼于怀。宜加命秩，式备徽典。可追赠侍中、卫将军，仆射、侯如故。

并给鼓吹一部。”礼官请谥曰宣，敕赐谥文。有集三十卷。子孝才嗣，官至太子中舍人。

沈约，字休文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祖林子，宋征虏将军。父璞，淮南太守。璞元嘉末被诛，约幼潜窜，会赦免。既而流寓孤贫，笃志好学，昼夜不倦。母恐其以劳生疾，常遣减油灭火。而昼之所读，夜辄诵之，遂博通群籍，能属文。起家奉朝请。

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；兴宗为郢州刺史，引为安西外兵参军，兼记室。兴宗尝谓其诸子曰：“沈记室人伦师表，宜善事之。”及为荆州，又为征西记室参军，带关西令。兴宗卒，始为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，转外兵，并兼记室。入为尚书度支郎。

齐初为征虏记室，带襄阳令，所奉之王，齐文惠太子也。太子入居东宫，为步兵校尉，管书记，直永寿省，校四部图书。时东宫多士，约特被亲遇，每直入见，影斜方出。当时王侯到宫，或不得进，约每以为言。太子曰：“吾生平懒起，是卿所悉，得卿谈论，然后忘寝。卿欲我夙兴，可恒早入。”迁太子家令，后以本官兼著作郎，迁中书郎，本邑中正，司徒右长史，黄门侍郎。时竟陵王亦招士，约与兰陵萧琛、琅邪王融、陈郡谢朓、南乡范云、乐安任昉等皆游焉，当世号为得人。俄兼尚书左丞，寻为御史中丞，转车骑长史。隆昌元年，除吏部郎，出为宁朔将军、东阳太守。明帝即位，进号辅国将军，征为五兵尚书，迁国子祭酒。明帝崩，政归冢宰，尚书令徐孝嗣使约撰定遗诏。迁左卫将军，寻加通直散骑常侍。永元二年，以母老表求解职，改授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，征虏将军、南清河太守。

高祖在西邸，与约游旧，建康城平，引为骠骑司马，将军如故。时高祖勋业既就，天人允属，约尝扣其端，高祖默而不应。佗日又进曰：“今与古异，不可以淳风期万物。士大夫攀龙附凤者，皆望有尺寸之功，以保其福禄。今童儿牧竖，悉知齐祚已终，莫不云明公其人也。天文人事，表革运之征，永元以来，尤为彰著。谶云‘行中水，作天子”，此又历然在记。天心不可违，人情不可失，苟是历数所至，虽欲谦光，亦不可得已。”高祖曰：“吾方思之。”对曰：“公初杖兵樊、沔，此时应思，今王业已就，何所复思。昔武王伐纣，始入，民便曰吾君，武王不违民意，亦无所思。公自至京邑，已移气序，比于周武，迟速不同。若不早定大业，稽天人之望，脱有一人立异，便损威德。且人非金玉，时事难保。岂可以建安之封，遗之子孙？若天子还都，公卿在位，则君臣分定，无复异心。君明于上，臣忠于下，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。”高祖然之。约出，高祖召范云告之，云对略同约旨。高祖曰：“智者乃尔暗同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。”云出语约，约曰：“卿必待我。”云许诺，而约先期入，高祖命草其事。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，高祖初无所改。俄而云自外来，至殿门不得入，徘徊寿光阁外，但云“咄咄”。约出，问曰：“何以见处？”约举手向左，云笑曰：“不乖所望。”有顷，高祖召范云谓曰：“生平与沈休文群居，不觉有异人处；今日才智纵横，可谓明识。”云曰：“公今知约，不异约今知公。”高祖曰：“我起兵于今三年矣，功臣诸将，实有其劳，然成帝业者，乃卿二人也。”

梁台建，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，兼右仆射。高祖受禅，为尚书仆射，封建昌县侯，邑千户，常侍如故。又拜约母谢为建昌国太夫人。奉策之日，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咸来致拜，朝野以为荣。俄迁尚书左仆射，常侍如故。寻兼领军，加侍中。

天监二年，遭母忧，舆驾亲出临吊，以约年衰，不宜致毁，遣中书舍人断客节哭。

起为镇军将军、丹阳尹，置佐史。服阕，迁侍中、右光禄大夫，领太子詹事，扬州大中正，关尚书八条事，迁尚书令，侍中、詹事、中正如故。累表陈让，改授尚书左仆射、领中书令、前将军，置佐史，侍中如故。寻迁尚书令，领太子少傅。九年，转左光禄大夫，侍中、少傅如故，给鼓吹一部。

初，约久处端揆，有志台司，论者咸谓为宜，而帝终不用，乃求外出，又不见许。与徐勉素善，遂以书陈情于勉曰：“吾弱年孤苦，傍无期属，往者将坠于地，契阔屯邅，困于朝夕，崎岖薄宦，事非为己，望得小禄，傍此东归。岁逾十稔，方忝襄阳县，公私情计，非所了具，以身资物，不得不任人事。永明末，出守东阳，意在止足；而建武肇运，人世胶加，一去不返，行之未易。及昏猜之始，王政多门，因此谋退，庶几可果，托卿布怀于徐令，想记未忘。圣道聿兴，谬逢嘉运，往志宿心，复成乖爽。今岁开元，礼年云至，悬车之请，事由恩夺。诚不能弘宣风政，光阐朝猷，尚欲讨寻文簿，时议同异。而开年以来，病增虑切，当由生灵有限，劳役过差，总此凋竭，归之暮年，牵策行止，努力祗事。外观傍览，尚似全人，而形骸力用，不相综摄，常须过自束持，方可黾勉。解衣一卧，支体不复相关。上热下冷，月增日笃，取暖则烦，加寒必利，后差不及前差，后剧必甚前剧。百日数旬，革带常应移孔；以手握臂，率计月小半分。以此推算，岂能支久？若此不休，日复一日，将贻圣主不追之恨。冒欲表闻，乞归老之秩。若天假其年，还是平健，才力所堪，惟思是策。”勉为言于高祖，请三司之仪，弗许，但加鼓吹而已。

约性不饮酒，少嗜欲，虽时遇隆重，而居处俭素。立宅东田，瞩望郊阜。尝为《郊居赋》，其辞曰：

惟至人之非己，固物我而兼忘。自中智以下洎，咸得性以为场。兽因窟而获骋，鸟先巢而后翔。陈巷穷而业泰，婴居湫而德昌。侨栖仁于东里，凤晦迹于西堂。伊吾人之褊志，无经世之大方。思依林而羽戢，愿托水而鳞藏。固无情于轮奂，非有欲于康庄。披东郊之寥廓，入蓬藋之荒茫。既从竖而横构，亦风除而雨攘。

昔西汉之标季，余播迁之云始。违利建于海昏，创惟桑于江汜。同河济之重世，逾班生之十纪。或辞禄而反耕，或弹冠而来仕。逮有晋之隆安，集艰虞于天步。世交争而波流，民失时而狼顾。延乱麻于井邑，曝如莽于衢路。大地旷而靡容，旻天远而谁诉。伊皇祖之弱辰，逢时艰之孔棘。违危邦而窘惊，访安土而移即。肇胥宇于硃方，掩闲庭而晏息。值龙颜之郁起，乃凭风而矫翼。指皇邑而南辕，驾修衢以骋力。迁华扉而来启，张高衡而徙植。傍逸陌之修平，面淮流之清直。芳尘浸而悠远，世道忽其窊隆。绵四代于兹日，盈百祀于微躬。嗟弊庐之难保，若霣箨之从风。

或诛茅而剪棘，或既西而复东。乍容身于白社，亦寄孥于伯通。

迹平生之耿介，实有心于独往。思幽人而轸念，望东皋而长想。本忘情于徇物，徒羁绁于天壤。应屡叹于牵丝，陆兴言于世网。事滔滔而未合，志悁悁而无爽。路将殚而弥峭，情薄暮而逾广。抱寸心其如兰，何斯愿之浩荡。咏归欤而踯跼，眷岩阿而抵掌。

逢时君之丧德，何凶昏之孔炽。乃战牧所未陈，实升陑所不记。彼黎元之喋喋，将垂兽而为饵。瞻穹昊而无归，虽非牢而被胾。始叹丝而未睹，终逌组而后值。寻贻爱乎上天，固非民其莫甚。授冥符于井翼，实灵命之所禀。当降监之初辰，值积恶之云稔。宁方割于下垫，廓重氛于上墋。躬靡暇于朝食，常求衣于夜枕。既牢笼于妫、夏，又驱驰乎轩、顼。德无远而不被，明无微而不烛。鼓玄泽于大荒，播仁风于遐俗。辟终古而遐念，信王猷其如玉。

值衔《图》之盛世，遇兴圣之嘉期。谢中涓于初日，叨光佐于此时。阙投石之猛志，无飞矢之丽辞。排阳鸟而命邑，方河山而启基。翼储光于三善，长王职于百司。兢鄙夫之易失，惧宠禄之难持。伊前世之贵仕，罕纡情于丘窟。譬丛华于楚、赵，每骄奢以相越。筑甲馆于铜驼，并高门于北阙。辟重扃于华阃，岂蓬蒿所能没。

敖传嗣于墝壤，何安身于穷地。味先哲而为言，固余心之所嗜。不慕权于城市，岂邀名于屠肆。咏希微以考室，幸风霜之可庇。

尔乃傍穷野，抵荒郊；编霜菼，葺寒茅。构栖噪之所集，筑町疃之所交。因犯檐而刊树，由妨基而剪巢。决渟洿之汀濙，塞井甃之沦坳。艺芳枳于北渠，树修杨于南浦。迁甕牖于兰室，同肩墙于华堵。织宿楚以成门，籍外扉而为户。既取阴于庭樾，又因篱于芳杜。开阁室以远临，辟高轩而旁睹。渐沼沚于溜垂，周塍陌于堂下。其水草则苹萍芡芰，菁藻蒹菰；石衣海发，黄荇绿蒲。动红荷于轻浪，覆碧叶于澄湖。飡嘉实而却老，振羽服于清都。其陆卉则紫鳖绿葹，天著山韭；雁齿麋舌，牛脣彘首。布濩南池之阳，烂漫北楼之后。或幕渚而芘地，或萦窗而窥牖。若乃园宅殊制，田圃异区。李衡则橘林千树，石崇则杂果万株。并豪情之所侈，非俭志之所娱。欲令纷披蓊郁，吐绿攒硃；罗窗映户，接溜承隅。开丹房以四照，舒翠叶而九衢。抽红英于紫带，衔素蕊于青跗。其林鸟则翻泊颉颃，遗音下上；楚雀多名，流嘤杂响。或班尾而绮翼，或绿衿而绛颡。好叶隐而枝藏，乍间关而来往。其水禽则大鸿小雁，天狗泽虞；秋蠙寒褵，修鹢短凫。曳参差之弱藻，戏瀺灂之轻躯；翅抨流而起沫，翼鼓浪而成珠。其鱼则赤鲤青鲂，纤倏钜褷。碧鳞硃尾，修颅偃额。

小则戏渚成文，大则喷流扬白。不兴羡于江海，聊相忘于余宅。其竹则东南独秀，九府擅奇。不迁植于淇水，岂分根于乐池。秋蜩吟叶，寒雀噪枝。来风南轩之下，负雪北堂之垂。访往涂之轸迹，观先识之情伪。每诛空而索有，皆指难以为易。不自已而求足，并尤物以兴累。亦昔士之所迷，而今余之所避也。

原农皇之攸始，讨厥播之云初。肇变腥以粒食，乃人命之所储。寻井田之往记，考阡陌于前书。颜箪食而乐在，郑高廪而空虚。顷四百而不足，亩五十而有余。抚幽衷而跼念，幸取给于庭庐。纬东菑之故耜，浸北亩之新渠。无褰爨于晓蓐，不抱惄于朝蔬。排外物以齐遣，独为累之在余。安事千斯之积，不羡汶阳之墟。

临巽维而骋目，即堆冢而流眄。虽兹山之培塿，乃文靖之所宴。驱四牡之低昂，响繁笳之清啭。罗方员而绮错，穷海陆而兼荐。奚一权之足伟，委千金其如线。试抚臆而为言，岂斯风之可扇。将通人之远旨，非庸情之所见。聊迁情而徙睇，识方阜于归津。带修汀于桂渚，肇举锸于强秦。路萦吴而款越，涂被海而通闽。怀三鸟以长念，伊故乡之可珍。实褰期于晚岁，非失步于方春。何东川之沵々，独流涕于吾人。谬参贤于昔代，亟徒游于兹所。侍采旄而齐辔，陪龙舟而遵渚。或列席而赋诗，或班觞而宴语。繐帷一朝冥漠，西陵忽其葱楚。望商飙而永叹，每乐恺于斯观。

始则钟石锵珣，终以鱼龙澜漫。或升降有序，或浮白无算。贵则景、魏、萧、曹，亲则梁武、周旦。莫不共霜雾而歇灭，与风云而消散。眺孙后之墓田，寻雄霸之遗武。实接汉之后王，信开吴之英主。指衡岳而作镇，苞江汉而为宇。徒征言于石椁，遂延灾于金缕。忽芜秽而不修，同原陵之膴々。宁知蝼蚁之与狐兔，无论樵刍之与牧竖。睇东巘以流目，心凄怆而不怡。盖昔储之旧苑，实博望之余基。修林则表以桂树，列草则冠以芳芝。风台累翼，月榭重栭。千栌捷釭，百栱相持。皁辕林驾，兰枻水嬉。逾三龄而事往，忽二纪以历兹。咸夷漫以荡涤，非古今之异时。

回余眸于艮域，觌高馆于兹岭。虽混成以无迹，实遗训之可秉。始飡霞而吐雾，终陵虚而倒影。驾雌蜺之连卷，泛天江之悠永。指咸池而一息，望瑶台而高骋，匪爽言以自姱，冀神方之可请。惟钟岩之隐郁，表皇都而作峻，盖望秩之所宗，含风云而吐润。其为状也，则巍峨崇袴，乔枝拂日；峣嶷岧{山亭}，坠石堆星。岑崟峍屼，或坳或平；盘坚枕卧，诡状殊形。孤嶝横插，洞穴斜经；千丈万仞，三袭九成。

亘绕州邑，款跨郊坰；素烟晚带，白雾晨萦。近循则一岩异色，远望则百岭俱青。

观二代之茔兆，睹摧残之余遂。成颠沛于虐竖，康敛衿于虚器；穆恭已于岩廊，简游情于玄肆；烈穷饮以致灾，安忘怀而受祟。何宗祖之奇杰，威横天而陵地。

惟圣文之缵武，殆隆平之可至。余世德之所君，仰遗封而掩泪。神寝匪一，灵馆相距。席布骍驹，堂流桂醑。降紫皇于天阙，延二妃于湘渚。浮兰烟于桂栋，召巫阳于南楚。扬玉桴，握椒糈。怳临风以浩唱，折琼茅而延伫。敬惟空路邈远，神踪遐阔。念甚惊飙，生犹聚沫。归妙轸于一乘，启玄扉于三达。欲息心以遣累，必违人而后豁。或结于岩根，或开棂于木末。室暗萝茑，檐梢松栝。既得理于兼谢，固忘怀于饥渴。或攀枝独远，或陵云高蹈。因葺茨以结名，犹观空以表号。得忘己于兹日，岂期心于来报。天假余以大德，荷兹赐之无疆。受老夫之嘉称，班燕礼于上庠。无希骥之秀质，乏如圭之令望。邀昔恩于旧主，重匪服于今皇。仰休老之盛则，请微躯于夕阳。劳蒙司而获谢，犹奉职于春坊。时言归于陋宇，聊暇日以翱翔。

栖余志于净国，归余心于道场。兽依墀而莫骇，鱼牣沼而不纲。旋迷涂于去辙，笃后念于徂光。晚树开花，初英落蕊。或异林而分丹青，乍因风而杂红紫。紫莲夜发，红荷晓舒。轻风微动，其芳袭余。风骚屑于园树，月笼连于池竹。蔓长柯于檐桂，发黄华于庭菊。冰悬埳而带坻，雪萦松而被野。鸭屯飞而不散，雁高翔而欲下。并时物之可怀，虽外来而非假。实情性之所留滞，亦志之而不能舍也。

伤余情之颓暮，罹忧患其相溢。悲异轸而同归，叹殊方而并失。时复托情鱼鸟，归闲蓬荜。旁阙吴娃，前无赵瑟。以斯终老，于焉消日。惟以天地之恩不报，书事之官靡述；徒重于高门之地，不载于良史之笔。长太息其何言，羌愧心之非一。

寻加特进，光禄、侍中、少傅如故。十二年，卒官，时年七十三。诏赠本官，赙钱五万，布百匹，谥曰隐。

约左目重瞳子，腰有紫志，聪明过人。好坟籍，聚书至二万卷，京师莫比。少时孤贫，丐于宗党，得米数百斛，为宗人所侮，覆米而去。及贵，不以为憾，用为郡部传。尝侍宴，有妓师是齐文惠宫人。帝问识座中客不？曰：“惟识沈家令。”

约伏座流涕，帝亦悲焉，为之罢酒。约历仕三代，该悉旧章，博物洽闻，当世取则。

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文章，约兼而有之，然不能过也。自负高才，昧于荣利，乘时藉势，颇累清谈。及居端揆，稍弘止足。每进一官，辄殷勤请退，而终不能去，论者方之山涛。用事十余年，未尝有所荐达，政之得失，唯唯而已。

初，高祖有憾于张稷，及稷卒，因与约言之。约曰：“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，已往之事，何足复论。”帝以为婚家相为，大怒曰：“卿言如此，是忠臣邪！”

乃辇归内殿。约惧，不觉高祖起，犹坐如初。及还，未至床，而凭空顿于户下。因病，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。召巫视之，巫言如梦。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，称禅代之事，不由己出。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，还具以状闻。先此，约尝侍宴，值豫州献栗，径寸半，帝奇之，问曰：“栗事多少？”与约各疏所忆，少帝三事。出谓人曰：“此公护前，不让即羞死。”帝以其言不逊，欲抵其罪，徐勉固谏乃止。及闻赤章事，大怒，中使谴责者数焉，约惧遂卒。有司谥曰文，帝曰：“怀情不尽曰隐。”

故改为隐云。所著《晋书》百一十卷，《宋书》百卷，《齐纪》二十卷，《高祖纪》十四卷，《迩言》十卷，《谥例》十卷，《宋文章志》三十卷，文集一百卷：皆行于世。又撰《四声谱》，以为在昔词人，累千载而不寤，而独得胸衿，穷其妙旨，自谓入神之作，高祖雅不好焉。帝问周舍曰：“何谓四声？”舍曰：“天子圣哲”

是也，然帝竟不遵用。

子旋，及约时已历中书侍郎，永嘉太守，司徒从事中郎，司徒右长史。免约丧，为太子仆，复以母忧去官，而蔬食辟谷。服除，犹绝粳粱。为给事黄门侍郎、中抚军长史。出为招远将军、南康内史，在部以清治称。卒官，谥曰恭侯。子实嗣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昔木德将谢，昏嗣流虐，惵惵黔黎，命悬晷漏。高祖义拯横溃，志宁区夏，谋谟帷幄，实寄良、平。至于范云、沈约，参预缔构，赞成帝业；加云以机警明赡，济务益时，约高才博洽，名亚迁、董，俱属兴运，盖一代之英伟焉。

## 列传第八 江淹 任昉

江淹，字文通，济阳考城人也。少孤贫好学，沉静少交游。起家南徐州从事，转奉朝请。宋建平王景素好士，淹随景素在南兗州。广陵令郭彦文得罪，辞连淹，系州狱。淹狱中上书曰：

昔者贱臣叩心，飞霜击于燕地；庶女告天，振风袭于齐台。下官每读其书，未尝不废卷流涕。何者？士有一定之论，女有不易之行。信而见疑，贞而为戮，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此也。下官闻仁不可恃，善不可依，始谓徒语，乃今知之。

伏愿大王暂停左右，少加怜鉴。

下官本蓬户桑枢之民，布衣韦带之士，退不饰《诗书》以惊愚，进不买名声于天下。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，出入金华之殿，何尝不局影凝严，侧身扃禁者乎？

窃慕大王之义，为门下之宾，备鸣盗浅术之余，豫三五贱伎之末。大王惠以恩光，眄以颜色。实佩荆卿黄金之赐，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。常欲结缨伏剑，少谢万一，剖心摩踵，以报所天。不图小人固陋，坐贻谤缺，迹坠昭宪，身限幽圄。履影吊心，酸鼻痛骨。下官闻亏名为辱，亏形次之，是以每一念来，忽若有遗。加以涉旬月，迫季秋，天光沉阴，左右无色。身非木石，与狱吏为伍。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，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。下官虽乏乡曲之誉，然尝闻君子之行矣。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，卧于岩石之下；次则结绶金马之庭，高议云台之上；次则虏南越之君，系单于之颈：俱启丹册，并图青史。宁当争分寸之末，竞刀锥之利哉！然下官闻积毁销金，积谗糜骨。古则直生取疑于盗金，近则伯鱼被名于不义。彼之二才，犹或如此；况在下官，焉能自免。昔上将之耻，绛侯幽狱；名臣之羞，史迁下室，如下官尚何言哉！

夫鲁连之智，辞禄而不反；接舆之贤，行歌而忘归。子陵闭关于东越，仲蔚杜门于西秦，亦良可知也。若使下官事非其虚，罪得其实，亦当钳口吞舌，伏匕首以殒身，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，燕赵悲歌之士乎？

方今圣历钦明，天下乐业，青云浮雒，荣光塞河。西洎临洮、狄道，北距飞狐、阳原，莫不浸仁沐义，照景饮醴。而下官抱痛圜门，含愤狱户，一物之微，有足悲者。仰惟大王少垂明白，则梧丘之魂，不愧于沉首；鹄亭之鬼，无恨于灰骨。不任肝胆之切，敬因执事以闻。此心既照，死且不朽。

景素览书，即日出之。寻举南徐州秀才，对策上第，转巴陵王国左常侍。景素为荆州，淹从之镇。少帝即位，多失德。景素专据上流，咸劝因此举事。淹每从容谏曰：“流言纳祸，二叔所以同亡；抵局衔怨，七国于焉俱毙。殿下不求宗庙之安，而信左右之计，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。”景素不纳。及镇京口，淹又为镇军参军事，领南东海郡丞。景素与腹心日夜谋议，淹知祸机将发，乃赠诗十五首以讽焉。

会南东海太守陆澄丁艰，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，景素用司马柳世隆。淹固求之，景素大怒，言于选部，黜为建安吴兴令。淹在县三年。升明初，齐帝辅政，闻其才，召为尚书驾部郎、骠骑参军事。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乱，高帝谓淹曰：“天下纷纷若是，君谓何如？”淹对曰：“昔项强而刘弱，袁众而曹寡，羽号令诸侯，卒受一剑之辱，绍跨蹑四州，终为奔北之虏。此谓‘在德不在鼎’。公何疑哉？”帝曰：“闻此言者多矣，试为虑之。”淹曰：“公雄武有奇略，一胜也；宽容而仁恕，二胜也；贤能毕力，三胜也；民望所归，四胜也；奉天子而伐叛逆，五胜也。彼志锐而器小，一败也；有威而无恩，二败也；士卒解体，三败也；搢绅不怀，四败也；悬兵数千里，而无同恶相济，五败也。故虽豺狼十万，而终为我获焉。”帝笑曰：“君谈过矣。”是时军书表记，皆使淹具草。相国建，补记室参军事。建元初，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，带东武令，参掌诏册，并典国史。寻迁中书侍郎。永明初，迁骁骑将军，掌国史。出为建武将军、庐陵内史。视事三年，还为骁骑将军，兼尚书左丞，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。少帝初，以本官兼御史中丞。

时明帝作相，因谓淹曰：“君昔在尚书中，非公事不妄行，在官宽猛能折衷；今为南司，足以震肃百僚。”淹答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可谓当官而行，更恐才劣志薄，不足以仰称明旨耳。”于是弹中书令谢朏，司徒左长史王缋、护军长史庾弘远，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；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、梁州刺史阴智伯，并赃货巨万，辄收付廷尉治罪。临海太守沈昭略、永嘉太守庾昙隆，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，多被劾治，内外肃然。明帝谓淹曰：“宋世以来，不复有严明中丞，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。”

明帝即位，为车骑临海王长史。俄除廷尉卿，加给事中，迁冠军长史，加辅国将军。出为宣城太守，将军如故。在郡四年，还为黄门侍郎、领步兵校尉，寻为秘书监。永元中，崔慧景举兵围京城，衣冠悉投名刺，淹称疾不往。及事平，世服其先见。

东昏末，淹以秘书监兼卫尉，固辞不获免，遂亲职。谓人曰：“此非吾任，路人所知，正取吾空名耳。且天时人事，寻当翻覆。孔子曰：‘有文事者必有武备。’临事图之，何忧之有？”顷之，又副领军王莹。及义师至新林，淹微服来奔，高祖板为冠军将军，秘书监如故，寻兼司徒左长史。中兴元年，迁吏部尚书。二年，转相国右长史，冠军将军如故。

天监元年，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封临沮县开国伯，食邑四百户。淹乃谓子弟曰：“吾本素宦，不求富贵，今之忝窃，遂至于此。平生言止足之事，亦以备矣。

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。吾功名既立，正欲归身草莱耳。”其年，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，改封醴陵侯。四年卒，时年六十二。高祖为素服举哀。赙钱三万，布五十匹。谥曰宪伯。

淹少以文章显，晚节才思微退，时人皆谓之才尽。凡所著述百余篇，自撰为前后集，并《齐史》十志，并行于世。

子筼袭封嗣，自丹阳尹丞为长城令，有罪削爵。普通四年，高祖追念淹功，复封筼吴昌伯，邑如先。

任昉，字彦升，乐安博昌人，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。父遥，齐中散大夫。遥妻裴氏，尝昼寝，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，自天而坠，其一铃落入裴怀中，心悸动，既而有娠，生昉。身长七尺五寸。幼而好学，早知名。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。时昉年十六，以气忤秉子。久之，为奉朝请，举兗州秀才，拜太常博士，迁征北行参军。

永明初，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，复引为主簿。俭雅钦重昉，以为当时无辈。迁司徒刑狱参军事，入为尚书殿中郎，转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，以父忧去职。性至孝，居丧尽礼。服阕，续遭母忧，常庐于墓侧，哭泣之地，草为不生。服除，拜太子步兵校尉、管东宫书记。

初，齐明帝既废郁林王，始为侍中、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封宣城郡公，加兵五千，使昉具表草。其辞曰：“臣本庸才，智力浅短。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，降家人之慈；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，寄深同气。

武皇大渐，实奉诏言。虽自见之明，庸近所蔽，愚夫一至，偶识量己，实不忍自固于缀衣之辰，拒违于玉几之侧，遂荷顾托，导扬末命。虽嗣君弃常，获罪宣德，王室不造，职臣之由。何者？亲则东牟，任惟博陆，徒怀子孟社稷之对，何救昌邑争臣之讥。四海之议，于何逃责？陵土未乾，训誓在耳，家国之事，一至于斯，非臣之尤，谁任其咎！将何以肃拜高寝，虔奉武园？悼心失图，泣血待旦。宁容复徼荣于家耻，宴安于国危。骠骑上将之元勋，神州仪刑之列岳，尚书是称司会，中书实管王言。且虚饰宠章，委成御侮，臣知不惬，物谁谓宜。但命轻鸿毛，责重山岳，存没同归，毁誉一贯。辞一官不减身累，增一职已黩朝经。便当自同体国，不为饰让。至于功均一匡，赏同千室，光宅近甸，奄有全邦，殒越为期，不敢闻命，亦愿曲留降鉴，即垂听许。钜平之恳诚必固，永昌之丹慊获申，乃知君臣之道，绰有余裕，苟曰易昭，敢守难夺。”帝恶其辞斥，甚愠昉，由是终建武中，位不过列校。

昉雅善属文，尤长载笔，才思无穷，当世王公表奏，莫不请焉。昉起草即成，不加点窜。沈约一代词宗，深所推挹。明帝崩，迁中书侍郎。永元末，为司徒右长史。

高祖克京邑，霸府初开，以昉为骠骑记室参军。始高祖与昉遇竟陵王西邸，从容谓昉曰：“我登三府，当以卿为记室。”昉亦戏高祖曰：“我若登三事，当以卿为骑兵。”谓高祖善骑也。至是故引昉，符昔言焉。昉奉笺曰：“伏承以今月令辰，肃膺典策，德显功高，光副四海，含生之伦，庇身有地；况昉受教君子，将二十年，咳唾为恩，眄睐成饰，小人怀惠，顾知死所。昔承清宴，属有绪言，提挈之旨，形乎善谑，岂谓多幸，斯言不渝。虽情谬先觉，而迹沦骄饵，汤沐具而非吊，大厦构而相欢。明公道冠二仪，勋超邃古，将使伊周奉辔，桓文扶毂，神功无纪，化物何称。府朝初建，俊贤骧首，惟此鱼目，唐突玙璠。顾己循涯，实知尘忝，千载一逢，再造难答。虽则殒越，且知非报。”

梁台建，禅让文诰，多昉所具。高祖践阼，拜黄门侍郎，迁吏部郎中，寻以本官掌著作。天监二年，出为义兴太守。在任清洁，儿妾食麦而已。友人彭城到溉，溉弟洽，从昉共为山泽游。及被代登舟，止有米五斛。既至无衣，镇军将军沈约遣裙衫迎之。重除吏部郎中，参掌大选，居职不称。寻转御史中丞，秘书监，领前军将军。自齐永元以来，秘阁四部，篇卷纷杂，昉手自雠校，由是篇目定焉。

六年春，出为宁朔将军、新安太守。在郡不事边幅，率然曳杖，徒行邑郭，民通辞讼者，就路决焉。为政清省，吏民便之。视事期岁，卒于官舍，时年四十九。

阖境痛惜，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。高祖闻问，即日举哀，哭之甚恸。追赠太常卿，谥曰敬子。

昉好交结，奖进士友，得其延誉者，率多升擢，故衣冠贵游，莫不争与交好，坐上宾客，恒有数十。时人慕之，号曰任君，言如汉之三君也。陈郡殷芸与建安太守到溉书曰：“哲人云亡，仪表长谢。元龟何寄？指南谁托？”其为士友所推如此。

昉不治生产，至乃居无室宅。世或讥其多乞贷，亦随复散之亲故。昉常叹曰：“知我亦以叔则，不知我亦以叔则。”昉坟籍无所不见，家虽贫，聚书至万余卷，率多异本。昉卒后，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，官所无者，就昉家取之。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，盛行于世。

初，昉立于士大夫间，多所汲引，有善己者则厚其声名。及卒，诸子皆幼，人罕赡恤之。平原刘孝标为著论曰：客问主人曰：“硃公叔《绝交论》，为是乎？为非乎？”主人曰：“客奚此之问？”客曰：“夫草虫鸣则阜螽跃，雕虎啸而清风起。故絪缊相感，雾涌云蒸；嘤鸣相召，星流电激。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，罕生逝而国子悲。且心同琴瑟，言郁郁于兰筜，道叶胶漆，志婉娈于埙篪。圣贤以此镂金版而镌盘盂，书玉牒而刻钟鼎。

若匠人辍成风之妙巧，伯牙息流波之雅引。范、张款款于下泉，尹、班陶陶于永夕。

骆驿纵横，烟霏雨散，皆巧历所不知，心计莫能测。而硃益州汨叙，越谟训，捶直切，绝交游，视黔首以鹰鹯，媲人伦于豺虎。蒙有猜焉，请辨其惑。”

主人欣然曰：“客所谓抚弦徽音，未达燥湿变响；张罗沮泽，不睹鹄雁高飞。

盖圣人握金镜，阐风烈，龙骧蠖屈，从道污隆。日月联璧，叹亹亹之弘致；云飞电薄，显棣华之微旨。若五音之变化，济九成之妙曲。此硃生得玄珠于赤水，谟神睿而为言。至夫组织仁义，琢磨道德，欢其愉乐，恤其陵夷。寄通灵台之下，遗迹江湖之上，风雨急而不辍其音，霜雪零而不渝其色，斯贤达之素交，历万古而一遇。

逮叔世民讹，狙诈飙起，谿谷不能逾其险，鬼神无以究其变，竞毛羽之轻，趋锥刀之末。于是素交尽，利交兴，天下蚩蚩，鸟惊雷骇。然利交同源，派流则异，较言其略，有五术焉：

“若其宠钧董、石，权压梁、窦。雕刻百工，炉锤万物，吐漱兴云雨，呼吸下霜露，九域耸其风尘，四海叠其熏灼。靡不望影星奔，藉响川鹜，鸡人始唱，鹤盖成阴，高门旦开，流水接轸。皆愿摩顶至踵，隳胆抽肠，约同要离焚妻子，誓徇荆卿湛七族。是曰势交，其流一也。

“富埒陶、白，赀巨程、罗，山擅铜陵，家藏金穴，出平原而联骑，居里闬而鸣钟。则有穷巷之宾，绳枢之士，冀宵烛之末光，邀润屋之微泽，鱼贯凫踊，飒沓鳞萃，分雁鹜之稻粱，沾玉斝之余沥。衔恩遇，进款诚，援青松以示心，指白水而旌信。是曰贿交，其流二也。

“陆大夫燕喜西都，郭有道人伦东国，公卿贵其籍甚，搢绅羡其登仙。加以颐蹙頞，涕唾流沫，骋黄马之剧谈，纵碧鸡之雄辩，叙温燠则寒谷成暄，论严枯则春丛零叶，飞沉出其顾指，荣辱定其一言。于是弱冠王孙，绮纨公子，道不絓于通人，声未遒于云阁，攀其鳞翼，丐其余论，附骐骥之髦端，轶归鸿于碣石。是曰谈交，其流三也。

“阳舒阴惨，生民大情，忧合欢离，品物恒性。故鱼以泉涸而呴沫，鸟因将死而悲鸣。同病相怜，缀河上之悲曲；恐惧置怀，昭《谷风》之盛典。斯则断金由于湫隘，刎颈起于苫盖。是以伍员濯溉于宰嚭，张王抚翼于陈相。是曰穷交，其流四也。

“驰鹜之俗，浇薄之伦，无不操权衡，秉纤纩。衡所以揣其轻重，纩所以属其鼻息。若衡不能举，纩不能飞，虽颜、冉龙翰，凤雏曾、史，兰熏雪白，舒、向金玉，渊海卿、云，黼黻河汉，视若游尘。遇同土梗，莫肯费其半菽，罕有落其一毛。

若衡重锱铢，纩微彯撇，虽共工之蒐慝，驩兜之掩义，南荆之跋扈，东陵之巨猾，皆为匍匐委蛇，折枝舐痔，金膏翠羽将其意，脂韦便辟导其诚。故轮盖所游，必非夷、惠之室；苞苴所入，实行张、霍之家。谋而后动，芒毫寡忒。是曰量交，其流五也。

“凡斯五交，义同贾鬻，故桓谭譬之于阛阓，林回喻之于甘醴。夫寒暑递进，盛衰相袭，或前荣而后瘁，或始富而终贫，或初存而末亡，或古约而今泰，循环翻覆，迅若波澜。此则徇利之情未尝异，变化之道不得一。由是观之，张、陈所以凶终，萧、硃所以隙末，断焉可知矣。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，何所见之晚乎？

“然因此五交，是生三衅：败德殄义，禽兽相若，一衅也；难固易携，仇讼所聚，二衅也；名陷饕餮，贞介所羞，三衅也。古人知三衅之为梗，惧五交之速尤。

故王丹威子以槚楚，硃穆昌言而示绝，有旨哉！

“近世有乐安任昉，海内髦杰，早绾银黄，夙招民誉。遒文丽藻，方驾曹、王；英特俊迈，联衡许、郭。类田文之爱客，同郑庄之好贤。见一善则盱衡扼腕，遇一才则扬眉抵掌。雌黄出其脣吻，硃紫由其月旦。于是冠盖辐凑，衣裳云合，辎軿击轊，坐客恒满。蹈其阃阈，若升阙里之堂；入其奥隅，谓登龙门之坂。至于顾盼增其倍价，剪拂使其长鸣，彯组云台者摩肩，趋走丹墀者叠迹。莫不缔恩狎，结绸缪，想惠、庄之清尘，庶羊、左之徽烈。及瞑目东越，归骸雒浦，繐帐犹悬，门罕渍酒之彦；坟未宿草，野绝动轮之宾。藐尔诸孤，朝不谋夕，流离大海之南，寄命瘴疠之地。自昔把臂之英，金兰之友，曾无羊舌下泣之仁，宁慕郈成分宅之德。呜呼！

世路险巇，一至于此！太行孟门，宁云崭绝。是以耿介之士，疾其若斯，裂裳裹足，弃之长祇。独立高山之顶，欢与麋鹿同群，皦皦然绝其雰浊，诚耻之也，诚畏之也。”

昉撰《杂传》二百四十七卷，《地记》二百五十二卷，文章三十三卷。

昉第四子东里，颇有父风，官至尚书外兵郎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观夫二汉求贤，率先经术；近世取人，多由文史。二子之作，辞藻壮丽，允值其时。淹能沉静，昉持内行，并以名位终始，宜哉。江非先觉，任无旧恩，则上秩显赠，亦末由也已。

## 列传第九 谢朏 弟子览

谢朏，字敬冲，陈郡阳夏人也。祖弘微，宋太常卿，父庄，右光禄大夫，并有名前代。朏幼聪慧，庄器之，常置左右。年十岁，能属文。庄游土山赋诗，使朏命篇，

朏揽笔便就。琅邪王景文谓庄曰：“贤子足称神童，复为后来特达。”庄笑，因抚朏背曰：“真吾家千金。”孝武帝游姑孰，敕庄携朏从驾，诏使为《洞井赞》，于坐奏之。帝曰：“虽小，奇童也。”起家抚军法曹行参军，迁太子舍人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舍人，历中书郎，卫将军袁粲长史。粲性简峻，罕通宾客，时人方之李膺。朏谒既退，粲曰：“谢令不死。”寻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出为临川内史，以贿见劾，案经袁粲，粲寝之。

齐高帝为骠骑将军辅政，选朏为长史，敕与河南褚炫、济阳江斅、彭城刘俣俱入侍宋帝，时号为天子四友。续拜侍中，并掌中书、散骑二省诏册。高帝进太尉，又以朏为长史，带南东海太守。高帝方图禅代，思佐命之臣，以朏有重名，深所钦属。论魏、晋故事，因曰：“晋革命时事久兆，石苞不早劝晋文，死方恸哭，方之冯异，非知机也。”朏答曰：“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，魏武曰：‘如有用我，其为周文王乎！’晋文世事魏氏，将必身终北面；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，亦当三让弥高。”帝不悦。更引王俭为左长史，以朏侍中，领秘书监。及齐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僚陪位，侍中当解玺，朏佯不知，曰：“有何公事？”传诏云：“解玺授齐王。”朏曰：“齐自应有侍中。”乃引枕卧。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欲取兼人。朏曰：“我无疾，何所道。”遂朝服，步出东掖门，乃得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。既而武帝言于高帝，请诛朏。帝曰：“杀之则遂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耳。”

遂废于家。

永明元年，起家拜通直散骑常侍，累迁侍中，领国子博士。五年，出为冠军将军、义兴太守，加秩中二千石。在郡不省杂事，悉付纲纪，曰：“吾不能作主者吏，但能作太守耳。”视事三年，征都官尚书、中书令。隆昌元年，复为侍中，领新安王师。未拜，固求外出。仍为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受召便述职。时明帝谋入嗣位，朝之旧臣皆引参谋策。朏内图止足，且实避事。弟綍，时为吏部尚书。朏至郡，致綍数斛酒，遗书曰：“可力饮此，勿豫人事。”朏居郡每不治，而常务聚敛，众颇讥之，亦不屑也。

建武四年，诏征为侍中、中书令，遂抗表不应召。遣诸子还京师，独与母留，筑室郡之西郭。明帝下诏曰：“夫超然荣观，风流自远；蹈彼幽人，英华罕值。故长揖楚相，见称南国；高谢汉臣，取贵良史。新除侍中、中书令朏，早藉羽仪，夙标清尚，登朝树绩，出守驰声。遂敛迹康衢，拂衣林沚，抱箕颍之余芳，甘憔悴而无闷。抚事怀人，载留钦想。宜加优礼，用旌素概。可赐床帐褥席，俸以卿禄，常出在所。”时国子祭酒庐江何胤亦抗表还会稽。永元二年，诏征朏为散骑常侍、中书监，胤为散骑常侍、太常卿，并不屈。三年，又诏征朏为侍中、太子少傅，胤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。时东昏皆下在所，使迫遣之，值义师已近，故并得不到。

及高祖平京邑，进位相国，表请朏、胤曰：“夫穷则独善，达以兼济。虽出处之道，其揆不同，用舍惟时，贤哲是蹈。前新除侍中、太子少傅朏，前新除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、都亭侯胤，羽仪世胄，徽猷冠冕，道业德声，康济雅俗。昔居朝列，素无宦情，宾客简通，公卿罕预，簪绂未褫，而风尘摆落。且文宗儒肆，互居其长；清规雅裁，兼擅其美。并达照深识，预睹乱萌，见庸质之如初，知贻厥之无寄。拂衣东山，眇绝尘轨。虽解组昌运，实避昏时。家膺鼎食，而甘兹橡艾；世袭青紫，而安此悬鹑。自浇风肇扇，用南成俗，淳流素轨，余烈颇存。谁其激贪，功归有道，康俗振民，朝野一致。虽在江海，而勋同魏阙。今泰运甫开，贱贫为耻；况乎久蕴瑚琏，暂厌承明，而可得求志海隅，永追松子。臣负荷殊重，参赞万机，实赖群才，共成栋干。思挹清源，取镜止水。愚欲屈居僚首，朝夕谘诹，庶足以翼宣寡薄，式是王度。请并补臣府军谘祭酒，朏加后将军。”并不至。

高祖践阼，征朏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胤散骑常侍、特进、右光禄大夫，又并不屈。仍遣领军司马王果宣旨敦譬。明年六月，朏轻舟出，诣阙自陈。既至，诏以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朏辞脚疾不堪拜谒，乃角巾肩舆，诣云龙门谢。诏见于华林园，乘小车就席。明旦，舆驾出幸朏宅，宴语尽欢。朏固陈本志，不许；因请自还东迎母，乃许之。临发，舆驾复临幸，赋诗饯别。王人送迎，相望于道。到京师，敕材官起府于旧宅，高祖临轩，遣谒者于府拜授，诏停诸公事及朔望朝谒。

三年元会，诏朏乘小舆升殿。其年，遭母忧，寻有诏摄职如故。后五年，改授中书监、司徒、卫将军，并固让不受。遣谒者敦授，乃拜受焉。是冬薨于府，时年六十六。舆驾出临哭，诏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十万，布百匹，蜡百斤。赠侍中、司徒。谥曰靖孝。朏所著书及文章，并行于世。

子谖，官至司徒右长史，坐杀牛免官，卒于家。次子絪，颇有文才，仕至晋安太守，卒官。

览字景涤，朏弟綍之子也。选尚齐钱唐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。

高祖为大司马，召补东阁祭酒，迁相国户曹。天监元年，为中书侍郎，掌吏部事，顷之即真。

览为人美风神，善辞令，高祖深器之。尝侍座，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。其文甚工。高祖善之，仍使重作，复合旨。乃赐诗云：“双文既后进，二少实名家；岂伊止栋隆，信乃俱国华。”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中庶子，又掌吏部郎事，寻除吏部郎，迁侍中。览颇乐酒，因宴席与散骑常侍萧琛辞相诋毁，为有司所奏。高祖以览年少不直，出为中权长史。顷之，敕掌东宫管记，迁明威将军、新安太守。

九年夏，山贼吴承伯破宣城郡，余党散入新安，叛吏鲍叙等与合，攻没黟、歙诸县，进兵击览。览遣郡丞周兴嗣于锦沙立坞拒战，不敌，遂弃郡奔会稽。台军平山寇，览复还郡，左迁司徒谘议参军、仁威长史、行南徐州事，五兵尚书。寻迁吏部尚书。览自祖至孙，三世居选部，当世以为荣。

十二年春，出为吴兴太守。中书舍人黄睦之家居乌程，子弟专横，前太守皆折节事之。览未到郡，睦之子弟来迎，览逐去其船，杖吏为通者。自是睦之家杜门不出，不敢与公私关通。郡境多劫，为东道患，览下车肃然，一境清谧。初，齐明帝及览父綍、东海徐孝嗣，并为吴兴，号称名守，览皆欲过之。昔览在新安颇聚敛，至是遂称廉洁，时人方之王怀祖。卒于官，时年三十七。诏赠中书令。子罕，早卒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谢朏之于宋代，盖忠义者欤？当齐建武之世，拂衣止足，永元多难，确然独善，其疏、蒋之流乎。洎高祖龙兴，旁求物色，角巾来仕，首陟台司，极出处之致矣！览终能善政，君子韪之。

## 列传第十 王亮 张稷 王莹

王亮，字奉叔，琅邪临沂人，晋丞相导之六世孙也。祖偃，宋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父攸，给事黄门侍郎。亮以名家子，宋末选尚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秘书郎，累迁桂阳王文学，南郡王友，秘书丞。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延才俊以为士林馆，使工图画其像，亮亦预焉。迁中书侍郎、大司马从事中郎，出为衡阳太守。

以南土卑湿，辞不之官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寻拜晋陵太守，在职清公有美政。时齐明帝作相，闻而嘉之，引为领军长史，甚见赏纳。及即位，累迁太子中庶子，尚书吏部郎，诠序著称，迁侍中。建武末，为吏部尚书，是时尚书右仆射江祏管朝政，多所进拔，为士子所归。亮自以身居选部，每持异议。始亮未为吏部郎时，以祏帝之内弟，故深友祏，祏为之延誉，益为帝所器重；至是与祏昵之如初。及祏遇诛，群小放命，凡所除拜，悉由内宠，亮更弗能止。外若详审，内无明鉴，其所选用，拘资次而已，当世不谓为能。频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，为尚书右仆射、中护军。既而东昏肆虐，淫刑已逞，亮倾侧取容，竟以免戮。

义师至新林，内外百僚皆道迎，其未能拔者，亦间路送诚款，亮独不遣。及城内既定，独推亮为首。亮出见高祖，高祖曰：“颠而不扶，安用彼相。”而弗之罪也。霸府开，以为大司马长史、抚军将军、琅邪、清河二郡太守。梁台建，授侍中、尚书令，固让不拜，乃为侍中、中书监，兼尚书令。高祖受禅，迁侍中、尚书令、中军将军，引参佐命，封豫宁县公，邑二千户。天监二年，转左光禄大夫，侍中、中军如故。元日朝会万国，亮辞疾不登殿，设馔别省，而语笑自若。数日，诏公卿问讯，亮无疾色，御史中丞乐蔼奏大不敬，论弃市刑。诏削爵废为庶人。四年夏，高祖宴于华光殿，谓群臣曰：“朕日昃听政，思闻得失。卿等可谓多士，宜各尽献替。”尚书左丞范缜起曰：“司徒谢朏本有虚名，陛下擢之如此，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实，陛下弃之如彼，是愚臣所不知。”高祖变色曰：“卿可更余言。”缜固执不已，高祖不悦。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：臣闻息夫历诋，汉有正刑；白褒一奏，晋以明罚。况乎附下讪上，毁誉自口者哉。风闻尚书左丞臣范缜，自晋安还，语人云：“我不诣余人，惟诣王亮；不饷余人，惟饷王亮。”辄收缜白从左右万休到台辨问，与风闻符同。又今月十日，御饯梁州刺史臣珍国，宴私既洽，群臣并已谒退，时诏留侍中臣昂等十人，访以政道。

缜不答所问，而横议沸腾，遂贬裁司徒臣朏，褒举庶人王亮。臣于时预奉恩留，肩随并立，耳目所接，差非风闻。窃寻王有游豫，亲御轩陛，义深推毂，情均《湛露》。

酒阑宴罢，当扆正立，记事在前，记言在后，轸早朝之念，深求瘼之情，而缜言不逊，妄陈褒贬，伤济济之风，缺侧席之望。不有严裁，宪准将颓，缜即主。

臣谨案：尚书左丞臣范缜，衣冠绪余，言行舛驳，夸谐里落，喧诟周行。曲学谀闻，未知去代；弄口鸣舌，祇足饰非。乃者，义师近次，缜丁罹艰棘，曾不呼门，墨縗景附，颇同先觉，实奉龙颜。而今党协衅余，翻为矛楯，人而无恒，成兹奸詖。

日者，饮至策勋，功微赏厚，出守名邦，入司管辖，苞篚罔遗，而假称折辕，衣裙所弊，谗激失所，许与疵废，廷辱民宗。自居枢宪，纠奏寂寞。顾望纵容，无至公之议；恶直丑正，有私讦之谈。宜置之徽纆，肃正国典。臣等参议，请以见事免缜所居官，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。应诸连逮，委之狱官，以法制从事。缜位应黄纸，臣辄奉白简。

诏闻可。玺书诘缜曰：“亮少乏才能，无闻时辈，昔经冒入群英，相与岂薄，晚节谄事江祏，为吏部，末协附梅虫儿、茹法珍，遂执昏政。比屋罹祸，尽家涂炭，四海沸腾，天下横溃，此谁之咎！食乱君之禄，不死于治世。亮协固凶党，作威作福，靡衣玉食，女乐盈房，势危事逼，自相吞噬。建石首题，启靡请罪。朕录其白旗之来，贳其既往之咎。亮反覆不忠，奸贿彰暴，有何可论！妄相谈述，具以状对。”

所诘十条，缜答支离而已。亮因屏居闭扫，不通宾客。遭母忧，居丧尽礼。

八年，诏起为秘书监，俄加通直散骑常侍，数日迁太常卿。九年，转中书监，加散骑常侍。其年卒。诏赙钱三万，布五十匹。谥曰炀子。

张稷，字公乔，吴郡人也。父永，宋右光禄大夫。稷所生母遘疾历时，稷始年十一，夜不解衣而养，永异之。及母亡，毁瘠过人，杖而后起。性疏率，朗悟有才略，与族兄充、融、卷等俱知名，时称之曰：“充融卷稷，是为四张。”起家著作佐郎，不拜，频居父母忧，六载庐于墓侧。服除，为骠骑法曹行参军，迁外兵参军。

齐永明中，为剡县令，略不视事，多为山水游。会贼唐瑶作乱，稷率厉县人，保全县境。入为太子洗马，大司马东曹掾，建安王友，大司马从事中郎。武陵王渼为护军，转护军司马，寻为本州治中。明帝领牧，仍为别驾。时魏寇寿春，以稷为宁朔将军、军主，副尚书仆射沈文季镇豫州。魏众称百万，围城累日，时经略处分，文季悉委稷焉。军退，迁平西司马、宁朔将军、南平内史。魏又寇雍州，诏以本号都督荆、雍诸军事。时雍州刺史曹虎度樊城岸，以稷知州事。魏师退，稷还荆州，就拜黄门侍郎，复为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。郡犯私讳，改永宁为长宁。寻迁司徒司马，加辅国将军。及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反，以本号镇历阳、南谯二郡太守，迁镇南长史、寻阳太守、辅国将军、行江州事。寻征还，为持节、辅国将军、都督北徐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。出次白下，仍迁都督南兗州诸军事、南兗州刺史。俄进督北徐、徐、兗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，将军并如故。永元末，征为侍中，宿卫宫城。义师至，兼卫尉江淹出奔。稷兼卫尉，副王莹都督城内诸军事。

时东昏淫虐，义师围城已久，城内思亡而莫有先发。北徐州刺史王珍国就稷谋之，乃使直阁张齐害东昏于含德殿。稷召尚书右仆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钟下，谓曰：“昔桀有昏德，鼎迁于殷；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。今独夫自绝于天，四海已归圣主，斯实微子去殷之时，项伯归汉之日，可不勉哉！”乃遣国子博士范云、舍人裴长穆等使石头城诣高祖，高祖以稷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。高祖总百揆，迁大司马左司马。

梁台建，为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高祖受禅，以功封江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又为侍中、国子祭酒，领骁骑将军，迁护军将军、扬州大中正，以事免。寻为度支尚书、前将军、太子右卫率，又以公事免。俄为祠部尚书，转散骑常侍、都官尚书、扬州大中正，以本职知领军事。寻迁领军将军，中正、侯如故。

时魏寇青州，诏假节、行州事。会魏军退，仍出为散骑常侍、将军，吴兴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下车存问遗老，引其子孙，置之右职，政称宽恕。进号云麾将军，征尚书左仆射。舆驾将欲如稷宅，以盛暑，留幸仆射省，旧临幸供具皆酬太官馔直，帝以稷清贫，手诏不受。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会魏寇朐山，诏稷权顿六里，都督众军。还，进号镇北将军。

初郁洲接边陲，民俗多与魏人交市。及朐山叛，或与魏通，既不自安矣；且稷宽弛无防，僚吏颇侵渔之。州人徐道角等夜袭州城，害稷，时年六十三。有司奏削爵土。

稷性烈亮，善与人交。历官无蓄聚，俸禄皆颁之亲故，家无余财。初去吴兴郡，以仆射征，道由吴乡，候稷者满水陆。稷单装径还京师，人莫之识，其率素如此。

稷长女楚瑗，适会稽孔氏，无子归宗。至稷见害，女以身蔽刃，先父卒。稷子嵊，别有传。

卷字令远，稷从兄也。少以知理著称，能清言，仕至都官尚书，天监初卒。

王莹，字奉光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父懋，光禄大夫、南乡僖侯。莹选尚宋临淮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除著作佐郎，累迁太子舍人，抚军功曹，散骑侍郎，司徒左西属。

齐高帝为骠骑将军，引为从事中郎。顷之，出为义兴太守，代谢超宗。超宗去郡，与莹交恶，既还，间莹于懋。懋言之于朝廷，以莹供养不足，坐失郡废弃。久之，为前军谘议参军，中书侍郎，大司马从事中郎，未拜，丁母忧。服阕，为给事黄门郎，出为宣城太守，迁为骠骑长史。复为黄门侍郎、司马、太子中庶子，仍迁侍中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侍中，领射声校尉，又为冠军将军、东阳太守。居郡有惠政，迁吴兴太守。明帝勤忧庶政，莹频处二郡，皆有能名。甚见褒美。还为太子詹事、中领军。

永元初，政由群小，莹守职而不能有所是非。莹从弟亮既当朝，于莹素虽不善，时欲引与同事。迁尚书左仆射，未拜。会护军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，莹假节，率众拒慧景于湖头，夜为慧景所袭，众散，莹赴水，乘榜入乐游，因得还台城。慧景败，还居领军府。义师至，复假节，都督宫城诸军事。建康平，高祖为相国，引莹为左长史，加冠军将军，奉法驾迎和帝于江陵。帝至南州，逊位于别宫。高祖践阼，迁侍中、抚军将军，封建城县公，邑千户。寻迁尚书左仆射，侍中、抚军如故。

顷之，为护军将军，复迁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、丹阳尹。视事三年，迁侍中、光禄大夫，领左卫将军。俄迁尚书令、云麾将军，侍中如故。累进号左中权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莹性清慎，居官恭恪，高祖深重之。

天监十五年，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丹阳尹、侍中如故。莹将拜，印工铸其印，六铸而龟六毁，既成，颈空不实，补而用之。居职六日，暴疾卒。赠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孔子称“殷有三仁：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”

王亮之居乱世，势位见矣。其于取舍，何与三仁之异欤？及奉兴王，蒙宽政，为佐命，固将愧于心。乃自取废败，非不幸也。《易》曰：“非所据而据之，身必危。”

亮之进退，失所据矣。惜哉！张稷因机制变，亦其时也。王莹印章六毁，岂神之害盈乎？

## 列传第十一 王珍国 马仙琕 张齐

王珍国，字德重，沛国相人也。父广之，齐世良将，官至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

珍国起家冠军行参军，累迁虎贲中郎将、南谯太守，治有能名。时郡境苦饥，乃发米散财，以拯穷乏。齐高帝手敕云：“卿爱人治国，甚副吾意也。”永明初，迁桂阳内史，讨捕盗贼，境内肃清。罢任还都，路经江州，刺史柳世隆临渚饯别，见珍国还装轻素，乃叹曰：“此真可谓良二千石也！”还为大司马中兵参军。武帝雅相知赏，每叹曰：“晚代将家子弟，有如珍国者少矣。”复出为安成内史。入为越骑校尉，冠军长史、钟离太守。仍迁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。还为游击将军，以父忧去职。

建武末，魏军围司州，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业攻拔涡阳，以为声援，起珍国为辅国将军，率兵助焉。魏将杨大眼大众奄至，叔业惧，弃军走，珍国率其众殿，故不至大败。永泰元年，会稽太守王敬则反，珍国又率众距之。敬则平，迁宁朔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

义师起，东昏召珍国以众还京师，入顿建康城。义师至，使珍国出屯硃雀门，为王茂军所败，乃入城。仍密遣郄纂奉明镜献诚於高祖，高祖断金以报之。时城中咸思从义，莫敢先发，侍中、卫尉张稷都督众军，珍国潜结稷腹心张齐要稷，稷许之。十二月丙寅旦，珍国引稷于卫尉府，勒兵入自云龙门，即东昏于内殿斩之，与稷会尚书仆射王亮等于西钟下，使中书舍人裴长穆等奉东昏首归高祖。以功授右卫将军，辞不拜；又授徐州刺史，固乞留京师。复赐金帛，珍国又固让。敕答曰：“昔田子泰固辞绢谷。卿体国情深，良在可嘉。”后因侍宴，帝问曰：“卿明镜尚存，昔金何在？”珍国答曰：“黄金谨在臣肘，不敢失坠。”复为右卫将军，加给事中，迁左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天监初，封滠阳县侯，邑千户。除都官尚书，常侍如故。

五年，魏任城王元澄寇钟离，高祖遣珍国，因问讨贼方略。珍国对曰：“臣常患魏众少，不苦其多。”高祖壮其言，乃假节，与众军同讨焉。魏军退，班师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梁、秦二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南秦、梁二州刺史。会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，珍国步道出魏兴，将袭之，不果，遂留镇焉。以无功，累表请解，高祖弗许。改封宜阳县侯，户邑如前。征还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，加后军。

顷之，复为左卫将军。九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湘州刺史。

视事四年，征还为护军将军，迁通直散骑常侍、丹阳尹。十四年，卒。诏赠车骑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赙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威。子僧度嗣。

马仙琕，字灵馥，扶风郿人也。父伯鸾，宋冠军司马。仙琕少以果敢闻，遭父忧，毁瘠过礼，负土成坟，手植松柏。起家郢州主簿，迁武骑常侍，为小将，随齐安陆王萧缅。缅卒，事明帝。永元中，萧遥光、崔慧景乱，累有战功，以勋至前将军。出为龙骧将军、南汝阴、谯二郡太守。会寿阳新陷，魏将王肃侵边，仙琕力战，以寡克众，魏人甚惮之。复以功迁宁朔将军、豫州刺史。

义师起，四方多响应，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宾说之，仙琕于军斩仲宾以徇。义师至新林，仙琕犹持兵于江西，日钞运漕，建康城陷，仙琕号哭经宿，乃解兵归罪。

高祖劳之曰：“射钩斩袪，昔人弗忌。卿勿以戮使断运，苟自嫌绝也。”仙琕谢曰：“小人如失主犬，后主饲之，便复为用。”高祖笑而美之。俄而仙琕母卒，高祖知其贫，赙给甚厚。仙琕号泣，谓弟仲艾曰：“蒙大造之恩，未获上报。今复荷殊泽，当与尔以心力自效耳。”

天监四年，王师北讨，仙琕每战，勇冠三军，当其冲者，莫不摧破。与诸将论议，口未尝言功。人问其故，仙琕曰：“丈夫为时所知，当进不求名，退不逃罪，乃平生愿也。何功可论！”授辅国将军、宋安、安蛮二郡太守，迁南义阳太守。累破山蛮，郡境清谧。以功封浛洭县伯，邑四百户，仍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辅国将军如故。俄进号贞威将军。

魏豫州人白皁生杀其刺史琅邪王司马庆曾，自号平北将军，推乡人胡逊为刺史，以悬瓠来降。高祖使仙琕赴之，又遣直阁将军武会超、马广率众为援。仙琕进顿楚王城，遣副将齐苟儿以兵二千助守悬瓠。魏中山王元英率众十万攻悬瓠，仙琕遣广、会超等守三关。十二月，英破悬瓠，执齐苟儿，遂进攻马广，又破广，生擒之，送雒阳。仙琕不能救。会超等亦相次退散，魏军遂进据三关。仙琕坐征还，为云骑将军。出为仁威司马，府主豫章王转号云麾，复为司马，加振远将军。

十年，朐山民杀琅邪太守刘晣，以城降魏，诏假仙琕节，讨之。魏徐州刺史卢昶以众十余万赴焉。仙琕与战，累破之，昶遁走。仙琕纵兵乘之，魏众免者十一二，收其兵粮牛马器械，不可胜数。振旅还京师，迁太子左卫率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六百户。十一年，迁持节、督豫、北豫、霍三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豫州刺史，领南汝阴太守。

初，仙琕幼名仙婢，及长，以“婢”名不典，乃以“玉”代“女”，因成“琕”

云。自为将及居州郡，能与士卒同劳逸。身衣不过布帛，所居无帷幕衾屏，行则饮食与厮养最下者同。其在边境，常单身潜入敌庭，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，故战多克捷，士卒亦甘心为之用，高祖雅爱仗之。在州四年，卒。赠左卫将军。谥曰刚。

子岩夫嗣。

张齐，字子响，冯翊郡人。世居横桑，或云横桑人也。少有胆气。初事荆府司马垣历生。历生酗酒，遇下严酷，不甚礼之。历生罢官归，吴郡张稷为荆府司马，齐复从之，稷甚相知重，以为心腹，虽家居细事，皆以任焉。齐尽心事稷，无所辞惮。随稷归京师。稷为南兗州，又擢为府中兵参军，始委以军旅。

齐永元中，义师起，东昏征稷归，都督宫城诸军事，居尚书省。义兵至，外围渐急，齐日造王珍国，阴与定计。计定，夜引珍国就稷造膝，齐自执烛以成谋。明旦，与稷、珍国即东昏于内殿，齐手刃焉。明年，高祖受禅，封齐安昌县侯，邑五百户，仍为宁朔将军、历阳太守。齐手不知书，目不识字，而在郡有清政，吏事甚修。

天监二年，还为虎贲中郎将。未拜，迁天门太守，宁朔将军如故。四年，魏将王足寇巴、蜀，高祖以齐为辅国将军救蜀。未至，足退走，齐进戍南安。七年秋，使齐置大剑、寒冢二戍，军还益州。其年，迁武旅将军、巴西太守，寻加征远将军。

十年，郡人姚景和聚合蛮蜒，抄断江路，攻破金井。齐讨景和于平昌，破之。

初，南郑没于魏，乃于益州西置南梁州。州镇草创，皆仰益州取足。齐上夷獠义租，得米二十万斛。又立台传，兴冶铸，以应赡南梁。

十一年，进假节、督益州外水诸军。十二年，魏将傅竖眼寇南安，齐率众距之，竖眼退走。十四年，迁信武将军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是岁，葭萌人任令宗因众之患魏也，杀魏晋寿太守，以城归款。益州刺史鄱阳王遣齐帅众三万，督南梁州长史席宗范诸军迎令宗。十五年，魏东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子景隆来拒齐师，南安太守皇甫谌及宗范逆击之，大破魏军于葭萌，屠十余城，魏将丘突、王穆等皆降。而魏更增傅竖眼兵，复来拒战，齐兵少不利，军引还，于是葭萌复没于魏。

齐在益部累年，讨击蛮獠，身无宁岁。其居军中，能身亲劳辱，与士卒同其勤苦。自画顿舍城垒，皆委曲得其便，调给衣粮资用，人人无所困乏。既为物情所附，蛮獠亦不敢犯，是以威名行于庸、蜀。巴西郡居益州之半，又当东道冲要，刺史经过，军府远涉，多所穷匮。齐沿路聚粮食，种蔬菜，行者皆取给焉。其能济办，多此类也。

十七年，迁持节、都督南梁州诸军事、智武将军、南梁州刺史。普通四年，迁信武将军、征西鄱阳王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。未发而卒，时年六十七。追赠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赙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壮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王珍国、申胄、徐元瑜、李居士，齐末咸为列将，拥强兵，或面缚请罪，或斩关献捷；其能后服，马仙琕而已。仁义何常，蹈之则为君子，信哉！及其临边抚众，虽李牧无以加矣。张齐之政绩，亦有异焉。胄、元瑜、居士入梁事迹鲜，故不为之传。

## 列传第十二 张惠绍 冯道根 康绚 昌义之

张惠绍，字德继，义阳人也。少有武干。齐明帝时为直阁，后出补竟陵横桑戍主。永元初，母丧归葬于乡里。闻义师起，驰归高祖，板为中兵参军，加宁朔将军、军主。师次汉口，高祖使惠绍与军主硃思远游遏江中，断郢、鲁二城粮运。郢城水军主沈难当帅轻舸数十挑战，惠绍击破，斩难当，尽获其军器。义师次新林、硃雀，惠绍累有战功。建康城平，迁辅国将军、前军，直阁、左细仗主。高祖践阼，封石阳县侯，邑五百户。迁骁骑将军，直阁、细仗主如故。时东昏余党数百人，窃入南北掖门，烧神虎门，害卫尉张弘策。惠绍驰率所领赴战，斩首数十级，贼乃散走。

以功增邑二百户。迁太子右卫率。

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伐，惠绍与冠军长史胡辛生、宁朔将军张豹子攻宿预，执城主马成龙，送于京师。使部将蓝怀恭于水南立城为掎角。俄而魏援大至，败陷怀恭，惠绍不能守，是夜奔还淮阴，魏复得宿预。六年，魏军攻钟离，诏左卫将军曹景宗督众军为援，进据邵阳。惠绍与冯道根、裴邃等攻断魏连桥，短兵接战，魏军大溃。

以功增邑三百户，还为左骁骑将军。寻出为持节、都督北兗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北兗州刺史。魏宿预、淮阳二城内附，惠绍抚纳有功，进号智武将军，益封二百户。

入为卫尉卿，迁左卫将军。出为持节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司州刺史、领安陆太守。在州和理，吏民亲爱之。

征还为左卫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甲仗百人，直卫殿内。十八年，卒，时年六十三。诏曰：“张惠绍志略开济，干用贞果。诚勤义始，绩闻累任。爰居禁旅，尽心朝夕。奄至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宜追宠命，以彰勋烈。可赠护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布百匹，蜡二百斤。谥曰忠。”子澄嗣。

澄初为直阁将军，丁父忧，起为晋熙太守，随豫州刺史裴邃北伐，累有战功，与湛僧智、胡绍世、鱼弘并当时之骁将。历官卫尉卿、太子左卫率。卒官，谥曰愍。

冯道根，字巨基，广平酂人也。少失父，家贫，佣赁以养母。行得甘肥，不敢先食，必遽还以进母。年十三，以孝闻于乡里。郡召为主簿，辞不就。年十六，乡人蔡道斑为湖阳戍主，道斑攻蛮锡城，反为蛮所困，道根救之。匹马转战，杀伤甚多，道斑以免，由是知名。

齐建武末，魏主托跋宏寇没南阳等五郡，明帝遣太尉陈显达率众复争之。师入汮均口，道根与乡里人士以牛酒候军，因说显达曰：“汋均水迅急，难进易退。魏若守隘，则首尾俱急。不如悉弃船舰于酂城，方道步进，建营相次，鼓行而前。如是，则立破之矣。”显达不听，道根犹以私属从军。及显达败，军人夜走，多不知山路；道根每及险要，辄停马指示之，众赖以全。寻为汮均口戍副。

永元中，以母丧还家。闻高祖起义师，乃谓所亲曰：“金革夺礼，古人不避，扬名后世，岂非孝乎？时不可失，吾其行矣。”率乡人子弟胜兵者，悉归高祖。时有蔡道福为将从军，高祖使道根副之，皆隶于王茂。茂伐沔，攻郢城，克加湖，道根常为前锋陷陈。会道福卒于军，高祖令道根并领其众。大军次新林，随王茂于硃雀航大战，斩获尤多。高祖即位，以为骁骑将军，封增城县男，邑二百户。领文德帅，迁游击将军。是岁，江州刺史陈伯之反，道根随王茂讨平之。

天监二年，为宁朔将军、南梁太守，领阜陵城戍。初到阜陵，修城隍，远斥候，有如敌将至者，众颇笑之。道根曰：“怯防勇战，此之谓也。”修城未毕，会魏将党法宗、傅竖眼率众二万，奄至城下。道根堑垒未固，城中众少，皆失色。道根命广开门，缓服登城，选精锐二百人，出与魏军战，败之。魏人见意闲，且战又不利，因退走。是时魏分兵于大小岘、东桑等，连城相持。魏将高祖珍以三千骑军其间，道根率百骑横击破之，获其鼓角军仪。于是粮运既绝，诸军乃退。迁道根辅国将军。

豫州刺史韦睿围合肥，克之。道根与诸军同进，所在有功。六年，魏攻钟离，高祖复诏睿救之，道根率众三千为睿前驱。至徐州，建计据邵阳洲，筑垒掘堑，以逼魏城。道根能走马步地，计马足以赋功，城隍立办。及淮水长，道根乘战舰，攻断魏连桥数百丈，魏军败绩。益封三百户，进爵为伯。还，迁云骑将军、领直阁将军，改封豫宁县，户邑如前。累迁中权中司马、右游击将军、武旅将军、历阳太守。

八年，迁贞毅将军、假节、督豫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、领汝阴太守。为政清简，境内安定。十一年，征为太子右卫率。十三年，出为信武将军、宣惠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。十四年，征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右游击将军，领硃衣直阁。十五年，为右卫将军。

道根性谨厚，木讷少言，为将能检御部曲，所过村陌，将士不敢虏掠。每所征伐，终不言功，诸将讠雚哗争竞，道根默然而已。其部曲或怨非之，道根喻曰：“明主自鉴功之多少，吾将何事。”高祖尝指道根示尚书令沈约曰：“此人口不论勋。”约曰：“此陛下之大树将军也。”处州郡，和理清静，为部下所怀。在朝廷，虽贵显而性俭约，所居宅不营墙屋，无器服侍卫，入室则萧然如素士之贫贱者。当时服其清退，高祖亦雅重之。微时不学，既贵，粗读书，自谓少文，常慕周勃之器重。

十六年，复假节、都督豫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将行，高祖引朝臣宴别道根于武德殿，召工视道根，使图其形像。道根踧谢曰：“臣所可报国家，惟余一死；但天下太平，臣恨无可死之地。”豫部重得道根，人皆喜悦。高祖每称曰：“冯道根所在，能使朝廷不复忆有一州。”

居州少时，遇疾，自表乞还朝，征为散骑常侍、左军将军。既至疾甚，中使累加存问。普通元年正月，卒，时年五十八。是日舆驾春祠二庙，既出宫，有司以闻。

高祖问中书舍人硃异曰：“吉凶同日，今行乎？”异对曰：“昔柳庄寝疾，卫献公当祭，请于尸曰：‘有臣柳庄，非寡人之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闻其死，请往。’不释祭服而往，遂以襚之。道根虽未为社稷之臣，亦有劳王室，临之，礼也。”高祖即幸其宅，哭之甚恸。诏曰：“豫宁县开国伯、新除散骑常侍、领左军将军冯道根，奉上能忠，有功不伐，抚人留爱，守边难犯，祭遵、冯异、郭亻及、李牧，不能过也。奄致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可赠信威将军、左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赙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威。”子怀嗣。

康绚，字长明，华山蓝田人也。其先出自康居。初，汉置都护，尽臣西域。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，因留为黔首，其后即以康为姓。晋时陇右乱，康氏迁于蓝田。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，生穆，穆为姚苌河南尹。宋永初中，穆举乡族三千余家，入襄阳之岘南。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，寄居于襄阳，以穆为秦、梁二州刺史。

未拜，卒。绚世父元隆，父元抚，并为流人所推，相继为华山太守。

绚少俶傥有志气。齐文帝为雍州刺史，所辟皆取名家，绚特以才力召为西曹书佐。永明三年，除奉朝请。文帝在东宫，以旧恩引为直后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振威将军、华山太守。推诚抚循，荒余悦服。迁前军将军，复为华山太守。

永元元年，义兵起，绚举郡以应高祖，身率敢勇三千人，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。

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参军，加辅国将军。义师方围张冲于郢城，旷日持久，东昏将吴子阳壁于加湖，军锋甚盛，绚随王茂力攻屠之。自是常领游兵，有急应赴，斩获居多。天监元年，封南安县男，邑三百户。除辅国将军、竟陵太守。魏围梁州，刺史王珍国使请救，绚以郡兵赴之，魏军退。七年，司州三关为魏所逼，诏假绚节、武旅将军，率众赴援。九年，迁假节、督北兗州缘淮诸军事、振远将军、北兗州刺史。及朐山亡徒以城降魏，绚驰遣司马霍奉伯分军据嶮。魏军至，不得越朐城。明年，青州刺史张稷为土人徐道角所杀，绚又遣司马茅荣伯讨平之。征骠骑临川王司马，加左骁骑将军，寻转硃衣直阁。十三年，迁太子右卫率，甲仗百人，与领军萧景直殿内。

绚身长八尺，容貌绝伦，虽居显官，犹习武艺。高祖幸德阳殿戏马，敕绚马射，抚弦贯的，观者悦之。其日，上使画工图绚形，遣中使持以问绚曰：“卿识此图不？”

其见亲如此。

时魏降人王足陈计，求堰淮水以灌寿阳。足引北方童谣曰：“荆山为上格，浮山为下格，潼沱为激沟，并灌钜野泽。”高祖以为然，使水工陈承伯、材官将军祖芃视地形，咸谓淮内沙土漂轻，不坚实，其功不可就。高祖弗纳，发徐、扬人，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。假绚节、都督淮上诸军事，并护堰作，役人及战士，有众二十万。于钟离南起浮山，北抵巉石，依岸以筑土，合脊于中流。十四年，堰将合，淮水漂疾，辄复决溃，众患之。或谓江、淮多有蛟，能乘风雨决坏崖岸，其性恶铁，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，大则釜鬵，小则鋘锄，数千万斤，沉于堰所。犹不能合，乃伐树为井干，填以巨石，加土其上。缘淮百里内，冈陵木石，无巨细必尽，负担者肩上皆穿。夏日疾疫，死者相枕，蝇虫昼夜声相合。高祖愍役人淹久，遣尚书右仆射袁昂、侍中谢举假节慰劳之，并加蠲复。是冬又寒甚，淮、泗尽冻，士卒死者十七八，高祖复遣赐以衣袴。十一月，魏遣将杨大眼扬声决堰，绚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。遣其子悦挑战，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，魏军小却。十二月，魏遣其尚书仆射李昙定督众军来战，绚与徐州刺史刘思祖等距之。高祖又遣右卫将军昌义之、太仆卿鱼弘文、直阁曹世宗、徐元和相次距守。十五年四月，堰乃成。其长九里，下阔一百四十丈，上广四十五丈，高二十丈，深十九丈五尺。夹之以堤，并树杞柳，军人安堵，列居其上。其水清洁，俯视居人坟墓，了然皆在其下。或人谓绚曰：“四渎，天所以节宣其气，不可久塞。若凿湫东注，则游波宽缓，堰得不坏。”绚然之，开湫东注。又纵反间于魏曰：“梁人所惧开湫，不畏野战。”魏人信之，果凿山深五丈，开湫北注，水日夜分流，湫犹不减。其月，魏军竟溃而归。水之所及，夹淮方数百里地。魏寿阳城戍稍徙顿于八公山，此南居人散就冈垄。

初，堰起于徐州界，刺史张豹子宣言于境，谓己必尸其事。既而绚以他官来监作，豹子甚惭。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，每事辄先谘焉，由是遂谮绚与魏交通，高祖虽不纳，犹以事毕征绚。寻以绚为持节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司州刺史，领安陆太守，增封二百户。绚还后，豹子不修堰，至其秋八月，淮水暴长，堰悉坏决，奔流于海，祖芃坐下狱。绚在州三年，大修城隍，号为严政。

十八年，征为员外散骑常侍，领长水校尉，与护军韦睿、太子右卫率周舍直殿省。普通元年，除卫尉卿，未拜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舆驾即日临哭。赠右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赙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壮。

绚宽和少喜惧，在朝廷，见人如不能言，号为长厚。在省，每寒月见省官繿缕，辄遗以襦衣，其好施如此。子悦嗣。

昌义之，历阳乌江人也。少有武干。齐代随曹虎征伐，累有战功。虎为雍州，以义之补防阁，出为冯翊戍主。及虎代还，义之留事高祖。时天下方乱，高祖亦厚遇之。义师起，板为辅国将军、军主，除建安王中兵参军。时竟陵芊口有邸阁，高祖遣驱，每战必捷。大军次新林，随王茂于新亭，并硃雀航力战，斩获尤多。建康城平，以为直阁将军、马右夹毂主。天监元年，封永豊县侯，邑五百户。除骁骑将军。出为盱眙太守。二年，迁假节、督北徐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北徐州刺史，镇钟离。魏寇州境，义之击破之。三年，进号冠军将军，增封二百户。

四年，大举北伐，扬州刺史临川王督众军军洛口，义之以州兵受节度，为前军，攻魏梁城戍，克之。五年，高祖以征役久，有诏班师，众军各退散，魏中山王元英乘势追蹑，攻没马头，城内粮储，魏悉移之归北。议者咸曰：“魏运米北归，当无复南向。”高祖曰：“不然，此必进兵，非其实也。”乃遣土匠修堑营钟离城，敕义之为战守之备。是冬，英果率其安乐王元道明、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，来寇钟离。钟离城北阻淮水，魏人于邵阳洲西岸作浮桥，跨淮通道。英据东岸，大眼据西岸，以攻城。时城中众才三千人，义之督帅，随方抗御。魏军乃以车载土填堑，使其众负土随之，严骑自后蹙焉。人有未及回者，因以土迮之，俄而堑满。英与大眼躬自督战，昼夜苦攻，分番相代，坠而复升，莫有退者。又设飞楼及冲车撞之，所值城土辄颓落。义之乃以泥补缺，冲车虽入而不能坏。义之善射，其被攻危急之处，辄驰往救之，每弯弓所向，莫不应弦而倒。一日战数十合，前后杀伤者万计，魏军死者与城平。

六年四月，高祖遣曹景宗、韦睿帅众二十万救焉，既至，与魏战，大破之，英、大眼等各脱身奔走。义之因率轻兵追至洛口而还。斩首俘生，不可胜计。以功进号军师将军，增封二百户，迁持节、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未拜，改督南兗、兗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坐禁物出籓，为有司所奏免。其年，补硃衣直阁，除左骁骑将军，直阁如故。迁太子右卫率，领越骑校尉，假节。八年，出为持节、督湘州诸军事、征远将军、湘州刺史。

九年，以本号还朝，俄为司空临川王司马，将军如故。十年，迁右卫将军。十三年，徙为左卫将军。

是冬，高祖遣太子右卫率康绚督众军作荆山堰。明年，魏遣将李昙定大众逼荆山，扬声欲决堰，诏假义之节，帅太仆卿鱼弘文、直阁将军曹世宗、徐元和等救绚，军未至，绚等已破魏军。魏又遣大将李平攻峡石，围直阁将军赵祖悦，义之又率硃衣直阁王神念等救之。时魏兵盛，神念攻峡石浮桥不能克，故援兵不得时进，遂陷峡石。义之班师，为有司所奏，高祖以其功臣，不问也。

十五年，复以为使持节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其年，改授都督北徐州缘淮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义之性宽厚，为将能抚御，得人死力，及居籓任，吏民安之。俄给鼓吹一部，改封营道县侯，邑户如先。普通三年，征为护军将军，鼓吹如故。四年十月，卒。高祖深痛惜之，诏曰：“护军将军、营道县开国侯昌义之，干略沉济，志怀宽隐，诚著运始，效彰边服。方申爪牙，寄以禁旅；奄至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可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，并鼓吹一部。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。赙钱二万，布二百匹，蜡二百斤。谥曰烈。”子宝业嗣，官至直阁将军、谯州刺史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张惠绍、冯道根、康绚、昌义之，初起从上，其功则轻。

及群盗焚门，而惠绍以力战显；合肥、邵阳之逼，而道根、义之功多；浮山之役起，而康绚典其事：互有厥劳，宠进宜矣。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，及退舍而堰决，非徒人事，有天道矣。

## 列传第十三 宗夬 刘坦 乐蔼

宗夬，字明扬，南阳涅阳人也，世居江陵。祖炳，宋时征太子庶子不就，有高名。父繁，西中郎谘议参军。夬少勤学，有局干。弱冠，举郢州秀才，历临川王常侍、骠骑行参军。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，并见图画，夬亦预焉。永明中，与魏和亲，敕夬与尚书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，皆时选也。

武帝嫡孙南郡王居西州，以夬管书记，夬既以笔札被知，亦以贞正见许，故任焉。俄而文惠太子薨，王为皇太孙，夬仍管书记。及太孙即位，多失德，夬颇自疏，得为秣陵令，迁尚书都官郎。隆昌末，少帝见诛，宠旧多罹其祸，惟夬及傅昭以清正免。

明帝即位，以夬为郢州治中，有名称职，以父老去官还乡里。南康王为荆州刺史，引为别驾。义师起，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别驾如故。时西土位望，惟夬与同郡乐蔼、刘坦为州人所推信，故领军将军萧颖胄深相委仗，每事谘焉。高祖师发雍州，颖胄遣夬出自杨口，面禀经略，并护送军资，高祖甚礼之。中兴初，迁御史中丞，以父忧去职。起为冠军将军、卫军长史。天监元年，迁征虏长史、东海太守，将军如故。二年，征为太子右卫率。是冬，迁五兵尚书，参掌大选。三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子曜卿嗣。

夬从弟岳，有名行，州里称之，出于夬右。仕历尚书库部郎，郢州治中，北中郎录事参军事。

刘坦，字德度，南阳安众人也，晋镇东将军乔之七世孙。坦少为从兄虬所知。

齐建元初，为南郡王国常侍，寻补孱陵令，迁南中郎录事参军，所居以干济称。南康王为荆州刺史，坦为西中郎中兵参军，领长流。义师起，迁谘议参军。时辅国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，帅师赴夏口，西朝议行州事者，坦谓众曰：“湘境人情，易扰难信。若专用武士，则百姓畏侵渔；若遣文人，则威略不振。必欲镇静一州城，军民足食，则无逾老臣。先零之役，窃以自许。”遂从之。乃除辅国长史、长沙太守，行湘州事。坦尝在湘州，多旧恩，道迎者甚众。下车简选堪事吏，分诣十郡，悉发人丁，运租米三十余万斛，致之义师，资粮用给。

时东昏遣安成太守刘希祖破西台所选太守范僧简于平都，希祖移檄湘部，于是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。邵陵人逐其内史褚洊，永阳人周晖起兵攻始安郡，并应僧粲。

桂阳人邵昙弄、邓道介报复私仇，因合党亦同焉。僧粲自号平西将军、湘州刺史，以永阳人周舒为谋主，师于建宁。自是湘部诸郡，悉皆蜂起；惟临湘、湘阴、浏阳、罗四县犹全。州人咸欲泛舟逃走，坦悉聚船焚之，遣将尹法略距僧粲，相持未决。

前湘州镇军钟玄绍潜谋应僧粲，要结士庶数百人，皆连名定计，刻日反州城。坦闻其谋，伪为不知，因理讼至夜，而城门遂不闭，以疑之。玄绍未及发，明旦诣坦问其故。坦久留与语，密遣亲兵收其家书。玄绍在坐未起，而收兵已报具得其文书本末，玄绍即首伏，于坐斩之。焚其文书，其余党悉无所问，众愧且服，州部遂安。

法略与僧粲相持累月，建康城平，公则还州，群贼始散。

天监初，论功封荔浦县子，邑三百户。迁平西司马、新兴太守。天监三年，迁西中郎长史，卒，时年六十二。子泉嗣。

乐蔼，字蔚远，南阳淯阳人，晋尚书令广之六世孙，世居江陵。其舅雍州刺史宗悫，尝陈器物，试诸甥侄。蔼时尚幼，而所取惟书，悫由此奇之。又取史传各一卷授蔼等，使读毕，言所记。蔼略读具举，悫益善之。宋建平王景素为荆州刺史，辟为主簿。景素为南徐州，复为征北刑狱参军，迁龙阳相。以父忧去职，吏民诣州请之，葬讫起焉。时齐豫章王嶷为武陵太守，雅善蔼为政，及嶷为荆州刺史，以蔼为骠骑行参军、领州主簿，参知州事。嶷尝问蔼风土旧俗，城隍基寺，山川险易，蔼随问立对，若按图牒，嶷益重焉。州人嫉之，或谮蔼廨门如市，嶷遣觇之，方见蔼闭阁读书。嶷还都，以蔼为太尉刑狱参军，典书记，迁枝江令。还为大司马中兵参军，转署记室。

永明八年，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称兵反，既败，焚烧府舍，官曹文书，一时荡尽。武帝引见蔼，问以西事，蔼上对详敏，帝悦焉。用为荆州治中，敕付以修复府州事。蔼还州，缮修廨署数百区，顷之咸毕，而役不及民。荆部以为自晋王悦移镇以来，府舍未之有也。

九年，豫章王嶷薨，蔼解官赴丧，率荆、湘二州故吏，建碑墓所。累迁车骑平西录事参军、步兵校尉，求助戍西归。南康王为西中郎，以蔼为谘议参军。义师起，萧颖胄引蔼及宗夬、刘坦，任以经略。梁台建，迁镇军司马、中书侍郎、尚书左丞。

时营造器甲，舟舰军粮，及朝廷仪宪，悉资蔼焉。寻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左丞如故。

和帝东下，道兼卫尉卿。

天监初，迁骁骑将军、领少府卿；俄迁御史中丞，领本州大中正。初，蔼发江陵，无故于船得八车辐，如中丞健步避道者，至是果迁焉。蔼性公强，居宪台甚称职。时长沙宣武王将葬，而车府忽于库火油络，欲推主者。蔼曰：“昔晋武库火，张华以为积油万石必然。今库若有灰，非吏罪也。”既而检之，果有积灰。时称其博物弘恕焉。

二年，出为持节、督广、交、越三州诸军、冠军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

前刺史徐元瑜罢归，道遇始兴人士反，逐内史崔睦舒，因掠元瑜财产。元瑜走归广州，借兵于蔼，托欲讨贼，而实谋袭蔼。蔼觉之，诛元瑜。寻进号征虏将军，卒官。

蔼姊适征士同郡刘虬，亦明识有礼训。蔼为州，迎姊居官舍，参分禄秩，西土称之。

子法才，字元备，幼与弟法藏俱有美名。少游京师，造沈约，约见而称之。齐和帝为相国，召为府参军，镇军萧颖胄辟主簿。梁台建，除起部郎。天监二年，蔼出镇岭表，法才留任京邑，迁金部郎，父忧去官。服阕，除中书通事舍人，出为本州别驾。入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复掌通事，迁尚书右丞。晋安王为荆州，重除别驾从事史。复征为尚书右丞，出为招远将军、建康令。不受俸秩，比去任，将至百金，县曹启输台库。高祖嘉其清节，曰：“居职若斯，可以为百城表矣。”即日迁太府卿。寻除南康内史，耻以让俸受名，辞不拜。俄转云骑将军、少府卿。出为信武长史、江夏太守。因被代，表便道还乡。至家，割宅为寺，栖心物表。皇太子以法才旧臣，累有优令，召使东下，未及发而卒，时年六十三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萧颖胄起大州之众以会义，当其时，人心未之能悟。此三人者，楚之镇也。经营缔构，盖有力焉。方面之功，坦为多矣；当官任事，蔼则兼之。咸登宠秩，宜乎！

## 列传第十四 刘季连 陈伯之

刘季连，字惠续，彭城人也。父思考，以宋高祖族弟显于宋世，位至金紫光禄大夫。季连有名誉，早历清官。齐高帝受禅，悉诛宋室近属，将及季连等，太宰褚渊素善之，固请乃免。建元中，季连为尚书左丞。永明初，出为江夏内史，累迁平南长沙内史，冠军长史、广陵太守，并行府州事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转太子中庶子。建武中，又出为平西萧遥欣长史、南郡太守。时明帝诸子幼弱，内亲则仗遥欣兄弟，外亲则倚后弟刘暄、内弟江祏。遥欣之镇江陵也，意寄甚隆；而遥欣至州，多招宾客，厚自封殖，明帝甚恶之。季连族甥琅邪王会为遥欣谘议参军，美容貌，颇才辩，遥欣遇之甚厚。会多所慠忽，于公座与遥欣竞侮季连，季连憾之，乃密表明帝，称遥欣有异迹。明帝纳焉，乃以遥欣为雍州刺史。明帝心德季连，四年，以为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，令据遥欣上流。季连父，宋世为益州，贪鄙无政绩，州人犹以义故，善待季连。季连下车，存问故老，抚纳新旧，见父时故吏，皆对之流涕。

辟遂宁人龚惬为府主簿。惬，龚颖之孙，累世有学行，故引焉。

东昏即位，永元元年，征季连为右卫将军，道断不至。季连闻东昏失德，京师多故，稍自骄矜。本以文吏知名，性忌而褊狭，至是遂严愎酷狠，土人始怀怨望。

其年九月，季连因聚会，发人丁五千人，声以讲武，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。穰人李托豫知之，设备守险，买与战不利，还州，郡县多叛乱矣。是月，新城人赵续伯杀五城令，逐始平太守。十月，晋原人乐宝称、李难当杀其太守，宝称自号南秦州刺史，难当益州刺史。十二月，季连遣参军崔茂祖率众二千讨之，赍三日粮。值岁大寒，群贼相聚，伐树塞路，军人水火无所得，大败而还，死者十七八。

明年正月，新城人帛养逐遂宁太守谯希渊。三月，巴西人雍道晞率群贼万余逼巴西，去郡数里，道晞称镇西将军，号建义。巴西太守鲁休烈与涪令李膺婴城自守，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率众五千救之。奉伯至，与郡兵破擒道晞，斩之涪市。奉伯因独进巴西之东乡讨余贼。李膺止之曰：“卒惰将骄，乘胜履险，非良策也。不如小缓，更思后计。”奉伯不纳，悉众入山，大败而出，遂奔还州。六月，江阳人程延期反，杀太守何法藏。鲁休烈惧不自保，奔投巴东相萧慧训。十月，巴西人赵续伯又反，有众二万，出广汉，乘佛舆，以五彩裹青石，诳百姓云：“天与我玉印，当王蜀。”

愚人从之者甚众。季连进讨之，遣长史赵越常前驱。兵败，季连复遣李奉伯由涪路讨之。奉伯别军自潺亭与大军会于城，进攻其栅，大破之。

时会稽人石文安字守休，隐居乡里，专行礼让，代季连为尚书左丞，出为江夏内史，又代季连入为御史中丞，与季连相善。子仲渊字钦回，闻义师起，率乡人以应高祖。天监初，拜郢州别驾，从高祖平京邑。

明年春，遣左右陈建孙送季连弟通直郎子渊及季连二子使蜀，喻旨慰劳。季连受命，饬还装。高祖以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刺史。元起，南郡人。季连为南郡之时，素薄元起。典签硃道琛者，尝为季连府都录，无赖小人，有罪，季连欲杀之，逃叛以免。至是说元起曰：“益州乱离已久，公私府库必多秏失，刘益州临归空竭，岂办复能远遣候递。道琛请先使检校，缘路奉迎；不然，万里资粮，未易可得。”元起许之。道琛既至，言语不恭，又历造府州人士，见器物辄夺之，有不获者，语曰：“会当属人，何须苦惜。”于是军府大惧，谓元起至必诛季连，祸及党与，竞言之于季连。季连亦以为然；又恶昔之不礼元起也，益愤懑。司马硃士略说季连，求为巴西郡，留三子为质，季连许之。顷之，季连遂召佐史，矫称齐宣德皇后令，聚兵复反，收硃道琛杀之。书报硃士略，兼召李膺。膺、士略并不受使。使归，元起收兵于巴西以待之，季连诛士略三子。

天监元年六月，元起至巴西，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战。兵交，互有得失，久之，奉伯乃败退还成都。季连驱略居人，闭城固守。元起稍进围之。是冬，季连城局参军江希之等谋以城降，不果，季连诛之。蜀中丧乱已二年矣，城中食尽，升米三千，亦无所籴，饿死者相枕。其无亲党者，又杀而食之。季连食粥累月，饥窘无计。二年正月，高祖遣主书赵景悦宣诏降季连，季连肉袒请罪。元起迁季连于城外，俄而造焉，待之以礼。季连谢曰：“早知如此，岂有前日之事。”元起诛李奉伯并诸渠帅，送季连还京师。季连将发，人莫之视，惟龚惬送焉。

初，元起在道，惧事不集，无以为赏，士之至者，皆许以辟命，于是受别驾、治中檄者，将二千人。季连既至，诣阙谢，高祖引见之。季连自东掖门入，数步一稽颡，以至高祖前。高祖笑谓曰：“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，岂无卧龙之臣乎。”

季连复稽颡谢。赦为庶人。四年正月，因出建阳门，为蜀人蔺道恭所杀。季连在蜀，杀道恭父，道恭出亡，至是而报复焉。

陈伯之，济阴睢陵人也。幼有膂力。年十三四，好著獭皮冠，带刺刀，候伺邻里稻熟，辄偷刈之。尝为田主所见，呵之云：“楚子莫动！”伯之谓田主曰：“君稻幸多，一担何苦？”田主将执之，伯之因杖刀而进，将刺之，曰：“楚子定何如！”

田主皆反走，伯之徐担稻而归。及年长，在钟离数为劫盗，尝授面觇人船，船人斫之，获其左耳。后随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，广之爱其勇，每夜卧下榻，征伐尝自随。

齐安陆王子敬为南兗州，颇持兵自卫。明帝遣广之讨子敬，广之至欧阳，遣伯之先驱，因城开，独入斩子敬。又频有战功，以勋累迁为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，封鱼复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义师起，东昏假伯之节、督前驱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寻转江州，据寻阳以拒义军。郢城平，高祖得伯之幢主苏隆之，使说伯之，即以为安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伯之虽受命，犹怀两端，伪云“大军未须便下”。高祖谓诸将曰：“伯之此答，其心未定，及其犹豫，宜逼之。”众军遂次寻阳，伯之退保南湖，然后归附。

进号镇南将军，与众俱下。伯之顿篱门，寻进西明门。建康城未平，每降人出，伯之辄唤与耳语。高祖恐其复怀翻覆，密语伯之曰：“闻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，欲遣刺客中卿，宜以为虑。”伯之未之信。会东昏将郑伯伦降，高祖使过伯之，谓曰：“城中甚忿卿，欲遣信诱卿以封赏。须卿复降，当生割卿手脚；卿若不降，复欲遣刺客杀卿。宜深为备。”伯之惧，自是无异志矣。力战有功。城平，进号征南将军，封豊城县公，邑二千户，遣还之镇。

伯之不识书，及还江州，得文牒辞讼，惟作大诺而已。有事，典签传口语，与夺决于主者。

伯之与豫章人邓缮、永兴人戴永忠并有旧，缮经藏伯之息英免祸，伯之尤德之。

及在州，用缮为别驾，永忠记室参军。河南褚緭，京师之薄行者，齐末为扬州西曹，遇乱居闾里；而轻薄互能自致，惟緭独不达。高祖即位，緭频造尚书范云，云不好緭，坚距之。緭益怒，私语所知曰：“建武以后，草泽底下，悉化成贵人，吾何罪而见弃。今天下草创，饥馑不已，丧乱未可知。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，非代来臣，有自疑意；且荧惑守南斗，讵非为我出。今者一行，事若无成，入魏，何遽减作河南郡。”于是遂投伯之书佐王思穆，事之，大见亲狎。及伯之乡人硃龙符为长流参军，并乘伯之愚暗，恣行奸险，刑政通塞，悉共专之。

伯之子虎牙，时为直阁将军，高祖手疏龙符罪，亲付虎牙，虎牙封示伯之；高祖又遣代江州别驾邓缮，伯之并不受命。答高祖曰：“龙符骁勇健儿，邓缮事有绩效，台所遣别驾，请以为治中。”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：“台家府库空竭，复无器仗，三仓无米，东境饥流，此万代一时也，机不可失。”緭、永忠等每赞成之。伯之谓缮：“今段启卿，若复不得，便与卿共下使反。”高祖敕部内一郡处缮，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：“奉齐建安王教，率江北义勇十万，已次六合，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。我荷明帝厚恩，誓死以报。今便纂严备办。”使緭诈为萧宝夤书，以示僚佐。于厅事前为坛，杀牲以盟。伯之先饮，长史已下次第歃血。緭说伯之曰：“今举大事，宜引众望，程元冲不与人同心；临川内史王观，僧虔之孙，人身不恶，便可召为长史，以代元冲。”伯之从之。仍以緭为寻阳太守，加讨逆将军；永忠辅义将军；龙符为豫州刺史，率五百人守大雷。大雷戍主沈慧休，镇南参军李延伯。

又遣乡人孙邻、李景受龙符节度，邻为徐州，景为郢州。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距守。程元冲既失职，于家合率数百人，使伯之典签吕孝通、戴元则为内应。伯之每旦常作伎，日晡辄卧，左右仗身皆休息。元冲因其解弛，从北门入，径至厅事前。

伯之闻叫声，自率出荡，元冲力不能敌，走逃庐山。

初，元冲起兵，要寻阳张孝季，孝季从之。既败，伯之追孝季不得，得其母郎氏，蜡灌杀之。遣信还都报虎牙兄弟，虎牙等走盱眙，盱眙人徐安、庄兴绍、张显明邀击之，不能禁，反见杀。高祖遣王茂讨伯之。伯之闻茂来，谓緭等曰：“王观既不就命，郑伯伦又不肯从，便应空手受困。今先平豫章，开通南路，多发丁力，益运资粮，然后席卷北向，以扑饥疲之众，不忧不济也。”乃留乡人唐盖人守城，遂相率趣豫章。太守郑伯伦坚守，伯之攻之不能下。王茂前军既至，伯之表里受敌，乃败走，间道亡命出江北，与子虎牙及褚緭俱入魏。魏以伯之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曲江县侯。

天监四年，诏太尉、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，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曰：陈将军足下无恙，幸甚。将军勇冠三军，才为世出。弃燕雀之小志，慕鸿鹄以高翔。昔因机变化，遭逢明主，立功立事，开国承家，硃轮华毂，拥旄万里，何其壮也！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，闻鸣镝而股战，对穹庐以屈膝，又何劣耶？寻君去就之际，非有他故，直以不能内审诸己，外受流言，沉迷猖蹶，以至于此。圣朝赦罪论功，弃瑕录用，收赤心于天下，安反侧于万物，将军之所知，非假仆一二谈也。

硃鲔涉血于友于，张绣倳刃于爱子，汉主不以为疑，魏君待之若旧。况将军无昔人之罪，而勋重于当世。

夫迷涂知反，往哲是与；不远而复，先典攸高。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。将军松柏不剪，亲戚安居；高台未倾，爱妾尚在。悠悠尔心，亦何可述。今功臣名将，雁行有序。怀黄佩紫，赞帷幄之谋；乘轺建节，奉疆埸之任。并刑马作誓，传之子孙。将军独靦颜借命，驱驰异域，宁不哀哉！

夫以慕容超之强，身送东市；姚泓之盛，面缚西都。故知霜露所均，不育异类；姬汉旧邦，无取杂种。北虏僭盗中原，多历年所，恶积祸盈，理至燋烂。况伪孽昏狡，自相夷戮，部落携离，酋豪猜贰，方当系颈蛮邸，悬首藁街。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，燕巢于飞幕之上，不亦惑乎！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见故国之旗鼓，感平生于畴日，抚弦登陴，岂不怆恨。所以廉公之思赵将，吴子之泣西河，人之情也。将军独无情哉！想早励良图，自求多福。

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。虎牙为魏人所杀。伯之既至，以为使持节、都督西豫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永新县侯，邑千户。未之任，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、骁骑将军，又为太中大夫。久之，卒于家。其子犹有在魏者。

褚緭在魏，魏人欲擢用之。魏元会，緭戏为诗曰：“帽上著笼冠，袴上著硃衣，不知是今是，不知非昔非。”魏人怒，出为始平太守。日日行猎，堕马死。

史臣曰：刘季连之文吏小节，而不能以自保全，习乱然也。陈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群盗又诬而夺之，安能长久矣。

## 列传第十五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子训 王泰 王份孙锡 佥 张充 柳恽 蔡撙 江蒨

王瞻，字思范，琅邪临沂人，宋太保弘从孙也。祖柳，光禄大夫、东亭侯。父猷，廷尉卿。瞻年数岁，尝从师受业，时有伎经其门，同学皆出观，瞻独不视，习诵如初。从父尚书仆射僧达闻而异之，谓瞻父曰：“吾宗不衰，寄之此子。”年十二，居父忧，以孝闻。服阕，袭封东亭侯。

瞻幼时轻薄，好逸游，为闾里所患。及长，颇折节有士操，涉猎书记，于棋射尤善。起家著作佐郎，累迁太子舍人、太尉主簿、太子洗马。顷之，出为鄱阳内史，秩满，授太子中舍人。又为齐南海王友，寻转司徒竟陵王从事中郎，王甚相宾礼。

南海王为护军将军，瞻为长史。又出补徐州别驾从事史，迁骠骑将军王晏长史。晏诛，出为晋陵太守。瞻洁己为政，妻子不免饥寒。时大司马王敬则举兵作乱，路经晋陵，郡民多附敬则。军败，台军讨贼党，瞻言于朝曰：“愚人易动，不足穷法。”

明帝许之，所全活者万数。征拜给事黄门侍郎，抚军建安王长史，御史中丞。

高祖霸府开，以瞻为大司马相国谘议参军，领录事。梁台建，为侍中，迁左民尚书，俄转吏部尚书。瞻性率亮，居选部，所举多行其意。颇嗜酒，每饮或竟日，而精神益朗赡，不废簿领。高祖每称瞻有三术，射、棋、酒也。寻加左军将军，以疾不拜，仍为侍中，领骁骑将军，未拜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谥康侯。子长玄，著作佐郎，早卒。

王志，字次道，琅邪临沂人。祖昙首，宋左光禄大夫、豫宁文侯；父僧虔，齐司空、简穆公：并有重名。志年九岁，居所生母忧，哀容毁瘠，为中表所异。弱冠，选尚孝武女安固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秘书郎。累迁太尉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武陵王文学。褚渊为司徒，引志为主簿。渊谓僧虔曰：“朝廷之恩，本为殊特，所可光荣，在屈贤子。”累迁镇北竟陵王功曹史、安陆南郡二王友。入为中书侍郎。寻除宣城内史，清谨有恩惠。郡民张倪、吴庆争田，经年不决。志到官，父老乃相谓曰：“王府君有德政，吾曹乡里乃有此争。”倪、庆因相携请罪，所讼地遂为闲田。征拜黄门侍郎，寻迁吏部侍郎。出为宁朔将军、东阳太守。郡狱有重囚十余人，冬至日悉遣还家，过节皆返，惟一人失期，狱司以为言。志曰：“此自太守事，主者勿忧。”明旦，果自诣狱，辞以妇孕，吏民益叹服之。视事三年，齐永明二年，入为侍中，未拜，转吏部尚书，在选以和理称。崔慧景平，以例加右军将军，封临汝侯，固让不受，改领右卫将军。

义师至，城内害东昏，百僚署名送其首。志闻而叹曰：“冠虽弊，可加足乎？”

因取庭中树叶挪服之，伪闷，不署名。高祖览笺无志署，心嘉之，弗以让也。霸府开，以志为右军将军、骠骑大将军长史。梁台建，迁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

天监元年，以本官领前军将军。其年，迁冠军将军、丹阳尹。为政清静，去烦苛。京师有寡妇无子，姑亡，举债以敛葬，既葬而无以还之。志愍其义，以俸钱偿焉。时年饥，每旦为粥于郡门，以赋百姓，民称之不容口。三年，为散骑常侍、中书令，领游击将军。志为中书令，及居京尹，便怀止足。常谓诸子侄曰：“谢庄在宋孝武世，位止中书令，吾自视岂可以过之。”因多谢病，简通宾客。迁前将军、太常卿。六年，出为云麾将军、安西始兴王长史、南郡太守。明年，迁军师将军、平西鄱阳郡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并加秩中二千石。九年，迁为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十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四。

志善草隶，当时以为楷法。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，常谓志为“书圣”。

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蕃巷，父僧虔以来，门风多宽恕，志尤惇厚。所历职，不以罪咎劾人。门下客尝盗脱志车宪卖之，志知而不问，待之如初。宾客游其门者，专覆其过而称其善。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。普通四年，志改葬，高祖厚赙赐之。追谥曰安。有五子缉、休、、操、素，并知名。

王峻，字茂远，琅邪临沂人。曾祖敬弘，有重名于宋世，位至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祖瓒之，金紫光禄大夫。父秀之，吴兴太守。峻少美风姿，善举止。

起家著作佐郎，不拜，累迁中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邵陵王文学，太傅主簿。府主齐竟陵王子良甚相赏遇。迁司徒主簿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除太子洗马，建安王友。出为宁远将军、桂阳内史。会义师起，上流诸郡多相惊扰，峻闭门静坐，一郡帖然，百姓赖之。

天监初，还，除中书侍郎。高祖甚悦其风采，与陈郡谢览同见赏擢。俄迁吏部，当官不称职，转征虏安成王长史，又为太子中庶子、游击将军。出为宣城太守，为政清和，吏民安之。视事三年，征拜侍中，迁度支尚书。又以本官兼起部尚书，监起太极殿。事毕，出为征远将军、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寻为智武将军、镇西长史、蜀郡太守。还为左民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迁吏部尚书，处选甚得名誉。

峻性详雅，无趋竞心。尝与谢览约，官至侍中，不复谋进仕。览自吏部尚书出为吴兴郡，平心不畏强御，亦由处世之情既薄故也。峻为侍中以后，虽不退身，亦淡然自守，无所营务。久之，以疾表解职，迁金紫光禄大夫，未拜。普通二年，卒。

时年五十六，谥惠子。

子琮，玩。琮为国子生，尚始兴王女繁昌县主，不慧，为学生所嗤，遂离婚。

峻谢王，王曰：“此自上意，仆极不愿如此。”峻曰：“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，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。”

王暕，字思晦，琅邪临沂人。父俭，齐太尉，南昌文宪公。暕年数岁，而风神警拔，有成人之度。时文宪作宰，宾客盈门，见暕相谓曰：“公才公望，复在此矣。”

弱冠，选尚淮南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除员外散骑侍郎，不拜，改授晋安王文学，迁庐陵王友、秘书丞。明帝诏求异士，始安王遥光表荐暕及东海王僧孺曰：“臣闻求贤暂劳，垂拱永逸，方之疏壤，取类导川。伏惟陛下道隐旒纩，信充符玺，白驹空谷，振鹭在庭；犹惧隐鳞卜祝，藏器屠保，物色关下，委裘河上。非取制于一狐，谅求味于兼采。而五声倦响，九工是询；寝议庙堂，借听舆皁。臣位任隆重，义兼邦家，实欲使名实不违，侥幸路绝。势门上品，犹当格以清谈；英俊下僚，不可限以位貌。窃见秘书丞琅邪王暕，年二十一，七叶重光，海内冠冕，神清气茂，允迪中和。叔宝理遣之谈，彦辅名教之乐，故以晖映先达，领袖后进。居无尘杂，家有赐书；辞赋清新，属言玄远；室迩人旷，物疏道亲。养素丘园，台阶虚位；庠序公朝，万夫倾首。岂徒荀令可想，李公不亡而已哉！乃东序之秘宝，瑚琏之茂器。”

除骠骑从事中郎。

高祖霸府开，引为户曹属，迁司徒左长史。天监元年，除太子中庶子，领骁骑将军，入为侍中。出为宁朔将军、中军长史。又为侍中，领射声校尉，迁五兵尚书，加给事中，出为晋陵太守。征为吏部尚书，俄领国子祭酒。暕名公子，少致美称，及居选曹，职事修理；然世贵显，与物多隔，不能留心寒素，众颇谓为刻薄。迁尚书右仆射，寻加侍中。复迁左仆射，以母忧去官。起为云麾将军、吴郡太守。还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领国子祭酒。普通四年冬，暴疾卒，时年四十七。诏赠侍中、中书令、中军将军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靖。

有四子，训、承、穉、訏，并通显。

训字怀范，幼聪警有识量，征士何胤见而奇之。年十三，暕亡忧毁，家人莫之识。十六，召见文德殿，应对爽彻。上目送久之，顾谓硃异曰：“可谓相门有相矣。”

补国子生，射策高第，除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、秘书丞。转宣城王文学、友、太子中庶子，掌管记。俄迁侍中，既拜入见，高祖从容问何敬容曰：“褚彦回年几为宰相？”敬容对曰：“少过三十。”上曰：“今之王训，无谢彦回。”

训美容仪，善进止，文章之美，为后进领袖。在春宫特被恩礼。以疾终于位，时年二十六。赠本官。谥温子。

王泰，字仲通，志长兄慈之子也。慈，齐时历侍中、吴郡，知名在志右。泰幼敏悟，年数岁时，祖母集诸孙侄，散枣栗于床上，群儿皆竞之，泰独不取。问其故，对曰：“不取，自当得赐。”由是中表异之。既长，通和温雅，人不见其喜愠之色。

起家为著作郎，不拜，改除秘书郎，迁前将军、法曹行参军、司徒东阁祭酒、车骑主簿。

高祖霸府建，以泰为骠骑功曹史。天监元年，迁秘书丞。齐永元末，后宫火，延烧秘书，图书散乱殆尽。泰为丞，表校定缮写，高祖从之。顷之，迁中书侍郎。

出为南徐州别驾从事史，居职有能名。复征中书侍郎，敕掌吏部郎事。累迁给事黄门侍郎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并掌吏部如故，俄即真。自过江，吏部郎不复典大选，令史以下，小人求竞者辐凑，前后少能称职。泰为之不通关求，吏先至者即补，不为贵贱请嘱易意，天下称平。累迁为廷尉，司徒左长史。出为明威将军、新安太守，在郡和理得民心。征为宁远将军，安右长史，俄迁侍中。寻为太子庶子、领步兵校尉，复为侍中。仍迁仁威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行南康王府、州、国事。王迁职，复为北中郎长史、行豫章王府、州、国事，太守如故。入为都官尚书。泰能接人士，士多怀泰，每愿其居选官。顷之，为吏部尚书，衣冠属望，未及选举，仍疾，改除散骑常侍、左骁骑将军，未拜，卒，时年四十五。谥夷子。

初，泰无子，养兄子祁，晚有子廓。

王份，字季文，琅邪人也。祖僧朗，宋开府仪同三司、元公。父粹，黄门侍郎。

份十四而孤，解褐车骑主簿。出为宁远将军、始安内史。袁粲之诛，亲故无敢视者，份独往致恸，由是显名。迁太子中舍人，太尉属。出为晋安内史。累迁中书侍郎，转大司农。

份兄奂于雍州被诛，奂子肃奔于魏，份自拘请罪，齐世祖知其诚款，喻而遣之。

属肃屡引魏人来侵疆埸，世祖尝因侍坐，从容谓份曰：“比有北信不？”份敛容对曰：“肃既近忘坟柏，宁远忆有臣。”帝亦以此亮焉。寻除宁朔将军、零陵内史。

征为黄门侍郎，以父终于此职，固辞不拜，迁秘书监。

天监初，除散骑常侍、领步兵校尉、兼起部尚书。高祖尝于宴席问群臣曰：“朕为有为无？”份对曰：“陛下应万物为有，体至理为无。”高祖称善。出为宣城太守，转吴郡太守，迁宁朔将军、北中郎豫章王长史、兰陵太守，行南徐府州事。

迁太常卿、太子右率、散骑常侍，侍东宫，除金紫光禄大夫。复为智武将军、南康王长史，秩中二千石。复入为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、南徐州大中正，给亲信二十人。

迁尚书左仆射，寻加侍中。

时修建二郊，份以本官领大匠卿，迁散骑常侍、右光禄大夫，加亲信为四十人。

迁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，复以本官监丹阳尹。普通五年三月，卒，时年七十九。诏赠本官，赙钱四十万，布四百匹，蜡四百斤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谥胡子。

长子琳，字孝璋，举南徐州秀才，释褐征虏建安王法曹、司徒东阁祭酒，南平王文学。尚义兴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累迁中书侍郎，卫军谢朏长史，员外散骑常侍。

出为明威将军、东阳太守，征司徒左长史。

锡字公嘏，琳之第二子也。幼而警悟，与兄弟受业，至应休散，常独留不起。

年七八岁，犹随公主入宫，高祖嘉其聪敏，常为朝士说之。精力不倦，致损右目。

公主每节其业，为饰居宇。虽童稚之中，一无所好。十二，为国子生。十四，举清茂，除秘书郎，与范阳张伯绪齐名，俱为太子舍人。丁父忧，居丧尽礼。服阕，除太子洗马。时昭明尚幼，未与臣僚相接。高祖敕：“太子洗马王锡、秘书郎张缵，亲表英华，朝中髦俊，可以师友事之。”以戚属封永安侯，除晋安王友，称疾不行，敕许受诏停都。王冠日，以府僚摄事。

普通初，魏始连和，使刘善明来聘，敕使中书舍人硃异接之，预宴者皆归化北人。善明负其才气，酒酣谓异曰：“南国辩学如中书者几人？”异对曰：“异所以得接宾宴者，乃分职是司。二国通和，所敦亲好；若以才辩相尚，则不容见使。”

善明乃曰：“王锡、张缵，北间所闻，云何可见？”异具启，敕即使于南苑设宴，锡与张缵、硃异四人而已。善明造席，遍论经史，兼以嘲谑，锡、缵随方酬对，无所稽疑，未尝访彼一事，善明甚相叹挹。佗日谓异曰：“一日见二贤，实副所期，不有君子，安能为国！”

转中书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中，时年二十四。谓亲友曰：“吾以外戚，谬被时知，多叨人爵，本非其志；兼比羸病，庶务难拥，安能舍其所好而徇所不能。”乃称疾不拜。便谢遣胥徒，拒绝宾客，掩扉覃思，室宇萧然。中大通六年正月，卒，时年三十六。赠侍中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谥贞子。子泛、湜。

佥字公会，锡第五弟也。八岁丁父忧，哀毁过礼。服阕，召补国子生，祭酒袁昂称为通理。策高第，除长史兼秘书郎中，历尚书殿中郎，太子中舍人，与吴郡陆襄对掌东宫管记。出为建安太守。山酋方善、谢稀聚徒依险，屡为民患，佥潜设方略，率众平之，有诏褒美，颁示州郡。除武威将军、始兴内史，丁所生母忧，固辞不拜。又除宁远将军、南康内史，属卢循作乱，复转佥为安成内史，以镇抚之。还除黄门侍郎，寻为安西武陵王长史、蜀郡太守。佥惮岨嶮，固以疾辞，因以黜免。

久之，除戎昭将军、尚书左丞，复补黄门侍郎，迁太子中庶子，掌东宫管记。太清二年十二月，卒，时年四十五。赠侍中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承圣三年，世祖追诏曰：“贤而不伐曰恭，谥恭子。”

张充，字延符，吴郡人。父绪，齐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有名前代。充少时，不持操行，好逸游。绪尝请假还吴，始入西郭，值充出猎，左手臂鹰，右手牵狗，遇绪船至，便放绁脱，拜于水次。绪曰：“一身两役，无乃劳乎？”充跪对曰：“充闻三十而立，今二十九矣，请至来岁而敬易之。”绪曰：“过而能改，颜氏子有焉。”及明年，便修身改节。学不盈载，多所该览，尤明《老》、《易》，能清言，与从叔稷俱有令誉。

起家抚军行参军，迁太子舍人、尚书殿中郎、武陵王友。时尚书令王俭当朝用事，武帝皆取决焉。武帝尝欲以充父绪为尚书仆射，访于俭，俭对曰：“张绪少有清望，诚美选也；然东士比无所执，绪诸子又多薄行，臣谓此宜详择。”帝遂止。

先是充兄弟皆轻侠，充少时又不护细行，故俭言之。充闻而愠，因与俭书曰：吴国男子张充致书于琅邪王君侯侍者：顷日路长，愁霖韬晦，凉暑未平，想无亏摄。充幸以鱼钓之闲，镰采之暇，时复以卷轴自娱，逍遥前史。从横万古，动默之路多端；纷纶百年，升降之途不一。故以圆行方止，器之异也；金刚水柔，性之别也。善御性者，不违金水之质；善为器者，不易方圆之用。所以北海挂簪带之高，河南降玺书之贵。充生平少偶，不以利欲干怀，三十六年，差得以栖贫自澹。介然之志，峭耸霜崖；确乎之情，峰横海岸。彯缨天阁，既谢廊庙之华；缀组云台，终惭衣冠之秀。所以摈迹江皋，阳狂陇畔者，实由气岸疏凝，情涂狷隔。独师怀抱，不见许于俗人；孤秀神崖，每邅回于在世。故君山直上，蹙压于当年；叔阳夐举，甚禀乎千载。充所以长群鱼鸟，毕影松阿。半顷之田，足以输税；五亩之宅，树以桑麻。啸歌于川泽之间，讽味于渑池之上，泛滥于渔父之游，偃息于卜居之下。

如此而已，充何谢焉。

若夫惊岩罩日，壮海逢天；竦石崩寻，分危落仞。桂兰绮靡，丛杂于山幽；松柏森阴，相缭于涧曲。元卿于是乎不归，伯休亦以兹长往。若乃飞竿钓渚，濯足沧洲；独浪烟霞，高卧风月。悠悠琴酒，岫远谁来？灼灼文谈，空罢方寸。不觉郁然千里，路阻江川。每至西风，何尝不眷？聊因疾隙，略举诸襟；持此片言，轻枉高听。

丈人岁路未强，学优而仕；道佐苍生，功横海望。入朝则协长倩之诚，出议则抗仲子之节。可谓盛德维时，孤松独秀者也。素履未详，斯旅尚眇。茂陵之彦，望冠盖而长怀；霸山之氓，伫衣车而耸叹。得无惜乎？若鸿装撰御，鹤驾轩空，则岸不辞枯，山被其润。奇禽异羽，或岩际而逢迎；弱雾轻烟，乍林端而奄蔼。东都不足奇，南山岂为贵。

充昆西之百姓，岱表之一民。蚕而衣，耕且食，不能事王侯，觅知己，造时人，骋游说，蓬转于屠博之间，其欢甚矣。丈人早遇承华，中逢崇礼。肆上之眷，望溢于早辰；乡下之言，谬延于造次。然举世皆谓充为狂，充亦何能与诸君道之哉？是以披闻见，扫心胸，述平生，论语默，所以通梦交魂，推衿送抱者，其惟丈人而已。

关山夐隔，书罢莫因，傥遇樵者，妄尘执事。

俭言之武帝，免充官，废处久之。后为司徒谘议参军，与琅邪王思远、同郡陆慧晓等，并为司徒竟陵王宾客。入为中书侍郎，寻转给事黄门侍郎。明帝作相，以充为镇军长史。出为义兴太守，为政清静，民吏便之。寻以母忧去职，服阕，除太子中庶子，迁侍中。义师近次，东昏召百官入宫省，朝士虑祸，或往来酣宴，充独居侍中省，不出阁。城内既害东昏，百官集西钟下，召充不至。

高祖霸府开，以充为大司马谘议参军，迁梁王国郎中令、祠部尚书、领屯骑校尉，转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天监初，除大常卿。寻迁吏部尚书，居选称为平允。

俄为散骑常侍、云骑将军。寻除晋陵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征拜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

充长于义理，登堂讲说，皇太子以下皆至。时王侯多在学，执经以拜，充朝服而立，不敢当也。转左卫将军，祭酒如故。入为尚书仆射，顷之，除云麾将军、吴郡太守。

下车恤贫老，故旧莫不欣悦。以疾自陈，征为散骑常侍，金紫光禄大夫，未及还朝，十三年，卒于吴，时年六十六。诏赠侍中、护军将军。谥穆子。子最嗣。

柳恽，字文畅，河东解人也。少有志行，好学，善尺牍。与陈郡谢[A232]邻居，[A232]深所友爱。初，宋世有嵇元荣、羊盖，并善弹琴，云传戴安道之法，恽幼从之学，特穷其妙。齐竟陵王闻而引之，以为法曹行参军，雅被赏狎。王尝置酒后园，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，以授恽，恽弹为雅弄。子良曰：“卿巧越嵇心，妙臻羊体，良质美手，信在今辰。岂止当世称奇，足可追踪古烈。”累迁太子洗马，父忧去官。

服阕，试守鄱阳相，听吏属，得尽三年丧礼，署之文教，百姓称焉。还除骠骑从事中郎。

高祖至京邑，恽候谒石头，以为冠军将军、征东府司马。时东昏未平，士犹苦战，恽上笺陈便宜，请城平之日，先收图籍，及遵汉祖宽大爱民之义，高祖从之。

会萧颖胄薨于江陵，使恽西上迎和帝，仍除给事黄门侍郎，领步兵校尉，迁相国右司马。天监元年，除长史、兼侍中，与仆射沈约等共定新律。

恽立行贞素，以贵公子早有令名，少工篇什。始为诗曰：“亭皋本叶下，陇首秋云飞。”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，因书斋壁。至是预曲宴，必被诏赋诗。尝奉和高祖《登景阳楼》中篇云：“太液沧波起，长杨高树秋。翠华承汉远，雕辇逐风游。”

深为高祖所美。当时咸共称传。

恽善奕棋，帝每敕侍坐，仍令定棋谱，第其优劣。二年，出为吴兴太守。六年。

征为散骑常侍，迁左民尚书。八年，除持节、都督广、交、桂、越四州诸军事、仁武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征为秘书监，领左军将军。复为吴兴太守六年，为政清静，民吏怀之。于郡感疾，自陈解任，父老千余人拜表陈请，事未施行。天监十六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赠侍中、中护军。

恽既善琴，尝以今声转弃古法，乃著《清调论》，具有条流。

少子偃，字彦游。年十二引见。诏问读何书，对曰《尚书》。又曰：“有何美句？”对曰：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。”众咸异之。诏尚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都亭侯，太子舍人，洗马，庐陵、鄱阳内史。大宝元年，卒。

蔡撙，字景节，济阳考城人。父兴宗，宋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有重名前代。撙少方雅退默，与兄寅俱知名。选补国子生，举高第，为司徒法曹行参军。

齐左卫将军王俭高选府僚，以撙为主簿。累迁建安王文学，司徒主簿、左西属。明帝为镇军将军，引为从事中郎，迁中书侍郎，中军长史，给事黄门侍郎。丁母忧，庐于墓侧。齐末多难，服阕，因居墓所。除太子中庶子，太尉长史，并不就。梁台建，为侍中，迁临海太守，坐公事左迁太子中庶子。复为侍中，吴兴太守。

天监九年，宣城郡吏吴承伯挟祅道聚众攻宣城，杀太守硃僧勇。因转屠旁县，逾山寇吴兴，所过皆残破，众有二万，奄袭郡城。东道不习兵革，吏民恇扰奔散，并请撙避之。撙坚守不动，募勇敢固郡。承伯尽锐攻撙，撙命众出拒，战于门，应手摧破，临阵斩承伯，余党悉平。加信武将军。征度支尚书，迁中书令。复为信武将军、晋陵太守。还，除通直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迁吏部尚书，居选，弘简有名称。又为侍中，领秘书监，转中书令，侍中如故。普通二年，出为宣毅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四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追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宣惠将军。谥康子。

子彦熙，历官中书郎，宣城内史。

江蒨，字彦标，济阳考城人。曾祖湛，宋左光禄、仪同三司；父斅，齐太常卿：并有重名于前世。

蒨幼聪警，读书过目便能讽诵。选为国子生，通《尚书》，举高第。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司徒东阁祭酒、庐陵王主簿。居父忧以孝闻，庐于墓侧，明帝敕遣齐仗二十人防墓所。服阕，除太子洗马，累迁司徒左南属，太子中舍人，秘书丞。出为建安内史，视事期月，义师下次江州，遣宁朔将军刘諓之为郡，蒨帅吏民据郡拒之。

及建康城平，蒨坐禁锢。俄被原，起为后军临川王外兵参军。累迁临川王友，中书侍郎，太子家令，黄门侍郎，领南兗州大中正。迁太子中庶子，中正如故。转中权始兴王长史。出为伏波将军、晋安内史。在政清约，务在宽惠，吏民便之。诏征为宁朔将军、南康王长史，行府、州、国事。顷之，迁太尉临川王长史，转尚书吏部郎，右将军。

蒨方雅有风格。仆射徐勉以权重自遇，在位者并宿士敬之，惟蒨及王规与抗礼，不为之屈。勉因蒨门客翟景为第七儿繇求蒨女婚，蒨不答，景再言之，乃杖景四十，由此与勉有忤。除散骑常侍，不拜。是时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，二人并拒之。

葺为吏部郎，坐杖曹中干免官，泰以疾假出宅，乃迁散骑常侍，皆勉意也。初，天监六年，诏以侍中、常侍并侍帷幄，分门下二局入集书，其官品视侍中，而非华胄所悦，故勉斥泰为之。蒨寻迁司徒左长史。

初，王泰出阁，高祖谓勉云：“江蒨资历，应居选部。”勉对曰：“蒨有眼患，又不悉人物。”高祖乃止。迁光禄大夫。大通元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诏赠本官。

谥肃子。

蒨好学，尤悉朝仪故事，撰《江左遗典》三十卷，未就，卒。文集十五卷。

子紑、经，在《孝行传》。

史臣曰：王氏自姬姓已降，及乎秦汉，继有英哲。洎东晋王茂弘经纶江左，时人方之管仲。其后蝉冕交映，台衮相袭，勒名帝籍，庆流子孙，斯为盛族矣。王瞻等承藉兹基，国华是贵，子有才行，可得而称。张充少不持操，晚乃折节，在于典选，实号廉平。柳恽以多艺称，蔡撙以方雅著，江蒨以风格显，俱为梁室名士焉。

## 列传第十六 太祖五王

太祖十男。张皇后生长沙宣武王懿、永阳昭王敷、高祖、衡阳宣王畅。李太妃生桂阳简王融。懿及融，齐永元中为东昏所害；敷、畅，建武中卒：高祖践阼，并追封郡王。陈太妃生临川靖惠王宏，南平元襄王伟。吴太妃生安成康王秀，始兴忠武王憺。费太妃生鄱阳忠烈王恢。

临川靖惠王宏，字宣达，太祖第六子也。长八尺，美须眉，容止可观。齐永明十年，为卫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，迁太子舍人。时长沙王懿镇梁州，为魏所围，明年，给宏精兵千人赴援，未至，魏军退。迁骠骑晋安王主簿，寻为北中郎桂阳王功曹史。衡阳王畅，有美名，为始安王萧遥光所礼。及遥光作乱，逼畅入东府，畅惧祸，先赴台。高祖在雍州，常惧诸弟及祸，谓南平王伟曰：“六弟明于事理，必先还台。”及信至，果如高祖策。

高祖义师下，宏至新林奉迎，拜辅国将军。建康平，迁西中郎将、中护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天监元年，封临川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寻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扬、南徐州诸军事、后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又给鼓吹一部。三年，加侍中，进号中军将军。

四年，高祖诏北伐，以宏为都督南北兗、北、徐、青、冀、豫、司、霍八州北讨诸军事。宏以帝之介弟，所领皆器械精新，军容甚盛，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。军次洛口，宏前军克梁城，斩魏将濆清。会征役久，有诏班师。六年夏，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其年，迁司徒，领太子太傅。八年夏，为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司空、扬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其年冬，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同三司之仪，侍中如故。未拜，迁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徐二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十二年，迁司空，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、刺史、将军并如故。

十五年春，所生母陈太妃寝疾，宏与母弟南平王伟侍疾，并衣不解带，每二宫参问，辄对使涕泣。及太妃薨，水浆不入口者五日，高祖每临幸慰勉之。宏少而孝谨，齐之末年，避难潜伏，与太妃异处，每遣使参问起居。或谓宏曰：“逃难须密，不宜往来。”宏衔泪答曰：“乃可无我，此事不容暂废。”寻起为中书监，骠骑大将军、使持节、都督如故，固辞弗许。

十七年夏，以公事左迁侍中、中军将军、行司徒。其年冬，迁侍中、中书监、司徒。普通元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南徐州诸军事、太尉、扬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

二年，改创南、北郊，以本官领起部尚书，事竟罢。

七年三月，以疾累表自陈，诏许解扬州，余如故。四月，薨，时年五十四。自疾至于薨，舆驾七出临视。及葬，诏曰：“侍中、太尉临川王宏，器宇冲贵，雅量弘通。爰初弱龄，行彰素履；逮于应务，嘉猷载缉。自皇业启基，地惟介弟，久司神甸，历位台阶，论道登朝，物无异议。朕友于之至，家国兼情，方弘燮赞，仪刑列辟。天不裛遗，奄焉不永，哀痛抽切，震恸于厥心。宜增峻礼秩，式昭懋典。可赠侍中、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假黄钺，王如故。并给羽葆鼓吹一部，增班剑为六十人。

给温明秘器，敛以衮服。谥曰靖惠。”宏性宽和笃厚，在州二十余年，未尝以吏事按郡县，时称其长者。

宏有七子：正仁，正义，正德、正则，正立，正表，正信。世子正仁，为吴兴太守，有治能。天监十年，卒，谥曰哀世子。无子，高祖诏以罗平侯正立为世子，由宏意也。宏薨，正立表让正义为嗣，高祖嘉而许之，改封正立为建安侯，邑千户。

卒，子贲嗣。正义先封平乐侯，正德西豊侯，正则乐山侯，正立罗平侯，正表封山侯，正信武化侯，正德别有传。

安成康王秀，字彦达，太祖第七子也。年十二，所生母吴太妃亡，秀母弟始兴王憺时年九岁，并以孝闻，居丧，累日不进浆饮，太祖亲取粥授之。哀其早孤，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。陈亦无子，有母德，视二子如亲生焉。秀既长，美风仪，性方静，虽左右近侍，非正衣冠不见也，由是亲友及家人咸敬焉。齐世，弱冠为著作佐郎，累迁后军法曹行参军，太子舍人。

永元中，长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，为尚书令，居端右；弟衡阳王畅为卫尉，掌管籥。东昏日夕逸游，出入无度。众颇劝懿因其出，闭门举兵废之，懿不听。帝左右既恶懿勋高，又虑废立，并间懿，懿亦危之，自是诸王侯咸为之备。及难作，临川王宏以下诸弟侄各得奔避。方其逃也，皆不出京师，而罕有发觉，惟桂阳王融及祸。

高祖义师至新林，秀与诸王侯并自拔赴军，高祖以秀为辅国将军。是时东昏弟晋熙王宝嵩为冠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镇京口，长史范岫行府州事，遣使降，且请兵于高祖。以秀为冠军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镇京口。建康平，仍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、兗二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辅国将军如故。天监元年，进号征虏将军，封安成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京口自崔慧景作乱，累被兵革，民户流散，秀招怀抚纳，惠爱大行。仍值年饥，以私财赡百姓，所济活甚多。二年，以本号征领石头戍事，加散骑常侍。三年，进号右将军。五年，加领军、中书令，给鼓吹一部。

六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将发，主者求坚船以为斋舫。秀曰：“吾岂爱财而不爱士。”乃教所由，以牢者给参佐，下者载斋物。既而遭风，斋舫遂破。及至州，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。秀叹曰：“陶潜之德，岂可不及后世！”即日辟为西曹。时盛夏水泛长，津梁断绝，外司请依旧僦度，收其价直。秀教曰：“刺史不德，水潦为患，可利之乎！给船而已。”

七年，遭慈母陈太妃忧，诏起视事。寻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益、宁、南、北梁、南、北秦州九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其年，迁号安西将军。立学校，招隐逸。

下教曰：“夫鹑火之禽，不匿影于丹山；昭华之宝，乍耀采于蓝田。是以江汉有濯缨之歌，空谷著来思之咏，弘风阐道，靡不由兹。处士河东韩怀明、南平韩望、南郡庾承先、河东郭麻，并脱落风尘，高蹈其事。两韩之孝友纯深，庾、郭之形骸枯槁，或橡饭菁羹，惟日不足，或葭墙艾席，乐在其中。昔伯武贞坚，就仕河内，史云孤劭，屈志陈留。岂曰场苗，实惟攻玉。可加引辟，并遣喻意。既同魏侯致礼之请，庶无辟畺三缄之叹。”

是岁，魏悬瓠城民反，杀豫州刺史司马悦，引司州刺史马仙琕，仙琕签荆州求应赴。众咸谓宜待台报，秀曰：“彼待我而为援，援之宜速，待敕虽旧，非应急也。”

即遣兵赴之。先是，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，后军司马高江产以郢州军伐之，不克，江产死之，蛮遂盛。秀遣防阁文炽率众讨之，燔其林木，绝其蹊迳，蛮失其嶮，期岁而江路清，于是州境盗贼遂绝。及沮水暴长，颇败民田，秀以谷二万斛赡之。使长史萧琛简府州贫老单丁吏，一日散遣五百余人，百姓甚悦。

十一年，征为侍中、中卫将军，领宗正卿、石头戍事。十三年，复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郢州当涂为剧地，百姓贫，至以妇人供役，其弊如此。秀至镇，务安之。主者或求召吏。秀曰：“不识救弊之术；此州凋残，不可扰也。”于是务存约己，省去游费，百姓安堵，境内晏然。先是夏口常为兵冲，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，秀祭而埋之。一夜，梦数百人拜谢而去。每冬月，常作襦裤以赐冻者。时司州叛蛮田鲁生，弟鲁贤、超秀，据蒙笼来降。高祖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，鲁贤北豫州刺史，超秀定州刺史，为北境捍蔽。

而鲁生、超秀互相谗毁，有去就心，秀抚喻怀纳，各得其用，当时赖之。

十六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便道之镇。十七年春，行至竟陵之石梵，薨，时年四十四。高祖闻之，甚痛悼焉。遣皇子南康王绩缘道迎候。

初，秀之西也，郢州民相送出境，闻其疾，百姓商贾咸为请命。既薨，四州民裂裳为白帽，哀哭以迎送之。雍州蛮迎秀，闻薨，祭哭而去。丧至京师，高祖使使册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康。

秀有容观，每朝，百僚属目。性仁恕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左右尝以石掷杀所养鹄，斋帅请治其罪。秀曰：“吾岂以鸟伤人。”在京师，旦临公事，厨人进食，误而覆之，去而登车，竟朝不饭，亦不之诮也。精意术学，搜集经记，招学士平原刘孝标，使撰《类苑》，书未及毕，而已行于世。秀于高祖布衣昆弟，及为君臣，小心畏敬，过于疏贱者，高祖益以此贤之。少偏孤，于始兴王嶦尤笃。梁兴，嶦久为荆州刺史，自天监初，常以所得俸中分与秀，秀称心受之，亦弗辞多也。昆弟之睦，时议归之。

故吏夏侯禀等表立墓碑，诏许焉。当世高才游王门者，东海王僧孺、吴郡陆倕、彭城刘孝绰、河东裴子野，各制其文，古未之有也。世子机嗣。

机字智通，天监二年，除安成国世子。六年，为宁远将军、会稽太守。还为给事中。普通元年，袭封安成郡王，其年为太子洗马，迁中书侍郎。二年，迁明威将军、丹阳尹。三年，迁持节、督湘、衡、桂三州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大通二年，薨于州，时年三十。机美姿容，善吐纳。家既多书，博学强记；然而好弄，尚力，远士子，近小人。为州专意聚敛，无治绩，频被案劾。及将葬，有司请谥，高祖诏曰：“王好内怠政，可谥曰炀。”所著诗赋数千言，世祖集而序之。子操嗣。

南浦侯推，字智进，机次弟也。少清敏，好属文，深为太宗所赏。普通六年，以王子例封。历宁远将军、淮南太守。迁轻车将军、晋陵太守，给事中，太子洗马，秘书丞。出为戎昭将军、吴郡太守。所临必赤地大旱，吴人号“旱母”焉。侯景之乱，守东府城，贼设楼车，尽锐攻之，推随方抗拒，频击挫之。至夕，东北楼主许郁华启关延贼，城遂陷，推握节死之。

南平元襄王伟，字文达，太祖第八子也。幼清警好学。齐世，起家晋安镇北法曹行参军府，迁骠骑，转外兵。高祖为雍州，虑天下将乱，求迎伟及始兴王忄詹来襄阳。俄闻已入沔，高祖欣然谓佐吏曰：“吾无忧矣。”义师起，南康王承制，板为冠军将军，留行雍州开府事。义师发后，州内储备及人皆虚竭。魏兴太守裴师仁、齐兴太守颜僧都并据郡不受命，举兵将袭雍州，伟与始兴王嶦遣兵于始平郡待师仁等，要击大破之，州境以安。

高祖既克郢、鲁，下寻阳，围建业，而巴东太守萧慧训子璝及巴西太守鲁休烈起兵逼荆州，屯军上明，连破荆州。镇军萧颖胄遣将刘孝庆等距之，反为璝所败，颖胄忧愤暴疾卒，西朝凶惧。尚书仆射夏侯详议征兵雍州，伟乃割州府将吏，配始兴王嶦往赴之。嶦既至，璝等皆降。和帝诏以伟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寻加侍中，进号镇北将军。天监元年，加散骑常侍，进督荆、宁二州，余如故。封建安郡王，食邑二千户，给鼓吹一部。四年，徙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使持节、常侍、将军如故。五年，至都，改为抚军将军、丹阳尹，常侍如故。六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右军将军、扬州刺史。未拜，进号中权将军。七年，以疾表解州，改侍中、中抚军，知司徒事。九年，迁护军、石头戍军事，侍中、将军、鼓吹如故。其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鼓吹如故。十一年，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其年，复以疾陈解。十二年，征为抚军将军，仪同、常侍如故，以疾不拜。十三年，改为左光禄大夫。加亲信四十人，岁给米万斛，布绢五千匹，药直二百四十万，厨供月二十万，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，倍先。置防阁白直左右职局一百人。伟末年疾浸剧，不复出籓，故俸秩加焉。

十五年，所生母陈太妃寝疾，伟及临川王宏侍疾，并衣不解带。及太妃薨，毁顿过礼，水浆不入口累日，高祖每临幸譬抑之。伟虽奉诏，而毁瘠殆不胜丧。

十七年，高祖以建安土瘠，改封南平郡王，邑户如故。迁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普通四年，增邑一千户。五年，进号镇卫大将军。中大通元年，以本官领太子太傅。四年，迁中书令、大司马。五年，薨，时年五十八。诏敛以衮冕，给东园秘器。又诏曰：“旌德纪功，前王令典；慎终追远，列代通规。故侍中、中书令、大司马南平王伟，器宇宏旷，鉴识弘简。爰在弱龄，清风载穆，翼佐草昧，勋高樊、沔，契阔艰难，劬劳任寄。及赞务论道，弘兹衮职。奄焉薨逝，朕用震恸于厥心。宜隆宠命，式昭茂典。可赠侍中、太宰，王如故。给羽葆鼓吹一部，并班剑四十人。谥曰元襄。”

伟少好学，笃诚通恕，趋贤重士，常如不及。由是四方游士，当世知名者，莫不毕至。齐世，青溪宫改为芳林苑，天监初，赐伟为第，伟又加穿筑，增植嘉树珍果，穷极雕丽，每与宾客游其中，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。梁世籓邸之盛，无以过焉。而性多恩惠，尤愍穷乏。常遣腹心左右，历访闾里人士，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，即遣赡恤之。太原王曼颖卒，家贫无以殡敛，友人江革往哭之，其妻儿对革号诉。革曰：“建安王当知，必为营理。”言未讫而伟使至，给其丧事，得周济焉。

每祁寒积雪，则遣人载樵米，随乏绝者即赋给之。晚年崇信佛理，尤精玄学，著《二旨义》，别为新通。又制《性情》、《几神》等论其义，僧宠及周舍、殷钧、陆倕并名精解，而不能屈。

伟四子：恪，恭，虔，祗。世子恪嗣。

恭字敬范。天监八年，封衡山县侯，以元襄功，加邑至千户。初，乐山侯正则有罪，敕让诸王，独谓元襄曰：“汝儿非直无过，并有义方。”

恭起家给事中，迁太子洗马。出为督齐安等十一郡事、宁远将军、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征为秘书丞，迁中书郎，监丹阳尹，行徐、南徐州事，转衡州刺史，母忧去职。寻起为云麾将军、湘州刺史。

恭善解吏事，所在见称。而性尚华侈，广营第宅，重斋步櫩，模写宫殿。尤好宾友，酣宴终辰，座客满筵，言谈不倦。时世祖居籓，颇事声誉，勤心著述，卮酒未尝妄进。恭每从容谓人曰：“下官历观世人，多有不好欢乐，乃仰眠床上，看屋梁而著书，千秋万岁，谁传此者。劳神苦思，竟不成名，岂如临清风，对朗月，登山泛水，肆意酣歌也。”寻以雍州蛮文道拘引魏寇，诏恭赴援，仍除持节、仁威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便道之镇。太宗少与恭游，特被赏狎，至是手令曰：“彼士流肮脏，有关辅余风，黔首扞格，但知重剑轻死。降胡惟尚贪婪，边蛮不知敬让，怀抱不可皁白，法律无所用施。愿充实边戍，无数迁徙，谍候惟远，箱庾惟积，长以控短，静以制躁。早蒙爱念，敢布腹心。”恭至州，治果有声绩，百姓陈奏，乞于城南立碑颂德，诏许焉。

先高祖以雍为边镇，运数州之粟，以实储仓，恭后多取官米，赡给私宅，为荆州刺史庐陵王所启，由是免官削爵，数年竟不叙用。侯景乱，卒于城中，时年五十二。诏特复本封。世祖追赠侍中、左卫将军。谥曰僖。

世子静，字安仁，有美名，号为宗室后进。有文才，而笃志好学，既内足于财，多聚经史，散书满席，手自雠校。何敬容欲以女妻之，静忌其太盛，距而不纳，时论服焉。历官太子舍人、东宫领直。迁丹阳尹丞，给事黄门侍郎，深为太宗所爱赏。

太清三年，卒，赠侍中。

鄱阳忠烈王恢，字弘达，太祖第九子也。幼聪颖，年七岁，能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义，发擿无所遗。既长，美风表，涉猎史籍。齐隆昌中，明帝作相，内外多虞，明帝就长沙宣武王懿求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，宣武言恢焉。明帝以恢为宁远将军，甲仗百人卫东府，且引为骠骑法曹行参军。明帝即位，东宫建，为太子舍人，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，前军主簿。宣武之难，逃在京师。

高祖义兵至，恢于新林奉迎，以为辅国将军。时三吴多乱，高祖命出顿破岗。

建康平，还为冠军将军、右卫将军。天监元年，为侍中、前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，封鄱阳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二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四年，改授都督郢、司二州诸军事、后将军、郢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义兵初，郢城内疾疫死者甚多，不及藏殡，及恢下车，遽命埋掩。又遣四使巡行州部，境内大治。七年，进号云麾将军，进督霍州。八年，复进号平西将军。十年，征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、石头戍军事，领宗正卿。十一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益、宁、南、北梁、南、北秦九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。十三年，迁散骑常侍、都督益、宁、南、北秦、沙七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使持节如故，便道之镇。成都去新城五百里，陆路往来，悉订私马，百姓患焉，累政不能改。恢乃市马千匹，以付所订之家，资其骑乘，有用则以次发之，百姓赖焉。

十七年，征为侍中、安前将军、领军将军。十八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梁、益、宁、南、北秦八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普通五年，进号骠骑大将军。七年九月，薨于州，时年五十一。诏曰：“故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梁、益、宁、南、北秦八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鄱阳王恢，风度开朗，器情凝质。爰在弱岁，美誉克宣，洎于从政，嘉猷载缉。方入正论道，弘燮台阶，奄焉薨逝，朕用伤恸于厥心。

宜隆宠命，以申朝典。可赠侍中、司徒，王如故。并给班剑二十人。谥曰忠烈。”

遣中书舍人刘显护丧事。

恢有孝性，初镇蜀，所生费太妃犹停都，后于都下不豫，恢未之知，一夜忽梦还侍疾，既觉忧遑，便废寝食。俄而都信至，太妃已瘳。后又目有疾，久废视瞻，有北渡道人慧龙得治眼术，恢请之。既至，空中忽见圣僧，及慧龙下针，豁然开朗，咸谓精诚所致。

恢性通恕，轻财好施，凡历四州，所得俸禄随而散之。在荆州，常从容问宾僚曰：“中山好酒，赵王好吏，二者孰愈？”众未有对者。顾谓长史萧琛曰：“汉时王侯，籓屏而已，视事亲民，自有其职。中山听乐，可得任性；彭祖代吏，近于侵官。今之王侯，不守籓国，当佐天子临民，清白其优乎！”坐宾咸服。世子范嗣。

范字世仪，温和有器识。起家太子洗马、秘书郎，历黄门郎，迁卫尉卿。每夜自巡警，高祖嘉其劳苦。出为益州刺史，开通剑道，克复华阳，增邑一千户，加鼓吹。征为领军将军、侍中。

范虽无学术，而以筹略自命。爱奇玩古，招集文才，率意题章，亦时有奇致。

复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东益、南、北秦五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

范作牧莅民，甚得时誉；抚循将士，尽获欢心。太清元年，大举北伐，以范为使持节、征北大将军、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，进伐穰城。寻迁安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

侯景败于涡阳，退保寿阳，乃改范为合州刺史，镇合肥。时景已蓄奸谋，不臣将露，范屡启言之，硃异每抑而不奏。及景围京邑，范遣世子嗣与裴之高等入援，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号征北将军。京城不守，范乃弃合肥，出东关，请兵于魏，遣二子为质。魏人据合肥，竟不出师助范，范进退无计，乃溯流西上，军于枞阳，遣信告寻阳王。寻阳要还九江，欲共治兵西上，范得书大喜，乃引军至湓城，以晋熙为晋州，遣子嗣为刺史。江州郡县，辄更改易，寻阳政令所行，惟存一郡，时论以此少之。

既商旅不通，信使距绝，范数万之众，皆无复食，人多饿死。范恚，发背薨，时年五十二。

世子嗣，字长胤。容貌豊伟，腰带十围。性骁果有胆略，倜傥不护细行，而能倾身养士，皆得其死力。范之薨也，嗣犹据晋熙，城中食尽，士乏绝，景遣任约来攻，嗣躬擐甲胄，出垒距之。时贼势方盛，咸劝且止。嗣按剑叱之曰：“今之战，何有退乎？此萧嗣效命死节之秋也。”遂中流矢，卒于阵。

始兴忠武王嶦，字僧达，太祖第十一子也。数岁，所生母吴太妃卒，嶦哀感傍人。齐世，弱冠为西中郎法曹行参军，迁外兵参军。义师起，南康王承制，以嶦为冠军将军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迁相国从事中郎，与南平王伟留守。

和帝立，以嶦为给事黄门侍郎。时巴东太守萧慧训子璝等及巴西太守鲁休烈举兵逼荆州，屯军上明，镇军将军萧颖胄暴疾卒，西朝甚惧，尚书仆射夏侯祥议征兵雍州，南平王伟遣嶦赴之。嶦以书喻璝等，旬日皆请降。是冬，高祖平建业。明年春，和帝将发江陵，诏以嶦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湘、益、宁、南、北秦六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未拜。天监元年，加安西将军，都督、刺史如故。封始兴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时军旅之后，公私空乏，嶦厉精为治，广辟屯田，减省力役，存问兵死之家，供其穷困，民甚安之。嶦自以少年始居重任，思欲开导物情。乃谓佐吏曰：“政之不臧，士君子所宜共惜。言可用，用之可也；如不用，于我何伤？吾开怀矣，尔其无吝。”于是小人知恩，而君子尽意。民辞讼者，皆立前待符教，决于俄顷。曹无留事，下无滞狱，民益悦焉。三年，诏加鼓吹一部。

六年，州大水，江溢堤坏，嶦亲率府将吏，冒雨赋丈尺筑治之。雨甚水壮，众皆恐，或请嶦避焉。嶦曰：“王尊尚欲身塞河堤，我独何心以免。”乃刑白马祭江神。俄而水退堤立。邴州在南岸，数百家见水长惊走，登屋缘树，憺募人救之，一口赏一万，估客数十人应募救焉，州民乃以免。又分遣行诸郡，遭水死者给棺槥，失田者与粮种。是岁，嘉禾生于州界，吏民归美，嶦谦让不受。

七年，慈母陈太妃薨，水浆不入口六日，居丧过礼，高祖优诏勉之，使摄州任。

是冬，诏征以本号还朝。民为之歌曰：“始兴王，民之爹。赴人急，如水火。何时复来哺乳我？”八年，为平北将军、护军将军、领石头戍事。寻迁中军将军、中书令，俄领卫尉卿。嶦性劳谦，降意接士，常与宾客连榻而坐，时论称之。是秋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、北兗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

九年春，迁都督益、宁、南梁、南、北秦、沙六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开立学校，劝课就业，遣子映亲受经焉，由是多向方者。时魏袭巴南，西围南安，南安太守垣季珪坚壁固守，嶦遣军救之，魏人退走，所收器械甚众。十四年，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宁、南梁、南、北秦七州诸军事、镇右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同母兄安成王秀将之雍州，薨于道。嶦闻丧，自投于地，席稿哭泣，不饮不食者数日，倾财产赙送，部伍小大皆取足焉。天下称其悌。

十八年，征为侍中、中抚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将军。普通三年十一月，薨，时年四十五。追赠侍中、司徒、骠骑将军。给班剑三十人，羽葆鼓吹一部。册曰：“咨故侍中、司徒、骠骑将军始兴王：夫忠为令德，武谓止戈，于以用之，载在前志。王有佐命之元勋，利民之厚德，契阔二纪，始终不渝，是用方轨往贤，稽择故训，鸿名美义，允臻其极。今遣兼大鸿胪程爽，谥曰忠武。魂而有灵，歆兹显号。呜呼哀哉！”

嶦未薨前，梦改封中山王，策授如他日，意颇恶之，数旬而卒。世子亮嗣。

史臣曰：自昔王者创业，广植亲亲，割裂州国，封建子弟。是以大旗少帛，崇于鲁、卫，盘石凝脂，树斯梁、楚。高祖远遵前轨，籓屏懿亲。至于安成、南平，鄱阳、始兴，俱以名迹著，盖亦汉之间、平矣。

## 列传第十七 长沙嗣王业子孝俨 业弟藻 永阳嗣王伯游 衡阳嗣王元简 桂阳嗣王象

长沙嗣王业字静旷，高祖长兄懿之子也。懿字元达，少有令誉。解褐齐安南邵陵王行参军，袭爵临湘县侯。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建安王友。出为晋陵太守，曾未期月，讼理人和，称为善政。入为中书侍郎。永明季，授持节、都督梁、南、北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西戎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加冠军将军。是岁，魏人入汉中，遂围南郑。懿随机拒击，伤杀甚多，乃解围遁去。懿又遣氐帅杨元秀攻魏历城、皋兰、骆谷、坑池等六戍，克之。魏人震惧，边境遂宁。进号征虏将军，增封三百户，迁督益、宁二州军事、益州刺史。入为太子右卫率、尚书吏部郎、卫尉卿。永元二年，裴叔业据豫州反，授持节、征虏将军、督豫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领历阳、南谯二郡太守，讨叔业。叔业惧，降于魏。既而平西将军崔慧景入寇京邑，奉江夏王宝玄围台城。齐室大乱，诏征懿。懿时方食，投箸而起，率锐卒三千人援城。慧景遣其子觉来拒，懿奔击，大破之，觉单骑走。乘胜而进，慧景众溃，追斩之。授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未拜。仍迁尚书令、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，持节、将军如故，增邑二千五百户。时东昏肆虐，茹法珍、王咺之等执政，宿臣旧将，并见诛夷，懿既立元勋，独居朝右，深为法珍等所惮，乃说东昏曰：“懿将行隆昌故事，陛下命在晷刻。”东昏信之，将加酷害，而懿所亲知之，密具舟江渚，劝令西奔。懿曰：“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耶？”遂遇祸。中兴元年，追赠侍中、中书监、司徒。

宣德太后临朝，改赠太傅。天监元年，追崇丞相，封长沙郡王，谥曰宣武。给九旒、鸾辂、厓辌车，黄屋左纛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，挽歌二部，虎贲班剑百人，葬礼一依晋安平王故事。

业幼而明敏，识度过人。仕齐为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。宣武之难，与二弟藻、象俱逃匿。高祖既至，乃赴于军，以为宁朔将军。中兴二年，除辅国将军、南琅邪、清河二郡太守。天监二年，袭封长沙王，征为冠军将军，量置佐史，迁秘书监。四年，改授侍中。六年，转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，迁左骁骑将军，寻为中护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兗、兗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八年，征为护军。九年，除中书令，改授安后将军、镇琅、邪彭城二郡、领南琅邪太守。十年，征为安右将军、散骑常侍。十四年，复为护军，领南琅邪、彭城，镇于琅邪。复征中书令，出为轻车将军、湘州刺史。

业性敦笃，所在留惠。深信因果，笃诚佛法，高祖每嘉叹之。普通三年，征为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。四年，改为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。七年，薨，时年四十八。

谥曰元。有文集行于世。子孝俨嗣。

孝俨字希庄，聪慧有文才。射策甲科，除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。从幸华林园，于座献《相风乌》、《华光殿》、《景阳山》等颂，其文甚美，高祖深赏异之。普通元年，薨，时年二十三。谥曰章。子慎嗣。

藻字靖艺，元王弟也。少立名行，志操清洁。齐永元初，释褐著作佐郎。天监元年，封西昌县侯，食邑五百户。出为持节、都督益、宁二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益州刺史。时天下草创，边徼未安，州民焦僧护聚众数万，据郫、繁作乱。藻年未弱冠，集僚佐议，欲自击之。或陈不可，藻大怒，斩于阶侧。乃乘平肩舆，巡行贼垒。贼弓乱射，矢下如雨，从者举楯御箭，又命除之，由是人心大安。贼乃夜遁，藻命骑追之，斩首数千级，遂平之。进号信威将军，九年，征为太子中庶子。十年，为左骁骑将军、领南琅邪太守。入为侍中。

藻性谦退，不求闻达。善属文辞，尤好古体，自非公宴，未尝妄有所为，纵有小文，成辄弃本。十一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竟陵、随二郡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十二年，征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兗、兗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兗州刺史，军号如故。频莅数镇，民吏称之。推善下人，常如弗及。

征为太子詹事。普通三年，迁领军将军，加侍中。六年，为军师将军，与西豊侯正德北伐涡阳，辄班师，为有司所奏，免官削爵土。七年，起为宗正卿。八年，复封爵，寻除左卫将军，领步兵校尉。

大通元年，迁侍中、中护军。时涡阳始降，乃以藻为使持节、北讨都督、征北大将军，镇于涡阳。二年，为中权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置佐史，加侍中。中大通元年，迁护军将军，中权如故。三年，为中军将军、太子詹事，出为丹阳尹。高祖每叹曰：“子弟并如迦叶，吾复何忧。”迦叶，藻小名也。入为安左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加侍中，藻固辞不就，诏不许。大同五年，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令，侍中如故。

藻性恬静，独处一室，床有膝痕，宗室衣冠，莫不楷则。常以爵禄太过，每思屏退，门庭闲寂，宾客罕通，太宗尤敬爱之。自遭家祸，恒布衣蒲席，不食鲜禽，非在公庭，不听音乐。高祖每以此称之。出为使持节、督南徐州刺史。侯景乱，藻遣长子彧率兵入援，及城开，加散骑常侍、大将军。景遣其仪同萧邕代之，据京口，藻因感气疾，不自疗。或劝奔江北，藻曰：“吾国之台铉，位任特隆，既不能诛剪逆贼，正当同死朝廷，安能投身异类，欲保余生。”因不食累日。太清三年，薨，时年六十七。

永阳嗣王伯游，字士仁，高祖次兄敷之子。敷字仲达，解褐齐后将军、征虏行参军，辅太子舍人，洗马，迁丹阳尹丞。入为太子中舍人，除建威将军、随郡内史。

招怀远近，黎庶安之，以为前后之政莫之及也。进号宁朔将军，征为庐陵王谘议参军。建武四年，薨。高祖即位，追赠侍中、司空，封永阳郡王，谥曰昭。

伯游美风神，善言玄理。天监元年四月，诏曰：“兄子伯游，虽年识未弘，意尚粗可。浙东奥区，宜须抚莅，可督会稽、东阳、新安、永嘉、临海五郡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会稽太守。”二年，袭封永阳郡王。五年，薨，时年二十三。谥曰恭。

衡阳嗣王元简，字熙远，高祖第四弟畅之子。畅仕齐至太常，封江陵县侯，卒。

天监元年，追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封衡阳郡王。谥曰宣。

元简三年袭封，除中书郎，迁会稽太守。十三年，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出为持节、都督广、交、越三州诸军事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还为太子中庶子，迁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十八年正月，卒于州。

谥曰孝。子俊嗣。

桂阳嗣王象，字世翼，长沙宣武王第九子也。初，叔父融仕齐至太子洗马。永元中，宣武之难，融遇害。高祖平京邑，赠给事黄门侍郎。天监元年，加散骑常侍、抚军大将军，封桂阳郡王。谥曰简。无子，乃诏象为嗣，袭封爵。

象容止闲雅，善于交游，事所生母以孝闻。起家宁远将军、丹阳尹。到官未几，简王妃薨，去职。服阕，复授明威将军、丹阳尹。象生长深宫，始亲庶政，举无失德，朝廷称之。出为持节、督司、霍、郢三州诸军事、征远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寻迁湘、衡二州诸军事、轻车将军、湘州刺史。湘州旧多虎暴，及象在任，为之静息，故老咸称德政所感。除中书侍郎，俄以本官行石头戍军事，转给事黄门侍郎、兼领军，又以本官兼宗正卿。寻迁侍中、太子詹事，未拜，改授持节、督江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以疾免。寻除太常卿，加侍中，迁秘书监、领步兵校尉。大同二年，薨，谥曰敦。子慥嗣。

史臣曰：长沙诸嗣王，并承袭土宇，光有籓服。桂阳王象以孝闻，在于牧湘，猛虎息暴，盖德惠所致也。昔之善政，何以加焉。

## 列传第十八 萧景弟昌 昂 昱

萧景，字子昭，高祖从父弟也。父崇之字茂敬，即左光禄大夫道赐之子。道赐三子：长子尚之，字茂先；次太祖文皇帝；次崇之。初，左光禄居于乡里，专行礼让，为众所推。仕历宋太尉江夏王参军，终于治书侍御史。齐末，追赠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。尚之敦厚有德器，为司徒建安王中兵参军，一府称为长者；琅邪王僧虔尤善之，每事多与议决。迁步兵校尉，卒官。天监初，追谥文宣侯。尚之子灵钧，仕齐广德令。高祖义师至，行会稽郡事，顷之卒。高祖即位，追封东昌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子謇嗣。崇之以干能显，为政尚严厉，官至冠军将军、东阳太守。永明中，钱唐唐珝之反，别众破东阳，崇之遇害。天监初，追谥忠简侯。

景八岁随父在郡，居丧以毁闻。既长好学，才辩能断。齐建武中，除晋安王国左常侍，迁永宁令，政为百城最。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，号称廉平，雅服景为政，乃榜郡门曰：“诸县有疑滞者，可就永宁令决。”顷之，以疾去官。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诣阙，表请景为郡，不许。还为骠骑行参军。永元二年，以长沙宣武王懿勋，除步兵校尉。是冬，宣武王遇害，景亦逃难。高祖义师至，以景为宁朔将军、行南兗州军事。时天下未定，江北伧楚各据坞壁。景示以威信，渠帅相率面缚请罪，旬日境内皆平。中兴二年，迁督南兗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监南兗州。高祖践阼，封吴平县侯，食邑一千户，仍为使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兗、青、冀四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诏景母毛氏为国太夫人，礼如王国太妃，假金章紫绶。景居州，清恪有威裁，明解吏职，文案无壅，下不敢欺，吏人畏敬如神。会年荒，计口赈恤，为穀粥于路以赋之，死者给棺具，人甚赖焉。

天监四年，王师北伐，景帅众出淮阳，进屠宿预。丁母忧，诏起摄职。五年，班师，除太子右卫率，迁辅国将军、卫尉卿。七年，迁左骁骑将军，兼领军将军。

领军管天下兵要，监局官僚，旧多骄侈，景在职峻切，官曹肃然。制局监皆近幸，颇不堪命，以是不得久留中。寻出为使持节、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、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八年三月，魏荆州刺史元志率众七万寇潺沟，驱迫群蛮，群蛮悉渡汉水来降。议者以蛮累为边患，可因此除之。

景曰：“穷来归我，诛之不祥。且魏人来侵，每为矛盾，若悉诛蛮，则魏军无碍，非长策也。”乃开樊城受降。因命司马硃思远、宁蛮长史曹义宗、中兵参军孟惠俊击志于潺沟，大破之，生擒志长史杜景。斩首万余级，流尸盖汉水，景遣中兵参军崔缋率军士收而瘗焉。

景初到州，省除参迎羽仪器服，不得烦扰吏人。修营城垒，申警边备，理辞讼，劝农桑。郡县皆改节自励，州内清肃，缘汉水陆千余里，抄盗绝迹。十一年，征右卫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。十二年，复为使持节、督南、北兗、北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十三年，征为领军将军，直殿省，知十州损益事，月加禄五万。

景为人雅有风力，长于辞令。其在朝廷，为众所瞻仰。于高祖属虽为从弟，而礼寄甚隆，军国大事，皆与议决。十五年，加侍中。十七年，太尉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坐法免。诏曰：“扬州应须缉理，宜得其人。侍中、领军将军吴平侯景才任此举，可以安右将军监扬州，并置佐史，侍中如故，即宅为府。”景越亲居扬州，辞让甚恳恻，至于涕泣，高祖不许。在州尤称明断，符教严整。有田舍老姥尝诉得符，还至县，县吏未即发，姥语曰：“萧监州符，火爄汝手，何敢留之！”其为人所畏敬如此。

十八年，累表陈解，高祖未之许。明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将发，高祖幸建兴苑饯别，为之流涕。既还宫，诏给鼓吹一部。在州复有能名。齐安、竟陵郡接魏界，多盗贼，景移书告示，魏即焚坞戍保境，不复侵略。普通四年，卒于州，时年四十七。诏赠侍中、中抚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谥曰忠。子劢嗣。

昌字子建，景第二弟也。齐豫章末，为晋安王左常侍。天监初，除中书侍郎，出为豫章内史。五年，加宁朔将军。六年，迁持节、督广、交、越、桂四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七年，进号征远将军。九年，分湘州置衡州，以昌为持节、督广州之绥建湘州之始安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衡州刺史，坐免。十三年，起为散骑侍郎，寻以本官兼宗正卿。其年，出为安右长史。累迁太子中庶子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又兼宗正卿。昌为人亦明悟，然性好酒，酒后多过。在州郡，每醉辄径出入人家，或独诣草野。其于刑戮，颇无期度。醉时所杀，醒或求焉，亦无悔也。属为有司所劾，入留京师，忽忽不乐，遂纵酒虚悸。在石头东斋，引刀自刺，左右救之，不殊。十七年，卒，时年三十九。子伯言。

昂字子明，景第三弟也。天监初，累迁司徒右长史，出为轻车将军、监南兗州。

初，兄景再为南兗，德惠在人，及昂来代，时人方之冯氏。征为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军号如先。复以轻车将军出为广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为散骑常侍、信威将军。

四年，转散骑侍郎、中领军、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吴兴太守。大通二年，征为仁威将军、卫尉卿，寻为侍中，兼领军将军。中大通元年，为领军将军。二年，封湘阴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出为江州刺史。大同元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谥曰恭。

昱字子真，景第四弟也。天监初，除秘书郎，累迁太子舍人，洗马，中书舍人，中书侍郎。每求自试，高祖以为淮南、永嘉、襄阳郡，并不就。志愿边州，高祖以其轻脱无威望，抑而不许。迁给事黄门侍郎。上表曰：“夏初陈启，未垂采照，追怀惭惧，实战胸心。臣闻暑雨祁寒，小人犹怨；荣枯宠辱，谁能忘怀！臣藉以往因，得预枝戚之重；缘报既杂，时逢坎禀之运。昔在齐季，义师之始，臣乃幼弱，粗有识虑，东西阻绝，归赴无由，虽未能负戈擐甲，实衔泪愤懑。潜伏东境，备履艰危，首尾三年，亟移数处，虽复饥寒切身，亦不以冻馁为苦。每涉惊疑，惶怖失魄，既乖致命之节，空有项领之忧，希望开泰，冀蒙共乐；岂期二十余年，功名无纪，毕此身骸，方填沟壑，丹诚素愿，溘至长罢，俯自哀怜，能不伤叹！夫自媒自衒，诚哉可鄙；自誉自伐，实在可羞。然量己揆分，自知者审，陈力就列，宁敢空言？

是以常愿一试，屡成干请。夫上应玄象，实不易叨；锦不轻裁，诚难其制。过去业鄣，所以致乖算测。圣监既谓臣愚短，不可试用，岂容久居显禁，徒秽黄枢。忝窃稍积，恐招物议，请解今职，乞屏退私门。伏愿天照，特垂允许。臣虽叨荣两宫，报效无地，方违省闼，伏深恋悚。”高祖手诏答曰：“昱表如此。古者用人，必前明试，皆须绩用既立，乃可自退之高。昔汉光武兄子章、兴二人，并有名宗室，就欲习吏事，不过章为平阴令，兴为缑氏宰，政事有能，方迁郡守，非直政绩见称，即是光武犹子。昱之才地，岂得比类焉！往岁处以淮南郡，既不肯行；续用为招远将军、镇北长史、襄阳太守，又以边外致辞；改除招远将军、永嘉太守，复云内地非愿；复问晋安、临川，随意所择，亦复不行。解巾临郡，事不为薄，数有致辞，意欲何在？且昱诸兄递居连率，相继推毂，未尝缺岁。其同产兄景，今正居籓镇。

朕岂厚于景而薄于昱，正是朝序物议，次第若斯，于其一门，差自无愧。无论今日不得如此；昱兄弟昔在布衣，以处成长，于何取立，岂得任情反道，背天违地。孰谓朝廷无有宪章，特是未欲致之于理。既表解职，可听如启。”坐免官。因此杜门绝朝觐，国家庆吊不复通。

普通五年，坐于宅内铸钱，为有司所奏，下廷尉，得免死，徙临海郡。行至上虞，有敕追还，且令受菩萨戒。昱既至，恂恂尽礼，改意蹈道，持戒又精洁，高祖甚嘉之，以为招远将军、晋陵太守。下车励名迹，除烦苛，明法宪，严于奸吏，优养百姓，旬日之间，郡中大化。俄而暴疾卒，百姓行坐号哭，市里为之喧沸，设祭奠于郡庭者四百余人。田舍有女人夏氏，年百余岁，扶曾孙出郡，悲泣不自胜。其惠化所感如此。百姓相率为立庙建碑，以纪其德。又诣京师求赠谥。诏赠湘州刺史。

谥曰恭。

史臣曰：高祖光有天下，庆命傍流，枝戚属连，咸被任遇。萧景之才辩识断，益政佐时，盖梁宗室令望者矣。

## 列传第十九 周舍 徐勉

周舍，字升逸，汝南安城人，晋左光禄大夫抃之八世孙也。父颙，齐中书侍郎，有名于时。舍幼聪颍，颙异之，临卒谓曰：“汝不患不富贵，但当持之以道德。”

既长，博学多通，尤精义理，善诵书，背文讽说，音韵清辩。起家齐太学博士，迁后军行参军。建武中，魏人吴包南归，有儒学，尚书仆射江祏招包讲。舍造坐，累折包，辞理遒逸，由是名为口辩。王亮为丹阳尹，闻而悦之，辟为主簿，政事多委焉。迁太常丞。

梁台建，为奉常丞。高祖即位，博求异能之士。吏部尚书范云与颙素善，重舍才器，言之于高祖，召拜尚书祠部郎。时天下草创，礼仪损益，多自舍出。寻为后军记室参军、秣陵令。入为中书通事舍人，累迁太子洗马，散骑常侍，中书侍郎，鸿胪卿。时王亮得罪归家，故人莫有至者，舍独敦恩旧，及卒，身营殡葬，时人称之。迁尚书吏部郎，太子右卫率，右卫将军，虽居职屡徙，而常留省内，罕得休下。

国史诏诰，仪体法律，军旅谋谟，皆兼掌之。日夜侍上，预机密，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。舍素辩给，与人泛论谈谑，终日不绝口，而竟无一言漏泄机事，众尤叹服之。

性俭素，衣服器用，居处床席，如布衣之贫者。每入官府，虽广厦华堂，闺阁重邃，舍居之则尘埃满积。以荻为鄣，坏亦不营。为右卫，母忧去职，起为明威将军、右骁骑将军。服阕，除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未拜，仍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

顷之，加散骑常侍、本州大中正，迁太子詹事。

普通五年，南津获武陵太守白涡书，许遗舍面钱百万，津司以闻。虽书自外入，犹为有司所奏，舍坐免。迁右骁骑将军，知太子詹事。以其年卒，时年五十六。上临哭，哀恸左右。诏曰：“太子詹事、豫州大中正舍，奄至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其学思坚明，志行开敏，劬劳机要，多历岁年，才用未穷，弥可嗟恸。宜隆追远，以旌善人。可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鼓吹一部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丧事随由资给。谥曰简子。”明年，又诏曰：“故侍中、护军将军简子舍，义该玄儒，博穷文史，奉亲能孝，事君尽忠，历掌机密，清贞自居。食不重味，身靡兼衣。终亡之日，内无妻妾，外无田宅，两儿单贫，有过古烈。往者，南司白涡之劾，恐外议谓朕有私，致此黜免，追愧若人一介之善。外可量加褒异，以旌善人。”二子：弘义，弘信。

徐勉，字修仁，东海郯人也。祖长宗，宋高祖霸府行参军。父融，南昌相。勉幼孤贫，早励清节。年六岁，时属霖雨，家人祈霁，率尔为文，见称耆宿。及长，笃志好学。起家国子生。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，每称勉有宰辅之量。射策举高第，补西阳王国侍郎。寻迁太学博士，镇军参军，尚书殿中郎，以公事免。又除中兵郎、领军长史。琅邪王元长才名甚盛，尝欲与勉相识，每托人召之。勉谓人曰：“王郎名高望促，难可轻醿衣裾。”俄而元长及祸，时人莫不服其机鉴。

初与长沙宣武王游，高祖深器赏之。及义兵至京邑，勉于新林谒见，高祖甚加恩礼，使管书记。高祖践阼，拜中书侍郎，迁建威将军、后军谘议参军、本邑中正、尚书左丞。自掌枢宪，多所纠举，时论以为称职。天监二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，参掌大选。迁侍中。时王师北伐，候驿填委。勉参掌军书，劬劳夙夜，动经数旬，乃一还宅。每还，群犬惊吠。勉叹曰：“吾忧国忘家，乃至于此。若吾亡后，亦是传中一事。”六年，除给事中、五兵尚书，迁吏部尚书。勉居选官，彝伦有序，既闲尺牍，兼善辞令，虽文案填积，坐客充满，应对如流，手不停笔。又该综百氏，皆为避讳。常与门入夜集，客有虞皓求詹事五官，勉正色答云：“今夕止可谈风月，不宜及公事。”故时人咸服其无私。

除散骑常侍，领游击将军，未拜，改领太子右卫率。迁左卫将军，领太子中庶子，侍东宫。昭明太子尚幼，敕知宫事。太子礼之甚重，每事询谋。尝于殿内讲《孝经》，临川靖惠王、尚书令沈约备二傅，勉与国子祭酒张充为执经，王莹、张稷、柳憕、王暕为侍讲。时选极亲贤，妙尽时誉，勉陈让数四。又与沈约书，求换侍讲，诏不许，然后就焉。转太子詹事，领云骑将军，寻加散骑常侍，迁尚书右仆射，詹事如故。又改授侍中，频表解宫职，优诏不许。

时人间丧事，多不遵礼，朝终夕殡，相尚以速。勉上疏曰：“《礼记问丧》云：‘三日而后敛者，以俟其生也。三日而不生，亦不生矣。’自顷以来，不遵斯制。

送终之礼，殡以期日，润屋豪家，乃或半晷，衣衾棺椁，以速为荣，亲戚徒隶，各念休反。故属纩才毕，灰钉已具，忘狐鼠之顾步，愧燕雀之徊翔。伤情灭理，莫此为大。且人子承衾之时，志懑心绝，丧事所资，悉关他手，爱憎深浅，事实难原。

如觇视或爽，存没违滥，使万有其一，怨酷已多。岂若缓其告敛之晨，申其望生之冀。请自今士庶，宜悉依古，三日大敛。如有不奉，加以纠绳。”诏可其奏。

寻授宣惠将军，置佐史，侍中、仆射如故。又除尚书仆射、中卫将军。勉以旧恩，越升重位，尽心奉上，知无不为。爰自小选，迄于此职，常参掌衡石，甚得士心。禁省中事，未尝漏泄。每有表奏，辄焚藁草。博通经史，多识前载。朝仪国典，婚冠吉凶，勉皆预图议。普通六年，上修五礼表曰：臣闻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”故称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。夫礼所以安上治民，弘风训俗，经国家，利后嗣者也。唐虞三代，咸必由之。在乎有周，宪章尤备，因殷革夏，损益可知。虽复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经文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其大归有五，即宗伯所掌典礼：吉为上，凶次之，宾次之，军次之，嘉为下也。故祠祭不以礼，则不齐不庄；丧纪不以礼，则背死忘生者众；宾客不以礼，则朝觐失其仪；军旅不以礼，则致乱于师律；冠婚不以礼，则男女失其时。

为国修身，于斯攸急。

洎周室大坏，王道既衰，官守斯文，日失其序。礼乐征伐，出自诸侯，《小雅》尽废，旧章缺矣。是以韩宣适鲁，知周公之德；叔侯在晋，辨郊劳之仪。战国从横，政教愈泯；暴秦灭学，扫地无余。汉氏郁兴，日不暇给，犹命叔孙于外野，方知帝王之为贵。末叶纷纶，递有兴毁，或以武功锐志，或好黄老之言，礼义之式，于焉中止。及东京曹褒，南宫制述，集其散略，百有余篇，虽写以尺简，而终阙平奏。

其后兵革相寻，异端互起，章句既沦，俎豆斯辍。方领矩步之容，事灭于旌鼓；兰台石室之文，用尽于帷盖。至乎晋初，爰定新礼，荀抃制之于前，挚虞删之于末。

既而中原丧乱，罕有所遗；江左草创，因循而已。厘革之风，是则未暇。

伏惟陛下睿明启运，先天改物，拨乱惟武，经世以文。作乐在乎功成，制礼弘于业定。光启二学，皇枝等于贵游；辟兹五馆，草莱升以好爵。爰自受命，迄于告成，盛德形容备矣，天下能事毕矣。明明穆穆，无德而称焉。至若玄符灵贶之祥，浮溟机山之赆，固亦日书左史，副在司存，今可得而略也。是以命彼群才，搜甘泉之法；延兹硕学，阐曲台之仪。淄上淹中之儒，连踪继轨；负笈怀铅之彦，匪旦伊夕。谅以化穆三雍，人从五典，秩宗之教，勃焉以兴。

伏寻所定五礼，起齐永明三年，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，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，止修五礼，谘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，学士亦分住郡中，制作历年，犹未克就。及文宪薨殂，遗文散逸，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，经涉九载，犹复未毕。建武四年，胤还东山，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。旧事本末，随在南第。

永元中，孝嗣于此遇祸，又多零落。当时鸠敛所余，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、骁骑将军何佟之，共掌其事。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，东昏之代，频有军火，其所散失，又逾太半。天监元年，佟之启审省置之宜，敕使外详。时尚书参详，以天地初革，庶务权舆，宜俟隆平，徐议删撰。欲且省礼局，并还尚书仪曹。诏旨云：“礼坏乐缺，故国异家殊，实宜以时修定，以为永准。但顷之修撰，以情取人，不以学进；其掌知者，以贵总一，不以稽古，所以历年不就，有名无实。此既经国所先，外可议其人，人定，便即撰次。”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，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，人各自举学士二人，相助抄撰。其中有疑者，依前汉石渠、后汉白虎，随源以闻，请旨断决。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，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，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蒨掌宾礼，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，右军参军司马裴掌嘉礼，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。佟之亡后，以镇北谘议参军伏芃代之。后又以芃代严植之掌凶礼。芃寻迁官，以《五经》博士缪昭掌凶礼。复以礼仪深广，记载残缺，宜须博论，共尽其致，更使镇军将军丹阳尹沈约、太常卿张充及臣三人同参厥务。臣又奉别敕，总知其事。末又使中书侍郎周舍、庾于陵二人复豫参知。

若有疑义，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，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，各言同异，条牒启闻，决之制旨。疑事既多，岁时又积，制旨裁断，其数不少。莫不网罗经诰，玉振金声，义贯幽微，理入神契。前儒所不释，后学所未闻。凡诸奏决，皆载篇首，具列圣旨，为不刊之则。洪规盛范，冠绝百王；茂实英声，方垂千载。宁孝宣之能拟，岂孝章之足云。

五礼之职，事有繁简，及其列毕，不得同时。《嘉礼仪注》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，合十有二秩，一百一十六卷，五百三十六条；《宾礼仪注》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，合十有七秩，一百三十三卷，五百四十五条；《军礼仪注》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，合十有八秩，一百八十九卷，二百四十条；《吉礼仪注》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，合二十有六秩，二百二十四卷，一千五条；《凶礼仪注》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，合四十有七秩，五百一十四卷，五千六百九十三条：大凡一百二十秩，一千一百七十六卷，八千一十九条。又列副秘阁及《五经》典书各一通，缮写校定，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毕。

窃以撰正履礼，历代罕就，皇明在运，厥功克成。周代三千，举其盈数；今之八千，随事附益。质文相变，故其数兼倍，犹如八卦之爻，因而重之，错综成六十四也。昔文武二王，所以纲纪周室，君临天下，公旦修之，以致太平龙凤之瑞。自斯厥后，甫备兹日。孔子曰：“其有继周，虽百世可知。”岂所谓齐功比美者欤！

臣以庸识，谬司其任，淹留历稔，允当斯责；兼勒成之初，未遑表上，实由才轻务广，思力不周，永言惭惕，无忘寤寐。自今春舆驾将亲六师，搜寻军礼，阅其条章，靡不该备。所谓郁郁文哉，焕乎洋溢，信可以悬诸日月，颁之天下者矣。愚心喜抃，弥思陈述；兼前后联官，一时皆逝，臣虽幸存，耄已将及，虑皇世大典，遂阙腾奏，不任下情，辄具载撰修始末，并职掌人、所成卷秩、条目之数，谨拜表以闻。

诏曰：“经礼大备，政典载弘，今诏有司，案以行事也。”又诏曰：“勉表如此。因革允厘，宪章孔备，功成业定，于是乎在。可以光被八表，施诸百代，俾万世之下，知斯文在斯。主者其按以遵行，勿有失坠。”寻加中书令，给亲信二十人。

勉以疾自陈，求解内任。诏不许，乃令停下省，三日一朝，有事遣主书论决。脚疾转剧，久阙朝觐，固陈求解，诏乃赉假，须疾差还省。

勉虽居显位，不营产业，家无蓄积，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。门人故旧或从容致言。勉乃答曰：“人遗子孙以财，我遗之以清白。子孙才也，则自致辎軿；如其不才，终为他有。”尝为书诫其子崧曰：吾家世清廉，故常居贫素，至于产业之事，所未尝言，非直不经营而已。薄躬遭逢，遂至今日，尊官厚禄，可谓备之。每念叨窃若斯，岂由才致，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，故臻此耳。古人所谓“以清白遗子孙，不亦厚乎！”又云：“遗子黄金满惣，不如一经。”详求此言，信非徒语。吾虽不敏，实有本志，庶得遵奉斯义，不敢坠失。所以显贵以来，将三十载，门人故旧，亟荐便宜，或使创辟田园，或劝兴立邸店，又欲舳舻运致，亦令货殖聚敛。若此众事，皆距而不纳。非谓拔葵去织，且欲省息纷纭。

中年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，非在播艺，以要利入，正欲穿池种树，少寄情赏。

又以郊际闲旷，终可为宅，傥获悬车致事，实欲歌哭于斯。慧日、十住等，既应营婚，又须住止，吾清明门宅，无相容处。所以尔者，亦复有以；前割西边施宣武寺，既失西厢，不复方幅，意亦谓此逆旅舍耳，何事须华？常恨时人谓是我宅。古往今来，豪富继踵，高门甲第，连闼洞房，宛其死矣，定是谁室？但不能不为培塿之山，聚石移果，杂以花卉，以娱休沐，用托性灵。随便架立，不在广大，惟功德处，小以为好。所以内中逼促，无复房宇。近营东边儿孙二宅，乃藉十住南还之资，其中所须，犹为不少，既牵挽不至，又不可中涂而辍，郊间之园，遂不办保，货与韦黯，乃获百金，成就两宅，已消其半。寻园价所得，何以至此？由吾经始历年，粗已成立，桃李茂密，桐竹成阴，塍陌交通，渠畎相属，华楼迥榭，颇有临眺之美；孤峰丛薄，不无纠纷之兴。渎中并饶菰蒋，湖里殊富芰莲。虽云人外，城阙密迩，韦生欲之，亦雅有情趣。追述此事，非有吝心，盖是笔势所至耳。忆谢灵运《山家诗》云：“中为天地物，今成鄙夫有。”吾此园有之二十载矣，今为天地物，物之与我，相校几何哉！此吾所余，今以分汝，营小田舍，亲累既多，理亦须此。且释氏之教，以财物谓之外命；儒典亦称“何以聚人曰财”。况汝曹常情，安得忘此。闻汝所买姑孰田地，甚为舄卤，弥复何安。所以如此，非物竞故也。虽事异寝丘，聊可仿佛。

孔子曰：“居家理治，可移于官。”既已营之，宜使成立。进退两亡，更贻耻笑。

若有所收获，汝可自分赡内外大小，宜令得所，非吾所知，又复应沾之诸女耳。汝既居长，故有此及。

凡为人长，殊复不易，当使中外谐缉，人无间言，先物后己，然后可贵。老生云：“后其身而身先。”若能尔者，更招巨利。汝当自勖，见贤思齐，不宜忽略以弃日也。非徒弃日，乃是弃身，身名美恶，岂不大哉！可不慎欤？今之所敕，略言此意。正谓为家已来，不事资产，既立墅舍，以乖旧业，陈其始末，无愧怀抱。兼吾年时朽暮，心力稍殚，牵课奉公，略不克举，其中余暇，裁可自休。或复冬日之阳，夏日之阴，良辰美景，文案间隙，负杖蹑履，逍遥陋馆，临池观鱼，披林听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求数刻之暂乐，庶居常以待终，不宜复劳家间细务。汝交关既定，此书又行，凡所资须，付给如别。自兹以后，吾不复言及田事，汝亦勿复与吾言之。假使尧水汤旱，吾岂知如何；若其满庾盈箱，尔之幸遇。如斯之事，并无俟令吾知也。《记》云：“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。”今且望汝全吾此志，则无所恨矣。

勉第二子悱卒，痛悼甚至，不欲久废王务，乃为《答客喻》。其辞曰：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，余第二息晋安内史悱丧之问至焉，举家伤悼，心情若陨。

二宫并降中使，以相慰勖，亲游宾客，毕来吊问，辄恸哭失声，悲不自已，所谓父子天性，不知涕之所从来也。

于是门人虑其肆情所钟，容致委顿，乃敛衽而进曰：“仆闻古往今来，理运之常数；春荣秋落，气象之定期。人居其间，譬诸逆旅，生寄死归，著于通论，是以深识之士，悠尔忘怀。东门归无之旨，见称往哲；西河丧明之过，取诮友朋。足下受遇于朝，任居端右，忧深责重，休戚是均，宜其遗情下流，止哀加饭，上存奉国，俯示隆家。岂可纵此无益，同之儿女，伤神损识，或亏生务。门下窃议，咸为君侯不取也。”

余雪泣而答曰：“彭殇之达义，延吴之雅言，亦常闻之矣；顾所以未能弭意者，请陈其说。夫植树阶庭，钦柯叶之茂；为山累仞，惜覆篑之功。故秀而不实，尼父为之叹息；析彼歧路，杨子所以留连。事有可深，圣贤靡抑。今吾所悲，亦以悱始逾立岁，孝悌之至，自幼而长，文章之美，得之天然，好学不倦，居无尘杂，多所著述，盈帙满笥，淡然得失之际，不见喜愠之容。及翰飞东朝，参伍盛列，其所游往，皆一时才俊，赋诗颂咏，终日忘疲。每从容谓吾以遭逢时来，位隆任要，当应推贤下士，先物后身，然后可以报恩明主，克保元吉。俾余二纪之中，忝窃若是，幸无大过者，繄此子之助焉。自出闽区，政存清静，冀其旋反，少慰衰暮，言念今日，眇然长往。加以阖棺千里之外，未知归骨之期，虽复无情之伦，庸讵不痛于昔！

夷甫孩抱中物，尚尽恸以待宾；安仁未及七旬，犹殷勤于词赋。况夫名立宦成，半途而废者，亦焉可已已哉。求其此怀，可谓苗实之义。诸贤既贻格言，喻以大理，即日辍哀，命驾修职事焉。”

中大通三年，又以疾自陈，移授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、侍中、中卫将军，置佐史，余如故。增亲信四十人。两宫参问，冠盖结辙；服膳医药，皆资天府。有敕每欲临幸，勉以拜伏有亏，频启停出，诏许之，遂停舆驾。大同元年，卒，时年七十。高祖闻而流涕，即日车驾临殡，乃诏赠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余并如故。

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赠钱二十万，布百匹。皇太子亦举哀朝堂。谥曰简肃公。

勉善属文，勤著述，虽当机务，下笔不休。尝以起居注烦杂，乃加删撰为《别起居注》六百卷；《左丞弹事》五卷；在选曹，撰《选品》五卷；齐时，撰《太庙祝文》二卷；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，撰《会林》五十卷。凡所著前后二集四十五卷，又为《妇人集》十卷，皆行于世。大同三年，故佐史尚书左丞刘览等诣阙陈勉行状，请刊石纪德，即降诏许立碑于墓云。

悱字敬业，幼聪敏，能属文。起家著作佐郎，转太子舍人，掌书记之任。累迁洗马、中舍人，犹管书记。出入宫坊者历稔，以足疾出为湘东王友，迁晋安内史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徐勉少而厉志忘食，发愤修身，慎言行，择交游；加运属兴王，依光日月，故能明经术以绾青紫，出闾阎而取卿相。及居重任，竭诚事主，动师古始，依则先王，提衡端轨，物无异议，为梁宗臣，盛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 范岫 傅昭弟映 萧琛 陆杲

范岫，字懋宾，济阳考城人也。高祖宣，晋征士。父羲，宋兗州别驾。岫早孤，事母以孝闻，与吴兴沈约俱为蔡兴宗所礼。泰始中，起家奉朝请。兴宗为安西将军，引为主簿。累迁临海、长城二县令，骠骑参军，尚书删定郎，护军司马，齐司徒竟陵王子良记室参军。累迁太子家令。文惠太子之在东宫，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，岫亦预焉。岫文虽不逮约，而名行为时辈所与，博涉多通，尤悉魏晋以来吉凶故事。

约常称曰：“范公好事该博，胡广无以加。”南乡范云谓人曰：“诸君进止威仪，当问范长头。”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。迁国子博士。

永明中，魏使至，有诏妙选朝士有词辩者，接使于界首，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。

还迁尚书左丞，母忧去官，寻起摄职。出为宁朔将军、南蛮长史、南义阳太守，未赴职，迁右军谘议参军，郡如故。除抚军司马。出为建威将军、安成内史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迁御史中丞、领前军将军、南、北兗二州大中正。永元末，出为辅国将军、冠军晋安王长史，行南徐州事。义师平京邑，承制征为尚书吏部郎，参大选。

梁台建，为度支尚书。天监五年，迁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侍皇太子，给扶。六年，领太子左卫率。七年，徙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中正如故。其年表致事，诏不许。八年，出为晋陵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九年，入为祠部尚书，领右骁骑将军，其年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亲信二十人。十三年，卒官，时年七十五。赙钱五万，布百匹。

岫身长七尺八寸，恭敬俨恪，进止以礼。自亲丧之后，蔬食布衣以终身。每所居官，恒以廉洁著称。为长城令时，有梓材巾箱，至数十年，经贵遂不改易。在晋陵，惟作牙管笔一双，犹以为费。所著文集、《礼论》、《杂仪》、《字训》行于世。二子褒，伟。

傅昭，字茂远，北地灵州人，晋司隶校尉咸七世孙也。祖和之，父淡，善《三礼》，知名宋世。淡事宋竟陵王刘诞，诞反，淡坐诛。昭六岁而孤，哀毁如成人者，宗党咸异之。十一，随外祖于硃雀航卖历日。为雍州刺史袁抃客，抃尝来昭所，昭读书自若，神色不改。抃叹曰：“此儿神情不凡，必成佳器。”司徒建安王休仁闻而悦之，因欲致昭，昭以宋氏多故，遂不往。或有称昭于廷尉虞愿，愿乃遣车迎昭。

时愿宗人通之在坐，并当世名流，通之赠昭诗曰：“英妙擅山东，才子倾洛阳。清尘谁能嗣，及尔遘遗芳。”太原王延秀荐昭于丹阳尹袁粲，深为所礼，辟为郡主簿，使诸子从昭受学。会明帝崩，粲造哀策文，乃引昭定其所制。每经昭户，辄叹曰：“经其户，寂若无人，披其帷，其人斯在，岂非名贤！”寻为总明学士、奉朝请。

齐永明中，累迁员外郎、司徒竟陵王子良参军、尚书仪曹郎。

先是御史中丞刘休荐昭于武帝，永明初，以昭为南郡王侍读。王嗣帝位，故时臣隶争求权宠，惟昭及南阳宗夬，保身守正，无所参入，竟不罹其祸。明帝践阼，引昭为中书通事舍人。时居此职者，皆势倾天下，昭独廉静，无所干豫。器服率陋，身安粗粝。常插烛于板床，明帝闻之，赐漆合烛盘等，敕曰：“卿有古人之风，故赐卿古人之物。”累迁车骑临海王记室参军，长水校尉，太子家令，骠骑晋安王谘议参军。寻除尚书左丞、本州大中正。

高祖素悉昭能，建康城平，引为骠骑录事参军。梁台建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领著作郎，顷之，兼御史中丞，黄门、著作、中正并如故。天监三年，兼五兵尚书，参选事，四年，即真。六年，徙为左民尚书，未拜，出为建威将军、平南安成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七年，入为振远将军、中权长史。八年，迁通直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，复领本州大中正。十年，复为左民尚书。

十一年，出为信武将军、安成内史。安成自宋已来兵乱，郡舍号凶。及昭为郡，郡内人夜梦见兵马铠甲甚盛，又闻有人云“当避善人”，军众相与腾虚而逝。梦者惊起。俄而疾风暴雨，倏忽便至，数间屋俱倒，即梦者所见军马践蹈之所也。自后郡舍遂安，咸以昭正直所致。郡溪无鱼，或有暑月荐昭鱼者，昭既不纳，又不欲拒，遂委于门侧。

十二年，入为秘书监，领后军将军。十四年，迁太常卿。十七年，出为智武将军、临海太守。郡有蜜岩，前后太守皆自封固，专收其利。昭以周文之囿，与百姓共之，大可喻小，乃教勿封。县令常饷栗，置绢于薄下，昭笑而还之。普通二年，入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领本州大中正，寻领秘书监。五年，迁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中正如故。

昭所莅官，常以清静为政，不尚严肃。居朝廷，无所请谒，不畜私门生，不交私利。终日端居，以书记为乐，虽老不衰。博极古今，尤善人物，魏晋以来，官宦簿伐，姻通内外，举而论之，无所遗失。性尤笃慎。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，昭召其子曰：“食之则犯法，告之则不可，取而埋之。”其居身行己，不负暗室，类皆如此。京师后进，宗其学，重其道，人人自以为不逮。大通二年九月，卒，时年七十五。诏赙钱三万，布五十匹，即日举哀，谥曰贞子。长子谞，尚书郎，临安令。

次子肱。

映字徽远，昭弟也。三岁而孤。兄弟友睦，修身厉行，非礼不行。始昭之守临海，陆倕饯之，宾主俱欢，日昏不反，映以昭年高，不可连夜极乐，乃自往迎候，同乘而归，兄弟并已斑白，时人美而服焉。及昭卒，映丧之如父，年逾七十，哀戚过礼，服制虽除，每言辄感恸。

映泛涉记传，有文才，而不以篇什自命。少时与刘绘、萧琛相友善，绘之为南康相，映时为府丞，文教多令具草。褚彦回闻而悦之，乃屈与子贲等游处。年未弱冠，彦回欲令仕，映以昭未解褐，固辞，须昭仕乃官。

永元元年，参镇军江夏王军事，出为武康令。及高祖师次建康，吴兴太守袁昂自谓门世忠贞，固守诚节，乃访于映曰：“卿谓时事云何？”映答曰：“元嘉之末，开辟未有，故太尉杀身以明节，司徒当寄托之重，理无苟全，所以不顾夷险，以殉名义。今嗣主昏虐，狎近群小，亲贤诛戮，君子道消，外难屡作，曾无悛改。今荆、雍协举，乘据上流，背昏向明，势无不济。百姓思治，天人之意可知；既明且哲，忠孝之途无爽。愿明府更当雅虑，无祇悔也。”寻以公事免。天监初，除征虏鄱阳王参军，建安王中权录事参军，领军长史，乌程令。所受俸禄，悉归于兄。复为临川王录事参军，南台治书，安成王录事，太子翊军校尉，累迁中散大夫、光禄卿，太中大夫。大同五年，卒，年八十三。子弘。

萧琛，字彦瑜，兰陵人。祖僧珍，宋廷尉卿。父惠训，太中大夫。琛年数岁，从伯惠开抚其背曰：“必兴吾宗。”

琛少而朗悟，有纵横才辩。起家齐太学博士。时王俭当朝，琛年少，未为俭所识，负其才气，欲候俭。时俭宴于乐游苑，琛乃著虎皮靴，策桃枝杖，直造俭坐，俭与语，大悦。俭为丹阳尹，辟为主簿，举为南徐州秀才，累迁司徒记室。

永明九年，魏始通好，琛再衔命到桑乾，还为通直散骑侍郎。时魏遣李道固来使，齐帝宴之。琛于御筵举酒劝道固，道固不受，曰：“公庭无私礼，不容受劝。”

琛徐答曰：“《诗》所谓‘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’。”座者皆服，道固乃受琛酒。

迁司徒右长史。出为晋熙王长史、行南徐州事。还兼少府卿、尚书左丞。

东昏初嗣立，时议以无庙见之典，琛议据《周颂·烈文》、《闵予》皆为即位朝庙之典，于是从之。高祖定京邑，引为骠骑谘议，领录事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梁台建，为御史中丞。天监元年，迁庶子，出为宣城太守。征为卫尉卿，俄迁员外散骑常侍。三年，除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。九年，出为宁远将军、平西长史、江夏太守。

始琛在宣城，有北僧南度，惟赉一葫芦，中有《汉书序传》。僧曰：“三辅旧老相传，以为班固真本。”琛固求得之，其书多有异今者，而纸墨亦古，文字多如龙举之例，非隶非篆，琛甚秘之。及是行也，以书饷鄱阳王范，范乃献于东宫。

琛寻迁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，母忧去官，又丁父艰。起为信武将军、护军长史，俄为贞毅将军、太尉长史。出为信威将军、东阳太守，迁吴兴太守。郡有项羽庙，土民名为愤王，甚有灵验，遂于郡厅事安施床幕为神座，公私请祷，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，而避居他室。琛至，徙神还庙，处之不疑。又禁杀牛解祀，以脯代肉。

琛频莅大郡，不治产业，有阙则取，不以为嫌。普通元年，征为宗正卿，迁左民尚书，领南徐州大中正，太子右卫率。徙度支尚书，左骁骑将军，领军将军，转秘书监、后军将军，迁侍中。

高祖在西邸，早与琛狎，每朝宴，接以旧恩，呼为宗老。琛亦奉陈昔恩，以“早簉中阳，夙忝同闬，虽迷兴运，犹荷洪慈。”上答曰：“虽云早契阔，乃自非同志；勿谈兴运初，且道狂奴异。”

琛常言：“少壮三好，音律、书、酒。年长以来，二事都废，惟书籍不衰。”

而琛性通脱，常自解灶事，毕狖余，必陶然致醉。

大通二年，为金紫光禄大夫，加特进，给亲信三十人。中大通元年，为云麾将军、晋陵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以疾自解，改授侍中、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年五十二。遗令诸子，与妻同坟异藏，祭以蔬菜，葬日止车十乘，事存率素。乘舆临哭甚哀。诏赠本官，加云麾将军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赙钱二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平子。

陆杲，字明霞，吴郡吴人。祖徽，宋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。父睿，扬州治中。

杲少好学，工书画，舅张融有高名，杲风韵举动，颇类于融，时称之曰：“无对日下，惟舅与甥。”起家齐中军法曹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卫军王俭主簿。迁尚书殿中曹郎，拜日，八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礼，而杲至晚，不及时刻，坐免官。久之，以为司徒竟陵王外兵参军，迁征虏宜都王功曹史，骠骑晋安王谘议参军，司徒从事中郎。

梁台建，以为骠骑记室参军，迁相国西曹掾。天监元年，除抚军长史，母忧去职。

服阕，拜建威将军、中军临川王谘议参军，寻迁黄门侍郎，右军安成王长史。五年，迁御史中丞。

杲性婞直，无所顾望。山阴令虞肩在任，赃污数百万，杲奏收治。中书舍人黄睦之以肩事托杲，杲不答。高祖闻之，以问杲，杲答曰“有之”。高祖曰：“卿识睦之不？”杲答曰：“臣不识其人。”时睦之在御侧，上指示杲曰：“此人是也。”

杲谓睦之曰：“君小人，何敢以罪人属南司？”睦之失色。领军将军张稷，是杲从舅，杲尝以公事弹稷，稷因侍宴诉高祖曰：“陆杲是臣通亲，小事弹臣不贷。”高祖曰：“杲职司其事，卿何得为嫌！”杲在台，号称不畏强御。

六年，迁秘书监，顷之为太子中庶子、光禄卿。八年，出为义兴太守，在郡宽惠，为民下所称。还为司空临川王长史、领扬州大中正。十四年，迁通直散骑侍郎，俄迁散骑常侍，中正如故。十五年，迁司徒左长史。十六年，入为左民尚书，迁太常卿。普通二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五年，入为金紫光禄大夫，又领扬州大中正。中大通元年，加特进，中正如故。四年，卒，时年七十四。谥曰质子。

杲素信佛法，持戒甚精，著《沙门传》三十卷。

弟煦，学涉有思理。天监初，历中书侍郎，尚书左丞，太子家令，卒。撰《晋书》未就。又著《陆史》十五卷，《陆氏骊泉志》一卷，并行于世。

子罩，少笃学，有文才，仕至太子中庶子、光禄卿。

史臣曰：范岫、傅昭，并笃行清慎，善始令终，斯石建、石庆之徒矣。萧琛、陆杲俱以才学著名。琛朗悟辩捷，加谙究朝典，高祖在田，与琛游旧，及践天历，任遇甚隆，美矣。杲性婞直，无所忌惮，既而执法宪台，纠绳不避权幸，可谓允兹正色。《诗》云：“彼己之子，邦之司直。”杲其有焉。

## 列传第二十一 陆倕 到洽 明山宾 殷钧 陆襄

陆倕，字佐公，吴郡吴人也。晋太尉玩六世孙。祖子真，宋东阳太守。父慧晓，齐太常卿。倕少勤学，善属文。于宅内起两间茅屋，杜绝往来，昼夜读书，如此者数载。所读一遍，必诵于口。尝借人《汉书》，失《五行志》四卷，乃暗写还之，略无遗脱。幼为外祖张岱所异，岱常谓诸子曰：“此儿汝家之阳元也。”年十七，举本州秀才。刺史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英俊，倕亦预焉。辟议曹从事参军、庐陵王法曹行参军。天监初，为右军安成王外兵参军，转主簿。

倕与乐安任昉友善，为《感知己赋》以赠昉，昉因此名以报之曰：“信伟人之世笃，本侯服于陆乡。缅风流与道素，袭衮衣与绣裳。还伊人而世载，并三骏而龙光。过龙津而一息，望凤条而曾翔。彼白玉之虽洁，此幽兰之信芳。思在物而取譬，非斗斛之能量。匹耸峙于东岳，比凝厉于秋霜。不一饭以妄过，每三钱以投渭。匪蒙袂之敢嗟，岂沟壑之能衣。既蕴藉其有余，又淡然而无味。得意同乎卷怀，违方似乎仗气。类平叔而靡雕，似子云之不朴。冠众善而贻操，综群言而名学。折高、戴于后台，异邹、颜乎董幄。采三《诗》于河间，访九师于淮曲。术兼口传之书，艺广铿锵之乐。时坐睡而梁悬，裁枝梧而锥握。既文过而意深，又理胜而辞缛。咨余生之荏苒，迫岁暮而伤情。测徂阴于堂下，听鸣钟于洛城。唯忘年之陆子，定一遇于班荆。余获田苏之价，尔得海上之名。信落魄而无产，终长对于短生。饥虚表于徐步，逃责显于疾行。子比我于叔则，又方余于耀卿。心照情交，流言靡惑。万类暗求，千里悬得。言象可废，蹄筌自默。居非连栋，行则同车。冬日不足，夏日靡余。肴核非饵，丝竹岂娱。我未舍驾，子已回舆。中饭相顾，怅然动色。邦壤既殊，离会莫测。存异山阳之居，没非要离之侧。似胶投漆中，离娄岂能识。”其为士友所重如此。

迁骠骑临川王东曹掾。是时礼乐制度，多所创革，高祖雅爱倕才，乃敕撰《新漏刻铭》，其文甚美。迁太子中舍人，管东宫书记。又诏为《石阙铭记》。奏之。

敕曰：“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《石阙铭》，辞义典雅，足为佳作。昔虞丘辨物，邯郸献赋，赏以金帛，前史美谈，可赐绢三十匹。”迁太子庶子、国子博士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为中书侍郎，给事黄门侍郎，扬州别驾从事史，以疾陈解。迁鸿胪卿，入为吏部郎，参选事。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、行江州府州事。以公事免，左迁中书侍郎、司徒司马、太子中庶子、廷尉卿。又为中庶子，加给事中、扬州大中正。复除国子博士、中庶子、中正并如故。守太常卿，中正如故。普通七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文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

第四子缵，早慧，十岁通经，为童子奉车郎，卒。

到洽，字茂氵公，彭城武原人也。宋骠骑将军彦之曾孙。祖仲度，骠骑江夏王从事中郎。父坦，齐中书郎。洽年十八，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。洽少知名，清警有才学士行。谢朓文章盛于一时，见洽深相赏好，日引与谈论。每谓洽曰：“君非直名人，乃亦兼资文武。”朓后为吏部，洽去职，朓欲荐之，洽睹世方乱，深相拒绝。

除晋安王国左常侍，不就。遂筑室岩阿，幽居者积岁。乐安任昉有知人之鉴，与洽兄沼、溉并善。尝访洽于田舍，见之叹曰：“此子日下无双。”遂申拜亲之礼。

天监初，沼、溉俱蒙擢用，洽尤见知赏，从弟沆亦相与齐名。高祖问待诏丘迟曰：“到洽何如沆、溉？”迟对曰：“正清过于沆，文章不减溉；加以清言，殆将难及。”即召为太子舍人。御华光殿，诏洽及沆、萧琛、任昉侍宴，赋二十韵诗，以洽辞为工，赐绢二十匹。高祖谓昉曰：“诸到可谓才子。”昉对曰：“臣常窃议，宋得其武，梁得其文。”

二年，迁司徒主簿，直待诏省，敕使抄甲部书。五年，迁尚书殿中郎。洽兄弟群从，递居此职，时人荣之。七年，迁太子中舍人，与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。俄为侍读，侍读省仍置学士二人，洽复充其选。九年，迁国子博士，奉敕撰《太学碑》。

十二年，出为临川内史，在郡称职。十四年，入为太子家令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国子博士。十六年，行太子中庶子。普通元年，以本官领博士。顷之，入为尚书吏部郎，请托一无所行。俄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复领博士，母忧去职。五年，复为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，未拜，仍迁给事黄门侍郎，领尚书左丞。准绳不避贵戚，尚书省贿赂莫敢通。时銮舆欲亲戎，军国容礼，多自洽出。六年，迁御史中丞，弹纠无所顾望，号为劲直，当时肃清。以公事左降，犹居职。旧制，中丞不得入尚书下舍，洽兄溉为左民尚书，洽引服亲不应有碍，刺省详决。左丞萧子云议许入溉省，亦以其兄弟素笃，不能相别也。七年，出为贞威将军、云麾长史、寻阳太守。大通元年，卒于郡，时年五十一。赠侍中。谥曰理子。昭明太子与晋安王纲令曰：“明北兗、到长史遂相系凋落，伤怛悲惋，不能已已。去岁陆太常殂殁，今兹二贤长谢。

陆生资忠履贞，冰清玉洁，文该四始，学遍九流，高情胜气，贞然直上。明公儒学稽古，淳厚笃诚，立身行道，始终如一，傥值夫子，必升孔堂。到子风神开爽，文义可观，当官莅事，介然无私。皆海内之俊乂，东序之秘宝。此之嗟惜，更复何论。

但游处周旋，并淹岁序，造膝忠规，岂可胜说，幸免祇悔，实二三子之力也。谈对如昨，音言在耳，零落相仍，皆成异物，每一念至，何时可言。天下之宝，理当恻怆。近张新安又致故，其人文笔弘雅，亦足嗟惜，随弟府朝，东西日久，尤当伤怀也。比人物零落，特可伤惋，属有今信，乃复及之。”

洽文集行于世。子伯淮、仲举。

明山宾，字孝若，平原鬲人也。父僧绍，隐居不仕，宋末国子博士征，不就。

山宾七岁能言名理，十三博通经传，居丧尽礼。服阕，州辟从事史。起家奉朝请。

兄仲璋婴痼疾，家道屡空，山宾乃行干禄。齐始安王萧遥光引为抚军行参军，后为广阳令，顷之去官。义师至，高祖引为相府田曹参军。梁台建，为尚书驾部郎，迁治书侍御史，右军记室参军，掌治吉礼。时初置《五经》博士，山宾首膺其选。迁北中郎谘议参军，侍皇太子读。累迁中书侍郎、国子博士、太子率更令、中庶子，博士如故。天监十五年，出为持节、督缘淮诸军事、征远将军、北兗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征为太子右卫率，加给事中，迁御史中丞。以公事左迁黄门侍郎、司农卿。

四年，迁散骑常侍，领青、冀二州大中正。东宫新置学士，又以山宾居之，俄以本官兼国子祭酒。

初，山宾在州，所部平陆县不稔，启出仓米以赡人。后刺史检州曹，失簿书，以山宾为耗阙，有司追责，籍其宅入官，山宾默不自理，更市地造宅。昭明太子闻筑室不就，有令曰：“明祭酒虽出抚大籓，拥旄推毂，珥金拖紫，而恒事屡空。闻构宇未成，今送薄助。”并贻诗曰：“平仲古称奇，夷吾昔檀美。令则挺伊贤，东秦固多士。筑室非道傍，置宅归仁里。庚桑方有系，原生今易拟。必来三径人，将招《五经》士。”

山宾性笃实，家中尝乏用，货所乘牛。既售受钱，乃谓买主曰：“此牛经患漏蹄，治差已久，恐后脱发，无容不相语。”买主遽追取钱。处士阮孝绪闻之，叹曰：“此言足使还淳反朴，激薄停浇矣。”

五年，又为国子博士，常侍、中正如故。其年以本官假节，权摄北兗州事。大通元年，卒，时年八十五。诏赠侍中、信威将军。谥曰质子。昭明太子为举哀，赙钱十万，布百匹，并使舍人王颙监护丧事。又与前司徒左长史殷芸令曰：“北兗信至，明常侍遂至殒逝，闻之伤怛。此贤儒术该通，志用稽古，温厚淳和，伦雅弘笃。

授经以来，迄今二纪。若其上交不谄，造膝忠规，非显外迹，得之胸怀者，盖亦积矣。摄官连率，行当言归，不谓长往，眇成畴日。追忆谈绪，皆为悲端，往矣如何！

昔经联事，理当酸怆也。”

山宾累居学官，甚有训导之益，然性颇疏通，接于诸生，多所狎比，人皆爱之。

所著《吉礼仪注》二百二十四卷，《礼仪》二十卷，《孝经丧礼服义》十五卷。

子震，字兴道，亦传父业。历官太学博士，太子舍人，尚书祠部郎，余姚令。

殷钧，字季和，陈郡长平人也。晋太常融八世孙。父睿，有才辩，知名齐世，历官司徒从事中郎。睿妻王奂女。奂为雍州刺史、镇北将军，乃言于朝，以睿为镇北长史、河南太守。奂诛，睿并见害。钧时年九岁，以孝闻。及长，恬静简交游，好学有思理。善隶书，为当时楷法，南乡范云、乐安任昉，并称赏之。高祖与睿少旧故，以女妻钧，即永兴公主也。

天监初，拜驸马都尉，起家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司徒主簿、秘书丞。钧在职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，更为目录。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，别为品目。迁骠骑从事中郎，中书郎、太子家令、掌东宫书记。顷之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、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、司徒左长史，侍中。东宫置学士，复以钧为之。公事免。复为中庶子，领国子博士、左骁骑将军，博士如故。出为明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

钧体羸多疾，闭阁卧治，而百姓化其德，劫盗皆奔出境。尝禽劫帅，不加考掠，但和言诮责。劫帅稽颡乞改过，钧便命遣之，后遂为善人。郡旧多山疟，更暑必动，自钧在任，郡境无复疟疾。母忧去职，居丧过礼，昭明太子忧之，手书诫喻曰：“知比诸德，哀顿为过，又所进殆无一溢，甚以酸耿。迥然一身，宗奠是寄，毁而灭性，圣教所不许。宜微自遣割，俯存礼制，穀粥果蔬，少加勉强。忧怀既深，指故有及，并令缪道臻口具。”钧答曰：“奉赐手令，并缪道臻宣旨，伏读感咽，肝心涂地。小人无情，动不及礼，但禀生霡劣，假推年岁，罪戾所钟，复加横疾。顷者绵微，守尽晷漏，目乱玄黄，心迷哀乐，惟救危苦，未能以远理自制。姜桂之滋，实闻前典，不避粱肉，复忝今慈，臣亦何人，降此忧愍。谨当循复圣言，思自补续，如脱申延，实由亭造。”服阕，迁五兵尚书，犹以顿瘵经时，不堪拜受，乃更授散骑常侍、领步兵校尉，侍东宫。寻改领中庶子。昭明太子薨，官属罢，又领右游击，除国子祭酒，常侍如故。中大通四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谥曰贞子。二子：构，渥。

陆襄，字师卿，吴郡吴人也。父闲，齐始安王遥光扬州治中。永元末，遥光据东府作乱，或劝闲去之。闲曰：“吾为人吏，何所逃死。”台军攻陷城，闲见执，将刑，第二子绛求代死，不获，遂以身蔽刃，刑者俱害之。襄痛父兄之酷，丧过于礼，服释后犹若居忧。

天监三年，都官尚书范岫表荐襄，起家擢拜著作佐郎，除永宁令。秩满，累迁司空临川王法曹，外兵，轻车庐陵王记室参军。昭明太子闻襄业行，启高祖引与游处，除太子洗马，迁中舍人，并掌管记。出为扬州治中，襄父终此官，固辞职，高祖不许，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。昭明太子敬耆老，襄母年将八十，与萧琛、傅昭、陆杲每月常遣存问，加赐珍羞衣服。襄母尝卒患心痛，医方须三升粟浆，是时冬月，日又逼暮，求索无所。忽有老人诣门货浆，量如方剂，始欲酬直，无何失之，时以襄孝感所致也。累迁国子博士，太子家令，复掌管记，母忧去职。襄年已五十，毁顿过礼，太子忧之，日遣使诫喻。服阕，除太子中庶子，复掌管记。中大通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官属罢，妃蔡氏别居金华宫，以襄为中散大夫、领步兵校尉、金华宫家令、知金华宫事。

七年，出为鄱阳内史。先是，郡民鲜于琛服食修道法，尝入山采药，拾得五色幡眊，又于地中得石玺，窃怪之。琛先与妻别室，望琛所处，常有异气，益以为神。

大同元年，遂结其门徒，杀广晋令王筠，号上愿元年，署置官属。其党转相诳惑，有众万余人。将出攻郡，襄先已帅民吏修城隍，为备御，及贼至，连战破之，生获琛，余众逃散。时邻郡豫章、安成等守宰，案治党与，因求贿货，皆不得其实，或有善人尽室离祸，惟襄郡部枉直无滥。民作歌曰：“鲜于平后善恶分，民无枉死，赖有陆君。”又有彭李二家，先因忿争，遂相诬告，襄引入内室，不加责诮，但和言解喻之，二人感恩，深自咎悔。乃为设酒食，令其尽欢，酒罢，同载而还，因相亲厚。民又歌曰：“陆君政，无怨家，斗既罢，仇共车。”在政六年，郡中大治，民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诣阙拜表，陈襄德化，求于郡立碑，降敕许之。又表乞留襄，襄固求还，征为吏部郎，迁秘书监，领扬州大中正。太清元年，迁度支尚书，中正如故。

二年，侯景举兵围宫城，以襄直侍中省。三年三月，城陷，襄逃还吴。贼寻寇东境，没吴郡。景将宋子仙进攻钱塘，会海盐人陆黯举义，有众数千人，夜出袭郡，杀伪太守苏单于，推襄行郡事。时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逃贼入吴，襄遣迎宁为盟主，遣黯及兄子映公帅众拒子仙。子仙闻兵起，乃退还，与黯等战于松江，黯败走，吴下军闻之，亦各奔散。襄匿于墓下，一夜忧愤卒，时年七十。

襄弱冠遭家祸，终身蔬食布衣，不听音乐，口不言杀害五十许年。侯景平，世祖追赠侍中、云麾将军。以建义功，追封余干县侯，邑五百户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陆倕博涉文理，到洽匪躬贞劲，明山宾儒雅笃实，殷钧静素恬和，陆襄淳深孝性，虽任遇有异，皆列于名臣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二 裴邃兄子之高 之平 之横 夏侯亶弟夔 鱼弘附 韦放

裴邃，字渊明，河东闻喜人，魏襄州刺史绰之后也。祖寿孙，寓居寿阳，为宋武帝前军长史。父仲穆，骁骑将军。邃十岁能属文，善《左氏春秋》。齐建武初，刺史萧遥昌引为府主簿。寿阳有八公山庙，遥昌为立碑，使邃为文，甚见称赏。举秀才，对策高第，奉朝请。

东昏践阼，始安王萧遥光为抚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引邃为参军。后遥光败，邃还寿阳，值刺史裴叔业以寿阳降魏，豫州豪族皆被驱掠，邃遂随众北徙。魏主宣武帝雅重之，以为司徒属，中书郎，魏郡太守。魏遣王肃镇寿阳，邃固求随肃，密图南归。天监初，自拔还朝，除后军谘议参军。邃求边境自效，以为辅国将军、庐江太守。时魏将吕颇率众五万奄来攻郡，邃率麾下拒破之，加右军将军。

五年，征邵阳洲，魏人为长桥断淮以济。邃筑垒逼桥，每战辄克，于是密作没突舰。会甚雨，淮水暴溢，邃乘舰径造桥侧，魏众惊溃，邃乘胜追击，大破之。进克羊石城，斩城主元康。又破霍丘城，斩城主甯永仁。平小岘，攻合肥。以功封夷陵县子，邑三百户。迁冠军长史、广陵太守。

邃与乡人共入魏武庙，因论帝王功业。其妻甥王篆之密启高祖，云“裴邃多大言，有不臣之迹。”由是左迁为始安太守。邃志欲立功边陲，不愿闲远，乃致书于吕僧珍曰：“昔阮咸、颜延有‘二始’之叹。吾才不逮古人，今为三始，非其愿也，将如之何！”未及至郡，会魏攻宿预，诏邃拒焉。行次直渎，魏众退。迁右军谘议参军、豫章王云麾府司马，率所领助守石头。出为竟陵太守，开置屯田，公私便之。

迁为游击将军、硃衣直阁，直殿省。寻迁假节、明威将军、西戎校尉、北梁、秦二州刺史。复开创屯田数千顷，仓廪盈实，省息边运，民吏获安，乃相率饷绢千余匹。

邃从容曰：“汝等不应尔；吾又不可逆。”纳其绢二匹而已。还为给事中、云骑将军、硃衣直阁将军，迁大匠卿。

普通二年，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，魏军来援。以邃为假节、信武将军，督众军讨焉。邃深入魏境，从边城道，出其不意。魏所署义州刺史封寿据檀公岘，邃击破之，遂围其城，寿面缚请降，义州平。除持节、督北徐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未之职，又迁督豫州、北豫、霍三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合肥。

四年，进号宣毅将军。是岁，大军将北伐，以邃督征讨诸军事，率骑三千，先袭寿阳。九月壬戌，夜至寿阳，攻其郛，斩关而入，一日战九合，为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，邃以援绝拔还。于是邃复整兵，收集士卒，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。邃自为黄袍骑，先攻狄丘、甓城、黎浆等城，皆拔之。屠安成、马头、沙陵等戍。是冬，始脩芍陂。明年，复破魏新蔡郡，略地至于郑城，汝颍之间，所在响应。魏寿阳守将长孙稚、河间王元琛率众五万，出城挑战。邃勒诸将为四甄以待之，令直阁将军李祖怜伪遁以引稚，稚等悉众追之，四甄竞发，魏众大败。斩首万余级。稚等奔走，闭门自固，不敢复出。其年五月，卒于军中。追赠侍中、左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七百户。谥曰烈。

邃少言笑，沉深有思略，为政宽明，能得士心。居身方正有威重，将吏惮之，少敢犯法。及其卒也，淮、肥间莫不流涕，以为邃不死，洛阳不足拔也。

子之礼，字子义，自国子生推第，补邵陵王国左常侍、信威行参军。王为南兗，除长流参军，未行，仍留宿卫，补直阁将军。丁父忧，服阕袭封，因请随军讨寿阳，除云麾将军，迁散骑常侍。又别攻魏广陵城，平之，除信武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加轻车将军，除黄门侍郎，迁中军宣城王司马。寻为都督北徐、仁、睢三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征太子左卫率，兼卫尉卿，转少府卿。卒，谥曰壮。子政，承圣中，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。江陵陷，随例入西魏。

之高字如山，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。起家州从事、新都令、奉朝请，迁参军。

颇读书，少负意气，常随叔父邃征讨，所在立功，甚为邃所器重，戎政咸以委焉。

寿阳之役，邃卒于军所，之高隶夏侯夔，平寿阳，仍除平北豫章长史、梁郡太守，封都城县男，邑二百五十户。时魏汝阴来附，敕之高应接，仍除假节、飚勇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士民夜反，逾城而入，之高率家僮与麾下奋击，贼乃散走。父忧还京。

起为光远将军，合讨阴陵盗贼，平之，以为谯州刺史。又还为左军将军，出为南谯太守、监北徐州，迁员外散骑常侍。寻除雄信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余如故。侯景乱，之高率众入援，南豫州刺史、鄱阳嗣王范命之高总督江右援军诸军事，顿于张公洲。

柳仲礼至横江，之高遣船舸二百余艘迎致仲礼，与韦粲等俱会青塘立营，据建兴苑。

及城陷，之高还合肥，与鄱阳王范西上。稍至新蔡，众将一万，未有所属。元帝遣萧慧正召之，以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。到江陵，承制除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时年七十三。赠侍中、仪同三司，鼓吹一部。谥曰恭。子畿，累官太子右卫率、隽州刺史。西魏攻陷江陵，畿力战死之。

之平字如原，之高第五弟。少亦随邃征讨，以军功封都亭侯。历武陵王常侍、扶风、弘农二郡太守，不行，除谯州长史、阳平太守。拒侯景，城陷后，迁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太子詹事。

之横字如岳，之高第十三弟也。少好宾游，重气侠，不事产业。之高以其纵诞，乃为狭被蔬食以激厉之。之横叹曰：“大丈夫富贵，必作百幅被。”遂与僮属数百人，于芍陂大营田墅，遂致殷积。太宗在东宫，闻而要之，以为河东王常侍、直殿主帅，迁直阁将军。侯景乱，出为贞威将军，隶鄱阳王范讨景。景济江，仍与范长子嗣入援。连营度淮，据东城。京都陷，退还合肥，与范溯流赴湓城。景遣任约上逼晋熙，范令之横下援，未及至，范薨，之横乃还。

时寻阳王大心在江州，范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袭湓城，之横斩思立而拒大心。大心以州降景。之横率众与兄之高同归元帝，承制除散骑常侍、廷尉卿，出为河东内史。又随王僧辩拒侯景于巴陵，景退，迁持节、平北将军、东徐州刺史，中护军，封豫宁侯，邑三千户。又随僧辩追景，平郢、鲁、江、晋等州，恒为前锋陷阵。仍至石头，破景，景东奔，僧辩令之横与杜掞入守台城。及陆纳据湘州叛，又隶王僧辩南讨焉。于阵斩纳将李贤明，遂平之。又破武陵王于硖口。还除吴兴太守，乃作百幅被，以成其初志。

后江陵陷，齐遣上党王高涣挟贞阳侯攻东关，晋安王方智承制，以之横为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都督众军，给鼓吹一部，出守蕲城。之横营垒未周，而齐军大至，兵尽矢穷，遂于阵没，时年四十一。赠侍中、司空公，谥曰忠壮。子凤宝嗣。

夏侯亶，字世龙，车骑将军详长子也。齐初，起家奉朝请。永元末，详为西中郎南康王司马，随府镇荆州，亶留京师，为东昏听政主帅。及崔慧景作乱，亶以捍御功，除骁骑将军。及高祖起师，详与长史萧颖胄协同义举，密遣信下都迎亶，亶乃赍宣德皇后令，令南康王纂承大统，封十郡为宣城王，进位相国，置僚属，选百官。建康城平，以亶为尚书吏部郎，俄迁侍中，奉玺于高祖。天监元年，出为宣城太守。寻入为散骑常侍，领右骁骑将军。六年，出为平西始兴王长史、南郡太守，父忧解职。居丧尽礼，庐于墓侧，遗财悉推诸弟。八年，起为持节、督司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司州刺史，领安陆太守。服阕，袭封豊城县公。居州甚有威惠，为边人所悦服。十二年，以本号还朝，除都官尚书，迁给事中、右卫将军、领豫州大中正。

十五年，出为信武将军、安西长史、江夏太守。十七年，入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，迁左卫将军，领前军将军。俄出为明威将军、吴兴太守。在郡复有惠政，吏民图其像，立碑颂美焉。普通三年，入为散骑常侍，领右骁骑将军，转太府卿，常侍如故。以公事免，未几，优诏复职。五年，迁中护军。

六年，大举北伐。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帅谯州刺史湛僧智、历阳太守明绍世、南谯太守鱼弘、晋熙太守张澄，并世之骁将，自南道伐寿阳城，未克而邃卒。乃加亶使持节，驰驿代邃，与魏将河间王元琛、临淮王元彧等相拒，频战克捷。寻有密敕，班师合肥，以休士马，须堰成复进。七年夏，淮堰水盛，寿阳城将没，高祖复遣北道军元树帅彭宝孙、陈庆之等稍进，亶帅湛僧智、鱼弘、张澄等通清流涧，将入淮、肥。魏军夹肥筑城，出亶军后，亶与僧智还袭，破之。进攻黎浆，贞威将军韦放自北道会焉。两军既合，所向皆降下。凡降城五十二，获男女口七万五千人，米二十万石。诏以寿阳依前代置豫州，合肥镇改为南豫州，以亶为使持节、都督豫州缘淮南豫霍义定五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豫、南豫二州刺史。寿春久罹兵荒，百姓多流散，亶轻刑薄赋，务农省役，顷之民户充复。大通二年，进号平北将军。三年，卒于州镇。高祖闻之，即日素服举哀，赠车骑将军。谥曰襄。州民夏侯简等五百人表请为亶立碑置祠，诏许之。

亶为人美风仪，宽厚有器量，涉猎文史，辩给能专对。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，辞日，亶侍御坐，高祖谓亶曰：“夏侯溢于卿疏近？”禀答曰：“是臣从弟。”高祖知溢于亶已疏，乃曰：“卿伧人，好不辨族从。”亶对曰：“臣闻服属易疏，所以不忍言族。”时以为能对。

亶历为六郡三州，不修产业，禄赐所得，随散亲故。性俭率，居处服用，充足而已，不事华侈。晚年颇好音乐，有妓妾十数人，并无被服姿容。每有客，常隔帘奏之，时谓帘为夏侯妓衣也。

亶二子：谊，损。谊袭封豊城公，历官太子舍人，洗马。太清中，侯景入寇，谊与弟损帅部曲入城，并卒围内。

夔字季龙，亶弟也。起家齐南康王府行参军。中兴初，迁司徒属。天监元年，为太子洗马，中舍人，中书郎。丁父忧，服阕，除大匠卿，知造太极殿事。普通元年，为邵陵王信威长史，行府国事。其年，出为假节、征远将军，随机北讨，还除给事黄门侍郎。二年，副裴邃讨义州，平之。三年，代兄亶为吴兴太守，寻迁假节、征远将军、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七年，征为卫尉，未拜，改授持节、督司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司州刺史，领安陆太守。

八年，敕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、直阁将军任思祖出义阳道，攻平静、穆陵、阴山三关，克之。是时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，入其郛。魏将元显伯率军赴援，僧智逆击破之，夔自武阳会僧智，断魏军归路。庆和于内筑栅以自固，及夔至，遂请降。夔让僧智，僧智曰：“庆和志欲降公，不愿降僧智，今往必乖其意；且僧智所将为乌合募人，不可御之以法。公持军素严，必无犯令，受降纳附，深得其宜。”于是夔乃登城拔魏帜，建官军旗鼓，众莫敢妄动，庆和束兵以出，军无私焉。凡降男女口四万余人，粟六十万斛，余物称是。显伯闻之夜遁，众军追之，生擒二万余人，斩获不可胜数。诏以僧智领东豫州，镇广陵。夔引军屯安阳。夔又遣偏将屠楚城，尽俘其众，由是义阳北道遂与魏绝。

大通二年，魏郢州刺史元愿达请降，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树往迎愿达，夔亦自楚城会之，遂留镇焉。诏改魏郢州为北司州，以夔为刺史，兼督司州。三年，迁使持节，进号仁威将军，封保城县侯，邑一千五百户。中大通二年，征为右卫将军，丁所生母忧去职。

时魏南兗州刺史刘明以谯城入附，诏遣镇北将军元树帅军应接，起夔为云麾将军，随机北讨。寻授使持节、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南豫州刺史。六年，转使持节、督豫、淮、陈、颍、建、霍、义七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。豫州积岁寇戎，人颇失业，夔乃帅军人于苍陵立堰，溉田千余顷。岁收谷百余万石，以充储备，兼赡贫人，境内赖之。夔兄亶先经此任，至是夔又居焉。兄弟并有恩惠于乡里，百姓歌之曰：“我之有州，频仍夏侯；前兄后弟，布政优优。”在州七年，甚有声绩，远近多附之。有部曲万人，马二千匹，并服习精强，为当时之盛。性奢豪，后房伎妾曳罗縠饰金翠者亦有百数。爱好人士，不以贵势自高，文武宾客常满坐，时亦以此称之。

大同四年，卒于州，时年五十六。有诏举哀，赙钱二十万，布二百匹。追赠侍中、安北将军。谥曰桓。

子撰嗣，官至太仆卿。撰弟譒，少粗险薄行，常停乡里，领其父部曲，为州助防，刺史萧渊明引为府长史。渊明彭城战没，复为侯景长史。景寻举兵反，譒前驱济江，顿兵城西士林馆，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，子女财货，尽略有之。渊明在州有四妾，章、于、王、阮，并有国色。渊明没魏，其妾并还京第，譒至，破第纳焉。

鱼弘，襄阳人。身长八尺，白皙美姿容。累从征讨，常为军锋，历南谯、盱眙、竟陵太守。常语人曰：“我为郡，所谓四尽：水中鱼鳖尽，山中麞鹿尽，田中米谷尽，村里民庶尽。丈夫生世，如轻尘栖弱草，白驹之过隙。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！”

于是恣意酣赏，侍妾百余人，不胜金翠，服玩车马，皆穷一时之绝。迁为平西湘东王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，卒官。

韦放，字元直，车骑将军睿之子。初为齐晋安王宁朔迎主簿，高祖临雍州，又召为主簿。放身长七尺七寸，腰带八围，容貌甚伟。天监元年，为盱眙太守，还除通直郎，寻为轻车晋安王中兵参军，迁镇右始兴王谘议参军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袭封永昌县侯，出为轻车南平王长史、襄阳太守。转假节、明威将军、竟陵太守。

在郡和理，为吏民所称。六年，大举北伐，以放为贞威将军，与胡龙牙会曹仲宗进军。七年，夏侯亶攻黎浆不克，高祖复使帅军自北道会寿春城。寻迁云麾南康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放累为籓佐，并著声绩。

普通八年，高祖遣兼领军曹仲宗等攻涡阳，又以放为明威将军，帅师会之。魏大将费穆帅众奄至，放军营未立，麾下止有二百余人。放从弟洵骁果有勇力，一军所仗，放令洵单骑击刺，屡折魏军，洵马亦被伤不能进，放胄又三贯流矢。众皆失色，请放突去。放厉声叱之曰：“今日唯有死耳。”乃免胄下马，据胡床处分。于是士皆殊死战，莫不一当百。魏军遂退，放逐北至涡阳。魏又遣常山王元昭、大将军李奖、乞佛宝、费穆等众五万来援，放率所督将陈度、赵伯超等夹击，大破之。

涡阳城主王纬以城降。放乃登城，简出降口四千二百人，器仗充牜刃；又遣降人三十，分报李奖、费穆等。魏人弃诸营垒，一时奔溃，众军乘之，斩获略尽。擒穆弟超，并王纬送于京师。还为太子右卫率，转通直散骑常侍。出为持节、督梁、南秦二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中大通二年，徙督北徐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，增封四百户，持节、将军如故。在镇三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九。谥曰宜侯。

放性弘厚笃实，轻财好施，于诸弟尤雍睦。每将远别及行役初还，常同一室卧起，时称为“三姜”。初，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，因指为婚姻。其后各产男女，未及成长而率亡，遗嗣孤弱，放常赡恤之。及为北徐州，时有势族请姻者，放曰：“吾不失信于故友。”乃以息岐娶率女，又以女适率子，时称放能笃旧。长子粲嗣，别有传。

史臣曰：裴邃之词采早著，兼思略沉深，夏侯禀之好学辩给，夔之奢豪爱士，韦放之弘厚笃行，并遇主逢时，展其才用矣。及牧州典郡，破敌安边，咸著功绩，允文武之任，盖梁室之名臣欤。

## 列传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

高祖八男：丁贵嫔生昭明太子统，太宗简文皇帝，庐陵威王续；阮修容生世祖孝元皇帝；吴淑媛生豫章王综；董淑仪生南康简王绩；丁充华生邵陵携王纶；葛修容生武陵王纪。综及纪别有传。

南康简王绩，字世谨，高祖第四子。天监八年，封南康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轻车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十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进号仁威将军。绩时年七岁，主者有受货，洗改解书，长史王僧孺弗之觉，绩见而辄诘之，便即时首服，众咸叹其聪警。十六年，征为宣毅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。十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兗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南兗州刺史，在州著称。

寻有诏征还，民曹嘉乐等三百七十人诣阙上表，称绩尤异一十五条，乞留州任，优诏许之，进号北中郎将。普通四年，征为侍中、云麾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五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丁董淑仪忧，居丧过礼，高祖手诏勉之，使摄州任，固求解职，乃征授安右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，寻加护军。羸瘠弗堪视事。

大通三年，因感病薨于任，时年二十五。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给鼓吹一部。谥曰简。

绩寡玩好，少嗜欲，居无仆妾，躬事约俭，所有租秩，悉寄天府。及薨后，府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。

子会理嗣，字长才。少聪慧，好文史。年十一而孤，特为高祖所爱，衣服礼秩与正王不殊。年十五，拜轻车将军、湘州刺史，又领石头戍军事。迁侍中，兼领军将军。寻除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置佐史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兗、北徐、青、冀、东徐、谯七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。太清元年，督众军北讨，至彭城，为魏师所败，退归本镇。

二年，侯景围京邑，会理治严将入援，会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将应其兄正德，外托赴援，实谋袭广陵，会理击破之。方得进路，台城陷，侯景遣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以高祖手敕召会理，其僚佐咸劝距之。会理曰：“诸君心事，与我不同，天子年尊，受制贼虏，今有手敕召我入朝，臣子之心，岂得违背。且远处江北，功业难成，不若身赴京都，图之肘腋。吾计决矣。”遂席卷而行，以城输绍先。至京，景以为侍中、司空、兼中书令。虽在寇手，每思匡复，与西乡侯劝等潜布腹心，要结壮士。

时范阳祖皓斩绍先，据广陵城起义，期以会理为内应。皓败，辞相连及，景矫诏免会理官，犹以白衣领尚书令。

是冬，景往晋熙，景师虚弱，会理复与柳敬礼谋之。敬礼曰：“举大事必有所资，今无寸兵，安可以动？”会理曰：“湖熟有吾旧兵三千余人，昨来相知，克期响集，听吾日定，便至京师。计贼守兵不过千人耳，若大兵外攻，吾等内应，直取王伟，事必有成。纵景后归，无能为也。”敬礼曰“善”，因赞成之。于时百姓厌贼，咸思用命，自丹阳至于京口，靡不同之。后事不果，与弟祁阳侯通理并遇害。

通理字仲宣，位太子洗马，封祁阳侯。

通理弟乂理，字季英，会理第六弟也。生十旬而简王薨，至三岁而能言，见内人分散，涕泣相送，乂理问其故，或曰：“此简王宫人，丧毕去尔。”乂理便号泣，悲不自胜，诸宫人见之，莫不伤感，为之停者三人焉。服阕后，见高祖，又悲泣不自胜。高祖为之流涕，谓左右曰：“此儿大必为奇士。”大同八年，封安乐县侯，邑五百户。

乂理性慷慨，慕立功名，每读书见忠臣烈士，未尝不废卷叹曰：“一生之内，当无愧古人。”博览多识，有文才，尝祭孔文举墓，并为立碑，制文甚美。

太清中，侯景内寇，乂理聚宾客数百，轻装赴南兗州，随兄会理入援，恒亲当矢石，为士卒先。及城陷，又随会理还广陵，因入齐为质，乞师。行二日，会侯景遣董绍先据广陵，遂追会理，因为所获。绍先防之甚严，不得与兄弟相见，乃伪请先还京，得入辞母，谓其姊安固公主曰：“事既如此，岂可合家受毙。兄若至，愿为言之，善为计自勉，勿赐以为念也。家国阽危，虽死非恨，前途亦思立效，但未知天命何如耳！”至京师，以魏降人元贞立节忠正，可以托孤，乃以玉柄扇赠之。

贞怪其故，不受。乂理曰：“后当见忆，幸勿推辞。”会祖皓起兵，乂理奔长芦，收军得千余人。其左右有应贼者，因间劫会理，其众遂骇散，为景所害，时年二十一。元贞始悟其前言，往收葬焉。

庐陵威王续，字世，高祖第五子，天监八年，封庐陵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十年，拜轻车将军、南彭城琅邪太守。十三年，转会稽太守。十六年，为都督江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江州刺史。普通元年，征为宣毅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

续少英果，膂力绝人，驰射游猎，应发命中。高祖常叹曰：“此我之任城也。”

尝与临贺王正德及胡贵通、赵伯超等驰射于高祖前，续冠于诸人，高祖大悦。三年，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雍州刺史。七年，加宣毅将军。中大通二年，又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。续多聚马仗，畜养骁雄，金帛内盈，仓廪外实。

四年，迁安北将军。大同元年，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

三年，征为护军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。五年，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又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郢、司、雍、南、北秦、梁、巴、华九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中大同二年，薨于州，时年四十四。赠司空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，鼓吹一部，谥曰威。长子安嗣。

邵陵携王纶，字世调，高祖第六子也。少聪颖，博学善属文，尤工尺牍。天监十三年，封邵陵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宁远将军、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迁轻车将军、会稽太守。十八年，征为信威将军。普通元年，领石头戍军事，寻为江州刺史。

五年，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兗州，坐事免官夺爵。七年，拜侍中。大通元年，复封爵，寻加信威将军，置佐史。中大通元年，为丹阳尹。四年，为侍中、宣惠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以侵渔细民，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启闻，纶知之，令客戴子高于都巷刺杀之。

智通子诉于阙下，高祖令围纶第，捕子高，纶匿之，竟不出。坐免为庶人。顷之，复封爵。大同元年，为侍中、云麾将军。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定、霍、司四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迁为安前将军、丹阳尹。中大同元年，出为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

太清二年，进位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侯景构逆，加征讨大都督，率众讨景。将发，高祖诫曰：“侯景小竖，颇习行阵，未可以一战即殄，当以岁月图之。”

纶次钟离，景已度采石。纶乃昼夜兼道，游军入赴。济江中流，风起，人马溺者十一二。遂率宁远将军西豊公大春、新淦公大成等，步骑三万，发自京口。将军赵伯超曰：“若从黄城大道，必与贼遇，不如径路直指钟山，出其不意。”纶从之。众军奄至，贼徒大骇，分为三道攻纶，纶与战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翌日，贼又来攻，相持日晚，贼稍引却，南安侯骏以数十骑驰之。贼回拒骏，骏部乱。贼因逼大军，军遂溃。纶至钟山，众裁千人，贼围之，战又败，乃奔还京口。

三年春，纶复与东扬州刺史大连等入援，至于骠骑洲。进位司空。台城陷，奔禹穴。大宝元年，纶至郢州，刺史南平王恪让州于纶，纶不受，乃上纶为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纶于是置百官，改厅事为正阳殿。数有灾怪，纶甚恶之。时元帝围河东王誉于长沙既久，内外断绝，纶闻其急，欲往救之，为军粮不继，遂止。乃与世祖书曰：

伏以先朝圣德，孝治天下，九亲雍睦，四表无怨，诚为国政，实亦家风。唯余与尔，同奉神训，宜敦旨喻，共承无改。且道之斯美，以和为贵，况天时地利，不及人和，岂可手足肱支，自相屠害。日者闻誉专情失训，以幼陵长，湘、峡之内，遂至交锋。方等身遇乱兵，毙于行阵，殒于吴局。方此非冤，闻问号怛，惟增摧愤，念以兼悼，当何可称。吾在州所居遥隔，虽知其状，未喻所然。及届此籓，备加觌访，咸云誉应接多替，兵粮闭壅；弟教亦不悛，故兴师以伐。誉未识大体，意断所行，虽存急难，岂知窃思。不能礼争，复以兵来。萧墙兴变，体亲成敌，一朝至此，能不鸣呼。既有书问，云雨传流，噂沓其间，委悉无因详究。

方今社稷危耻，创巨痛深，人非禽虫，在知君父。即日大敌犹强，天仇未雪，余尔昆季，在外三人，如不匡难，安用臣子。唯应剖心尝胆，泣血枕戈，感誓苍穹，凭灵宗祀，昼谋夕计，共思匡复。至于其余小忿，或宜宽贷。诚复子憾须臾，将奈国冤未逞。正当轻重相推，小大易夺，遣无益之情，割下流之悼，弘豁以理，通识勉之。今已丧钟山，复诛犹子，将非扬汤止沸，吞冰疗寒。若以誉之无道，近远同疾，弟复效尤，攸非独罪。幸宽于众议，忍以事宁。如使外寇未除，家祸仍构，料今访古，未或弗亡。

夫征战之理，义在克胜；至于骨肉之战，愈胜愈酷，捷则非功，败则有丧，劳兵损义，亏失多矣。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，正为籓屏盘固，宗镇强密。若自相鱼肉，是代景行师。景便不劳兵力，坐致成效，丑徒闻此，何快如之！又庄铁小竖作乱，久挟观宁、怀安二侯，以为名号，当阳有事克掣，殊废备境。第闻征伐，复致分兵，便是自于瓜州至于湘、雍，莫非战地，悉以劳师。侯景卒承虚藉衅，浮江豕突，岂不表裹成虞，首尾难救？可为寒心，其事已切。弟若苦陷洞庭，兵戈不戢，雍州疑迫，何以自安？必引进魏军，以求形援。侯景事等内痈，西秦外同瘤肿。直置关中，已为咽气，况复贪狼难测，势必侵吞。弟若不安，家国去矣。吾非有深鉴，独能弘理，正是采藉风谣，博参物论，咸以为疑，皆欲解体故耳。

自我国五十许年，恩格玄穹，德弥赤县，虽有逆难，未乱邕熙。溥天率土，忠臣愤慨，比屋罹祸，忠义奋发，无不抱甲负戈，冲冠裂眦，咸欲事刂刃于侯景腹中，所须兵主唱耳。今人皆乐死，赴者如流。弟英略振远，雄伯当代，唯德唯艺，资文资武，拯溺济难，朝野咸属，一匡九合，非弟而谁？岂得自违物望，致招群！其间患难，具如所陈。斯理皎然，无劳请箸；验之以实，宁须确引。吾所以间关险道，出自东川，政谓上游诸籓，必连师狎至，庶以残命，预在行间；及到九江，安北兄遂溯流更上，全由饩馈悬断，卒食半菽，阻以菜色，无因进取。侯景方延假息，复缓诛刑，信增号愤，启处无地。计潇湘谷粟，犹当红委，若阻弟严兵，唯事交切，至于运转，恐无暇发遣。即日万心慊望，唯在民天，若遂等西河，时事殆矣！必希令弟豁照兹途，解汨川之围，存社稷之计，使其运输粮储，应赡军旅，庶协力一举，指日宁泰。宗庙重安，天下清复，推弟之功，岂非幸甚。吾才懦兵寡，安能为役，所寄令弟，庶得申情，朝闻夕死，万殒何恨。聊陈闻见，幸无怪焉。临纸号迷，诸失次绪。

世祖复书，陈河东有罪，不可解围之状。纶省书流涕曰：“天下之事，一至于斯！”左右闻之，莫不掩泣。于是大修器甲，将讨侯景。元帝闻其强盛，乃遣王僧辩帅舟师一万以逼纶，纶将刘龙武等降僧辩，纶军溃，遂与子踬等十余人轻舟走武昌。

时纶长史韦质、司马姜律先在于外，闻纶败，驰往迎之。于是复收散卒，屯于齐昌郡，将引魏军共攻南阳。侯景将任约闻之，使铁骑二百袭纶，纶无备，又败走定州。定州刺史田龙祖迎纶，纶以龙祖荆镇所任，惧为所执，复归齐昌。行至汝南，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，纶之故吏，闻纶败，开城纳之。纶乃修浚城池，收集士卒，将攻竟陵。西魏安州刺史马岫闻之，报于西魏，西魏遣大将军杨忠、仪同侯几通率众赴焉。二年二月，忠等至于汝南，纶婴城自守。会天寒大雪，忠等攻不能克，死者甚众。后李素中流矢卒，城乃陷。忠等执纶，纶不为屈，遂害之。投于江岸，经日颜色不变，鸟兽莫敢近焉。时年三十三。百姓怜之，为立祠庙，后世祖追谥曰携。

长子坚，字长白。大同元年，以例封汝南侯，邑五百户。亦善草隶，性颇庸短。

侯景围城，坚屯太阳门，终日蒲饮，不抚军政。吏士有功，未尝申理，疫疠所加，亦不存恤，士咸愤怨。太清三年三月，坚书佐董勋华、白昙朗等以绳引贼登楼，城遂陷，坚遇害。

弟确，字仲正。少骁勇，有文才。大同二年，封为正阶侯，邑五百户，后徙封永安。常在第中习骑射，学兵法，时人皆以为狂。左右或以进谏，确曰：“听吾为国家破贼，使汝知之。”除秘书丞，太子中舍人。

钟山之役，确苦战，所向披靡，群虏惮之。确每临阵对敌，意气详赡。带甲据鞍，自朝及夕，驰骤往反，不以为劳，诸将服其壮勇。及侯景乞盟，确在外，虑为后患，启求召确入城。诏乃召确为南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增封二千户。确知此盟多贰，城必沦没，因欲南奔。携王闻之，逼确使入，确犹不肯。携王流涕谓曰：“汝欲反邪！”时台使周石珍在坐，确谓石珍曰：“侯景虽云欲去，而不解长围，以意而推，其事可见。今召我入，未见其益也。”石珍曰：“敕旨如此，侯岂得辞？”

确执意犹坚，携王大怒，谓赵伯超曰：“谯州，卿为我斩之，当赉首赴阙。”伯超挥刃眄确曰：“我识君耳，刀岂识君？”确于是流涕而出，遂入城。及景背盟复围城，城陷，确排闼入，启高祖曰：“城已陷矣。”高祖曰：“犹可一战不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臣向者亲格战，势不能禁，自缒下城，仅得至此。”高祖叹曰：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。”乃使确为慰劳文。

确既出见景，景爱其膂力，恒令在左右。后从景行，见天上飞鸢，群虏争射不中，确射之，应弦而落。贼徒忿嫉，咸劝除之。先是携王遣人密导确，确谓使者曰：“侯景轻佻，可一夫力致，确不惜死，正欲手刃之；但未得其便耳。卿还启家王，愿勿以为念也。”事未遂而为贼所害。

史臣曰：自周、汉广树籓屏，固本深根；高祖之封建，将遵古制也。南康、庐陵并以宗室之贵，据磐石之重，绩以孝著，续以勇闻。纶聪警有才学，性险躁，屡以罪黜，及太清之乱，忠孝独存，斯可嘉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顾协 徐摛 鲍泉

裴子野，字几原，河东闻喜人，晋太子左率康八世孙。兄黎，弟楷、绰，并有盛名，所谓“四裴”也。曾祖松之，宋太中大夫。祖骃，南中郎外兵参军。父昭明，通直散骑常侍。子野生而偏孤，为祖母所养，年九岁，祖母亡，泣血哀恸，家人异之。少好学，善属文。起家齐武陵王国左常侍，右军江夏王参军，遭父忧去职。居丧尽礼，每之墓所，哭泣处草为之枯，有白兔驯扰其侧。天监初，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行，将表奏之，会云卒，不果。乐安任昉有盛名，为后进所慕，游其门者，昉必相荐达。子野于昉为从中表，独不至，昉亦恨焉。久之，除右军安成王参军，俄迁兼廷尉正。时三官通署狱牒，子野尝不在，同僚辄署其名，奏有不允，子野从坐免职。或劝言诸有司，可得无咎。子野笑而答曰：“虽惭柳季之道，岂因讼以受服。”

自此免黜久之，终无恨意。

二年，吴平侯萧景为南兗州刺史，引为冠军录事，府迁职解。时中书范缜与子野未遇，闻其行业而善焉。会迁国子博士，乃上表让之曰：“伏见前冠军府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，年四十，字几原，幼禀至人之行，长厉国士之风。居丧有礼，毁瘠几灭，免忧之外，蔬水不进。栖迟下位，身贱名微，而性不憛憛，情无汲汲，是以有识嗟推，州闾叹服。且家传素业，世习儒史，苑囿经籍，游息文艺。著《宋略》二十卷，弥纶首尾，勒成一代，属辞比事，有足观者。且章句洽悉，训故可传。脱置之胶庠，以弘奖后进，庶一夔之辩可寻，三豕之疑无谬矣。伏惟皇家淳耀，多士盈庭，官人迈乎有妫，棫朴越于姬氏，苟片善宜录，无论厚薄，一介可求，不由等级。臣历观古今人君，钦贤好善，未有圣朝孜孜若是之至也。敢缘斯义，轻陈愚瞽，乞以臣斯忝，回授子野。如此，则贤否之宜，各全其所，讯之物议，谁曰不允。臣与子野虽未尝衔杯，访之邑里，差非虚谬，不胜慺慺微见，冒昧陈闻。伏愿陛下哀怜悾款，鉴其愚实，干犯之愆，乞垂赦宥。”有司以资历非次，弗为通。寻除尚书比部郎，仁威记室参军。出为诸暨令，在县不行鞭罚，民有争者，示之以理，百姓称悦，合境无讼。

初，子野曾祖松之，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《宋史》，未及成而卒，子野常欲继成先业。及齐永明末，沈约所撰《宋书》既行，子野更删撰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

其叙事评论多善，约见而叹曰：“吾弗逮也。”兰陵萧琛、北地傅昭、汝南周舍咸称重之。至是，吏部尚书徐勉言之于高祖，以为著作郎，掌国史及起居注。顷之，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寻除通直正员郎，著作、舍人如故。又敕掌中书诏诰。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，遣使由岷山道入贡。此二国历代弗宾，莫知所出。子野曰：“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。服虔《注》云：‘白题，胡名也。’又汉定远侯击虏，八滑从之，此其后乎。”时人服其博识。敕仍使撰《方国使图》，广述怀来之盛，自要服至于海表，凡二十国。

子野与沛国刘显、南阳刘之遴、陈郡殷芸、陈留阮孝绪、吴郡顾协、京兆韦棱，皆博极群书，深相赏好，显尤推重之。时吴平侯萧劢、范阳张缵，每讨论坟籍，咸折中于子野焉。普通七年，王师北伐，敕子野为喻魏文，受诏立成，高祖以其事体大，召尚书仆射徐勉、太子詹事周舍、鸿胪卿刘之遴、中书侍郎硃异，集寿光殿以观之，时并叹服。高祖目子野而言曰：“其形虽弱，其文甚壮。”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，其夜受旨，子野谓可待旦方奏，未之为也。及五鼓，敕催令开斋速上，子野徐起操笔，昧爽便就。既奏，高祖深嘉焉。自是凡诸符檄，皆令草创。子野为文典而速，不尚丽靡之词。其制作多法古，与今文体异，当时或有诋诃者，及其末皆翕然重之。或问其为文速者，子野答云：“人皆成于手，我独成于心，虽有见否之异，其于刊改一也。”

俄迁中书侍郎，余如故。大通元年，转鸿胪卿，寻领步兵校尉。子野在禁省十余年，静默自守，未尝有所请谒，外家及中表贫乏，所得俸悉分给之。无宅，借官地二亩，起茅屋数间。妻子恒苦饥寒，唯以教诲为本，子侄祗畏，若奉严君。末年深信释氏，持其教戒，终身饭麦食蔬。中大通二年，卒官，年六十二。

先是子野自克死期，不过庚戌岁。是年自省移病，谓同官刘之亨曰：“吾其逝矣。”遗命俭约，务在节制。高祖悼惜，为之流涕。诏曰：“鸿胪卿、领步兵校尉、知著作郎、兼中书通事舍人裴子野，文史足用，廉白自居，劬劳通事，多历年所。

奄致丧逝，恻怆空怀。可赠散骑常侍，赙钱五万，布五十匹，即日举哀。谥曰贞子。”

子野少时，《集注丧服》、《续裴氏家传》各二卷，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，又敕撰《众僧传》二十卷，《百官九品》二卷，《附益谥法》一卷，《方国使图》一卷，文集二十卷，并行于世。又欲撰《齐梁春秋》，始草创，未就而卒。子謇，官至通直郎。

顾协，字正礼，吴郡吴人也。晋司空和七世孙。协幼孤，随母养于外氏。外从祖宋右光禄张永尝携内外孙侄游虎丘山，协年数岁，永抚之曰：“儿欲何戏？”协对曰：“儿正欲枕石漱流。”永叹息曰：“顾氏兴于此子。”既长，好学，以精力称。外氏诸张多贤达有识鉴，从内弟率尤推重焉。

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，兼太学博士。举秀才，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：“江左以来，未有此作。”迁安成王国左常侍，兼廷尉正。太尉临川王闻其名，召掌书记，仍侍西豊侯正德读。正德为巴西、梓潼郡，协除所部安都令。未至县，遭母忧。

服阕，出补西阳郡丞。还除北中郎行参军，复兼廷尉正。久之，出为庐陵郡丞，未拜。会西豊侯正德为吴郡，除中军参军，领郡五官，迁轻车湘东王参军事，兼记室。

普通六年，正德受诏北讨，引为府录事参军，掌书记。

军还，会有诏举士，湘东王表荐协曰：“臣闻贡玉之士，归之润山；论珠之人，出于枯岸。是以刍荛之言，择于廊庙者也。臣府兼记室参军吴郡顾协，行称乡闾，学兼文武，服膺道素，雅量邃远，安贫守静，奉公抗直，傍阙知己，志不自营，年方六十，室无妻子。臣欲言于官人，申其屈滞，协必苦执贞退，立志难夺，可谓东南之遗宝矣。伏惟陛下未明求衣，思贤如渴，爰发明诏，各举所知。臣识非许、郭，虽无知人之鉴，若守固无言，惧贻蔽贤之咎。昔孔愉表韩绩之才，庾亮荐翟汤之德，臣虽未齿二臣，协实无惭两士。”即召拜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累迁步兵校尉，守鸿胪卿，员外散骑常侍，卿、舍人并如故。大同八年，卒，时年七十三。

高祖悼惜之，手诏曰：“员外散骑常侍、鸿胪卿、兼中书通事舍人顾协，廉洁自居，白首不衰，久在省闼，内外称善。奄然殒丧，恻怛之怀，不能已已。傍无近亲，弥足哀者。大殓既毕，即送其丧柩还乡，并营冢椁，并皆资给，悉使周办。可赠散骑常侍，令便举哀。谥曰温子。”

协少清介有志操。初为廷尉正，冬服单薄，寺卿蔡法度谓人曰：“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，恐顾郎难衣食者。”竟不敢以遗之。及为舍人，同官者皆润屋，协在省十六载，器服饮食，不改于常。有门生始来事协，知其廉洁，不敢厚饷，止送钱二千，协发怒，杖二十，因此事者绝于馈遗。自丁艰忧，遂终身布衣蔬食。少时将娉舅息女，未成婚而协母亡，免丧后不复娶。至六十余，此女犹未他适，协义而迎之。

晚虽判合，卒无胤嗣。

协博极群书，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。撰《异姓苑》五卷，《琐语》十卷，并行于世。

徐摛，字士秀，东海郯人也。祖凭道，宋海陵太守。父超之，天监初仕至员外散骑常侍。摛幼而好学，及长，遍览经史。属文好为新变，不拘旧体。起家太学博士，迁左卫司马。会晋安王纲出戍石头，高祖谓周舍曰：“为我求一人，文学俱长兼有行者，欲令与晋安游处。”舍曰：“臣外弟徐摛，形质陋小，若不胜衣，而堪此选。”高祖曰：“必有仲宣之才，亦不简其容貌。”以摛为侍读。后王出镇江州，仍补云麾府记室参军，又转平西府中记室。王移镇京口，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，带郯令，以母忧去职。王为丹阳尹，起摛为秣陵令。普通四年，王出镇襄阳，摛固求随府西上，迁晋安王谘议参军。大通初，王总戎北伐，以摛兼宁蛮府长史，参赞戎政，教命军书，多自摛出。王入为皇太子，转家令，兼掌管记，寻带领直。

摛文体既别，春坊尽学之，“宫体”之号，自斯而起。高祖闻之怒，召摛加让，及见，应对明敏，辞义可观，高祖意释。因问《五经》大义，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，末论释教。摛商较纵横，应答如响，高祖甚加叹异，更被亲狎，宠遇日隆。领军硃异不说，谓所亲曰：“徐叟出入两宫，渐来逼我，须早为之所。”遂承间白高祖曰：“摛年老，又爱泉石，意在一郡，以自怡养。”高祖谓摛欲之，乃召摛曰：“新安大好山水，任昉等并经为之，卿为我卧治此郡。”中大通三年，遂出为新安太守。至郡，为治清静，教民礼义，劝课农桑，期月之中，风俗便改。秩满，还为中庶子，加戎昭将军。

是时临城公纳夫人王氏，即太宗妃之侄女也。晋宋已来，初婚三日，妇见舅姑，众宾皆列观，引《春秋》义云“丁丑，夫人姜氏至。戊寅，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”。

戊寅，丁丑之明日，故礼官据此，皆云宜依旧贯。太宗以问摛，摛曰：“《仪礼》云‘质明赞见妇于舅姑’。《杂记》又云‘妇见舅姑，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’。政言妇是外宗，未审娴令，所以停坐三朝，观其七德。舅延外客，姑率内宾，堂下之仪，以备盛礼。近代妇于舅姑，本有戚属，不相瞻看。夫人乃妃侄女，有异他姻，觌见之仪，谓应可略。”太宗从其议。除太子左卫率。

太清三年，侯景攻陷台城，时太宗居永福省，贼众奔入，举兵上殿，侍卫奔散，莫有存者。摛独嶷然侍立不动，徐谓景曰：“侯公当以礼见，何得如此。”凶威遂折。侯景乃拜，由是常惮摛。太宗嗣位，进授左卫将军，固辞不拜。太宗后被幽闭，摛不获朝谒，因感气疾而卒，年七十八。长子陵，最知名。

鲍泉，字润岳，东海人也。父机，湘东王谘议参军。泉博涉史传，兼有文笔。

少事元帝，早见擢任。及元帝承制，累迁至信州刺史。太清三年，元帝命泉征河东王誉于湘州，泉至长沙，作连城以逼之，誉率众攻泉，泉据栅坚守，誉不能克。泉因其弊出击之，誉大败，尽俘其众，遂围其城，久未能拔。世祖乃数泉罪，遣平南将军王僧辩代泉为都督。僧辩至，泉愕然，顾左右曰：“得王竟陵助我经略，贼不足平矣。”僧辩既入，乃背泉而坐，曰：“鲍郎有罪，令旨使我锁卿，卿勿以故意见期。”因出令示泉，锁之床下。泉曰：“稽缓王师，甘罪是分，但恐后人更思鲍泉之愦愦耳。”乃为启谢淹迟之罪。世祖寻复其任，令与僧辩等率舟师东逼邵陵王于郢州。

郢州平，元帝以长子方诸为刺史，泉为长史，行府州事。侯景密遣将宋子仙、任约率精骑袭之。方诸与泉不恤军政，唯蒲酒自乐，贼骑至，百姓奔告，方诸与泉方双陆，不信，曰：“徐文盛大军在东，贼何由得至？”既而传告者众，始令阖门。

贼纵火焚之，莫有抗者，贼骑遂入，城乃陷。执方诸及泉送之景所。后景攻王僧辩于巴陵，不克，败还，乃杀泉于江夏，沉其尸于黄鹄矶。

初，泉之为南讨都督也，其友人梦泉得罪于世祖，觉而告之。后未旬，果见囚执。顷之，又梦泉著硃衣而行水上，又告泉曰：“君勿忧，寻得免矣。”因说其梦，泉密记之，俄而复见任，皆如其梦。

泉于《仪礼》尤明，撰《新仪》四十卷，行于世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阮孝绪常言，仲尼论四科，始乎德行，终乎文学。有行者多尚质朴，有文者少蹈规矩，故卫、石靡余论可传，屈、贾无立德之誉。若夫宪章游、夏，祖述回、骞，体兼文行，于裴几原见之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五 袁昂子君正

袁昂，字千里，陈郡阳夏人。祖询，宋征虏将军、吴郡太守，父抃，冠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泰始初，举兵奉晋安王子勋，事败诛死。昂时年五岁，乳媪携抱匿于庐山，会赦得出，犹徙晋安。至元徽中听还，时年十五。初，抃败，传首京师，藏于武库，至是始还之。昂号恸呕血，绝而复苏，从兄彖尝抚视抑譬，昂更制服，庐于墓次。后与彖同见从叔司徒粲，粲谓彖曰：“其幼孤而能至此，故知名器自有所在。”

齐初，起家冠军安成王行参军，迁征虏主簿，太子舍人，王俭镇军府功曹史。

俭时为京尹，经于后堂独引见昂，指北堂谓昂曰：“卿必居此。”累迁秘书丞，黄门侍郎。昂本名千里，齐永明中，武帝谓之曰：“昂昂千里之驹，在卿有之，今改卿名为昂。即千里为字。”出为安南鄱阳王长史、寻阳公相。还为太孙中庶子、卫军武陵王长史。

丁内忧，哀毁过礼。服未除而从兄彖卒。昂幼孤，为彖所养，乃制期服。人有怪而问之者，昂致书以喻之曰：“窃闻礼由恩断，服以情申。故小功他邦，加制一等，同爨有缌，明之典籍。孤子夙以不天，幼倾乾廕，资敬未奉，过庭莫承。藐藐冲人，未达硃紫。从兄提养训教，示以义方，每假其谈价，虚其声誉，得及人次，实亦有由。兼开拓房宇，处以华旷，同财共有，恣其取足。尔来三十余年，怜爱之至，无异于己。姊妹孤侄，成就一时，笃念之深，在终弥固，此恩此爱，毕壤不追。

既情若同生，而服为诸从，言心即事，实未忍安。昔马棱与弟毅同居，毅亡，棱为心服三年。由也之不除丧，亦缘情而致制，虽识不及古，诚怀感慕。常愿千秋之后，从服期齐；不图门衰，祸集一旦，草土残息，复罹今酷，寻惟恸绝，弥剧弥深。今以余喘，欲遂素志，庶寄其罔慕之痛，少申无已之情。虽礼无明据，乃事有先例，率迷而至，必欲行之。君问礼所归，谨以谘白。临纸号哽，言不识次。”

服阕，除右军邵陵王长史，俄迁御史中丞。时尚书令王晏弟诩为广州，多纳赇货，昂依事劾奏，不惮权豪，当时号为正直。出为豫章内史，丁所生母忧去职。以丧还，江路风浪暴骇，昂乃缚衣著柩，誓同沉溺。及风止，余船皆没，唯昂所乘船获全，咸谓精诚所致。葬讫，起为建武将军、吴兴太守。

永元末，义师至京师，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，昂独拒境不受命。高祖手书喻曰：“夫祸福无门，兴亡有数，天之所弃，人孰能匡？机来不再，图之宜早。顷藉听道路，承欲狼顾一隅，既未悉雅怀，聊申往意。独夫狂悖，振古未闻，穷凶极虐，岁月滋甚。天未绝齐，圣明启运，兆民有赖，百姓来苏。吾荷任前驱，扫除京邑，方拨乱反正，伐罪吊民，至止以来，前无横阵。今皇威四临，长围已合，遐迩毕集，人神同奋。锐卒万计，铁马千群，以此攻战，何往不克。况建业孤城，人怀离阻，面缚军门，日夕相继，屠溃之期，势不云远。兼荧惑出端门，太白入氐室，天文表于上，人事符于下，不谋同契，实在兹辰。且范岫、申胄，久荐诚款，各率所由，仍为掎角，沈法瑀、孙肸、硃端，已先肃清吴会，而足下欲以区区之郡，御堂堂之师，根本既倾，枝叶安附？童儿牧竖，咸谓其非，求之明鉴，实所未达。今竭力昏主，未足为忠，家门屠灭，非所谓孝，忠孝俱尽，将欲何依？岂若翻然改图，自招多福，进则远害全身，退则长守禄位。去就之宜，幸加详择。若执迷遂往，同恶不悛，大军一临，诛及三族。虽贻后悔，宁复云补？欲布所怀，故致今白。”昂答曰：“都史至，辱诲。承藉以众论，谓仆有勤王之举，兼蒙诮责，独无送款，循复严旨，若临万仞。三吴内地，非用兵之所，况以偏隅一郡，何能为役？近奉敕，以此境多虞，见使安慰。自承麾旆届止，莫不膝袒军门，惟仆一人敢后至者，政以内揆庸素，文武无施，直是东国贱男子耳。虽欲献心，不增大师之勇；置其愚默，宁沮众军之威。幸藉将军含弘之大，可得从容以礼。窃以一飡微施，尚复投殒，况食人之禄，而顿忘一旦。非惟物议不可，亦恐明公鄙之，所以踌躇，未遑荐璧。遂以轻微，爰降重命，震灼于心，忘其所厝，诚推理鉴，犹惧威临。”建康城平，昂束身诣阙，高祖宥之不问也。

天监二年，以为后军临川王参军事。昂奉启谢曰：“恩降绝望之辰，庆集寒心之日，焰灰非喻，荑枯未拟，抠衣聚足，颠狈不胜。臣遍历三坟，备详六典，巡校赏罚之科，调检生死之律，莫不严五辟于明君之朝，峻三章于圣人之世。是以涂山始会，致防风之诛；酆邑方构，有崇侯之伐。未有缓宪于斫戮之人，赊刑于耐罪之族，出万死入一生如臣者也。推恩及罪，在臣实大，披心沥血，敢乞言之。臣东国贱人，学行何取，既殊鸣雁直木，故无结绶弹冠，徒藉羽仪，易农就仕。往年滥职，守秩东隅，仰属龚行，风驱电掩。当其时也，负鼎图者日至，执玉帛者相望。独在愚臣，顿昏大义，殉鸿毛之轻，忘同德之重。但三吴险薄，五湖交通，屡起田儋之变，每惧殷通之祸，空慕君鱼保境，遂失师涓抱器。后至者斩，臣甘斯戮。明刑徇众，谁曰不然。幸约法之弘，承解网之宥，犹当降等薪粲，遂乃顿释钳赭。敛骨吹魂，还编黔庶，濯疵荡秽，入楚游陈，天波既洗，云油遽沐。古人有言：‘非死之难，处死之难。’臣之所荷，旷古不书；臣之死所，未知何地。”

高祖答曰：“朕遗射钩，卿无自外。”俄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其年迁侍中。明年，出为寻阳太守，行江州事。六年，征为吏部尚书，累表陈让，徙为左民尚书，兼右仆射。七年，除国子祭酒，兼仆射如故，领豫州大中正。八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十一年，入为五兵尚书，复兼右仆射，未拜，有诏即真封。寻以本官领起部尚书，加侍中。十四年，马仙琕破魏军于朐山，诏权假昂节，往劳军。十五年，迁左仆射，寻为尚书令、宣惠将军。普通三年，为中书监、丹阳尹。其年进号中卫将军，复为尚书令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给鼓吹，未拜，又领国子祭酒。大通元年，加中书监，给亲信三十人。寻表解祭酒，进号中抚军大将军，迁司空、侍中、尚书令，亲信、鼓吹并如故。五年，加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增亲信为八十人。大同六年，薨，时年八十。诏曰：“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、司空昂，奄至薨逝，恻怛于怀。公器珝凝素，志诚贞方，端朝燮理，嘉猷载缉。追荣表德，实惟令典。可赠本官，鼓吹一部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二十万，绢布一百匹，蜡二百斤，即日举哀。”

初，昂临终遗疏，不受赠谥。敕诸子不得言上行状及立志铭，凡有所须，悉皆停省。复曰：“吾释褐从仕，不期富贵，但官序不失等伦，衣食粗知荣辱，以此阖棺，无惭乡里。往忝吴兴，属在昏明之际，既暗于前觉，无识于圣朝，不知天命，甘贻显戮，幸遇殊恩，遂得全门户。自念负罪私门，阶荣望绝，保存性命，以为幸甚；不谓叨窃宠灵，一至于此。常欲竭诚酬报，申吾乃心，所以朝廷每兴师北伐，吾辄启求行，誓之丹款，实非矫言。既庸懦无施，皆不蒙许，虽欲罄命，其议莫从。

今日瞑目，毕恨泉壤，若魂而有知，方期结草。圣朝遵古，知吾名品，或有追远之恩，虽是经国恒典，在吾无应致此，脱有赠官，慎勿祗奉。”诸子累表陈奏，诏不许。册谥曰穆正公。

子君正，美风仪，善自居处，以贵公子得当世名誉。顷之，兼吏部郎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为邵陵王友、北中郎长史、东阳太守。寻征还都，郡民征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诣阙乞留一年，诏不许，仍除豫章内史，寻转吴郡太守。侯景乱，率数百人随邵陵王赴援，及京城陷，还郡。

君正当官莅事有名称，而蓄聚财产，服玩靡丽。贼遣于子悦攻之，新城戍主戴僧易劝令拒守；吴陆映公等惧贼脱胜，略其资产，乃曰：“贼军甚锐，其锋不可当；今若拒之，恐民心不从也。”君正性怯懦，乃送米及牛酒，郊迎子悦。子悦既至，掠夺其财物子女，因是感疾卒。

史臣曰：夫天尊地卑，以定君臣之位；松筠等质，无革岁寒之心。袁千里命属崩离，身逢厄季，虽独夫丧德，臣志不移；及抗疏高祖，无亏忠节，斯亦存夷、叔之风矣。终为梁室台鼎，何其美焉。

## 列传第二十六 陈庆之 兰钦

陈庆之，字子云，义兴国山人也。幼而随从高祖。高祖性好棋，每从夜达旦不辍，等辈皆倦寐，惟庆之不寝，闻呼即至，甚见亲赏。从高祖东下平建鄴，稍为主书，散财聚士，常思效用。除奉朝请。普通中，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于彭城求入内附，以庆之为武威将军，与胡龙牙、成景俊率诸军应接。还，除宣猛将军、文德主帅，仍率军二千，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。魏遣安豊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彧率众二万来拒，屯据陟□。延明先遣其别将丘大千筑垒浔梁，观兵近境。庆之进薄其垒，一鼓便溃。

后豫章王弃军奔魏，众皆溃散，诸将莫能制止。庆之乃斩关夜退，军士得全。普通七年，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，除庆之假节、总知军事。魏豫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钧别筑两城相拒。庆之攻之，宪力屈遂降，庆之入据其城。转东宫直阁，赐爵关中侯。

大通元年，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。魏遣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等率马步十五万来援，前军至驼涧，去涡阳四十里。庆之欲逆战，韦放以贼之前锋必是轻锐，与战若捷，不足为功，如其不利，沮我军势，兵法所谓以逸待劳，不如勿击。庆之曰：“魏人远来，皆已疲倦，去我既远，必不见疑，及其未集，须挫其气，出其不意，必无不败之理。且闻虏所据营，林木甚盛，必不夜出。诸君若疑惑，庆之请独取之。”

于是与麾下二百骑奔击，破其前军，魏人震恐。庆之乃还与诸将连营而进，据涡阳城，与魏军相持。自春至冬，数十百战，师老气衰，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，仲宗等恐腹背受敌，谋欲退师。庆之杖节军门曰：“共来至此，涉历一岁，糜费粮仗，其数极多。诸军并无斗心，皆谋退缩，岂是欲立功名，直聚为抄暴耳。吾闻置兵死地，乃可求生，须虏大合，然后与战。审欲班师，庆之别有密敕，今日犯者，便依明诏。”仲宗壮其计，乃从之。魏人掎角作十三城，庆之衔枚夜出，陷其四垒，涡阳城主王纬乞降。所余九城，兵甲犹盛，乃陈其俘馘，鼓噪而攻之，遂大奔溃，斩获略尽，涡水咽流，降城中男女三万余口。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。众军乘胜前顿城父。高祖嘉焉，赐庆之手诏曰：“本非将种，又非豪家，觖望风云，以至于此。

可深思奇略，善克令终。开硃门而待宾，扬声名于竹帛，岂非大丈夫哉！”

大通初，魏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，自拔来降，求立为魏主。高祖纳之，以庆之为假节、飚勇将军，送元颢还北。颢于涣水即魏帝号，授庆之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护军、前军大都督，发自铚县，进拔荥城，遂至睢阳。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，分筑九城以相拒。庆之攻之，自旦至申，陷其三垒，大千乃降。时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庶子二万人来救梁、宋，进屯考城，城四面萦水，守备严固。庆之命浮水筑垒，攻陷其城，生擒晖业，获租车七千八百辆。仍趋大梁，望旗归款。颢进庆之卫将军、徐州刺史、武都公。仍率众而西。

魏左仆射杨昱、西阿王元庆、抚军将军元显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凡七万，据荥阳拒颢。兵既精强，城又险固，庆之攻未能拔。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，先遣其骠骑将军尔硃吐没儿领胡骑五千，骑将鲁安领夏州步骑九千，援杨昱；又遣右仆射尔硃世隆、西荆州刺史王罴骑一万，据虎牢。天穆、吐没儿前后继至，旗鼓相望。

时荥阳未拔，士众皆恐，庆之乃解鞍秣马，宣喻众曰：“吾至此以来，屠城略地，实为不少；君等杀人父兄，略人子女，又为无算。天穆之众，并是仇雠。我等才有七千，虏众三十余万，今日之事，义不图存。吾以虏骑不可争力平原，及未尽至前，须平其城垒，诸君无假狐疑，自贻屠脍。”一鼓悉使登城，壮士东阳宋景休、义兴鱼天愍逾堞而入，遂克之。俄而魏阵外合，庆之率骑三千背城逆战，大破之，鲁安于阵乞降，元天穆、尔硃吐没儿单骑获免。收荥阳储实，牛马谷帛不可胜计。进赴虎牢，尔硃世隆弃城走。魏主元子攸惧，奔并州。其临淮王元彧、安豊王元延明率百僚，封府库，备法驾，奉迎颢入洛阳宫，御前殿，改元大赦。颢以庆之为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增邑万户。魏大将军上党王元天穆、王老生、李叔仁又率众四万，攻陷大梁，分遣老生、费穆兵二万，据虎牢，刁宣、刁双入梁、宋，庆之随方掩袭，并皆降款。天穆与十余骑北渡河。高祖复赐手诏称美焉。庆之麾下悉著白袍，所向披靡。先是洛阳童谣曰：“名师大将莫自牢，千兵万马避白袍。”自发铚县至于洛阳，十四旬平三十二城，四十七战，所向无前。

初，元子攸止单骑奔走，宫卫嫔侍无改于常。颢既得志，荒于酒色，乃日夜宴乐，不复视事。与安豊、临淮共立奸计，将背朝恩，绝宾贡之礼；直以时事未安，且资庆之之力用，外同内异，言多忌刻。庆之心知之，亦密为其计。乃说颢曰：“今远来至此，未伏尚多，若人知虚实，方更连兵，而安不忘危，须预为其策。宜启天子，更请精兵；并勒诸州，有南人没此者，悉须部送。”颢欲从之，元延明说颢曰：“陈庆之兵不出数千，已自难制；今增其众，宁肯复为用乎？权柄一去，动转听人，魏之宗社，于斯而灭。”颢由是致疑，稍成疏贰。虑庆之密启，乃表高祖曰：“河北、河南一时已定，唯尔硃荣尚敢跋扈，臣与庆之自能擒讨。今州郡新服，正须绥抚，不宜更复加兵，摇动百姓。”高祖遂诏众军皆停界首。洛下南人不出一万，羌夷十倍，军副马佛念言于庆之曰：“功高不赏，震主身危，二事既有，将军岂得无虑？自古以来，废昏立明，扶危定难，鲜有得终。今将军威震中原，声动河塞，屠颢据洛，则千载一时也。”庆之不从。颢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，因固求之镇。

颢心惮之，遂不遣。乃曰：“主上以洛阳之地全相任委，忽闻舍此朝寄，欲往彭城，谓君遽取富贵，不为国计，手敕频仍，恐成仆责。”庆之不敢复言。

魏天柱将军尔硃荣、右仆射尔硃世隆、大都督元天穆、骠骑将军尔硃吐没儿、荣长史高欢、鲜卑、芮芮，勒众号百万，挟魏主元子攸来攻颢。颢据洛阳六十五日，凡所得城，一时反叛。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，三日中十有一战，伤杀甚众。荣将退，时有刘助者，善天文，乃谓荣曰：“不出十日，河南大定。”荣乃缚木为筏，济自硖石，与颢战于河桥，颢大败，走至临颍，遇贼被擒，洛阳陷。庆之马步数千，结阵东反，荣亲自来追，值蒿高山水洪溢，军人死散。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，间行至豫州，豫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。至都，仍以功除右卫将军，封永兴县侯，邑一千五百户。

出为持节、都督缘淮诸军事、奋武将军、北兗州刺史。会有妖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，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。僧强颇知幻术，更相扇惑，众至三万，攻陷北徐州，济阴太守杨起文弃城走，钟离太守单希宝见害，使庆之讨焉。车驾幸白下，临饯谓庆之曰：“江、淮兵劲，其锋难当，卿可以策制之，不宜决战。”庆之受命而行。

曾未浃辰，斩伯龙、僧强，传其首。

中大通二年，除都督南、北司、西豫、豫四州诸军事、南、北司二州刺史，余并如故。庆之至镇，遂围悬瓠。破魏颍州刺史娄起、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，又破行台孙腾、大都督侯进、豫州刺史尧雄、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。罢义阳镇兵，停水陆转运，江湖诸州并得休息。开田六千顷，二年之后，仓廪充实。高祖每嘉劳之。

又表省南司州，复安陆郡，置上明郡。

大同二年，魏遣将侯景率众七万寇楚州，刺史桓和陷没，景仍进军淮上，贻庆之书使降。敕遣湘潭侯退、右卫夏侯夔等赴援，军至黎浆，庆之已击破景。时大寒雪，景弃辎重走，庆之收之以归。进号仁威将军。是岁，豫州饥，庆之开仓赈给，多所全济。州民李升等八百人表请树碑颂德，诏许焉。五年十月，卒，时年五十六。

赠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鼓吹一部。谥曰武。敕义兴郡发五百丁会丧。

庆之性祗慎，衣不纨绮，不好丝竹，射不穿札，马非所便，而善抚军士，能得其死力。长子昭嗣。

第五子昕，字君章。七岁能骑射。十二随父入洛，于路遇疾，还京师。诣鸿胪卿硃异，异访北间形势，昕聚土画地，指麾分别，异甚奇之。大同四年，为邵陵王常侍、文德主帅、右卫仗主，敕遣助防义阳。魏豫州刺史尧雄，北间骁将，兄子宝乐，特为敢勇。庆之围悬瓠，雄来赴其难，宝乐求单骑校战，昕跃马直趣宝乐，雄即散溃，仍陷溱城。六年，除威远将军、小岘城主，以公事免。十年，妖贼王勤宗起于巴山郡，以昕为宣猛将军，假节讨焉。勤宗平，除阴陵戍主、北谯太守，以疾不之官。又除骠骑外兵，俄为临川太守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围历阳，敕召昕还，昕启云：“采石急须重镇，王质水军轻弱，恐虑不济。”乃板昕为云骑将军，代质，未及下渚，景已渡江，仍遣率所领游防城外，不得入守。欲奔京口，乃为景所擒。景见昕殷勤，因留极饮，曰：“我至此得卿，余人无能为也。”令昕收集部曲，将用之，昕誓而不许。景使其仪同范桃棒严禁之，昕因说桃棒令率所领归降，袭杀王伟、宋子仙为信。桃棒许之，遂盟约，射启城中，遣昕夜缒而入。高祖大喜，敕即受降，太宗迟疑累日不决，外事发泄，昕弗之知，犹依期而下。景邀得之，乃逼昕令更射书城中，云“桃棒且轻将数十人先入。”景欲裹甲随之。昕既不肯为书，期以必死，遂为景所害，时年三十三。

兰钦，字休明，中昌魏人也。父子云，天监中，军功官至云麾将军，冀州刺史。

钦幼而果决，篸捷过人。随父北征，授东宫直阁。大通元年，攻魏萧城，拔之。仍破彭城别将郊仲，进攻拟山城，破其大都督刘属众二十万。进攻笼城，获马千余匹。

又破其大将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、别将范思念、郑承宗等。仍攻厥固、张龙、子城，未拔，魏彭城守将杨目遣子孝邕率轻兵来援，钦逆击走之。又破谯州刺史刘海游，还拔厥固，收其家口。杨目又遣都督范思念、别将曹龙牙数万众来援，钦与战，于阵斩龙牙，传首京师。

又假钦节，都督衡州三郡兵，讨桂阳、阳山、始兴叛蛮，至即平破之。封安怀县男，邑五百户。又破天漆蛮帅晚时得。会衡州刺史元庆和为桂阳人严容所围，遣使告急，钦往应援，破容罗溪，于是长乐诸洞一时平荡。又密敕钦向魏兴，经南郑，属魏将托跋胜寇襄阳，仍敕赴援。除持节、督南梁、南、北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光烈将军、平西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增封五百户，进爵为侯。破通生，擒行台元子礼、大将薛俊、张菩萨，魏梁州刺史元罗遂降，梁、汉底定。进号智武将军，增封二千户。俄改授持节、都督衡、桂二州诸军事、衡州刺史。未及述职，魏遣都督董绍、张献攻围南郑，梁州刺史杜怀瑶请救。钦率所领援之，大破绍、献于高桥城，斩首三千余，绍、献奔退，追入斜谷，斩获略尽。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马二千匹，请结邻好。诏加散骑常侍，进号仁威将军，增封五百户，仍令述职。

经广州，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，并擒之。至衡州，进号平南将军，改封曲江县公，增邑五百户。在州有惠政，吏民诣阙请立碑颂德，诏许焉。征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寻改授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既至任所，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厨人置药于食，钦中毒而卒，时年四十二。诏赠侍中、中卫将军，鼓吹一部。

子夏礼，侯景至历阳，率其部曲邀击景，兵败死之。

史臣曰：陈庆之、兰钦俱有将略，战胜攻取，盖颇、牧、卫、霍之亚欤。庆之警悟，早侍高祖，既预旧恩，加之谨肃，蝉冕组珮，亦一世之荣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张率 刘孝绰 王筠

王僧孺，字僧孺，东海郯人，魏卫将军肃八世孙。曾祖雅，晋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祖准，宋司徒左长史。

僧孺年五岁，读《孝经》，问授者此书所载述，曰：“论忠孝二事。”僧孺曰：“若尔，常愿读之。”六岁能属文，既长好学。家贫，常佣书以养母，所写既毕，讽诵亦通。

仕齐，起家王国左常侍、太学博士。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。晏为丹阳尹，召补郡功曹，使僧孺撰《东宫新记》。迁大司马豫章王行参军，又兼太学博士。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，僧孺亦游焉。文惠太子闻其名，召入东宫，直崇明殿。

欲拟为宫僚，文惠薨，不果。时王晏子德元出为晋安郡，以僧孺补郡丞，除候官令。

建武初，有诏举士，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表荐秘书丞王暕及僧孺曰：“前候官令东海王僧孺，年三十五，理尚栖约，思致悟敏，既笔耕为养，亦佣书成学。至乃照萤映雪，编蒲缉柳，先言往行，人物雅俗，甘泉遗仪，南宫故事，画地成图，抵掌可述；岂直鼮鼠有必对之辩，竹书无落简之谬，访对不休，质疑斯在。”除尚书仪曹郎，迁治书侍御史，出为钱唐令。

初，僧孺与乐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，以文学友会，及是将之县，昉赠诗，其略曰：“惟子见知，惟余知子。观行视言，要终犹始。敬之重之，如兰如芷。形应影随，曩行今止。百行之首，立人斯著。子之有之，谁毁谁誉。修名既立，老至何遽。

谁其执鞭，吾为子御。刘《略》班《艺》，虞《志》荀《录》，伊昔有怀，交相欣勖。下帷无倦，升高有属。嘉尔晨灯，惜余夜烛。”其为士友推重如此。

天监初，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，待诏文德省。寻出为南海太守。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，外国贾人以通货易。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，又买而即卖，其利数倍，历政以为常。僧孺乃叹曰：“昔人为蜀部长史，终身无蜀物，吾欲遗子孙者，不在越装。”并无所取。视事期月，有诏征还，郡民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，不许。既至，拜中书郎、领著作，复直文德省，撰《中表簿》及《起居注》。迁尚书左丞，领著作如故。俄除游击将军，兼御史中丞。僧孺幼贫，其母鬻纱布以自业，尝携僧孺至市，道遇中丞卤簿，驱迫沟中。及是拜日，引驺清道，悲感不自胜。寻以公事降为云骑将军，兼职如故，顷之即真。是时高祖制《春景明志诗》五百字，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，高祖以僧孺诗为工。迁少府卿，出监吴郡。还除尚书吏部郎，参大选，请谒不行。

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，行府、州、国事。王典签汤道愍昵于王，用事府内，僧孺每裁抑之，道愍遂谤讼僧孺，逮诣南司。奉笺辞府曰：“下官不能避溺山隅，而正冠李下，既贻疵辱，方致徽绳，解箓收簪，且归初服。窃以董生伟器，止相骄王；贾子上才，爰傅卑土。下官生年有值，谬仰清尘，假翼西雍，窃步东阁，多惭袨服，取乱长裾，高榻相望，直居坐右，长阶如画，独在僚端。借其从容之词，假以宽和之色，恩礼远过申、白，荣望多厕应、徐。厚德难逢，小人易说。方谓离肠陨首，不足以报一言；露胆披诚，何能以酬屡顾。宁谓罻罗裁举，微禽先落；阊阖始吹，细草仍坠。一辞九畹，方去五云。纵天网是漏，圣恩可恃，亦复孰寄心骸，何施眉目。方当横潭乱海，就鱼鳖而为群；披榛扪树，从虺蛇而相伍。岂复仰听金声，式瞻玉色。顾步高轩，悲如霰委；踟蹰下席，泪若绠縻。”

僧孺坐免官，久之不调。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，乃致书于炯，以见其意。

曰：

近别之后，将隔暄寒，思子为劳，未能忘弭。昔李叟入秦，梁生适越，犹怀怅恨，且或吟谣；况歧路之日，将离严网，辞无可怜，罪有不测。盖画地刻木，昔人所恶，丛棘既累，于何可闻，所以握手恋恋，离别珍重。弟爱同邹季，淫淫承睫，吾犹复抗手分背，羞学妇人。素钟肇节，金飚戒序，起居无恙，动静履宜。子云笔札，元瑜书记，信用既然，可乐为甚。且使目明，能祛首疾。甚善甚善。

吾无昔人之才而有其病，癫眩屡动，消渴频增。委化任期，故不复呼医饮药。

但恨一旦离大辱，蹈明科，去皎皎而非自污，抱郁结而无谁告。丁年蓄积，与此销亡，徒窃高价厚名，横叨公器人爵，智能无所报，筋力未之酬，所以悲至抚膺，泣尽而继之以血。

顾惟不肖，文质无所底，盖困于衣食，迫于饥寒，依隐易农，所志不过钟庾。

久为尺板斗食之吏，以从皁衣黑绶之役，非有奇才绝学，雄略高谟，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，动一议可以固邦兴国。全璧归赵，飞矢救燕，偃息籓魏，甘卧安郢，脑日逐，髓月支，拥十万而横行，提五千而深入，将能执圭裂壤，功勒景钟，锦绣为衣，硃丹被毂，斯大丈夫之志，非吾曹之所能及已。直以章句小才，虫篆末艺，含吐缃缥之上，翩跹樽俎之侧，委曲同之针缕，繁碎譬之米盐，孰致显荣，何能至到。加性疏涩，拙于进取，未尝去来许、史，遨游梁、窦，俯首胁肩，先意承旨。是以三叶靡遘，不与运并，十年未徙，孰非能薄。及除旧布新，清晷方旦，抱乐衔图，讼讴有主，而犹限一吏于岑石，隔千里于泉亭，不得奉板中涓，预衣裳之会，提戈后劲，厕龙豹之谋。及其投劾归来，恩均旧隶，升文石，登玉陛，一见而降颜色，再睹而接话言，非藉左右之容，无劳群公之助。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，笥饵卮酒之早识，一旦陪武帐，仰文陛，备聃、佚之柱下，充严、硃之席上，入班九棘，出专千里，据操撮之雄官，参人伦之显职，虽古之爵人不次，取士无名，未有蹑影追风，奔骤之若此者也。

盖基薄墙高，途遥力踬，倾蹶必然，颠匐可俟。竟以福过灾生，人指鬼瞰，将均宥器，有验倾卮，是以不能早从曲影，遂乃取疑邪径。故司隶懔懔，思得应弦，譬县厨之兽，如离缴之鸟，将充庖鼎，以饵鹰鹯。虽事异钻皮，文非刺骨，犹复因兹舌杪，成此笔端，上可以投畀北方，次可以论输左校，变为丹赭，充彼舂薪。幸圣主留善贷之德，纡好生之施，解网祝禽，下车泣罪，愍兹■诟，怜其觳觫，加肉朽胔，布叶枯株，辍薪止火，得不销烂。所谓还魂斗极，追气泰山，止复除名为民，幅巾家巷，此五十年之后，人君之赐焉。木石感阴阳，犬马识厚薄，员首方足，孰不戴天？而窃自有悲者，盖士无贤不肖，在朝见嫉；女无美恶，入宫见妒。家贫，无苞苴可以事朋类，恶其乡原，耻彼戚施，何以从人，何以徇物？外无奔走之友，内乏强近之亲。是以构市之徒，随相媒糵。及一朝捐弃，以快怨者之心，吁！可悲矣。

盖先贵后贱，古富今贫，季伦所以发此哀音，雍门所以和其悲曲。又迫以严秋杀气，具物多悲，长夜展转，百忧俱至。况复霜销草色，风摇树影。寒虫夕叫，合轻重而同悲；秋叶晚伤，杂黄紫而俱坠。蜘蛛络幕，熠耀争飞，故无车辙马声，何闻鸣鸡吠犬。俯眉事妻子，举手谢宾游。方与飞走为邻，永用蓬蒿自没。忾其长息，忽不觉生之为重。素无一廛之田，而有数口之累。岂曰匏而不食，方当长为佣保，糊口寄身，溘死沟渠，以实蝼蚁。悲夫！岂复得与二三士友，抱接膝之欢，履足差肩，摛绮縠之清文，谈希微之道德。唯吴冯之遇夏馥，范彧之值孔嵩，愍其留赁，怜此行乞耳。傥不以垢累，时存寸札，则虽先犬马，犹松乔焉。去矣何生，高树芳烈。裁书代面，笔泪俱下。

久之，起为安西安成王参军，累迁镇右始兴王中记室，北中郎南康王谘议参军，入直西省，知撰谱事。普通三年，卒，时年五十八。

僧孺好坟籍，聚书至万余卷，率多异本，与沈约、任昉家书相埒。少笃志精力，于书无所不睹。其文丽逸，多用新事，人所未见者，世重其富。僧孺集《十八州谱》七百一十卷，《百家谱集》十五卷，《东南谱集抄》十卷，文集三十卷，《两台弹事》不入集内为五卷，及《东宫新记》，并行于世。

张率，字士简，吴郡吴人。祖永，宋右光禄大夫。父瑰，齐世显贵，归老乡邑，天监初，授右光禄，加给事中。率年十二，能属文，常日限为诗一篇，稍进作赋颂，至年十六，向二千许首。齐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，召迎主簿，不就。起家著作佐郎。

建武三年，举秀才，除太子舍人。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，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，适值任昉在焉，约乃谓昉曰：“此二子后进才秀，皆南金也，卿可与定交。”由此与昉友善。迁尚书殿中郎。出为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，以疾不就。久之，除太子洗马。高祖霸府建，引为相国主簿。天监初，临川王已下并置友、学。以率为鄱阳王友，迁司徒谢朏掾，直文德待诏省。敕使抄乙部书，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，勒成百卷。使工书人琅邪王深、吴郡范怀约、褚洵等缮写，以给后宫。率又为《待诏赋》奏之，甚见称赏。手敕答曰：“省赋殊佳。相如工而不敏，枚皋速而不工，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。”又侍宴赋诗，高祖乃别赐率诗曰：“东南有才子，故能服官政。

余虽惭古昔，得人今为盛。”率奉诏往返数首。其年，迁秘书丞，引见玉衡殿。高祖曰：“秘书丞天下清官，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，今以相处，足为卿誉。”其恩遇如此。

四年三月，禊饮华光殿。其日，河南国献舞马，诏率赋之，曰：臣闻“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。”故《礼》称骊騵，《诗》诵骝骆。先景遗风之美，世所得闻；吐图腾光之异，有时而出。洎我大梁，光有区夏，广运自中，员照无外，日入之所，浮琛委贽，风被之域，越险效珍，軨服乌号之骏，篸駼豢龙之名。而河南又献赤龙驹，有奇貌绝足，能拜善舞。天子异之，使臣作赋，曰：维梁受命四载，元符既臻，协律之事具举，胶庠之教必陈，檀舆之用已偃，玉辂之御方巡。考帝文而率通，披皇图以大观。庆惟道而必先，灵匪圣其谁赞。见河龙之瑞唐，瞩天马之祯汉。既叶符而比德，且同条而共贯。询国美于斯今，迈皇王于曩昔。散大明以烛幽，扬义声而远斥。固施之于不穷，谅无所乎朝夕。并承流以请吏，咸向风而率职。纳奇贡于绝区，致龙媒于殊域。伊况古而赤文，爰在兹而硃翼。既效德于炎运，亦表祥于尚色。资皎月而载生，祖河房而挺授。种北唐之绝类，嗣西宛之鸿胄。禀妙足而逸伦，有殊姿而特茂。善环旋于荠夏，知蹈飖于金奏。超六种于周闲，逾八品于汉厩。伊自然之有质，宁改观于肥瘦。岂徒服皁而养安，与进驾以驰骤。尔其挟尺县凿之辨，附蝉伏兔之别，十形五观之姿，三毛八肉之势，臣何得而称焉，固已详于前制。

徒观其神爽，视其豪异，轶跨野而忽逾轮，齐秀麒而并末驷。贬代盘而陋小华，越定单而少天骥。信无等于漏面，孰有取于决鼻。可以迹章、亥之所未游，逾禹、益之所未至。将不得而屈指，亦何暇以理辔。若迹遍而忘反，非我皇之所事。方润色于前古，邈深文而储思。

既而机事多暇，青春未移。时惟上巳，美景在斯。遵镐饮之故实，陈洛宴之旧仪。漕伊川而分派，引激水以回池。集国良于民俊，列树茂于皇枝。纷高冠以连衽，锵鸣玉而肩随。清辇道于上林，肃华台之金座。望发色于绿苞，伫流芬于紫裹。听磬寔之毕举，聆《韶》、《夏》之咸播。承六奏之既阕，及九变之已成。均仪禽于唐序，同舞兽于虞庭。怀夏后之九代，想陈王之紫骍。乃命涓人，效良骏，经周卫，入钩陈。言右牵之已来，宁执朴而后进。既倾首于律同，又蹀足于鼓振。擢龙首，回鹿躯，睨两镜，蹙双凫。既就场而雅拜，时赴曲而徐趋。敏躁中于促节，捷繁外于惊桴。骐行骥动，虎发龙骧；雀跃燕集，鹄引凫翔。妍七盘之绰约，陵九剑之抑扬。岂借仪于褕袂，宁假器于髦皇。婉脊投颂，俯膺合雅。露沫歕红，沾汗流赭。

乃却走于集灵，驯惠养于豊夏。郁风雷之壮心，思展足于南野。

若彼符瑞之富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业，搢绅群后，诚希末光，天子深穆为度，未之访也。何则？进让殊事，岂非帝者之弥文哉。今四卫外封，五岳内郡，宜弘下禅之规，增上封之训，背清都而日行，指云郊而玄运。将绝尘而弭辙，类飞鸟与駏驴。总三才而驱骛，按五御而超摅。翳卿云于华盖，翼条风于属车。无逸御于玉轸，不泛驾于金舆。饰中岳之绝轨，营奉高之旧墟。训厚况于人神，弘施育于黎献。垂景炎于长世，集繁祉于斯万，在庸臣之方刚，有从军之大愿。必自兹而展采，将同畀于庖煇。悼长卿之遗书，悯周南之留恨。

时与到洽、周兴嗣同奉诏为赋，高祖以率及兴嗣为工。

其年，父忧去职。其父侍妓数十人，善讴者有色貌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娉焉，讴者不愿，遂出家为尼。尝因斋会率宅，玩之乃飞书言与率奸，南司以事奏闻，高祖惜其才，寝其奏，然犹致世论焉。

服阕后，久之不仕。七年，敕召出，除中权建安王中记室参军，预长名问讯，不限日。俄有敕直寿光省，治丙丁部书抄。八年，晋安王戍石头，以率为云麾中记室。王迁南兗州，转宣毅谘议参军，并兼记室。王还都，率除中书侍郎。十三年，王为荆州，复以率为宣惠谘议，领江陵令。王为江州，以谘议领记室，出监豫章、临川郡。率在府十年，恩礼甚笃。还除太子仆，累迁招远将军、司徒右长史、扬州别驾。

率虽历居职务，未尝留心簿领，及为别驾奏事，高祖览牒问之，并无对，但奉答云“事在牒中”。高祖不悦。俄迁太子家令，与中庶子陆倕、仆射刘孝绰对掌东宫管记，迁黄门侍郎。出为新安太守，秩满还都，未至，丁所生母忧。大通元年，服未阕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昭明太子遣使赠赙，与晋安王纲令曰：“近张新安又致故。其人才笔弘雅，亦足嗟惜。随弟府朝，东西日久，尤当伤怀也。比人物零落，特可潸慨，属有今信，乃复及之。”

率嗜酒，事事宽恕，于家务尤忘怀。在新安，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吴宅，既至，遂秏太半。率问其故，答曰：“雀鼠秏也。”率笑而言曰：“壮哉雀鼠。”竟不研问。少好属文，而《七略》及《艺文志》所载诗赋，今亡其文者，并补作之。所著《文衡》十五卷，文集三十卷，行于世。子长公嗣。

刘孝绰，字孝绰，彭城人，本名冉。祖勔，宋司空忠昭公。父绘，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。孝绰幼聪敏，七岁能属文。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，常与同载适亲友，号曰神童。融每言曰：“天下文章，若无我当归阿士。”阿士，孝绰小字也。

绘，齐世掌诏诰。孝绰年未志学，绘常使代草之。父党沈约、任昉、范云等闻其名，并命驾先造焉，昉尤相赏好。范云年长绘十余岁，其子孝才与孝绰年并十四五，及云遇孝绰，便申伯季，乃命孝才拜之。天监初，起家著作佐郎，为《归沐诗》以赠任昉，昉报章曰：“彼美洛阳子，投我怀秋作。讵慰耋嗟人，徒深老夫托。直史兼褒贬，辖司专疾恶。九折多美疹，匪报庶良药。子其崇锋颖，春耕励秋获。”其为名流所重如此。

迁太子舍人，俄以本官兼尚书水部郎，奉启陈谢，手敕答曰：“美锦未可便制，簿领亦宜稍习。”顷之即真。高祖雅好虫篆，时因宴幸，命沈约、任昉等言志赋诗，孝绰亦见引。尝侍宴，于坐为诗七首，高祖览其文，篇篇嗟赏，由是朝野改观焉。

寻有敕知青、北徐、南徐三州事，出为平南安成王记室，随府之镇。寻补太子洗马，迁尚书金部侍郎，复为太子洗马，掌东宫管记。出为上虞令，迁除秘书丞。

高祖谓舍人周舍曰：“第一官当用第一人。”故以孝绰居此职。公事免。寻复除秘书丞，出为镇南安成王谘议，入以事免。起为安西记室，累迁安西骠骑谘议参军，敕权知司徒右长史事，迁太府卿、太子仆，复掌东宫管记。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，孝绰与陈郡殷芸、吴郡陆倕、琅邪王筠、彭城到洽等，同见宾礼。太子起乐贤堂，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。太子文章繁富，群才咸欲撰录，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。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兼廷尉卿，顷之即真。

初，孝绰与到洽友善，同游东宫。孝绰自以才优于洽，每于宴坐，嗤鄙其文，洽衔之。及孝绰为廷尉卿，携妾入官府，其母犹停私宅。洽寻为御史中丞，遣令史案其事，遂劾奏之，云：“携少妹于华省，弃老母于下宅。”高祖为隐其恶，改“妹”为“姝”。坐免官。孝绰诸弟，时随籓皆在荆、雍，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，其辞皆鄙到氏。又写别本封呈东宫，昭明太子命焚之，不开视也。

时世祖出为荆州，至镇，与孝绰书曰：“君屏居多暇，差得肆意典坟，吟咏情性，比复稀数古人，不以委约而能不伎痒；且虞卿、史迁由斯而作，想摛属之兴，益当不少。洛地纸贵，京师名动，彼此一时，何其盛也。近在道务闲，微得点翰，虽无纪行之作，颇有怀旧之篇。至此已来，众诸屑役。小生之诋，恐取辱于庐江；遮道之奸，虑兴谋于从事。方且褰帷自厉，求瘼不休，笔墨之功，曾何暇豫。至于心乎爱矣，未尝有歇，思乐惠音，清风靡闻。譬夫梦想温玉，饥渴明珠，虽愧卞、随，犹为好事。新有所制，想能示之。勿等清虑，徒虚其请。无由赏悉，遣此代怀。

数路计行，迟还芳札。”孝绰答曰：“伏承自辞皇邑，爰至荆台，未劳刺举，且摛高丽。近虽预观尺锦，而不睹全玉。昔临淄词赋，悉与杨修，未殚宝笥，顾惭先哲。

渚宫旧俗，朝衣多故，李固之荐二邦，徐珍之奏七邑，威怀之道，兼而有之。当欲使金石流功，耻用翰墨垂迹。虽乖知二，偶达圣心。爰自退居素里，却扫穷闬，比杨伦之不出，譬张挚之杜门。昔赵卿穷愁，肆言得失；汉臣郁志，广叙盛衰。彼此一时，拟非其匹。窃以文豹何辜，以文为罪。由此而谈，又何容易。故韬翰吮墨，多历寒暑，既阙子幼南山之歌，又微敬通渭水之赋，无以自同献笑，少酬褒诱。且才乖体物，不拟作于玄根；事殊宿诺，宁贻惧于硃亥。顾己反躬，载怀累息。但瞻言汉广，邈若天涯，区区一心，分宵九逝。殿下降情白屋，存问相寻，食椹怀音，矧伊人矣。”

孝绰免职后，高祖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，每朝宴常引与焉。及高祖为《籍田诗》，又使勉先示孝绰。时奉诏作者数十人，高祖以孝绰尤工，即日有敕，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。启谢曰：“臣不能衔珠避颠，倾柯卫足，以兹疏幸，与物多忤。

兼逢匿怨之友，遂居司隶之官，交构是非，用成萋斐。日月昭回，俯明枉直。狱书每御，辄鉴蒋济之冤；炙发见明，非关陈正之辩。遂漏斯密网，免彼严棘，得使还同士伍，比屋唐民，生死肉骨，岂侔其施。臣诚无识，孰不戴天。疏远亩陇，绝望高阙，而降其接引，优以旨喻，于臣微物，足为荣陨。况刚条落叶，忽沾云露；周行所置，复齿盛流。但雕朽杇粪，徒成延奖；捕影系风，终无效答。”又启谢东宫曰：“臣闻之，先圣以‘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’。岂非孤特则积毁所归，比周则积誉斯信？知好恶之间，必待明鉴。故晏婴再为阿宰，而前毁后誉。后誉出于阿意，前毁由于直道。是以一犬所噬，旨酒贸其甘酸；一手所摇，嘉树变其生死。又邹阳有言，士无贤愚，入朝见嫉。至若臧文之下展季，靳尚之放灵均，绛侯之排贾生，平津之陷主父，自兹厥后，其徒实繁。曲笔短辞，不暇殚述，寸管所窥，常由切齿。殿下诲道观书，俯同好学，前载枉直，备该神览。臣昔因立侍，亲承绪言，飘风贝锦，譬彼谗慝，圣旨殷勤，深以为叹。臣资愚履直，不能杜渐防微，曾未几何，逢訧罹难。虽吹毛洗垢，在朝而同嗟；而严文峻法，肆奸其必奏。不顾卖友，志欲要君，自非上帝运超己之光，昭陵阳之虐，舞文虚谤，不取信于宸明，在缧婴纆，幸得蠲于庸暗。裁下免黜之书，仍颁朝会之旨。小人未识通方，絷马悬车，息绝朝觐。方愿灭影销声，遂移林谷。不悟天听罔已，造次必彰，不以距违见疵，复使引籍云陛。降宽和之色，垂布帛之言，形之千载，所蒙已厚；况乃恩等特召，荣同起家，望古自惟，弥觉多忝。但未渝丹石，永藏轮轨，相彼工言，构兹媒諓。且款冬而生，已凋柯叶，空延德泽，无谢阳春。”

后为太子仆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，迁黄门侍郎，尚书吏部郎，坐受人绢一束，为饷者所讼，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。顷之，迁秘书监。大同五年，卒官，时年五十九。

孝绰少有盛名，而仗气负才，多所陵忽，有不合意，极言诋訾。领军臧盾、太府卿沈僧杲等，并被时遇，孝绰尤轻之。每于朝集会同处，公卿间无所与语，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，由此多忤于物。

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，世重其文，每作一篇，朝成暮遍，好事者咸讽诵传写，流闻绝域。文集数十万言，行于世。

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，当时有七十人，并能属文，近古未之有也。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、吴郡张嵊、东海徐悱，并有才学；悱妻文尤清拔。悱，仆射徐勉子，为晋安郡，卒，丧还京师，妻为祭文，辞甚忄妻怆。勉本欲为哀文，既睹此文，于是阁笔。

孝绰子谅，字求信。少好学，有文才，尤博悉晋代故事，时人号曰“皮里晋书”。

历官著作佐郎，太子舍人，王府主簿，功曹史，中城王记室参军。

王筠，字元礼，一字德柔，琅邪临沂人。祖僧虔，齐司空简穆公。父楫，太中大夫。筠幼警寤，七岁能属文。年十六，为《芍药赋》，甚美。及长，清静好学，与从兄泰齐名。陈郡谢览，览弟举，亦有重誉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谢有览举，王有养炬。”炬是泰，养即筠，并小字也。

起家中军临川王行参军，迁太子舍人，除尚书殿中郎。王氏过江以来，未有居郎署者，或劝逡巡不就，筠曰：“陆平原东南之秀，王文度独步江东，吾得比踪昔人，何所多恨。”乃欣然就职。尚书令沈约，当世辞宗，每见筠文，咨嗟吟咏，以为不逮也。尝谓筠：“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：‘王公之孙也，吾家书籍，悉当相与。’仆虽不敏，请附斯言。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，平生意好，殆将都绝，不谓疲暮，复逢于君。”约于郊居宅造阁斋，筠为草木十咏，书之于壁，皆直写文词，不加篇题。约谓人云：“此诗指物呈形，无假题署。”约制《郊居赋》，构思积时，犹未都毕，乃要筠示其草，筠读至“雌霓连蜷”，约抚掌欣抃曰：“仆尝恐人呼为霓。”次至“坠石磓星”，及“冰悬坎而带坻”。筠皆击节称赞。约曰：“知音者希，真赏殆绝，所以相要，政在此数句耳。”筠又尝为诗呈约，即报书云：“览所示诗，实为丽则，声和被纸，光影盈字。夔、牙接响，顾有余惭；孔翠群翔，岂不多愧。古情拙目，每伫新奇，烂然总至，权舆已尽。会昌昭发，兰挥玉振，克谐之义，宁比笙簧。思力所该，一至乎此，叹服吟研，周流忘念。昔时幼壮，颇爱斯文，含咀之间，倏焉疲暮。不及后进，诚非一人，擅美推能，实归吾子。迟比闲日，清觏乃申。”筠为文能压强韵，每公宴并作，辞必妍美。约常从容启高祖曰：“晚来名家，唯见王筠独步。”

累迁太子洗马，中舍人，并掌东宫管记。昭明太子爱文学士，常与筠及刘孝绰、陆倕、到洽、殷芸等游宴玄圃，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：“所谓左把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”其见重如此。筠又与殷芸以方雅见礼焉。出为丹阳尹丞、北中郎谘议参军，迁中书郎。奉敕制《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》，词甚丽逸。又敕撰《中书表奏》三十卷，及所上赋颂，都为一集。俄兼宁远湘东王长史，行府、国、郡事。除太子家令，复掌管记。

普通元年，以母忧去职。筠有孝性，毁瘠过礼，服阕后，疾废久之。六年，除尚书吏部郎，迁太子中庶子，领羽林监，又改领步兵。中大通二年，迁司徒左长史。

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敕为哀策文，复见嗟赏。寻出为贞威将军、临海太守，在郡被讼，不调累年。大同初，起为云麾豫章王长史，迁秘书监。五年，除太府卿。明年，迁度支尚书。中大同元年，出为明威将军、永嘉太守，以疾固辞，徙为光禄大夫，俄迁云骑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太清二年，侯景寇逼，筠时不入城。明年，太宗即位，为太子詹事。筠旧宅先为贼所焚，乃寓居国子祭酒萧子云宅，夜忽有盗攻之，惊惧坠井卒，时年六十九。家人十余人同遇害。

筠状貌寝小，长不满六尺。性弘厚，不以艺能高人，而少擅才名，与刘孝绰见重当世。其自序曰：“余少好书，老而弥笃。虽偶见瞥观，皆即疏记，后重省览，欢兴弥深，习与性成，不觉笔倦。自年十三四，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，四十载矣。幼年读《五经》，皆七八十遍。爱《左氏春秋》，吟讽常为口实，广略去取，凡三过五抄。余经及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本草》并再抄。子史诸集皆一遍。未尝倩人假手，并躬自抄录，大小百余卷。不足传之好事，盖以备遗忘而已。”又与诸儿书论家世集云：“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，并累世有文才，所以范蔚宗云崔氏‘世擅雕龙’。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；非有七叶之中，名德重光，爵位相继，人人有集，如吾门世者也。沈少傅约语人云：‘吾少好百家之言，身为四代之史，自开辟已来，未有爵位蝉联，文才相继，如王氏之盛者也。’汝等仰观堂构，思各努力。”筠自撰其文章，以一官为一集，自洗马、中书、中庶子、吏部佐、临海、太府各十卷，《尚书》三十卷，凡一百卷，行于世。

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王僧孺之巨学，刘孝绰之词藻，主非不好也，才非不用也，其拾青紫，取极贵，何难哉！而孝绰不拘言行，自踬身名，徒郁抑当年，非不遇也。

## 列传第二十八 张缅弟缵 绾

张缅，字元长，车骑将军弘策子也。年数岁，外祖中山刘仲德异之，尝曰：“此儿非常器，为张氏宝也。”齐永元末，义师起，弘策从高祖入伐，留缅襄阳，年始十岁，每闻军有胜负，忧喜形于颜色。天监元年，弘策任卫尉卿，为妖贼所害，缅痛父之酷，丧过于礼，高祖遣戒喻之。服阕，袭洮阳县侯，召补国子生。起家秘书郎，出为淮南太守，时年十八。高祖疑其年少未闲吏事，乃遣主书封取郡曹文案，见其断决允惬，甚称赏之。还除太子舍人、云麾外兵参军。缅少勤学，自课读书，手不辍卷，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。客有执卷质缅者，随问便对，略无遗失。殿中郎缺，高祖谓徐勉曰：“此曹旧用文学，且居鹓行之首，宜详择其人。”勉举缅充选。

顷之，出为武陵太守，还拜太子洗马，中舍人。缅母刘氏，以父没家贫，葬礼有阙，遂终身不居正室，不随子入官府。缅在郡所得禄俸不敢用，乃至妻子不易衣裳，及还都，并供其母赈赡亲属，虽累载所畜，一朝随尽，缅私室常阒然如贫素者。累迁北中郎谘议参军、宁远长史。出为豫章内史。缅为政任恩惠，不设钩距，吏人化其德，亦不敢欺，故老咸云“数十年未之有也”。

大通元年，征为司徒左长史，以疾不拜，改为太子中庶子，领羽林监。俄迁御史中丞，坐收捕人与外国使斗，左降黄门郎，兼领先职，俄复为真。缅居宪司，推绳无所顾望，号为劲直。高祖乃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，以励当官。中太通三年，迁侍中，未拜，卒，时年四十二。诏赠侍中，加贞威将军，侯如故。赙钱五万，布五十匹。高祖举哀。昭明太子亦往临哭，与缅弟缵书曰：“贤兄学业该通，莅事明敏，虽倚相之读坟典，郄縠之敦《诗》《书》，惟今望古，蔑以斯过。自列宫朝，二纪将及，义惟僚属，情实亲友。文筵讲席，朝游夕宴，何曾不同兹胜赏，共此言寄。

如何长谢，奄然不追！且年甫强仕，方申才力，摧苗落颖，弥可伤惋。念天伦素睦，一旦相失，如何可言。言及增哽，巉笔无次。”

缅性爱坟籍，聚书至万余卷。抄《后汉》、《晋书》，众家异同，为《后汉纪》四十卷，《晋抄》三十卷。又抄《江左集》，未及成。文集五卷。子傅嗣。

缵字伯绪，缅第三弟也，出后从伯弘籍。弘籍，高祖舅也，梁初赠廷尉卿。缵年十一，尚高祖第四女富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封利亭侯，召补国子生。起家秘书郎，时年十七。身长七尺四寸，眉目疏朗，神采爽发。高祖异之，尝曰：“张壮武云‘后八叶有逮吾者’，其此子乎？”缵好学，兄缅有书万余卷，昼夜披读，殆不辍手。秘书郎有四员，宋、齐以来，为甲族起家之选，待次入补，其居职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。缵固求不徙，欲遍观阁内图籍。尝执四部书目曰：“若读此毕，乃可言优仕矣。”如此数载，方迁太子舍人，转洗马、中舍人，并掌管记。

缵与琅邪王锡齐名。普通初，魏遣彭城人刘善明诣京师请和，求识缵。缵时年二十三，善明见而嗟服。累迁太尉谘议参军，尚书吏部郎，俄为长史兼侍中，时人以为早达。河东裴子野曰：“张吏部在喉舌之任，已恨其晚矣。”子野性旷达，自云“年出三十，不复诣人。”初未与缵遇，便虚相推重，因为忘年之交。

大通元年，出为宁远华容公长史，行琅邪、彭城二郡国事。二年，仍迁华容公北中郎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加贞威将军，行府州事。三年，入为度支尚书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出为吴兴太守。缵治郡，省烦苛，务清静，民吏便之。大同二年，征为吏部尚书。缵居选，其后门寒素，有一介皆见引拔，不为贵要屈意，人士翕然称之。

五年，高祖手诏曰：“缵外氏英华，朝中领袖，司空以后，名冠范阳。可尚书仆射。”初，缵与参掌何敬容意趣不协，敬容居权轴，宾客辐凑，有过诣缵者，辄距不前，曰：“吾不能对何敬容残客。”及是迁，为表曰：“自出守股肱，入尸衡尺，可以仰首伸眉，论列是非者矣。而寸衿所滞，近蔽耳目，深浅清浊，岂有能预。

加以矫心饰貌，酷非所闲，不喜俗人，与之共事。”此言以指敬容也。缵在职，议南郊御乘素辇，适古今之衷；又议印绶官备朝服，宜并著绶，时并施行。

九年，迁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未拜，改为使持节、都督湘、桂、东宁三州诸军事、湘州刺史。述职经途，乃作《南征赋》。其词曰：岁次娵訾，月惟中吕，余谒帝于承明，将述职于南楚。忽中川而反顾，怀旧乡而延伫；路漫漫以无端，情容容而莫与。乃弭节叹曰：人之寓于宇宙也，何异夫栖蜗之争战，附蚋之游禽。而盈虚倚伏，俯仰浮沉，矜荣华于尺影，总万虑于寸阴。

彼忘机于粹日，乃圣达之明箴。妙品物于贞观，曾何足而系心。抚余躬之末迹，属兴王之盛世；蒙三栾之休宠，荷通家之渥惠。登石渠之三阁，典校文乎六艺。振长缨于承华，眷储皇之上睿。居衔觞而接席，出方舟以同济。彼华坊与禁苑，常宵盘而昼憩。思德音其在耳，若清尘之未逝。经二纪以及兹，悲明离之永翳。惟平生之褊能，实有志于栖息。惭灭没之千里，谢韩哀于八极。如蓑裘之代用，譬轮辕之曲直。愧周任之清规，谅无取于陈力。逢濯缨之嘉运，遇井汲之明时。怀君恩而未答，顾灵琐而依迟。总端揆以居副，长庶僚而称师。犹深泉之短绠，若高墉而无基。伊吾人之罪薄，岂斯满之能持。奉皇命以奏举，方驱传于衡疑。遵夕宿以言迈，戒晨装而永辞。行摇摇于南逝，心眷眷而西悲。

尔乃横济牵牛，傍瞻雉库；前观隐脉，却视云布。追晋氏之启戎，覆中州之鼎祚。鞠三川于茂草，沾两京于朝露。故黄旗紫盖，运在震方；金陵之兆，允符厥祥。

及归命之衔璧，爰献玺于武王；启中兴之英主，宣十世而重光。观其内招人望，外攘干纪；草创江南，缔构基址。岂徒能布其德，主晋有祀，《云汉》作诗，《斯干》见美而已哉！乃得正朔相承，于兹四代；多历年所，二百余载。割疆埸于华戎，拯生灵于宇内；不被发而左衽，翙明德其是赉。次临沧之层巘，寻叔宝之旧埏；蕴珠玉之余润，昭罗绮之遗妍。怀若人之远理，岂喜愠其能迁。虽魂埋于百世，犹映澈于九泉。经法王之梵宇，睹因时之或跃；从四海之宅心，故取乱而诛虐。在苍精之将季，剪洪柯以销落；既观蝎而逞刑，又施兽而为谑。候高熢以巧笑，俟长星而欢噱。何惵惵之黔首，思假命其无托。信人欲而天从，爰物睹而圣作。

我皇帝膺箓受图，聪明神武，乘衅而运，席卷三楚。师克在和，仁义必取；形犹积决，应若飚举。于是殪桑林之封豨，缴青丘之大风，戢干戈以耀德，肆《时夏》而成功。放流声于郑、卫，屏艳质于倾宫；配轩皇以迈迹，岂商、周之比隆。化致长平，于兹四纪；六夷膜拜，八蛮同轨。教穆于上庠，冤申于大理；显三光之照烛，降五灵之休祉。谅殊功于百王，固无得而称矣。

溯金牛之迅渚，睹灵山之雄壮，实江南之丘墟，平云霄而竦状。标素岭乎青壁，葺赪文于翠嶂；跳巨石以惊湍，批冲岩而骇浪。铲千寻之峭岸，巘万流之大壑；隐日月以蔽亏，抟风烟而回薄。崖映川而晃朗，水腾光而倏烁；积霜霰之往还，鼓波涛之前却。下流沫以洊险，上岑崟而将落；闻知命之是虞，故违风而靡托。讯会骸之诡状，云怒特之来奔。及渔人之垂饵，沉潜锁于洪源。鉴幽涂于忠武，驰四马之高轩。不语神以征怪，情存之而勿论。晒姑孰之旧朔，访遗迹兮宣武；挟仲谋之雄气，朝委裘而作辅。历祖宗之明君，犹负芒于盛主；势倾河以覆岱，威回天而震宇。

虽明允之笃诚，在伊、稷而未举；矧有功而无志，岂季叶其能处。惧贻笑于文、景，忧象贤之覆餗；虽苞蘖以代兴，终夷宗而殄族。彼儋石之赢储，尚邀之而俟福；况神明之大宝，乃暗干于天禄。造扃键之候司，发传书于关尉；据蒐辕乎伊洛，守衡津于河渭。无矫且以招宾，阙捐繻而待贵。宾祗敬于王典，怀鞠躬而屏气。惟函谷之襟带，疑武库之精兵。采风谣于往昔，闻乳虎于宁成。在当今而简易，止讥鉴其奸情；陋文仲之废职，鄙耏门之食征。

于是近睇赭岑，遥瞻鹊岸，岛屿苍茫，风云萧散。属时雨之新晴，观百川之浩涆；水泓澄以暗夕，山参差而辨旦。忽临睨于故乡，眇江天其无畔；逆洄流而右阻，遵长薄而左贯。独向风以舒情，搴芳洲其谁玩。息铜山而系缆，访叔文之灵宇；得旧名而犹存，皆攒芜而积楚。想夫君之令问，实有声于前古；拯巴汉之废业，爰配名于邹鲁。辨山精以息讼，对祠星而寤主。每抚事以怀人，非末学其能睹。嘉梅根之孝女，尚乘肥于媵姬；嗟吴人之重辟，忧峻网于将贻。彼沈瓜而显义，指沧波而为期；此浮履以明节，赴丹沄其何疑。信理感而情悼，实忄妻怅于余悲；空沈吟以遐想，愧邯郸之妙词。望南陵以寓目，美牙门之守志；当晋师之席卷，岂籓篱而不庇。携老弱于穷城，犹区区乎一篑。虽挈瓶之小善，实君子之所识。……是谓事人之礼。

入雷池之长浦，想恭、岱之芳尘；临鱼官以辍膳，践寒蒲之抽筠。又有生为令德，没为明神。或捐家事主，携手拜亲；或正身殉义，哀感市人。所以家称纯孝，国号能臣。扬清徽于上列，并异世而为邻。发晓渚而溯风，苦神吴之难习。岸曜舟而不进，水腾沙以惊急。天曀曀其垂阴，雨霏霏而来集；愍征夫之劳瘁，每搴帷而伫立。由江沲之派别，望彭汇之通津，涂未中乎及绛，日已盈于浃旬。

于是千流共归，万岭分状；倒影悬高，浮天泻壮。清江洗涤，平湖夷畅；翻光转彩，出没摇漾。岷山、嶓冢，悠远寂寥；青湓、赤岸，控汐引潮。望归云之蓊蓊，扬清风之飘飘；界飞流于翠薄，耿长虹于青霄。若夫灌莽川涯，层潭水府，游泳之所往还，喧鸣之所攒聚。群飞沙涨，掩薄草渚；奇甲异鳞，雕文綷羽。听寡鹤之偏鸣，闻孤鸿之慕侣；在客行而多思，独伤魂而忄妻楚。美中流之冲要，因习坎以守固。既固之而设险，又居之而务德。南通珠崖、夜郎，西款玉津、华墨。莫不内清奸宄，外弭苛慝，篱屏京师，事有均于齐德也。

眄匡岭以踌躇，想霞裳于云仞；流亘娥之逸响，发王子之清韵。若夜光而可投，岂荣华之难摈。羡还丹其何术，伫一丸于来信。径遵途乎鄂渚，迹孙氏之霸基；陈利兵而蓄粟，抗十倍之锐师。在贤才之必用，宁推诚而忍欺；图富强以法立，属贞臣而日嬉。识徐基于江畔，云钓台之旧址；方战国之多虞，犹从容而宴喜。钦辅吴之忠谅，叹仲谋之虚己；处君臣而并得，良致霸其有以。伊文侯之雅望，诚一代之伟人；祢观书以心服，玉比德而誉均。遘时雄之应运，方协义以经纶；名既逼而愈赏，言虽闻而弥亲。惜勤王于延献，俾汉京之惟新；何天命其弗与，悲盛业之未申。泛芦洲以延伫，闻伍员之所济；出怀珠而免仇，归投金以答惠。彼无求于万钟，唯长歌而鼓世；慨斯诚之未感，乃沈躯以明誓。空负恨其何追，徒临飡而先祭；及旋师于郑国，美邀福于来裔。入郢都而抵掌，壮天险之难窥；允分荆之胜略，成百代之良规。贾生方于指大，应侯譬之木披。所以居宗振末，强本弱枝，闻古今之通制，历盛衰而不移，可不谓然与，美经国之远体也。

酌忠言于城郢，播终古之芳猷；忘我躬之匪阅，顾社稷而怀忧。服庄王之高义，乃征名于夏州；耻蹊田之过罚，纳申叔之嘉谋。观巫臣之献箴，鉴《周书》以明喻；何自谋其多僻，要桑中而远赴。若葆申之诛丹，实匡君以成务；在两臣而优劣，居二主其并裕。临赤崖而慷忾，榷雄图于魏武；乘战胜以长驱，志吞吴而并楚。总八州之毅卒，期姑苏而振旅；时有便乎建瓴，事无留于萧斧。霸孙赫其霆奋，杖迈俗之英辅；裂宇宙而三分，诚决机乎一举。嗟玄德之矫矫，思兴复于旧京；招卧龙于当世，配管仲而称英。收散亡之余弱，结与国而连横，延五纪乎岷汉，绍四百于炎精。望巴丘以邅回，遵洞庭而敞恍，沉轻舟而不系，何灵胥之浩荡。眺君、褊之双峰，徒临风以增想；偿瑶觞而一酌，驾彩蜺而独往。

尔乃南奠衡、霍，北距沮、漳；包括沅、澧，汲引潇、湘。滮々长迈，漫漫回翔；荡云沃日，吐霞含光。青碧潭屿，万顷澄澈；绮兰从风，素沙被雪。杂云霞以舒卷，间河洲而断绝；回晓仄于中川，起长飚而半灭。税遗构之旧浦，瞻汨罗以陨泗；岂怀宝而迷邦，犹殷勤而一致。蕴芳华以襞积，非党人之所媚；合《小雅》之怨辞，兼《国风》之美志。譬弹冠而振衣，犹自别于泥滓；且杀身以成义，宁露才而扬己？悲先生之不辰，逢椒、兰之妒美；有骅骝而不驭，焉遑遑于千里。既践境以思人，弥流连其无已。修行潦之薄荐，敢凭诚于沼沚。谒黄陵而展敬，奠瑶席乎川湄。具兰香以膏沐，怀椒糈而要之。延帝子于三后，降夔、龙于九疑。腾河灵之水驾，下太一之灵旗。抚安歌以会儛，疏缓节而依迟。日徘徊以将暮，情眇默而无辞。愠秦皇之巡幸，尤土壤以加戮；昧天道之无亲，勤望祀以祈福。将人怨而神怒，故飞川而荡谷；推冥理以归愆，遂刊山而赭木。

于是下车入部，班条理务，砥课庸薄，夕惕兢惧。存问长老，隐恤氓庶，奉宣皇恩，宽徭省赋。远哉盛乎，斯邦之旧也。有虞巡方以托终，夏后开图而疏决，太伯让嗣以来游，□臣祈仙而齐洁。固是明王之尘轨，圣贤之踪辙也。若夫屈平《怀沙》之赋，贾子游湘之篇，史迁摛文以投吊，扬雄《反骚》而沉川。其风谣雅什，又是词人之所流连也。亦有仲宁、咸德，仍世相继，父子三台，缁衣改敝。古初抱于烈火，刘先高而忤世，蒋公琰之弘通，桓柏绪之匡济，邓兗时之绝述，谷思恭之藻丽，实川岳之精灵，常间出而无替也。至于殊庭之客，帝乡之贤，神奔鬼化，吐吸云烟。玉笥登之而却老，金人植杖以尊泉，苏生骑龙而出入，处静驾鹿以周旋。

配北烛之神女，偶南荣之偓佺。时仿佛其遥见，亦往往而有焉。

尔乃历省府庭，周行街术，山川远览，邑居近悉。割黔中以置守，献青阳而背质，邹生所谓还舟，楚王于焉乘驲。巡高山之累仞，褒吴文之为宰；彼非刘而八王，皆国亡而身醢。在长沙而著令，经五叶其未改；知天道之福谦，胜一时之经始。寻太傅之故宅，今筑室以安禅；邑无改于旧井，尚开流而冽泉。怀伊、管之政术，遇庸臣而见迁；终被知于时主，嗟汉宗之得贤。受齐君之远托，岂理谢而生全；哀怀王之不秀，遂抱恨而伤年。修定祀于北郭，对林野而幽蔼；庶无吐于馨香，祀琼茅而沃酹。景十三以启国，惟君王其能大；迨炎正之中微，实斯籓而是赖。顾四阜之纡余，乍升高以游目；审山川之面带，将取名于衡麓。下弥漫以爽垲，上钦亏而重复；风瑟瑟以鸣松，水琤琤而响谷。低四照于若华，竦千寻于建木。冀嚣尘之可屏，登岩阿而寤宿。舍域中之常恋，慕游仙之灵族。是时凉风暮节，万实西成，华池迥远，飞阁凄明。嘉南州之炎德，爱兰蕙之秋荣。下名柑于曲榭，采芳菊于高城。树罗轩而并列，竹被岭而丛生。玩栖禽之夕返，送旅雁之晨征。悲去乡而远客，寄览物而娱情。惟传车之所骛，实鹰扬其是掌，或解组以立威，乍露服而加赏。遵圣主之恩刑，荷天地之厚德。沾河润于九里，泽自家而刑国。阙小道之可观，宁畏涂其易克；眄高衢而愿骋，忧取累于长纆。闻困石之非据，承炯戒乎明则；愧寿陵之余子，学邯郸而匍匐也。

缵至州，停遣十郡慰劳，解放老疾吏役，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，一皆省并。州界零陵、衡阳等郡，有莫徭蛮者，依山险为居，历政不宾服，因此向化。益阳县人作田二顷，皆异亩同颖。缵在政四年，流人自归，户口增益十余万，州境大安。

太清二年，征为领军，俄改授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北秦、东益、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。缵初闻邵陵王纶当代己为湘州，其后定用河东王誉，缵素轻少王，州府候迎及资待甚薄，誉深衔之。及至州，遂托疾不见缵，仍检括州府庶事，留缵不遣。会闻侯景寇京师，誉饰装当下援，时荆州刺史湘东王赴援，军次郢州武城，缵驰信报曰：“河东已竖樯上水，将袭荆州。”王信之，便回军镇，荆、湘因构嫌隙。寻弃其部伍，单舸赴江陵，王即遣使责让誉，索缵部下。既至，仍遣缵向襄阳，前刺史岳阳王察推迁未去镇，但以城西白马寺处之。会闻贼陷京师，察因不受代。州助防杜岸绐缵曰：“观岳阳殿下必不容使君，使君素得物情，若走入西山，招聚义众，远近必当投集，又帅部下继至，以此义举，无往不克。”缵信之，与结盟约，因夜遁入山。岸反以告察，仍遣岸帅军追缵。缵众望岸军大喜，谓是赴期，既至，即执缵并其众，并俘送之。始被囚絷，寻又逼缵剃发为道人。其年，察举兵袭江陵，常载缵随后。及军退败，行至湕水南，防守缵者虑追兵至，遂害之，弃尸而去，时年五十一。元帝承制，赠缵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谥简宪公。

缵有识鉴，自见元帝，便推诚委结。及元帝即位，追思之，尝为诗，其《序》曰：“简宪之为人也，不事王侯，负才任气，见余则申旦达夕，不能已已。怀夫人之德，何日忘之。”缵著《鸿宝》一百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次子希，字子颜，早知名，选尚太宗第九女海盐公主。承圣初，官至黄门侍郎。

绾字孝卿，缵第四弟也。初为国子生，射策高第。起家长兼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，洗马，中舍人，并掌管记。累迁中书郎，国子博士。出为北中郎长史、兰陵太守，还除员外散骑常侍。时丹阳尹西昌侯萧渊藻以久疾未拜，敕绾权知尹事，迁中军宣城王长史，俄徙御史中丞。高祖遣其弟中书舍人绚宣旨曰：“为国之急，惟在执宪直绳，用人本不限升降。晋宋之世，周闵、蔡廓并以侍中为之，卿勿疑是左迁也。”时宣城王府望重，故有此旨焉。大同四年元日，旧制仆射中丞坐位东西相当，时绾兄缵为仆射，及百司就列，兄弟导驺，分趋两陛，前代未有也，时人荣之。岁余，出为豫章内史。绾在郡，述《制旨礼记正言》义，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。

八年，安成人刘敬宫挟祅道，遂聚党攻郡，内史萧侻弃城走。贼转寇南康、庐陵，屠破县邑，有众数万人，进寇豫章新淦县。南中久不习兵革，吏民恇扰奔散。

或劝绾宜避其锋，绾不从，仍修城隍，设战备，募召敢勇，得万余人。刺史湘东王遣司马王僧辩帅兵讨贼，受绾节度，旬月间，贼党悉平。

十年，复为御史中丞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绾再为宪司，弹纠无所回避，豪右惮之。是时城西开士林馆聚学者，绾与右卫硃异、太府卿贺琛递述《制旨礼记中庸》义。

太清二年，迁左卫将军。会侯景寇至，入守东掖门。三年，迁吏部尚书。宫城陷，绾出奔，外转至江陵。湘东王承制，授侍中、左卫将军、相国长史，侍中如故。

出为持节、云麾将军、湘东内史。承圣二年，征为尚书右仆射，寻加侍中。明年，江陵陷，朝士皆俘入关，绾以疾免，后卒于江陵，时年六十三。

次子交，字少游，颇涉文学，选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阳公主。承圣二年，官至太子洗马，秘书丞，掌东宫管记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太清版荡，亲属离贰，缵不能叶和籓岳，成温陶之举，苟怀私怨，构隙潇湘，遂及祸于身，非由忠节；继以江陵沦覆，实萌于此。以缵之风格，卒为梁之乱阶，惜矣哉。

## 列传第二十九 萧子恪弟子范 子显 子云 子晖

萧子恪，字景冲，兰陵人，齐豫章文献王嶷第二子也。永明中，以王子封南康县侯。年十二，和从兄司徒竟陵王《高松赋》，卫军王俭见而奇之。初为宁朔将军、淮陵太守，建武中，迁辅国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大司马王敬则于会稽举兵反，以奉子恪为名，明帝悉召子恪兄弟亲从七十余人入西省，至夜当害之。会子恪弃郡奔归，是日亦至，明帝乃止，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。东昏即位，迁秘书监，领右军将军，俄为侍中。中兴二年，迁辅国谘议参军。天监元年，降爵为子，除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，以疾不拜，徙为光禄大夫，俄为司徒左长史。

子恪与弟子范等，尝因事入谢，高祖在文德殿引见之，从容谓曰：“我欲与卿兄弟有言。夫天下之宝，本是公器，非可力得。苟无期运，虽有项籍之力，终亦败亡。所以班彪《王命论》云：‘所求不过一金，然终转死沟壑’。卿不应不读此书。

宋孝武为性猜忌，兄弟粗有令名者，无不因事鸩毒，所遗唯有景和。至于朝臣之中，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，枉滥相继，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，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，于时虽疑卿祖，而无如之何。此是疑而不得。又有不疑者，如宋明帝本为庸常被免，岂疑而得全？又复我于时已年二岁，彼岂知我应有今日？当知有天命者，非人所害，害亦不能得。我初平建康城，朝廷内外皆劝我云：‘时代革异，物心须一，宜行处分。’我于时依此而行，谁谓不可！我政言江左以来，代谢必相诛戮，此是伤于和气，所以国祚例不灵长。所谓‘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’此是一义。

二者，齐梁虽曰革代，义异往时。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，宗属未远。卿勿言兄弟是亲，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，有不周旋者，况五服之属邪？齐业之初，亦是甘苦共尝，腹心在我。卿兄弟年少，理当不悉。我与卿兄弟，便是情同一家，岂当都不念此，作行路事。此是二义。我有今日，非是本意所求。且建武屠灭卿门，致卿兄弟涂炭。我起义兵，非惟自雪门耻，亦是为卿兄弟报仇。卿若能在建武、永元之世，拨乱反正，我虽起樊、邓，岂得不释戈推奉；其虽欲不已，亦是师出无名。我今为卿报仇，且时代革异，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。且我自藉丧乱，代明帝家天下耳，不取卿家天下。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，光武言‘假使成帝更生，天下亦不复可得，况子舆乎’。梁初，人劝我相诛灭者，我答之犹如向孝武时事：彼若苟有天命，非我所能杀；若其无期运，何忽行此，政足示无度量。曹志亲是魏武帝孙，陈思之子，事晋武能为晋室忠臣，此即卿事例。卿是宗室，情义异佗，方坦然相期，卿无复怀自外之意。小待，自当知我寸心。”又文献王时，内斋直帐阉人赵叔祖，天监初，入为台齐斋帅，在寿光省，高祖呼叔祖曰：“我本识汝在北第，以汝旧人，故每驱使。汝比见北第诸郎不？”叔祖奉答云：“比多在直，出外甚疏，假使暂出，亦不能得往。”高祖曰：“若见北第诸郎，道我此意：我今日虽是革代，情同一家；但今磐石未立，所以未得用诸郎者，非惟在我未宜，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。但闭门高枕，后自当见我心。”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语。

子恪寻出为永嘉太守。还除光禄卿，秘书监。出为明威将军、零陵太守。十七年，入为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。普通元年，迁宗正卿。三年，迁都官尚书。四年，转吏部。六年，迁太子詹事。大通二年，出为宁远将军、吴郡太守。三年，卒于郡舍，时年五十二。诏赠侍中、中书令。谥曰恭。

子恪兄弟十六人，并仕梁。有文学者，子恪、子质、子显、子云、子晖五人。

子恪尝谓所亲曰：“文史之事，诸弟备之矣，不烦吾复牵率，但退食自公，无过足矣。”子恪少亦涉学，颇属文，随弃其本，故不传文集。

子瑳，亦知名太清中，官至吏部郎，避乱东阳，后为盗所害。

子范字景则，子恪第六弟也。齐永明十年，封祁阳县侯，拜太子洗马。天监初，降爵为子，除后军记室参军，复为太子洗马，俄迁司徒主簿，丁所生母忧去职。子范有孝性，居丧以毁闻。服阕，又为司徒主簿，累迁丹阳尹丞，太子中舍人。出为建安太守，还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，从事中郎。王爱文学士，子范偏被恩遇，尝曰：“此宗室奇才也。”使制《千字文》，其辞甚美，王命记室蔡薳注释之。自是府中文笔，皆使草之。王薨，子范迁宣惠谘议参军，护军临贺王正德长史。正德为丹阳尹，复为正德信威长史，领尹丞。历官十余年，不出籓府，常以自慨，而诸弟并登显列，意不能平，及是为到府笺曰：“上籓首佐，于兹再忝，河南雌伏，自此重升。以老少异时，盛衰殊日，虽佩恩宠，还羞年鬓。”子范少与弟子显、子云才名略相比，而风采容止不逮，故宦途有优劣。每读《汉书》，杜缓兄弟“五人至大官，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”，常吟讽之，以况己也。

寻复为宣惠武陵王司马，不就，仍除中散大夫，迁光禄、廷尉卿。出为戎昭将军、始兴内史。还除太中大夫，迁秘书监。太宗即位，召为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以逼贼不拜。其年葬简皇后，使与张缵俱制哀策文，太宗览读之，曰：“今葬礼虽阙，此文犹不减于旧。”寻遇疾卒，时年六十四。贼平后，世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谥曰文。前后文集三十卷。

二子滂、确，并少有文章。太宗东宫时，尝与邵陵王数诸萧文士，滂、确亦预焉。滂官至尚书殿中郎，中军宣城王记室，先子范卒。确，太清中历官宣城王友，司徒右长史。贼平后，赴江陵，因没关西。

子显字景阳，子恪第八弟也。幼聪慧，文献王异之，爱过诸子。七岁，封宁都县侯。永元末，以王子例拜给事中。天监初，降爵为子。累迁安西外兵，仁威记室参军，司徒主簿，太尉录事。

子显伟容貌，身长八尺。好学，工属文。尝著《鸿序赋》，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：“可谓得明道之高致，盖《幽通》之流也。”又采众家《后汉》，考正同异，为一家之书。又启撰《齐史》，书成，表奏之，诏付秘阁。累迁太子中舍人，建康令，邵陵王友，丹阳尹丞，中书郎，守宗正卿。出为临川内史，还除黄门郎。中大通二年，迁长兼侍中。高祖雅爱子显才，又嘉其容止吐纳，每御筵侍坐，偏顾访焉。

尝从容谓子显曰：“我造《通史》，此书若成，众史可废。”子显对曰：“仲尼赞《易》道，黜《八索》，述职方，除《九丘》，圣制符同，复在兹日。”时以为名对。三年，以本官领国子博士。高祖所制经义，未列学官，子显在职，表置助教一人，生十人。又启撰高祖集，并《普通北伐记》。其年迁国子祭酒，又加侍中，于学递述高祖《五经义》。五年，迁吏部尚书，侍中如故。

子显性凝简，颇负其才气。及掌选，见九流宾客，不与交言，但举扇一捴而已，衣冠窃恨之。然太宗素重其为人，在东宫时，每引与促宴。子显尝起更衣，太宗谓坐客曰：“尝闻异人间出，今日始知是萧尚书。”其见重如此。大同三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吴兴太守，至郡未几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诏曰：“仁威将军、吴兴太守子显，神韵峻举，宗中佳器。分竹未久，奄到丧殒，恻怆于怀。可赠侍中、中书令。

今便举哀。”及葬请谥，手诏“恃才傲物，宜谥曰骄”。

子显尝为《自序》，其略云：“余为邵陵王友，忝还京师，远思前比，即楚之唐、宋，梁之严、邹。追寻平生，颇好辞藻，虽在名无成，求心已足。若乃登高自极，临水送归，风动春朝，月明秋夜，早雁初莺，开花落叶，有来斯应，每不能已也。前世贾、傅、崔、马、邯郸、缪、路之徒，并以文章显，所以屡上歌颂，自比古人。天监十六年，始预九日朝宴，稠人广坐，独受旨云：‘今云物甚美，卿得不斐然赋诗。’诗既成，又降帝旨曰：‘可谓才子。’余退谓人曰：‘一顾之恩，非望而至。遂方贾谊何如哉？未易当也。’每有制作，特寡思功，须其自来，不以力构。少来所为诗赋，则《鸿序》一作，体兼众制，文备多方，颇为好事所传，故虚声易远。”

子显所著《后汉书》一百卷，《齐书》六十卷，《普通北伐记》五卷，《贵俭传》三十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二子序、恺，并少知名。序，太清中历官太子家令，中庶子，并掌管记。及乱，于城内卒。恺，初为国子生，对策高第，州又举秀才。起家秘书郎，迁太子中舍人，王府主簿，太子洗马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复除太子洗马，迁中舍人，并掌管记。累迁宣城王文学，中书郎，太子家令，又掌管记。恺才学誉望，时论以方其父，太宗在东宫，早引接之。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，于宣猷堂宴饯，并召时才赋诗，同用十五剧韵，恺诗先就，其辞又美。太宗与湘东王令曰：“王筠本自旧手，后进有萧恺可称，信为才子。”先是时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《玉篇》，太宗嫌其书详略未当，以恺博学，于文字尤善，使更与学士删改。迁中庶子，未拜，徙为吏部郎。太清二年，迁御史中丞。顷之，侯景寇乱，恺于城内迁侍中，寻卒官，时年四十四。

文集并亡逸。

子云字景乔，子恪第九弟也。年十二，齐建武四年，封新浦县侯，自制拜章，便有文采。天监初，降爵为子。既长勤学，以晋代竟无全书，弱冠便留心撰著，至年二十六，书成，表奏之，诏付秘阁。子云性沈静，不乐仕进。年三十，方起家为秘书郎。迁太子舍人，撰《东宫新记》，奏之，敕赐束帛。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，晋安王文学，司徒主簿，丹阳尹丞。时湘东王为京尹，深相赏好，如布衣之交。迁北中郎庐陵王谘议参军，兼尚书左丞。大通元年，除黄门郎，俄迁轻车将军，兼司徒左长史。二年，入为吏部。三年，迁长兼侍中。中大通元年，转太府卿。三年，出为贞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在郡以和理称，民吏悦之。还除散骑常侍，俄复为侍中。

大同二年，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，领南徐州大中正。顷之，复为侍中，祭酒、中正如故。

梁初，郊庙未革牲牷，乐辞皆沈约撰，至是承用，子云始建言宜改。启曰：“伏惟圣敬率由，尊严郊庙，得西邻之心，知周、孔之迹，载革牢俎，德通神明，黍稷苹藻，竭诚严配，经国制度，方悬日月，垂训百王，于是乎在。臣比兼职斋官，见伶人所歌，犹用未革牲前曲。圜丘视燎，尚言‘式备牲牷’；北郊《諴雅》，亦奏‘牲云孔备’；清庙登歌，而称‘我牲以洁’；三朝食举，犹咏‘硃尾碧鳞’。

声被鼓钟，未符盛制。臣职司儒训，意以为疑，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？”敕答曰：“此是主者守株，宜急改也。”仍使子云撰定。敕曰：“郊庙歌辞，应须典诰大语，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；而沈约所撰，亦多舛谬。”子云答敕曰：“殷荐朝飨，乐以雅名，理应正采《五经》，圣人成教。而汉来此制，不全用经典；约之所撰，弥复浅杂。臣前所易约十曲，惟知牲牷既革，宜改歌辞，而犹承例，不嫌流俗乖体。

既奉令旨，始得发蒙。臣夙本庸滞，昭然忽朗，谨依成旨，悉改约制。惟用《五经》为本，其次《尔雅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大戴礼》，即是经诰之流，愚意亦取兼用。臣又寻唐、虞诸书，殷《颂》周《雅》，称美是一，而复各述时事。大梁革服，偃武修文，制礼作乐，义高三正；而约撰歌辞，惟浸称圣德之美，了不序皇朝制作事。《雅》、《颂》前例，于体为违。伏以圣旨所定《乐论》，钟律纬绪，文思深微，命世一出，方悬日月，不刊之典，礼乐之教，致治所成。谨一二采缀，各随事显义，以明制作之美。覃思累日，今始克就，谨以上呈。”敕并施用。

子云善草隶书，为世楷法。自云善效钟元常、王逸少而微变字体。答敕云：“臣昔不能拔赏，随世所贵，规摹子敬，多历年所。年二十六，著《晋史》，至《二王列传》，欲作论语草隶法，言不尽意，遂不能成，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。十许年来，始见敕旨《论书》一卷，商略笔势，洞澈字体；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，犹子敬之不及逸少。自此研思，方悟隶式，始变子敬，全范元常。逮尔以来，自觉功进。”其书迹雅为高祖所重，尝论子云书曰：“笔力劲骏，心手相应，巧逾杜度，美过崔实，当与元常并驱争先。”其见赏如此。

七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东阳太守。中大同元年，还拜宗正卿。太清元年，复为侍中、国子祭酒，领南徐州大中正。二年，侯景寇逼，子云逃民间。三年三月，宫城失守，东奔晋陵，馁卒于显灵寺僧房，年六十三。所著《晋书》一百一十卷，《东宫新记》二十卷。

第二子特，字世达。早知名，亦善草隶。高祖尝谓子云曰：“子敬之书，不及逸少。近见特迹，遂逼于卿。”历官著作佐郎，太子舍人，宣惠主簿，中军记室。

出为海盐令，坐事免。年二十五，先子云卒。

子晖字景光，子云弟也。少涉书史，亦有文才。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迁南中郎记室。出为临安令。性恬静，寡嗜好，尝预重云殿听制讲《三慧经》，退为《讲赋》奏之，甚见称赏。迁安西武陵王谘议，带新繁令，随府转仪同从事、骠骑长史，卒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昔魏藉兵威而革汉运，晋因宰辅乃移魏历，异乎古之禅授，以德相传，故抑前代宗枝，用绝民望。然刘晔、曹志，犹显于朝；及宋遂为废姓。

而齐代，宋之戚属，一皆歼焉。其祚不长，抑亦由此。有梁革命，弗取前规，故子恪兄弟及群从，并随才任职，通贵满朝，不失于旧，岂惟魏幽晋显而已哉。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，度越前代矣。

## 列传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

孔休源，字庆绪，会稽山阴人也。晋丹阳太守冲之八世孙。曾祖遥之，宋尚书水部郎。父珮，齐庐陵王记室参军，早卒。

休源年十一而孤，居丧尽礼，每见父手所写书，必哀恸流涕，不能自胜，见者莫不为之垂泣。后就吴兴沈驎士受经，略通大义。建武四年，州举秀才，太尉徐孝嗣省其策，深善之，谓同坐曰：“董仲舒、华令思何以尚此，可谓后生之准也。观其此对，足称王佐之才。”琅邪王融雅相友善，乃荐之于司徒竟陵王，为西邸学士。

梁台建，与南阳刘之遴同为太学博士，当时以为美选。休源初到京，寓于宗人少府卿孔登宅，曾以祠事入庙，侍中范云一与相遇，深加褒赏，曰：“不期忽觏清颜，顿袪鄙吝，观天披雾，验之今日。”后云命驾到少府门，登便拂筵整带，谓当诣己，既而独造休源，高谈尽日，同载还家，登深以为愧。尚书令沈约当朝贵显，轩盖盈门，休源或时后来，必虚襟引接，处之坐右，商略文义。其为通人所推如此。

俄除临川王府行参军。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：“今帝业初基，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，为尚书仪曹郎。为朕思之，谁堪其选？”勉对曰：“孔休源识具清通，谙练故实，自晋、宋《起居注》诵略上口。”高祖亦素闻之，即日除兼尚书仪曹郎中。是时多所改作，每逮访前事，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，曾无疑滞。吏部郎任昉常谓之为“孔独诵”。

迁建康狱正，及辨讼折狱，时罕冤人。后有选人为狱司者，高祖尚引休源以励之。除中书舍人，司徒临川王府记室参军，迁尚书左丞，弹肃礼闱，雅允朝望。时太子詹事周舍撰《礼疑义》，自汉魏至于齐梁，并皆搜采，休源所有奏议，咸预编录。除给事黄门侍郎，迁长兼御史中丞，正色直绳，无所回避，百僚莫不惮之。除少府卿，又兼行丹阳尹事。出为宣惠晋安王府长史、南郡太守、行荆州府州事。高祖谓之曰：“荆州总上流冲要，义高分陕，今以十岁儿委卿，善匡翼之，勿惮周昌之举也。”对曰：“臣以庸鄙，曲荷恩遇，方揣丹诚，效其一割。”上善其对，乃敕晋安王曰：“孔休源人伦仪表，汝年尚幼，当每事师之。”寻而始兴王嶦代镇荆州，复为憺府长史，南郡太守、行府州事如故。在州累政，甚有治绩，平心决断，请托不行。高祖深嘉之。除通直散骑常侍，领羽林监，转秘书监，迁明威将军，复为晋安王府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别敕专行南徐州事。休源累佐名籓，甚得民誉，王深相倚仗，军民机务，动止询谋。常于中斋别施一榻，云“此是孔长史坐”，人莫得预焉。其见敬如此。

征为太府卿，俄授都官尚书，顷之，领太子中庶子。普通七年，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薨，高祖与群臣议代王居州任者久之，于时贵戚王公，咸望迁授，高祖曰：“朕已得人。孔休源才识通敏，实应此选。”乃授宣惠将军、监扬州。休源初为临川王行佐，及王薨而管州任，时论荣之。而神州都会，簿领殷繁，休源割断如流，傍无私谒。中大通二年，加授金紫光禄大夫，监扬州如故。累表陈让，优诏不许。

在州昼决辞讼，夜览坟籍。每车驾巡幸，常以军国事委之。

昭明太子薨，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，与群公参定谋议，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。

四年，遘疾，高祖遣中使候问，并给医药，日有十数。其年五月，卒，时年六十四。

遗令薄葬，节朔荐蔬菲而已。高祖为之流涕，顾谓谢举曰：“孔休源奉职清忠，当官正直，方欲共康治道，以隆王化。奄至殒殁，朕甚痛之。”举曰：“此人清介强直，当今罕有，微臣窃为陛下惜之。”诏曰：“慎终追远，历代通规；褒德畴庸，先王令典。宣惠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监扬州孔休源，风业贞正，雅量冲邈，升荣建礼，誉重搢绅。理务神州，化覃歌咏，方兴仁寿，穆是伦。奄然永逝，倍用悲恻。可赠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赙第一材一具，布五十匹，钱五万，蜡二百斤。

克日举哀。丧事所须，随由资给。谥曰贞子。”皇太子手令曰：“金紫光禄大夫孔休源，立身中正，行己清恪。昔岁西浮渚宫，东泊枌壤，毘佐蕃政，实尽厥诚。安国之详审，公仪之廉白，无以过之。奄至殒丧，情用恻怛。今须举哀，外可备礼。”

休源少孤，立志操，风范强正，明练治体。持身俭约，学穷文艺，当官理务，不惮强御，常以天下为己任。高祖深委仗之。累居显职，纤毫无犯。性慎密，寡嗜好。出入帷幄，未尝言禁中事，世以此重之。聚书盈七千卷，手自校治，凡奏议弹文，勒成十五卷。

长子云童，颇有父风，而笃信佛理，遍持经戒。官至岳阳王府谘议、东扬州别驾。

少子宗轨，聪敏有识度，历尚书都官郎，司徒左西掾，中书郎。

江革，字休映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齐之，宋尚书金部郎。父柔之，齐尚书仓部郎，有孝行，以母忧毁卒。革幼而聪敏，早有才思，六岁便解属文。柔之深加赏器，曰：“此儿必兴吾门。”九岁丁父艰，与弟观同生孤贫，傍无师友，兄弟自相训勖，读书精力不倦。十六丧母，以孝闻。服阕，与观俱诣太学，补国子生，举高第。齐中书郎王融、吏部谢朓雅相钦重。朓尝宿卫，还过候革，时大雪，见革弊絮单席，而耽学不倦，嗟叹久之，乃脱所著襦，并手割半氈与革充卧具而去。司徒竟陵王闻其名，引为西邸学士。弱冠举南徐州秀才。时豫章胡谐之行州事，王融与谐之书，令荐革。谐之方贡琅邪王泛，便以革代之。解褐奉朝请。仆射江祏深相引接，祏为太子詹事，启革为府丞。祏时权倾朝右，以革才堪经国，令参掌机务，诏诰文檄，皆委以具。革防杜形迹，外人不知。祏诛，宾客皆罹其罪，革独以智免。

除尚书驾部郎。中兴元年，高祖入石头，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距义师，乃使革制书与昂，于坐立成，辞义典雅，高祖深赏叹之，因令与徐勉同掌书记。建安王为雍州刺史，表求管记，以革为征北记室参军，带中庐令。与弟观少长共居，不忍离别，苦求同行，乃以观为征北行参军，兼记室。时吴兴沈约、乐安任昉，并相赏重，昉与革书云：“此段雍府妙选英才，文房之职，总卿昆季，可谓驭二龙于长途，骋骐骥于千里。”途次江夏，观遇疾卒。革时在雍，为府王所礼，款若布衣。王被征为丹阳尹，以革为记室，领五官掾，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建康正。频迁秣陵、建康令。

为治明肃，豪强惮之。入为中书舍人，尚书左丞，司农卿，复出为云麾晋安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、行江州府事。徙仁威庐陵王长史，太守、行事如故，以清严为百城所惮。

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，革以正直自居，不与签帅等同坐。俄迁左光禄大夫、南平王长史、御史中丞，弹奏豪权，一无所避。

除少府卿，出为贞威将军、北中郎南康王长史、广陵太守，改授镇北豫章王长史，将军、太守如故。时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，革被敕随府王镇彭城。城既失守，革素不便马，乃泛舟而还，途经下邳，遂为魏人所执。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，厚加接待。革称患脚不拜，延明将加害焉，见革辞色严正，更相敬重。时祖芃同被拘执，延明使芃作《欹器》、《漏刻铭》，革骂芃曰：“卿荷国厚恩，已无报答，今乃为虏立铭，孤负朝廷。”延明闻之，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，革辞以囚执既久，无复心思。延明逼之逾苦，将加箠扑。革厉色而言曰：“江革行年六十，不能杀身报主，今日得死为幸，誓不为人执笔。”延明知不可屈，乃止。日给脱粟三升，仅余性命。值魏主讨中山王元略反北，乃放革及祖芃还朝。诏曰：“前贞威将军、镇北长史、广陵太守江革，才思通赡，出内有闻，在朝正色，临危不挠，首佐台铉，实允佥谐。可太尉临川王长史。”

时高祖盛于佛教，朝贤多启求受戒，革精信因果，而高祖未知，谓革不奉佛教，乃赐革《觉意诗》五百字，云“惟当勤精进，自强行胜修；岂可作底突，如彼必死囚。以此告江革，并及诸贵游。”又手敕云：“世间果报，不可不信，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？”革因启乞受菩萨戒。

重除少府卿、长史、校尉。时武陵王在东州，颇自骄纵，上召革面敕曰：“武陵王年少，臧盾性弱，不能匡正，欲以卿代为行事。非卿不可，不得有辞。”乃除折冲将军、东中郎武陵王长史、会稽郡丞、行府州事。革门生故吏，家多在东州，闻革应至，并赍持缘道迎候。革曰：“我通不受饷，不容独当故人筐篚。”至镇，惟资公俸，食不兼味。郡境殷广，辞讼日数百，革分判辨析，曾无疑滞。功必赏，过必罚，民安吏畏，百城震恐。琅邪王骞为山阴令，赃货狼藉，望风自解。府王惮之，遂雅相钦重。每至侍宴，言论必以《诗》《书》，王因此耽学好文。典签沈炽文以王所制诗呈高祖，高祖谓仆射徐勉曰：“江革果能称职。”乃除都官尚书。将还，民皆恋惜之，赠遗无所受。送故依旧订舫，革并不纳，惟乘台所给一舸。舸艚偏欹，不得安卧。或谓革曰：“船既不平，济江甚险，当移徙重物，以迮轻艚。”

革既无物，乃于西陵岸取石十余片以实之。其清贫如此。寻监吴郡。于时境内荒俭，劫盗公行。革至郡，惟有公给仗身二十人，百姓皆惧不能静寇；反省游军尉，民下逾恐。革乃广施恩抚，明行制令，盗贼静息，民吏安之。

武陵王出镇江州，乃曰：“我得江革，文华清丽，岂能一日忘之，当与其同饱。”

乃表革同行。又除明威将军、南中郎长史、寻阳太守。征入为度支尚书。好奖进闾阎，为后生延誉，由是衣冠士子，翕然归之。时尚书令何敬容掌选，序用多非其人。

革性强直，每至朝宴，恒有褒贬，以此为权势所疾，乃谢病还家。除光禄大夫、领步兵校尉、南、北兗二州大中正，优游闲放，以文酒自娱。大同元年二月，卒，谥曰强子。有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革历官八府长史，四王行事，三为二千石，傍无姬侍，家徒壁立，世以此高之。

长子行敏，好学有才俊，官至通直郎，早卒，有集五卷。

次子从简，少有文情，年十七，作《采荷词》以刺敬容，为当时所赏。历官司徒从事中郎。侯景乱，为任约所害。子兼叩头流血，乞代父命，以身蔽刃，遂俱见杀。天下莫不痛之。

史臣曰：高祖留心政道，孔休源以识治见知，既遇其时，斯为幸矣。江革聪敏亮直，亦一代之盛名欤。

## 列传第三十一 谢举 何敬容

谢举，字言扬，中书令览之弟也。幼好学，能清言，与览齐名。举年十四，尝赠沈约五言诗，为约称赏。世人为之语曰：“王有养、炬，谢有览、举。”养、炬，王筠、王泰小字也。起家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，轻车功曹史，秘书丞，司空从事中郎，太子庶子，家令，掌东宫管记，深为昭明太子赏接。秘书监任昉出为新安郡，别举诗云：“讵念耋嗟人，方深老夫托。”其属意如此。尝侍宴华林园，高祖访举于览，览对曰：“识艺过臣甚远，惟饮酒不及于臣。”高祖大悦。转太子中庶子，犹掌管记。

天监十一年，迁侍中。十四年，出为宁远将军、豫章内史，为政和理，甚得民心。十八年，复入为侍中，领步兵校尉。普通元年，出为贞毅将军、太尉临川王长史。四年，入为左民尚书。其年迁掌吏部，寻以公事免。五年，起为太子中庶子，领右军将军。六年，复为左民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俄徙为吏部尚书，寻加侍中。出为仁威将军、晋陵太守。在郡清静，百姓化其德，境内肃然。罢郡还，吏民诣阙请立碑，诏许之。大通二年，入为侍中、五兵尚书，未拜，迁掌吏部，侍中如故。举祖庄，宋世再典选，至举又三为此职，前代未有也。

举少博涉多通，尤长玄理及释氏义。为晋陵郡时，常与义僧递讲经论，征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。其盛如此。先是，北渡人卢广有儒术，为国子博士，于学发讲，仆射徐勉以下毕至。举造坐，屡折广，辞理通迈。广深叹服，仍以所执麈尾荐之，以况重席焉。

四年，加侍中。五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侍中如故。大同三年，以疾陈解，徙为右光禄大夫，给亲信二十人。其年，出为云麾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先是，何敬容居郡有美绩，世称为何吴郡。及举为政，声迹略相比。六年，入为侍中、中书监，未拜，迁太子詹事、翊左将军，侍中如故。举父綍，齐世终此官，累表乞改授，敕不许，久之方就职。九年，迁尚书仆射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举虽居端揆，未尝肯预时务，多因疾陈解。敕辄赐假，并手敕处方，加给上药。其恩遇如此。其年，以本官参掌选事。太清二年，迁尚书令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是岁，侯景寇京师，举卒于围内。

诏赠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、尚书令如故。文集乱中并亡逸。

二子禧，嘏，并少知名。嘏，太清中，历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建安太守。

何敬容，字国礼，庐江人也。祖攸之，宋太常卿；父昌珝，齐吏部尚书；并有名前代。敬容以名家子，弱冠选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天监初，为秘书郎，历太子舍人，尚书殿中郎，太子洗马，中书舍人，秘书丞，迁扬州治中。出为建安内史，清公有美绩，民吏称之。还除黄门郎，累迁太子中庶子，散骑常侍，侍中，司徒左长史。普通二年，复为侍中，领羽林监，俄又领本州大中正。顷之，守吏部尚书，铨序明审，号为称职。四年，出为招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为政勤恤民隐，辨讼如神，视事四年，治为天下第一。吏民诣阙请树碑，诏许之。大通二年，征为中书令，未拜，复为吏部尚书，领右军将军，俄加侍中。中大通元年，改太子中庶子。

敬容身长八尺，白皙美须眉。性矜庄，衣冠尤事鲜丽，每公庭就列，容止出人。

三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参掌选事，侍中如故。时仆射徐勉参掌机密，以疾陈解，因举敬容自代，故有此授焉。五年，迁左仆射，加宣惠将军，置佐史，侍中、参掌如故。大同三年正月，硃雀门灾，高祖谓群臣曰：“此门制卑狭，我始欲构，遂遭天火。”并相顾未有答。敬容独曰：“此所谓陛下‘先天而天不违’。”时以为名对。

俄迁中权将军、丹阳尹，侍中、参掌、佐史如故。五年，入为尚书令，侍中、将军、参掌、佐史如故。

敬容久处台阁，详悉旧事，且聪明识治，勤于簿领，诘朝理事，日旰不休。自晋、宋以来，宰相皆文义自逸，敬容独勤庶务，为世所嗤鄙。时萧琛子巡者，颇有轻薄才，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，敬容处之如初，亦不屑也。

十一年，坐妾弟费慧明为导仓丞，夜盗官米，为禁司所执，送领军府。时河东王誉为领军将军，敬容以书解慧明，誉即封书以奏。高祖大怒，付南司推劾。御史中丞张绾奏敬容挟私罔上，合弃市刑，诏特免职。初，天监中，有沙门释宝志者，尝遇敬容，谓曰：“君后必贵，然终是何败何耳”。及敬容为宰相，谓何姓当为其祸，故抑没宗族，无仕进者，至是竟为河东所败。

中大同元年三月，高祖幸同泰寺讲《金字三慧经》，敬容请预听，敕许之。又有敕听朔望问讯。寻起为金紫光禄大夫，未拜，又加侍中。敬容旧时宾客门生喧哗如昔，冀其复用。会稽谢郁致书戒之曰：“草莱之人，闻诸道路，君侯已得瞻望朝夕，出入禁门，醉尉将不敢呵，灰然不无其渐，甚休，甚休！敢贺于前，又将吊也。

昔流言裁作，公旦东奔；燕书始来，子孟不入。夫圣贤被虚过以自斥，未有婴时衅而求亲者也。且曝鳃之鳞，不念杯杓之水；云霄之翼，岂顾笼樊之粮。何者？所托已盛也。昔君侯纳言加首，鸣玉在腰，回豊貂以步文昌，耸高蝉而趋武帐，可谓盛矣。不以此时荐才拔士，少报圣主之恩；今卒如爰丝之说，受责见过，方复欲更窥朝廷，觖望万分，窃不为左右取也。昔窦婴、杨恽亦得罪明时，不能谢绝宾客，犹交党援，卒无后福，终益前祸。仆之所吊，实在于斯。人人所以颇犹有踵君侯之门者，未必皆感惠怀仁，有灌夫、任安之义，乃戒翟公之大署，冀君侯之复用也。夫在思过之日，而挟复用之意，未可为智者说矣。君侯宜杜门念失，无有所通，筑茅茨于钟阜，聊优游以卒岁，见可怜之意，著待终之情。复仲尼能改之言，惟子贡更也之譬，少戢言于众口，微自救于竹帛，所谓‘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’。如此，令明主闻知，尚有冀也。仆东皋鄙人，入穴幸无衔窭，耻天下之士不为执事道之，故披肝胆，示情素，君侯岂能鉴焉。”

太清元年，迁太子詹事，侍中如故。二年，侯景袭京师，敬容自府移家台内。

初，景于涡阳退败，未得审实，传者乃云其将暴显反，景身与众并没，朝廷以为忧。

敬容寻见东宫，太宗谓曰：“淮北始更有信，侯景定得身免，不如所传。”敬容对曰：“得景遂死，深是朝廷之福。”太宗失色，问其故。敬容曰：“景翻覆叛臣，终当乱国。”是年，太宗频于玄圃自讲《老》、《庄》二书，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，每日入听。敬容谓孜曰：“昔晋代丧乱，颇由祖尚玄虚，胡贼殄覆中夏。今东宫复袭此，殆非人事，其将为戎乎？”俄而侯景难作，其言有征也。三年正月，敬容卒于围内，诏赠仁威将军，本官并如故。

何氏自晋司空充、宋司空尚之，世奉佛法，并建立塔寺；至敬容又舍宅东为伽蓝，趋势者因助财造构，敬容并不拒，故此寺堂宇校饰，颇为宏丽。时轻薄者因呼为“众造寺”焉。及敬容免职出宅，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，竟无余财货，时亦以此称之。

子，秘书丞，早卒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魏正始及晋之中朝，时俗尚于玄虚，贵为放诞，尚书丞郎以上，簿领文案，不复经怀，皆成于令史。逮乎江左，此道弥扇，惟卞壸以台阁之务，颇欲综理，阮孚谓之曰：“卿常无闲暇，不乃劳乎？”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，未尝省牒，风流相尚，其流遂远。望白署空，是称清贵；恪勤匪懈，终滞鄙俗。是使朝经废于上，职事隳于下。小人道长，抑此之由。呜呼！伤风败俗，曾莫之悟。

永嘉不竞，戎马生郊，宜其然矣。何国礼之识治，见讥薄俗，惜哉！

## 列传第三十二 硃异 贺琛

硃异，字彦和，吴郡钱唐人也。父巽，以义烈知名，官至齐江夏王参军、吴平令。异年数岁，外祖顾欢抚之，谓异祖昭之曰：“此儿非常器，当成卿门户。”年十余岁，好群聚蒲博，颇为乡党所患。既长，乃折节从师，遍治《五经》，尤明《礼》、《易》，涉猎文史，兼通杂艺，博弈书算，皆其所长。年二十，诣都，尚书令沈约面试之，因戏异曰：“卿年少，何乃不廉？”异逡巡未达其旨。约乃曰：“天下唯有文义棋书，卿一时将去，可谓不廉也。”其年，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，比廷尉。敕付尚书详议，从之。旧制，年二十五方得释褐。时异适二十一，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。寻有诏求异能之士，《五经》博士明山宾表荐异曰：“窃见钱唐硃异，年时尚少，德备老成。在独无散逸之想，处暗有对宾之色，器宇弘深，神表峰峻。金山万丈，缘陟未登；玉海千寻，窥映不测。加以珪璋新琢，锦组初构，触响铿锵，值采便发。观其信行，非惟十室所稀，若使负重遥途，必有千里之用。”

高祖召见，使说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义，甚悦之，谓左右曰：“硃异实异。”后见明山宾，谓曰：“卿所举殊得其人。”仍召异直西省，俄兼太学博士。其年，高祖自讲《孝经》，使异执读。迁尚书仪曹郎，入兼中书通事舍人，累迁鸿胪卿，太子右卫率，寻加员外常侍。

普通五年，大举北伐，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，诏有司议其虚实。

异曰：“自王师北讨，克获相继，徐州地转削弱，咸愿归罪法僧，法僧惧祸之至，其降必非伪也。”高祖仍遣异报法僧，并敕众军应接，受异节度。既至，法僧遵承朝旨，如异策焉。中大通元年，迁散骑常侍。自周舍卒后，异代掌机谋，方镇改换，朝仪国典，诏诰敕书，并兼掌之。每四方表疏，当局簿领，谘询详断，填委于前。

异属辞落纸，览事下议，纵横敏赡，不暂停笔，顷刻之间，诸事便了。

大同四年，迁右卫将军。六年，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《老子义》，敕许之。

及就讲，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，为一时之盛。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，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《礼记中庸义》，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《易》。八年，改加侍中。太清元年，迁左卫将军，领步兵。二年，迁中领军，舍人如故。

高祖梦中原平，举朝称庆，旦以语异，异对曰：“此宇内方一之征。”及侯景归降，敕召群臣议，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，高祖欲纳之，未决；尝夙兴至武德阁，自言“我国家承平若此，今便受地，讵是事宜，脱致纷纭，悔无所及”。异探高祖微旨，应声答曰：“圣明御宇，上应苍玄，北土遗黎，谁不慕仰？为无机会，未达其心。今侯景分魏国太半，输诚送款，远归圣朝，岂非天诱其衷，人奖其计！

原心审事，殊有可嘉。今若不容，恐绝后来之望。此诚易见，愿陛下无疑。”高祖深纳异言，又感前梦，遂纳之。及贞阳败没，自魏遣使还，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。

敕有司定议，异又以和为允，高祖果从之。其年六月，遣建康令谢挺、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。是时，侯景镇寿春，累启绝和，及请追使。又致书与异，辞意甚切，异但述敕旨以报之。八月，景遂举兵反，以讨异为名。募兵得三千人，及景至，仍以其众守大司马门。

初，景谋反，合州刺史鄱阳王范、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，异以景孤立寄命，必不应尔，乃谓使者：“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！”并抑而不奏，故朝廷不为之备。及寇至，城内文武咸尤之。皇太子又制《围城赋》，其末章云：“彼高冠及厚履，并鼎食而乘肥，升紫霄之丹地，排玉殿之金扉，陈谋谟之启沃，宣政刑之福威，四郊以之多垒，万邦以之未绥。问豺狼其何者？访虺蜴之为谁？”盖以指异。

异因惭愤，发病卒，时年六十七。诏曰：“故中领军异，器宇弘通，才力优赡，谘谋帷幄，多历年所。方赞朝经，永申寄任。奄先物化，恻悼兼怀。可赠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给秘器一具。凶事所须，随由资办。”旧尚书官不以为赠，及异卒，高祖惜之，方议赠事。左右有善异者，乃启曰：“异忝历虽多，然平生所怀，愿得执法。”

高祖因其宿志，特有此赠焉。

异居权要三十余年，善窥人主意曲，能阿谀以承上旨，故特被宠任。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，四官皆珥貂，自右卫率至领军，四职并驱卤簿，近代未之有也。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，其中有台池玩好，每暇日与宾客游焉。四方所馈，财货充积。性吝啬，未尝有散施。厨下珍羞腐烂，每月常弃十数车，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。所撰《礼》、《易》讲疏及仪注、文集百余篇，乱中多亡逸。

长子肃，官至国子博士；次子闰，司徒掾。并遇乱卒。

贺琛，字国宝，会稽山阴人也。伯父蒨，步兵校尉，为世硕儒。琛幼，蒨授其经业，一闻便通义理。蒨异之，常曰：“此儿当以明经致贵。”蒨卒后，琛家贫，常往还诸暨，贩粟以自给。闲则习业，尤精《三礼》。初，蒨于乡里聚徒教授，至是又依琛焉。

普通中，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。琛始出都，高祖闻其学术，召见文德殿，与语悦之，谓仆射徐勉曰：“琛殊有世业。”仍补王国侍郎，俄兼太学博士，稍迁中卫参军事、尚书通事舍人，参礼仪事。累迁通直正员郎，舍人如故。又征西鄱阳王中录事，兼尚书左丞，满岁为真。诏琛撰《新谥法》，至今施用。时皇太子议，大功之末，可以冠子嫁女。琛驳之曰：令旨以“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，不得自冠自嫁。”推以《记》文，窃犹致惑。

案嫁冠之礼，本是父之所成，无父之人，乃可自冠。故称大功小功，并以冠子嫁子为文；非关惟得为子，己身不得也。小功之末，既得自嫁娶，而亦云“冠子娶妇”，其义益明。故先列二服，每明冠子嫁子，结于后句，方显自娶之义。既明小功自娶，即知大功自冠矣，盖是约言而见旨。若谓缘父服大功，子服小功，小功服轻，故得为子冠嫁，大功服重，故不得自嫁自冠者，则小功之末，非明父子服殊，不应复云“冠子嫁子”也。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，大功之文不言己冠，故知身有大功，不得自行嘉礼，但得为子冠嫁。窃谓有服不行嘉礼，本为吉凶不可相干。子虽小功之末，可得行冠嫁，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。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，是于吉凶礼无碍；吉凶礼无碍，岂不得自冠自嫁？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，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？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，是琛之所惑也。

又令旨推“下殇小功不可娶妇，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”。伏寻此旨，若谓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，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，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。《记》文应云降服则不可，宁得惟称下殇？今不言降服，的举下殇，实有其义。夫出嫁出后，或有再降，出后之身，于本姊妹降为大功；若是大夫服士，又以尊降，则成小功。其于冠嫁，义无以异。所以然者，出嫁则有受我，出后则有传重，并欲薄于此而厚于彼，此服虽降，彼服则隆。昔实期亲，虽再降犹依小功之礼，可冠可嫁。若夫期降大功，大功降为小功，止是一等，降杀有伦，服末嫁冠，故无有异。惟下殇之服，特明不娶之义者，盖缘以幼稚之故。夭丧情深，既无受厚佗姓，又异传重彼宗，嫌其年稚服轻，顿成杀略，故特明不娶，以示本重之恩。是以凡厥降服，冠嫁不殊；惟在下殇，乃明不娶。其义若此，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，皆不可冠嫁也。且《记》云“下殇小功”，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，语小功则不得兼于大功。若实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，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，《记》不得直云“下殇小功则不可”。恐非文意。此又琛之所疑也。

遂从琛议。

迁员外散骑常侍。旧尚书南坐，无貂；貂自琛始也。顷之，迁御史中丞，参礼仪事如先。琛家产既豊，买主第为宅，为有司所奏，坐免官。俄复为尚书左丞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国子博士，未拜，改为通直散骑常侍，领尚书左丞，并参礼仪事。

琛前后居职，凡郊庙诸仪，多所创定。每见高祖，与语常移晷刻，故省中为之语曰：“上殿不下有贺雅。”琛容止都雅，故时人呼之。迁散骑常侍，参礼仪如故。

是时，高祖任职者，皆缘饰奸谄，深害时政，琛遂启陈事条封奏曰：臣荷拔擢之恩，曾不能效一职；居献纳之任，又不能荐一言。窃闻“慈父不爱无益之子，明君不畜无益之臣”，臣所以当食废飧，中宵而叹息也。辄言时事，列之于后。非谓谋猷，宁云启沃。独缄胸臆，不语妻子。辞无粉饰，削槁则焚。脱得听览，试加省鉴。如不允合，亮其戆愚。

其一事曰：今北边稽服，戈甲解息，政是生聚教训之时，而天下户口减落，诚当今之急务。虽是处雕流，而关外弥甚，郡不堪州之控总，县不堪郡之裒削，更相呼扰，莫得治其政术，惟以应赴征敛为事。百姓不能堪命，各事流移，或依于大姓，或聚于屯封，盖不获已而窜亡，非乐之也。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，乃至年常租课，动致逋积，而民失安居，宁非牧守之过？东境户口空虚，皆由使命繁数。夫犬不夜吠，故民得安居。今大邦大县，舟舸衔命者，非惟十数；复穷幽之乡，极远之邑，亦皆必至。每有一使，属所搔扰；况复烦扰积理，深为民害。驽困邑宰，则拱手听其渔猎；桀黠长吏，又因之而为贪残。纵有廉平，郡犹掣肘。故邑宰怀印，类无考绩，细民弃业，流冗者多，虽年降复业之诏，屡下蠲赋之恩，而终不得反其居也。

其二事曰：圣主恤隐之心，纳隍之念，闻之遐迩，至于翾飞蠕动，犹且度脱，况在兆庶。而州郡无恤民之志，故天下颙颙，惟注仰于一人，诚所谓“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鬼神，畏之如雷霆”。苟须应痛逗药，岂可不治之哉？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，罕有廉白者，良由风俗侈靡。使之然也。淫奢之弊，其事多端，粗举二条，言其尤者。夫食方丈于前，所甘一味。今之燕喜，相竞夸豪，积果如山岳，列肴同绮绣，露台之产，不周一燕之资，而宾主之间，裁取满腹，未及下堂，已同臭腐。又歌姬儛女，本有品制，二八之锡，良待和戎。今畜妓之夫，无有等秩，虽复庶贱微人，皆盛姬姜，务在贪污，争饰罗绮。故为吏牧民者，竞为剥削，虽致赀巨亿，罢归之日，不支数年，便已消散。盖由宴醑所费，既破数家之产；歌谣之具，必俟千金之资。所费事等丘山，为欢止在俄顷。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，今所费之多。如复傅翼，增其搏噬，一何悖哉！其余淫侈，著之凡百，习以成俗，日见滋甚，欲使人守廉隅，吏尚清白，安可得邪！今诚宜严为禁制，道之以节俭，贬黜雕饰，纠奏浮华，使众皆知，变其耳目，改其好恶。夫失节之嗟，亦民所自患，正耻不及群，故勉强而为之，苟力所不至，还受其弊矣。今若厘其风而正其失，易于反掌。夫论至治者，必以淳素为先，正雕流之弊，莫有过俭朴者也。

其三事曰：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，弘济四海以为心，不惮胼胝之劳，不辞癯瘦之苦，岂止日昃忘饥，夜分废寝。至于百司，莫不奏事，上息责下之嫌，下无逼上之咎，斯实道迈百王，事超千载。但斗筲之人，藻棁之子，既得伏奏帷扆，便欲诡竞求进，不说国之大体。不知当一官，处一职，贵使理其紊乱，匡其不及，心在明恕，事乃平章。但务吹毛求疵，擘肌分理，运挈瓶之智，徼分外之求，以深刻为能，以绳逐为务，迹虽似于奉公，事更成其威福。犯罪者多，巧避滋甚，旷官废职，长弊增奸，实由于此。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，黜其谗愚之心，则下安上谧，无侥幸之患矣。

其四事曰：自征伐北境，帑藏空虚。今天下无事，而犹日不暇给者，良有以也。

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，事省则养民，费息则财聚，止五年之中，尚于无事，必能使国豊民阜。若积以岁月，斯乃范蠡灭吴之术，管仲霸齐之由。今应内省职掌，各检其所部。凡京师治、署、邸、肆应所为，或十条宜省其五，或三条宜除其一；及国容、戎备，在昔应多，在今宜少。虽于后应多，即事未须，皆悉减省。应四方屯、传、邸、治，或旧有，或无益，或妨民，有所宜除，除之；有所宜减，减之。

凡厥兴造，凡厥费财，有非急者，有役民者；又凡厥讨召，凡厥征求，虽关国计，权其事宜，皆须息费休民。不息费，则无以聚财；不休民，则无以聚力。故蓄其财者，所以大用之也；息其民者，所以大役之也。若言小事不足害财，则终年不息矣；以小役不足妨民，则终年不止矣。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，不可得矣。耗其财而务赋敛繁兴，则奸诈盗窃弥生，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，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。自普通以来，二十余年，刑役荐起，民力雕流。今魏氏和亲，疆埸无警，若不及于此时大息四民，使之生聚，减省国费，令府库蓄积，一旦异境有虞，关河可扫，则国弊民疲，安能振其远略？事至方图，知不及矣。

书奏，高祖大怒，召主书于前，口授敕责琛曰：謇謇有闻，殊称所期。但朕有天下四十余年，公车谠言，见闻听览，所陈之事，与卿不异，常欲承用，无替怀抱，每苦倥偬，更增惛惑。卿珥貂纡组，博问洽闻，不宜同于郤茸，止取名字，宣之行路。言“我能上事，明言得失，恨朝廷之不能用”。

或诵《离骚》“荡荡其无人，遂不御乎千里”。或诵《老子》“知我者希，则我贵矣”。如是献替，莫不能言，正旦虎樽，皆其人也。卿可分别言事，启乃心，沃朕心。

卿云“今北边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训之时，而民失安居，牧守之过”。朕无则哲之知，触向多弊，四聪不开，四明不达，内省责躬，无处逃咎。尧为圣主，四凶在朝；况乎朕也，能无恶人？但大泽之中，有龙有蛇，纵不尽善，不容皆恶。卿可分明显出：某刺史横暴，某太守贪残，某官长凶虐；尚书、兰台，主书、舍人，某人奸猾，某人取与，明言其事，得以黜陟。向令舜但听公车上书，四凶终自不知，尧亦永为暗主。

卿又云“东境户口空虚，良由使命繁多”，但未知此是何使？卿云“驽困邑宰，则拱手听其渔猎；桀黠长吏，又因之而为贪残”，并何姓名？廉平掣肘，复是何人？

朝廷思贤，有如饥渴，廉平掣肘，实为异事。宜速条闻，当更擢用。凡所遣使，多由民讼，或复军粮，诸所飚急，盖不获已而遣之。若不遣使，天下枉直云何综理？

事实云何济办？恶人日滋，善人日蔽，欲求安卧，其可得乎！不遣使而得事理，此乃佳事。无足而行，无翼而飞，能到在所；不威而伏，岂不幸甚。卿既言之，应有深见，宜陈秘术，不可怀宝迷邦。

卿又云：守宰贪残，皆由滋味过度。贪残糜费，已如前答。汉文虽爱露台之产，邓通之钱布于天下，以此而治，朕无愧焉。若以下民饮食过差，亦复不然。天监之初，思之已甚。其勤力营产，则无不富饶；惰游缓事，则家业贫窭。勤修产业，以营盘案，自己营之，自己食之，何损于天下？无赖子弟，惰营产业，致于贫窭，无可施设，此何益于天下？且又意虽曰同富，富有不同：悭而富者，终不能设；奢而富者，于事何损？若使朝廷缓其刑，此事终不可断；若急其制，则曲屋密房之中，云何可知？若家家搜检，其细已甚，欲使吏不呼门，其可得乎？更相恐胁，以求财帛，足长祸萌，无益治道。若以此指朝廷，我无此事。昔之牲牢，久不宰杀，朝中会同，菜蔬而已，意粗得奢约之节。若复减此，必有《蟋蟀》之讥。若以为功德事者，皆是园中之所产育。功德之事，亦无多费，变一瓜为数十种，食一菜为数十味，不变瓜菜，亦无多种，以变故多，何损于事，亦豪芥不关国家。如得财如法而用，此不愧乎人。我自除公宴，不食国家之食，多历年稔，乃至宫人，亦不食国家之食，积累岁月。凡所营造，不关材官，及以国匠，皆资雇借，以成其事。近之得财，颇有方便，民得其利，国得其利，我得其利，营诸功德。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，故不能得知。所得财用，暴于天下，不得曲辞辩论。

卿又云女妓越滥，此有司之责，虽然，亦有不同：贵者多畜妓乐，至于勋附若两掖，亦复不闻家有二八，多畜女妓者。此并宜具言其人，当令有司振其霜豪。卿又云：“乃追恨所取为少，如复傅翼，增其搏噬，一何悖哉。”勇怯不同，贪廉各用，勇者可使进取，怯者可使守城，贪者可使捍御，廉者可使牧民。向使叔齐守于西河，岂能济事？吴起育民，必无成功。若使吴起而不重用，则西河之功废。今之文武，亦复如此。取其搏噬之用，不能得不重更任，彼亦非为朝廷为之傅翼。卿以朝廷为悖，乃自甘之，当思致悖所以。卿云“宜导之以节俭”。又云“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”。此言大善。夫子言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。朕绝房室三十余年，无有淫佚。朕颇自计，不与女人同屋而寝，亦三十余年。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，雕饰之物不入于宫，此亦人所共知。受生不饮酒，受生不好音声，所以朝中曲宴，未尝奏乐，此群贤之所观见。朕三更出理事，随事多少，事少或中前得竟，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。日常一食，若昼若夜，无有定时。疾苦之日，或亦再食。昔要腹过于十围，今之瘦削裁二尺余，旧带犹存，非为妄说。为谁为之？

救物故也。《书》曰：“股肱惟人，良臣惟圣。”向使朕有股肱，故可得中主。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，“不令而行”，徒虚言耳。卿今慊言，便罔知所答。

卿又云“百司莫不奏事，诡竞求进”。此又是谁？何者复是诡事？今不使外人呈事，于义可否？无人废职，职可废乎？职废则人乱，人乱则国安乎？以咽废飧，此之谓也。若断呈事，谁尸其任？专委之人，云何可得？是故古人云：“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。”犹二世之委赵高，元后之付王莽。呼鹿为马，卒有阎乐望夷之祸，王莽亦终移汉鼎。

卿云“吹毛求疵”，复是何人所吹之疵？“擘肌分理”，复是何人乎？事及“深刻”“绳逐”，并复是谁？又云“治、署、邸、肆”，何者宜除？何者宜省？

“国容戎备”，何者宜省？何者未须？“四方屯传”，何者无益？何者妨民？何处兴造而是役民？何处费财而是非急？若为“讨召”？若为“征赋”？朝廷从来无有此事，静息之方复何者？宜各出其事，具以奏闻。

卿云“若不及于时大息其民，事至方图，知无及也”。如卿此言，即时便是大役其民，是何处所？卿云“国弊民疲”，诚如卿言，终须出其事，不得空作漫语。

夫能言之，必能行之。富国强兵之术，急民省役之宜，号令远近之法，并宜具列。

若不具列，则是欺罔朝廷，空示颊舌。凡人有为，先须内省，惟无瑕者，可以戮人。

卿不得历诋内外，而不极言其事。伫闻重奏，当复省览，付之尚书，班下海内，庶乱羊永除，害马长息，惟新之美，复见今日。

琛奉敕，但谢过而已，不敢复有指斥。

久之，迁太府卿。太清二年，迁云骑将军、中军宣城王长史。侯景举兵袭京师，王移入台内，留琛与司马杨曒守东府。贼寻攻陷城，放兵杀害，琛被枪未至死，贼求得之，轝至阙下，求见仆射王克、领军硃异，劝开城纳贼。克等让之，涕泣而止，贼复轝送庄严寺疗治之。明年，台城不守，琛逃归乡里。其年冬，贼进寇会稽，复执琛送出都，以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后遇疾卒，年六十九。

琛所撰《三礼讲疏》、《五经滞义》及诸仪法，凡百余篇。

子诩，太清初，自仪同西昌侯掾，出为巴山太守，在郡遇乱卒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云：夏侯胜有言曰：“士患不明经术；经术明，取青紫如拾地芥耳。”硃异、贺琛并起微贱，以经术逢时，致于贵显，符其言矣。而异遂徼宠幸，任事居权，不能以道佐君，苟取容媚。及延寇败国，实异之由。祸难既彰，不明其罪，至于身死，宠赠犹殊。罚既弗加，赏亦斯滥，失于劝沮，何以为国？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乱，能无及是乎。

## 列传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树 元愿达 王神念 杨华 羊侃子鹍 羊鸦仁

元法僧，魏氏之支属也。其始祖道武帝。父钟葵，江阳王。法僧仕魏，历光禄大夫，后为使持节、都督徐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镇彭城。普通五年，魏室大乱，法僧遂据镇称帝，诛锄异己，立诸子为王，部署将帅，欲议匡复。既而魏乱稍定，将讨法僧。法僧惧，乃遣使归款，请为附庸，高祖许焉，授侍中、司空，封始安郡公，邑五千户。及魏军既逼，法僧请还朝，高祖遣中书舍人硃异迎之。既至，甚加优宠。时方事招携，抚悦降附，赐法僧甲第女乐及金帛，前后不可胜数。法僧以在魏之日，久处疆埸之任，每因寇掠，杀戮甚多，求兵自卫，诏给甲仗百人，出入禁闼。大通二年，加冠军将军。中大通元年，转车骑将军。四年，进太尉，领金紫光禄。其年，立为东魏主，不行，仍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郢州刺史。大同二年，征为侍中、太尉，领军师将军，薨，时年八十三。二子景隆、景仲，普通中随法僧入朝。

景隆封沌阳县公，邑千户，出为持节、都督广、越、交、桂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中大通三年，征侍中、安右将军。四年，为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封彭城王，不行，俄除侍中、度支尚书。太清初，又为使持节、都督广、越、交、桂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行至雷首，遇疾卒，时年五十八。

景仲封枝江县公，邑千户，拜侍中、右卫将军。大通三年，增封，并前为二千户，仍赐女乐一部。出为持节、都督广、越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宣惠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大同中，征侍中、左卫将军。兄景隆后为广州刺史。侯景作乱，以景仲元氏之族，遣信诱之，许奉为主。景仲乃举兵，将下应景。会西江督护陈霸先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起兵攻之，霸先徇其众曰：“朝廷以元景仲与贼连从，谋危社稷，今使曲江公勃为刺史，镇抚此州。”众闻之，皆弃甲而散，景仲乃自缢而死。

元树，字君立，亦魏之近属也。祖献文帝。父僖，咸阳王。树仕魏为宗正卿，属尔硃荣乱，以天监八年归国，封为鄴王，邑二千户，拜散骑常侍。普通六年，应接元法僧还朝，迁使持节、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，增封并前为三千户。讨南蛮贼，平之，加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，又增邑五百户。中大通二年，征侍中、镇右将军。四年，为使持节，镇北将军，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加鼓吹一部以伐魏，攻魏谯城，拔之。会魏将独孤如愿来援，遂围树，城陷被执，发愤卒于魏，时年四十八。

子贞，大同中，求随魏使崔长谦至鄴葬父，还拜太子舍人。太清初，侯景降，请元氏戚属，愿奉为主，诏封贞为咸阳王，以天子之礼遣还北，会景败而返。

元愿达，亦魏之支庶也。祖明元帝。父乐平王。愿达仕魏为中书令、郢州刺史。

普通中，大军北伐，攻义阳，愿达举州献款，诏封乐平公，邑千户，赐甲第女乐。

仍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中大通二年，征侍中、太中大夫、翊左将军。大同三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

王神念，太原祁人也。少好儒术，尤明内典。仕魏起家州主簿，稍迁颍川太守，遂据郡归款。魏军至，与家属渡江，封南城县侯，邑五百户。顷之，除安成内史，又历武阳、宣城内史，皆著治绩。还除太仆卿。出为持节、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神念性刚正，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。时青、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，先有神庙，妖巫欺惑百姓，远近祈祷，糜费极多。及神念至，便令毁撤，风俗遂改。普通中，大举北伐，征为右卫将军。六年，迁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爪牙将军，右卫如故。遘疾卒，时年七十五。诏赠本官、衡州刺史，兼给鼓吹一部。

谥曰壮。

神念少善骑射，既老不衰，尝于高祖前手执二刀楯，左右交度，驰马往来，冠绝群伍。时复有杨华者，能作惊军骑，并一时妙捷，高祖深叹赏之。

子尊业，仕至太仆卿。卒，赠信威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，鼓吹一部。次子僧辩，别有传。

杨华，武都仇池人也。父大眼，为魏名将。华少有勇力，容貌雄伟，魏胡太后逼通之，华惧及祸，乃率其部曲来降。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，为作《杨白华歌辞》，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，辞甚忄妻惋焉。华后累征伐，有战功，历官太仆卿，太子左卫率，封益阳县侯。太清中，侯景乱，华欲立志节，妻子为贼所擒，遂降之，卒于贼。

羊侃，字祖忻，泰山梁甫人，汉南阳太守续之裔也。祖规，宋武帝之临徐州，辟祭酒从事、大中正。会薛安都举彭城降北，规由是陷魏，魏授卫将军、营州刺史。

父祉，魏侍中，金紫光禄大夫。侃少而瑰伟，身长七尺八寸，雅爱文史，博涉书记，尤好《左氏春秋》及《孙吴兵法》。弱冠随父在梁州立功。魏正光中，稍为别将。

时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，据州反，称帝，仍遣其弟天生率众攻陷岐州，遂寇雍州。

侃为偏将，隶萧宝夤往讨之，潜身巡緌，伺射天生，应弦即倒，其众遂溃。以功迁使持节、征东大将军、东道行台，领泰山太守，进爵钜平侯。

初，其父每有南归之志，常谓诸子曰：“人生安可久淹异域，汝等可归奉东朝。”

侃至是将举河济以成先志。兗州刺史羊敦，侃从兄也，密知之，据州拒侃。侃乃率精兵三万袭之，弗克，仍筑十余城以守之。朝廷赏授，一与元法僧同。遣羊鸦仁、王弁率军应接，李元履运给粮仗。魏帝闻之，使授侃骠骑大将军、司徒、泰山郡公，长为兗州刺史，侃斩其使者以徇。魏人大骇，令仆射于晖率众数十万，及高欢、尔硃阳都等相继而至，围侃十余重，伤杀甚众。栅中矢尽，南军不进，乃夜溃围而出，且战且行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。至渣口，众尚万余人，马二千匹，将入南，士卒并竟夜悲歌。侃乃谢曰：“卿等怀土，理不能见随，幸适去留，于此别异。”因各拜辞而去。

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师，诏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瑕丘征讨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并其兄默及三弟忱、给、元，皆拜为刺史。寻以侃为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出顿日城，会陈庆之失律，停进。其年，诏以为持节、云麾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中大通四年，诏为使持节、都督瑕丘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兗州刺史，随太尉元法僧北讨。法僧先启云：“与侃有旧，愿得同行。”高祖乃召侃问方略，侃具陈进取之计。高祖因曰：“知卿愿与太尉同行。”侃曰：“臣拔迹还朝，常思效命，然实未曾愿与法僧同行。北人虽谓臣为吴，南人已呼臣为虏，今与法僧同行，还是群类相逐，非止有乖素心，亦使匈奴轻汉。”高祖曰：“朝廷今者要须卿行。”乃诏以为大军司马。高祖谓侃曰；“军司马废来已久，此段为卿置之。”行次官竹，元树又于谯城丧师。军罢，入为侍中。五年，封高昌县侯，邑千户。六年，出为云麾将军、晋安太守。闽越俗好反乱，前后太守莫能止息，侃至讨击，斩其渠帅陈称、吴满等，于是郡内肃清，莫敢犯者。顷之，征太子左卫率。

大同三年，车驾幸乐游苑，侃预宴。时少府奏新造两刃槊成，长二丈四尺，围一尺三寸，高祖因赐侃马，令试之。侃执槊上马，左右击刺，特尽其妙，高祖善之，又制《武宴诗》三十韵以示侃，侃即席应诏，高祖览曰：“吾闻仁者有勇，今见勇者有仁，可谓邹、鲁遗风，英贤不绝。”六年，迁司徒左长史。八年，迁都官尚书。

时尚书令何敬容用事，与之并省，未尝游造。有宦者张僧胤候侃，侃曰：“我床非阉人所坐。”竟不前之，时论美其贞正。九年，出为使持节、壮武将军、衡州刺史。

太清元年，征为侍中。会大举北伐，仍以侃为持节、冠军，监作韩山堰事，两旬堰立。侃劝元帅贞阳侯乘水攻彭城，不纳；既而魏援大至，侃频劝乘其远来可击，旦日又劝出战，并不从，侃乃率所领出顿堰上。及众军败，侃结阵徐还。

二年，复为都官尚书。侯景反，攻陷历阳，高祖问侃讨景之策。侃曰：“景反迹久见，或容豕突，宜急据采石，令邵陵王袭取寿春。景进不得前，退失巢窟，乌合之众，自然瓦解。”议者谓景未敢便逼京师，遂寝其策，令侃率千余骑顿望国门。

景至新林，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。时景既卒至，百姓竞入，公私混乱，无复次第。侃乃区分防拟，皆以宗室间之。军人争入武库，自取器甲，所司不能禁，侃命斩数人，方得止。及贼逼城，众皆恟惧，侃伪称得射书，云“邵陵王、西昌侯已至近路”。众乃少安。贼攻东掖门，纵火甚盛，侃亲自距抗，以水沃火，火灭，引弓射杀数人，贼乃退。加侍中、军师将军。有诏送金五千两，银万两，绢万匹，以赐战士，侃辞不受。部曲千余人，并私加赏赉。

贼为尖顶木驴攻城，矢石所不能制，侃作雉尾炬，施铁镞，以油灌之，掷驴上焚之，俄尽。贼又东西两面起土山，以临城，城中震骇，侃命为地道，潜引其土，山不能立。贼又作登城楼车，高十余丈，欲临射城内，侃曰：“车高緌虚，彼来必倒，可卧而观之，不劳设备。”及车动果倒，众皆服焉。贼既频攻不捷，乃筑长围。

硃异、张绾议欲出击之，高祖以问侃，侃曰：“不可。贼多日攻城，既不能下，故立长围，欲引城中降者耳。今击之，出人若少，不足破贼，若多，则一旦失利，自相腾践，门隘桥小，必大致挫衄，此乃示弱，非骋王威也。”不从，遂使千余人出战，未及交锋，望风退走，果以争桥赴水，死者太半。

初，侃长子躭为景所获，执来城下示侃，侃谓曰：“我倾宗报主，犹恨不足，岂复计此一子，幸汝早能杀之。”数日复持来，侃谓躭曰：“久以汝为死，犹复在邪？吾以身许国，誓死行阵，终不以尔而生进退。”因引弓射之。贼感其忠义，亦不之害也。景遣仪同傅士哲呼侃与语曰：“侯王远来问讯天子，何为闭距，不时进纳？尚书国家大臣，宜启朝廷。”侃曰：“侯将军奔亡之后，归命国家，重镇方城，悬相任寄，何所患苦？忽致称兵？今驱乌合之卒，至王城之下，虏马饮淮，矢集帝室，岂有人臣而至于此？吾荷国重恩，当禀承庙算，以扫大逆耳，不能妄受浮说，开门揖盗。幸谢侯王，早自为所。”士哲又曰：“侯王事君尽节，不为朝廷所知，正欲面启至尊，以除奸佞，既居戎旅，故带甲来朝，何谓作逆？”侃曰：“圣上临四海将五十年，聪明睿哲，无幽不照，有何奸佞而得在朝？欲饰其非，宁无诡说。

且侯王亲举白刃，以向城阙，事君尽节，正若是邪！”士哲无以应，乃曰：“在北之日，久挹风猷，每恨平生，未获披叙，愿去戎服，得一相见。”侃为之免胄，士哲瞻望久之而去。其为北人所钦慕如此。

后大雨，城内土山崩，贼乘之垂入，苦战不能禁，侃乃令多掷火，为火城以断其路，徐于里筑城，贼不能进。十二月，遘疾卒于台内，时年五十四。诏给东园秘器，布绢各五百匹，钱三百万，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鼓吹一部。

侃少而雄勇，膂力绝人，所用弓至十余石。尝于兗州尧庙蹋壁，直上至五寻，横行得七迹。泗桥有数石人，长八尺，大十围，侃执以相击，悉皆破碎。

侃性豪侈，善音律，自造《采莲》、《棹歌》两曲，甚有新致。姬妾侍列，穷极奢靡。有弹筝人陆太喜，著鹿角爪长七寸。儛人张净琬，腰围一尺六寸，时人咸推能掌中儛。又有孙荆玉，能反腰帖地，衔得席上玉簪。敕赉歌人王娥儿，东宫亦赉歌者屈偶之，并妙尽奇曲，一时无对。初赴衡州，于两艖符，起三间通梁水斋，饰以珠玉，加之锦缋，盛设帷屏，陈列女乐，乘潮解缆，临波置酒，缘塘傍水，观者填咽。大同中，魏使阳斐，与侃在北尝同学，有诏令侃延斐同宴。宾客三百余人，器皆金玉杂宝，奏三部女乐，至夕，侍婢百余人，俱执金花烛。侃不能饮酒，而好宾客交游，终日献酬，同其醉醒。性宽厚，有器局，尝南还至涟口，置酒，有客张孺才者，醉于船中失火，延烧七十余艘，所燔金帛不可胜数。侃闻之，都不挂意，命酒不辍。孺才惭惧，自逃匿，侃慰喻使还，待之如旧。

第三子鹍。鹍字子鹏。随侃台内，城陷，窜于阳平。侯景呼还，待之甚厚。及景败，鹍密图之，乃随其东走。景于松江战败，惟余三舸，下海欲向蒙山。会景倦昼寝，鹍语海师：“此中何处有蒙山！汝但听我处分。”遂直向京口。至胡豆洲，景觉，大惊，问岸上人，云“郭元建犹在广陵”，景大喜，将依之。鹍拔刀叱海师，使向京口。景欲透水，鹍抽刀斫之，景乃走入船中，以小刀抉船，鹍以槊入刺杀之。

世祖以鹍为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、明威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封昌国县公，邑二千户，赐钱五百万，米五千石，布绢各一千匹，又领东阳太守。

征陆纳，加散骑常侍。平峡中，除西晋州刺史。破郭元建于东关，迁使持节、信武将军、东晋州刺史。承圣三年，西魏围江陵，鹍赴援不及，从王僧愔征萧勃于岭表。

闻大尉僧辩败，乃还，为侯瑱所破，于豫章遇害，时年二十八。

羊鸦仁，字孝穆，太山钜平人也。少骁果有胆力，仕郡为主簿。普通中，率兄弟自魏归国，封广晋县侯。征伐青、齐间，累有功绩，稍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历阳太守。中大通四年，为持节、都督谯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谯州刺史。大同七年，除太子左卫率，出为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司、豫、楚四州诸军事、轻车将军、北司州刺史。侯景降，诏鸦仁督士州刺史桓和之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万，趋悬瓠应接景，仍为都督豫、司、淮、冀、殷、应、西豫等七州诸军事、司、豫二州刺史，镇悬瓠。会侯景败于涡阳，魏军渐逼，鸦仁恐粮运不继，遂还北司，上表陈谢。高祖大怒，责之，鸦仁惧，又顿军于淮上。及侯景反，鸦仁率所部入援。太清二年，景既背盟，鸦仁乃与赵伯超及南康王会理共攻贼于东府城，反为贼所败。台城陷，鸦仁见景，为景所留，以为五兵尚书。鸦仁常思奋发，谓所亲曰：“吾以凡流，受宠朝廷，竟无报效，以答重恩。社稷倾危，身不能死，偷生苟免，以至于今。若以此终，没有余愤。”因遂泣下，见者伤焉。三年，出奔江西，其故部曲数百人迎之，将赴江陵，至东莞，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诸子所害。

史臣曰：高祖革命受终，光期宝运，威德所渐，莫不怀来，其皆殉难投身，前后相属。元法僧之徒入国，并降恩遇，位重任隆，击钟鼎食，美矣。而羊侃、鸦仁值太清之难，并竭忠奉国。侃则临危不挠，鸦仁守义殒命，可谓志等松筠，心均铁石，古之殉节，斯其谓乎！

## 列传第三十四 司马褧 到溉 刘显 刘之遴弟之亨 许懋

司马褧，字元素，河内温人也。曾祖纯之，晋大司农高密敬王。祖让之，员外常侍。父燮，善《三礼》，仕齐官至国子博士。褧少传家业，强力专精，手不释卷，其礼文所涉书，略皆遍睹。沛国刘献为儒者宗，嘉其学，深相赏好。少与乐安任昉善，昉亦推重焉。初为国子生，起家奉朝请，稍迁王府行参军。天监初，诏通儒治五礼，有司举褧治嘉礼，除尚书祠部郎中。是时创定礼乐，褧所议多见施行。除步兵校尉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褧学尤精于事数，国家吉凶礼，当世名儒明山宾、贺蒨等疑不能断，皆取决焉。累迁正员郎、镇南谘议参军，兼舍人如故。迁尚书右丞。

出为仁威长史、长沙内史。还除云骑将军，兼御史中丞，顷之即真。十六年，出为宣毅南康王长史、行府国并石头戍军事。褧虽居外官，有敕预文德、武德二殿长名问讯，不限日。十七年，迁明威将军、晋安王长史，未几卒。王命记室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，所撰《嘉礼仪注》一百一十二卷。

到溉，字茂灌，彭城武原人。曾祖彦之，宋骠骑将军。祖仲度，骠骑江夏王从事中郎。父坦，齐中书郎。溉少孤贫，与弟洽俱聪敏有才学，早为任昉所知，由是声名益广。起家王国左常侍，转后军法曹行参军，历殿中郎。出为建安内史，迁中书郎，兼吏部，太子中庶子。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，以溉为轻车长史、行府郡事。

高祖敕王曰：“到溉非直为汝行事，足为汝师，间有进止，每须询访。”遭母忧，居丧尽礼，朝廷嘉之。服阕，犹蔬食布衣者累载。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御史中丞，太府卿，都官尚书，郢州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加招远将军，入为左民尚书。

溉身长八尺，美风仪，善容止，所莅以清白自修。性又率俭，不好声色，虚室单床，傍无姬侍。自外车服，不事鲜华，冠履十年一易，朝服或至穿补，传呼清路，示有朝章而已。顷之，坐事左迁金紫光禄大夫，俄授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国子祭酒。

溉素谨厚，特被高祖赏接，每与对棋，从夕达旦。溉第山池有奇石，高祖戏与赌之，并《礼记》一部，溉并输焉，未进，高祖谓硃异曰；“卿谓到溉所输可以送未？”溉敛板对曰：“臣既事君，安敢失礼。”高祖大笑，其见亲爱如此。后因疾失明，诏以金紫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，就第养疾。

溉家门雍睦，兄弟特相友爱。初与弟洽常共居一斋，洽卒后，便舍为寺，因断腥膻，终身蔬食，别营小室，朝夕从僧徒礼诵。高祖每月三致净馔，恩礼甚笃。蒋山有延贤寺者，溉家世创立，故生平公俸，咸以供焉，略无所取。性又不好交游，惟与硃异、刘之遴、张绾同志友密。及卧疾家园，门可罗雀，三君每岁时常鸣驺枉道，以相存问，置酒叙生平，极欢而去。临终，托张、刘勒子孙以薄葬之礼，卒时年七十二。诏赠本官。有集二十卷行于世。时以溉、洽兄弟比之二陆，故世祖赠诗曰：“魏世重双丁，晋朝称二陆，何如今两到，复似凌寒竹。”

子镜，字圆照，安西湘东王法曹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早卒。

镜子荩，早聪慧，起家著作佐郎，历太子舍人，宣城王主簿，太子洗马，尚书殿中郎。尝从高祖幸京口，登北顾楼赋诗，荩受诏便就，上览以示溉曰：“荩定是才子，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荩。”因赐溉《连珠》曰：“研磨墨以腾文，笔飞毫以书信。如飞蛾之赴火，岂焚身之可吝。必耄年其已及，可假之于少荩。”其见知赏如此。除丹阳尹丞。太清乱，赴江陵卒。

刘显，字嗣芳，沛国相人也。父鬷，晋安内史。显幼而聪敏，当世号曰神童。

天监初，举秀才，解褐中军临川王行参军，俄署法曹。显好学，博涉多参通，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，文字零落，历示诸人，莫能识者，显云是《古文尚书》所删逸篇，昉检《周书》，果如其说，昉因大相赏异。丁母忧，服阕，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，于坐策显经史十事，显对其九。约曰：“老夫昏忘，不可受策；虽然，聊试数事，不可至十也。”显问其五，约对其二。陆倕闻之叹曰：“刘郎可谓差人，虽吾家平原诣张壮武，王粲谒伯喈，必无此对。”其为名流推赏如此。及约为太子少傅，乃引为五官掾，俄兼廷尉正。五兵尚书傅昭掌著作，撰国史，引显为佐。九年，始革尚书五都选，显以本官兼吏部郎，又除司空临川王外兵参军，迁尚书仪曹郎。尝为《上朝诗》，沈约见而美之，时约郊居宅新成，因命工书人题之于壁。出为临川王记室参军。建康平，复入为尚书仪曹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出为秣陵令，又除骠骑鄱阳王记室，兼中书舍人，累迁步兵校尉、中书侍郎，舍人如故。

显与河东裴子野、南阳刘之遴、吴郡顾协，连职禁中，递相师友，时人莫不慕之。显博闻强记，过于裴、顾，时魏人献古器，有隐起字，无能识者，显案文读之，无有滞碍，考校年月，一字不差，高祖甚嘉焉。迁尚书左丞，除国子博士。出为宣远岳阳王长史，行府国事，未拜，迁云麾邵陵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大同九年，王迁镇郢州，除平西谘议参军，加戎昭将军。其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友人刘之遴启皇太子曰：“之遴尝闻，夷、叔、柳惠，不逢仲尼一言，则西山饿夫，东国黜士，名岂施于后世。信哉！生有七尺之形，终为一棺之土。不朽之事，寄之题目，怀珠抱玉，有殁世而名不称者，可为长太息，孰过于斯。窃痛友人沛国刘显，韫椟艺文，研精覃奥，聪明特达，出类拔群。阖棺郢都，归魂上国，卜宅有日，须镌墓板。之遴已略撰其事行，今辄上呈。伏愿鸿慈，降兹睿藻，荣其枯骴，以慰幽魂。冒昧尘闻，战栗无地。”乃蒙令为志铭曰：“繁弱挺质，空桑吐声，分器见重，播乐传名。谁其均之？美有髦士。礼著幼年，业明壮齿。厌饫典坟，研精名理。一见弗忘，过目则记。若访贾逵，如问伯始。颖脱斯出，学优而仕。议狱既佐，芸兰乃握。抟凤池水，推羊太学。内参禁中，外相籓岳。斜光已道，殒彼西浮；百川到海，还逐东流。

营营返魄，泛泛虚舟。白马向郊，丹旒背巩。野埃兴伏，山云轻重。吕掩书坟，扬归玄冢。尔其戒行，途穷土垄。弱葛方施，丛柯日拱。遂柳荑春，禽寒敛氄。长空常暗，阴泉独涌。祔彼故茔，流芬相踵。”

显有三子：莠，荏，臻。臻早著名。

刘之遴，字思贞，南阳涅阳人也。父虬，齐国子博士，谥文范先生。之遴八岁能属文，十五举茂才对策，沈约、任昉见而异之。起家宁朔主簿。吏部尚书王瞻尝候任昉，值之遴在坐，昉谓瞻曰：“此南阳刘之遴，学优未仕，水镜所宜甄擢。”

瞻即辟为太学博士。时张稷新除尚书仆射，托昉为让表，昉令之遴代作，操笔立成。

昉曰：“荆南秀气，果有异才，后仕必当过仆。”御史中丞乐蔼，即之遴舅，宪台奏弹，皆之遴草焉。迁平南行参军，尚书起部郎，延陵令，荆州治中。太宗临荆州，仍迁宣惠记室。之遴笃学明审，博览群籍。时刘显、韦稜并强记，之遴每与讨论，咸不能过也。

还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迁正员郎，尚书右丞，荆州大中正。累迁中书侍郎，鸿胪卿，复兼中书舍人。出为征西鄱阳王长史、南郡太守，高祖谓曰：“卿母年德并高，故令卿衣锦还乡，尽荣养之理。”后转为西中郎湘东王长史，太守如故。初，之遴在荆府，尝寄居南郡廨，忽梦前太守袁彖谓曰：“卿后当为折臂太守，即居此中。”之遴后果损臂，遂临此郡。丁母忧，服阕，征秘书监，领步兵校尉。出为郢州行事，之遴意不愿出，固辞，高祖手敕曰：“朕闻妻子具，孝衰于亲；爵禄具，忠衰于君。卿既内足，理忘奉公之节。”遂为有司所奏免。久之，为太府卿，都官尚书，太常卿。

之遴好古爱奇，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。有一器似瓯，可容一斛，上有金错字，时人无能知者。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。其第一种，镂铜鸱夷榼二枚，两耳有银镂，铭云“建平二年造”。其第二种，金银错镂古樽二枚，有篆铭云“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”。其第三种，外国澡灌一口，铭云“元封二年，龟兹国献”。其第四种，古制澡盘一枚，铭云“初平二年造”。

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《汉书》真本，献之东宫，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、到溉、陆襄等参校异同。之遴具异状十事，其大略曰：“案古本《汉书》称‘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，郎班固上’；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。又案古本《叙传》号为中篇；今本称为《叙传》。又今本《叙传》载班彪事行；而古本云‘稚生彪，自有传’。又今本纪及表、志、列传不相合为次，而古本相合为次，总成三十八卷。

又今本《外戚》在《西域》后；古本《外戚》次《帝纪》下。又今本《高五子》、《文三王》、《景十三王》、《武五子》、《宣元六王》杂在诸传秩中；古本诸王悉次《外戚》下，在《陈项传》前。又今本《韩彭英卢吴》述云‘信惟饿隶，布实黥徒，越亦狗盗，芮尹江湖，云起龙骧，化为侯王’；古本述云‘淮阴毅毅，杖剑周章，邦之杰子，实惟彭、英，化为侯王，云起龙骧’。又古本第三十七卷，解音释义，以助雅诂，而今本无此卷。”

之遴好属文，多学古体，与河东裴子野、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，因为交好。

是时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毛诗》并有高祖义疏，惟《左氏传》尚阙。

之遴乃著《春秋大意》十科，《左氏》十科，《三传同异》十科，合三十事以上之。

高祖大悦，诏答之曰：“省所撰《春秋》义，比事论书，辞微旨远。编年之教，言阐义繁，丘明传洙泗之风，公羊禀西河之学，鐸椒之解不追，瑕丘之说无取。继踵胡母，仲舒云盛，因修《谷梁》，千秋最笃。张苍之传《左氏》，贾谊之袭荀卿，源本分镳，指归殊致，详略纷然，其来旧矣。昔在弱年，乃经研味，一从遗置，迄将五纪。兼晚冬晷促，机事罕暇，夜分求衣，未遑搜括。须待夏景，试取推寻，若温故可求，别酬所问也。”

太清二年，侯景乱，之遴避难还乡，未至，卒于夏口，时年七十二。前后文集五十卷，行于世。

之亨字嘉会，之遴弟也。少有令名。举秀才，拜太学博士，稍迁兼中书通事舍人，步兵校尉，司农卿。又代兄之遴为安西湘东王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在郡有异绩。

数年卒于官，时年五十。荆士至今怀之，不忍斥其名，号为“大南郡”、“小南郡”

云。

许懋，字昭哲，高阳新城人，魏镇北将军允九世孙。祖珪，宋给事中，著作郎，桂阳太守。父勇惠，齐太子家令，冗从仆射。懋少孤，性至孝，居父忧，执丧过礼。

笃志好学，为州党所称。十四入太学，受《毛诗》，旦领师说，晚而覆讲，座下听者常数十百人，因撰《风雅比兴义》十五卷，盛行于世。尤晓故事，称为仪注之学。

起家后军豫章王行参军，转法曹，举茂才，迁骠骑大将军仪同中记室。文惠太子闻而召之，侍讲于崇明殿，除太子步兵校尉。永元中，转散骑侍郎，兼国子博士。

与司马褧同志友善，仆射江祏甚推重之，号为“经史笥”。天监初，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，除征西鄱阳王谘议，兼著作郎，待诏文德省。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，高祖雅好礼，因集儒学之士，草封禅仪，将欲行焉。懋以为不可，因建议曰：臣案舜幸岱宗，是为巡狩，而郑引《孝经钩命决》云“封于泰山，考绩柴燎，禅乎梁甫，刻石纪号”。此纬书之曲说，非正经之通义也。依《白虎通》云，“封者，言附广也；禅者，言成功相传也”。若以禅授为义，则禹不应传启至桀十七世也，汤又不应传外丙至纣三十七世也。又《礼记》云：“三皇禅奕奕，谓盛德也。

五帝禅亭亭，特立独起于身也。三王禅梁甫，连延不绝，父没子继也。”若谓“禅奕奕为盛德者，古义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，是为三皇。伏羲封泰山，禅云云，黄帝封泰山，禅亭亭，皆不禅奕奕，而云盛德，则无所寄矣。若谓五帝禅亭亭，特立独起于身者，颛顼封泰山，禅云云，帝喾封泰山，禅云云，尧封泰山，禅云云，舜封泰山，禅云云，亦不禅亭亭，若合黄帝以为五帝者，少昊即黄帝子，又非独立之义矣。若谓三王禅梁甫，连延不绝，父没子继者，禹封泰山，禅云云，周成王封泰山，禅社首，旧书如此，异乎《礼说》，皆道听所得，失其本文。假使三王皆封泰山禅梁甫者，是为封泰山则有传世之义，禅梁甫则有揖让之怀，或欲禅位，或欲传子，义既矛盾，理必不然。

又七十二君，夷吾所记，此中世数，裁可得二十余主：伏羲、神农、女娲、大庭、柏皇、中央、栗陆、骊连、赫胥、尊卢、混沌、昊英、有巢、硃襄、葛天、阴康、无怀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中间乃有共工，霸有九州，非帝之数，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禅之事？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，未有君臣，人心淳朴，不应金泥玉检，升中刻石。燧人、伏羲、神农三皇结绳而治，书契未作，未应有镌文告成。且无怀氏，伏羲后第十六主，云何得在伏羲前封泰山禅云云？

夷吾又曰：“惟受命之君然后得封禅。”周成王非受命君，云何而得封泰山禅社首？神农与炎帝是一主，而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，炎帝封泰山禅云云，分为二人，妄亦甚矣！若是圣主，不须封禅；若是凡主，不应封禅。当是齐桓欲行此事，管仲知其不可，故举怪物以屈之也。

秦始皇登泰山中坂，风雨暴至，休松树下，封为五大夫，而事不遂。汉武帝宗信方士，广召儒生，皮弁搢绅，射牛行事，独与霍嬗俱上，既而子侯暴卒，厥足用伤。至魏明，使高堂隆撰其礼仪，闻隆没，叹息曰：“天不欲成吾事，高生舍我亡也。”晋武泰始中欲封禅，乃至太康议犹不定，意不果行。孙皓遣兼司空董朝、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封禅国山。此朝君子，有何功德？不思古道而欲封禅，皆是主好名于上，臣阿旨于下也。

夫封禅者，不出正经，惟《左传》说“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”，亦不谓为封禅。郑玄有参、柴之风，不能推寻正经，专信纬候之书，斯为谬矣。盖《礼》云“因天事天，因地事地，因名山升中于天，因吉土享帝于郊”。燔柴岱宗，即因山之谓矣。故《曲礼》云“天子祭天地”是也。又祈谷一，报谷一，礼乃不显祈报地，推文则有。《乐记》云：“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；和故百物不失，节故祀天祭地。”百物不失者，天生之，地养之。故知地亦有祈报，是则一年三郊天，三祭地。《周官》有员丘方泽者，总为三事，郊祭天地。故《小宗伯》云“兆五帝于四郊”，此即《月令》迎气之郊也。《舜典》有“岁二月东巡狩，至于岱宗”，夏南，秋西，冬北，五年一周，若为封禅，何其数也！此为九郊，亦皆正义。至如大旅于南郊者，非常祭也。《大宗伯》“国有大故则旅上帝”，《月令》云“仲春玄鸟至，祀于高禖”，亦非常祭。故《诗》云“克禋克祀，以弗无子”。

并有雩祷，亦非常祭。《礼》云“雩，頠水旱也”。是为合郊天地有三，特郊天有九，非常祀又有三。《孝经》云：“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”雩祭与明堂虽是祭天，而不在郊，是为天祀有十六，地祭有三，惟大禘祀不在此数。《大传》云：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”异于常祭，以故云大于时祭。案《系辞》云：“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。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有人道焉，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非佗，三才之道也。”《乾·彖》云：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，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。”此则应六年一祭，坤元亦尔。

诚敬之道，尽此而备。至于封禅，非所敢闻。

高祖嘉纳之，因推演懋议，称制旨以答，请者由是遂停。

十年，转太子家令。宋、齐旧仪，郊天祀帝，皆用衮冕，至天监七年，懋始请造大裘。至是，有事于明堂，仪注犹云“服衮冕”。懋駮云：“《礼》云‘大裘而冕，祀昊天上帝亦如之。’良由天神尊远，须贵诚质。今泛祭五帝，理不容文。”

改服大裘，自此始也。又降敕问：“凡求阴阳，应各从其类，今雩祭燔柴，以火祈水，意以为疑。”懋答曰：“雩祭燔柴，经无其文，良由先儒不思故也。按周宣《云汉》之诗曰：‘上下奠瘗，靡神不宗。’毛注云：‘上祭天，下祭地，奠其币，瘗其物。’以此而言，为旱而祭天地，并有瘗埋之文，不见有燔柴之说。若以祭五帝必应燔柴者，今明常之礼，又无其事。且《礼》又云‘埋少牢以祭时’，时之功是五帝，此又是不用柴之证矣。昔雩坛在南方正阳位，有乖求神；而已移于东，实柴之礼犹未革。请停用柴，其牲牢等物，悉从坎瘗，以符周宣《云汉》之说。”诏并从之。凡诸礼仪，多所刊正。

以足疾出为始平太守，政有能名。加散骑常侍，转天门太守。中大通三年，皇太子召诸儒参录《长春义记》。四年，拜中庶子。是岁卒，时年六十九。撰《述行记》四卷，有集十五卷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司马褧儒术博通，到溉文义优敏，显、懋、之遴强学浃洽，并职经便繁，应对左右，斯盖严、硃之任焉。而溉、之遴遂至显贵，亟拾青紫；然非遇时，焉能致此仕也。

## 列传第三十五 王规 刘 宗懔 王承 褚翔 萧介从父兄洽 褚球 刘孺弟览遵 刘潜弟孝胜 孝威 孝先 殷芸 萧几

王规，字威明，琅邪临沂人。祖俭，齐太尉南昌文宪公。父骞，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。规八岁，以丁所生母忧，居丧有至性。太尉徐孝嗣每见必为之流涕，称曰孝童。叔父暕亦深器重之，常曰：“此儿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年十二，《五经》大义，并略能通。既长，好学有口辩。州举秀才，郡迎主簿。

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太子舍人、安右南康王主簿、太子洗马。天监十二年，改构太极殿，功毕，规献《新殿赋》，其辞甚工。拜秘书丞。历太子中舍人、司徒左西属、从事中郎。晋安王纲出为南徐州，高选僚属，引为云麾谘议参军。久之，出为新安太守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袭封南昌县侯，除中书黄门侍郎。敕与陈郡殷钧、琅邪王锡、范阳张缅同侍东宫，俱为昭明太子所礼。湘东王时为京尹，与朝士宴集，属规为酒令。规从容对曰：“自江左以来，未有兹举。”特进萧琛、金紫傅昭在坐，并谓为知言。普通初，陈庆之北伐，克复洛阳，百僚称贺，规退曰：“道家有云：非为功难，成功难也。羯寇游魂，为日已久，桓温得而复失，宋武竟无成功。我孤军无援，深入寇境，威势不接，馈运难继，将是役也，为祸阶矣。”俄而王师覆没，其识达事机多如此类。

六年，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，诏群臣赋诗，同用五十韵，规援笔立奏，其文又美。高祖嘉焉，即日诏为侍中。大通三年，迁五兵尚书，俄领步兵校尉。

中大通二年，出为贞威将军骠骑晋安王长史。其年，王立为皇太子，仍为吴郡太守。

主书芮珍宗家在吴，前守宰皆倾意附之。是时珍宗假还，规遇之甚薄，珍宗还都，密奏规云“不理郡事”。俄征为左民尚书，郡吏民千余人诣阙请留，表三奏，上不许。寻以本官领右军将军，未拜，复为散骑常侍、太子中庶子，领步兵校尉。规辞疾不拜，于钟山宗熙寺筑室居焉。大同二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五。诏赠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赙钱二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章。皇太子出临哭，与湘东王绎令曰：“威明昨宵奄复殂化，甚可痛伤。其风韵遒正，神峰标映，千里绝迹，百尺无枝。文辩纵横，才学优赡，跌宕之情弥远，濠梁之气特多，斯实俊民也。一尔过隙，永归长夜，金刀掩芒，长淮绝涸。去岁冬中，已伤刘子；今兹寒孟，复悼王生。俱往之伤，信非虚说。”规集《后汉》众家异同，注《续汉书》二百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子褒，字子汉，七岁能属文。外祖司空袁昂爱之，谓宾客曰：“此儿当成吾宅相。”弱冠举秀才，除秘书郎、太子舍人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袭封南昌侯，除武昌王文学、太子洗马，兼东宫管记，迁司徒属，秘书丞，出为安成内史。太清中，侯景陷京城，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举州附贼，贼转寇南中，褒犹据郡拒守。大宝二年，世祖命征褒赴江陵，既至，以为忠武将军、南平内史，俄迁吏部尚书、侍中。

承圣二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仍参掌选事，又加侍中。其年，迁左仆射，参掌如故。

三年，江陵陷，入于周。

褒著《幼训》，以诫诸子。其一章云：陶士衡曰：“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阴。”文士何不诵书，武士何不马射？若乃玄冬修夜，硃明永日，肃其居处，崇其墙仞，门无糅杂，坐阙号呶。以之求学，则仲尼之门人也；以之为文，则贾生之升堂也。古者盘盂有铭，几杖有诫，进退循焉，俯仰观焉。文王之诗曰：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立身行道，终始若一。

“造次必于是”，君子之言欤？

儒家则尊卑等差，吉凶降杀。君南面而臣北面，天地之义也；鼎俎奇而笾豆偶，阴阳之义也。道家则堕支体，黜聪明，弃义绝仁，离形去智。释氏之义，见苦断习，证灭循道，明因辨果，偶凡成圣，斯虽为教等差，而义归汲引。吾始乎幼学，及于知命，既崇周、孔之教，兼循老、释之谈，江左以来，斯业不坠，汝能修之，吾之志也。

初，有沛国刘、南阳宗懔与褒俱为中兴佐命，同参帷幄。

刘，字仲宝，晋丹阳尹真长七世孙也。少方正有器局。自国子礼生射策高第，为宁海令，稍迁湘东王记室参军，又转中记室。太清中，侯景乱，世祖承制上流，书檄多委焉，亦竭力尽忠，甚蒙赏遇。历尚书左丞、御史中丞。承圣二年，迁吏部尚书、国子祭酒，余如故。

宗懔，字元懔。八世祖承，晋宜都郡守，属永嘉东徙，子孙因居江陵焉。懔少聪敏好学，昼夜不倦，乡里号为“童子学士”。普通中，为湘东王府兼记室，转刑狱，仍掌书记。历临汝、建成、广晋等令，后又为世祖荆州别驾。及世祖即位，以为尚书郎，封信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累迁吏部郎中、五兵尚书、吏部尚书。承圣三年，江陵没，与俱入于周。

王承，字安期，仆射暕子。七岁通《周易》，选补国子生。年十五，射策高第，除秘书郎。历太子舍人、南康王文学、邵陵王友、太子中舍人。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中舍人，累迁中书黄门侍郎，兼国子博士。时膏腴贵游，咸以文学相尚，罕以经术为业，惟承独好之，发言吐论，造次儒者。在学训诸生，述《礼》、《易》义。

中大通五年，迁长兼侍中，俄转国子祭酒。承祖俭及父暕尝为此职，三世为国师，前代未之有也，当世以为荣。久之，出为戎昭将军、东阳太守。为政宽惠，吏民悦之。视事未期，卒于郡，时年四十一。谥曰章子。

承性简贵有风格。时右卫硃异当朝用事，每休下，车马常填门。时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论，以忤权右，常指异门曰：“此中辐辏，皆以利往。能不至者，惟有大小王东阳。”小东阳，即承弟稚也。当时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门，时以此称之。

褚翔，字世举，河南阳翟人。曾祖渊，齐太宰文简公，佐命齐室。祖蓁，太常穆子。父向，字景政。年数岁，父母相继亡没，向哀毁若成人者，亲表咸异之。既长，淹雅有器量。高祖践阼，选补国子生。起家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、尚书殿中郎。

出为安成内史。还除太子洗马、中舍人，累迁太尉从事中郎、黄门侍郎、镇右豫章王长史。顷之，入为长兼侍中。向风仪端丽，眉目如点，每公庭就列，为众所瞻望焉。大通四年，出为宁远将军北中郎庐陵王长史。三年，卒官。外兄谢举为制墓铭，其略曰：“弘治推华，子嵩惭量；酒归月下，风清琴上。”论者以为拟得其人。

翔初为国子生，举高第。丁父忧。服阕，除秘书郎，累迁太子舍人、宣城王主簿。中大通五年，高祖宴群臣乐游苑，别诏翔与王训为二十韵诗，限三刻成。翔于坐立奏，高祖异焉，即日转宣城王文学，俄迁为友。时宣城友、文学加它王二等，故以翔超为之，时论美焉。出为义兴太守。翔在政洁已，省繁苛，去浮费，百姓安之。郡之西亭有古树，积年枯死；翔至郡，忽更生枝叶，百姓咸以为善政所感。及秩满，吏民诣阙请之，敕许焉。寻征为吏部郎，去郡，百姓无老少追送出境，涕泣拜辞。

翔居小选公清，不为请属易意，号为平允。俄迁侍中，顷之转散骑常侍，领羽林监，侍东宫。出为晋陵太守，在郡未期，以公事免。俄复为散骑常侍，侍东宫。

太清二年，迁守吏部尚书。其年冬，侯景围宫城，翔于围内丁母忧，以毁卒，时年四十四。诏赠本官。翔少有孝性。为侍中时，母疾笃，请沙门祈福。中夜忽见户外有异光，又闻空中弹指，及晓，疾遂愈。咸以翔精诚所致焉。

萧介，字茂镜，兰陵人也。祖思话，宋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仆射。父惠茜，齐左民尚书。介少颖悟，有器识，博涉经史，兼善属文。齐永元末，释褐著作佐郎。

天监六年，除太子舍人。八年，迁尚书金部郎。十二年，转主客郎。出为吴令，甚著声绩。湘东王闻介名，思共游处，表请之。普通三年，乃以介为湘东王谘议参军。

大通二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大同二年，武陵王为扬州刺史，以介为府长史，在职清白，为朝廷所称。高祖谓何敬容曰：“萧介甚贫，可处以一郡。”敬容未对，高祖曰：“始兴郡顷无良守，岭上民颇不安，可以介为之。”由是出为始兴太守。介至任，宣布威德，境内肃清。七年，征为少府卿，寻加散骑常侍。会侍中阙，选司举王筠等四人，并不称旨，高祖曰：“我门中久无此职，宜用萧介为之。”介博物强识，应对左右，多所匡正，高祖甚重之。迁都官尚书，每军国大事，必先询访于介焉。高祖谓硃异曰：“端右之材也。”中大同二年，辞疾致事，高祖优诏不许。

终不肯起，乃遣谒者仆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。

太清中，侯景于涡阳败走，入寿阳。高祖敕防主韦默纳之，介闻而上表谏曰：臣抱患私门，窃闻侯景以涡阳败绩，只马归命，陛下不悔前祸，复敕容纳。臣闻凶人之性不移，天下之恶一也。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，终诛董而为贼；刘牢反王恭以归晋，还背晋以构妖。何者？狼子野心，终无驯狎之性；养虎之喻，必见饥噬之祸。侯景兽心之种，鸣镝之类。以凶狡之才，荷高欢翼长之遇，位忝台司，任居方伯；然而高欢坟土未干，即还反噬。逆力不逮，乃复逃死关西；宇文不容，故复投身于我。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，正欲以属国降胡以讨匈奴，冀获一战之效耳。

今既亡师失地，直是境上之匹夫。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之好，臣窃不取也。若国家犹待其更鸣之晨，岁暮之效，臣窃惟侯景必非岁暮之臣。弃乡国如脱屣，背君亲如遗芥，岂知远慕圣德，为江淮之纯臣！事迹显然，无可致惑。一隅尚其如此，触类何可具陈？

臣朽老疾侵，不应辄干朝政。但楚囊将死，有城郢之忠；卫鱼临亡，亦有尸谏之节。臣忝为宗室遗老，敢忘刘向之心？伏愿天慈，少思危苦之语。

高祖省表叹息，卒不能用。

介性高简，少交游，惟与族兄琛、从兄眎素及洽、从弟淑等文酒赏会，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。初，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，置酒赋诗。臧盾以诗不成，罚酒一斗，盾饮尽，颜色不变，言笑自若；介染翰便成，文无加点。高祖两美之曰：“臧盾之饮，萧介之文，即席之美也。”年七十三，卒于家。

第三子允，初以兼散骑常侍聘魏，还为太子中庶子，后至光禄大夫。

洽，字宏称，介从父兄也。父惠基，齐吏部尚书，有重名前世。洽幼敏寤，年七岁，诵《楚辞》略上口。及长，好学博涉，亦善属文。齐永明中，为国子生，举明经。起家著作佐郎，迁西中郎外兵参军。天监初，为前军鄱阳王主簿、尚书囗部郎，迁太子中舍人。出为南徐州治中，既近畿重镇，史数千人，前后居之者皆致巨富。洽为之，清身率职，馈遗一无所受，妻子不免饥寒。还除司空从事中郎，为建安内史，坐事免。久之，起为护军长史、北中郎谘议参军，迁太府卿、司徒临川王司马。普通初，拜员外散骑常侍，兼御史中丞，以公事免。顷之，为通直散骑常侍。

洽少有才思，高祖令制同泰、大爱敬二寺刹下铭，其文甚美。二年，迁散骑常侍。

出为招远将军、临海太守。为政清平，不尚威猛，民俗便之。还拜司徒左长史，又敕撰《当涂堰碑》，辞亦赡丽。六年，卒官，时年五十五。有诏出举哀，赙钱二万，布五十匹。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

褚球，字仲宝，河南阳翟人。高祖叔度，宋征虏将军、雍州刺史；祖暧，太宰外兵参军；父缋，太子舍人；并尚宋公主。球少孤贫，笃志好学，有才思。宋建平王景素，元徽中诛灭，惟有一女得存。其故吏何昌珝、王思远闻球清立，以此女妻之，因为之延誉。仕齐，起家征虏行参军，俄署法曹，迁右军曲江公主簿。出为溧阳令，在县清白，资公俸而已。除平西主簿。

天监初，迁太子洗马、散骑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出为建康令，母忧去职，以本官起之，固辞不拜。服阕，除北中郎谘议参军，俄迁中书郎，复兼中书通事舍人。除云骑将军，累兼廷尉、光禄卿，舍人如故。迁御史中丞。球性公强，无所屈挠，在宪司甚称职。普通四年，出为北中郎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；入为通直散骑常侍，领羽林监。七年，迁太府卿，顷之，迁都官尚书。中大同中，出为仁威临川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以疾不赴职。改授光禄大夫，未拜，复为太府卿，领步兵校尉。俄迁通直散骑常侍、秘书监，领著作。迁司徒左长史，常侍、著作如故。自魏孙礼、晋荀组以后，台佐加貂，始有球也。寻出为贞威将军轻车河东王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；入为散骑常侍，领步兵。寻表致仕，诏不许。俄复拜光禄大夫，加给事中。卒官，时年七十。

刘孺，字孝稚，彭城安上里人也。祖勔，宋司空忠昭公。父悛，齐太常敬子。

孺幼聪敏，七岁能属文。年十四，居父丧，毁瘠骨立，宗党咸异之。服阕，叔父瑱为义兴郡，携以之官，常置坐侧，谓宾客曰：“此儿吾家之明珠也。”既长，美风采，性通和，虽家人不见其喜愠。本州召迎主簿。起家中军法曹行参军。时镇军沈约闻其名，引为主簿，常与游宴赋诗，大为约所嗟赏。累迁太子舍人、中军临川王主簿、太子洗马、尚书殿中郎。出为太末令，在县有清绩。还除晋安王友，转太子中舍人。

孺少好文章，性又敏速，尝于御坐为《李赋》，受诏便成，文不加点，高祖甚称赏之。后侍宴寿光殿，诏群臣赋诗，时孺与张率并醉，未及成，高祖取孺手板题戏之曰：“张率东南美，刘孺雒阳才。揽笔便应就，何事久迟回？”其见亲爱如此。

转中书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顷之迁太子家令，余如故。出为宣惠晋安王长史，领丹阳尹丞。迁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。出为轻车湘东王长史，领会稽郡丞，公事免。顷之，起为王府记室散骑侍郎，兼光禄卿。累迁少府卿、司徒左长史、御史中丞，号为称职。大通二年，迁散骑常侍。三年，迁左民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中大通四年，出为仁威临川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加贞威将军。五年，为宁远将军、司徒左长史，未拜，改为都官尚书，领右军将军。大同五年，守吏部尚书。其年，出为明威将军、晋陵太守。在郡和理，为吏民所称。七年，入为侍中，领右军。其年，复为吏部尚书，以母忧去职。居丧未期，以毁卒，时年五十九。谥曰孝子。

孺少与从兄苞、孝绰齐名。苞早卒，孝绰数坐免黜，位并不高，惟孺贵显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刍，著作郎，早卒。孺二弟：览、遵。

览，字孝智，十六通《老》、《易》。历官中书郎，以所生母忧，庐于墓。再期，口不尝盐酪，冬止著单布。家人患其不胜丧，中夜窃置炭于床下，览因暖气得睡，既觉知之，号恸欧血。高祖闻其有至性，数省视之。服阕，除尚书左丞。性聪敏，尚书令史七百人，一见并记名姓。当官清正，无所私。姊夫御史中丞褚湮、从兄吏部郎孝绰，在职颇通赃货，览劾奏，并免官。孝绰怨之，尝谓人曰：“犬啮行路，览噬家人。”出为始兴内史，治郡尤励清节。还复为左丞，卒官。

遵，字孝陵。少清雅，有学行，工属文。起家著作郎、太子舍人，累迁晋安王宣惠、云麾二府记室，甚见宾礼，转南徐州治中。王后为雍州，复引为安北谘议参军，带邔县令。中大通二年，王立为皇太子，仍除中庶子。遵自随籓及在东宫，以旧恩，偏蒙宠遇，同时莫及。大同元年，卒官。皇太子深悼惜之，与遵从兄阳羡令孝仪令曰：

贤从中庶，奄至殒逝，痛可言乎！其孝友淳深，立身贞固；内含玉润，外表澜清。美誉嘉声，流于士友；言行相符，终始如一。文史该富，琬琰为心；辞章博赡，玄黄成采。既以鸣谦表性，又以难进自居，未尝造请公卿，缔交荣利。是以新沓莫之举，社武弗之知。自阮放之官，野王之职，栖迟门下，已逾五载；同僚已陟，后进多升，而怡然清静，不以少多为念。确尔之志，亦何易得？西河观宝，东江独步，书籍所载，必不是过。

吾昔在汉南，连翩书记，及忝硃方，从容坐首。良辰美景，清风月夜，鹢舟乍动，硃鹭徐鸣，未尝一日而不追随，一时而不会遇。酒兰耳热，言志赋诗，校覆忠贤，榷扬文史，益者三友，此实其人。及弘道下邑，未申善政，而能使民结去思，野多驯雉，此亦威凤一羽，足以验其五德。比在春坊，载获申晤，博望无通宾之务，司成多节文之科。所赖故人，时相媲偶；而此子溘然，实可嗟痛。“惟与善人”，此为虚说；天之报施，岂若此乎！想卿痛悼之诚，亦当何已。往矣奈何，投笔恻怆。

吾昨欲为志铭，并为撰集。吾之劣薄，其生也不能揄扬吹歔，使得骋其才用，今者为铭为集，何益既往？故为痛惜之情，不能已已耳。

刘潜，字孝仪，秘书监孝绰弟也。幼孤，与兄弟相励勤学，并工属文。孝绰常曰“三笔六诗”，三即孝仪，六孝威也。天监五年，举秀才。起家镇右始兴王法曹行参军，随府益州，兼记室。王入为中抚军，转主簿，迁尚书殿中郎。敕令制《雍州平等金像碑》，文甚宏丽。晋安王纲出镇襄阳，引为安北功曹史，以母忧去职。

王立为皇太子，孝仪服阕，仍补洗马，迁中舍人。出为戎昭将军、阳羡令，甚有称绩，擢为建康令。大同三年，迁中书郎，以公事左迁安西谘议参军，兼散骑常侍。

使魏还，复除中书郎。顷之，权兼司徒右长史，又兼宁远长史、行彭城琅邪二郡事。

累迁尚书左丞，兼御史中丞。在职弹纠无所顾望，当时称之。十年，出为伏波将军、临海太守。是时政网疏阔，百姓多不遵禁。孝仪下车，宣示条制，励精绥抚，境内翕然，风俗大革。中大同元年，入守都官尚书。太清元年，出为明威将军、豫章内史。二年，侯景寇京邑，孝仪遣子励帅郡兵三千人，随前衡州刺史韦粲入援。三年，宫城不守，孝仪为前历阳太守庄铁所逼，失郡。大宝元年，病卒，时年六十七。

孝仪为人宽厚，内行尤笃。第二兄孝能早卒，孝仪事寡嫂甚谨，家内巨细，必先谘决。与妻子朝夕供事，未尝失礼。世以此称之。有文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

第五弟孝胜，历官邵陵王法曹、湘东王安西主簿记室、尚书左丞。出为信义太守，公事免。久之，复为尚书右丞，兼散骑常侍。聘魏还，为安西武陵王纪长史、蜀郡太守。太清中，侯景陷京师，纪僭号于蜀，以孝胜为尚书仆射。承圣中，随纪出峡口，兵败，被执下狱。世祖寻宥之，起为司徒右长史。

第六弟孝威，初为安北晋安王法曹，转主簿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太子洗马，累迁中舍人、庶子、率更令，并掌管记。大同九年，白雀集东宫，孝威上颂，其辞甚美。太清中，迁中庶子，兼通事舍人。及侯景寇乱，孝威于围城得出，随司州刺史柳仲礼西上，至安陆，遇疾卒。

第七弟孝先，武陵王法曹、主簿。王迁益州，随府转安西记室。承圣中，与兄孝胜俱随纪军出峡口，兵败，至江陵，世祖以为黄门侍郎，迁侍中。兄弟并善五言诗，见重于世。文集值乱，今不具存。

殷芸，字灌蔬，陈郡长平人。性倜傥，不拘细行。然不妄交游，门无杂客。励精勤学，博洽群书。幼而庐江何宪见之，深相叹赏。永明中，为宜都王行参军。天监初，为西中郎主簿、后军临川王记室。七年，迁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

十年，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兼尚书左丞，又兼中书舍人，迁国子博士、昭明太子侍读、西中郎豫章王长史，领丹阳尹丞，累迁通直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、司徒左长史。普通六年，直东宫学士省。大通三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

萧几，字德玄，齐曲江公遥欣子也。年十岁，能属文。早孤，有弟九人，并皆稚小，几恩爱笃睦，闻于朝野。性温和，与物无竞，清贫自立。好学，善草隶书。

湘州刺史杨公则，曲江之故吏也。每见几，谓人曰：“康公此子，可谓桓灵宝出。”

及公则卒，几为之诔，时年十五，沈约见而奇之，谓其舅蔡撙曰：“昨见贤甥杨平南诔文，不减希逸之作，始验康公积善之庆。”释褐著作佐郎、庐陵王文学、尚书殿中郎、太子舍人、掌管记，迁庶子、中书侍郎、尚书左丞。末年，专尚释教。为新安太守，郡多山水，特其所好，适性游履，遂为之记。卒于官。

子为，字元专，亦有文才。仕至太子舍人，永康令。

史臣曰：王规之徒，俱著名誉，既逢休运，才用各展，美矣。萧洽《当涂》之制，见伟辞人；刘孝仪兄弟，并以文章显。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。

## 列传第三十六 臧盾弟厥 傅岐

臧盾，字宣卿，东莞莒人。高祖焘，宋左光禄大夫。祖潭之，左民尚书。父未甄，博涉文史，有才干，少为外兄汝南周颙所知。宋末，起家为领军主簿，所奉即齐武帝。入齐，历太尉祭酒、尚书主客郎、建安、庐陵二王府记室、前军功曹史、通直郎、南徐州中正、丹阳尹丞。高祖平京邑，霸府建，引为骠骑刑狱参军。天监初，除后军谘议中郎、南徐州别驾，入拜黄门郎，迁右军安成王长史、少府卿。出为新安太守，有能名。还为太子中庶子、司农卿、太尉长史。丁所生母忧，三年庐于墓侧。服阕，除廷尉卿。出为安成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卒官。

盾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《五经》，通章句。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，盾处其间，无所狎比。璩异之，叹曰：“此生重器，王佐才也。”初为抚军行参军，迁尚书中兵郎。盾美风姿，善举止，每趋奏，高祖甚悦焉。入兼中书通事舍人，除安右录事参军，舍人如故。

盾有孝性，随父宿直于廷尉，母刘氏在宅，夜暴亡，左手中指忽痛，不得寝。

及晓，宅信果报凶问，其感通如此。服制未终，父又卒，盾居丧五年，不出庐户，形骸枯悴，家人不复识。乡人王端以状闻，高祖嘉之，敕累遣抑譬。服阕，除丹阳尹丞，转中书郎，复兼中书舍人，迁尚书左丞，为东中郎武陵王长史，行府州国事，领会稽郡丞。还除少府卿，领步兵校尉，迁御史中丞。盾性公强，居宪台甚称职。

中大通五年二月，高祖幸同泰寺开讲，设四部大会，众数万人。南越所献驯象，忽于众中狂逸，乘轝羽卫及会皆骇散，惟盾与散骑郎裴之礼嶷然自若，高祖甚嘉焉。

俄有诏，加散骑常侍，未拜，又诏曰：“总一六军，非才勿授。御史中丞、新除散骑常侍盾，志怀忠密，识用详慎，当官平允，处务勤恪，必能缉斯戎政。可兼领军，常侍如故。”大同二年，迁中领军。领军管天下兵要，监局事多。盾为人敏赡，有风力，长于拨繁，职事甚理。天监中，吴平侯萧景居此职，著声称。至是，盾复继之。

五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吴郡太守，视事未期，以疾陈解。拜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七年，疾愈，复为领军将军。九年，卒，时年六十六。即日有诏举哀。赠侍中，领军如故。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布各有差。谥曰忠。

子长博，字孟弘，桂阳内史。次子仲博，曲阿令。盾弟厥。

厥，字献卿，亦以干局称。初为西中郎行参军、尚书主客郎。入兼中书通事舍人，累迁正员郎、鸿胪卿，舍人如故。迁尚书右丞，未拜，出为晋安太守。郡居山海，常结聚逋逃，前二千石虽募讨捕，而寇盗不止。厥下车，宣风化，凡诸凶党，皆涘负而出，居民复业，商旅流通。然为政严酷少恩，吏民小事必加杖罚，百姓谓之“臧虎”。还除骠骑庐陵王谘议参军，复兼舍人。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兼司农卿，舍人如故。大同八年，卒官，时年四十八。厥前后居职，所掌之局大事及兰台廷尉所不能决者，敕并付厥。厥辨断精详，咸得其理。厥卒后，有挝登闻鼓诉者，求付清直舍人。高祖曰：“臧厥既亡，此事便无可付。”其见知如此。

子操，尚书三公郎。

傅岐，字景平，北地灵州人也。高祖弘仁，宋太常。祖琰，齐世为山阴令，有治能，自县擢为益州刺史。父翙，天监中，历山阴、建康令，亦有能名，官至骠骑谘议。

岐初为国子明经生，起家南康王宏常侍，迁行参军，兼尚书金部郎。母忧去职，居丧尽礼。服阕后，疾废久之。是时改创北郊坛，初起岐监知缮筑，事毕，除如新令。县民有因斗相殴而死者，死家诉郡，郡录其仇人，考掠备至，终不引咎，郡乃移狱于县。岐即命脱械，以和言问之，便即首服。法当偿死，会冬节至，岐乃放其还家，使过节一日复狱。曹掾固争曰：“古者乃有此，于今不可行。”岐曰：“其若负信，县令当坐，主者勿忧。”竟如期而反。太守深相叹异，遽以状闻。岐后去县，民无老小，皆出境拜送，啼号之声，闻于数十里。至都，除廷尉正，入兼中书通事舍人，迁宁远岳阳王记室参军，舍人如故。出为建康令，以公事免。俄复为舍人，累迁安西中记室、镇南谘议参军，兼舍人如故。

岐美容止，博涉能占对。大同中，与魏和亲，其使岁中再至，常遣岐接对焉。

太清元年，累迁太仆、司农卿，舍人如故。在禁省十余年，机事密勿亚于硃异。此年冬，豫州刺史贞阳侯萧渊明率众伐彭城，兵败陷魏。二年，渊明遣使还，述魏人欲更通和好，敕有司及近臣定议。左卫硃异曰：“高澄此意，当复欲继好，不爽前和；边境且得静寇息民，于事为便。”议者并然之。岐独曰：“高澄既新得志，其势非弱，何事须和？此必是设间，故令贞阳遣使，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。景意不安，必图祸乱。今若许澄通好，正是堕其计中。且彭城去岁丧师，涡阳新复败退，令便就和，益示国家之弱。若如愚意，此和宜不可许。”硃异等固执，高祖遂从异议。及遣和使，侯景果有此疑，累启请追使，敕但依违报之。至八月，遂举兵反。

十月，入寇京师，请诛硃异。三年，迁中领军，舍人如故。二月，景于阙前通表，乞割江右四州，安其部下，当解围还镇，敕许之。乃于城西立盟，求遣宣城王出送。

岐固执宣城嫡嗣之重，不宜许，遣石城公大款送之。及与景盟讫，城中文武喜跃，望得解围。岐独言于众曰：“贼举兵为逆，未遂求和，夷情兽心，必不可信，此和终为贼所诈也。”众并怨怪之。及景背盟，莫不叹服。寻有诏，以岐勤劳，封南豊县侯，邑五百户，固辞不受。宫城失守，岐带疾出围，卒于宅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夫举事者定于谋，故万举无遗策，信哉是言也。傅岐识齐氏之伪和，可谓善于谋事。是时若纳岐之议，太清祸乱，固其不作。申子曰：“一言倚，天下靡。”此之谓乎？

## 列传第三十七 韦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张嵊 沈浚 柳敬礼

韦粲，字长蒨，车骑将军睿之孙，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。有父风，好学仗气，身长八尺，容貌甚伟。初为云麾晋安王行参军，俄署法曹，迁外兵参军，兼中兵。

时颍川庾仲容、吴郡张率，前辈知名，与粲同府，并忘年交好。及王迁镇雍州，随转记室，兼中兵如故。王立为皇太子，粲迁步兵校尉，入为东宫领直，丁父忧去职。

寻起为招远将军，复为领直。服阕，袭爵永昌县侯，除安西湘东王谘议，累迁太子仆、左卫率，领直并如故。粲以旧恩，任寄绸密，虽居职屡徙，常留宿卫，颇擅威名，诞倨，不为时辈所平。右卫硃异尝于酒席厉色谓粲曰：“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！”

中大同十一年，迁通直散骑常侍，未拜，出为持节、督衡州诸军事、安远将军、衡州刺史。皇太子出饯新亭，执粲手曰：“与卿不为久别。”太清元年，粲至州。

无几，便表解职。二年，征为散骑常侍。粲还至庐陵，闻侯景作逆，便简阅部下，得精卒五千，马百匹，倍道赴援。至豫章，奉命报云“贼已出横江”，粲即就内史刘孝仪共谋之。孝仪曰：“必期如此，当有别敕。岂可轻信单使，妄相惊动，或恐不然。”时孝仪置酒，粲怒，以杯抵地曰：“贼已渡江，便逼宫阙，水陆俱断，何暇有报；假令无敕，岂得自安？韦粲今日何情饮酒！”即驰马出，部分将发，会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遣使要粲，粲乃驰往见大心曰：“上游蕃镇，江州去京最近，殿下情计，实宜在前；但中流任重，当须应接，不可阙镇。今直且张声势，移镇湓城，遣偏将赐随，于事便足。”大心然之，遣中兵柳昕帅兵二千人随粲。粲悉留家累于江州，以轻舸就路。至南州，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亦帅步骑万余人至横江，粲即送粮仗赡给之，并散私金帛以赏其战士。

先是，安北将军鄱阳王范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与其长子嗣，帅江西之众赴京师，屯于张公洲，待上流诸军至。是时，之高遣船渡仲礼，与合军进屯王游苑。粲建议推仲礼为大都督，报下流众军。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，乃云：“柳节下是州将，何须我复鞭板？”累日不决。粲乃抗言于众曰：“今者同赴国难，义在除贼，所以推柳司州者，政以久捍边疆，先为侯景所惮；且士马精锐，无出其前。

若论位次，柳在粲下；语其年齿，亦少于粲，直以社稷之计，不得复论。今日形势，贵在将和；若人心不同，大事去矣。裴公朝之旧齿，年德已隆，岂应复挟私情，以沮大计。粲请为诸君解释之。”乃单舸至之高营，切让之曰：“前诸将之议，豫州意所未同，即二宫危逼，猾寇滔天，臣子当戮力同心，岂可自相矛盾！豫州必欲立异，锋镝便有所归。”之高垂泣曰：“吾荷国恩荣，自应帅先士卒，顾恨衰老，不能效命，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，谓众议已从，无俟老夫耳。若必有疑，当剖心相示。”

于是诸将定议，仲礼方得进军。

次新亭，贼列阵于中兴寺，相持至晚，各解归。是夜，仲礼入粲营，部分众军，旦日将战，诸将各有据守，令粲顿青塘。青塘当石头中路，粲虑栅垒未立，贼必争之，颇以为惮，谓仲礼曰：“下官才非御侮，直欲以身殉国。节下善量其宜，不可致有亏丧。”仲礼曰：“青塘立栅，迫近淮渚，欲以粮储船乘尽就泊之，此是大事，非兄不可。若疑兵少，当更差军相助。”乃使直阁将军刘叔胤师助粲，帅所部水陆俱进。时值昏雾，军人迷失道，比及青塘，夜已过半，垒栅至晓未合。景登禅灵寺门阁，望粲营未立，便率锐卒来攻。军副王长茂劝据栅待之，粲不从，令军主郑逸逆击之，命刘叔胤以水军截其后。叔胤畏懦不敢进，逸遂败。贼乘胜入营，左右牵粲避贼，粲不动，犹叱子弟力战，兵死略尽，遂见害，时年五十四。粲子尼及三弟助、警、构、从弟昂皆战死，亲戚死者数百人。贼传粲首阙下，以示城内，太宗闻之流涕曰：“社稷所寄，惟在韦公，如何不幸，先死行阵。”诏赠护军将军。世祖平侯景，追谥曰忠贞，并追赠助、警、构及尼皆中书郎，昂员外散骑常侍。

粲长子臧，字君理。历官尚书三公郎、太子洗马、东宫领直。侯景至，帅兵屯西华门。城陷，奔江州，收旧部曲，据豫章，为其部下所害。

江子一，字元贞，济阳考城人，晋散骑常侍统之七世孙也。父法成，天监中奉朝请。子一少好学，有志操，以家贫阙养，因蔬食终身。起家王国侍郎、朝请。启求观书秘阁，高祖许之，有敕直华林省。其姑夫右卫将军硃异，权要当朝，休下之日，宾客辐凑，子一未尝造门，其高洁如此。稍迁尚书仪曹郎，出为遂昌、曲阿令，皆著美绩。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出为戎昭将军、南津校尉。

弟子四，历尚书金部郎。大同初，迁右丞。兄弟性并刚烈。子四自右丞上封事，极言得失，高祖甚善之，诏尚书详择施行焉。左民郎沈炯、少府丞顾玙尝奏事不允，高祖厉色呵责之；子四乃趋前代炯等对，言甚激切，高祖怒呼缚之，子四据地不受，高祖怒亦止，乃释之。犹坐免职。

及侯景反，攻陷历阳，自横江将渡，子一帅舟师千余人，于下流欲邀之，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，因与其党散走。子一乃退还南洲，复收余众，步道赴京师。贼亦寻至，子一启太宗曰：“贼围未合，犹可出荡，若营栅一固，无所用武。”请与其弟子四、子五帅所领百余人，开承明门挑贼。许之。子一乃身先士卒，抽戈独进，群贼夹攻之，从者莫敢继。子四、子五见事急，相引赴贼，并见害。诏曰：“故戎昭将军、通直散骑侍郎、南津校尉江子一，前尚书右丞江子四，东宫直殿主帅子五，祸故有闻，良以矜恻，死事加等，抑惟旧章。可赠子一给事黄门侍郎，子四中书侍郎，子五散骑侍郎。”侯景平，世祖又追赠子一侍中，谥义子；子四黄门侍郎，谥毅子；子五中书侍郎，谥烈子。

子一续《黄图》及班固“九品”，并辞赋文笔数十篇，行于世。

张嵊，字四山，镇北将军稷之子也。少方雅，有志操，能清言。父临青州，为土民所害，嵊感家祸，终身蔬食布衣，手不执刀刃。州举秀才。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司徒左西掾、中书郎。出为永阳内史，还除中军宣城王司马、散骑常侍。又出为镇南湘东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中大同元年，征为太府卿，俄迁吴兴太守。

太清二年，侯景围京城，嵊遣弟伊率郡兵数千人赴援。三年，宫城陷，御史中丞沈浚违难东归。嵊往见而谓曰：“贼臣凭陵，社稷危耻，正是人臣效命之秋。今欲收集兵力，保据贵乡。若天道无灵，忠节不展，虽复及死，诚亦无恨。”浚曰：“鄙郡虽小，仗义拒逆，谁敢不从！”固劝嵊举义。于是收集士卒，缮筑城垒。时邵陵王东奔至钱唐，闻之，遣板授嵊征东将军，加秩中二千石。嵊曰：“朝廷危迫，天子蒙尘，今日何情，复受荣号。”留板而已。贼行台刘神茂攻破义兴，遣使说嵊曰：“若早降附，当还以郡相处，复加爵赏。”嵊命斩其使，仍遣军主王雄等帅兵于鳢渎逆击之，破神茂，神茂退走。侯景闻神茂败，乃遣其中军侯子鉴帅精兵二万人，助神茂以击嵊。嵊遣军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战，为神茂所败，退归。贼骑乘胜焚栅，栅内众军皆土崩。嵊乃释戎服，坐于听事，贼临之以刃，终不为屈。乃执嵊以送景，景刑之于都市，子弟同遇害者十余人，时年六十二。贼平，世祖追赠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谥曰忠贞子。

沈浚，字叔源，吴兴武康人。祖宪，齐散骑常侍，齐史有传。浚少博学，有才干，历山阴、吴、建康令，并有能名。入为中书郎、尚书左丞。侯景逼京城，迁御史中丞。是时外援并至，侯景表请求和，诏许之。既盟，景知城内疾疫，复怀奸计，迟疑不去。数日，皇太子令浚诣景所，景曰：“即已向热，非复行时。十万之众，何由可去，还欲立效朝廷，君可见为申闻。”浚曰：“将军此论，意在得城。城内兵粮，尚支百日。将军储积内尽，国家援军外集，十万之众，将何所资？而反设此言，欲胁朝廷邪？”景横刃于膝，真目叱之。浚正色责景曰：“明公亲是人臣，举兵向阙，圣主申恩赦过，已共结盟，口血未干，而有翻背。沈浚六十之年，且天子之使，死生有命，岂畏逆臣之刀乎！”不顾而出。景曰：“是真司直也。”然密衔之。及破张嵊，乃求浚以害之。

柳敬礼，开府仪同三司庆远之孙。父津，太子詹事。敬礼与兄仲礼，皆少以勇烈知名。起家著作佐郎，稍迁扶风太守。侯景渡江，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。至都，据青溪埭，与景频战，恒先登陷陈，甚著威名。台城没，敬礼与仲礼俱见于景，景遣仲礼经略上流，留敬礼为质，以为护军。景饯仲礼于后渚，敬礼密谓仲礼曰：“景今来会，敬礼抱之，兄拔佩刀，便可斫杀，敬礼死亦无所恨。”仲礼壮其言，许之。及酒数行，敬礼目仲礼，仲礼见备卫严，不敢动，计遂不果。会景征晋熙，敬礼与南康王会理共谋袭其城，克期将发，建安侯萧贲知而告之，遂遇害。

史臣曰：若夫义重于生，前典垂诰，斯盖先哲之所贵也。故孟子称：生者我所欲，义亦我所欲，二事必不可兼得，宁舍生而取义。至如张嵊二三子之徒，捐躯殉节，赴死如归，英风劲气，笼罩今古，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。

## 列传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

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、南郡王大连，陈淑容生浔阳王大心，左夫人生南海王大临、安陆王大春，谢夫人生浏阳公大雅，张夫人生新兴王大庄，包昭华生西阳王大钧，范夫人生武宁王大威，褚修华生建平王大球，陈夫人生义安王大昕，硃夫人生绥建王大挚。自余诸子，本书不载。

浔阳王大心，字仁恕。幼而聪朗，善属文。中大通四年，以皇孙封当阳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大同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南、北司、定、新五州诸军事、轻车将军、郢州刺史。时年十三，太宗以其幼，恐未达民情，戒之曰：“事无大小，悉委行事，纤毫不须措怀。”大心虽不亲州务，发言每合于理，众皆惊服。七年，征为侍中、兼石头戍军事。太清元年，出为云麾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二年，侯景寇京邑。大心招集士卒，远近归之，众至数万，与上流诸军赴援宫阙。三年，城陷，上甲侯萧韶南奔，宣密诏，加散骑常侍，进号平南将军。大宝元年，封寻阳王，邑二千户。

初，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侯景，既而又奉其母来奔，大心以铁旧将，厚为其礼，军旅之事，悉以委之，仍以为豫章内史。侯景数遣军西上寇抄，大心辄令铁击破之，贼不能进。时鄱阳王范率众弃合肥，屯于栅口，待援兵总集，欲俱进。大心闻之，遣要范西上，以湓城处之，廪馈甚厚，与戮力共除祸难。会庄铁据豫章反，大心令中兵参军韦约等将军击之，铁败绩，又乞降。鄱阳世子嗣先与铁游处，因称其人才略从横，且旧将也，欲举大事，当资其力，若降江州，必不全其首领，嗣请援之。

范从之，乃遣将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铁，夜袭破韦约等营。大心闻之大惧，于是二籓衅起，人心离贰。景将任约略地至于湓城，大心遣司马韦质拒战，败绩。时帐下犹有勇士千余人，咸说曰：“既无粮储，难以守固。若轻骑往建州，以图后举，策之上者也。”大心未决，其母陈淑容曰：“即日圣御年尊，储宫万福，汝久奉违颜色，不念拜谒阙庭，且吾已老，而欲远涉险路，粮储不给，岂谓孝子？吾终不行。”

因抚胸恸哭，大心乃止。遂与约和。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二十九。

南海王大临，字仁宣。大同二年，封宁国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少而敏慧。年十一，遭左夫人忧，哭泣毁瘠，以孝闻。后入国学，明经射策甲科，拜中书侍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十一年，为长兼侍中。出为轻车将军，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。侯景乱，为使持节、宣惠将军，屯新亭。俄又征还，屯端门，都督城南诸军事。时议者皆劝收外财物，拟供赏赐，大临独曰：“物乃赏士，而牛可犒军。”命取牛，得千余头，城内赖以飨士。大宝元年，封南海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又除安东将军、吴郡太守。时张彪起义于会稽，吴人陆令公、颍川庾孟卿等劝大临走投彪。大临曰：“彪若成功，不资我力；如其挠败，以我说焉。不可往也。”二年秋，遇害于郡，时年二十五。

南郡王大连，字仁靖。少俊爽，能属文，举止风流，雅有巧思，妙达音乐，兼善丹青。大同二年，封临城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七年，与南海王俱入国学，射策甲科，拜中书侍郎。十年，高祖幸硃方，大连与兄大临并从。高祖问曰：“汝等习骑不？”对曰：“臣等未奉诏，不敢辄习。”敕各给马试之，大连兄弟据鞍往还，各得驰骤之节，高祖大悦，即赐所乘马。及为启谢，词又甚美。高祖佗日谓太宗曰：“昨见大临、大连，风韵可爱，足以慰吾年老。”迁给事黄门侍郎，转侍中，寻兼石头戍军事。太清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轻车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侯景入寇京师，大连率众四万来赴。及台城没，援军散，复还扬州。三年，会稽山贼田领群聚党数万来攻，大连命中兵参军张彪击斩之。大宝元年，封为南郡王，邑二千户。景仍遣其将赵伯超、刘神茂来讨，大连设备以待之。会将留异以城应贼，大连弃城走，至信安，为贼所获。侯景以为轻车将军、行扬州事，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大连既迫寇手，恒思逃窜，乃与贼约曰：“军民之事，吾不预焉。候我存亡，但听钟响。”

欲简与相见，因得亡逸，贼亦信之。事未果。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二十五。

安陆王大春，字仁经。少博涉书记。天性孝谨，体貌环伟，腰带十围。大同六年，封西豊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拜中书侍郎。后为宁远将军，知石头戍军事。侯景内寇，大春奔京口，随邵陵王入援，战于钟山，为贼所获。京城既陷，大宝元年，封安陆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使持节、云麾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二十二。

浏阳公大雅，字仁风。大同九年，封浏阳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少聪警，美姿仪，特为高祖所爱。太清三年，京城陷，贼已乘城，大雅犹命左右格战，贼至渐众，乃自缒而下。因发愤感疾，薨，时年十七。

新兴王大庄，字仁礼。大同九年，封高唐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大宝元年，封新兴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宣毅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

二年秋，遇害，时年十八。

西阳王大钧，字仁辅。性厚重，不妄戏弄。年七岁，高祖尝问读何书，对曰“学《诗》”。因命讽诵，音韵清雅，高祖因赐王羲之书一卷。大宝元年，封西阳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出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二年，监扬州，将军如故。至秋遇害，时年十三。

武宁王大威，字仁容。美风仪，眉目如画。大宝元年，封武宁郡王，邑二千户。

二年，出为信威将军、丹阳尹。其年秋，遇害，时年十三。

建平王大球，字仁珽。大宝元年，封建平郡王，邑二千户。性明慧夙成。初，侯景围京城，高祖素归心释教，每发誓愿，恒云：“若有众生应受诸苦，悉衍身代当。”时大球年甫七岁，闻而惊谓母曰：“官家尚尔，儿安敢辞？”乃六时礼佛，亦云：“凡有众生应获苦报，悉大球代受。”其早慧如此。二年，出为轻车将军、兼石头戍军事。其年秋，遇害，时年十一。

义安王大昕，字仁朗。年四岁，母陈夫人卒，便哀慕毁悴，有若成人。及高祖崩，大昕奉慰太宗，呜咽不能自胜。左右见之，莫不掩泣。大宝元年，封义安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二年，出为宁远将军、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未之镇，遇害，时年十一。

绥建王大挚，字仁瑛。幼雄壮有胆气，及京城陷，乃叹曰：“大丈夫会当灭虏属。”奶媪惊，掩其口曰：“勿妄言，祸将及！”大挚笑曰：“祸至非由此言。”

大宝元年，封绥建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二年，为宁远将军，遇害，时年十岁。

世祖诸男：徐妃生忠壮世子方等，王夫人生贞惠世子方诸，其愍怀太子方矩（本书不载所生，别有传），夏贤妃生敬皇帝。自余诸子，并本书无传。

忠壮世子方等，字实相，世祖长子也。母曰徐妃。少聪敏，有俊才，善骑射，尤长巧思。性爱林泉，特好散逸。尝著论曰：“人生处世，如白驹过隙耳。一壶之酒，足以养性；一箪之食，足以怡形。生在蓬蒿，死葬沟壑，瓦棺石椁，何以异兹？

吾尝梦为鱼，因化为鸟。当其梦也，何乐如之；及其觉也，何忧斯类；良由吾之不及鱼鸟者，远矣。故鱼鸟飞浮，任其志性；吾之进退，恒存掌握。举手惧触，摇足恐堕。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，则去人间如脱屣耳。”初，徐妃以嫉妒失宠，方等意不自安。世祖闻之，又恶方等，方等益惧，故述论以申其志焉。

会高祖欲见诸王长子，世祖遣方等入侍，方等欣然升舟，冀免忧辱。行至繇水，值侯景乱，世祖召之，方等启曰：“昔申生不爱其死，方等岂顾其生？”世祖省书叹息，知无还意，乃配步骑一万，使援京都。贼每来攻，方等必身当矢石。宫城陷，方等归荆州，收集士马，甚得众和，世祖始叹其能。方等又劝修筑城栅，以备不虞。

既成，楼雉相望，周回七十余里。世祖观之甚悦，入谓徐妃曰：“若更有一子如此，吾复何忧！”徐妃不答，垂泣而退。世祖忿之，因疏其秽行，榜于大阁。方等入见，益以自危。时河东王为湘州刺史，不受督府之令，方等乃乞征之，世祖许焉。拜为都督，令帅精卒二万南讨。方等临行，谓所亲曰：“吾此段出征，必死无二；死而获所，吾岂爱生。”及至麻溪，河东王率军逆战，方等击之，军败，遂溺死，时年二十二。世祖闻之，不以为戚。后追思其才，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谥曰忠壮世子，并为招魂以哀之。

方等注范晔《后汉书》，未就；所撰《三十国春秋》及《静住子》，行于世。

贞惠世子方诸，字智相，世祖第二子。母王夫人。幼聪警博学，明《老》、《易》，善谈玄，风采清越，辞辩锋生，特为世祖所爱，母王氏又有宠。及方等败没，世祖谓之曰：“不有所废，其何以兴。”因拜为中抚军以自副，又出为郢州刺史，镇江夏，以鲍泉为行事，防遏下流。时世祖遣徐文盛督众军，与侯景将任约相持未决。方诸恃文盛在近，不恤军政，日与鲍泉蒲酒为乐。侯景知之，乃遣其将宋子仙率轻骑数百，从间道袭之。属风雨晦冥，子仙至，百姓奔告，方诸与鲍泉犹不信，曰：“徐文盛大军在下，虏安得来？”始命闭门，贼骑已入，城遂陷，子仙执方诸以归。王僧辩军至蔡洲，景遂害之。世祖追赠侍中、大将军。谥曰贞惠世子。

史臣曰：太宗、世祖诸子，虽开土宇，运属乱离；既拘寇贼，多殒非命。吁！

可嗟矣。

## 列传第三十九 王僧辩

王僧辩，字君才，右卫将军神念之子也。以天监中随父来奔。起家为湘东王国左常侍。王为丹阳尹，转府行参军。王出守会稽，兼中兵参军事。王为荆州，仍除中兵，在限内。时武宁郡反，王命僧辩讨平之。迁贞威将军、武宁太守。寻迁振远将军、广平太守。秩满，还为王府中录事，参军如故。王被征为护军，僧辩兼府司马。王为江州，仍除云骑将军司马，守湓城。俄监安陆郡，无几而还。寻为新蔡太守，犹带司马，将军如故。王除荆州，为贞毅将军府谘议参军事，赐食千人，代柳仲礼为竟陵太守，改号雄信将军。属侯景反，王命僧辩假节，总督舟师一万，兼粮馈赴援。才至京都，宫城陷没，天子蒙尘。僧辩与柳仲礼兄弟及赵伯超等，先屈膝于景，然后入朝。景悉收其军实，而厚加绥抚。未几，遣僧辩归于竟陵，于是倍道兼行，西就世祖。世祖承制，以僧辩为领军将军。

及荆、湘疑贰，军师失律，世祖又命僧辩及鲍泉统军讨之，分给兵粮，克日就道。时僧辨以竟陵部下犹未尽来，意欲待集，然后上顿。谓鲍泉曰：“我与君俱受命南讨，而军容若此，计将安之？”泉曰：“既禀庙算，驱率骁勇，事等沃雪，何所多虑。”僧辩曰：“不然。君之所言故是，文士之常谈耳。河东少有武干，兵刃又强，新破军师，养锐待敌，自非精兵一万，不足以制之。我竟陵甲士，数经行阵，已遣召之，不久当及。虽期日有限，犹可重申，欲与卿共入言之，望相佐也。”泉曰：“成败之举，系此一行，迟速之宜，终当仰听。”世祖性严忌，微闻其言，以为迁延不肯去，稍已含怒。及僧辩将入，谓泉曰：“我先发言，君可见系。”泉又许之。及见世祖，世祖迎问曰：“卿已办乎？何日当发？”僧辩具对，如向所言。

世祖大怒，按剑厉声曰：“卿惮行邪！”因起入内。泉震怖失色，竟不敢言。须臾，遣左右数十人收僧辩。既至，谓曰：“卿拒命不行，是欲同贼，今唯有死耳。”僧辩对曰：“僧辩食禄既深，忧责实重，今日就戮，岂敢怀恨。但恨不见老母。”世祖因斫之，中其左髀，流血至地。僧辩闷绝，久之方苏。即送付廷尉，并收其子侄，并皆系之。会岳阳王军袭江陵，人情搔扰，未知其备。世祖遣左右往狱，问计于僧辩，僧辩具陈方略，登即赦为城内都督。俄而岳阳奔退，而鲍泉力不能克长沙，世祖乃命僧辩代之。数泉以十罪，遣舍人罗重欢领斋仗三百人，与僧辩俱发。既至，遣通泉云：“罗舍人被令，送王竟陵来。”泉甚愕然，顾左右曰：“得王竟陵助我经略，贼不足平。”俄而重欢赍令书先入，僧辩从斋仗继进，泉方拂席，坐而待之。

僧辩既入，背泉而坐，曰：“鲍郎，卿有罪，令旨使我鏁卿，勿以故意见待。”因语重欢出令，泉即下地，鏁于床侧。僧辩仍部分将帅，并力攻围，遂平湘土。

还复领军将军。侯景浮江西寇，军次夏首。僧辩为大都督，率巴州刺史淳于量、定州刺史杜龛、宜州刺史王琳、郴州刺史裴之横等，俱赴西阳。军次巴陵，闻郢州已没，僧辩因据巴陵城。世祖乃命罗州刺史徐嗣徽、武州刺史杜掞并会僧辩于巴陵。

景既陷郢城，兵众益广，徒党甚锐，将进寇荆州。乃使伪仪同丁和统兵五千守江夏，大将宋子仙前驱一万造巴陵，景悉凶徒水步继进。于是缘江戍逻，望风请服，贼拓逻至于隐矶。僧辩悉上江渚米粮，并沉公私船于水。及贼前锋次江口，僧辩乃分命众军，乘城固守，偃旗卧鼓，安若无人。翌日，贼众济江，轻骑至城下，问：“城内是谁？”答曰：“是王领军。”贼曰：“语王领军，事势如此，何不早降？”僧辩使人答曰：“大军但向荆州，此城自当非碍。僧辩百口在人掌握，岂得便降。”

贼骑既去，俄尔又来，曰：“我王已至，王领军何为不出与王相见邪？”僧辩不答。

顷之，又执王珣等至于城下，珣为书诱说城内。景帅船舰并集北寺，又分入港中，登岸治道，广设氈屋，耀军城东陇上，芟除草，开八道向城，遣五千兔头肉薄苦攻。城内同时鼓噪，矢石雨下，杀贼既多，贼乃引退。世祖又命平北将军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辩。是日，贼复攻巴陵，水步十处，鸣鼓吹脣，肉薄斫上。城上放木掷火爨昚石，杀伤甚多。午后贼退，乃更起长栅绕城，大列舸舰，以楼船攻水城西南角；又遣人渡洲岸，引牜羊柯推虾蟆车填緌，引障车临城，二日方止。贼又于舰上竖木桔禋，聚茅置火，以烧水栅，风势不利，自焚而退。既频战挫衄，贼帅任约又为陆法和所擒，景乃烧营夜遁，旋军夏首。世祖策勋行赏，以僧辩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策史，封长宁县公。

于是世祖命僧辩即率巴陵诸军，沿流讨景。师次郢城，步攻鲁山。鲁山城主支化仁，景之骑将也，率其党力战，众军大破之，化仁乃降。僧辩仍督诸军渡江攻郢，即入罗城。宋子仙蚁聚金城拒守，攻之未克。子仙使其党时灵护率众三千，开门出战，僧辩又大破之，生擒灵护，斩首千级。子仙众退据仓门，带江阻险，众军攻之，频战不克。景既闻鲁山已没，郢镇复失罗城，乃率余众倍道归建业。子仙等困蹙，计无所之，乞输郢城，身还就景。僧辩伪许之，命给船百艘，以老其意。子仙谓为信然，浮舟将发，僧辩命杜龛率精勇千人，攀堞而上，同时鼓噪，掩至仓门。水军主宋遥率楼船，暗江四面云合；子仙行战行走，至于白杨浦，乃大破之，生擒子仙送江陵。即率诸军进师九水。贼伪仪同范希荣、卢晖略尚据湓城，及僧辩军至，希荣等因挟江州刺史临城公弃城奔走。世祖加僧辩侍中、尚书令、征东大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仍令僧辩且顿江州，须众军齐集，得时更进。

顷之，世祖命江州众军悉同大举，僧辩乃表皇帝凶问，告于江陵。仍率大将百余人，连名劝世祖即位；将欲进军，又重奉表。虽未见从，并蒙优答。事见本纪。

僧辩于是发自江州，直指建业，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率锐卒轻舸，袭南陵、鹊头等戍，至即克之。先是，陈霸先率众五万，出自南江，前军五千，行至湓口。

霸先倜傥多谋策，名盖僧辩，僧辩畏之。既至湓口，与僧辩会于白茅洲，登坛盟誓。

霸先为其文曰：“贼臣侯景，凶羯小胡，逆天无状，构造奸恶；违背我恩义，破掠我国家，毒害我生民，移毁我社庙。我高祖武皇帝灵圣聪明，光宅天下，劬劳兆庶，亭育万民，如我考妣，五十所载。哀景以穷见归，全景将戮之首，置景要害之地，崇景非次之荣。我高祖于景何薄？我百姓于景何怨？而景长戟强弩，陵蹙朝廷，锯牙郊甸，残食含灵。刳肝斫趾，不曈其快；曝骨焚尸，不谓为酷。高祖菲食卑宫，春秋九十，屈志凝威，愤终贼手。大行皇帝温严恭默，丕守鸿名，于景何有，复加忍毒。皇枝涘抱已上，缌功以还，穷刀极俎，既屠且会。岂有率土之滨，谓为王臣，食人之禾，饮人之水，忍闻此痛，而不悼心？况臣僧辩、臣霸先等，荷称国籓湘东王臣绎泣血衔哀之寄，摩顶至足之恩，世受先朝之德，身当将帅之任；而不能沥胆抽肠，共诛奸逆，雪天地之痛，报君父之仇，则不可以禀灵含识，戴天履地！

今日相国至孝玄感，灵武斯发，已破贼徒，获其元帅，止余景身，尚在京邑。臣僧辩与臣霸先协和将帅，同心共契，必诛凶竖，尊奉相国，嗣膺鸿业，以主郊祭。前途若有一功，获一赏，臣僧辩等不推己让物，先身帅众，则天地宗庙百神之灵，共诛共责。臣僧辩、臣霸先同心共事，不相欺负，若有违戾，明神殛之。”于是升坛歃血，共读盟文，皆泪下沾襟，辞色慷慨。

及王师次于南洲，贼帅侯子鉴等率步骑万余人于岸挑战，又以鸟了千艘并载士，两边悉八十棹，棹手皆越人，去来趣袭，捷过风电。僧辩乃麾细船，皆令退缩，悉使大舰夹泊两岸。贼谓水军欲退，争出趋之，众军乃棹大舰，截其归路，鼓噪大呼，合战中江，贼悉赴水。僧辩即督诸军沿流而下，进军于石头之斗城，作连营以逼贼。贼乃横岭上筑五城拒守，侯景自出，与王师大战于石头城北。霸先谓僧辩曰：“丑虏游魂，贯盈已稔，逋诛送死，欲为一决。我众贼寡，且分其势。”即遣强弩二千张，攻贼西面两城，仍使结阵以当贼。僧辩在后麾军而进，复大破之。

卢晖略闻景战败，以石头城降，僧辩引军入据之。景之退也，北走硃方，于是景散兵走告僧辩，僧辩令众将入据台城。其夜，军人采梠失火，烧太极殿及东西堂等。

时军人卤掠京邑，剥剔士庶，民为其执缚者，衵衣不免。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，自石头至于东城，缘淮号叫之声，震响京邑，于是百姓失望。

僧辩命侯瑱、裴之横率精甲五千，东入讨景。僧辩收贼党王伟等二十余人，送于江陵。伪行台赵伯超自吴松江降于侯瑱，瑱时送至僧辩。僧辩谓伯超曰：“赵公，卿荷国重恩，遂复同逆。今日之事，将欲何如？”因命送江陵。伯超既出，僧辩顾坐客曰：“朝廷昔唯知有赵伯超耳，岂识王僧辩？社稷既倾，为我所复；人之兴废，亦复何常。”宾客皆前称叹功德。僧辩瞿然，乃谬答曰：“此乃圣上之威德，群帅之用命。老夫虽滥居戎首，何力之有焉？”于是逆寇悉平，京都克定。世祖即帝位，以僧辩功，进授镇卫将军、司徒，加班剑二十人，改封永宁郡公，食邑五千户，侍中、尚书令、鼓吹并如故。

是后湘州贼陆纳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，尽收其军实；李洪雅又自零陵率众出空灵滩，称助讨纳。朝廷未达其心，深以为虑，乃遣中书舍人罗重欢征僧辩上就骠骑将军宜豊侯循南征。僧辩因督杜掞等众军，发于建业，师次巴陵。诏僧辩为都督东上诸军事，霸先为都督西上诸军事。先时霸先让都督于僧辩，僧辩不受，故世祖分为东西都督，而俱南讨焉。时纳等下据车轮，夹岸为城，前断水势，士卒骁猛，皆百战之余。僧辩惮之，不与轻进，于是稍作连城以逼贼。贼见不敢交锋，并怀懈怠。僧辩因其无备，命诸军水步攻之，亲执旗鼓，以诫进止。于是诸军竞出，大战于车轮，与骠骑循并力苦攻，陷其二城。贼大败，步走归保长沙，驱逼居民，入城拒守。僧辩追蹑，乃命筑垒围之，悉令诸军广建围栅，僧辩出坐垄上而自临视。

贼望，识僧辩，知不设备，贼党吴藏、李贤明等乃率锐卒千人，开门掩出，蒙楯直进，径趋僧辩。时杜掞、杜龛并侍左右，带甲卫者止百余人，因下遣人与贼交战。

李贤明乘铠马，从者十骑，大呼冲突，僧辩尚据胡床，不为之动。于是指挥勇敢，遂获贤明，因即斩之。贼乃退归城内。初，陆纳阻兵内逆，以王琳为辞，云“朝廷若放王琳，纳等自当降伏”。于时众军并进，未之许也。而武陵王拥众上流，内外骇惧，世祖乃遣琳和解之。至是，湘州平。僧辩旋于江陵，因被诏会众军西讨，督舟师二万，舆驾出天居寺饯行。俄而武陵败绩，僧辩自枝江班师于江陵，旋镇建业。

是月，居少时，复回江陵。齐主高洋遣郭元建率众二万，大列舟舰于合肥，将谋袭建业，又遣其大将邢景远、步六汗萨、东方老等率众继之。时陈霸先镇建康，既闻此事，驰报江陵。世祖即诏僧辩次于姑孰，即留镇焉。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筑垒于东关，以拒北寇；征吴郡太守张彪、吴兴太守裴之横会瑱于关；因与北军战，大败之，僧辩率众军振旅于建业。承圣三年二月甲辰，诏曰：“赞俊遂贤，称于秦典；自上安下，闻之汉制。所以仰协台曜，俯佐弘图。使持节、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、都督扬、南徐、东扬三州诸军事、镇卫将军、扬州刺史、永宁郡开国公僧辩，器宇凝深，风格详远，行为士则，言表身文，学贯九流，武该七略。顷岁征讨，自西徂东；师不疲劳，民无怨讟；王业艰难，实兼夷险。宜其燮此中台，膺兹上将；寄之经野，匡我朝猷。加太尉、车骑大将军，余悉如故。”

顷之，丁母太夫人忧，世祖遣侍中谒者监护丧事，策谥曰贞敬太夫人。夫人姓魏氏。神念以天监初董率徒众据东关，退保合肥漅湖西，因娶以为室，生僧辩。性甚安和，善于绥接，家门内外，莫不怀之。初，僧辩下狱，夫人流泪徒行，将入谢罪，世祖不与相见。时贞惠世子有宠于世祖，军国大事多关领焉。夫人诣阁，自陈无训，涕泗呜咽，众并怜之。及僧辩免出，夫人深相责励，辞色俱严，云：“人之事君，惟须忠烈，非但保祐当世，亦乃庆流子孙。”及僧辩克复旧京，功盖天下，夫人恒自谦损，不以富贵骄物。朝野咸共称之，谓为明哲妇人也。及既薨殒，甚见愍悼。且以僧辩勋业隆重，故丧礼加焉。灵柩将归建康，又遣谒者至舟渚吊祭。命尚书左仆射王裒为其文曰：“维尔世基武子，族懋阳元，金相比映，玉德齐温。既称女则，兼循妇言。书图镜览，辞章讨论。教贻俎豆，训及平原。楚发将兵，孟轲成德。尽忠资敬，自家刑国。显允其仪，惟民之则。反命师旅，既修我戎；补兹衮职，奄有龟、蒙。母由子贵，亶尔斯崇；嘉命允集，宠章所隆。居高能降，处贵思冲；庆资善始，荣兼令终。崦嵫既夕，蒹葭早秋；奔驷难返，冲涛讵留。背龙门而西顾，过夏首而东浮；越三宫之遐岳，经三江之派流。郁郁增岭，浮云蔽亏；滔滔江、汉，逝者如斯。铭旌故旐，宇毁遗碑。即虚舟而设奠，想徂魂之有知。呜呼哀哉！”

其年十月，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阳王众合五万，将袭江陵。世祖遣主书李膺征僧辩于建业，为大都督、荆州刺史。别敕僧辩云：“黑泰背盟，忽便举斧。国家猛将，多在下流；荆陕之众，悉非劲勇。公宜率貔虎，星言就路，倍道兼行，赴倒悬也。”僧辩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为前军，兗州刺史杜僧明等为后军。处分既毕，乃谓膺云：“泰兵骁猛，难与争锐，众军若集，吾便直指汉江，截其后路。凡千里馈粮，尚有饥色，况贼越数千里者乎？此孙膑克庞涓时也。”俄而京城陷没，宫车晏驾。及敬帝初即梁主位，僧辩预树立之功，承制进骠骑大将军、中书监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，与陈霸先参谋讨伐。

时齐主高洋又欲纳贞阳侯渊明以为梁嗣，因与僧辩书曰：“梁国不造，祸难相仍，侯景倾荡建业，武陵弯弓巴、汉。卿志格玄穹，精贯白日，戮力齐心，芟夷逆丑。凡在有情，莫不嗟尚；况我邻国，缉事言前。而西寇承间，复相掩袭。梁主不能固守江陵，殒身宗祐。王师未及，便已降败；士民小大，皆毕寇虏。乃眷南顾，愤叹盈怀。卿臣子之情，念当鲠裂。如闻权立枝子，号令江阴，年甫十余，极为冲藐；梁衅未已，负荷谅难。祭则卫君，政由甯氏；干弱枝强，终古所忌。朕以天下为家，大道济物。以梁国沦灭，有怀旧好，存亡拯坠，义在今辰，扶危嗣事，非长伊德。彼贞阳侯，梁武犹子，长沙之胤，以年以望，堪保金陵，故置为梁主，纳于彼国。便诏上党王涣总摄群将，扶送江表，雷动风驰，助扫冤逆。清河王岳，前救荆城，军度安陆，既不相及，愤惋良深。恐及西寇乘流，复蹑江左。今转次汉口，与陆居士相会。卿宜协我良规，厉彼群帅，部分舟舻，迎接今王，鸠勒劲勇，并心一力。西羌乌合，本非勍寇，直是湘东怯弱，致此沦胥。今者之师，何往不克，善建良图，副朕所望也。”

贞阳承齐遣送，将届寿阳。贞阳前后频与僧辩书，论还国继统之意，僧辩不纳。

及贞阳、高涣至于东关，散骑常侍裴之横率众拒战，败绩，僧辩因遂谋纳贞阳，仍定君臣之礼。启曰：“自秦兵寇陕，臣便营赴援，才及下船，荆城陷没，即遣刘周入国，具表丹诚，左右勋豪，初并同契。周既多时不还，人情疑阻；比册降中使，复遣诸处询谋，物论参差，未甚决定。始得侯瑱信，示西寇权景宣书，令以真迹上呈。观视将帅，恣欲同泰，若一朝仰违大国，臣不辞灰粉，悲梁祚永绝中兴。伏愿陛下便事济江，仰藉皇齐之威，凭陛下至圣之略，树君以长，雪报可期，社稷再辉，死且非吝。请押别使曹冲驰表齐都，续启事以闻，伏迟拜奉在促。”贞阳答曰：“姜皓至，枉示具公忠义之怀。家国丧乱，于今积年。三后蒙尘，四海腾沸。天命元辅，匡救本朝。弘济艰难，建武宗祏。至于丘园板筑，尚想来仪；公室皇枝，岂不虚迟。闻孤还国，理会高怀，但近再命行人，或不宣具。公既询谋卿士，访逮籓维，沿溯往来，理淹旬月，使乎届止，殊副所期。便是再立我萧宗，重兴我梁国。

亿兆黎庶，咸蒙此恩；社稷宗祧，曾不相愧。近军次东关，频遣信裴之横处，示其可否。答对骄凶，殊骇闻瞩。上党王陈兵见卫，欲叙安危，无识之徒，忽然逆战。

前旌未举，即自披猖，惊悼之情，弥以伤恻。上党王深自矜嗟，不传首级，更蒙封树，饰棺厚殡，务从优礼。齐朝大德，信感神民。方仰藉皇威，敬凭元宰，讨逆贼于咸阳，诛叛子于云梦，同心协力，克定邦家。览所示权景宣书，上流诸将，本有忠略，弃亲向仇，庶当不尔，防奸定乱，终在于公。今且顿东关，更待来信，未知水陆何处见迎。夫建国立君，布在方策，入盟出质，有自来矣。若公之忠节，上感苍旻；群帅同谋，必匪携贰。则齐师反璟，义不陵江，如致爽言，誓以无克。韬旗侧席，迟复行人。曹冲奉表齐都，即押送也。渭桥之下，惟迟叙言；汜水之阳，预有号惧。”僧辩又重启曰：“员外常侍姜皓还，奉敕伏具动止。大齐仁义之风，曲被邻国，恤灾救难，申此大猷。皇家枝戚，莫不荣荷；江东冠冕，俱知凭赖。今歃不忘信，信实由衷，谨遣臣第七息显，显所生刘并弟子世珍，往彼充质；仍遣左民尚书周弘正至历阳奉迎。舻舳浮江，俟一龙之渡；清宫丹陛，候六传之入。万国倾心，同荣晋文之反；三善克宣，方流宋昌之议。国祚既隆，社稷有奉。则群臣竭节，报厚施于大齐；戮力展愚，效忠诚于陛下。今遣吏部尚书王通奉启以闻。”僧辩因求以敬帝为皇太子。贞阳又答曰：“王尚书通至，复枉示，知欲遣贤弟世珍以表诚质，具悉忧国之怀。复以庭中玉树，掌内明珠，无累胸怀，志在匡救，岂非劬劳我社稷，弘济我邦家？惭叹之怀，用忘兴寝。晋安王东京贻厥之重，西都继体之贤，嗣守皇家，宁非民望。但世道丧乱，宜立长君，以其蒙孽，难可承业。成、昭之德，自古希俦；冲、质之危，何代无此。孤身当否运，志不图生。忽荷不世之恩，仍致非常之举。自惟虚薄，兢惧已深。若建承华，本归皇胄；心口相誓，惟拟晋安。如或虚言，神明所殛。览今所示，深遂本怀。戢慰之情，无寄言象。但公忧劳之重，既禀齐恩；忠义之情，复及梁贰。华夷兆庶，岂不怀风？宗庙明灵，岂不相感？正尔回璟，仍向历阳。所期质累，便望来彼。众军不渡，已著盟书。斯则大齐圣主之恩规，上党英王之然诺，得原失信，终不为也。惟迟相见，使在不赊。乡国非遥，触目号咽。”僧辩使送质于鄴。贞阳求渡卫士三千，僧辩虑其为变，止受散卒千人而已，并遣龙舟法驾往迎。贞阳济江之日，僧辩拥楫中流，不敢就岸。后乃同会于江宁浦。

贞阳既践伪位，仍授僧辩大司马，领太子太傅、扬州牧，余悉如故。陈霸先时为司空、南徐州刺史，恶其翻覆，与诸将议，因自京口举兵十万，水陆俱至，袭于建康。于是水军到，僧辩常处于石头城，是日正视事，军人已逾城北而入，南门又驰白有兵来。僧辩与其子頠遽走出阁，左右心腹尚数十人。众军悉至，僧辩计无所出，乃据南门楼乞命拜请。霸先因命纵火焚之，方共頠下就执。霸先曰：“我有何辜，公欲与齐师赐讨？”又曰：“何意全无防备？”僧辩曰：“委公北门，何谓无备。”尔夜斩之。

长子，承圣初历官至侍中。初，僧辩平建业，遣霸先守京口，都无备防。屡以为言，僧辩不听，竟及于祸。西魏寇江陵，世祖遣督城内诸军事。荆城陷，随王琳入齐，为竟陵郡守。齐遣琳镇寿春，将图江左。及陈平淮南，执琳杀之。

闻琳死，乃出郡城南，登高冢上号哭，一恸而绝。

弟颁，少有志节，恒随从世祖。及荆城陷覆，没于西魏。

史臣曰：自侯景寇逆，世祖据有上游，以全楚之兵委僧辩将率之任。及克平祸乱，功亦著焉，在乎策勋，当上台之赏。敬帝以高祖贻厥之重，世祖继体之尊，洎渚宫沦覆，理膺宝祚。僧辩位当将相，义存伊、霍，乃受胁齐师，傍立支庶。苟欲行夫忠义，何忠义之远矣？树国之道既亏，谋身之计不足，自致歼灭，悲矣！

## 列传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掞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龛 阴子春

胡僧祐，字愿果，南阳冠军人。少勇决，有武干。仕魏至银青光禄大夫，以大通二年归国，频上封事，高祖器之，拜假节、超武将军、文德主帅，使戍项城。城陷，复没于魏。中大通元年，陈庆之送魏北海王元颢入洛阳，僧祐又得还国，除南天水、天门二郡太守，有善政。性好读书，不解缉缀。然每在公宴，必强赋诗，文辞鄙俚，多被嘲谑，僧祐怡然自若，谓己实工，矜伐愈甚。

晚事世祖，为镇西录事参军。侯景乱，西沮蛮反，世祖令僧祐讨之，使尽诛其渠帅，僧祐谏，忤旨下狱。大宝二年，侯景寇荆陕，围王僧辩于巴陵，世祖乃引僧祐于狱，拜为假节、武猛将军，封新市县侯，令赴援。僧祐将发，谓其子曰：“汝可开两门，一门拟硃，一门拟白。吉则由硃门，凶则由白门。吾不捷不归也。”世祖闻而壮之。至杨浦，景遣其将任约率锐卒五千，据白塔，遥以待之。僧祐由别路西上，约谓畏己而退，急追之，及于南安芊口，呼僧祐曰：“吴儿，何为不早降？

走何处去。”僧祐不与之言，潜引却，至赤砂亭，会陆法和至，乃与并军击约，大破之，擒约送于江陵。侯景闻之遂遁。世祖以僧祐为侍中、领军将军，征还荆州。

承圣二年，进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余悉如故。西魏寇至，以僧祐为都督城东诸军事。魏军四面起攻，百道齐举，僧祐亲当矢石，昼夜督战，奖励将士，明于赏罚，众皆感之，咸为致死，所向摧殄，贼莫敢前。俄而中流矢卒，时年六十三。

世祖闻之，驰往临哭。于是内外惶骇，城遂陷。

徐文盛，字道茂，彭城人也。世仕魏为将。父庆之，天监初，率千余人自北归款，未至道卒。文盛仍统其众，稍立功绩，高祖甚优宠之。大同末，以为持节、督宁州刺史。先是，州在僻远，所管群蛮不识教义，贪欲财贿，劫篡相寻，前后刺史莫能制。文盛推心抚慰，示以威德，夷獠感之，风俗遂改。

太清二年，闻国难，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。世祖嘉之，以为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、督梁、南秦、沙、东益、巴、北巴六州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秦州刺史，授以东讨之略。于是文盛督众军东下，至武昌，遇侯景将任约，遂与相持。久之，世祖又命护军将军尹悦、平东将军杜幼安、巴州刺史王珣等会之，并受文盛节度。

击任约于贝矶，约大败，退保西阳。文盛进据芦洲，又与相持。侯景闻之，乃率大众西上援约，至西阳。文盛不敢战。诸将咸曰：“景水军轻进，又甚饥疲，可因此击之，必大捷。”文盛不许。文盛妻石氏，先在建鄴，至是，景载以还之。文盛深德景，遂密通信使，都无战心，众咸愤怨。杜幼安、守簉等乃率所领独进，与景战，大破之，获其舟舰以归。会景密遣骑从间道袭陷郢州，军中凶惧，遂大溃。文盛奔还荆州，世祖仍以为城北面都督。又聚赃污甚多，世祖大怒，下令责之，数其十罪，除其官爵。文盛既失兵权，私怀怨望，世祖闻之，乃以下狱。时任约被擒，与文盛同禁。文盛谓约曰：“汝何不早降，令我至此。”约曰：“门外不见卿马迹，使我何遽得降？”文盛无以答，遂死狱中。

杜掞，京兆杜陵人也。其先自北归南，居于雍州之襄阳，子孙因家焉。祖灵启，齐给事中。父怀宝，少有志节，常邀际会。高祖义师东下，随南平王伟留镇襄阳。

天监中，稍立功绩，官至骁猛将军、梁州刺史。大同初，魏梁州刺史元罗举州内附，怀宝复进督华州。值秦州所部武兴氐王杨绍反，怀宝击破之。五年，卒于镇。

掞即怀宝第七子也。幼有志气，居乡时以胆勇称。释褐庐江骠骑府中兵参军。

世祖临荆州，仍参幕府，后为新兴太守。太清二年，随岳阳王来袭荆州，世祖以与之有旧，密邀之。掞乃与兄岸、弟幼安、兄子龛等夜归于世祖，世祖以为持节、信威将军、武州刺史。俄迁宣毅将军，领镇蛮护军、武陵内史，枝江县侯，邑千户。

令随王僧辩东讨侯景。至巴陵，会景来攻，数十日不克而遁。加侍中、左卫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仍随僧辩追景至石头，与贼相持横岭。及战，景亲率精锐，左右冲突，掞从岭后横截之，景乃大败，东奔晋陵，掞入据城。景平，加散骑常侍、持节、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增邑千户。

是月，齐将郭元建攻秦州刺史严超远于秦郡，王僧辩令掞赴援。陈霸先亦自欧阳来会，与元建大战于士林，霸先令强弩射，元建众却。掞因纵兵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生擒千余人，元建收余众而遁。时世祖执王琳于江陵，其长史陆纳等遂于长沙反，世祖征掞与王僧辩讨之。承圣二年，及纳等战于车轮，大败，陷其二垒，纳等走保长沙，掞等围之。后纳等降，掞又与王僧辩西讨武陵王于硖口，至即破平之。于是旋镇，遘疾卒。诏曰：“掞，京兆旧姓，元凯苗裔。家传学业，世载忠贞。

自驱传江渚，政号廉能。推毂浅原，实闻清静。奄致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可赠车骑将军，加鼓吹一部。谥曰武。”

掞兄弟九人，兄嵩、岑、旂、岌、嶷、巘、岸及弟幼安，并知名当世。

岸，字公衡。少有武干，好从横之术。太清中，与掞同归世祖，世祖以为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北梁州刺史，封江陵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岸因请袭襄阳，世祖许之。岸乃昼夜兼行，先往攻其城，不克。岳阳至，遂走依其兄巘于南阳，巘时为南阳太守。

岳阳寻遣攻陷其城，岸及巘俱遇害。

幼安性至孝，宽厚，雄勇过人。太清中，与兄掞同归世祖，世祖以为云麾将军、西荆州刺史，封华容县侯，邑一千户。令与平南将军王僧辩讨河东王誉于长沙，平之。又命率精甲一万，助左卫将军徐文盛东讨侯景。至贝矶，遇景将任约来逆，遂与战，大败之。斩其仪同叱罗子通、湘州刺史赵威方等，传首江陵。乃进军大举，因与景相持。别攻武昌，拔之。景渡芦洲上流以压文盛等，幼安与众军攻之，景大败，尽获其舟舰。会景密遣袭陷郢州，执刺史方诸等以归，人情大骇，徐文盛由汉口遁归，众军大败，幼安遂降于景。景杀之，以其多反覆故也。

龛，掞第二兄岑之子。少骁勇，善用兵，亦太清中与诸父同归世祖，世祖以为持节、忠武将军、郧州刺史，中庐县侯，邑一千户。与叔幼安俱随王僧辩讨河东王，平之。又随僧辩下，继徐文盛军至巴陵，闻侯景袭陷郢州，西上将至，乃与僧辩等守巴陵以待之。景至，围之数旬，不克而遁。迁太府卿、安北将军、督定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增邑五百户。仍随僧辩追景至江夏，围其城。景将宋子仙弃城遁，龛追至杨浦，生擒之。大宝三年，众军至姑孰，景将侯子鉴逆战，龛与陈霸先、王琳等率精锐击之，大败子鉴，遂至于石头。景亲率其党会战，龛与众军奋击，大破景，景遂东奔。论功为最，授平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益封一千户。

承圣二年，又与王僧辩讨陆纳等于长沙，降之。又征武陵王于西陵，亦平之。

后江陵陷，齐纳贞阳侯以绍梁嗣，以龛为震州刺史、吴兴太守。又除镇南将军、都督南豫州诸军事、南豫州刺史、溧阳县侯，给鼓吹一部。又加散骑常侍、镇东大将军。会陈霸先袭陷京师，执王僧辩杀之。龛，僧辩之婿也，为吴兴太守。以霸先既非贵素，兵又猥杂，在军府日，都不以霸先经心；及为本郡，每以法绳其宗门，无所纵舍，霸先衔之切齿。及僧辩败，龛乃据吴兴以距之，遣军副杜泰攻陈蒨于长城，反为蒨所败。霸先乃遣将周文育讨龛，龛令从弟北叟出距，又为文育所破，走义兴，霸先亲率众围之。会齐将柳达摩等袭京师，霸先恐，遂还与齐人连和。龛闻齐兵还，乃降，遂遇害。

阴子春，字幼文，武威姑臧人也。晋义熙末，曾祖袭，随宋高祖南迁，至南平，因家焉。父智伯，与高祖邻居，少相友善，尝入高祖卧内，见有异光成五色，因握高祖手曰：“公后必大贵，非人臣也。天下方乱，安苍生者，其在君乎！”高祖曰：“幸勿多言。”于是情好转密，高祖每有求索，如外府焉。及高祖践阼，官至梁、秦二州刺史。

子春，天监初，起家宣惠将军、西阳太守。普通中，累迁至明威将军、南梁州刺史；又迁信威将军、都督梁、秦、华三州诸军事、梁、秦二州刺史。太清二年，讨峡中叛蛮，平之。征为左卫将军，又迁侍中。属侯景乱，世祖令子春随领军将军王僧辩攻邵陵王于郢州，平之。又与左卫将军徐文盛东讨侯景，至贝矶，与景遇，子春力战，恒冠诸军，频败景。值郢州陷没，军遂退败。大宝二年，卒于江陵。

孙颢，少知名。释褐奉朝请，历尚书金部郎。后入周。撰《琼林》二十卷。

史臣曰：胡僧祐勇干有闻，搴旗破敌者数矣；及捐躯殉节，殒身王事，虽古之忠烈，何以加焉。徐文盛始立功绩，不能终其成名，为不义也。杜掞识机变之理，知向背之宜，加以身屡典军，频殄寇逆，勋庸显著，卒为中兴功臣。义哉！

## 列传第四十一 孝行

滕昙恭 徐普济 宛陵女子 沈崇傃 荀匠 庾黔娄 吉翂 甄恬韩怀明 刘昙净 何炯 庾沙弥 江紑 刘霁 褚修 谢蔺经云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。”此生民之为大，有国之所先欤！高祖创业开基，饬躬化俗，浇弊之风以革，孝治之术斯著。每发丝纶，远加旌表。而淳和比屋，罕要诡俗之誉，潜晦成风，俯列逾群之迹，彰于视听，盖无几焉。今采缀以备遗逸云尔。

滕昙恭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年五岁，母杨氏患热，思食寒瓜，土俗所不产。昙恭历访不能得，衔悲哀切。俄值一桑门问其故，昙恭具以告。桑门曰：“我有两瓜，分一相遗。”昙恭拜谢，因捧瓜还，以荐其母。举室惊异。寻访桑门，莫知所在。

及父母卒，昙恭水浆不入口者旬日，感恸呕血，绝而复苏。隆冬不著茧絮，蔬食终身。每至忌日，思慕不自堪，昼夜哀恸。其门外有冬生树二株，时忽有神光自树而起，俄见佛像及夹侍之仪，容光显著，自门而入。昙恭家人大小，咸共礼拜，久之乃灭，远近道俗咸传之。太守王僧度引昙恭为功曹，固辞不就。王俭时随僧度在郡，号为滕曾子。天监元年，陆琏奉使巡行风俗，表言其状。昙恭有子三人，皆有行业。

时有徐普济者，长沙临湘人。居丧未及葬，而邻家火起，延及其舍，普济号恸伏棺上，以身蔽火。邻人往救之，焚炙已闷绝，累日方苏。

宣城宛陵有女子与母同床寝，母为猛虎所搏，女号叫拿虎，虎毛尽落，行十数里，虎乃弃之。女抱母还，犹有气，经时乃绝。太守萧琛赙焉，表言其状。有诏旌其门闾。

沈崇傃，字思整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父怀明，宋兗州刺史。崇傃六岁丁父忧，哭踊过礼。及长，佣书以养母焉。齐建武初，起家为奉朝请。永元末，迁司徒行参军。

天监初，为前军鄱阳王参军事。三年，太守柳恽辟为主簿。崇傃从恽到郡，还迎其母，母卒。崇傃以不及侍疾，将欲致死，水浆不入口，昼夜号哭，旬日殆将绝气。

兄弟谓之曰：“殡葬未申，遽自毁灭，非全孝之道也。”崇傃之瘗所，不避雨雪，倚坟哀恸。每夜恒有猛兽来望之，有声状如叹息者。家贫无以迁窆，乃行乞经年，始获葬焉。既而庐于墓侧，自以初行丧礼不备，复以葬后更治服三年。久食麦屑，不啖盐酢，坐卧于单荐，因虚肿不能起。郡县举其至孝。高祖闻，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，乃下诏曰：“前军沈崇傃，少有志行，居丧逾礼。斋制不终，未得大葬，自以行乞淹年，哀典多阙，方欲以永慕之晨，更为再期之始。虽即情可矜，礼有明断。

可便令除释，擢补太子洗马。旌彼门闾，敦兹风教。”崇傃奉诏释服，而涕泣如居丧，固辞不受官，苦自陈让，经年乃得为永宁令。自以禄不及养，怛恨愈甚，哀思不自堪，至县卒，时年三十九。

荀匠，字文师，颍阴人，晋太保勖九世孙也。祖琼，年十五，复父仇于成都市，以孝闻。宋元嘉末，渡淮赴武陵王义，为元凶追兵所杀，赠员外散骑侍郎。父法超，齐中兴末为安复令，卒于官。凶问至，匠号恸气绝，身体皆冷，至夜乃苏。既而奔丧，每宿江渚，商旅皆不忍闻其哭声。服未阕，兄斐起家为郁林太守，征俚贼，为流矢所中，死于阵。丧还，匠迎于豫章，望舟投水，傍人赴救，仅而得全。既至，家贫不得时葬。居父忧并兄服，历四年不出庐户。自括发后，不复栉沐，发皆秃落。

哭无时，声尽则系之以泣，目眦皆烂，形体枯悴，皮骨裁连，虽家人不复识。郡县以状言，高祖诏遣中书舍人为其除服，擢为豫章王国左常侍。匠虽即吉，毁悴逾甚。

外祖孙谦诫之曰：“主上以孝治天下，汝行过古人，故发明诏，擢汝此职。非唯君父之命难拒，故亦扬名后世，所显岂独汝身哉！”匠于是乃拜。竟以毁卒于家，时年二十一。

庾黔娄，字子贞，新野人也。父易，司徒主簿，征不至，有高名。

黔娄少好学，多讲诵《孝经》，未尝失色于人，南阳高士刘虬、宗测并叹异之。

起家本州主簿，迁平西行参军。出为编令，治有异绩。先是，县境多虎暴。黔娄至，虎皆渡往临沮界，当时以为仁化所感。齐永元初，除孱陵令，到县未旬，易在家遘疾，黔娄忽然心惊，举身流汗，即日弃官归家，家人悉惊其忽至。时易疾始二日，医云：“欲知差剧，但尝粪甜苦。”易泄痢，黔娄辄取尝之，味转甜滑，心逾忧苦。

至夕，每稽颡北辰，求以身代。俄闻空中有声曰：“征君寿命尽，不复可延，汝诚祷既至，止得申至月末。”及晦而易亡，黔娄居丧过礼，庐于冢侧。和帝即位，将起之，镇军萧颖胄手书敦譬，黔娄固辞。服阕，除西台尚书仪曹郎。

梁台建，邓元起为益州刺史，表黔娄为府长史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及成都平，城中珍宝山积，元起悉分与僚佐，惟黔娄一无所取。元起恶其异众，厉声曰：“长史何独尔为！”黔娄示不违之，请书数箧。寻除蜀郡太守，在职清素，百姓便之。元起死于蜀，部曲皆散，黔娄身营殡殓，携持丧柩归乡里。还为尚书金部郎，迁中军表记室参军。东宫建，以本官侍皇太子读，甚见知重，诏与太子中庶子殷钧、中舍人到洽、国子博士明山宾等，递日为太子讲《五经》义。迁散骑侍郎、荆州大中正。卒，时年四十六。

吉翂，字彦霄，冯翊莲勺人也。世居襄阳。翂幼有孝性。年十一，遭所生母忧，水浆不入口，殆将灭性，亲党异之。天监初，父为吴兴原乡令，为奸吏所诬，逮诣廷尉。翂年十五，号泣衢路，祈请公卿，行人见者，皆为陨涕。其父理虽清白，耻为吏讯，乃虚自引咎，罪当大辟。翂乃挝登闻鼓，乞代父命。高祖异之，敕廷尉卿蔡法度曰：“吉翂请死赎父，义诚可嘉；但其幼童，未必自能造意。卿可严加胁诱，取其款实。”法度受敕还寺，盛陈徽缠，备列官司，厉色问翂曰：“尔求代父死，敕已相许，便应伏法。然刀锯至剧，审能死不？且尔童孺，志不及此，必为人所教。

姓名是谁，可具列答。若有悔异，亦相听许。”翂对曰：“囚虽蒙弱，岂不知死可畏惮？顾诸弟稚藐，唯囚为长，不忍见父极刑，自延视息。所以内断胸臆，上干万乘。今欲殉身不测，委骨泉壤，此非细故，奈何受人教邪！明诏听代，不异登仙，岂有回贰！”法度知翂至心有在，不可屈挠，乃更和颜诱语之曰：“主上知尊侯无罪，行当释亮。观君神仪明秀，足称佳童，今若转辞，幸父子同济。奚以此妙年，苦求汤镬？”翂对曰：“凡鲲鲕蝼蚁，尚惜其生；况在人斯，岂愿齑粉？但囚父挂深劾，必正刑书，故思殒仆，冀延父命。今瞑目引领，以听大戮，情殚意极，无言复对。”翂初见囚，狱掾依法备加桎梏；法度矜之，命脱其二械，更令著一小者。

翂弗听，曰：“翂求代父死，死罪之囚，唯宜增益，岂可减乎？”竟不脱械。法度具以奏闻，高祖乃宥其父。丹阳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，并请乡居，欲于岁首，举充纯孝之选。翂曰：“异哉王尹，何量翂之薄乎！夫父辱子死，斯道固然。若翂有靦面目，当其此举，则是因父买名，一何甚辱！”拒之而止。年十七，应辟为本州主簿。出监万年县，摄官期月，风化大行。自雍还至郢，湘州刺史柳悦复召为主簿。

后乡人裴俭、丹阳尹丞臧盾、扬州中正张仄连名荐翂，以为孝行纯至，明通《易》、《老》。敕付太常旌举。初，翂以父陷罪，因成悸疾，后因发而卒。

甄恬，字彦约，中山无极人也，世居江陵。祖钦之，长宁令。父标之，州从事。

恬数岁丧父，哀感有若成人。家人矜其小，以肉汁和饭饲之，恬不肯食。年八岁，问其母，恨生不识父，遂悲泣累日，忽若有见，言其形貌，则其父也，时以为孝感。

家贫，养母常得珍羞。及居丧，庐于墓侧，恒有鸟玄黄杂色，集于庐树，恬哭则鸣，哭止则止。又有白雀栖宿其庐。州将始兴王憺表其行状。诏曰：“朕虚己钦贤，寤寐盈想。诏彼群岳，务尽搜扬。恬既孝行殊异，声著邦壤，敦风厉俗，弘益兹多。

牧守腾闻，义同亲览。可旌表室闾，加以爵位。”恬官至安南行参军。

韩怀明，上党人也，客居荆州。年十岁，母患尸疰，每发辄危殆。怀明夜于星下稽颡祈祷，时寒甚切，忽闻香气，空中有人语曰：“童子母须臾永差，无劳自苦。”

未晓，而母豁然平复。乡里异之。十五丧父，几至灭性，负土成坟，赠助无所受。

免丧，与乡人郭瑀俱师事南阳刘虬。虬尝一日废讲，独居涕泣。怀明窃问其故，虬家人答云：“是外祖亡日。”时虬母亦亡矣。怀明闻之，即日罢学，还家就养。虬叹曰：“韩生无虞丘之恨矣。”家贫，常肆力以供甘脆，嬉怡膝下，朝夕不离母侧。

母年九十一，以寿终，怀明水浆不入口一旬，号哭不绝声。有双白鸠巢其庐上，字乳驯狎，若家禽焉，服释乃去。既除丧，蔬食终身，衣衾无改。天监初，刺史始兴王憺表言之。州累辟不就，卒于家。

刘昙净，字元光，彭城莒人也。祖元真，淮南太守，居郡得罪；父慧镜，历诣朝士乞哀，恳恻甚至，遂以孝闻。昙净笃行有父风。解褐安成王国左常侍。父卒于郡，昙净奔丧，不食饮者累日，绝而又苏。每哭辄呕血。服阕，因毁瘠成疾。会有诏，士姓各举四科，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，高祖用为海宁令。昙净以兄未为县，因以让兄，乃除安西行参军。父亡后，事母尤淳至，身营飧粥，不以委人。母疾，衣不解带。及母亡，水浆不入口者殆一旬。母丧，权瘗药王寺。时天寒，昙净身衣单布，庐于瘗所，昼夜哭泣不绝声，哀感行路，未及期而卒。

何炯，字士光，庐江灊人也。父撙，太中大夫。炯年十五，从兄胤受业，一期并通《五经》章句。炯白皙，美容貌，从兄求、点每称之曰：“叔宝神清，弘治肤清。今观此子，复见卫、杜在目。”炯常慕恬退，不乐进仕。从叔昌珝谓曰：“求、点皆已高蹈，尔无宜复尔。且君子出处，亦各一途。”年十九，解褐扬州主簿。举秀才，累迁王府行参军、尚书兵、库部二曹郎。出为永康令，以和理称。还为仁威南康王限内记室，迁治书侍御史。以父疾经旬，衣不解带，头不栉沐，信宿之间，形貌顿改。及父卒，号恸不绝声，枕塊藉地，腰虚脚肿，竟以毁卒。

庾沙弥，颍阴人也。晋司空冰六世孙。父佩玉，辅国长史、长沙内史，宋升明中坐沈攸之事诛，沙弥时始生。年至五岁，所生母为制采衣，辄不肯服。母问其故，流涕对曰：“家门祸酷，用是何为！”既长，终身布衣蔬食。起家临川王国左常侍，迁中军田曹行参军。嫡母刘氏寝疾，沙弥晨昏侍侧，衣不解带，或应针灸，辄以身先试之。及母亡，水浆不入口累日，终丧不解衰绖，不出庐户，昼夜号恸，邻人不忍闻。墓在新林，因有旅松百余株，自生坟侧。族兄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，应纯孝之举，高祖召见嘉之，以补歙令。还除轻车邵陵王参军事，随府会稽，复丁所生母忧。丧还都，济浙江，中流遇风，舫将覆没，沙弥抱柩号哭，俄而风静，盖孝感所致。服阕，除信威刑狱参军，兼丹阳郡囗囗囗累迁宁远录事参军，转司马。出为长城令，卒。

江紑，字含洁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父蒨，光禄大夫。紑幼有孝性。年十三，父患眼，紑侍疾将期月，衣不解带。夜梦一僧云：“患眼者，饮慧眼水必差。”及觉说之，莫能解者。紑第三叔禄与草堂寺智者法师善，往访之。智者曰：“《无量寿经》云：慧眼见真，能渡彼岸。”蒨乃因智者启舍同夏县界牛屯里舍为寺，乞赐嘉名。

敕答云：“纯臣孝子，往往感应。晋世颜含，遂见冥中送药。近见智者，知卿第二息感梦，云饮慧眼水。慧眼则是五眼之一号，若欲造寺，可以慧眼为名。”及就创造，泄故井，井水清冽，异于常泉。依梦取水洗眼及煮药，稍觉有瘳，因此遂差。

时人谓之孝感。南康王为南州，召为迎主簿。紑性静，好《老》、《庄》玄言，尤善佛义，不乐进仕。及父卒，紑庐于墓，终日号恸不绝声，月余卒。

刘霁，字士烜，平原人也。祖乘民，宋冀州刺史。父闻慰，齐工员郎。霁年九岁，能诵《左氏传》，宗党咸异之。十四居父忧，有至性，每哭辄呕血。家贫，与弟杳、高相笃励学。既长，博涉多通。天监中，起家奉朝请，稍迁宣惠晋安王府参军，兼限内记室，出补西昌相。入为尚书主客侍郎。未期，除海盐令。霁前后宰二邑，并以和理著称。还为建康正，非所好。顷之，以疾免。寻除建康令，不拜。

母明氏寝疾，霁年已五十，衣不解带者七旬，诵《观世音经》，数至万遍，夜因感梦，见一僧谓曰：“夫人算尽，君精诚笃至，当相为申延。”后六十余日乃亡。霁庐于墓，哀恸过礼。常有双白鹤驯翔庐侧。处士阮孝绪致书抑譬，霁思慕不已，服未终而卒，时年五十二。著《释俗语》八卷，文集十卷。弟杳在《文学传》，高在《处士传》。

褚修，吴郡钱唐人也。父仲都，善《周易》，为当时最。天监中，历官《五经》博士。修少传父业，兼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善尺牍，颇解文章。初为湘东王国侍郎，稍迁轻车湘东府行参军，并兼国子助教。武陵王为扬州，引为宣惠参军、限内记室。修性至孝，父丧毁瘠过礼，因患冷气。及丁母忧，水浆不入口二十三日，气绝复苏，每号恸呕血，遂以毁卒。

谢蔺，字希如，陈郡阳夏人也。晋太傅安八世孙。父经，中郎谘议参军。蔺五岁，每父母未饭，乳媪欲令蔺先饭，蔺曰：“既不觉饥。”强食终不进。舅阮孝绪闻之，叹曰：“此儿在家则曾子之流，事君则蔺生之匹。”因名之曰蔺。稍受以经史，过目便能讽诵。孝绪每曰“吾家阳元也”。及丁父忧，昼夜号恸，毁瘠骨立，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。服阕后，吏部尚书萧子显表其至行，擢为王府法曹行参军，累迁外兵记室参军。时甘露降士林馆，蔺献颂，高祖嘉之，因有诏使制《北兗州刺史萧楷德政碑》，又奉令制《宣城王奉述中庸颂》。太清元年，迁散骑侍郎，兼散骑常侍，使于魏。会侯景举地入附，境上交兵，蔺母虑不得还，感气卒。及蔺还入境，尔夕梦不祥，旦便投劾驰归。既至，号恸呕血，气绝久之，水浆不入口。亲友虑其不全，相对悲恸，强劝以饮粥。蔺初勉强受之，终不能进，经月余日，因夜临而卒，时年三十八。蔺所制诗赋碑颂数十篇。

史臣曰：孔子称“毁不灭性”，教民无以死伤生也，故制丧纪，为之节文。高柴、仲由伏膺圣教，曾参、闵损虔恭孝道，或水浆不入口，泣血终年，岂不知创钜痛深，《蓼莪》慕切？所谓先王制礼，贤者俯就。至如丘、吴，终于毁灭。若刘昙净、何炯、江紑、谢蔺者，亦二子之志欤。

## 列传第四十二 儒林

伏曼容 何佟之 范缜 严植之 贺蒨 子革 司马筠 卞华崔灵恩 孔佥 卢广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袪

皇侃汉氏承秦燔书，大弘儒训，太学生徒，动以万数，郡国黉舍，悉皆充满。学于山泽者，至或就为列肆，其盛也如是。汉末丧乱，其道遂衰。魏正始以后，仍尚玄虚之学，为儒者盖寡。时荀抃、挚虞之徒，虽删定新礼，改官职，未能易俗移风。

自是中原横溃，衣冠殄尽；江左草创，日不暇给；以迄于宋、齐。国学时或开置，而劝课未博，建之不及十年，盖取文具，废之多历世祀，其弃也忽诸。乡里莫或开馆，公卿罕通经术。朝廷大儒，独学而弗肯养众；后生孤陋，拥经而无所讲习。三德六艺，其废久矣。

高祖有天下，深愍之，诏求硕学，治五礼，定六律，改斗历，正权衡。天监四年，诏曰：“二汉登贤，莫非经术，服膺雅道，名立行成。魏、晋浮荡，儒教沦歇，风节罔树，抑此之由。朕日昃罢朝，思闻俊异，收士得人，实惟酬奖。可置《五经》博士各一人，广开馆宇，招内后进。”于是以平原明山宾、吴兴沈峻、建平严植之、会稽贺蒨补博士，各主一馆。馆有数百生，给其饩廪。其射策通明者，即除为吏。

十数月间，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。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，受业于庐江何胤。分遣博士祭酒，到州郡立学。七年，又诏曰：“建国君民，立教为首，砥身砺行，由乎经术。朕肇基明命，光宅区宇，虽耕耘雅业，傍阐艺文，而成器未广，志本犹阙。

非以熔范贵游，纳诸轨度；思欲式敦让齿，自家刑国。今声训所渐，戎夏同风。宜大启痒斅，博延胄子，务彼十伦，弘此三德，使陶钧远被，微言载表。”于是皇太子、皇子、宗室、王侯始就业焉。高祖亲屈舆驾，释奠于先师先圣，申之以宴语，劳之以束帛，济济焉，洋洋焉，大道之行也如是。其伏曼容、何佟之、范缜，有旧名于世；为时儒者，严植之、贺蒨等首膺兹选。今并缀为《儒林传》云。

伏曼容，字公仪，平昌安丘人。曾祖滔，晋著作郎。父胤之，宋司空主簿。曼容早孤，与母兄客居南海。少笃学，善《老》、《易》，倜傥好大言，常云：“何晏疑《易》中九事。以吾观之，晏了不学也，故知平叔有所短。”聚徒教授以自业。

为骠骑行参军。宋明帝好《周易》，集朝臣于清暑殿讲，诏曼容执经。曼容素美风采，帝恒以方嵇叔夜，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。迁司徒参军。袁粲为丹阳尹，请为江宁令，入拜尚书外兵郎。升明末，为辅国长史、南海太守。齐初，为通直散骑侍郎。永明初，为太子率更令，侍皇太子讲。卫将军王俭深相交好，令与河内司马宪、吴郡陆澄共撰《丧服义》，既成，又欲与之定礼乐。会俭薨，迁中书侍郎、大司马谘议参军，出为武昌太守。建武中，入拜中散大夫。时明帝不重儒术，曼容宅在瓦官寺东，施高坐于听事，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，生徒常数十百人。梁台建，以曼容旧儒，召拜司马，出为临海太守。天监元年，卒官，时年八十二。为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丧服集解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论语义》。子芃，在《良吏传》。

何佟之，字士威，庐江灊人，豫州刺史恽六世孙也。祖劭之，宋员外散骑常侍。

父歆，齐奉朝请。佟之少好《三礼》，师心独学，强力专精，手不辍卷，读《礼》论二百篇，略皆上口。时太尉王俭为时儒宗，雅相推重。起家扬州从事，仍为总明馆学士，频迁司徒车骑参军事、尚书祠部郎。齐建武中，为镇北记室参军，侍皇太子讲，领丹阳邑中正。时步兵校尉刘献、征士吴苞皆已卒，京邑硕儒，唯佟之而已。佟之明习事数，当时国家吉凶礼则，皆取决焉，名重于世。历步兵校尉、国子博士，寻迁骠骑谘议参军，转司马。永元末，京师兵乱，佟之常集诸生讲论，孜孜不怠。中兴初，拜骁骑将军。高祖践阼，尊重儒术，以佟之为尚书左丞。是时百度草创，佟之依《礼》定议，多所裨益。天监二年，卒官，年五十五。高祖甚悼惜，将赠之官；故事左丞无赠官者，特诏赠黄门侍郎，儒者荣之。所著文章、《礼义》百许篇。子：朝隐、朝晦。

范缜，字子真，南乡舞阴人也。晋安北将军汪六世孙。祖璩之，中书郎。父濛，早卒。缜少孤贫，事母孝谨。年未弱冠，闻沛国刘献聚众讲说。始往从之，卓越不群而勤学，献甚奇之，亲为之冠。在献门下积年，去来归家，恒芒矰布衣，徒行于路。献门多车马贵游，缜在其门，聊无耻愧。既长，博通经术，尤精《三礼》。性质直，好危言高论，不为士友所安。唯与外弟萧琛相善，琛名曰口辩，每服缜简诣。

起家齐宁蛮主簿，累迁尚书殿中郎。永明年中，与魏氏和亲，岁通聘好，特简才学之士，以为行人。缜及从弟云、萧琛、琅邪颜幼明、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，皆著名邻国。于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，缜亦预焉。建武中，迁领军长史。出为宜都太守，母忧去职，归居于南州。义军至，缜墨绖来迎。高祖与缜有西邸之旧，见之甚悦。及建康城平，以缜为晋安太守，在郡清约，资公禄而已。视事四年，征为尚书左丞。缜去还，虽亲戚无所遗，唯饷前尚书令王亮。缜仕齐时，与亮同台为郎，旧相友，至是亮被摈弃在家。缜自迎王师，志在权轴，既而所怀未满，亦常怏怏，故私相亲结，以矫时云。后竟坐亮徙广州，语在亮传。

初，缜在齐世，尝侍竟陵王子良。子良精信释教，而缜盛称无佛。子良问曰：“君不信因果，世间何得有富贵，何得有贫贱？”缜答曰：“人之生譬如一树花，同发一枝，俱开一蒂，随风而堕，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，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。坠茵席者，殿下是也；落粪溷者，下官是也。贵贱虽复殊途，因果竟在何处？”

子良不能屈，深怪之。缜退论其理，著《神灭论》曰：或问予云：“神灭，何以知其灭也？”答曰：“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；是以形存则神存，形谢则神灭也。”

问曰：“形者无知之称，神者有知之名。知与无知，即事有异，神之与形，理不容一，形神相即，非所闻也。”答曰：“形者神之质，神者形之用；是则形称其质，神言其用；形之与神，不得相异也。”

问曰：“神故非质，形故非用，不得为异，其义安在？”答曰：“名殊而体一也。”

问曰：“名既已殊，体何得一？”答曰：“神之于质，犹利之于刀；形之于用，犹刀之于利；利之名非刀也，刀之名非利也。然而舍利无刀，舍刀无利。未闻刀没而利存，岂容形亡而神在？”

问曰：“刀之与利，或如来说；形之与神，其义不然。何以言之？木之质无知也，人之质有知也；人既有如木之质，而有异木之知，岂非木有一、人有二邪？”

答曰：“异哉言乎！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，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，则可如来论也。

今人之质，质有知也；木之质，质无知也。人之质非木质也，木之质非人质也，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！”

问曰：“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，以其有知耳。人而无知，与木何异？”答曰：“人无无知之质，犹木无有知之形。”

问曰：“死者之形骸，岂非无知之质邪？”答曰：“是无人质。”

问曰：“若然者，人果有如木之质，而有异木之知矣。”答曰：“死者如木，而无异木之知；生者有异木之知，而无如木之质也。”

问曰：“死者之骨骼，非生之形骸邪？”答曰：“生形之非死形，死形之非生形，区已革矣。安有生人之形骸，而有死人之骨骼哉？”

问曰：“若生者之形骸，非死者之骨骼；非死者之骨骼，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；不由生者之形骸，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？”答曰：“是生者之形骸，变为死者之骨骼也。”

问曰：“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，岂不因生而有死？则知死体犹生体也。”

答曰：“如因荣木变为枯木，枯木之质，宁是荣木之体！”

问曰：“荣体变为枯体，枯体即是荣体；丝体变为缕体，缕体即是丝体，有何别焉？”答曰：“若枯即是荣，荣即是枯，应荣时凋零，枯时结实也。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，以荣即枯，无所复变也。荣枯是一，何不先枯后荣？要先荣后枯，何也？

丝缕之义，亦同此破。”

问曰：“生形之谢，便应豁然都尽。何故方受死形，绵历未已邪？”答曰：“生灭之体，要有其次故也。夫惸而生者必惸而灭，渐而生者必渐而灭。惸而生者，飘骤是也；渐而生者，动植是也。有惸有渐，物之理也。”

问曰：“形即是神者，手等亦是邪？”答曰：“皆是神之分也。”

问曰：“若皆是神之分，神既能虑，手等亦应能虑也？”答曰：“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，而无是非之虑。”

问曰：“知之与虑，为一为异？”答曰：“知即是虑。浅则为知，深则为虑。”

问曰：“若尔，应有二虑；虑既有二，神有二乎？”答曰：“人体惟一，神何得二。”

问曰：“若不得二，安有痛痒之知，复有是非之虑？”答曰：“如手足虽异，总为一人。是非痛痒虽复有异，亦总为一神矣。”

问曰：“是非之虑，不关手足，当关何处？”答曰：“是非之虑，心器所主。”

问曰：“心器是五藏之心，非邪？”答曰：“是也。”

问曰：“五藏有何殊别，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？”答曰：“七窍亦复何殊，而司用不均。”

问曰：“虑思无方，何以知是心器所主？”答曰：“五藏各有所司，无有能虑者，是以知心为虑本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不寄在眼等分中？”答曰：“若虑可寄于眼分，眼何故不寄于耳分邪？”

问曰：“虑体无本，故可寄之于眼分；眼自有本，不假寄于佗分也。”答曰：“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；苟无本于我形，而可遍寄于异地。亦可张甲之情，寄王乙之躯；李丙之性，托赵丁之体。然乎哉？不然也。”

问曰：“圣人形犹凡人之形，而有凡圣之殊，故知形神异矣。”答曰：“不然。

金之精者能昭，秽者不能昭，有能昭之精金，宁有不昭之秽质。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，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。是以八采、重瞳，勋、华之容；龙颜、马口，轩、皞之状；形表之异也。比干之心，七窍列角；伯约之胆，其大若拳；此心器之殊也。是知圣人定分，每绝常区，非惟道革群生，乃亦形超万有。凡圣均体，所未敢安。”

问曰：“子云圣人之形必异于凡者。敢问阳货类仲尼，项籍似大舜；舜、项、孔、阳，智革形同，其故何邪？”答曰：“珉似玉而非玉，鸡类凤而非凤；物诚有之，人故宜尔。项、阳貌似而非实似，心器不均，虽貌无益。”

问曰：“凡圣之殊，形器不一，可也。圣人员极，理无有二；而丘、旦殊姿，汤、文异状，神不侔色，于此益明矣。”答曰：“圣同于心器，形不必同也，犹马殊毛而齐逸，玉异色而均美。是以晋棘、荆和，等价连城；骅骝、騄骊，俱致千里。”

问曰：“形神不二，既闻之矣，形谢神灭，理固宜然。敢问经云‘为之宗庙，以鬼飨之’，何谓也？”答曰：“圣人之教然也。所以弭孝子之心，而厉偷薄之意，神而明之，此之谓矣。”

问曰：“伯有被甲，彭生豕见，坟素著其事，宁是设教而已邪？”答曰：“妖怪茫茫，或存或亡，强死者众，不皆为鬼。彭生、伯有，何独能然；乍为人豕，未必齐、郑之公子也。”

问曰：“《易》称‘故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而不违’。又曰：‘载鬼一车。’其义云何？”答曰：“有禽焉，有兽焉，飞走之别也；有人焉，有鬼焉，幽明之别也。人灭而为鬼，鬼灭而为人，则未之知也。”

问曰：“知此神灭，有何利用邪？”答曰：“浮屠害政，桑门蠹俗。风惊雾起，驰荡不休。吾哀其弊，思拯其溺。夫竭财以赴僧，破产以趋佛，而不恤亲戚，不怜穷匮者何？良由厚我之情深，济物之意浅。是以圭撮涉于贫友，吝情动于颜色；千钟委于富僧，欢意畅于容发。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，友无遗秉之报，务施阙于周急，归德必于在己。又惑以茫昧之言，惧以阿鼻之苦，诱以虚诞之辞，欣以兜率之乐。

故舍逢掖，袭横衣，废俎豆，列瓶钵；家家弃其亲爱，人人绝其嗣续。致使兵挫于行间，吏空于官府，粟罄于惰游，货殚于泥木。所以奸宄弗胜，颂声尚拥，惟此之故，其流莫已，其病无限。若陶甄禀于自然，森罗均于独化；忽焉自有，恍尔而无，来也不御，去也不追，乘夫天理，各安其性。小人甘其垄亩，君子保其恬素；耕而食，食不可穷也；蚕而衣，衣不可尽也；下有余以奉其上，上无为以待其下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匡国，可以霸君，用此道也。”

此论出，朝野喧哗，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。

缜在南累年，追还京。既至，以为中书郎、国子博士，卒官。文集十卷。

子胥，字长才。传父学，起家太学博士。胥有口辩，大同中，常兼主客郎，对接北使。迁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，侍宣城王读。出为鄱阳内史，卒于郡。

严植之，字孝源，建平秭归人也。祖钦，宋通直散骑常侍。植之少善《庄》、《老》，能玄言，精解《丧服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及长，遍治郑氏《礼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性淳孝谨厚，不以所长高人。少遭父忧，因菜食二十三载，后得风冷疾，乃止。

齐永明中，始起家为庐陵王国侍郎，迁广汉王国右常侍。王诛，国人莫敢视，植之独奔哭，手营殡殓，徒跣送丧墓所，为起冢，葬毕乃还，当时义之。建武中，迁员外郎、散骑常侍。寻为康乐侯相，在县清白，民吏称之。天监二年，板后军骑兵参军事。高祖诏求通儒治五礼，有司奏植之治凶礼。四年初，置《五经》博士，各开馆教授，以植之兼《五经》博士。植之馆在潮沟，生徒常百数。植之讲，五馆生必至，听者千余人。六年，迁中抚军记室参军，犹兼博士。七年，卒于馆，时年五十二。植之自疾后，便不受廪俸，妻子困乏。既卒，丧无所寄，生徒为市宅，乃得成丧焉。

植之性仁慈，好行阴德，虽在暗室，未尝怠也。少尝山行，见一患者，植之问其姓名，不能答，载与俱归，为营医药，六日而死。植之为棺殓殡之，卒不知何许人也。尝缘栅塘行，见患人卧塘侧，植之下车问其故，云姓黄氏，家本荆州，为人佣赁，疾既危笃，船主将发，弃之于岸。植之心恻然，载还治之，经年而黄氏差，请终身充奴仆以报厚恩。植之不受，遗以资粮，遣之。其义行多如此。撰《凶礼仪注》四百七十九卷。

贺瑒，字德琏，会稽山阴人也。祖道力，善《三礼》，仕宋为尚书三公郎、建康令。

瑒少传家业。齐时，沛国刘献为会稽府丞，见蒨深器异之。尝与俱造吴郡张融，指蒨谓融曰：“此生神明聪敏，将来当为儒者宗。”献还，荐之为国子生。

举明经，扬州祭酒，俄兼国子助教。历奉朝请、太学博士、太常丞，遭母忧去职。

天监初，复为太常丞，有司举治宾礼，召见说《礼》义，高祖异之，诏朝朔望，预华林讲。四年初，开五馆，以瑒兼《五经》博士，别诏为皇太子定礼，撰《五经义》。

瑒悉礼旧事。时高祖方创定礼乐，蒨所建议，多见施行。七年，拜步兵校尉，领《五经》博士。九年，遇疾，遣医药省问，卒于馆，时年五十九。所著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讲疏》、《朝廷博议》数百篇，《宾礼仪注》一百四十五卷。

瑒于《礼》尤精，馆中生徒常百数，弟子明经封策至数十人。

二子。革，字文明。少通《三礼》，及长，遍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。起家晋安王国侍郎、兼太学博士，侍湘东王读。敕于永福省为邵陵、湘东、武陵三王讲礼。稍迁湘东王府行参军，转尚书仪曹郎。寻除秣陵令，迁国子博士，于学讲授，生徒常数百人。出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，带江陵令。王初于府置学，以革领儒林祭酒，讲《三礼》，荆楚衣冠听者甚众。前后再监南平郡，为民吏所德。寻加贞威将军、兼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革性至孝，常恨贪禄代耕，不及养。在荆州历为郡县，所得俸秩，不及妻孥，专拟还乡造寺，以申感思。大同六年，卒官，时年六十二。弟季，亦明《三礼》，历官尚书祠部郎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累迁步兵校尉、中书黄门郎，兼著作。

司马筠，字贞素，河内温人，晋骠骑将军谯烈王承七世孙。祖亮，宋司空从事中郎。父端，齐奉朝请。筠孤贫好学，师事沛国刘献，强力专精，深为献所器异。既长，博通经术，尤明《三礼》。齐建武中，起家奉朝请，迁王府行参军。天监初，为本州治中，除暨阳令，有清绩。入拜尚书祠部郎。

七年，安成太妃陈氏薨，江州刺史安成王秀、荆州刺史始兴王憺，并以《慈母表》解职，诏不许，还摄本任；而太妃薨京邑，丧祭无主。舍人周舍议曰：“贺彦先称‘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党，妇又不从夫而服慈姑，小功服无从故也。’庾蔚之云：‘非徒子不从母而服其党，孙又不从父而服其慈母。’由斯而言，慈祖母无服明矣。寻门内之哀，不容自同于常；按父之祥禫，子并受吊。今二王诸子，宜以成服日，单衣一日，为位受吊。”制曰：“二王在远，诸子宜摄祭事。”舍又曰：“《礼》云‘缟冠玄武，子姓之冠’。则世子衣服宜异于常。可著细布衣，绢为领带，三年不听乐。又《礼》及《春秋》：庶母不世祭，盖谓无王命者耳。吴太妃既朝命所加，得用安成礼秩，则当祔庙，五世亲尽乃毁。陈太妃命数之重，虽则不异，慈孙既不从服，庙食理无传祀，子祭孙止，是会经文。”高祖因是敕礼官议皇子慈母之服。筠议：“宋朝五服制，皇子服训养母，依《礼》庶母慈己，宜从小功之制。

按《曾子问》曰：子游曰：‘丧慈母如母，礼欤？’孔子曰：‘非礼也。古者男子外有傅，内有慈母，君命所使教子也，何服之有？’郑玄注云：‘此指谓国君之子也。’若国君之子不服，则王者之子不服可知。又《丧服经》云‘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’。《传》曰：‘君子子者，贵人子也。’郑玄引《内则》：三母止施于卿大夫。以此而推，则慈母之服，上不在五等之嗣，下不逮三士之息。傥其服者止卿大夫，寻诸侯之子尚无此服，况乃施之皇子。谓宜依《礼》刊除，以反前代之惑。”

高祖以为不然，曰：“《礼》言慈母，凡有三条：一则妾子之无母，使妾之无子者养之，命为母子，服以三年，《丧服齐衰章》所言‘慈母’是也；二则嫡妻之子无母，使妾养之，慈抚隆至，虽均乎慈爱，但嫡妻之子，妾无为母之义，而恩深事重，故服以小功，《丧服小功章》所以不直言慈母，而云‘庶母慈己’者，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；其三则子非无母，正是择贱者视之，义同师保，而不无慈爱，故亦有慈母之名。师保既无其服，则此慈亦无服矣。《内则》云‘择于诸母与可者，使为子师；其次为慈母；其次为保母’，此其明文。此言择诸母，是择人而为此三母，非谓择取兄弟之母也。何以知之？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，则是长妾，长妾之礼，实有殊加，何容次妾生子，乃退成保母，斯不可也。又有多兄弟之人，于义或可；若始生之子，便应三母俱阙邪？由是推之，《内则》所言‘诸母’，是谓三母，非兄弟之母明矣。子游所问，自是师保之慈，非三年小功之慈也，故夫子得有此对。

岂非师保之慈母无服之证乎？郑玄不辨三慈，混为训释，引彼无服，以注‘慈己’，后人致谬，实此之由。经言‘君子子’者，此虽起于大夫，明大夫犹尔，自斯以上，弥应不异，故传云‘君子子者，贵人之子也’。总言曰贵，则无所不包。经传互文，交相显发，则知慈加之义，通乎大夫以上矣。宋代此科，不乖《礼》意，便加除削，良是所疑。”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：嫡妻之子，母没为父妾所养，服之五月，贵贱并同，以为永制。累迁王府谘议、权知左丞事，寻除尚书左丞。出为始兴内史，卒官。

子寿，传父业，明《三礼》。大同中，历官尚书祠部郎，出为曲阿令。

卞华，字昭丘，济阴冤句人也。晋骠骑将军忠贞公壸六世孙。父伦之，给事中。

华幼孤贫好学。年十四，召补国子生，通《周易》。既长，遍治《五经》，与平原明山宾、会稽贺蒨同业友善。起家齐豫章王国侍郎，累迁奉朝请、征西行参军。天监初，迁临川王参军事，兼国子助教，转安成王功曹参军，兼《五经》博士，聚徒教授。华博涉有机辩，说经析理，为当时之冠。江左以来，钟律绝学，至华乃通焉。

迁尚书仪曹郎，出为吴令，卒。

崔灵恩，清河武城人也。少笃学，从师遍通《五经》，尤精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。

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，天监十三年归国。高祖以其儒术，擢拜员外散骑侍郎，累迁步兵校尉，兼国子博士。灵恩聚徒讲授，听者常数百人。性拙朴无风采，及解经析理，甚有精致，京师旧儒咸称重之，助教孔佥尤好其学。灵恩先习《左传》服解，不为江东所行；及改说杜义，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，遂著《左氏条义》以明之。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，因作《申杜难服》，以报灵恩，世并行焉。（僧诞，会稽余姚人，以《左氏》教授，听者亦数百人。其该通义例，当时莫及。）先是儒者论天，互执浑、盖二义，论盖不合于浑，论浑不合于盖。灵恩立义，以浑、盖为一焉。

出为长沙内史，还除国子博士，讲众尤盛。出为明威将军、桂州刺史，卒官。灵恩集注《毛诗》二十二卷，集注《周礼》四十卷，制《三礼义宗》四十七卷，《左氏经传义》二十二卷，《左氏条例》十卷，《公羊谷梁文句义》十卷。

孔佥，会稽山阴人。少师事何胤，通《五经》，尤明《三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讲说并数十遍，生徒亦数百人。历官国子助教，三为《五经》博士，迁尚书祠部郎。出为海盐、山阴二县令。佥儒者，不长政术，在县无绩。太清乱，卒于家。子俶玄，颇涉文学，官至太学博士。佥兄子元素，又善《三礼》，有盛名，早卒。

卢广，范阳涿人，自云晋司空从事中郎谌之后也。谌没死冉闵之乱，晋中原旧族，谌有后焉。广少明经，有儒术。天监中归国。初拜员外散骑侍郎，出为始安太守，坐事免。顷之，起为折冲将军，配千兵北伐，还拜步兵校尉，兼国子博士，遍讲《五经》。时北来人，儒学者有崔灵恩、孙详、蒋显，并聚徒讲说，而音辞鄙拙；惟广言论清雅，不类北人。仆射徐勉，兼通经术，深相赏好。寻迁员外散骑常侍，博士如故。出为信武桂阳嗣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又为武陵王长史，太守如故，卒官。

沈峻，字士嵩，吴兴武康人。家世农夫，至峻好学，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门下积年。昼夜自课，时或睡寐，辄以杖自击，其笃志如此。麟士卒后，乃出都，遍游讲肆，遂博通《五经》，尤长《三礼》。初为王国中尉，稍迁侍郎，并兼国子助教。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：“《五经》博士庾季达须换，计公家必欲详择其人。凡圣贤可讲之书，必以《周官》立义，则《周官》一书，实为群经源本。此学不传，多历年世，北人孙详、蒋显亦经听习，而音革楚、夏，故学徒不至；惟助教沈峻，特精此书。比日时开讲肆，群儒刘岩、沈宏、沈熊之徒，并执经下坐，北面受业，莫不叹服，人无间言。第谓宜即用此人，命其专此一学，周而复始。使圣人正典，废而更兴；累世绝业，传于学者。”勉从之，奏峻兼《五经》博士。于馆讲授，听者常数百人。出为华容令，还除员外散骑侍郎，复兼《五经》博士。时中书舍人贺琛奉敕撰《梁官》，乃启峻及孔子袪补西省学士，助撰录。书成，入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出为武康令，卒官。

子文阿，传父业，尤明《左氏传》。太清中，自国子助教为《五经》博士。传峻业者，又有吴郡张及、会稽孔子云，官皆至《五经》博士、尚书祠部郎。

太史叔明，吴兴乌程人，吴太史慈后也。少善《庄》、《老》，兼治《孝经》、《礼记》，其三玄尤精解，当世冠绝，每讲说，听者常五百余人。历官国子助教。

邵陵王纶好其学，及出为江州，携叔明之镇。王迁郢州，又随府，所至辄讲授，江外人士皆传其学焉。大同十三年，卒，时年七十三。

孔子袪，会稽山阴人。少孤贫好学，耕耘樵采，常怀书自随，投闲则诵读。勤苦自励，遂通经术，尤明《古文尚书》。初为长沙嗣王侍郎，兼国子助教，讲《尚书》四十遍，听者常数百人。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《梁官》，启子袪为西省学士，助撰录。书成，兼司文侍郎，不就。久之兼主客郎、舍人，学士如故。累迁湘东王国侍郎、常侍、员外散骑侍郎，又云麾庐江公记室参军，转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寻迁步兵校尉，舍人如故。高祖撰《五经讲疏》及《孔子正言》，专使子袪检阅群书，以为义证。事竟，敕子袪与右卫硃异、左丞贺琛于士林馆递日执经。累迁通直正员郎，舍人如故。中大同元年，卒官，时年五十一。子袪凡著《尚书义》二十卷，《集注尚书》三十卷，续硃异《集注周易》一百卷，续何承天《集礼论》一百五十卷。

皇侃，吴郡人，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也。侃少好学，师事贺蒨，精力专门，尽通其业，尤明《三礼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起家兼国子助教，于学讲说，听者数百人。撰《礼记讲疏》五十卷，书成奏上，诏付秘阁。顷之，召入寿光殿讲《礼记义》，高祖善之，拜员外散骑侍郎，兼助教如故。性至孝，常日限诵《孝经》二十遍，以拟《观世音经》。丁母忧，解职还乡里。平西邵陵王钦其学，厚礼迎之。

侃既至，因感心疾，大同十一年，卒于夏首，时年五十八。所撰《论语义》十卷，与《礼记义》并见重于世，学者传焉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昔叔孙通讲论马上，桓荣精力凶荒；既逢平定，自致光宠；若夫崔、伏、何、严互有焉。曼容、佟之讲道于齐季，不为时改；贺蒨、严植之之徒，遭梁之崇儒重道，咸至高官，稽古之力，诸子各尽之矣。范缜墨绖侥幸，不遂其志，宜哉。

## 列传第四十三 文学上

到沆 丘迟 刘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刘昭 何逊 钟嵘 周兴嗣 吴均

昔司马迁、班固书，并为《司马相如传》，相如不预汉廷大事，盖取其文章尤著也。固又为《贾邹枚路传》，亦取其能文传焉。范氏《后汉书》有《文苑传》，所载之人，其详已甚。然经礼乐而纬国家，通古今而述美恶，非文莫可也。是以君临天下者，莫不敦悦其义，缙绅之学，咸贵尚其道，古往今来，未之能易。高祖聪明文思，光宅区宇，旁求儒雅，诏采异人，文章之盛，焕乎俱集。每所御幸，辄命群臣赋诗，其文善者，赐以金帛，诣阙庭而献赋颂者，或引见焉。其在位者，则沈约、江淹、任昉，并以文采妙绝当时。至若彭城到沆、吴兴丘迟、东海王僧孺、吴郡张率等，或入直文德，通宴寿光，皆后来之选也。约、淹、昉、僧孺，率别以功迹论。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，至太清中人，为《文学传》云。

到沆，字茂瀣，彭城武原人也。曾祖彦之，宋将军。父捴，齐五兵尚书。沆幼聪敏，五岁时，捴于屏风抄古诗，沆请教读一遍，便能讽诵，无所遗失。既长勤学，善属文，工篆隶。美风神，容止可悦。齐建武中，起家后军法曹参军。天监初，迁征虏主簿。高祖初临天下，收拔贤俊，甚爱其才。东宫建，以为太子洗马。时文德殿置学士省，召高才硕学者待诏其中，使校定坟史，诏沆通籍焉。时高祖宴华光殿，命群臣赋诗，独诏沆为二百字，二刻使成。沆于坐立奏，其文甚美。俄以洗马管东宫书记、散骑省优策文。三年，诏尚书郎在职清能或人才高妙者为侍郎，以沆为殿中曹侍郎。沆从父兄溉、洽，并有才名，时皆相代为殿中，当世荣之。四年，迁太子中舍人。沆为人不自伐，不论人长短，乐安任昉、南乡范云皆与友善。其年，迁丹阳尹丞，以疾不能处职事，迁北中郎谘议参军。五年，卒官，年三十。高祖甚伤惜焉，诏赐钱二万，布三十匹。所著诗赋百余篇。

丘迟，字希范，吴兴乌程人也。父灵鞠，有才名，仕齐官至太中大夫。迟八岁便属文，灵鞠常谓“气骨似我”。黄门郎谢超宗、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。及长，州辟从事，举秀才，除太学博士。迁大司马行参军，遭父忧去职。服阕，除西中郎参军。累迁殿中郎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除，复为殿中郎，迁车骑录事参军。高祖平京邑，霸府开，引为骠骑主簿，甚被礼遇。时劝进梁王及殊礼，皆迟文也。高祖践阼，拜散骑侍郎，俄迁中书侍郎，领吴兴邑中正，待诏文德殿。时高祖著《连珠》，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，迟文最美。天监三年，出为永嘉太守，在郡不称职，为有司所纠，高祖爱其才，寝其奏。四年，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伐，迟为谘议参军，领记室。时陈伯之在北，与魏军来距，迟以书喻之，伯之遂降。还拜中书郎，迁司徒从事中郎。

七年，卒官，时年四十五。所著诗赋行于世。

刘苞，字孝尝，彭城人也。祖勔，宋司空。父愃，齐太子中庶子。苞四岁而父终，及年六七岁，见诸父常泣。时伯、叔父悛、绘等并显贵，苞母谓其畏惮，怒之。

苞对曰：“早孤不及有识，闻诸父多相似，故心中欲悲，无有佗意。”因而歔欷，母亦恸甚。初，苞父母及两兄相继亡没，悉假瘗焉。苞年十六，始移墓所，经营改葬，不资诸父，未几皆毕，绘常叹服之。

少好学，能属文。起家为司徒法曹行参军，不就。天监初，以临川王妃弟故，自征虏主簿仍迁王中军功曹，累迁尚书库部侍郎、丹阳尹丞、太子太傅丞、尚书殿中侍郎、南徐州治中，以公事免。久之，为太子洗马，掌书记，侍讲寿光殿。自高祖即位，引后进文学之士，苞及从兄孝绰、从弟孺、同郡到溉、溉弟洽、从弟沆、吴郡陆倕、张率并以文藻见知，多预宴坐，虽仕进有前后，其赏赐不殊。天监十年，卒，时年三十。临终，呼友人南阳刘之遴托以丧事，务从俭率。苞居官有能名，性和而直，与人交，面折其非，退称其美，情无所隐，士友咸以此叹惜之。

袁峻，字孝高，陈郡阳夏人，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。峻早孤，笃志好学，家贫无书，每从人假借，必皆抄写，自课日五十纸，纸数不登，则不休息。讷言语，工文辞。义师克京邑，鄱阳王恢东镇破冈，峻随王知管记事。天监初，鄱阳国建，以峻为侍郎，从镇京口。王迁郢州，兼都曹参军。高祖雅好辞赋，时献文于南阙者相望焉，其藻丽可观，或见赏擢。六年，峻乃拟扬雄《官箴》奏之。高祖嘉焉，赐束帛。除员外散骑侍郎，直文德学士省，抄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各为二十卷。又奉敕与陆倕各制《新阙铭》，辞多不载。

庾於陵，字子介，散骑常侍黔娄之弟也。七岁能言玄理。既长，清警博学有才思。齐随王子隆为荆州，召为主簿，使与谢朓、宗夬抄撰群书。子隆代还，又以为送故主簿。子隆寻为明帝所害，僚吏畏避，莫有至者，唯於陵与夬独留，经理丧事。

始安王遥光为抚军，引为行参军，兼记室。永元末，除东阳遂安令，为民吏所称。

天监初，为建康狱平，迁尚书工部郎，待诏文德殿。出为湘州别驾，迁骠骑录事参军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俄领南郡邑中正，拜太子洗马，舍人如故。旧事，东宫官属，通为清选，洗马掌文翰，尤其清者。近世用人，皆取甲族有才望，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，高祖曰：“官以人而清，岂限以甲族。”时论以为美。俄迁散骑侍郎，改领荆州大中正。累迁中书黄门侍郎，舍人、中正并如故。出为宣毅晋安王长史、广陵太守，行府州事，以公事免。复起为通直郎，寻除鸿胪卿，复领荆州大中正。卒官，时年四十八。文集十卷。弟肩吾。

肩吾，字子慎。八岁能赋诗，特为兄於陵所友爱。初为晋安王国常侍，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。自是每王徙镇，肩吾常随府。历王府中郎、云麾参军，并兼记室参军。中大通三年，王为皇太子，兼东宫通事舍人，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，俄以本官领荆州大中正。累迁中录事谘议参军、太子率更令、中庶子。初，太宗在籓，雅好文章士，时肩吾与东海徐摛、吴郡陆杲、彭城刘遵、刘孝仪、仪弟孝威，同被赏接。及居东宫，又开文德省，置学士，肩吾子信、摛子陵、吴郡张长公、北地傅弘、东海鲍至等充其选。齐永明中，文士王融、谢朓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，以为新变，至是转拘声韵，弥尚丽靡，复逾于往时。时太子与湘东王书论之曰：吾辈亦无所游赏，止事披阅，性既好文，时复短咏。虽是庸音，不能阁笔，有惭伎痒，更同故态。比见京师文体，懦钝殊常，竞学浮疏，急为阐缓。玄冬修夜，思所不得，既殊比兴，正背《风》、《骚》。若夫六典三礼，所施则有地；吉凶嘉宾，用之则有所。未闻吟咏情性，反拟《内则》之篇；操笔写志，更摹《酒诰》之作；迟迟春日，翻学《归藏》；湛湛江水，遂同《大传》。

吾既拙于为文，不敢轻有掎摭。但以当世之作，历方古之才人，远则扬、马、曹、王，近则潘、陆、颜、谢，而观其遣辞用心，了不相似。若以今文为是，则古文为非；若昔贤可称，则今体宜弃。俱为盍各，则未之敢许。又时有效谢康乐、裴鸿胪文者，亦颇有惑焉。何者？谢客吐言天拔，出于自然，时有不拘，是其糟粕；裴氏乃是良史之才，了无篇什之美。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，但得其冗长；师裴则蔑绝其所长，惟得其所短。谢故巧不可阶，裴亦质不宜慕。故胸驰臆断之侣，好名忘实之类，方分肉于仁兽，逞郤克于邯郸，入鲍忘臭，效尤致祸。决羽谢生，岂三千之可及；伏膺裴氏，惧两唐之不传。故玉徽金铣，反为拙目所嗤；《巴人下里》，更合郢中之听。《阳春》高而不和，妙声绝而不寻。竟不精讨锱铢，核量文质，有异《巧心》，终愧妍手。是以握瑜怀玉之士，瞻郑邦而知退；章甫翠履之人，望闽乡而叹息。诗既若此，笔又如之。徒以烟墨不言，受其驱染；纸札无情，任其摇襞。

甚矣哉，文之横流，一至于此！

至如近世谢朓、沈约之诗，任昉、陆倕之笔，斯实文章之冠冕，述作之楷模。

张士简之赋，周升逸之辩，亦成佳手，难可复遇。文章未坠，必有英绝；领袖之者，非弟而谁。每欲论之，无可与语，思言子建，一共商榷。辩兹清浊，使如泾、渭；论兹月旦，类彼汝南。硃丹既定，雌黄有别，使夫怀鼠知惭，滥竽自耻。譬斯袁绍，畏见子将；同彼盗牛，遥羞王烈。相思不见，我劳如何。

太清中，侯景寇陷京都；及太宗即位，以肩吾为度支尚书。时上流诸蕃，并据州拒景，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，喻当阳公大心，大心寻举州降贼。肩吾因逃入建昌界，久之，方得赴江陵，未几卒。文集行于世。

刘昭，字宣卿，平原高唐人，晋太尉实九世孙也。祖伯龙，居父忧以孝闻，宋武帝敕皇太子诸王并往吊慰，官至少府卿。父彪，齐征虏晋安王记室。昭幼清警，七岁通《老》、《庄》义。既长，勤学善属文，外兄江淹早相称赏。天监初，起家奉朝请，累迁征北行参军、尚书仓部郎，寻除无锡令。历为宣惠豫章王、中军临川王记室。初，昭伯父肜集众家《晋书》注干宝《晋纪》为四十卷，至昭又集《后汉》同异以注范晔书，世称博悉。迁通直郎，出为剡令，卒官。《集注后汉》一百八十卷，《幼童传》十卷，文集十卷。

子縚，字言明。亦好学，通《三礼》。大同中，为尚书祠部郎，寻去职，不复仕。縚弟缓，字含度，少知名。历官安西湘东王记室，时西府盛集文学，缓居其首。

除通直郎，俄迁镇南湘东王中录事，复随府江州，卒。

何逊，字仲言，东海郯人也。曾祖承天，宋御史中丞。祖翼，员外郎。父询，齐太尉中兵参军。逊八岁能赋诗，弱冠，州举秀才。南乡范云见其对策，大相称赏，因结忘年交好。自是一文一咏，云辄嗟赏，谓所亲曰：“顷观文人，质则过儒，丽则伤俗；其能含清浊，中今古，见之何生矣。”沈约亦爱其文，尝谓逊曰：“吾每读卿诗，一日三复，犹不能已。”其为名流所称如此。

天监中，起家奉朝请，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，兼记室。王爱文学之士，日与游宴，及迁江州，逊犹掌书记。还为安西安成王参军事，兼尚书水部郎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仁威庐陵王记室，复随府江州，未几卒。东海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。

初，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，世谓之“何刘”。世祖著论论之云：“诗多而能者沈约，少而能者谢朓、何逊。”

时有会稽虞骞，工为五言诗，名与逊相埒，官至王国侍郎。其后又有会稽孔翁归、济阳江避，并为南平王大司马府记室。翁归亦工为诗，避博学有思理，更注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二人并有文集。

钟嵘，字仲伟，颍川长社人，晋侍中雅七世孙也。父蹈，齐中军参军。嵘与兄岏、弟屿并好学，有思理。嵘，齐永明中为国子生，明《周易》，卫军王俭领祭酒，颇赏接之。举本州秀才。起家王国侍郎，迁抚军行参军，出为安国令。永元末，除司徒行参军。天监初，制度虽革，而日不暇给，嵘乃言曰：“永元肇乱，坐弄天爵，勋非即戎，官以贿就。挥一金而取九列，寄片札以招六校；骑都塞市，郎将填街。

服既缨组，尚为臧获之事；职唯黄散，犹躬胥徒之役。名实淆紊，兹焉莫甚。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，自有清贯，而因斯受爵，一宜削除，以惩侥竞。若吏姓寒人，听极其门品，不当因军，遂滥清级。若侨杂伧楚，应在绥附，正宜严断禄力，绝其妨正，直乞虚号而已。谨竭愚忠，不恤众口。”敕付尚书行之。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。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，引为宁朔记室，专掌文翰。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，山发洪水，漂拔树石，此室独存。元简命嵘作《瑞室颂》以旌表之，辞甚典丽，选西中郎晋安王记室。

嵘尝品古今五言诗，论其优劣，名为《诗评》。其序曰：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欲以照烛三才，辉丽万有，灵祇待之以致飨，幽微藉之以昭告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昔《南风》之辞，《卿云》之颂，厥义夐矣。《夏歌》曰“郁陶乎予心”，楚谣云“名余曰正则”，虽诗体未全，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。逮汉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。古诗眇邈，人代难详，推其文体，固是炎汉之制，非衰周之倡也。自王、扬、枚、马之徒，辞赋竞爽，而吟咏靡闻。从李都尉讫班婕妤，将百年间，有妇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诗人之风，顿已缺丧。东京二百载中，唯有班固《咏史》，质木无文致。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笃好斯文；平原兄弟，郁为文栋；刘桢、王粲，为其羽冀。次有攀龙托凤，自致于属车者，盖将百计。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矣！尔后陵迟衰微，讫于有晋。太康中，三张二陆，两潘一左，勃尔复兴，踵武前王，风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兴也。永嘉时，贵黄、老，尚虚谈，于时篇什，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传，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，皆平典似《道德论》，建安之风尽矣。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，创变其体；刘越石仗清刚之气，赞成厥美。然彼众我寡，未能动俗。逮义熙中，谢益寿斐然继作；元嘉初，有谢灵运，才高辞盛，富艳难踪，固已含跨刘、郭，陵轹潘、左。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，公干、仲宣为辅；陆机为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阳为辅；谢客为元嘉之雄，颜延年为辅：此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辞之命世。

夫四言文约意广，取效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便可多得，每苦文烦而意少，故世罕习焉。五言居文辞之要，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，故云会于流俗。岂不以指事遣形，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者邪！故《诗》有六义焉，一曰兴，二曰赋，三曰比。文已尽而意有余，兴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。弘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采，使味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若专用比、兴，则患在意深，意深则辞踬。若但用赋体，则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。嬉成流移，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累矣。

若乃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嘉会寄诗以亲，离群托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；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或杀气雄边；塞客衣单，霜闺泪尽。又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反；女有扬蛾入宠，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，非长歌何以释其情？故曰：“《诗》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。

故辞人作者，罔不爱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风炽矣。裁能胜衣，甫就小学，必甘心而驰骛焉。于是庸音杂体，各为家法。至于膏腴子弟，耻文不逮，终朝点缀，分夜呻吟，独观谓为警策，众视终沦平钝。次有轻荡之徒，笑曹、刘为古拙，谓鲍昭羲皇上人，谢朓今古独步；而师鲍昭终不及“日中市朝满”，学谢朓劣得“黄鸟度青枝”。徒自弃于高听，无涉于文流矣。

嵘观王公搢绅之士，每博论之余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，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。

淄渑并泛，硃紫相夺，喧哗竞起，准的无依。近彭城刘士章，俊赏之士，疾其淆乱，欲为当世诗品，口陈标榜，其文未遂，嵘感而作焉。昔九品论人，《七略》裁士，校以宾实，诚多未值；至若诗之为技，较尔可知，以类推之，殆同博弈。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，体沈郁之幽思，文丽日月，学究天人，昔在贵游，已为称首；况八枿既掩，风靡云蒸，抱玉者连肩，握珠者踵武。固以睨汉、魏而弗顾，吞晋、宋于胸中。谅非农歌辕议，敢致流别。嵘之今录，庶周游于闾里，均之于谈笑耳。

顷之，卒官。

岏，字长岳，官至府参军、建康平。著《良吏传》十卷。屿，字季望，永嘉郡丞。天监十五年，敕学士撰《遍略》，屿亦预焉。兄弟并有文集。

周兴嗣，字思纂，陈郡项人，汉太子太傅堪后也。高祖凝，晋征西府参军、宜都太守。兴嗣世居姑孰。年十三，游学京师，积十余载，遂博通记传，善属文。尝步自姑孰，投宿逆旅，夜有人谓之曰：“子才学迈世，初当见识贵臣，卒被知英主。”

言终，不测所之。齐隆昌中，侍中谢朏为吴兴太守，唯与兴嗣谈文史而已。及罢郡还，因大相称荐。本州举秀才，除桂阳郡丞，太守王嵘素相赏好，礼之甚厚。高祖革命，兴嗣奏《休平赋》，其文甚美，高祖嘉之。拜安成王国侍郎，直华林省。其年，河南献儛马，诏兴嗣与待诏到沆、张率为赋，高祖以兴嗣为工。擢员外散骑侍郎，进直文德、寿光省。是时，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，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。

及成俱奏，高祖用兴嗣所制者。自是《铜表铭》、《栅塘碣》、《北伐檄》、《次韵王羲之书千字》，并使兴嗣为文；每奏，高祖辄称善，加赐金帛。九年，除新安郡丞，秩满，复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佐撰国史。十二年，迁给事中，撰文如故。兴嗣两手先患风疽，是年又染疠疾，左目盲，高祖抚其手，嗟曰：“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

手疏治疽方以赐之。其见惜如此。任昉又爱其才，常言曰：“周兴嗣若无疾，旬日当至御史中丞。”十四年，除临川郡丞。十七年，复为给事中，直西省。左卫率周舍奉敕注高祖所制历代赋，启兴嗣助焉。普通二年，卒。所撰《皇帝实录》、《皇德记》、《起居注》、《职仪》等百余卷，文集十卷。

吴均，字叔庠，吴兴故鄣人也。家世寒贱，至均好学有俊才。沈约尝见均文，颇相称赏。天监初，柳恽为吴兴，召补主簿，日引与赋诗。均文体清拔有古气，好事者或斅之，谓为“吴均体”。建安王伟为扬州，引兼记室，掌文翰。王迁江州，补国侍郎，兼府城局。还除奉朝请。先是，均表求撰《齐春秋》。书成奏之，高祖以其书不实，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，竟支离无对，敕付省焚之，坐免职。寻有敕召见，使撰《通史》，起三皇，讫齐代，均草本纪、世家功已毕，唯列传未就。

普通元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二。均注范晔《后汉书》九十卷，著《齐春秋》三十卷、《庙记》十卷、《十二州记》十六卷、《钱唐先贤传》五卷、《续文释》五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先是，有广陵高爽、济阳江洪、会稽虞骞，并工属文。爽，齐永明中赠卫军王俭诗，为俭所赏，及领丹阳尹，举爽郡孝廉。天监初，历官中军临川王参军。出为晋陵令，坐事系冶，作《镬鱼赋》以自况，其文甚工。后遇赦获免，顷之，卒。洪为建阳令，坐事死。骞官至王国侍郎。并有文集。

## 列传第四十四 文学下

刘峻 刘沼 谢几卿 刘勰 王籍 何思澄 刘杳 谢征 臧严 伏挺庾仲容 陆云公 任孝恭

颜协刘峻，字孝标，平原平原人。父珽，宋始兴内史。峻生期月，母携还乡里。宋泰始初，青州陷魏，峻年八岁，为人所略至中山，中山富人刘实愍峻，以束帛赎之，教以书学。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，更徙之桑乾。峻好学，家贫，寄人庑下，自课读书，常燎麻炬，从夕达旦，时或昏睡，爇其发，既觉复读，终夜不寐，其精力如此。

齐永明中，从桑乾得还，自谓所见不博，更求异书，闻京师有者，必往祈借，清河崔慰祖谓之“书淫”。时竟陵王子良博招学士，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，用为南海王侍郎，不就。至明帝时，萧遥欣为豫州，为府刑狱，礼遇甚厚。遥欣寻卒，久之不调。天监初，召入西省，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。峻兄孝庆，时为青州刺史，峻请假省之，坐私载禁物，为有司所奏，免官。安成王秀好峻学，及迁荆州，引为户曹参军，给其书籍，使抄录事类，名曰《类苑》。未及成，复以疾去，因游东阳紫岩山，筑室居焉。为《山栖志》，其文甚美。

高祖招文学之士，有高才者，多被引进，擢以不次。峻率性而动，不能随众沉浮，高祖颇嫌之，故不任用。乃著《辨命论》以寄其怀曰：主上尝与诸名贤言及管辂，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。时有在赤墀之下，预闻斯议，归以告余。余谓士之穷通，无非命也。故谨述天旨，因言其略云。

臣观管辂天才英伟，珪璋特秀，实海内之髦杰，岂日者卜祝之流。而官止少府丞，年终四十八，天之报施，何其寡欤？然则高才而无贵仕，饕餮而居大位，自古所叹，焉独公明而已哉？故性命之道，穷通之数，夭阏纷纶，莫知其辨。仲任蔽其源，子长阐其惑。至于鹖冠甕牖，必以悬天有期；鼎贵高门，则曰唯人所召。譊々讠雚咋，异端俱起。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，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。尝试言之曰：夫道生万物，则谓之道；生而无主，谓之自然。自然者，物见其然，不知所以然；同焉皆得，不知所以得。鼓动陶铸而不为功，庶类混成而非其力；生之无亭毒之心，死之岂虔刘之志；坠之渊泉非其怒，升之霄汉非其悦。荡乎大乎，万宝以之化；确乎纯乎，一作而不易。化而不易，则谓之命。命也者，自天之命也。定于冥兆，终然不变。鬼神莫能预，圣哲不能谋；触山之力无以抗，倒日之诚弗能感；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，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；至德未能逾，上智所不免。是以放勋之代，浩浩襄陵；天乙之时，燋金流石。文公疐其尾，宣尼绝其粮；颜回败其丛兰，冉耕歌其芣苡；夷、叔毙淑媛之言，子舆困臧仓之诉。圣贤且犹若此，而况庸庸者乎！

至乃伍员浮尸于江流，三闾沉骸于湘渚；贾大夫沮志于长沙，冯都尉皓发于郎署；君山鸿渐，铩羽仪于高云；敬通凤起，摧迅翮于风穴：此岂才不足而行有遗哉？

近代有沛国刘献、献弟璡，并一时之秀士也。献则关西孔子，通涉《六经》，循循善诱，服膺儒行。璡则志烈秋霜，心贞昆玉，亭亭高竦，不杂风尘。皆毓德于衡门，并驰声于天地。而官有微于侍郎，位不登于执戟，相继徂落，宗祀无飨。因斯两贤，以言古则：昔之玉质金相，英髦秀达，皆摈斥于当年，韫奇才而莫用，候草木以共凋，与麋鹿而同死。膏涂平原，骨填川谷，湮灭而无闻者，岂可胜道哉！此则宰衡之与皁隶，容、彭之与殇子，猗顿之与黔娄，阳文之与敦洽，咸得之于自然，不假道于才智。故曰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，其斯之谓矣。然命体周流，变化非一，或先号后笑，或始吉终凶，或不召自来，或因人以济。交错纷纠，循环倚伏。非可以一理征，非可以一途验。而其道密微，寂寥忽慌，无形可以见，无声可以闻。必御物以效灵，亦凭人而成象，譬天王之冕旒，任百官以司职。而惑者睹汤、武之龙跃，谓龛乱在神功；闻孔、墨之挺生，谓英睿擅奇响；视彭、韩之豹变，谓鸷猛致人爵；见张、桓之硃绂，谓明经拾青紫。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？

故言而非命，有六蔽焉。余请陈其梗概：夫靡颜腻理，哆噅頞，形之异也；朝秀辰终，龟鹤千岁，年之殊也；闻言如响，智昏菽麦，神之辨也。固知三者定乎造化，荣辱之境，独曰由人。是知二五而未识于十，其蔽一也。龙犀日角，帝王之表；河目龟文，公侯之相。抚镜知其将刑，压纽显其膺录。星虹枢电，昭圣德之符；夜哭聚云，郁兴王之瑞。皆兆发于前期，涣汗于后叶。若谓驱貔虎，奋尺剑，入紫微，升帝道；则未达窅冥之情，未测神明之数，其蔽二也。空桑之里，变成洪川；历阳之都，化为鱼鳖。楚师屠汉卒，睢河鲠其流；秦人坑赵士，沸声若雷震。火炎昆岳，砾石与琬琰俱焚；严霜夜零，萧艾与芝兰共尽。虽游、夏之英才，伊、颜之殆庶，焉能抗之哉？其蔽三也。或曰，明月之珠，不能无牴；夏后之璜，不能无考。故亭伯死于县长，长卿卒于园令，才非不杰也，主非不明也，而碎结绿之鸿辉，残悬黎之夜色，抑尺之量有短哉？若然者，主父偃、公孙弘对策不升第，历说而不入，牧豕淄原，见弃州部。设令忽如过隙，溘死霜露，其为诟耻，岂崔、马之流乎？及至开东阁，列五鼎，电照风行，声驰海外，宁前愚而后智，先非而终是？将荣悴有定数，天命有至极，而谬生妍蚩？其蔽四也。夫虎啸风驰，龙兴云属，故重华立而元、凯升，辛受生而飞廉进。然则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；暗主众，明君寡。而薰莸不同器，枭鸾不接翼。是使浑沌、梼杌，踵武云台之上；仲容、庭坚，耕耘岩石之下。横谓废兴在我，无系于天，其蔽五也。

彼戎狄者，人面兽心，宴安鸩毒，以诛杀为道德，以蒸报为仁义。虽大风立于青丘，凿齿奋于华野，比其狼戾，曾何足逾。自金行不竞，天地版荡，左带沸脣，乘间电发。遂覆瀍、洛，倾五都；居先王之桑梓，窃名号于中县；与三皇竞其氓黎，五帝角其区宇。种落繁炽，充牜刃神州。呜呼！福善祸淫，徒虚言耳。岂非否泰相倾，盈缩递运，而汩之以人？其蔽六也。

然所谓命者，死生焉，贵贱焉，贫富焉，理乱焉，祸福焉，此十者天之所赋也。

愚智善恶，此四者人之所行也。夫神非舜、禹，心异硃、均，才絓中庸，在于所习。

是以素丝无恒，玄黄代起；鲍鱼芳兰，入而自变。故季路学于仲尼，厉风霜之节；楚穆谋于潘崇，成悖逆之祸。而商臣之恶，盛业光于后嗣；仲由之善，不能息其结缨。斯则邪正由于人，吉凶存乎命。或以鬼神害盈，皇天辅德。故宋公一言，法星三徙；殷帝自剪，千里来云。善恶无征，未洽斯义。且于公高门以待封，严母扫墓以望丧。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。如使仁而无报，奚为修善立名乎？斯径廷之辞也。

夫圣人之言，显而晦，微而婉，幽远而难闻，河汉而不极。或立教以进庸惰，或言命以穷性灵。积善余庆，立教也；凤鸟不至，言命也。今以其片言辩其要趋，何异乎夕死之类而论春秋之变哉？且荆昭德音，丹云不卷；周宣祈雨，珪璧斯罄。于叟种德，不逮勋、华之高；延年残犷，未甚东陵之酷。为善一，为恶均，而祸福异其流，废兴殊其迹。荡荡上帝，岂如是乎？《诗》云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故善人为善，焉有息哉？

夫食稻梁，进刍豢，衣狐貉，袭冰纨，观窈眇之奇儛，听云和之琴瑟，此生人之所急，非有求而为也。修道德，习仁义，敦孝悌，立忠贞，渐礼乐之腴润，蹈先王之盛则，此君子之所急，非有求而为也。然而君子居正体道，乐天知命。明其无可奈何，识其不由智力。逝而不召，来而不距，生而不喜，死而不戚。瑶台夏屋，不能悦其神；土室编蓬，未足忧其虑。不充诎于富贵，不遑遑于所欲。岂有史公、董相《不遇》之文乎？

论成，中山刘沼致书以难之，凡再反，峻并为申析以答之。会沼卒，不见峻后报者，峻乃为书以序之曰：“刘侯既有斯难，值余有天伦之戚，竟未之致也。寻而此君长逝，化为异物，绪言余论，蕴而莫传。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，悲其音徽未沫，而其人已亡，青简尚新，而宿草将列，泫然不知涕之无从。虽隙驷不留，尺波电谢；而秋菊春兰，英华靡绝。故存其梗概，更酬其旨。若使墨翟之言无爽，宣室之谈有征。冀东平之树，望咸阳而西靡；盖山之泉，闻弦歌而赴节。但悬剑空垄，有恨如何！”其论文多不载。

峻又尝为《自序》，其略曰：“余自比冯敬通，而有同之者三，异之者四。何则？敬通雄才冠世，志刚金石；余虽不及之，而节亮慷慨，此一同也。敬通值中兴明君，而终不试用；余逢命世英主，亦摈斥当年，此二同也。敬通有忌妻，至于身操井臼；余有悍室，亦令家道感轲，此三同也。敬通当更始之世，手握兵符，跃马食肉；余自少迄长，戚戚无欢，此一异也。敬通有一子仲文，官成名立；余祸同伯道，永无血胤，此二异也。敬通膂力方刚，老而益壮；余有犬马之疾，溘死无时，此三异也。敬通虽芝残蕙焚，终填沟壑，而为名贤所慕，其风流郁烈芬芳，久而弥盛；余声尘寂漠，世不吾知，魂魄一去，将同秋草，此四异也。所以自力为叙，遗之好事云。”峻居东阳，吴、会人士多从其学。普通二年，卒，时年六十。门人谥曰玄靖先生。

刘沼，字明信，中山魏昌人。六代祖舆，晋骠骑将军。沼幼善属文，既长博学。

仕齐起家奉朝请，冠军行参军。天监初，拜后军临川王记室参军，秣陵令，卒。

谢几卿，陈郡阳夏人。曾祖灵运，宋临川内史；父超宗，齐黄门郎；并有重名于前代。几卿幼清辩，当世号曰神童。后超宗坐事徙越州，路出新亭渚，几卿不忍辞诀，遂投赴江流，左右驰救，得不沉溺。及居父忧，哀毁过礼。服阕，召补国子生。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，谓祭酒王俭曰：“几卿本长玄理，今可以经义访之。”

俭承旨发问，几卿随事辨对，辞无滞者，文惠大称赏焉。俭谓人曰：“谢超宗为不死矣。”

既长，好学，博涉有文采。起家豫章王国常侍，累迁车骑法曹行参军、相国祭酒。出为宁国令，入补尚书殿中郎、太尉晋安王主簿。天监初，除征虏鄱阳王记室、尚书三公侍郎，寻为治书侍御史。旧郎官转为此职者，世谓为南奔。几卿颇失志，多陈疾，台事略不复理。徙为散骑侍郎，累迁中书郎、国子博士、尚书左丞。几卿详悉故实，仆射徐勉每有疑滞，多询访之。然性通脱，会意便行，不拘朝宪。尝预乐游苑宴，不得醉而还，因诣道边酒垆，停车褰幔，与车前三驺对饮，时观者如堵，几卿处之自若。后以在省署，夜著犊鼻裈，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呼，为有司纠奏，坐免官。寻起为国子博士，俄除河东太守，秩未满，陈疾解。寻除太子率更令，迁镇卫南平王长史。普通六年，诏遣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藻督众军北伐，几卿启求行，擢为军师长史，加威戎将军。军至涡阳退败，几卿坐免官。

居宅在白杨石井，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，宾客满坐。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，二人意志相得，并肆情诞纵，或乘露车历游郊野，既醉则执鐸挽歌，不屑物议。湘东王在荆镇，与书慰勉之。几卿答曰：“下官自奉违南浦，卷迹东郊，望日临风，瞻言伫立。仰寻惠渥，陪奉游宴，漾桂棹于清池，席落英于曾岨。兰香兼御，羽觞竞集，侧听余论，沐浴玄流。涛波之辩，悬河不足譬；春藻之辞，丽文无以匹。莫不相顾动容，服心胜口，不觉春日为遥，更谓修夜为促。嘉会难常，抟云易远，言念如昨，忽焉素秋。恩光不遗，善谑远降。因事罢归，岂云栖息。既匪高官，理就一廛。田家作苦，实符清诲。本乏金羁之饰，无假玉璧为资；徒以老使形疏，疾令心阻，沉滞床簟，弥历七旬。梦幻俄顷，忧伤在念，竟知无益，思自袪遣。寻理涤意，即以任命为膏酥；揽镜照形，翻以支离代萱树。故得仰慕徽猷，永言前哲；鬼谷深栖，接舆高举；遁名屠肆，发迹关市；其人缅邈，余流可想。若令亡者有知，宁不萦悲玄壤，怅隔芳尘；如其逝者可作，必当昭被光景，欢同游豫；使夫一介老圃，得簉虚心末席。去日已疏，来侍未孱；连剑飞凫，拟非其类；怀私茂德，窃用涕零。”

几卿虽不持检操，然于家门笃睦。兄才卿早卒，其子藻幼孤，几卿抚养甚至。

及藻成立，历清官公府祭酒、主簿，皆几卿奖训之力也。世以此称之。几卿未及序用，病卒。文集行于世。

刘勰，字彦和，东莞莒人。祖灵真，宋司空秀之弟也。父尚，越骑校尉。勰早孤，笃志好学。家贫不婚娶，依沙门僧祐，与之居处，积十余年，遂博通经论，因区别部类，录而序之。今定林寺经藏，勰所定也。天监初，起家奉朝请、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，迁车骑仓曹参军。出为太末令，政有清绩。除仁威南康王记室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，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。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，诏付尚书议，依勰所陈。迁步兵校尉，兼舍人如故。昭明太子好文学，深爱接之。

初，勰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论古今文体，引而次之。其序曰：夫文心者，言为文之用心也。昔涓子《琴心》，王孙《巧心》，心哉美矣夫，故用之焉。古来文章，以雕纟辱成体，岂取驺奭群言雕龙也。夫宇宙绵邈，黎献纷杂，拔萃出类，智术而已。岁月飘忽，性灵不居，腾声飞实，制作而已。夫肖貌天地，禀性五才，拟耳目于日月，方声气乎风雷，其超出万物，亦已灵矣。形甚草木之脆，名逾金石之坚，是以君子处世，树德建言，岂好辩哉？不得已也。

予齿在逾立，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，随仲尼而南行，旦而寤，乃怡然而喜。大哉圣人之难见也！乃小子之垂梦欤！自生人以来，未有如夫子者也。敷赞圣旨，莫若注经，而马、郑诸儒，弘之已精，就有深解，未足立家。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。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而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盖《周书》论辞，贵乎体要；尼父陈训，恶乎异端。辞训之异，宜体于要。于是搦笔和墨，乃始论文。

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。至如魏文述《典》，陈思序《书》，应蒨《文论》，陆机《文赋》，仲洽《流别》，弘范《翰林》，各照隅隙，鲜观衢路。或臧否当时之才，或铨品前修之文，或泛举雅俗之旨，或撮题篇章之意。魏《典》密而不周，陈《书》辩而无当，应《论》华而疏略，陆《赋》巧而碎乱，《流别》精而少功，《翰林》浅而寡要。又君山、公干之徒，吉甫、士龙之辈，泛议文意，往往间出，并未能振叶以寻根，观澜而索源。不述先哲之诰，无益后生之虑。

盖《文心》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师乎圣，体乎经，酌乎纬，变乎《骚》，文之枢纽，亦云极矣。若乃论文叙笔，则囿别区分，原始以表末，释名以章义，选文以定篇，敷理以举统；上篇以上，纲领明矣。至于割情析表，笼圈条贯，摛神性，图风势，苞会通，阅声字，崇赞于《时序》，褒贬于《才略》，怊怅于《知音》，耿介于《程器》，长怀《序志》，以驭群篇；下篇以下，毛目显矣。位理定名，彰乎《大易》之数，其为文用，四十九篇而已。

夫铨叙一文为易，弥纶群言为难。虽复轻采毛发，深极骨髓，或有曲意密源，似近而远，辞所不载，亦不胜数矣。及其品评成文，有同乎旧谈者，非雷同也，势自不可异也；有异乎前论者，非苟异也，理自不可同也。同之与异，不屑古今，擘肌分理，唯务折衷。案辔文雅之场，而环络藻绘之府，亦几乎备矣。但言不尽意，圣人所难，识在瓶管，何能矩矱。茫茫往代，既洗予闻；眇眇来世，傥尘彼观。

既成，未为时流所称。勰自重其文，欲取定于沈约。约时贵盛，无由自达，乃负其书，候约出，干之于车前，状若货鬻者。约便命取读，大重之，谓为深得文理，常陈诸几案。然勰为文长于佛理，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，必请勰制文。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，功毕，遂启求出家，先燔鬓发以自誓，敕许之。乃于寺变服，改名慧地。未期而卒。文集行于世。

王籍，字文海，琅邪临沂人。祖远，宋光禄勋。父僧祐，齐骁骑将军。籍七岁能属文。及长，好学博涉，有才气，乐安任昉见而称之。尝于沈约坐赋得《咏烛》，甚为约赏。齐末，为冠军行参军，累迁外兵、记室。天监初，除安成王主簿、尚书三公郎、廷尉正。历余姚、钱塘令，并以放免。久之，除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，随府会稽。郡境有云门、天柱山，籍尝游之，或累月不反。至若邪溪赋诗，其略云：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当时以为文外独绝。还为大司马从事中郎，迁中散大夫，尤不得志，遂徒行市道，不择交游。湘东王为荆州，引为安西府谘议参军，带作塘令。不理县事，日饮酒，人有讼者，鞭而遣之。少时，卒。文集行于世。

子碧，亦有文才，先籍卒。

何思澄，字元静，东海郯人。父敬叔，齐征东录事参军、余杭令。思澄少勤学，工文辞。起家为南康王侍郎，累迁安成王左常侍，兼太学博士，平南安成王行参军，兼记室。随府江州，为《游庐山诗》，沈约见之，大相称赏，自以为弗逮。约郊居宅新构阁斋，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。傅昭常请思澄制《释奠诗》，辞文典丽。除廷尉正。天监十五年，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《遍略》，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。迁治书侍御史。宋、齐以来，此职稍轻，天监初始重其选。车前依尚书二丞给三驺，执盛印青囊，旧事纠弹官印绶在前故也。久之，迁秣陵令，入兼东宫通事舍人。除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，兼舍人如故。时徐勉、周舍以才具当朝，并好思澄学，常递日招致之。昭明太子薨，出为黟县令。迁除宣惠武陵王中录事参军，卒官，时年五十四。文集十五卷。初，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，时人语曰：“东海三何，子朗最多。”思澄闻之，曰：“此言误耳。如其不然，故当归逊。”

思澄意谓宜在己也。

子朗，字世明，早有才思，工清言，周舍每与共谈，服其精理。尝为《败冢赋》，拟庄周马棰，其文甚工。世人语曰：“人中爽爽何子朗。”历官员外散骑侍郎，出为固山令。卒，时年二十四。文集行于世。

刘杳，字士深，平原平原人也。祖乘民，宋冀州刺史。父闻慰齐东阳太守，有清绩，在《齐书·良政传》。杳年数岁，征士明僧绍见之，抚而言曰：“此儿实千里之驹。”十三，丁父忧，每哭，哀感行路。天监初，为太学博士、宣惠豫章王行参军。

杳少好学，博综群书，沈约、任昉以下，每有遗忘，皆访问焉。尝于约坐语及宗庙牺樽，约云：“郑玄答张逸，谓为画凤皇尾娑娑然。今无复此器，则不依古。”

杳曰：“此言未必可按。古者樽，皆刻木为鸟兽，凿顶及背，以出内酒。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，有牺樽作牺牛形；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，又得此二樽，形亦为牛象。二处皆古之遗器，知非虚也。”约大以为然。约又云：“何承天《纂文》奇博，其书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，此何出？”杳曰：“仲师长尺二寸，唯出《论衡》。长颈是毘骞王，硃建安《扶南以南记》云：古来至今不死。”

约即取二书寻检，一如杳言。约郊居宅时新构阁斋，杳为赞二首，并以所撰文章呈约，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。仍报杳书曰：“生平爱嗜，不在人中，林壑之欢，多与事夺。日暮涂殚，此心往矣；犹复少存闲远，征怀清旷。结宇东郊，匪云止息，政复颇寄夙心，时得休偃。仲长游居之地，休琏所述之美，望慕空深，何可仿佛。

君爱素情多，惠以二赞。辞采妍富，事义毕举，句韵之间，光影相照，便觉此地，自然十倍。故知丽辞之益，其事弘多，辄当置之阁上，坐卧嗟览。别卷诸篇，并为名制。又山寺既为警策，诸贤从时复高奇，解颐愈疾，义兼乎此。迟此叙会，更共申析。”其为约所赏如此。又在任昉坐，有人饷昉曌酒而作榐字。昉问杳：“此字是不？”杳对曰：“葛洪《字苑》作木旁絜。”昉又曰：“酒有千日醉，当是虚言。”

杳云：“桂阳程乡有千里酒，饮之至家而醉，亦其例也。”昉大惊曰：“吾自当遗忘，实不忆此。”杳云：“出杨元凤所撰《置郡事》。元凤是魏代人，此书仍载其赋，云三重五品，商溪摖里。”时即检杨记，言皆不差。王僧孺被敕撰谱，访杳血脉所因。杳云：“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‘太史《三代世表》，旁行邪上，并效周谱。’以此而推，当起周代。”僧孺叹曰：“可谓得所未闻。”周舍又问杳：“尚书官著紫荷橐，相传云‘挈囊’，竟何所出？”杳答曰：“《张安世传》曰‘持橐簪笔，事孝武皇帝数十年’。韦昭、张晏注并云‘橐，囊也。近臣簪笔，以待顾问’。”

范岫撰《字书音训》，又访杳焉。其博识强记，皆此类也。

寻佐周舍撰国史。出为临津令，有善绩。秩满，县人三百余人诣阙请留，敕许焉。杳以疾陈解，还除云麾晋安王府参军。詹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《遍略》，书成，以本官兼廷尉正，又以足疾解。因著《林庭赋》。王僧孺见之叹曰：“《郊居》以后，无复此作。”普通元年，复除建康正，迁尚书驾部郎；数月，徙署仪曹郎，仆射勉以台阁文议专委杳焉。出为余姚令，在县清洁，人有馈遗，一无所受，湘东王发教褒称之。还除宣惠湘东王记室参军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王府记室，兼东宫通事舍人。大通元年，迁步兵校尉，兼舍人如故。昭明太子谓杳曰：“酒非卿所好，而为酒厨之职，政为不愧古人耳。”俄有敕，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。

昭明太子薨，新宫建，旧人例无停者，敕特留杳焉。仍注太子《徂归赋》，称为博悉。仆射何敬容奏转杳王府谘议，高祖曰：“刘杳须先经中书。”仍除中书侍郎。

寻为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，兼舍人、知著作如故。迁为尚书左丞。大同二年，卒官，时年五十。

杳治身清俭，无所嗜好。为性不自伐，不论人短长，及睹释氏经教，常行慈忍。

天监十七年，自居母忧，便长断腥膻，持斋蔬食。及临终，遗命敛以法服，载以露车，还葬旧墓，随得一地，容棺而已，不得设灵筵祭醊。其子遵行之。

杳自少至长，多所著述。撰《要雅》五卷、《楚辞草木疏》一卷、《高士传》二卷、《东宫新旧记》三十卷、《古今四部书目》五卷，并行于世。

谢征，字玄度，陈郡阳夏人。高祖景仁，宋尚书左仆射。祖稚，宋司徒主簿。

父璟，少与从叔朓俱知名。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招文学，璟亦预焉。隆昌中，为明帝骠骑谘议参军，领记室。迁中书郎，晋安内史。高祖平京邑，为霸府谘议、梁台黄门郎。天监初，累迁司农卿、秘书监、左民尚书、明威将军、东阳太守。高祖用为侍中，固辞年老，求金紫，未序，会疾卒。

征幼聪慧，璟异之，常谓亲从曰：“此儿非常器，所忧者寿；若天假其年，吾无恨矣。”既长，美风采，好学善属文。初为安西安成王法曹，迁尚书金部三公二曹郎、豫章王记室，兼中书舍人。迁除平北谘议参军，兼鸿胪卿，舍人如故。

征与河东裴子野、沛国刘显同官友善，子野尝为《寒夜直宿赋》以赠征，征为《感友赋》以酬之。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，高祖饯于武德殿，赋诗三十韵，限三刻成。征二刻便就，其辞甚美，高祖再览焉。又为临汝侯渊猷制《放生文》，亦见赏于世。

中大通元年，以父丧去职，续又丁母忧。诏起为贞威将军，还摄本任。服阕，除尚书左丞。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高祖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，将出诏，唯召尚书左仆射何敬容、宣惠将军孔休源及征三人与议。征时年位尚轻，而任遇已重。四年，累迁中书郎，鸿胪卿、舍人如故。六年，出为北中郎豫章王长史、南兰陵太守。大同二年，卒官，时年三十七。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为二十卷。

臧严，字彦威，东莞莒人也。曾祖焘，宋左光禄。祖凝，齐尚书右丞。父夌，后军参军。严幼有孝性，居父忧以毁闻。孤贫勤学，行止书卷不离于手。初为安成王侍郎，转常侍。从叔未甄为江夏郡，携严之官，于涂作《屯游赋》，任昉见而称之。又作《七算》，辞亦富丽。性孤介，于人间未尝造请。仆射徐勉欲识之，严终不诣。

迁冠军行参军、侍湘东王读，累迁王宣惠轻车府参军，兼记室。严于学多所谙记，尤精《汉书》，讽诵略皆上口。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，严自甲至丁卷中，各对一事，并作者姓名，遂无遗失，其博洽如此。王迁荆州，随府转西中郎安西录事参军。历监义阳、武宁郡，累任皆蛮左，前郡守常选武人，以兵镇之；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，群蛮悦服，遂绝寇盗。王入为石头戍军事，除安右录事。王迁江州，为镇南谘议参军，卒官。文集十卷。

伏挺，字士标。父芃，为豫章内史，在《良吏传》。挺幼敏寤，七岁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及长，有才思，好属文，为五言诗，善效谢康乐体。父友人乐安任昉深相叹异，常曰：“此子目下无双。”齐末，州举秀才，对策为当时第一。高祖义师至，挺迎谒于新林，高祖见之甚悦，谓曰“颜子”，引为征东行参军，时年十八。

天监初，除中军参军事。宅居在潮沟，于宅讲《论语》，听者倾朝。迁建康正，俄以劾免。久之，入为尚书仪曹郎，迁西中郎记室参军，累为晋陵、武康令。罢县还，仍于东郊筑室，不复仕。

挺少有盛名，又善处当世，朝中势素，多与交游，故不能久事隐静。时仆射徐勉以疾假还宅，挺致书以观其意曰：昔士德怀顾，恋兴数日；辅嗣思友，情劳一旬。故知深心所系，贵贱一也。况复恩隆世亲，义重知己，道庇生人，德弘覆盖。而朝野悬隔，山川邈殊，虽咳唾时沾，而颜色不觏。《东山》之叹，岂云旋复；西风可怀，孰能无思。加以静居廓处，顾影莫酬，秋风四起，园林易色，凉野寂寞，寒虫吟叫。怀抱不可直置，情虑不能无托，时因吟咏，动辄盈篇。扬生沉郁，且犹覆盎；惠子五车，弥多春驳。一日聊呈小文，不期过赏，还逮隆渥，累牍兼翰，纸缛字磨，诵复无已，徒恨许与过当，有伤准的。昔子建不欲妄赞陈琳，恐见嗤哂后代；今之过奢余论，将不有累清谈？

挺窜迹草莱，事绝闻见，藉以讴谣，得之舆牧。仰承有事砭石，仍成简通，娱肠悦耳，稍从摈落，宴处荣观，务在涤除。绮罗丝竹，二列顿遣；方丈员案，三桮仅存。故以道变区中，情冲域外；操彼弦诵，贲兹观损。追留侯之却粒，念韩卿之辞荣；眷想东都，属怀南岳；钻仰来贶，有符下风。虽云幸甚，然则未喻。虽复帝道康宁，走马行却，《由庚》得所，寅亮有归。悠悠之人，展氏犹且攘袂；浩浩白水，甯叟方欲褰裳。是知君子拯物，义非徇己。思与赤松子游，谁其克遂。愿驱之仁寿，绥此多福。虽则不言，四时行矣。然后黔首有庇，荐绅靡夺；白驹不在空谷，屠羊豫蒙其赉。岂不休哉？岂不休哉？昔杜真自闭深室，郎宗绝迹幽野。难矣，诚非所希。井丹高洁，相如慢世，尚复游涉权门，雍容乡邑，常谓此道为泰，每窃慕之。方念拥帚延思，以陈侍者，请至农隙，无待邀求。

挺诚好属文，不会今世，不能促节局步，以应流俗。事等昌菹，谬彼偏嗜，是用不羞固陋，无惮龙门。昔敬通之赏景卿，孟公之知仲蔚，止乎通人，犹称盛美，况在时宗，弥为未易。近以蒲椠勿用，笺素多阙，聊效东方，献书丞相，须得善写，更请润诃，傥逢子侯，比复削牍。

勉报曰：

复览来书，累牍兼翰；事苞出处，言兼语默；事义周悉，意致深远；发函伸纸，倍增愤叹。卿雄州擢秀，弱冠升朝，穿综百家，佃渔六学；观眸表其韶慧，视色见其英朗，若鲁国之名驹，迈云中之白鹤。及占显邑，试吏腴壤，将有武城弦歌，桐乡谣咏，岂与卓鲁断断同年而语邪？方当见赏良能，有加宠授，饰兹簪带，置彼周行。而欲远慕卷舒，用怀愚智，既知益之为累，爰悟满则辞多，高蹈风尘，良所钦挹。况以金商戒节，素秋御序，萧条林野，无人相乐，偃卧坟籍，游浪儒玄，物我兼忘，宠辱谁滞？诚乃欢羡，用有殊同。今逖听傍求，兴怀寤宿，白驹空谷，幽人引领，贫贱为耻，鸟兽难群，故当捐此薜萝，出从鹓鹭，无乖隐显，不亦休哉！

吾智乏佐时，才惭济世，禀承朝则，不敢荒宁，力弱途遥，愧心非一。天下有道，尧人何事？得因疲病，念从闲逸。若使车书混合，尉候无警，作乐制礼，纪石封山，然后乃返服衡门，实为多幸。但夙有风咳，遘兹虚眩，瘠类士安，羸同长孺，簿领沉废，台阁未理，娱耳烂肠，因事而息，非关欲追松子，远慕留侯。若乃天假之年，自当靖恭所职。拟非伦匹，良觉辞费；览复循环，爽焉如失。清尘独远，白云飘荡，依然何极。

猥降书札，示之文翰，览复成诵，流连缛纸。昔仲宣才敏，藉中郎而表誉；正平颖悟，赖北海以腾声。望古料今，吾有惭德。傥成卷帙，力为称首。无令独耀随掌，空使辞人扼腕。式闾愿见，宜事扫门。亦有来思，赴其悬榻。轻苔鱼网，别当以荐。城阙之叹，曷日无怀；所迟萱苏，书不尽意。

挺后遂出仕，寻除南台治书，因事纳贿，当被推劾。挺惧罪，遂变服为道人，久之藏匿，后遇赦，乃出大心寺。会邵陵王为江州，携挺之镇，王好文义，深被恩礼，挺因此还俗。复随王迁镇郢州，征入为京尹，挺留夏首，久之还京师。太清中，客游吴兴、吴郡，侯景乱中卒。著《迩说》十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子知命，先随挺事邵陵王，掌书记。乱中，王于郢州奔败，知命仍下投侯景。

常以其父宦途不至，深怨朝廷，遂尽心事景。景袭郢州，围巴陵，军中书檄，皆其文也。及景篡位，为中书舍人，专任权宠，势倾内外。景败被执，送江陵，于狱中幽死。挺弟捶，亦有才名，先为邵陵王所引，历为记室、中记室、参军。

庾仲容，字仲容，颍川焉陵人也。晋司空冰六代孙。祖徽之，宋御史中丞。

父漪，齐邵陵王记室。仲容幼孤，为叔父泳所养。既长，杜绝人事，专精笃学，昼夜手不辍卷。初为安西法曹行参军。泳时已贵显，吏部尚书徐勉拟泳子晏婴为宫僚，泳垂泣曰：“兄子幼孤，人才粗可，愿以晏婴所忝回用之。”勉许焉，因转仲容为太子舍人。迁安成王主簿。时平原刘孝标亦为府佐，并以强学为王所礼接。迁晋安功曹史。历为永康、钱唐、武康令，治县并无异绩，多被劾。久之，除安成王中记室，当出随府，皇太子以旧恩，特降饯宴，赐诗曰：“孙生陟阳道，吴子朝歌县。

未若樊林举，置酒临华殿。”时辈荣之。迁安西武陵王谘议参军。除尚书左丞，坐推纠不直免。

仲容博学，少有盛名，颇任气使酒，好危言高论，士友以此少之。唯与王籍、谢几卿情好相得，二人时亦不调，遂相追随，诞纵酣饮，不复持检操。久之，复为谘议参军，出为黟县令。及太清乱，客游会稽，遇疾卒，时年七十四。

仲容抄诸子书三十卷，众家地理书二十卷，《列女传》三卷，文集二十卷，并行于世。

陆云公，字子龙，吴郡人也。祖闲，州别驾。父完，宁远长史。云公五岁诵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，九岁读《汉书》，略能记忆。从祖倕、沛国刘显质问十事，云公对无所失，显叹异之。既长，好学有才思。州举秀才。累迁宣惠武陵王、平西湘东王行参军。云公先制《太伯庙碑》，吴兴太守张纘罢郡经途，读其文叹曰：“今之蔡伯喈也。”缵至都掌选，言之于高祖，召兼尚书仪曹郎，顷之即真，入直寿光省，以本官知著作郎事。俄除著作郎，累迁中书黄门郎，并掌著作。云公善弈棋，尝夜侍御坐，武冠触烛火，高祖笑谓曰：“烛烧卿貂。”高祖将用云公为侍中，故以此言戏之也。是时天渊池新制鳊鱼舟，形阔而短，高祖暇日，常泛此舟，在朝唯引太常刘之遴、国子祭酒到溉、右卫硃异，云公时年位尚轻，亦预焉。其恩遇如此。太清元年，卒，时年三十七。高祖悼惜之，手诏曰：“给事黄门侍郎、掌著作陆云公，风尚优敏，后进之秀。奄然殂谢，良以恻然。可克日举哀，赙钱五万、布四十匹。”

张缵时为湘州，与云公叔襄、兄晏子书曰：“都信至，承贤兄子贤弟黄门殒折，非唯贵门丧宝，实有识同悲，痛惋伤惜，不能已已。贤兄子贤弟神情早著，标令弱年，经目所睹，殆无再问。怀橘抱柰，禀自天情；倨坐列薪，非因外奖。学以聚之，则一箸能立；问以辩之，则师心独寤。始逾弱岁，辞艺通洽，升降多士，秀也诗流。

见与齿过肩随，礼殊拜绝，怀抱相得，忘其年义。朝游夕宴，一载于斯；玩古披文，终晨讫暮。平生知旧，零落稍尽，老夫记意，其数几何。至若此生，宁可多过，赏心乐事，所寄伊人。弟迁职潇、湘，维舟洛汭，将离之际，弥见情款。夕次帝郊，亟淹信宿，徘徊握手，忍分歧路。行役数年，羁病侵迫，识虑惛怳，久绝人世。凭几口授，素无其功；翰动若飞，弥有多愧。京洛游故，咸成云雨，唯有此生，音尘数嗣。形迹之外，不为远近隔情；襟素之中，岂以风霜改节？客游半纪，志切首丘，日望东归，更敦昔款。如何此别，永成异世！挥袂之初，人谁自保，但恐衰谢，无复前期。不谓华龄，方春掩质，埋玉之恨，抚事多情。想引进之情，怀抱素笃，友于之至，兼深家宝。奄有此恤，当何可言！临白增悲，言以无次。”

云公从兄才子，亦有才名，历官中书郎、宣成王友、太子中庶子、廷尉卿，先云公卒。才子、云公文集，并行于世。

任孝恭，字孝恭，临淮临淮人也。曾祖农夫，宋南豫州刺史。孝恭幼孤，事母以孝闻。精力勤学，家贫无书，常崎岖从人假借。每读一遍，讽诵略无所遗。外祖丘它，与高祖有旧，高祖闻其有才学，召入西省撰史。初为奉朝请，进直寿光省，为司文侍郎，俄兼中书通事舍人。敕遣制《建陵寺刹下铭》，又启撰高祖集序文，并富丽，自是专掌公家笔翰。孝恭为文敏速，受诏立成，若不留意，每奏，高祖辄称善，累赐金帛。孝恭少从萧寺云法师读经论，明佛理，至是，蔬食持戒，信受甚笃。而性颇自伐，以才能尚人，于时辈中多有忽略，世以此少之。

太清二年，侯景寇逼，孝恭启募兵，隶萧正德，屯南岸。及贼至，正德举众入贼，孝恭还赴台，台门已闭，因奔入东府，寻为贼所攻，城陷见害。文集行于世。

颜协，字子和，琅邪临沂人也。七代祖含，晋侍中、国子祭酒、西平靖侯。父见远，博学有志行。初，齐和帝之镇荆州也，以见远为录事参军，及即位于江陵，以为治书侍御史，俄兼中丞。高祖受禅，见远乃不食，发愤数日而卒。高祖闻之曰：“我自应天从人，何预天下士大夫事？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。”协幼孤，养于舅氏。

少以器局见称。博涉群书，工于草隶。释褐湘东王国常侍，又兼府记室。世祖出镇荆州，转正记室。时吴郡顾协亦在蕃邸，与协同名，才学相亚，府中称为“二协”。

舅陈郡谢暕卒，协以有鞠养恩，居丧如伯叔之礼，议者重焉。又感家门事义，不求显达，恒辞征辟，游于蕃府而已。大同五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二。世祖甚叹惜之，为《怀旧诗》以伤之。其一章曰：“弘都多雅度，信乃含宾实。鸿渐殊未升，上才淹下秩。”

协所撰《晋仙传》五篇、《日月灾异图》两卷，遇火湮灭。

有二子：之仪、之推，并早知名。之推，承圣中仕至正员郎、中书舍人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魏文帝称古之文人，鲜能以名节自全。何哉？夫文者妙发性灵，独拔怀抱，易邈等夷，必兴矜露。大则凌慢侯王，小则慠蔑朋党；速忌离訧，启自此作。若夫屈、贾之流斥，桓、冯之摈放，岂独一世哉？盖恃才之祸也。群士值文明之运，摛艳藻之辞，无郁抑之虞，不遭向时之患，美矣。刘氏之论，命之徒也。命也者，圣人罕言欤，就而必之，非经意也。

## 列传第四十五 处士

何点 弟胤 阮孝绪 陶弘景 诸葛璩 沈顗 刘慧斐 范元琰 刘訏刘高 庾诜 张孝秀

庾承先《易》曰：“君子遁世无闷，独立不惧。”孔子称长沮、桀溺隐者也。古之隐者，或耻闻禅代，高让帝王，以万乘为垢辱，之死亡而无悔。此则轻生重道，希世间出，隐之上者也。或托仕监门，寄臣柱下，居易而以求其志，处污而不愧其色。

此所谓大隐隐于市朝，又其次也。或裸体佯狂，盲喑绝世，弃礼乐以反道，忍孝慈而不恤。此全身远害，得大雅之道，又其次也。然同不失语默之致，有幽人贞吉矣。

与夫没身乱世，争利干时者，岂同年而语哉！《孟子》曰：“今人之于爵禄，得之若其生，失之若其死。”《淮南子》曰：“人皆鉴于止水，不鉴于流潦。”夫可以扬清激浊，抑贪止竞，其惟隐者乎！自古帝王，莫不崇尚其道。虽唐尧不屈巢、许，周武不降夷、齐；以汉高肆慢而长揖黄、绮，光武按法而折意严、周；自兹以来，世有人矣！有梁之盛，继绍风猷。斯乃道德可宗，学艺可范，故以备《处士篇》云。

何点，字子晳，庐江灊人也。祖尚之，宋司空。父铄，宜都太守。铄素有风疾，无故害妻，坐法死。点年十一，几至灭性。及长，感家祸，欲绝婚宦，尚之强为之娶琅邪王氏。礼毕，将亲迎，点累涕泣，求执本志，遂得罢。

容貌方雅，博通群书，善谈论。家本甲族，亲姻多贵仕。点虽不入城府，而遨游人世，不簪不带，或驾柴车，蹑草矰，恣心所适，致醉而归，士大夫多慕从之，时人号为“通隐”。兄求，亦隐居吴郡虎丘山。求卒，点菜食不饮酒，讫于三年，要带减半。

宋泰始末，征太子洗马。齐初，累征中书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并不就。与陈郡谢[A232]、吴国张融、会稽孔稚珪为莫逆友。从弟遁，以东篱门园居之，稚珪为筑室焉。园内有卞忠贞冢，点植花卉于冢侧，每饮必举酒酹之。初，褚渊、王俭为宰相，点谓人曰：“我作《齐书赞》，云‘渊既世族，俭亦国华；不赖舅氏，遑恤国家’。”

王俭闻之，欲候点，知不可见，乃止。豫章王嶷命驾造点，点从后门遁去。司徒、竟陵王子良欲就见之，点时在法轮寺，子良乃往请，点角巾登席，子良欣悦无已，遗点嵇叔夜酒杯、徐景山酒铛。

点少时尝患渴痢，积岁不愈。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，于讲所昼寝，梦一道人形貌非常，授丸一掬，梦中服之，自此而差，时人以为淳德所感。性通脱，好施与，远近致遗，一无所逆，随复散焉。尝行经硃雀门街，有自车后盗点衣者，见而不言，傍有人擒盗与之，点乃以衣施盗，盗不敢受，点命告有司，盗惧，乃受之，催令急去。点雅有人伦识鉴，多所甄拔，知吴兴丘迟于幼童，称济阳江淹于寒素，悉如其言。

点既老，又娶鲁国孔嗣女，嗣亦隐者也。点虽婚，亦不与妻相见，筑别室以处之，人莫喻其意也。吴国张融少时免官，而为诗有高尚之言，点答诗曰：“昔闻东都日，不在简书前。”虽戏也，而融久病之。及点后婚，融始为诗赠点曰：“惜哉何居士，薄暮遘荒淫。”点亦病之，而无以释也。

高祖与点有旧，及践阼，手诏曰：“昔因多暇，得访逸轨，坐修竹，临清池，忘今语古，何其乐也。暂别丘园，十有四载，人事艰阻，亦何可言。自应运在天，每思相见，密迩物色，劳甚山阿。严光排九重，践九等，谈天人，叙故旧，有所不臣，何伤于高？文先以皮弁谒子桓，伯况以縠绡见文叔，求之往策，不无前例。今赐卿鹿皮巾等。后数日，望能入也。”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，高祖甚悦，赋诗置酒，恩礼如旧。仍下诏曰：“前征士何点，高尚其道，志安容膝，脱落形骸，栖志窅冥。

朕日昃思治，尚想前哲；况亲得同时，而不与为政。喉脣任切，必俟邦良，诚望惠然，屈居献替。可征为侍中。”辞疾不赴。乃复诏曰：“征士何点，居贞物表，纵心尘外，夷坦之风，率由自远。往因素志，颇申宴言，眷彼子陵，情兼惟旧。昔仲虞迈俗，受俸汉朝；安道逸志，不辞晋禄。此盖前代盛轨，往贤所同。可议加资给，并出在所，日费所须，太官别给。既人高曜卿，故事同垣下。”

天监三年，卒，时年六十八。诏曰：“新除侍中何点，栖迟衡泌，白首不渝。

奄至殒丧，倍怀伤恻。可给第一品材一具，赙钱二万、布五十匹。丧事所须，内监经理。”又敕点弟胤曰：“贤兄征君，弱冠拂衣，华首一操。心游物表，不滞近迹；脱落形骸，寄之远理。性情胜致，遇兴弥高；文会酒德，抚际逾远。朕膺箓受图，思长声教。朝多君子，既贵成雅俗；野有外臣，宜弘此难进。方赖清徽，式隆大业。

昔在布衣，情期早著，资以仲虞之秩，待以子陵之礼，听览暇日，角巾引见，窅然汾射，兹焉有托。一旦万古，良怀震悼。卿友于纯至，亲从凋亡；偕老之愿，致使反夺；缠绵永恨，伊何可任。永矣柰何！”点无子，宗人以其从弟耿子迟任为嗣。

胤，字子季，点之弟也。年八岁，居忧哀毁若成人。既长好学。师事沛国刘献，受《易》及《礼记》、《毛诗》，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，其业皆通。而纵情诞节，时人未之知也，唯献与汝南周颙深器异之。

起家齐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。出为建安太守，为政有恩信，民不忍欺。每伏腊放囚还家，依期而返。入为尚书三公郎，不拜，迁司徒主簿。注《易》，又解《礼记》，于卷背书之，谓为《隐义》。累迁中书郎、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尉从事中郎、司徒右长史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、领国子博士、丹阳邑中正。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，未就而卒。又使特进张绪续成之，绪又卒；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，子良以让胤，乃置学士二十人，佐胤撰录。永明十年，迁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转为国子祭酒。郁林嗣位，胤为后族，甚见亲待。累迁左民尚书、领骁骑、中书令、领临海、巴陵王师。

胤虽贵显，常怀止足。建武初，已筑室郊外，号曰小山，恒与学徒游处其内。

至是，遂卖园宅，欲入东山，未及发，闻谢朏罢吴兴郡不还，胤恐后之，乃拜表辞职，不待报辄去。明帝大怒，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，寻有诏许之。胤以会稽山多灵异，往游焉，居若邪山云门寺。初，胤二兄求、点并栖遁，求先卒，至是胤又隐，世号点为大山；胤为小山，亦曰东山。

永元中，征太常、太子詹事，并不就。高祖霸府建，引胤为军谋祭酒，与书曰：“想恒清豫，纵情林壑，致足欢也。既内绝心战，外劳物役，以道养和，履候无爽。

若邪擅美东区，山川相属，前世嘉赏，是为乐土。仆推迁簿官，自东徂西，悟言素对，用成睽阕，倾首东顾，曷日无怀。畴昔欢遇，曳裾儒肆，实欲卧游千载，畋渔百氏，一行为吏，此事遂乖。属以世道威夷，仍离屯故，投袂数千，克黜衅祸。思得瞩卷谘款，寓情古昔，夫岂不怀，事与愿谢。君清襟素托，栖寄不近，中居人世，殆同隐沦。既俯拾青组，又脱屣硃黻。但理存用舍，义贵随时，往识祸萌，实为先觉，超然独善，有识钦嗟。今者为邦，贫贱咸耻，好仁由己，幸无凝滞。比别具白，此未尽言。今遣候承音息，矫首还翰，慰其引领。”胤不至。

高祖践阼，诏为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。手敕曰：“吾猥当期运，膺此乐推，而顾己蒙蔽，昧于治道。虽复劬劳日昃，思致隆平，而先王遗范，尚蕴方策，自举之用，存乎其人。兼以世道浇暮，争诈繁起，改俗迁风，良有未易。自非以儒雅弘朝，高尚轨物，则汩流所至，莫知其限。治人之与治身，独善之与兼济，得失去取，为用孰多。吾虽不学，颇好博古，尚想高尘，每怀击节。今世务纷乱，忧责是当，不得不屈道岩阿，共成世美。必望深达往怀，不吝濡足。今遣领军司马王果宣旨谕意，迟面在近。”果至，胤单衣鹿巾，执经卷，下床跪受诏书，就席伏读。胤因谓果曰：“吾昔于齐朝欲陈两三条事，一者欲正郊丘，二者欲更铸九鼎，三者欲树双阙。世传晋室欲立阙，王丞相指牛头山云：‘此天阙也’，是则未明立阙之意。阙者，谓之象魏。县象法于其上，浃日而收之。象者，法也；魏者，当涂而高大貌也。鼎者神器，有国所先，故王孙满斥言，楚子顿尽。圆丘国郊，旧典不同。南郊祠五帝灵威仰之类，圆丘祠天皇大帝、北极大星是也。往代合之郊丘，先儒之巨失。今梁德告始，不宜遂因前谬。卿宜诣阙陈之。”果曰：“仆之鄙劣，岂敢轻议国典？此当敬俟叔孙生耳。”胤曰：“卿讵不遣传诏还朝拜表，留与我同游邪？”果愕然曰：“古今不闻此例。”胤曰：“《檀弓》两卷，皆言物始。自卿而始，何必有例。”

果曰：“今君遂当邈然绝世，犹有致身理不？”胤曰：“卿但以事见推，吾年已五十七，月食四斗米不尽，何容得有宦情？昔荷圣王跂识，今又蒙旌贲，甚愿诣阙谢恩，但比腰脚大恶，此心不遂耳。”

果还，以胤意奏闻，有敕给白衣尚书禄，胤固辞。又敕山阴库钱月给五万，胤又不受。乃敕胤曰：“顷者学业沦废，儒术将尽，闾阎搢绅，鲜闻好事。吾每思弘奖，其风未移，当扆兴言为叹。本欲屈卿暂出，开导后生，既属废业，此怀未遂，延伫之劳，载盈梦想。理舟虚席，须俟来秋，所望惠然，申其宿抱耳。卿门徒中经明行修，厥数有几？且欲瞻彼堂堂，置此周行。便可具以名闻，副其劳望。”又曰：“比岁学者殊为寡少，良由无复聚徒，故明经斯废。每一念此，为之慨然。卿居儒宗，加以德素，当敕后进有意向者，就卿受业。想深思诲诱，使斯文载兴。”于是遣何子朗、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。

太守衡阳王元简深加礼敬，月中常命驾式闾，谈论终日。胤以若邪处势迫隘，不容生徒，乃迁秦望山。山有飞泉，西起学舍，即林成援，因岩为堵。别为小阁室，寝处其中，躬自启闭，僮仆无得至者。山侧营田二顷，讲隙从生徒游之。胤初迁，将筑室，忽见二人著玄冠，容貌甚伟，问胤曰：“君欲居此邪？”乃指一处云：“此中殊吉。”忽不复见，胤依其言而止焉。寻而山发洪水，树石皆倒拔，唯胤所居室岿然独存。元简乃命记室参军钟嵘作《瑞室颂》，刻石以旌之。及元简去郡，入山与胤别，送至都赐埭，去郡三里，因曰：“仆自弃人事，交游路断，自非降贵山薮，岂容复望城邑？此埭之游，于今绝矣。”执手涕零。

何氏过江，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。胤家世年皆不永，唯祖尚之至七十二。胤年登祖寿，乃移还吴，作《别山诗》一首，言甚凄怆。至吴，居虎丘西寺讲经论，学徒复随之，东境守宰经途者，莫不毕至。胤常禁杀，有虞人逐鹿，鹿径来趋胤，伏而不动。又有异鸟如鹤，红色，集讲堂，驯狎如家禽焉。

初，开善寺藏法师与胤遇于秦望，后还都，卒于钟山。其死日，胤在般若寺，见一僧授胤香奁并函书，云“呈何居士”，言讫失所在。胤开函，乃是《大庄严论》，世中未有。又于寺内立明珠柱，乃七日七夜放光，太守何远以状启。昭明太子钦其德，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。

中大通三年，卒，年八十六。先是胤疾，妻江氏梦神人告之曰：“汝夫寿尽。

既有至德，应获延期，尔当代之。”妻觉说焉，俄得患而卒，胤疾乃瘳。至是胤梦一神女并八十许人，并衣帢，行列至前，俱拜床下，觉又见之，便命营凶具。既而疾动，因不自治。

胤注《百法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各一卷，注《周易》十卷、《毛诗总集》六卷、《毛诗隐义》十卷、《礼记隐义》二十卷、《礼答问》五十五卷。

子撰，亦不仕，庐陵王辟为主簿，不就。

阮孝绪，字士宗，陈留尉氏人也。父彦之，宋太尉从事中郎。孝绪七岁，出后从伯胤之。胤之母周氏卒，有遗财百余万，应归孝绪，孝绪一无所纳，尽以归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，闻者咸叹异之。

幼至孝，性沉静，虽与儿童游戏，恒以穿池筑山为乐。年十三，遍通《五经》。

十五，冠而见其父，彦之诫曰：“三加弥尊，人伦之始。宜思自勖，以庇尔躬。”

答曰：“愿迹松子于瀛海，追许由于穹谷，庶保促生，以免尘累。”自是屏居一室，非定省未尝出户，家人莫见其面，亲友因呼为“居士”。外兄王晏贵显，屡至其门，孝绪度之必至颠覆，常逃匿不与相见。曾食酱美，问之，云是王家所得，便吐飧覆醢。及晏诛，其亲戚咸为之惧，孝绪曰：“亲而不党，何坐之及？”竟获免。

义师围京城，家贫无以爨，僮妾窃邻人樵以继火。孝绪知之，乃不食，更令撤屋而炊。所居室唯有一鹿床，竹树环绕。天监初，御史中丞任昉寻其兄履之，欲造而不敢，望而叹曰：“其室虽迩，其人甚远。”为名流所钦尚如此。

十二年，与吴郡范元琰俱征，并不到。陈郡袁峻谓之曰：“往者，天地闭，贤人隐；今世路已清，而子犹遁，可乎？”答曰：“昔周德虽兴，夷、齐不厌薇蕨；汉道方盛，黄、绮无闷山林。为仁由己，何关人世！况仆非往贤之类邪？”

后于钟山听讲，母王氏忽有疾，兄弟欲召之。母曰：“孝绪至性冥通，必当自到。”果心惊而返，邻里嗟异之。合药须得生人参，旧传钟山所出，孝绪躬历幽险，累日不值。忽见一鹿前行，孝绪感而随后，至一所遂灭，就视，果获此草。母得服之，遂愈。时皆叹其孝感所致。

时有善筮者张有道谓孝绪曰：“见子隐迹而心难明，自非考之龟蓍，无以验也。”

及布卦，既揲五爻，曰：“此将为《咸》，应感之法，非嘉遁之兆。”孝绪曰：“安知后爻不为上九？”果成《遁卦》。有道叹曰：“此谓‘肥遁无不利。’象实应德，心迹并也。”孝绪曰：“虽获《遁卦》，而上九爻不发，升遐之道，便当高谢许生。”乃著《高隐传》，上自炎、黄，终于天监之末，斟酌分为三品，凡若干卷。又著论云：“夫至道之本，贵在无为；圣人之迹，存乎拯弊。弊拯由迹，迹用有乖于本，本既无为，为非道之至。然不垂其迹，则世无以平；不究其本，则道实交丧。丘、旦将存其迹，故宜权晦其本；老、庄但明其本，亦宜深抑其迹。迹既可抑，数子所以有余；本方见晦，尼丘是故不足。非得一之士，阙彼明智；体二之徒，独怀鉴识。然圣已极照，反创其迹；贤未居宗，更言其本。良由迹须拯世，非圣不能；本实明理，在贤可照。若能体兹本迹，悟彼抑扬，则孔、庄之意，其过半矣。”

南平元襄王闻其名，致书要之，不赴。孝绪曰：“非志骄富贵，但性畏庙堂。

若使籞軿可骖，何以异夫骥騄。”

初，建武末，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，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。或以问孝绪，孝绪曰：“青溪皇家旧宅。齐为木行，东者木位，今东门自坏，木其衰矣。”

鄱阳忠烈王妃，孝绪之姊。王尝命驾，欲就之游，孝绪凿垣而逃，卒不肯见。

诸甥岁时馈遗，一无所纳。人或怪之，答云：“非我始愿，故不受也。”

其恒所供养石像，先有损坏，心欲治补，经一夜忽然完复，众并异之。大同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八。门徒诔其德行，谥曰文贞处士。所著《七录》等书二百五十卷，行于世。

陶弘景，字通明，丹阳秣陵人也。初，母梦青龙自怀而出，并见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，已而有娠，遂产弘景。幼有异操。年十岁，得葛洪《神仙传》，昼夜研寻，便有养生之志。谓人曰：“仰青云，睹白日，不觉为远矣。”及长，身长七尺四寸，神仪明秀，朗目疏眉，细形长耳。读书万余卷。善琴棋，工草隶。未弱冠，齐高帝作相，引为诸王侍读，除奉朝请。虽在硃门，闭影不交外物，唯以披阅为务。

朝仪故事，多取决焉。

永明十年，上表辞禄，诏许之，赐以束帛。及发，公卿祖之于征虏亭，供帐甚盛，车马填咽，咸云宋、齐以来，未有斯事。朝野荣之。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。

恒曰：“此山下是第八洞宫，名金坛华阳之天，周回一百五十里。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，来掌此山，故谓之茅山。”乃中山立馆，自号华阳隐居。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。遍历名山，寻访仙药。每经涧谷，必坐卧其间，吟咏盘桓，不能已已。

时沈约为东阳郡守，高其志节，累书要之，不至。

弘景为人，圆通谦谨，出处冥会，心如明镜，遇物便了，言无烦舛，有亦辄觉。

建武中，齐宜都王铿为明帝所害，其夜，弘景梦铿告别，因访其幽冥中事，多说秘异，因著《梦记》焉。

永元初，更筑三层楼，弘景处其上，弟子居其中，宾客至其下，与物遂绝，唯一家僮得侍其旁。特爱松风，每闻其响，欣然为乐。有时独游泉石，望见者以为仙人。性好著述，尚奇异，顾惜光景，老而弥笃。尤明阴阳五行，风角星算，山川地理，方图产物，医术本草。著《帝代年历》，又尝造浑天象，云“修道所须，非止史官是用”。义师平建康，闻议禅代，弘景援引图谶，数处皆成“梁”字，令弟子进之。高祖既早与之游，及即位后，恩礼逾笃，书问不绝，冠盖相望。

天监四年，移居积金东涧。善辟谷导引之法，年逾八十而有壮容。深慕张良之为人，云“古贤莫比”。曾梦佛授其菩提记，名为胜力菩萨。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，受五大戒。后太宗临南徐州，钦其风素，召至后堂，与谈论数日而去，太宗甚敬异之。大通初，令献二刀于高祖，其一名养胜，一名成胜，并为佳宝。大同二年，卒，时年八十五。颜色不变，屈申如恒。诏赠中散大夫，谥曰贞白先生，仍遣舍人监护丧事。弘景遗令薄葬，弟子遵而行之。

诸葛璩，字幼玟，琅邪阳都人，世居京口。璩幼事征士关康之，博涉经史。复师征士臧荣绪。荣绪著《晋书》，称璩有发擿之功，方之壶遂。

齐建武初，南徐州行事江祀荐璩于明帝曰：“璩安贫守道，悦《礼》敦《诗》，未尝投刺邦宰，曳裾府寺，如其简退，可以扬清厉俗。请辟为议曹从事。”帝许之，璩辞不去。陈郡谢朓为东海太守，教曰：“昔长孙东组，降龙丘之节；文举北辎，高通德之称。所以激贪立懦，式扬风范。处士诸葛璩，高风所渐，结辙前修。岂怀珠披褐，韬玉待价？将幽贞独往，不事王侯者邪？闻事亲有啜菽之窭，就养寡藜蒸之给，岂得独享万钟，而忘兹五秉？可饷谷百斛。”天监中，太守萧琛、刺史安成王秀、鄱阳王恢并礼异焉。璩丁母忧毁瘠，恢累加存问。服阕，举秀才，不就。

璩性勤于诲诱，后生就学者日至，居宅狭陋，无以容之，太守张友为起讲舍。

璩处身清正，妻子不见喜愠之色。旦夕孜孜，讲诵不辍，时人益以此宗之。七年，高祖敕问太守王份，份即具以实对，未及征用，是年卒于家。璩所著文章二十卷，门人刘曒集而录之。

沈顗，字处默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父坦之，齐都官郎。

顗幼清静有至行，慕黄叔度、徐孺子之为人。读书不为章句，著述不尚浮华。

常独处一室，人罕见其面。顗从叔勃，贵显齐世，每还吴兴，宾客填咽，顗不至其门。勃就之，顗送迎不越于阃。勃叹息曰：“吾乃今知贵不如贱。”

俄征为南郡王左常侍，不就。顗内行甚修，事母兄弟孝友，为乡里所称慕。永明三年，征著作郎；建武二年，征太子舍人，俱不赴。永元二年，又征通直郎，亦不赴。顗素不治家产，值齐末兵荒，与家人并日而食。或有馈其梁肉者，闭门不受。

唯以樵采自资，怡怡然恒不改其乐。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伐，订民丁。吴兴太守柳恽以顗从役，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，恽大惭，厚礼而遣之。其年卒于家。所著文章数十篇。

刘慧斐，字文宣，彭城人也。少博学，能属文，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参军。尝还都，途经寻阳，游于匡山，过处士张孝秀，相得甚欢，遂有终焉之志。因不仕，居于东林寺。又于山北构园一所，号曰离垢园，时人乃谓为离垢先生。

慧斐尤明释典，工篆隶，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，常所诵者百余卷。昼夜行道，孜孜不怠，远近钦慕之。太宗临江州，遗以几杖。论者云：自远法师没后，将二百年，始有张、刘之盛矣。世祖及武陵王等书问不绝。大同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九。

范元琰，字伯珪，吴郡钱唐人也。祖悦之，太学博士征，不至。父灵瑜，居父忧，以毁卒。元琰时童孺，哀慕尽礼，亲党异之。及长好学，博通经史，兼精佛义。

然性谦敬，不以所长骄人。家贫，唯以园蔬为业。尝出行，见人盗其菜，元琰遽退走，母问其故，具以实答。母问盗者为谁，答曰：“向所以退，畏其愧耻。今启其名，愿不泄也。”于是母子秘之。或有涉沟盗其笋者，元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。自是盗者大惭，一乡无复草窃。居常不出城市，独坐如对严宾，见之者莫不改容正色。

沛国刘献深加器异，尝表称之。齐建武二年，始征为安北参军事，不赴。天监九年，县令管慧辨上言义行，扬州刺史、临川王宏辟命，不至。十年，王拜表荐焉，竟未征。其年卒于家，时年七十。

刘訏，字彦度，平原人也。父灵真，齐武昌太守。訏幼称纯孝，数岁，父母继卒，訏居丧，哭泣孺慕，几至灭性，赴吊者莫不伤焉。后为伯父所养，事伯母及昆姊，孝友笃至，为宗族所称。自伤早孤，人有误触其讳者，未尝不感结流涕。长兄洁为之娉妻，克日成婚，訏闻而逃匿，事息乃还。本州刺史张稷辟为主簿，不就。

主者檄召，

訏乃挂檄于树而逃。

訏善玄言，尤精释典。曾与族兄刘高听讲于钟山诸寺，因共卜筑宋熙寺东涧，有终焉之志。天监十七年，卒于高舍，时年三十一。临终，执高手曰：“气绝便敛，敛毕即埋，灵筵一不须立，勿设飨祀，无求继嗣。”高从而行之。宗人至友相与刊石立铭，谥曰玄贞处士。

刘高，字士光，訏族兄也。祖乘民，宋冀州刺史；父闻慰，齐正员郎。世为二千石，皆有清名。高幼有识慧，四岁丧父，与群儿同处，独不戏弄。六岁诵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，意所不解，便能问难。十一，读《庄子·逍遥篇》，曰：“此可解耳。”客因问之，随问而答，皆有情理，家人每异之。及长，博学有文才，不娶不仕，与族弟訏并隐居求志，遨游林泽，以山水书籍相娱而已。常欲避人世，以母老不忍违离，每随兄霁、杳从宦。少时好施，务周人之急，人或遗之，亦不距也。久而叹曰：“受人者必报，不则有愧于人。吾固无以报人，岂可常有愧乎？”

天监十七年，无何而著《革终论》。其辞曰：死生之事，圣人罕言之矣。孔子曰：“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知鬼神之情状，与天地相似而不违。”其言约，其旨妙，其事隐，其意深，未可以臆断，难得而精核，聊肆狂瞽，请试言之。

夫形虑合而为生，魂质离而称死；合则起动，离则休寂。当其动也，人皆知其神；及其寂也，物莫测其所趣。皆知则不言而义显，莫测则逾辩而理微。是以勋、华旷而莫陈，姬、孔抑而不说，前达往贤，互生异见。季札云：“骨肉归于土，魂气无不之。”庄周云：“生为徭役，死为休息。”寻此二说，如或相反。何者？气无不之，神有也；死为休息，神无也。原宪云：“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；殷人用祭器，示人有知也；周人兼用之，示民疑也。”考之记籍，验之前志，有无之辩，不可历言。若稽诸内教，判乎释部，则诸子之言可寻，三代之礼无越。何者？神为生本，形为生具。死者神离此具，而即非彼具也。虽死者不可复反，而精灵递变，未尝灭绝。当其离此之日，识用廓然，故夏后明器，示其弗反。即彼之时，魂灵知灭，故殷人祭器，显其犹存。不存则合乎庄周，犹存则同乎季札，各得一隅，无伤厥义。设其实也，则亦无，故周人有兼用之礼，尼父发游魂之唱，不其然乎？若废偏携之论，探中途之旨，则不仁不智之讥，于是乎可息。

夫形也者，无知之质也；神也者，有知之性也。有知不独存，依无知以自立，故形之于神，逆旅之馆耳。及其死也，神去此而适彼也。神已去此，馆何用存？速朽得理也。神已适彼，祭何所祭？祭则失理。而姬、孔之教不然者，其有以乎！盖礼乐之兴，出于浇薄，俎豆缀兆，生于俗弊。施灵筵，陈棺椁，设馈奠，建丘陇，盖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，夫何补于已迁之神乎？故上古衣之以薪，弃之中野，可谓尊卢、赫胥、皇雄、炎帝蹈于失理哉？是以子羽沉川，汉伯方圹，文楚黄壤，士安麻索。此四子者，得理也，忘教也。若从四子而游，则平生之志得矣。

然积习生常，难卒改革，一朝肆志，傥不见从。今欲剪截烦厚，务存俭易；进不裸尸，退异常俗；不伤存者之念，有合至人之道。孔子云：“敛首足形，还葬而无椁。”斯亦贫者之礼也，余何陋焉？且张奂止用幅巾，王肃唯盥手足，范冉殓毕便葬，奚珍无设筵几，文度故舟为椁，子廉牛车载柩，叔起诫绝坟陇，康成使无卜吉。此数公者，尚或如之；况于吾人，而当华泰！今欲仿佛景行，以为轨则，傥合中庸之道，庶免徒费之讥。气绝不须复魂，盥洗而敛。以一千钱市治棺、单故裙衫、衣巾枕履。此外送往之具，棺中常物，及余阁之祭，一不得有所施。世多信李、彭之言，可谓惑矣。余以孔、释为师，差无此惑。敛讫，载以露车，归于旧山，随得一地，地足为坎，坎足容棺，不须砖甓，不劳封树，勿设祭飨，勿置几筵，无用茅君之虚座，伯夷之杅水。其蒸尝继嗣，言象所绝，事止余身，无伤世教。家人长幼，内外姻戚，凡厥友朋，爰及寓所，咸愿成余之志，幸勿夺之。

明年疾卒，时年三十二。

高幼时尝独坐空室，有一老公至门，谓高曰：“心力勇猛，能精死生；但不得久滞一方耳。”因弹指而去。高既长，精心学佛。有道人释宝志者，时人莫测也，遇高于兴皇寺，惊起曰：“隐居学道，清净登佛。”如此三说。高未死之春，有人为其庭中栽柿，高谓兄子弇曰：“吾不见此实，尔其勿言。”至秋而亡，人以为知命。亲故诔其行迹，谥曰贞节处士。

庾诜，字彦宝，新野人也。幼聪警笃学，经史百家无不该综，纬候书射，棋釐机巧，并一时之绝。而性托夷简，特爱林泉。十亩之宅，山池居半。蔬食弊衣，不治产业。尝乘舟从田舍还，载米一百五十石，有人寄载三十石。既至宅，寄载者曰：“君三十斛，我百五十石。”诜默然不言，恣其取足。邻人有被诬为盗者，被治劾，妄款，诜矜之，乃以书质钱二万，令门生诈为其亲，代之酬备。邻人获免，谢诜，诜曰：“吾矜天下无辜，岂期谢也。”其行多如此类。

高祖少与诜善，雅推重之。及起义，署为平西府记室参军，诜不屈。平生少所游狎，河东柳恽欲与之交，诜距而不纳。后湘东王临荆州，板为镇西府记室参军，不就。普通中，诏曰：“明扬振滞，为政所先；旌贤求士，梦伫斯急。新野庾诜，止足栖退，自事却扫，经史文艺，多所贯习；颍川庾承先，学通黄、老，该涉释教；并不竞不营，安兹枯槁，可以镇躁敦俗。诜可黄门侍郎，承先可中书侍郎。勒州县时加敦遣，庶能屈志，方冀盐梅。”诜称疾不赴。

晚年以后，尤遵释教。宅内立道场，环绕礼忏，六时不辍。诵《法华经》，每日一遍。后夜中忽见一道人，自称愿公，容止甚异，呼诜为上行先生，授香而去。

中大通四年，因昼寝，忽惊觉曰：“愿公复来，不可久住。”颜色不变，言终而卒，时年七十八。举室咸闻空中唱“上行先生已生弥净域矣”。高祖闻而下诏曰：“旌善表行，前王所敦。新野庾诜，荆山珠玉，江陵杞梓，静侯南度，固有名德，独贞苦节，孤芳素履。奄随运往，恻怆于怀。宜谥贞节处士，以显高烈。”诜所撰《帝历》二十卷、《易林》二十卷、续伍端休《江陵记》一卷、《晋朝杂事》五卷、《总抄》八十卷，行于世。

子曼倩，字世华，亦早有令誉。世祖在荆州，辟为主簿，迁中录事。每出，世祖常目送之，谓刘之遴曰：“荆南信多君子，虽美归田凤，清属桓阶，赏德标奇，未过此子。”后转谘议参军。所著《丧服仪》、《文字体例》、《庄老义疏》，注《算经》及《七曜历术》，并所制文章，凡九十五卷。

子季才，有学行。承圣中，仕至中书侍郎。江陵陷，随例入关。

张孝秀，字文逸，南阳宛人也。少仕州为治中从事史。遭母忧，服阕，为建安王别驾。顷之，遂去职归山，居于东林寺。有田数十顷，部曲数百人，率以力田，尽供山众，远近归慕，赴之如市。孝秀性通率，不好浮华，常冠谷皮巾，蹑蒲履，手执并榈皮麈尾。服寒食散，盛冬能卧于石。博涉群书，专精释典。善谈论，工隶书，凡诸艺能，莫不明习。普通三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二，室中皆闻有非常香气。太宗闻，甚伤悼焉，与刘慧斐书，述其贞白云。

庾承先，字子通，颍川焉陵人也。少沉静有志操，是非不涉于言，喜愠不形于色，人莫能窥也。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，强记敏识，出于群辈。玄经释典，靡不该悉；九流《七略》，咸所精练。郡辟功曹不就，乃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。晚以弟疾还乡里，遂居于土台山。鄱阳忠烈王在州，钦其风味，要与游处。又令讲《老子》，远近名僧，咸来赴集，论难锋起，异端竞至，承先徐相酬答，皆得所未闻。

忠烈王尤加钦重，征州主簿；湘东王闻之，亦板为法曹参军；并不赴。

中大通三年，庐山刘慧斐至荆州，承先与之有旧，往从之。荆陕学徒，因请承先讲《老子》。湘东王亲命驾临听，论议终日，深相赏接。留连月余日，乃还山。

王亲祖道，并赠篇什，隐者美之。其年卒，时年六十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世之诬处士者，多云纯盗虚名而无适用，盖有负其实者。

若诸葛璩之学术，阮孝绪之簿阀，其取进也岂难哉？终于隐居，固亦性而已矣。

## 列传第四十六 止足

顾宪之 陶季直 萧视素

《易》曰：“亢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。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《传》曰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然则不知夫进退，不达乎止足，殆辱之累，期月而至矣。古人之进也，以康世济务也，以弘道厉俗也。

然其进也，光宠夷易，故愚夫之所干没；其退也，苦节艰贞，故庸曹之所忌惮。虽祸败危亡，陈乎耳目，而轻举高蹈，寡乎前史。汉世张良功成身退，病卧却粒，比于乐毅、范蠡至乎颠狈，斯为优矣。其后薛广德及二疏等，去就以礼，有可称焉。

鱼豢《魏略·知足传》，方田、徐于管、胡，则其道本异。谢灵运《晋书·止足传》，先论晋世文士之避乱者，殆非其人；唯阮思旷遗荣好遁，远殆辱矣。《宋书·止足传》有羊欣、王微，咸其流亚。齐时沛国刘献，字子珪，辞禄怀道，栖迟养志，不戚戚于贫贱，不耽耽于富贵，儒行之高者也。梁有天下，小人道消，贤士大夫相招在位，其量力守志，则当世罔闻，时或有致事告老，或有寡志少欲，国史书之，亦以为《止足传》云。

顾宪之，字士思，吴郡吴人也。祖抃之，宋镇军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宪之未弱冠，州辟议曹从事，举秀才，累迁太子舍人、尚书比部郎、抚军主簿。元徽中，为建康令。时有盗牛者，被主所认，盗者亦称己牛，二家辞证等，前后令莫能决。宪之至，覆其状，谓二家曰：“无为多言，吾得之矣。”乃令解牛，任其所去，牛径还本主宅，盗者始伏其辜。发奸擿伏，多如此类，时人号曰神明。至于权要请托，长吏贪残，据法直绳，无所阿纵。性又清俭，强力为政，甚得民和。故京师饮酒者得醇旨，辄号为“顾建康”，言醑清且美焉。

迁车骑功曹、晋熙王友。齐高帝执政，以为骠骑录事参军，迁太尉西曹掾。齐台建，为中书侍郎。齐高帝即位，除衡阳内史。先是，郡境连岁疾疫，死者太半，棺木尤贵，悉裹以苇席，弃之路傍。宪之下车，分告属县，求其亲党，悉令殡葬。

其家人绝灭者，宪之为出公禄，使纲纪营护之。又土俗，山民有病，辄云先人为祸，皆开冢剖棺，水洗枯骨，名为除祟。宪之晓喻，为陈生死之别，事不相由，风俗遂改。时刺史王奂新至，唯衡阳独无讼者，乃叹曰：“顾衡阳之化至矣。若九郡率然，吾将何事！”

还为太尉从事中郎。出为东中郎长史、行会稽郡事。山阴人吕文度有宠于齐武帝，于余姚立邸，颇纵横。宪之至郡，即表除之。文度后还葬母，郡县争赴吊，宪之不与相闻。文度深衔之，卒不能伤也。迁南中郎巴陵王长史，加建威将军、行婺州事。时司徒、竟陵王于宣城、临成、定陵三县界立屯，封山泽数百里，禁民樵采，宪之固陈不可，言甚切直。王答之曰：“非君无以闻此德音。”即命无禁。

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尚书吏部郎中。宋世，其祖觊之尝为吏部，于庭植嘉树，谓人曰：“吾为宪之种耳。”至是，宪之果为此职。出为征虏长史、行南兗州事，遭母忧。服阕，建武中，复除给事黄门侍郎，领步兵校尉。未拜，仍迁太子中庶子，领吴邑中正。出为宁朔将军、临川内史；未赴，改授辅国将军、晋陵太守。顷之遇疾，陈解还乡里。永元初，征为廷尉，不拜，除豫章太守。有贞妇万晞者，少孀居无子，事舅姑尤孝，父母欲夺而嫁之，誓死不许，宪之赐以束帛，表其节义。

中兴二年，义师平建康，高祖为扬州牧，征宪之为别驾从事史。比至，高祖已受禅，宪之风疾渐笃，固求还吴。天监二年，就家授太中大夫。宪之虽累经宰郡，资无担石。及归，环堵，不免饥寒。八年，卒于家，年七十四。临终为制，以敕其子曰：

夫出生入死，理均昼夜。生既不知所从来，死亦安识所往。延陵所云“精气上归于天，骨肉下归于地，魂气则无所不之”，良有以也。虽复茫昧难征，要若非妄。

百年之期，迅若驰隙。吾今豫为终制，瞑目之后，念并遵行，勿违吾志也。

庄周、澹台，达生者也；王孙、士安，矫俗者也。吾进不及达，退无所矫。常谓中都之制，允理惬情。衣周于身，示不违礼；棺周于衣，足以蔽臭。入棺之物，一无所须。载以輴车，覆以粗布，为使人勿恶也。汉明帝天子之尊，犹祭以杅水脯糗；范史云烈士之高，亦奠以寒水干饭。况吾卑庸之人，其可不节衷也？丧易宁戚，自是亲亲之情；礼奢宁俭，差可得由吾意。不须常施灵筵，可止设香灯，使致哀者有凭耳。朔望祥忌，可权安小床，暂设几席，唯下素馔，勿用牲牢。蒸尝之祠，贵贱罔替。备物难办，多致疏怠。祠先人自有旧典，不可有阙。自吾以下，祠止用蔬食时果，勿同于上世也。示令子孙，四时不忘其亲耳。孔子云：“虽菜羹瓜祭，必齐如也。”本贵诚敬，岂求备物哉？

所著诗、赋、铭、赞并《衡阳郡记》数十篇。

陶季直，丹阳秣陵人也。祖愍祖，宋广州刺史。父景仁，中散大夫。季直早慧，愍祖甚爱异之。愍祖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，令诸孙各取，季直时甫四岁，独不取。

人问其故，季直曰：“若有赐，当先父伯，不应度及诸孙，是故不取。”愍祖益奇之。五岁丧母，哀若成人。初，母未病，令于外染衣；卒后，家人始赎，季直抱之号恸，闻者莫不酸感。

及长，好学，淡于荣利。起家桂阳王国侍郎、北中郎镇西行参军，并不起，时人号曰“聘君”。父忧服阕，尚书令刘秉领丹阳尹，引为后军主簿、领郡功曹。出为望蔡令，顷之以病免。时刘秉、袁粲以齐高帝权势日盛，将图之，秉素重季直，欲与之定策。季直以袁、刘儒者，必致颠殒，固辞不赴。俄而秉等伏诛。

齐初，为尚书比部郎，时褚渊为尚书令，与季直素善，频以为司空司徒主簿，委以府事。渊卒，尚书令王俭以渊有至行，欲谥为文孝公，季直请曰：“文孝是司马道子谥，恐其人非具美，不如文简。”俭从之。季直又请俭为渊立碑，终始营护，甚有吏节，时人美之。

迁太尉记室参军。出为冠军司马、东莞太守，在郡号为清和。还除散骑侍郎，领左卫司马，转镇西谘议参军。齐武帝崩，明帝作相，诛锄异己，季直不能阿意，明帝颇忌之，乃出为辅国长史、北海太守。边职上佐，素士罕为之者。或劝季直造门致谢，明帝既见，便留之，以为骠骑谘议参军，兼尚书左丞。仍迁建安太守，政尚清静，百姓便之。还为中书侍郎，迁游击将军、兼廷尉。

梁台建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常称仕至二千石，始愿毕矣，无为务人间之事，乃辞疾还乡里。天监初，就家拜太中大夫。高祖曰：“梁有天下，遂不见此人。”十年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五。季直素清苦绝伦，又屏居十余载，及死，家徒四壁，子孙无以殡敛，闻者莫不伤其志焉。

萧视素，兰陵人也。祖思话，宋征西仪同三司；父惠明，吴兴太守；皆有盛名。

视素早孤贫，为叔父惠休所收恤。起家为齐司徒法曹行参军，迁著作佐郎、太子舍人、尚书三公郎。永元末，为太子洗马。梁台建，高祖引为中尉骠骑记室参军。天监初，为临川王友，复为太子中舍人、丹阳尹丞。初拜，高祖赐钱八万，视素一朝散之亲友。又迁司徒左西属、南徐州治中。

性静退，少嗜欲，好学，能清言，荣利不关于口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在人间及居职，并任情通率，不自矜高，天然简素，士人以此咸敬之。及在京口，便有终焉之志，乃于摄山筑室。会征为中书侍郎，遂辞不就，因还山宅，独居屏事，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。妻，太尉王俭女，久与别居，遂无子。八年，卒。亲故迹其事行，谥曰贞文先生。

史臣曰：顾宪之、陶季直，引年者也，萧视素则宦情鲜焉。比夫怀禄耽宠，婆娑人世，则殊间矣。

## 列传第四十七 良吏

庾荜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孙谦 伏芃

何远昔汉宣帝以为“政平讼理，其惟良二千石乎！”前史亦云：“今之郡守，古之诸侯也。”故长吏之职，号为亲民，是以导德齐礼，移风易俗，咸必由之。齐末昏乱，政移群小，赋调云起，徭役无度。守宰多倚附权门，互长贪虐，掊克聚敛，侵愁细民，天下摇动，无所厝其手足。高祖在田，知民疾苦，及梁台建，仍下宽大之书，昏时杂调，咸悉除省，于是四海之内，始得息肩。逮践皇极，躬览庶事，日昃听政，求民之瘼。乃命輶轩以省方俗，置肺石以达穷民，务加隐恤，舒其急病。元年，始去人赀，计丁为布；身服浣濯之衣，御府无文饰，宫掖不过绫彩，无珠玑锦绣；太官撤牢馔，每日膳菜蔬，饮酒不过三盏——以俭先海内。每选长吏，务简廉平，皆召见御前，亲勖治道。始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，左民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，溉等居官，并以廉洁著。又著令：小县有能，迁为大县；大县有能，迁为二千石。于是山阴令丘仲孚治有异绩，以为长沙内史；武康令何远清公，以为宣城太守。剖符为吏者，往往承风焉。若新野庾荜诸任职者，以经术润饰吏政，或所居流惠，或去后见思，盖后来之良吏也。缀为《良吏篇》云。

庾荜，字休野，新野人也。父深之，宋应州刺史。荜年十岁，遭父忧，居丧毁瘠，为州党所称。弱冠，为州迎主簿，举秀才，累迁安西主簿、尚书殿中郎、骠骑功曹史。博涉群书，有口辩。齐永明中，与魏和亲，以荜兼散骑常侍报使，还拜散骑侍郎，知东宫管记事。

郁林王即位废，掌中书诏诰，出为荆州别驾。仍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复为州别驾。前后纲纪，皆致富饶。荜再为之，清身率下，杜绝请托，布被蔬食，妻子不免饥寒。明帝闻而嘉焉，手敕褒美，州里荣之。迁司徒谘议参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高祖平京邑，霸府建，引为骠骑功曹参军，迁尚书左丞。出为辅国长史、会稽郡丞、行郡府事。时承凋弊之后，百姓凶荒，所在谷贵，米至数千，民多流散，荜抚循甚有治理。唯守公禄，清节逾厉，至有经日不举火。太守、襄阳王闻而馈之，荜谢不受。天监元年，卒，停尸无以殓，柩不能归。高祖闻之，诏赐绢百匹、米五十斛。

初，荜为西楚望族，早历显官，乡人乐蔼有干用，素与荜不平，互相陵竞。蔼事齐豫章王嶷，嶷薨，蔼仕不得志，自步兵校尉求助戍归荆州，时荜为州别驾，益忽蔼。及高祖践阼，蔼以西朝勋为御史中丞，荜始得会稽行事，既耻之矣；会职事微有谴，高祖以蔼其乡人也，使宣旨诲之，荜大愤，故发病卒。

沈瑀，字伯瑜，吴兴武康人也。叔父昶，事宋建平王景素，景素谋反，昶先去之；及败，坐系狱，瑀诣台陈请，得免罪，由是知名。起家州从事、奉朝请。尝诣齐尚书右丞殷沵，沵与语及政事，甚器之，谓曰：“观卿才干，当居吾此职。”司徒、竟陵王子良闻瑀名，引为府参军，领扬州部传从事。时建康令沈徽孚恃势陵瑀，瑀以法绳之，众惮其强。子良甚相知赏，虽家事皆以委瑀。子良薨，瑀复事刺史、始安王遥光。尝被使上民丁，速而无怨。遥光谓同使曰：“尔何不学沈瑀所为？”

乃令专知州狱事。湖熟县方山埭高峻，冬月，公私行侣以为艰难，明帝使瑀行治之。

瑀乃开四洪，断行客就作，三日立办。扬州书佐私行，诈称州使，不肯就作，瑀鞭之三十。书佐归诉遥光，遥光曰：“沈瑀必不枉鞭汝。”覆之，果有诈。明帝复使瑀筑赤山塘，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，帝益善之。永泰元年，为建德令，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、四株柿及梨栗，女丁半之，人咸欢悦，顷之成林。

去官还京师，兼行选曹郎。随陈伯之军至江州，会义师围郢城，瑀说伯之迎高祖。伯之泣曰：“余子在都，不得出城，不能不爱之。”瑀曰：“不然，人情匈匈，皆思改计，若不早图，众散难合。”伯之遂举众降，瑀从在高祖军中。

初，瑀在竟陵王家，素与范云善。齐末，尝就云宿，梦坐屋梁柱上，仰见天中有字曰“范氏宅”。至是，瑀为高祖说之。高祖曰：“云得不死，此梦可验。”及高祖即位，云深荐瑀，自暨阳令擢兼尚书右丞。时天下初定，陈伯之表瑀催督运转，军国获济，高祖以为能。迁尚书驾部郎，兼右丞如故。瑀荐族人沈僧隆、僧照有吏干，高祖并纳之。

以母忧去职，起为振武将军、余姚令。县大姓虞氏千余家，请谒如市，前后令长莫能绝。自瑀到，非讼所通，其有至者，悉立之阶下，以法绳之。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，子弟纵横，递相庇廕，厚自封植，百姓甚患之。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，少者补县僮，皆号泣道路，自是权右屏迹。瑀初至，富吏皆鲜衣美服，以自彰别。

瑀怒曰：“汝等下县吏，何自拟贵人耶？”悉使著芒矰粗布，侍立终日，足有蹉跌，辄加榜棰。瑀微时，尝自至此鬻瓦器，为富人所辱，故因以报焉，由是士庶骇怨。

然瑀廉白自守，故得遂行其志。

后王师北伐，征瑀为建威将军，督运漕，寻兼都水使者。顷之，迁少府卿。出为安南长史、寻阳太守。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笃，瑀行府州事。景宗卒，仍为信威萧颖达长史，太守如故。瑀性屈强，每忤颖达，颖达衔之。天监八年，因入谘事，辞又激厉，颖达作色曰：“朝廷用君作行事耶？”瑀出，谓人曰：“我死而后已，终不能倾侧面从。”是日，于路为盗所杀，时年五十九，多以为颖达害焉。子续累讼之，遇颖达亦寻卒，事遂不穷竟。续乃布衣蔬食终其身。

范述曾，字子玄，吴郡钱唐人也。幼好学，从余杭吕道惠受《五经》，略通章句。道惠学徒常有百数，独称述曾曰：“此子必为王者师。”齐文惠太子、竟陵文宣王幼时，高帝引述曾为之师友。起家为宋晋熙王国侍郎。齐初，至南郡王国郎中令，迁尚书主客郎、太子步兵校尉，带开阳令。述曾为人謇谔，在宫多所谏争，太子虽不能全用，然亦弗之罪也。竟陵王深相器重，号为“周舍”。时太子左卫率沈约亦以述曾方汲黯。以父母年老，乞还就养，乃拜中散大夫。

明帝即位，除游击将军，出为永嘉太守。为政清平，不尚威猛，民俗便之。所部横阳县，山谷险峻，为逋逃所聚，前后二千石讨捕莫能息。述曾下车，开示恩信，凡诸凶党，涘负而出，编户属籍者二百余家。自是商贾流通，居民安业。在郡励志清白，不受馈遗，明帝闻甚嘉之，下诏褒美焉。征为游击将军。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，述曾一无所受。始之郡，不将家属；及还，吏无荷担者。民无老少，皆出拜辞，号哭闻于数十里。

东昏时，拜中散大夫，还乡里。高祖践阼，乃轻舟出诣阙，仍辞还东。高祖诏曰：“中散大夫范述曾，昔在齐世，忠直奉主，往莅永嘉，治身廉约，宜加礼秩，以厉清操。可太中大夫，赐绢二十匹。”述曾生平得奉禄，皆以分施。及老，遂壁立无所资。以天监八年卒，时年七十九。注《易文言》，著杂诗赋数十篇。

丘仲孚，字公信，吴兴乌程人也。少好学，从祖灵鞠有人伦之鉴，常称为千里驹也。齐永明初，选为国子生，举高第，未调，还乡里。家贫，无以自资，乃结群盗，为之计画，劫掠三吴。仲孚聪明有智略，群盗畏而服之，所行皆果，故亦不发。

太守徐嗣召补主簿，历扬州从事、太学博士、于湖令，有能名。太守吕文显当时幸臣，陵诋属县，仲孚独不为之屈。以父丧去职。

明帝即位，起为烈武将军、曲阿令。值会稽太守王敬则举兵反，乘朝廷不备，反问始至，而前锋已届曲阿。仲孚谓吏民曰：“贼乘胜虽锐，而乌合易离。今若收船舰，凿长岗埭，泄渎水以阻其路，得留数日，台军必至，则大事济矣。”敬则军至，值渎涸，果顿兵不得进，遂败散。仲孚以距守有功，迁山阴令，居职甚有声称，百姓为之谣曰：“二傅沈刘，不如一丘。”前世傅琰父子、沈宪、刘玄明，相继宰山阴，并有政绩，言仲孚皆过之也。

齐末政乱，颇有赃贿，为有司所举，将收之，仲孚窃逃，径还京师诣阙，会赦，得不治。高祖践阼，复为山阴令。仲孚长于拨烦，善适权变，吏民敬服，号称神明，治为天下第一。

超迁车骑长史、长沙内史，视事未期，征为尚书右丞，迁左丞，仍擢为卫尉卿，恩任甚厚。初起双阙，以仲孚领大匠。事毕，出为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迁云麾长史、江夏太守，行郢州州府事，遭母忧，起摄职。坐事除名，复起为司空参军。俄迁豫章内史，在郡更励清节。顷之，卒，时年四十八。诏曰：“豫章内史丘仲孚，重试大邦，责以后效，非直悔吝云亡，实亦政绩克举。不幸殒丧，良以伤恻。可赠给事黄门侍郎。”仲孚丧将还，豫章老幼号哭攀送，车轮不得前。

仲孚为左丞，撰《皇典》二十卷、《南宫故事》百卷，又撰《尚书具事杂仪》，行于世焉。

孙谦，字长逊，东莞莒人也。少为亲人赵伯符所知。谦年十七，伯符为豫州刺史，引为左军行参军，以治干称。父忧去职，客居历阳，躬耕以养弟妹，乡里称其敦睦。宋江夏王义恭闻之，引为行参军，历仕大司马、太宰二府。出为句容令，清慎强记，县人号为神明。

泰始初，事建安王休仁，休仁以为司徒参军，言之明帝，擢为明威将军、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。郡居三峡，恒以威力镇之。谦将述职，敕募千人自随。谦曰：“蛮夷不宾，盖待之失节耳。何烦兵役，以为国费。”固辞不受。至郡，布恩惠之化，蛮獠怀之，竞饷金宝，谦慰喻而遣，一无所纳。及掠得生口，皆放还家。俸秩出吏民者，悉原除之。郡境翕然，威信大著。视事三年，征还为抚军中兵参军。元徽初，迁梁州刺史，辞不赴职，迁越骑校尉、征北司马府主簿。建平王将称兵，患谦强直，托事遣使京师，然后作乱。及建平诛，迁左军将军。

齐初，为宁朔将军、钱唐令，治烦以简，狱无系囚。及去官，百姓以谦在职不受饷遗，追载缣帛以送之，谦却不受。每去官，辄无私宅，常借官空车厩居焉。永明初，为冠军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坐被代辄去郡，系尚方。顷之，免为中散大夫。明帝将废立，欲引谦为心膂，使兼卫尉，给甲仗百人，谦不愿处际会，辄散甲士，帝虽不罪，而弗复任焉。出为南中郎司马。东昏永元元年，迁囗囗大夫。

天监六年，出为辅国将军、零陵太守，已衰老，犹强力为政，吏民安之。先是，郡多虎暴，谦至绝迹。及去官之夜，虎即害居民。谦为郡县，常勤劝课农桑，务尽地利，收入常多于邻境。九年，以年老，征为光禄大夫。既至，高祖嘉其清洁，甚礼异焉。每朝见，犹请剧职自效。高祖笑曰：“朕使卿智，不使卿力。”十四年，诏曰：“光禄大夫孙谦，清慎有闻，白首不怠，高年旧齿，宜加优秩。可给亲信二十人，并给扶。”

谦自少及老，历二县五郡，所在廉洁。居身俭素，床施蘧除屏风，冬则布被莞席，夏日无帱帐，而夜卧未尝有蚊蚋，人多异焉。年逾九十，强壮如五十者，每朝会，辄先众到公门。力于仁义，行己过人甚远。从兄灵庆常病寄于谦，谦出行还问起居。灵庆曰：“向饮冷热不调，即时犹渴。”谦退遣其妻。有彭城刘融者，行乞疾笃无所归，友人舆送谦舍，谦开厅事以待之。及融死，以礼殡葬之。众咸服其行义。十五年，卒官，时年九十二。诏赙钱三万、布五十匹。高祖为举哀，甚悼惜之。

谦从子廉，便辟巧宦。齐时已历大县，尚书右丞。天监初，沈约、范云当朝用事，廉倾意奉之。及中书舍人黄睦之等，亦尤所结附。凡贵要每食，廉必日进滋旨，皆手自煎调，不辞勤剧，遂得为列卿、御史中丞、晋陵、吴兴太守。时广陵高爽有险薄才，客于廉，廉委以文记，爽尝有求不称意，乃为屐谜以喻廉曰：“刺鼻不知嚏，蹋面不知瞋，啮齿作步数，持此得胜人。”讥其不计耻辱，以此取名位也。

伏恒，字玄耀，曼容之子也。幼传父业，能言玄理，与乐安任昉、彭城刘曼俱知名。起家齐奉朝请，仍兼太学博士，寻除东阳郡丞，秩满为鄞令。时曼容已致仕，故频以外职处恒，令其得养焉。齐末，始为尚书都官郎，仍为卫军记室参军。

高祖践阼，迁国子博士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为车骑谘议参军，累迁司空长史、中书侍郎、前军将军、兼《五经》博士，与吏部尚书徐勉、中书侍郎周舍，总知五礼事。出为永阳内史，在郡清洁，治务安静。郡民何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诣州言状，湘州刺史以闻。诏勘有十五事为吏民所怀，高祖善之，征为新安太守。在郡清恪，如永阳时。民赋税不登者，辄以太守田米助之。郡多麻苎，家人乃至无以为绳，其厉志如此。属县始新、遂安、海宁，并同时生为立祠。

征为国子博士，领长水校尉。时始兴内史何远累著清绩，高祖诏擢为黄门侍郎，俄迁信武将军、监吴郡。恒自以名辈素在远前，为吏俱称廉白，远累见擢，恒迁阶而已，意望不满，多托疾居家。寻求假到东阳迎妹丧，因留会稽筑宅，自表解，高祖诏以为豫章内史，恒乃出拜。治书侍御史虞爵奏曰：臣闻失忠与信，一心之道以亏；貌是情非，两观之诛宜及。未有陵犯名教，要冒君亲，而可纬俗经邦者也。风闻豫章内史伏恒，去岁启假，以迎妹丧为解，因停会稽不去。入东之始，货宅卖车。以此而推，则是本无还意。恒历典二邦，少免贪浊，此自为政之本，岂得称功。常谓人才品望，居何远之右，而远以清公见擢，名位转隆，恒深诽怨，形于辞色，兴居叹咤，寤寐失图。天高听卑，无私不照。

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诏曰：“国子博士、领长水校尉伏恒，为政廉平，宜加将养，勿使恚望，致亏士风。可豫章内史。”岂有人臣奉如此之诏，而不亡魂破胆，归罪有司；擢发抽肠，少自论谢？而循奉慠然，了无异色。恒识见所到，足达此旨，而冒宠不辞，吝斯苟得，故以士流解体，行路沸腾，辩迹求心，无一可恕。窃以恒踉蹡落魄，三十余年，皇运勃兴，咸与维始，除旧布新，濯之江、汉，一纪之间，三世隆显。曾不能少怀感激，仰答万分，反覆拙谋，成兹巧罪，不忠不敬，于斯已及。请以恒大不敬论。以事详法，应弃市刑，辄收所近狱洗结，以法从事。如法所称，恒即主。

臣谨案：豫章内史臣伏恒，含疵表行，藉悖成心，语默一违，资敬兼尽。幸属昌时，擢以不次。溪壑可盈，志欲无满。要君东走，岂曰止足之归；负志解巾，异乎激处之致。甘此脂膏，孰非荼苦；佩兹龟组，岂殊缧绁。宜明风宪，肃正简书。

臣等参议，请以见事免恒所居官，凡诸位任，一皆削除。

有诏勿治，恒遂得就郡。

视事三年，征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国子博士，未及起。普通元年，卒于郡，时年五十九。尚书右仆射徐勉为之墓志，其一章曰：“东区南服，爱结民胥，相望伏阙，继轨奏书。或卧其辙，或扳其车，或图其像，或式其闾。思耿借寇，曷以尚诸。”

初，恒父曼容与乐安任瑶皆匿于齐太尉王俭，瑶子昉及恒并见知。顷之，昉才遇稍盛，齐末，昉已为司徒右长史，恒犹滞于参军事；及其终也，名位略相侔。恒性俭素，车服粗恶，外虽退静，内不免心竞，故见讥于时。能推荐后来，常若不及，少年士子，或以此依之。

何远，字义方，东海郯人也。父慧炬，齐尚书郎。远释褐江夏王国侍郎，转奉朝请。永元中，江夏王宝玄于京口为护军将军崔慧景所奉，入围宫城，远豫其事。

事败，乃亡抵长沙宣武王，王深保匿焉。远求得桂阳王融保藏之，既而发觉，收捕者至，远逾垣以免；融及远家人皆见执，融遂遇祸，远家属系尚方。远亡渡江，使其故人高江产共聚众，欲迎高祖义师，东昏党闻之，使捕远等，众复溃散。远因降魏，入寿阳，见刺史王肃，欲同义举，肃不能用，乃求迎高祖，肃许之。遣兵援送，得达高祖。高祖见远，谓张弘策曰：“何远美丈夫，而能破家报旧德，未易及也。”

板辅国将军，随军东下，既破硃雀军，以为建康令。高祖践阼，为步兵校尉，以奉迎勋封广兴男，邑三百户。迁建武将军、后军鄱阳王恢录事参军。远与恢素善，在府尽其志力，知无不为，恢亦推心仗之，恩寄甚密。

顷之，迁武昌太守。远本倜傥，尚轻侠，至是乃折节为吏，杜绝交游，馈遗秋毫无所受。武昌俗皆汲江水，盛夏远患水温，每以钱买民井寒水；不取钱者，则摙水还之。其佗事率多如此。迹虽似伪，而能委曲用意焉。车服尤弊素，器物无铜漆。

江左多水族，甚贱，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。然性刚严，吏民多以细事受鞭罚者，遂为人所讼，征下廷尉，被劾数十条。当时士大夫坐法，皆不受立，远度己无赃，就立三七日不款，犹以私藏禁仗除名。

后起为镇南将军、武康令。愈厉廉节，除淫祀，正身率职，民甚称之。太守王彬巡属县，诸县盛供帐以待焉，至武康，远独设糗水而已。彬去，远送至境，进斗酒双鹅为别。彬戏曰：“卿礼有过陆纳，将不为古人所笑乎？”高祖闻其能，擢为宣城太守。自县为近畿大郡，近代未之有也。郡经寇抄，远尽心绥理，复著名迹。

期年，迁树功将军、始兴内史。时泉陵侯渊朗为桂州，缘道剽掠，入始兴界，草木无所犯。

远在官，好开途巷，修葺墙屋，民居市里，城隍厩库，所过若营家焉。田秩俸钱，并无所取，岁暮，择民尤穷者，充其租调，以此为常。然其听讼犹人，不能过绝，而性果断，民不敢非，畏而惜之。所至皆生为立祠，表言治状，高祖每优诏答焉。天监十六年，诏曰：“何远前在武康，已著廉平；复莅二邦，弥尽清白。政先治道，惠留民爱，虽古之良二千石，无以过也。宜升内荣，以显外绩。可给事黄门侍郎。”远即还，仍为仁威长史。顷之，出为信武将军，监吴郡。在吴颇有酒失，迁东阳太守。远处职，疾强富如仇雠，视贫细如子弟，特为豪右所畏惮。在东阳岁余，复为受罚者所谤，坐免归。

远耿介无私曲，居人间，绝请谒，不造诣。与贵贱书疏，抗礼如一。其所会遇，未尝以颜色下人，以此多为俗士所恶。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。居数郡，见可欲终不变其心，妻子饥寒，如下贫者。及去东阳归家，经年岁口不言荣辱，士类益以此多之。其轻财好义，周人之急，言不虚妄，盖天性也。每戏语人云：“卿能得我一妄语，则谢卿以一缣。”众共伺之，不能记也。后复起为征西谘议参军、中抚司马。

普通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二。高祖厚赠赐之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前史有循吏，何哉？世使然也。汉武役繁奸起，循平不能，故有苛酷诛戮以胜之，亦多怨滥矣。梁兴，破觚为圆，斫雕为朴，教民以孝悌，劝之以农桑，于是桀黠化为由余，轻薄变为忠厚。淳风已洽，民自知禁。尧舜之民，比屋可封，信矣。若夫酷吏，于梁无取焉。

## 列传第四十八 诸夷

海南诸国 东夷 西北诸戎

海南诸国，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，相去近者三五千里，远者二三万里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。汉元鼎中，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，置日南郡。其徼外诸国，自武帝以来皆朝贡。后汉桓帝世，大秦、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。及吴孙权时，遣宣化从事硃应、中郎康泰通焉。其所经及传闻，则有百数十国，因立记传。晋代通中国者盖鲜，故不载史官。及宋、齐，至者有十余国，始为之传。自梁革运，其奉正朔，修贡职，航海岁至，逾于前代矣。今采其风俗粗著者，缀为《海南传》云。

林邑国者，本汉日南郡象林县，古越裳之界也。伏波将军马援开汉南境，置此县。其地纵广可六百里，城去海百二十里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，北接九德郡。其南界，水步道二百余里，有西国夷亦称王，马援植两铜柱表汉界处也。其国有金山，石皆赤色，其中生金。金夜则出飞，状如萤火。又出玳瑁、贝齿、吉贝、沉木香。

吉贝者，树名也，其华成时如鹅毳，抽其绪纺之以作布，洁白与籥布不殊，亦染成五色，织为斑布也。沉木者，土人斫断之，积以岁年，朽烂而心节独在，置水中则沉，故名曰沉香。次不沉不浮者，曰祼香也。

汉末大乱，功曹区达，杀县令自立为王。传数世，其后王无嗣，立外甥范熊。

熊死，子逸嗣。晋成帝咸康三年，逸死，奴文篡立。文本日南西卷县夷帅范稚家奴，常牧牛于山涧，得鳢鱼二头，化而为铁，因以铸刀。铸成，文向石而咒曰：“若斫石破者，文当王此国。”因举刀斫石，如断刍藁，文心独异之。范稚常使之商贾至林邑，因教林邑王作宫室及兵车器械，王宠任之。后乃谗王诸子，各奔余国。及王死无嗣，文伪于邻国迓王子，置毒于浆中而杀之，遂胁国人自立。举兵攻旁小国，皆吞灭之，有众四五万人。

时交州刺史姜庄使所亲韩戢、谢稚，前后监日南郡，并贪残，诸国患之。穆帝永和三年，台遣夏侯览为太守，侵刻尤甚。林邑先无田土，贪日南地肥沃，常欲略有之，至是，因民之怨，遂举兵袭日南，杀览，以其尸祭天。留日南三年，乃还林邑。交州刺史硃籓后遣督护刘雄戍日南，文复屠灭之。进寇九德郡，残害吏民。遣使告籓，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，籓不许，又遣督护陶缓、李衢讨之。文归林邑，寻复屯日南。五年，文死，子佛立，犹屯日南。征西将军桓温遣督护滕畯、九真太守灌邃帅交、广州兵讨之，佛婴城固守。邃令畯盛兵于前，邃帅劲卒七百人，自后逾垒而入，佛众惊溃奔走，邃追至林邑，佛乃请降。哀帝升平初，复为寇暴，刺史温放之讨破之。安帝隆安三年，佛孙须达复寇日南，执太守炅源，又进寇九德，执太守曹炳。交趾太守杜瑗遣都护邓逸等击破之，即以瑗为刺史。义熙三年，须达复寇日南，杀长史，瑗遣海逻督护阮斐讨破之，斩获甚众。九年，须达复寇九真，行郡事杜慧期与战，斩其息交龙王甄知及其将范健等，生俘须达息冉阝能，及虏获百余人。自瑗卒后，林邑无岁不寇日南、九德诸郡，杀荡甚多，交州遂致虚弱。

须达死，子敌真立，其弟敌铠携母出奔。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，舍国而之天竺，禅位于其甥，国相藏膋固谏不从。其甥既立而杀藏膋，藏膋子又攻杀之，而立敌铠同母异父之弟曰文敌。文敌后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，大臣范诸农平其乱，而自立为王。诸农死，子阳迈立。宋永初二年，遣使贡献，以阳迈为林邑王。阳迈死，子咄立，慕其父，复曰阳迈。

其国俗：居处为阁，名曰于兰，门户皆北向；书树叶为纸；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腰以下，谓之干漫，亦曰都缦；穿耳贯小镮；贵者著革屣，贱者跣行。自林邑、扶南以南诸国皆然也。其王著法服，加璎珞，如佛像之饰。出则乘象，吹螺击鼓，罩吉贝伞，以吉贝为幡旗。国不设刑法，有罪者使象踏杀之。其大姓号婆罗门。嫁娶必用八月，女先求男，由贱男而贵女也。同姓还相婚姻，使婆罗门引婿见妇，握手相付，咒曰“吉利吉利”，以为成礼。死者焚之中野，谓之火葬。其寡妇孤居，散发至老。国王事尼乾道，铸金银人像，大十围。

元嘉初，阳迈侵暴日南、九德诸郡，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讨之，闻有代乃止。

八年，又寇九德郡，入四会浦口，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帅兵赴讨，攻区栗城不克，乃引还。尔后频年遣使贡献，而寇盗不已。二十三年，使交州刺史檀和之、振武将军宗悫伐之。和之遣司马萧景宪为前锋，阳迈闻之惧，欲输金一万斤，银十万斤，还所略日南民户，其大臣幰僧达谏止之，乃遣大帅范扶龙戍其北界区栗城。

景宪攻城，克之，斩扶龙首，获金银杂物，不可胜计。乘胜径进，即克林邑。阳迈父子并挺身逃奔。获其珍异，皆是未名之宝。又销其金人，得黄金数十万斤。和之后病死，见胡神为祟。

孝武建元、大明中，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长史奉表贡献。明帝泰豫元年，又遣使献方物。齐永明中，范文赞累遣使贡献。天监九年，文赞子天凯奉献白猴，诏曰：“林邑王范天凯介在海表，乃心款至，远修职贡，良有可嘉。宜班爵号，被以荣泽。

可持节、督缘海诸军事、威南将军、林邑王。”十年、十三年，天凯累遣使献方物。

俄而病死，子弼毳跋摩立，奉表贡献。普通七年，王高式胜铠遣使献方物，诏以为持节、督缘海诸军事、绥南将军、林邑王。大通元年，又遣使贡献。中大通二年，行林邑王高式律罗跋摩遣使贡献，诏以为持节、督缘海诸军事、绥南将军、林邑王。六年，又遣使献方物。

扶南国，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，去日南可七千里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。

城去海五百里。有大江广十里，西北流，东入于海。其国轮广三千余里，土地洿下而平博，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。出金、银、铜、锡、沉木香、象牙、孔翠、五色鹦鹉。

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，在海崎上，地方千里，城去海十里。有五王，并羁属扶南。顿逊之东界通交州，其西界接天竺、安息徼外诸国，往还交市。所以然者，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，涨海无崖岸，船舶未曾得径过也。其市，东西交会，日有万余人。珍物宝货，无所不有。又有酒树，似安石榴，采其花汁停甕中，数日成酒。

顿逊之外，大海洲中，又有毘骞国，去扶南八千里。传其王身长丈二，头长三尺，自古来不死，莫知其年。王神圣，国中人善恶及将来事，王皆知之，是以无敢欺者。南方号曰长颈王。国俗，有室屋、衣服，啖粳米。其人言语，小异扶南。有山出金，金露生石上，无所限也。国法刑罪人，并于王前啖其肉。国内不受估客，有往者亦杀而啖之，是以商旅不敢至。王常楼居，不血食，不事鬼神。其子孙生死如常人，唯王不死。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答，常遗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，形如圆盘，又如瓦塸，名为多罗，受五升，又如碗者，受一升。王亦能作天竺书，书可三千言，说其宿命所由，与佛经相似，并论善事。

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，海中有大洲，洲上有诸薄国，国东有马五洲。复东行涨海千余里，至自然大洲。其上有树生火中，洲左近人剥取其皮，纺绩作布，极得数尺以为手巾，与焦麻无异而色微青黑；若小垢洿，则投火中，复更精洁。或作灯炷，用之不知尽。

扶南国俗本裸体，文身被发，不制衣裳。以女人为王，号曰柳叶。年少壮健，有似男子。其南有徼国，有事鬼神者字混填，梦神赐之弓，乘贾人舶入海。混填晨起即诣庙，于神树下得弓，便依梦乘船入海，遂入扶南外邑。柳叶人众见舶至，欲取之，混填即张弓射其舶，穿度一面，矢及侍者，柳叶大惧，举众降混填。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，形不复露，遂治其国，纳柳叶为妻，生子分王七邑。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，令相疑阻，因举兵攻并之，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，号曰小王。

盘况年九十余乃死，立中子盘盘，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。盘盘立三年死，国人共举蔓为王。蔓勇健有权略，复以兵威攻伐旁国，咸服属之，自号扶南大王。乃治作大船，穷涨海，攻屈都昆、九稚、典孙等十余国，开地五六千里。次当伐金邻国，蔓遇疾，遣太子金生代行。蔓姊子旃，时为二千人将，因篡蔓自立，遣人诈金生而杀之。蔓死时，有乳下儿名长，在民间，至年二十，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，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。更缮治国内，起观阁游戏之，朝旦中晡三四见客。民人以焦蔗龟鸟为礼。国法无牢狱。有罪者，先斋戒三日，乃烧斧极赤，令讼者捧行七步。又以金镮、鸡卵投沸汤中，令探取之，若无实者，手即焦烂，有理者则不。又于城沟中养鳄鱼，门外圈猛兽，有罪者，辄以喂猛兽及鳄鱼，鱼兽不食为无罪，三日乃放之。鳄大者长二丈余，状如鼍，有四足，喙长六七尺，两边有齿，利如刀剑，常食鱼，遇得麞鹿及人亦啖之，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之。

吴时，遣中郎康泰、宣化从事硃应使于寻国，国人犹裸，唯妇人著贯头。泰、应谓曰：“国中实佳，但人亵露可怪耳。”寻始令国内男子著横幅。横幅，今干漫也。大家乃截锦为之，贫者乃用布。

晋武帝太康中，寻始遣使贡献。穆帝升平元年，王竺旃檀奉表献驯象。诏曰：“此物劳费不少，驻令勿送。”其后王憍陈如，本天竺婆罗门也。有神语曰“应王扶南”，憍陈如心悦，南至盘盘，扶南人闻之，举国欣戴，迎而立焉。复改制度，用天竺法。

憍陈如死，后王持梨跋摩，宋文帝世奉表献方物。齐永明中，王阇邪跋摩遣使贡献。

天监二年，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，并献方物。诏曰：“扶南王憍陈如阇邪跋摩，介居海表，世纂南服，厥诚远著，重译献賝。宜蒙酬纳，班以荣号。可安南将军、扶南王。”

今其国人皆丑黑，拳发。所居不穿井，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。俗事天神，天神以铜为像，二面者四手，四面者八手，手各有所持，或小儿，或鸟兽，或日月。其王出入乘象，嫔侍亦然。王坐则偏踞翘膝，垂左膝至地，以白叠敷前，设金盆香炉于其上。国俗，居丧则剃除须发。死者有四葬：水葬则投之江流，火葬则焚为灰烬，土葬则瘗埋之，鸟葬则弃之中野。人性贪吝，无礼义，男女恣其奔随。

十年、十三年，跋摩累遣使贡献。其年死，庶子留跋摩杀其嫡弟自立。十六年，遣使竺当抱老奉表贡献。十八年，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、婆罗树叶，并献火齐珠、郁金、苏合等香。普通元年、中大通二年、大同元年，累遣使瑞献方物。五年，复遣使献生犀。又言其国有佛发，长一丈二尺，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。

先是，三年八月，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，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。发青绀色，众僧以手伸之，随手长短，放之则旋屈为蠡形。案《僧伽经》云：“佛发青而细，犹如藕茎丝。”《佛三昧经》云：“我昔在宫沐头，以尺量发，长一丈二尺，放已右旋，还成蠡文。”则与高祖所得同也。阿育王即铁轮王，王阎浮提，一天下，佛灭度后，一日一夜，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，此即其一也。吴时有尼居其地，为小精舍，孙綝寻毁除之，塔亦同泯。吴平后，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。晋中宗初渡江，更修饰之。至简文咸安中，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，未及成而亡，弟子僧显继而修立。至孝武太元九年，上金相轮及承露。

其后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，而心下犹暖，其家未敢便殡，经十日更苏。说云：“有两吏见录，向西北行，不测远近，至十八地狱，随报重轻，受诸楚毒。见观世音语云：‘汝缘未尽，若得活，可作沙门。洛下、齐城、丹阳、会稽并有阿育王塔，可往礼拜。若寿终，则不堕地狱。’语竟，如堕高岩，忽然醒寤。”

因此出家，名慧达。游行礼塔，次至丹阳，未知塔处，乃登越城四望，见长千里有异气色，因就礼拜，果是阿育王塔所，屡放光明。由是定知必有舍利，乃集众就掘之，入一丈，得三石碑，并长六尺。中一碑有铁函，函中有银函，函中又有金函，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，发长数尺。即迁舍利近北，对简文所造塔西，造一层塔。

十六年，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，即高祖所开者也。初穿土四尺，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镮钏钗镊等诸杂宝物。可深九尺许，方至石磉，磉下有石函，函内有铁壶，以盛银坩，坩内有金镂罂，盛三舍利，如粟粒大，圆正光洁。函内又有琉璃碗，内得四舍利及发爪，爪有四枚，并为沉香色。至其月二十七日，高祖又到寺礼拜，设无捴大会，大赦天下。是日，以金钵盛水泛舍利，其最小者隐钵不出，高祖礼数十拜，舍利乃于钵内放光，旋回久之，乃当钵中而止。高祖问大僧正慧念：“今日见不可思议事不？”慧念答曰：“法身常住，湛然不动。”高祖曰：“弟子欲请一舍利还台供养。”至九月五日，又于寺设无捴大会，遣皇太子王侯朝贵等奉迎。是日，风景明和，京师倾属，观者百数十万人。所设金银供具等物，并留寺供养，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。至四年九月十五日，高祖又至寺设无捴大会，竖二刹，各以金罂，次玉罂，重盛舍利及爪发，内七宝塔中。又以石函盛宝塔，分入两刹下，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舍金、银、镮、钏等珍宝充积。十一年十一月二日，寺僧又请高祖于寺发《般若经》题，尔夕二塔俱放光明，敕镇东将军邵陵王纶制寺《大功德碑》文。

先是，二年，改造会稽鄮县塔，开旧塔出舍利，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，高祖礼拜竟，即送还县，入新塔下，此县塔亦是刘萨何所得也。

晋咸和中，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，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，不知何怪，乃令人于光处掊视之，得金像，未有光趺。悝乃下车，载像还，至长干巷首，牛不肯进，悝乃令驭人任牛所之。牛径牵车至寺，悝因留像付寺僧。每至中夜，常放光明，又闻空中有金石之响。经一岁，捕鱼人张系世，于海口忽见有铜花趺浮出水上，系世取送县，县以送台，乃施像足，宛然合。会简文咸安元年，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，于底得佛光艳，交州押送台，以施像，又合焉。自咸和中得像，至咸安初，历三十余年，光趺始具。

初，高悝得像后，西域胡僧五人来诣悝，曰：“昔于天竺得阿育王造像，来至鄴下，值胡乱，埋像于河边，今寻觅失所。”五人尝一夜俱梦见像曰：“已出江东，为高悝所得。”悝乃送此五僧至寺，见像嘘欷涕泣，像便放光，照烛殿宇。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写像形，寺主僧尚虑亏损金色，谓邃曰：“若能令像放光，回身西向，乃可相许。”慧邃便恳到拜请，其夜像即转坐放光，回身西向，明旦便许模之。像趺先有外国书，莫有识者，后有三藏冉阝求跋摩识之，云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也。

及大同中，出旧塔舍利，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，以广寺域，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，穷于轮奂焉。其图诸经变，并吴人张繇运手。繇，丹青之工，一时冠绝。

盘盘国，宋文帝元嘉，孝武孝建、大明中，并遣使贡献。大通元年，其王使使奉表曰：“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：万善庄严，一切恭敬，犹如天净无云，明耀满目；天子身心清净，亦复如是。道俗济济，并蒙圣王光化，济度一切，永作舟航，臣闻之庆善。我等至诚敬礼常胜天子足下，稽首问讯。今奉薄献，愿垂哀受。”中大通元年五月，累遣使贡牙像及塔，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。六年八月，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，并献菩提树叶、詹糖等香。

丹丹国，中大通二年，其王遣使奉表曰：“伏承圣主至德仁治，信重三宝，佛法兴显，众僧殷集，法事日盛，威严整肃。朝望国执，慈愍苍生，八方六合，莫不归服。化邻诸天，非可言喻。不任庆善，若暂奉见尊足。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，并献火齐珠、吉贝、杂香药等。”大同元年，复遣使献金、银、琉璃、杂宝、香、药等物。

干利国，在南海洲上。其俗与林邑、扶南略同。出班布、吉贝、槟榔，槟榔特好，为诸国之极。宋孝武世，王释婆罗冉阝怜遣长史竺留献金银宝器。

天监元年，其王瞿昙修跋罗以四月八日梦见一僧，谓之曰：“中国今有圣主，十年之后，佛法大兴。汝若遣使贡奉敬礼，则土地豊乐，商旅百倍；若不信我，则境土不得自安。”修跋罗初未能信，既而又梦此僧曰：“汝若不信我，当与汝往观之。”乃于梦中来至中国，拜觐天子。既觉，心异之。罗本工画，乃写梦中所见高祖容质，饰以丹青，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。使人既至，模写高祖形以还其国，比本画则符同焉。因盛以宝函，日加礼敬。后跋死，子毘邪跋摩立。十七年，遣长史毘员跋摩奉表曰：“常胜天子陛下：诸佛世尊，常乐安乐，六通三达，为世间尊，是名如来。应供正觉，遗形舍利，造诸塔像，庄严国土，如须弥山。邑居聚落，次第罗满，城郭馆宇，如忉利天宫。具足四兵，能伏怨敌。国土安乐，无诸患难，人民和善，受化正法，庆无不通。犹处雪山，流注雪水，八味清净，百川洋溢，周回屈曲，顺趋大海，一切众生，咸得受用。于诸国土，殊胜第一，是名震旦。大梁扬都天子，仁廕四海，德合天心，虽人是天，降生护世，功德宝藏，救世大悲，为我尊生，威仪具足。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，稽首问讯。奉献金芙蓉、杂香、药等，愿垂纳受。”普通元年，复遣使献方物。

狼牙修国，在南海中。其界东西三十日行，南北二十日行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。

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，偏多祼沉婆律香等。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，以吉贝为干缦。

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，以金绳为络带，金镮贯耳。女子则被布，以璎珞绕身。

其国累砖为城，重门楼阁。王出乘象，有幡毦旗鼓，罩白盖，兵卫甚设。国人说，立国以来四百余年，后嗣衰弱，王族有贤者，国人归之。王闻知，乃加囚执，其鏁无故自断，王以为神，因不敢害，乃斥逐出境，遂奔天竺，天竺妻以长女。俄而狼牙王死，大臣迎还为王。二十余年死，子婆伽达多立。天监十四年，遣使阿撤多奉表曰：“大吉天子足下：离淫怒痴，哀愍众生，慈心无量。端严相好，身光明朗，如水中月，普照十方。眉间白毫，其白如雪，其色照曜，亦如月光。诸天善神之所供养，以垂正法宝，梵行众增，庄严都邑。城阁高峻，如乾山。楼观罗列，道途平正。人民炽盛，快乐安稳。著种种衣，犹如天服。于一切国，为极尊胜。天王愍念群生，民人安乐，慈心深广，律仪清净，正法化治，供养三宝，名称宣扬，布满世界，百姓乐见，如月初生。譬如梵王，世界之主，人天一切，莫不归依。敬礼大吉天子足下，犹如现前，忝承先业，庆嘉无量。今遣使问讯大意。欲自往，复畏大海风波不达。今奉薄献，愿大家曲垂领纳。”

婆利国，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，去广州二月日行。国界东西五十日行，南北二十日行。有一百三十六聚。土气暑热，如中国之盛夏。谷一岁再熟，草木常荣。海出文螺、紫贝。有石名蚶贝罗，初采之柔软，及刻削为物干之，遂大坚强。其国人披吉贝如帊，及为都缦。王乃用班丝布，以璎珞绕身，头著金冠高尺余，形如弁，缀以七宝之饰，带金装剑，偏坐金高坐，以银蹬支足。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，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。王出，以象驾舆，舆以杂香为之，上施羽盖珠帘，其导从吹螺击鼓。王姓憍陈如，自古未通中国。问其先及年数，不能记焉，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。

天监十六年，遣使奉表曰：“伏承圣王信重三宝，兴立塔寺，校饰庄严，周遍国土。四衢平坦，清净无秽；台殿罗列，状若天宫；壮丽微妙，世无与等。圣主出时，四兵具足，羽仪导从，布满左右。都人士女，丽服光饰。市廛豊富，充积珍宝。

王法清整，无相侵夺。学徒皆至，三乘竞集。敷说正法，云布雨润。四海流通，交会万国。长江眇漫，清泠深广。有生咸资，莫能消秽。阴阳和畅，灾厉不作。大梁扬都圣王无等，临覆上国，有大慈悲，子育万民。平等忍辱，怨亲无二。加以周穷，无所藏积。靡不照烛，如日之明；无不受乐，犹如净月。宰辅贤良，群臣贞信，尽忠奉上，心无异想。伏惟皇帝是我真佛，臣是婆利国主，今敬稽首礼圣王足下，惟愿大王知我此心。此心久矣，非适今也。山海阻远，无缘自达，今故遣使献金席等，表此丹诚。”普通三年，其王频伽复遣使珠贝智贡白鹦鹉、青虫、兜鍪、琉璃器、吉贝、螺杯、杂香、药等数十种。

中天竺国，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，地方三万里，一名身毒。汉世张骞使大夏，见邛竹杖、蜀布，国人云，市之身毒。身毒即天竺，盖传译音字不同，其实一也。

从月支、高附以西，南至西海，东至槃越，列国数十，每国置王，其名虽异，皆身毒也。汉时羁属月支，其俗土著与月支同，而卑湿暑热，民弱畏战，弱于月支。国临大江，名新陶，源出昆仑，分为五江，总名曰恒水。其水甘美，下有真盐，色正白如水精。土俗出犀、象、貂、鼲、玳瑁、火齐、金、银、铁、金缕织成金皮罽、细摩白叠、好裘、毾。火齐状如云母，色如紫金，有光耀，别之则薄如蝉翼，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也。其西与大秦、安息交市海中，多大秦珍物——珊瑚、琥珀、金碧珠玑、琅玕、郁金、苏合。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，非自然一物也。又云大秦人采苏合，先笮其汁以为香膏，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，是以展转来达中国，不大香也。

郁金独出罽宾国，华色正黄而细，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。国人先取以上佛寺，积日香槁，乃粪去之；贾人从寺中征雇，以转卖与佗国也。

汉桓帝延熹九年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，汉世唯一通焉。其国人行贾，往往至扶南、日南、交趾，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。孙权黄武五年，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，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。权问方土谣俗，论具以事对。时诸葛恪讨丹阳，获黝、歙短人，论见之曰：“大秦希见此人。”权以男女各十人，差吏会稽刘咸送论，咸于道物故，论乃径还本国。汉和帝时，天竺数遣使贡献，后西域反叛，遂绝。至桓帝延熹二年、四年，频从日南徼外来献。魏、晋世，绝不复通。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，从扶南发投拘利口，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，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，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。天竺王惊曰：“海滨极远，犹有此人。”即呼令观视国内，仍差陈、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，遣物等还，积四年方至。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，及见陈、宋等，具问天竺土俗，云：“佛道所兴国也。人民敦厖，土地饶沃。其王号茂论。所都城郭，水泉分流，绕于渠緌，下注大江。其宫殿皆雕文镂刻，街曲市里，屋舍楼观，钟鼓音乐，服饰香华；水陆通流，百贾交会，奇玩珍玮，恣心所欲。左右嘉维、舍卫、叶波等十六大国，去天竺或二三千里，共尊奉之，以为在天地之中也。”

天监初，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曰：“伏闻彼国据江傍海，山川周固，众妙悉备，庄严国土，犹如化城。宫殿庄饰，街巷平坦，人民充满，欢娱安乐。大王出游，四兵随从，圣明仁爱，不害众生。国中臣民，循行正法，大王仁圣，化之以道，慈悲群生，无所遗弃。常修净戒，式导不及，无上法船，沉溺以济。百官氓庶，受乐无恐。诸天护持，万神侍从，天魔降服，莫不归仰。王身端严，如日初出，仁泽普润，犹如大云，于彼震旦，最为殊胜。臣之所住国土，首罗天守护，令国安乐。

王王相承，未曾断绝。国中皆七宝形像，众妙庄严，臣自修检，如化王法。臣名屈多，奕世王种。惟愿大王，圣体和平。今以此国群臣民庶，山川珍重，一切归属，五体投地，归诚大王。使人竺达多由来忠信，是故今遣。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，悉当奉送。此之境土，便是大王之国；王之法令善道，悉当承用。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。此信返还，愿赐一使，具宣圣命，备敕所宜。款至之诚，望不空返，所白如允，愿加采纳。今奉献琉璃唾壶、杂香、吉贝等物。”

师子国，天竺旁国也。其地和适，无冬夏之异。五谷随人所种，不须时节。其国旧无人民，止有鬼神及龙居之。诸国商估来共市易，鬼神不见其形，但出珍宝，显其所堪价，商人依价取之。诸国人闻其土乐，因此竞至，或有停住者，遂成大国。

晋义熙初，始遣献玉像，经十载乃至。像高四尺二寸，玉色洁润，形制殊特，殆非人工。此像历晋、宋世在瓦官寺，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，及顾长康维摩画图，世人谓为三绝。至齐东昏，遂毁玉像，前截臂，次取身，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。宋元嘉六年、十二年，其王刹利摩诃遣使贡献。

大通元年，后王伽叶伽罗诃梨邪使奉表曰：“谨白大梁明主：虽山海殊隔，而音信时通。伏承皇帝道德高远，覆载同于天地，明照齐乎日月，四海之表，无有不从，方国诸王，莫不奉献，以表慕义之诚。或泛海三年，陆行千日，畏威怀德，无远不至。我先王以来，唯以修德为本，不严而治。奉事正法道天下，欣人为善，庆若己身，欲与大梁共弘三宝，以度难化。信还，伏听告敕。今奉薄献，愿垂纳受。”

东夷之国，朝鲜为大，得箕子之化，其器物犹有礼乐云。魏时，朝鲜以东马韩、辰韩之属，世通中国。自晋过江，泛海东使，有高句骊、百济，而宋、齐间常通职贡。梁兴，又有加焉。扶桑国，在昔未闻也。普通中，有道人称自彼而至，其言元本尤悉，故并录焉。

高句骊者，其先出自东明。东明本北夷丱离王之子。离王出行，其侍儿于后任娠，离王还，欲杀之。侍儿曰：“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，来降我，因以有娠。”

王囚之，后遂生男。王置之豕牢，豕以口气嘘之，不死，王以为神，乃听收养。长而善射，王忌其猛，复欲杀之，东明乃奔走，南至淹滞水，以弓击水，鱼鳖皆浮为桥，东明乘之得渡，至夫余而王焉。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。其国，汉之玄菟郡也，在辽东之东，去辽东千里。汉、魏世，南与朝鲜、秽貃，东与沃沮，北与夫余接。

汉武帝元封四年，灭朝鲜，置玄菟郡，以高句骊为县以属之。

句骊地方可二千里，中有辽山，辽水所出。其王都于丸都之下，多大山深谷，无原泽，百姓依之以居，食涧水。虽土著，无良田，故其俗节食。好治宫室，于所居之左立大屋，祭鬼神，又祠零星、社稷。人性凶急，喜寇抄。其官，有相加、对卢、沛者、古邹加、主簿、优台、使者、皁衣、先人，尊卑各有等级。言语诸事，多与夫余同，其性气、衣服有异。本有五族，有消奴部、绝奴部、慎奴部、雚奴部、桂娄部。本消奴部为王，微弱，桂娄部代之。汉时赐衣帻、朝服、鼓吹，常从玄菟郡受之。后稍骄，不复诣郡，但于东界筑小城以受之，至今犹名此城为帻沟娄。

“沟娄”者，句骊名“城”也。其置官，有对卢则不置沛者，有沛者则不置对卢。

其俗喜歌儛，国中邑落男女，每夜群聚歌戏。其人洁清自喜，善藏酿，跪拜申一脚，行步皆走。以十月祭天大会，名曰“东明”。其公会衣服，皆锦绣金银以自饰。大加、主簿头所著似帻而无后；其小加著折风，形如弁。其国无牢狱，有罪者，则会诸加评议杀之，没入妻子。其俗好淫，男女多相奔诱。已嫁娶，便稍作送终之衣。

其死葬，有椁无棺。好厚葬，金银财币尽于送死。积石为封，列植松柏。兄死妻嫂。

其马皆小，便登山。国人尚气力，便弓矢刀矛。有铠甲，习战斗，沃沮、东秽皆属焉。

王莽初，发高骊兵以伐胡，不欲行，强迫遣之，皆亡出塞为寇盗。州郡归咎于句骊侯驺，严尤诱而斩之，王莽大悦，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，当此时为侯矣。光武八年，高句骊王遣使朝贡，始称王。至殇、安之间，其王名宫，数寇辽东，玄菟太守蔡风讨之不能禁。宫死，子伯固立。顺、和之间，复数犯辽东寇抄。灵帝建宁二年，玄菟太守耿临讨之，斩首虏数百级，伯固乃降属辽东。公孙度之雄海东也，伯固与之通好。伯固死，子伊夷摸立。伊夷摸自伯固时已数寇辽东，又受亡胡五百余户。建安中，公孙康出军击之，破其国，焚烧邑落，降胡亦叛伊夷摸，伊夷摸更作新国。其后伊夷摸复击玄菟，玄菟与辽东合击，大破之。

伊夷摸死，子位宫立。位宫有勇力，便鞍马，善射猎。魏景初二年，遣太傅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，位宫遣主簿、大加将兵千人助军。正始三年，位宫寇西安、嘉平。五年，幽州刺史母丘俭将万人出玄菟讨位宫，位宫将步骑二万人逆军，大战于沸流。位宫败走，俭军追至岘，悬车束马，登丸都山，屠其所都，斩首虏万余级。

位宫单将妻息远窜。六年，俭复讨之，位宫轻将诸加奔沃沮，俭使将军王颀追之，绝沃沮千余里，到肃慎南界，刻石纪功；又到丸都山，铭不耐城而还。其后，复通中夏。

晋永嘉乱，鲜卑慕容廆据昌黎大棘城，元帝授平州刺史。句骊王乙弗利频寇辽东，廆不能制。弗利死，子刘代立。康帝建元元年，慕容廆子晃率兵伐之，刘与战，大败，单马奔走。晃乘胜追至丸都，焚其宫室，掠男子五万余口以归。孝武太元十年，句骊攻辽东、玄菟郡，后燕慕容垂遣弟农伐句骊，复二郡。垂死，子宝立，以句骊王安为平州牧，封辽东、带方二国王。安始置长史、司马、参军官，后略有辽东郡。至孙高琏，晋安帝义熙中，始奉表通贡职，历宋、齐并授爵位，年百余岁死。

子云，齐隆昌中，以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营、平二州、征东大将军、乐浪公。

高祖即位，进云车骑大将军。天监七年，诏曰：“高骊王乐浪郡公云，乃诚款著，贡驿相寻，宜隆秩命，式弘朝典。可抚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持节、常侍、都督、王并如故。”十一年、十五年，累遣使贡献。十七年，云死，子安立。普通元年，诏安纂袭封爵，持节、督营、平二州诸军事、宁东将军。七年，安卒，子延立，遣使贡献，诏以延袭爵。中大通四年、六年，大同元年、七年，累奉表献方物。太清二年，延卒，诏以其子袭延爵位。

百济者，其先东夷有三韩国，一曰马韩，二曰辰韩，三曰弁韩。弁韩、辰韩各十二国，马韩有五十四国。大国万余家，小国数千家，总十余万户，百济即其一也。

后渐强大，兼诸小国。其国本与句骊在辽东之东，晋世句骊既略有辽东，百济亦据有辽西、晋平二郡地矣，自置百济郡。晋太元中，王须；义熙中，王余映；宋元嘉中，王余毘；并遣献生口。余毘死，立子庆。庆死，子牟都立。都死，立子牟太。

齐永明中，除太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。天监元年，进太号征东将军。寻为高句骊所破，衰弱者累年，迁居南韩地。普通二年，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，称“累破句骊，今始与通好”，而百济更为强国。其年，高祖诏曰：“行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余隆，守籓海外，远修贡职，乃诚款到，朕有嘉焉。

宜率旧章，授兹荣命。可使持节、都督百济诸军事、宁东大将军、百济王。”五年，隆死，诏复以其子明为持节、督百济诸军事、绥东将军、百济王。

号所治城曰固麻，谓邑曰檐鲁，如中国之言郡县也。其国有二十二檐鲁，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。其人形长，衣服净洁。其国近倭，颇有文身者。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，行不张拱、拜不申足则异。呼帽曰冠，襦曰复衫，袴曰裈。其言参诸夏，亦秦、韩之遗俗云。中大通六年、大同七年，累遣使献方物；并请《涅盘》等经义、《毛诗》博士，并工匠、画师等，敕并给之。太清三年，不知京师寇贼，犹遣使贡献；既至，见城阙荒毁，并号恸涕泣。侯景怒，囚执之，及景平，方得还国。

新罗者，其先本辰韩种也。辰韩亦曰秦韩，相去万里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，马韩亦割其东界居之，以秦人，故名之曰秦韩。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，名国为邦，弓为弧，贼为寇，行酒为行觞。相呼皆为徒，不与马韩同。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，世相系，辰韩不得自立为王，明其流移之人故也；恒为马韩所制。辰韩始有六国，稍分为十二，新罗则其一也。其国在百济东南五千余里。其地东滨大海，南北与句骊、百济接。魏时曰新卢，宋时曰新罗，或曰斯罗。其国小，不能自通使聘。普通二年，王募名秦，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。

其俗呼城曰健牟罗，其邑在内曰啄评，在外曰邑勒，亦中国之言郡县也。国有六啄评，五十二邑勒。土地肥美，宜植五谷。多桑麻，作缣布。服牛乘马，男女有别。其官名，有子贲旱支、齐旱支、谒旱支、壹告支、奇贝旱支。其冠曰遗子礼，襦曰尉解，洿曰柯半，靴曰洗。其拜及行与高骊相类。无文字，刻木为信。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。

倭者，自云太伯之后，俗皆文身。去带方万二千余里，大抵在会稽之东，相去绝远。从带方至倭，循海水行，历韩国，乍东乍南，七千余里始度一海；海阔千余里，名瀚海，至一支国；又度一海千余里，名未卢国；又东南陆行五百里，至伊都国；又东南行百里，至奴国；又东行百里，至不弥国；又南水行二十日，至投马国；又南水行十日，陆行一月日，至祁马台国，即倭王所居。其官有伊支马，次曰弥马获支，次曰奴往鞮。民种禾稻籥麻，蚕桑织绩。有姜、桂、橘、椒、苏，出黑雉、真珠、青玉。有兽如牛，名山鼠；又有大蛇吞此兽。蛇皮坚不可斫，其上有孔，乍开乍闭，时或有光，射之中，蛇则死矣。物产略与儋耳、硃崖同。地温暖，风俗不淫。男女皆露紒。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，似中国胡公头。食饮用笾豆。其死，有棺无椁，封土作冢。人性皆嗜酒。俗不知正岁，多寿考，多至八九十，或至百岁。

其俗女多男少，贵者至四五妻，贱者犹两三妻。妇人无淫妒。无盗窃，少诤讼。若犯法，轻者没其妻子，重则灭其宗族。

汉灵帝光和中，倭国乱，相攻伐历年，乃共立一女子卑弥呼为王。弥呼无夫婿，挟鬼道，能惑众，故国人立之。有男弟佐治国。自为王，少有见者，以婢千人自侍，唯使一男子出入传教令。所处宫室，常有兵守卫。至魏景初三年，公孙渊诛后，卑弥呼始遣使朝贡，魏以为亲魏王，假金印紫绶。正始中，卑弥呼死，更立男王，国中不服，更相诛杀，复立卑弥呼宗女台与为王。其后复立男王，并受中国爵命。晋安帝时，有倭王赞。赞死，立弟弥；弥死，立子济；济死，立子兴；兴死，立弟武。

齐建元中，除武持节、督倭、新罗、任那、伽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。高祖即位，进武号征东将军。

其南有侏儒国，人长三四尺。又南黑齿国、裸国，去倭四千余里，船行可一年至。又西南万里有海人，身黑眼白，裸而丑。其肉美，行者或射而食之。

文身国，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。人体有文如兽，其额上有三文，文直者贵，文小者贱。土俗欢乐，物豊而贱，行客不赍粮。有屋宇，无城郭。其王所居，饰以金银珍丽。绕屋为緌，广一丈，实以水银，雨则流于水银之上。市用珍宝。犯轻罪者则鞭杖；犯死罪则置猛兽食之，有枉则猛兽避而不食，经宿则赦之。

大汉国，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。无兵戈，不攻战。风俗并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。

扶桑国者，齐永元元年，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，说云：“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，地在中国之东，其土多扶桑木，故以为名。”扶桑叶似桐，而初生如笋，国人食之，实如梨而赤，绩其皮为布以为衣，亦以为绵。作板屋，无城郭。有文字，以扶桑皮为纸。无兵甲，不攻战。其国法，有南北狱。若犯轻者入南狱，重罪者入北狱。有赦则赦南狱，不赦北狱。在北狱者，男女相配，生男八岁为奴，生女九岁为婢。犯罪之身，至死不出。贵人有罪，国乃大会，坐罪人于坑，对之宴饮，分诀若死别焉。以灰绕之，其一重则一身屏退，二重则及子孙，三重则及七世。名国王为乙祁；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，第二者为小对卢，第三者为纳咄沙。国王行有鼓角导从。其衣色随年改易，甲乙年青，丙丁年赤，戊己年黄，庚辛年白，壬癸年黑。

有牛角甚长，以角载物，至胜二十斛。车有马车、牛车、鹿车。国人养鹿，如中国畜牛，以乳为酪。有桑梨，经年不坏。多蒲桃。其地无铁有铜，不贵金银。市无租估。其婚姻，婿往女家门外作屋，晨夕洒扫，经年而女不悦，即驱之，相悦乃成婚。

婚礼大抵与中国同。亲丧，七日不食；祖父母丧，五日不食；兄弟伯叔姑姊妹，三日不食。设灵为神像，朝夕拜奠，不制縗绖。嗣王立，三年不视国事。其俗旧无佛法，宋大明二年，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，流通佛法、经像，教令出家，风俗遂改。

慧深又云：“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，容貌端正，色甚洁白，身体有毛，发长委地。至二、三月，竞入水则任娠，六七月产子。女人胸前无乳，项后生毛，根白，毛中有汁，以乳子，一百日能行，三四年则成人矣。见人惊避，偏畏丈夫。食咸草如禽兽。咸草叶似邪蒿，而气香味咸。”天监六年，有晋安人渡海，为风所飘至一岛，登岸，有人居止。女则如中国，而言语不可晓；男则人身而狗头，其声如吠。

其食有小豆，其衣如布。筑土为墙，其形圆，其户如窦云。

西北诸戎，汉世张骞始发西域之迹，甘英遂临西海，或遣侍子，或奉贡献，于时虽穷兵极武，仅而克捷，比之前代，其略远矣。魏时三方鼎跱，日事干戈，晋氏平吴以后，少获宁息，徒置戊己之官，诸国亦未宾从也。继以中原丧乱，胡人递起，西域与江东隔碍，重译不交。吕光之涉龟兹，亦获蛮夷之伐蛮夷，非中国之意也。

自是诸国分并，胜负强弱，难得详载。明珠翠羽，虽仞于后宫；蒲梢龙文，希入于外署。有梁受命，其奉正朔而朝阙庭者，则仇池、宕昌、高昌、邓至、河南、龟兹、于阗、滑诸国焉。今缀其风俗，为《西北戎传》云。

河南王者，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。初，慕容奕洛干有二子，庶长曰吐谷浑，嫡曰廆。洛干卒，廆嗣位，吐谷浑避之西徙。廆追留之，而牛马皆西走，不肯还，因遂徙上陇，度枹罕，出凉州西南，至赤水而居之。其地则张掖之南，陇西之西，在河之南，故以为号。其界东至垒川，西邻于阗，北接高昌，东北通秦岭，方千余里，盖古之流沙地焉。乏草木，少水潦，四时恒有冰雪，唯六七月雨雹甚盛；若晴则风飘沙砾，常蔽光景。其地有麦无谷。有青海方数百里，放牝马其侧，辄生驹，土人谓之龙种，故其国多善马。有屋宇，杂以百子帐，即穹庐也。著小袖袍、小口袴、大头长裙帽。女子披发为辫。

其后吐谷浑孙叶延，颇识书记，自谓“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，吾盖公孙之子也”。礼以王父字为国氏，因姓吐谷浑，亦为国号。至其末孙阿豺，始受中国官爵。

弟子慕延，宋元嘉末又自号河南王。慕延死，从弟拾寅立，乃用书契，起城池，筑宫殿，其小王并立宅。国中有佛法。拾寅死，子度易侯立；易侯死，子休留代立。

齐永明中，以代为使持节、都督西秦、河、沙三州、镇西将军、护羌校尉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。梁兴，进代为征西将军。代死，子休运筹袭爵位。天监十三年，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，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，诏许焉。十五年，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。其使或岁再三至，或再岁一至。其地与益州邻，常通商贾，民慕其利，多往从之，教其书记，为之辞译，稍桀黠矣。普通元年，又奉献方物。筹死，子呵罗真立。大通三年，诏以为宁西将军、护羌校尉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。真死，子佛辅袭爵位，其世子又遣使献白龙驹于皇太子。

高昌国，阚氏为主，其后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无讳袭破之，其王阚爽奔于芮芮。

无讳据之称王，一世而灭。国人又立麹氏为王，名嘉，元魏授车骑将军、司空公、都督秦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、金城郡开国公。在位二十四年卒，谥曰昭武王。子子坚，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瓜州诸军事、瓜州刺史、河西郡开国公、仪同三司、高昌王嗣位。

其国盖车师之故地也。南接河南，东连燉煌，西次龟兹，北邻敕勒。置四十六镇，交河、田地、高宁、临川、横截、柳婆、洿林、新兴、由宁、始昌、笃进、白力等，皆其镇名。官有四镇将军及杂号将军、长史、司马、门下校郎、中兵校郎、通事舍人、通事令史、谘议、校尉、主簿。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。有《五经》、历代史、诸子集。面貌类高骊，辫发垂之于背，著长身小袖袍、缦裆袴。女子头发辫而不垂，著锦缬缨珞环钏。姻有六礼。其地高燥，筑土为城，架木为屋，土覆其上。

寒暑与益州相似。备植九谷，人多啖罝及羊牛肉。出良马、蒲陶酒、石盐。多草木，草实如茧，茧中丝如细纑，名为白叠子，国人多取织以为布。布甚软白，交市用焉。

有朝乌者，旦旦集王殿前，为行列，不畏人，日出然后散去。大同中，子坚遣使献鸣盐枕、蒲陶、良马、氍毹等物。

滑国者，车师之别种也。汉永建元年，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，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。自魏、晋以来，不通中国。至天监十五年，其王厌带夷栗始遣使献方物。普通元年，又遣使献黄师子、白貂裘、波斯锦等物。七年，又奉表贡献。

元魏之居桑乾也，滑犹为小国，属芮芮。后稍强大，征其旁国波斯、盘盘、罽宾、焉耆、龟兹、疏勒、姑墨、于阗、句盘等国，开地千余里。土地温暖，多山川树木，有五谷。国人以罝及羊肉为粮。其兽有师子、两脚骆驼，野驴有角。人皆善射，著小袖长身袍，用金玉为带。女人被裘，头上刻木为角，长六尺，以金银饰之。

少女子，兄弟共妻。无城郭，氈屋为居，东向开户。其王坐金床，随太岁转，与妻并坐接客。无文字，以木为契。与旁国通，则使旁国胡为胡书，羊皮为纸。无职官。

事天神、火神，每日则出户祀神而后食。其跪一拜而止。葬以木为椁。父母死，其子截一耳，葬讫即吉。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。

周古柯国，滑旁小国也。普通元年，使使随滑来献方物。

呵跋檀国，亦滑旁小国也。凡滑旁之国，衣服容貌皆与滑同。普通元年，使使随滑使来献方物。

胡蜜丹国，亦滑旁小国也。普通元年，使使随滑使来献方物。

白题国，王姓支名史稽毅，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。汉灌婴与匈奴战，斩白题骑一人。今在滑国东，去滑六日行，西极波斯。土地出粟、麦、瓜果，食物略与滑同。普通三年，遣使献方物。

龟兹者，西域之旧国也。后汉光武时，其王名弘，为莎车王贤所杀，灭其族。

贤使其子则罗为龟兹王，国人又杀则罗。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王，由是属匈奴。

然龟兹在汉世常为大国，所都曰延城。魏文帝初即位，遣使贡献。晋太康中，遣子入侍。太元七年，秦主苻坚遣将吕光伐西域。至龟兹，龟兹王帛纯载宝出奔，光入其城。城有三重，外城与长安城等，室屋壮丽，饰以琅玕金玉。光立帛纯弟震为王而归，自此与中国绝不通。普通二年，王尼瑞摩珠那胜遣使奉表贡献。

于阗国，西域之属也。后汉建武末，王俞为莎车王贤所破，徙为骊归王，以其弟君得为于阗王，暴虐，百姓患之。永平中，其种人都末杀君得，大人休莫霸又杀都末，自立为王。霸死，兄子广得立，后击虏莎车王贤以归，杀之，遂为强国，西北诸小国皆服从。

其地多水潦沙石，气温，宜稻、麦、蒲桃。有水出玉，名曰玉河。国人善铸铜器。其治曰西山城，有屋室市井。果蓏菜蔬与中国等。尤敬佛法。王所居室，加以硃画。王冠金帻，如今胡公帽；与妻并坐接客。国中妇人皆辫发，衣裘袴。其人恭，相见则跪，其跪则一膝至地。书则以木为笔札，以玉为印。国人得书，戴于首而后开札。魏文帝时，王山习献名马。天监九年，遣使献方物。十三年，又献波罗婆步鄣。十八年，又献琉璃罂。大同七年，又献外国刻玉佛。

渴盘陁国，于阗西小国也。西邻滑国，南接罽宾国，北连沙勒国。所治在山谷中，城周回十余里，国有十二城。风俗与于阗相类。衣吉贝布，著长身小袖袍、小口袴。地宜小麦，资以为粮。多牛马骆驼羊等。出好氈、金、玉。王姓葛沙氏。中大同元年，遣使献方物。

末国，汉世且末国也。胜兵万余户。北与丁零，东与白题，西与波斯接。土人剪发，著氈帽、小袖衣，为衫则开颈而缝前。多牛羊骡驴。其王安末深盘，普通五年，遣使来贡献。

波斯国，其先有波斯匿王者，子孙以王父字为氏，因为国号。国有城，周回三十二里，城高四丈，皆有楼观，城内屋宇数百千间，城外佛寺二三百所。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，山非过高，其势连接甚远，中有鹫鸟啖羊，土人极以为患。国中有优钵昙花，鲜华可爱。出龙驹马。咸池生珊瑚树，长一二尺。亦有琥珀、马脑、真珠、玫回等，国内不以为珍。市买用金银。婚姻法：下聘讫，女婿将数十人迎妇，婿著金线锦袍、师子锦袴，戴天冠，妇亦如之。妇兄弟便来捉手付度，夫妇之礼，于兹永毕。国东与滑国，西及南俱与婆罗门国，北与泛忄栗国接。中大通二年，遣使献佛牙。

宕昌国，在河南之东南，益州之西北，陇西之西，羌种也。宋孝武世，其王梁帟忽始献方物。天监四年，王梁弥博来献甘草、当归，诏以为使持节、都督河、凉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东羌校尉、河、凉二州刺史、陇西公、宕昌王，佩以金章。

弥博死，子弥泰立；大同七年，复授以父爵位。其衣服、风俗与河南略同。

邓至国，居西凉州界，羌别种也。世号持节、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。宋文帝时，王象屈耽遣使献马。天监元年，诏以邓至王象舒彭为督西凉州诸军事，号安北将军。五年，舒彭遣使献黄耆四百斤、马四匹。其俗呼帽曰突何，其衣服与宕昌同。

武兴国，本仇池。杨难当自立为秦王，宋文帝遣裴方明讨之，难当奔魏。其兄子文德又聚众茄卢，宋因授以爵位，魏又攻之，文德奔汉中。从弟僧嗣又自立，复戍茄卢。卒，文德弟文度立，以弟文洪为白水太守，屯武兴，宋世以为武都王。武兴之国，自于此矣。难当族弟广香又攻杀文度，自立为阴平王、茄卢镇主。卒，子炅立；炅死，子崇祖立；崇祖死，子孟孙立。齐永明中，魏氏南梁州刺史、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功山归款，齐世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、仇池公。文洪死，以族人集始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天监初，以集始为使持节、都督秦、雍二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羌校尉、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灵珍为冠军将军，孟孙为假节、督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集始死，子绍先袭爵位。二年，以灵珍为持节、督陇右诸军事、左将军、北梁州刺史、仇池王。十年，孟孙死，诏赠安沙将军、北雍州刺史。子定袭封爵。

绍先死，子智慧立。大同元年，克复汉中，智慧遣使上表，求率四千户归国，诏许焉，即以为东益州。

其国东连秦岭，西接宕昌，去宕昌八百里，南去汉中四百里，北去岐州三百里，东去长安九百里。本有十万户，世世分减。其大姓有符氏、姜氏。言语与中国同。

著乌皁突骑帽、长身小袖袍、小口袴、皮靴。地植九谷。婚姻备六礼。知书疏。种桑麻。出、绢、精布、漆、蜡、椒等。山出铜铁。

芮芮国，盖匈奴别种。魏、晋世，匈奴分为数百千部，各有名号，芮芮其一部也。自元魏南迁，因擅其故地。无城郭，随水草畜牧，以穹庐为居。辫发，衣锦，小袖袍，小口袴，深雍靴。其地苦寒，七月流澌亘河。宋升明中，遣王洪轨使焉，引之共伐魏。齐建元元年，洪轨始至其国，国王率三十万骑，出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，魏人闭关不敢战。后稍侵弱。永明中，为丁零所破，更为小国而南移其居。天监中，始破丁零，复其旧土。始筑城郭，名曰木末城。十四年，遣使献乌貂裘。普通元年，又遣使献方物。是后数岁一至焉。大同七年，又献马一匹、金一斤。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，前对皎日，后则泥潦横流，故其战败莫能追及。或于中夏为之，则曀而不雨，问其故，以暖云。

史臣曰：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，地穷边裔，各有疆域。若山奇海异，怪类殊种，前古未闻，往牒不记。故知九州之外，八荒之表，辩方物土，莫究其极。高祖以德怀之，故朝贡岁至，美矣。

## 列传第四十九 豫章王综 武陵王纪 临贺王正德 河东王誉

豫章王综，字世谦，高祖第二子也。天监三年，封豫章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五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寻进号北中郎将。十年，迁都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十三年，迁安右将军、领石头戍军事。十五年，迁西中郎将，兼护军将军，又迁安前将军、丹阳尹。十六年，复为北中郎将、南徐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入为侍中、镇右将军，置佐史。

初，其母吴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，七月而生综，宫中多疑之者。及淑媛宠衰怨望，遂陈疑似之说，故综怀之。既长，有才学，善属文。高祖御诸子以礼，朝见不甚数，综恒怨不见知。每出籓，淑媛恒随之镇。至年十五六，尚裸袒嬉戏于前，昼夜无别，内外咸有秽议。综在徐州，政刑酷暴。又有勇力，手制奔马。常微行夜出，无有期度。每高祖有敕疏至，辄忿恚形于颜色，群臣莫敢言者。恒于别室祠齐氏七庙，又微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。然犹无以自信，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，渗，即为父子。综乃私发齐东昏墓，出骨，沥臂血试之。并杀一男，取其骨试之，皆有验，自此常怀异志。

四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兗、兗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兗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。闻齐建安王萧宝寅在魏，遂使人入北与之相知，谓为叔父，许举镇归之。会大举北伐。六年，魏将元法僧以彭城降，高祖乃令综都督众军，镇于彭城，与魏将安豊王元延明相持。高祖以连兵既久，虑有衅生，敕综退军。综惧南归则无因复与宝寅相见，乃与数骑夜奔于延明，魏以为侍中、太尉、高平公、丹阳王，邑七千户，钱三百万，布绢三千匹，杂彩千匹，马五十匹，羊五百口，奴婢一百人。综乃改名纘，字德文，追为齐东昏服斩衰。于是有司奏削爵土，绝属籍，改其姓为悖氏。俄有诏复之，封其子直为永新侯，邑千户。大通二年，萧宝寅在魏据长安反，综自洛阳北遁，将赴之，为津吏所执，魏人杀之，时年四十九。

初，综既不得志，尝作《听钟鸣》、《悲落叶》辞，以申其志。大略曰：听钟鸣，当知在帝城。参差定难数，历乱百愁生。去声悬窈窕，来响急徘徊。

谁怜传漏子，辛苦建章台。

听钟鸣，听听非一所。怀瑾握瑜空掷去，攀松折桂谁相许？昔朋旧爱各东西，譬如落叶不更齐。漂漂孤雁何所栖，依依别鹤夜半啼。

听钟鸣，听此何穷极？二十有余年，淹留在京域。窥明镜，罢容色，云悲海思徒掩抑。

其《悲落叶》云：

悲落叶，连翩下重叠。落且飞，纵横去不归。

悲落叶，落叶悲。人生譬如此，零落不可持。

悲落叶，落叶何时还？夙昔共根本，无复一相关。

当时见者莫不悲之。

武陵王纪，字世询，高祖第八子也。少勤学，有文才，属辞不好轻华，甚有骨气。天监十三年，封为武陵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历位宁远将军、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、轻车将军、丹阳尹。出为会稽太守，寻以其郡为东扬州，仍为刺史，加使持节、东中郎将。征为侍中，领石头戍军事。出为宣惠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征为使持节、宣惠将军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。寻改授持节、都督益、梁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加鼓吹一部。大同十一年，授散骑常侍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初，天监中，震太阳门，成字曰“绍宗梁位唯武王”，解者以为武王者，武陵王也，于是朝野属意焉。及太清中，侯景乱，纪不赴援。高祖崩后，纪乃僭号于蜀，改年曰天正。立子圆照为皇太子，圆正为西阳王，圆满竟陵王，圆普南谯王，圆肃宜都王。以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永豊侯捴为征西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封秦郡王。司马王僧略、直兵参军徐怦并固谏，纪以为贰于己，皆杀之。永豊侯捴叹曰：“王不免矣！夫善人国之基也，今反诛之，不亡何待！”又谓所亲曰：“昔桓玄年号大亨，识者谓之‘二月了’，而玄之败实在仲春。今年曰天正，在文为‘一止’，其能久乎？”

太清五年夏四月，纪帅军东下至巴郡，以讨侯景为名，将图荆陕。闻西魏侵蜀，遣其将南梁州刺史谯淹回军赴援。五月日，西魏将尉迟迥帅众逼涪水，潼州刺史杨乾运以城降之，迥分军据守，即趋成都。丁丑，纪次于西陵，舳舻翳川，旌甲曜日，军容甚盛。世祖命护军将军陆法和于硖口夹岸筑二垒，镇江以断之。时陆纳未平，蜀军复逼，物情恇扰，世祖忧焉。法和告急，旬日相继。世祖乃拔任约于狱，以为晋安王司马，撤禁兵以配之；并遣宣猛将军刘棻共约西赴。六月，纪筑连城，攻绝铁鏁。世祖复于狱拔谢答仁为步兵校尉，配众一旅，上赴法和。世祖与纪书曰：“皇帝敬问假黄钺太尉武陵王：自九黎侵轶，三苗寇扰，天长丧乱，獯丑冯陵，虔刘象魏，黍离王室。朕枕戈东望，泣血西浮，殒爱子于二方，无诸侯之八百，身被属甲，手贯流矢。俄而风树之酷，万恨始缠，霜露之悲，百忧继集，扣心饮胆，志不图全。直以宗社缀旒，鲸鲵未剪，尝胆待旦，龚行天罚，独运四聪，坐挥八柄。

虽复结坛待将，褰帷纳士，拒赤壁之兵，无谋于鲁肃；烧乌巢之米，不访于荀攸；才智将殚，金贝殆竭，傍无寸助，险阻备尝。遂得斩长狄于驹门，挫蚩尤于枫木。

怨耻既雪，天下无尘，经营四方，专资一力，方与岳牧，同兹清静。隆暑炎赫，弟比何如？文武具僚，当有劳弊。今遣散骑常侍、光州刺史郑安忠，指宣往怀。”仍令喻意于纪，许其还蜀，专制岷方。纪不从命，报书如家人礼。庚申，纪将侯睿率众缘山将规进取，任约、谢答仁与战，破之。既而陆纳平，诸军并西赴，世祖又与纪书曰：“甚苦大智！季月烦暑，流金烁石，聚蚊成雷，封狐千里，以兹玉体，辛苦行阵。乃眷西顾，我劳如何？自獯丑凭陵，羯胡叛换，吾年为一日之长，属有平乱之功，膺此乐推，事归当璧。傥遣使乎，良所迟也。如曰不然，于此投笔。友于兄弟，分形共气。兄肥弟瘦，无复相代之期；让枣推梨，长罢欢愉之日。上林静拱，闻四鸟之哀鸣；宣室披图，嗟万始之长逝。心乎爱矣，书不尽言。”大智，纪之别字也。纪遣所署度支尚书乐奉业至于江陵，论和缉之计，依前旨还蜀。世祖知纪必破，遂拒而不许。丙戌，巴兴民苻升、徐子初等斩纪硖口城主公孙晃，降于众军。

王琳、宋簉、任约、谢答仁等因进攻侯睿，陷其三垒，于是两岸十余城遂俱降。将军樊猛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，俱杀之于硖口，时年四十六。有司奏请绝其属籍，世祖许之，赐姓饕餮氏。

初，纪将僭号，妖怪非一。其最异者，内寝柏殿柱绕节生花，其茎四十有六，靃靡可爱，状似荷花。识者曰：“王敦杖花，非佳事也。”纪年号天正，与萧栋暗合，佥曰“天”字“二人”也，“正”字“一止”也。栋、纪僭号，各一年而灭。

临贺王正德，字公和，临川靖惠王第三子也。少粗险，不拘礼节。初，高祖未有男，养之为子。及高祖践极，便希储贰，后立昭明太子，封正德为西豊侯，邑五百户。自此怨望，恒怀不轨，睥睨宫扆，觊幸灾变。普通六年，以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，置佐史。顷之，遂逃奔于魏，有司奏削封爵。七年，又自魏逃归，高祖不之过也。复其封爵，仍除征虏将军。

中大通四年，为信武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征为侍中、抚军将军，置佐史，封临贺郡王，邑二千户，又加左卫将军。而凶暴日甚，招聚亡命。侯景知其有奸心，乃密令诱说，厚相要结。遗正德书曰：“今天子年尊，奸臣乱国，宪章错谬，政令颠倒，以景观之，计日必败。况大王属当储贰，中被废辱，天下义士，窃所痛心，在景愚忠，能无忿慨？今四海业业，归心大王，大王岂得顾此私情，弃兹亿兆！景虽不武，实思自奋。愿王允副苍生，鉴斯诚款。”正德览书大喜曰：“侯景意暗与我同，此天赞也。”遂许之。及景至江，正德潜运空舫，诈称迎荻，以济景焉。朝廷未知其谋，犹遣正德守硃雀航。景至，正德乃引军与景俱进，景推正德为天子，改年为正平元年，景为丞相。台城没，复太清之号，降正德为大司马。正德有怨言，景闻之，虑其为变，矫诏杀之。

河东王誉，字重孙，昭明太子第二子也。普通二年，封枝江县公。中大通三年，改封河东郡王，邑二千户。除宁远将军、石头戍军事。出为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。

还除侍中、轻车将军，置佐史。出为南中郎将、湘州刺史。

未几，侯景寇京邑，誉率军入援，至青草湖，台城没，有诏班师，誉还湘镇。

时世祖军于武城，新除雍州刺史张纘密报世祖曰：“河东起兵，岳阳聚米，共为不逞，将袭江陵。”世祖甚惧，因步道间还，遣谘议周弘直至誉所，督其粮众。誉曰：“各自军府，何忽隶人？”前后使三反，誉并不从。世祖大怒，乃遣世子方等征之，反为誉所败死。又令信州刺史鲍泉讨誉，并与书陈示祸福，许其迁善。誉不答，修浚城池，为拒守之计。谓鲍泉曰：“败军之将，势岂语勇？欲前即前，无所多说。”

泉军于石椁寺，誉帅众逆击之，不利而还。泉进军于橘洲，誉又尽锐攻之，不克。

会已暮，士卒疲弊，泉因出击，大败之，斩首三千级，溺死者万余人。誉于是焚长沙郭邑，驱居民于城内，鲍泉度军围之。誉幼而骁勇，兼有胆气，能抚循士卒，甚得众心。及被围既久，虽外内断绝，而备守犹固。后世祖又遣领军将军王僧辩代鲍泉攻誉，僧辩筑土山以临城内，日夕苦攻，矢石如雨，城中将士死伤者太半。誉窘急，乃潜装海船，将溃围而出。会其麾下将慕容华引僧辩入城，誉顾左右皆散，遂被执，谓守者曰：“勿杀我！得一见七官，申此谗贼，死亦无恨。”主者曰：“奉命不许。”遂斩之，传首荆镇，世祖反其首以葬焉。初，誉之将败也，私引镜照面，不见其头；又见长人盖屋，两手据地瞰其斋；又见白狗大如驴，从城而出，不知所在。誉甚恶之，俄而城陷。

史臣曰：萧综、萧正德并悖逆猖狂，自致夷灭，宜矣。太清之寇，萧纪据庸、蜀之资，遂不勤王赴难，申臣子之节；及贼景诛剪，方始起兵，师出无名，成其衅祸。呜呼！身当管、蔡之罚，盖自贻哉。

## 列传第五十 侯景

侯景，字万景，朔方人，或云雁门人。少而不羁，见惮乡里。及长，骁勇有膂力，善骑射。以选为北镇戍兵，稍立功效。魏孝昌元年，有怀朔镇兵鲜于修礼，于定州作乱，攻没郡县；又有柔玄镇兵吐斤洛周，率其党与，复寇幽、冀，与修礼相合，众十余万。后修礼见杀，部下溃散，怀朔镇将葛荣因收集之，攻杀吐斤洛周，尽有其众，谓之“葛贼”。四年，魏明帝殂，其后胡氏临朝，天柱将军尔硃荣自晋阳入杀胡氏，并诛其亲属。景始以私众见荣，荣甚奇景，即委以军事。会葛贼南逼，荣自讨，命景先驱，至河内，击，大破之，生擒葛荣，以功擢为定州刺史、大行台，封濮阳郡公。景自是威名遂著。

顷之，齐神武帝为魏相，又入洛诛尔硃氏，景复以众降之，仍为神武所用。景性残忍酷虐，驭军严整；然破掠所得财宝，皆班赐将士，故咸为之用，所向多捷。

总揽兵权，与神武相亚。魏以为司徒、南道行台，拥众十万，专制河南。及神武疾笃，谓子澄曰：“侯景狡猾多计，反覆难知，我死后，必不为汝用。”乃为书召景。

景知之，虑及于祸，太清元年，乃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请降曰：臣闻股肱体合，则四海和平；上下猜贰，则封疆幅裂。故周、邵同德，越常之贡来臻；飞、恶离心，诸侯所以背叛。此盖成败之所由，古今如画一者也。

臣昔与魏丞相高王并肩戮力，共平灾衅，扶危戴主，匡弼社稷。中兴以后，无役不从；天平及此，有事先出。攻城每陷，野战必殄；筋力消于鞍甲，忠贞竭于寸心。乘藉机运，位阶鼎辅；宜应誓死罄节，仰报时恩，陨首流肠，溘焉罔贰。何言翰墨，一旦论此？臣所恨义非死所，壮士弗为。臣不爱命，但恐死之无益耳。而丞相既遭疾患，政出子澄。澄天性险忌，触类猜嫉，谄谀迭进，共相构毁。而部分未周，累信赐召；不顾社稷之安危，惟恐私门之不植。甘言厚币，规灭忠梗。其父若殒，将何赐容。惧谗畏戮，拒而不返，遂观兵汝、颍，拥璟周、韩。乃与豫州刺史高成、广州刺史郎椿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兗州刺史邢子才、南兗州刺史石长宣、齐州刺史许季良、东豫州刺史丘元征、洛州刺史硃浑愿、扬州刺史乐恂、北荆州刺史梅季昌、北扬州刺史元神和等，皆河南牧伯，大州帅长，各阴结私图，克相影会，秣马潜戈，待时即发。函谷以东，瑕丘以西，咸愿归诚圣朝，息肩有道，戮力同心，死无二志。惟有青、徐数州，仅须折简，一驿走来，不劳经略。

且臣与高氏衅隙已成，临患赐征，前已不赴，纵其平复，终无合理。黄河以南，臣之所职，易同反掌，附化不难。群臣颙仰，听臣而唱。若齐、宋一平，徐事燕、赵。伏惟陛下天网宏开，方同书轨，闻兹寸款，惟应霈然。

丁和既至，高祖召群臣廷议。尚书仆射谢举及百辟等议，皆云纳侯景非宜，高祖不从是议而纳景。及齐神武卒，其子澄嗣，是为文襄帝。高祖乃下诏封景河南王、大将军、使持节、董督河南南北诸军事、大行台，承制辄行，如邓禹故事，给鼓吹一部。齐文襄遣大将军慕容绍宗围景于长社，景请西魏为援，西魏遣其五城王元庆等率兵救之，绍宗乃退。景复请兵于司州刺史羊鸦仁，鸦仁遣长史邓鸿率兵至汝水，元庆军又夜遁。于是据悬瓠、项城，求遣刺史以镇之。诏以羊鸦仁为豫、司二州刺史，移镇悬瓠；西阳太守羊思建为殷州刺史，镇项城。

魏既新丧元帅，景又举河南内附，齐文襄虑景与西、南合从，方为己患，乃以书喻景曰：

盖闻位为大宝，守之未易；仁诚重任，终之实难。或杀身成名，或去食存信；比性命于鸿毛，等节义于熊掌。夫然者，举不失德，动无过事；进不见恶，退无谤言。

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，孤子相于，偏所眷属，缱绻衿期，绸缪寤语，义贯终始，情存岁寒。司徒自少及长，从微至著，共相成生，非无恩德。既爵冠通侯，位标上等，门容驷马，室飨万钟，财利润于乡党，荣华被于亲戚。意气相倾，人伦所重，感于知己，义在忘躯。眷为国士者，乃立漆身之节；馈以壶飧者，便致扶轮之效。

若然尚不能已，况其重于此乎！

幸以故旧之义，欲持子孙相托，方为秦晋之匹，共成刘范之亲。假使日往月来，时移世易，门无强廕，家有幼孤，犹加璧不遗，分宅相济，无忘先德，以恤后人。

况闻负杖行歌，便已狼顾犬噬，于名无所成，于义无所取，不蹈忠臣之迹，自陷叛人之地。力不足以自强，势不足以自保；率乌合之众，为累卵之危。西求救于黑泰，南请援于萧氏，以狐疑之心，为首鼠之事。入秦则秦人不容，归吴则吴人不信。当今相视，未见其可，不知终久，持此安归。相推本心，必不应尔。当是不逞之人，曲为口端之说，遂怀市虎之疑，乃致投杼之惑耳。

比来举止，事已可见，人相疑误，想自觉知，合门大小，并付司寇。近者，聊命偏师，前驱致讨，南兗、扬州，应时克复。即欲乘机，长驱悬瓠；属以炎暑，欲为后图。方凭国灵，龚行天罚，器械精新，士马强盛。内外感德，上下齐心，三令五申，可蹈汤火。若使旗鼓相望，埃尘相接，势如沃雪，事等注萤。夫明者去危就安，智者转祸为福。宁使我负人，不使人负我。当开从善之门，决改先迷之路。今刷心荡意，除嫌去恶，想犹致疑，未便见信。若能卷甲来朝，垂丱还阙者，当授豫州刺史。即使终君之世，所部文武更不追摄。进得保其禄位，退则不丧功名。君门眷属，可以无恙；宠妻爱子，亦送相还。仍为通家，卒成亲好。所不食言，有如皎日。君既不能东封函谷，南向称孤，受制于人，威名顿尽。空使兄弟子侄，足首异门，垂发戴白，同之涂炭，闻者酸鼻，见者寒心，矧伊骨肉，能无愧也？

孤子今日不应方遣此书，但见蔡遵道云：司徒本无归西之心，深有悔祸之意，闻西兵将至，遣遵道向崤中参其多少；少则与其同力，多则更为其备。又云：房长史在彼之日，司徒尝欲遣书启，将改过自新。已差李龙仁，垂欲发遣，闻房已远，遂复停发。未知遵道此言为虚为实，但既有所闻，不容不相尽告。吉凶之理，想自图之。

景报书曰：

盖闻立身扬名者，义也；在躬所宝者，生也。苟事当其义，则节士不爱其躯；刑罚斯舛，则君子实重其命。昔微子发狂而去殷，陈平怀智而背楚者，良有以也。

仆乡曲布衣，本乖艺用。初逢天柱，赐忝帷幄之谋；晚遇永熙，委以干戈之任。出身为国，绵历二纪，犯危履难，岂避风霜。遂得躬被衮衣，口飧玉食，富贵当年，光荣身世。何为一旦举旌璟，援桴鼓，而北面相抗者，何哉？实以畏惧危亡，恐招祸害，捐躯非义，身名两灭故耳。何者？往年之暮，尊王遘疾，神不祐善，祈祷莫瘳。遂使嬖幸擅威权，阍寺肆诡惑，上下相猜，心腹离贰。仆妻子在宅，无事见围；段康之谋，莫知所以；卢潜入军，未审何故。翼翼小心，常怀战忄栗，有靦面目，宁不自疑。及回师长社，希自陈状，简书未达，斧钺已临。既旌旗相对，咫尺不远，飞书每奏，兼申鄙情；而群卒恃雄，眇然不顾，运戟推锋，专欲屠灭。筑围堰水，三板仅存，举目相看，命悬晷刻，不忍死亡，出战城下。禽兽恶死，人伦好生，送地拘秦，非乐为也。但尊王平昔见与，比肩共奖帝室，虽形势参差，寒暑小异，丞相司徒，雁行而已。福禄官荣，自是天爵，劳而后受，理不相干，欲求吞炭，何其谬也！然窃人之财，犹谓为盗，禄去公室，相为不取。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祈恩私第，何足关言。

赐示“不能东封函谷，受制于人”，当似教仆贤祭仲而褒季氏。无主之国，在礼未闻，动而不法，何以取训？窃以分财养幼，事归令终，舍宅存孤，谁云隙末？

复言仆“众不足以自强，危如累卵”。然纣有亿兆夷人，卒降十乱；桀之百克，终自无后。颍川之战，即是殷监。轻重由人，非鼎在德。苟能忠信，虽弱必强。殷忧启圣，处危何苦。况今梁道邕熙，招携以礼，被我兽文，縻之好爵。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，扫夷秽以拯黎元，东羁瓯越，西通汧、陇。吴、楚剽劲，带甲千群；吴兵冀马，控弦十万。兼仆所部义勇如林，奋义取威，不期而发，大风一振，枯干必摧，凝霜暂落，秋蒂自殒。此而为弱，谁足称强！

又见诬两端，受疑二国。斟酌物情，一何至此！昔陈平背楚，归汉则王；百里出虞，入秦斯霸。盖昏明由主，用舍在时，奉礼而行，神其庇也。

书称士马精新，克日齐举，夸张形胜，指期荡灭。窃以寒飂白露，节候乃同；秋风扬尘，马首何异。徒知北方之力争，未识西、南之合从，苟欲徇意于前途，不觉坑阱在其侧。若云去危令归正朔，转祸以脱网罗，彼既嗤仆之愚迷，此亦笑君之晦昧。今已引二邦，扬旌北讨，熊豹齐奋，克复中原，荆、襄、广、颍已属关右，项城、悬瓠亦奉南朝，幸自取之，何劳恩赐。然权变不一，理有万途。为君计者，莫若割地两和，二分鼎峙，燕、卫、晋、赵足相奉禄，齐、曹、宋、鲁悉归大梁，使仆得输力南朝，北敦姻好，束帛交行，戎车不动。仆立当世之功，君卒祖祢之业，各保疆界，躬享岁时，百姓乂宁，四民安堵。孰若驱农夫于陇亩，抗勍敌于三方，避干戈于首尾，当锋镝于心腹。纵太公为将，不能获存，归之高明，何以克济。

复寻来书云，仆妻子悉拘司寇。以之见要，庶其可及。当是见疑褊心，未识大趣。何者？昔王陵附汉，母在不归；太上囚楚，乞羹自若。矧伊妻子，而可介意。

脱谓诛之有益，欲止不能；杀之无损，徒复坑戮。家累在君，何关仆也？而遵道所传，颇亦非谬，但在缧绁，恐不备尽，故重陈辞，更论款曲。所望良图，时惠报旨。

然昔与盟主，事等琴瑟，谗人间之，翻为仇敌。抚弦搦矢，不觉伤怀，裂帛还书，知何能述。

十二月，景率军围谯城不下，退攻城父，拔之。又遣其行台左丞王伟、左民郎中王则诣阙献策，求诸元子弟立为魏主，辅以北伐，许之。诏遣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，须渡江，许即伪位，乘舆副御以资给之。

齐文襄又遣慕容绍宗追景，景退入涡阳，马尚有数千匹，甲卒数万人，车万余辆，相持于涡北。景军食尽，士卒并北人，不乐南渡，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。景军溃散，乃与腹心数骑自峡石济淮，稍收散卒，得马步八百人，奔寿春，监州韦黯纳之。景启求贬削，优诏不许，仍以为豫州牧，本官如故。

景既据寿春，遂怀反叛，属城居民，悉召募为军士，辄停责市估及田租，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卒。又启求锦万匹，为军人袍，领军硃异议以御府锦署止充颁赏远近，不容以供边城戎服，请送青布以给之。景得布，悉用为袍衫，因尚青色。又以台所给仗，多不能精，启请东冶锻工，欲更营造，敕并给之。景自涡阳败后，多所征求，朝廷含弘，未尝拒绝。

先是，豫州刺史贞阳侯渊明督众军围彭城，兵败没于魏。至是，遣使还述魏人请追前好。二年二月，高祖又与魏连和。景闻之惧，驰启固谏，高祖不从。尔后表疏跋扈，言辞不逊。鄱阳王范镇合肥，及司州刺史羊鸦仁俱累启称景有异志，领军硃异曰：“侯景数百叛虏，何能为役？”并抑不奏闻，而逾加赏赐，所以奸谋益果。

又知临贺王正德怨望朝廷，密令要结，正德许为内启。八月，景遂发兵反，攻马头、木栅，执太守刘神茂、戍主曹璆等。于是诏郢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，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为北道都督，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，同讨景，济自历阳；又令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、邵陵王纶持节，董督众军。

十月，景留其中军王显贵守寿春城，出军伪向合肥，遂袭谯州，助防董绍先开城降之，执刺史豊城侯泰。高祖闻之，遣太子家令王质率兵三千巡江遏防。景进攻历阳，历阳太守庄铁遣弟均率数百人夜斫景营，不克，均战没，铁又降之。萧正德先遣大船数十艘，伪称载荻，实装济景。景至京口，将渡，虑王质为梗。俄而质无故退，景闻之尚未信也，乃密遣觇之。谓使者曰：“质若审退，可折江东树枝为验。”

觇人如言而返，景大喜曰：“吾事办矣。”乃自采石济，马数百匹，兵千人，京师不之觉。景即分袭姑孰，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，遂至慈湖。于是诏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为都督城内诸军事，都官尚书羊侃为军师将军以副焉；南浦侯推守东府城，西豊公大春守石头城，轻车长史谢禧守白下。

既而景至硃雀航，萧正德先屯丹阳郡，至是，率所部与景合。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，见景至航，命彻航，始除一舶，遂弃军走南塘，游军复闭航渡景。

皇太子以所乘马授王质，配精兵三千，使援庾信。质至领军府，与贼遇，未阵便奔走，景乘胜至阙下。西豊公大春弃石头城走，景遣其仪同于子悦据之。谢禧亦弃白下城走。景于是百道攻城，持火炬烧大司马、东西华诸门。城中仓卒，未有其备，乃凿门楼，下水沃火，久之方灭。贼又斫东掖门将开，羊侃凿门扇，刺杀数人，贼乃退。又登东宫墙，射城内，至夜，太宗募人出烧东宫，东宫台殿遂尽。景又烧城西马厩、士林馆、太府寺。明日，景又作木驴数百攻城，城上飞石掷之，所值皆碎破。景苦攻不克，伤损甚多，乃止攻，筑长围以绝内外，启求诛中领军硃异、太子右卫率陆验、兼少府卿徐膋、制局监周石珍等。城内亦射赏格出外：“有能斩景首，授以景位，并钱一亿万，布绢各万匹，女乐二部。”

十一月，景立萧正德为帝，即伪位于仪贤堂，改年曰正平。初，童谣有“正平”

之言，故立号以应之。景自为相国、天柱将军，正德以女妻之。

景又攻东府城，设百尺楼车，钩城堞尽落，城遂陷。景使其仪同卢晖略率数千人，持长刀夹城门，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，贼交兵杀之，死者二千余人。南浦侯推是日遇害。景使正德子见理、仪同卢晖略守东府城。

景又于城东西各起一土山以临城内，城内亦作两山以应之，王公以下皆负土。

初，景至，便望克定京师，号令甚明，不犯百姓。既攻城不下，人心离阻，又恐援军总集，众必溃散，乃纵兵杀掠，交尸塞路，富室豪家，恣意裒剥，子女妻妾，悉入军营。及筑土山，不限贵贱，昼夜不息，乱加殴棰，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，号哭之声，响动天地。百姓不敢藏隐，并出从之，旬日之间，众至数万。

景仪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，会事泄见杀。至是，邵陵王纶率西豊公大春、新涂将军永安侯确、超武将军南安乡侯骏、前谯州刺史赵伯超、武州刺史萧弄璋、步兵校尉尹思合等，马步三万发自京口，直据钟山。景党大骇，具船舟咸欲逃散，分遣万余人距纶，纶击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旦日，景复陈兵覆舟山北，纶亦列阵以待之。景不进，相持。会日暮，景引军还，南安侯骏率数十骑挑之，景回军与战，骏退。时赵伯超陈于玄武湖北，见骏急，不赴，乃率军前走，众军因乱，遂败绩。

纶奔京口。贼尽获辎重器甲，斩首数百级，生俘千余人，获西豊公大春、纶司马庄丘惠达、直阁将军胡子约、广陵令霍俊等，来送城下徇之，逼云“已擒邵陵王”，俊独云“王小小失利，已全军还京口，城中但坚守，援军寻至”。贼以刀殴之，俊言辞颜色如旧，景义而释之。

是日，鄱阳世子嗣、裴之高至后渚，结营于蔡洲。景分军屯南岸。

十二月，景造诸攻具及飞楼、橦车、登城车、登堞车、阶道车、火车，并高数丈，一车至二十轮，陈于阙前，百道攻城并用焉。以火车焚城东南隅大楼，贼因火势以攻城，城上纵火，悉焚其攻具，贼乃退。又筑土山以逼城，城内作地道以引其土山，贼又不能立，焚其攻具，还入于栅。材官将军宋嶷降贼，因为立计，引玄武湖水灌台城，城外水起数尺，阙前御街并为洪波矣。又烧南岸民居营寺，莫不咸尽。

司州刺史柳仲礼、衡州刺史韦粲、南陵太守陈文彻、宣猛将军李孝钦等，皆来赴援。鄱阳世子嗣、裴之高又济江。仲礼营硃雀航南，裴之高营南苑，韦粲营青塘，陈文彻、李孝钦屯丹阳郡，鄱阳世子嗣营小航南，并缘淮造栅。及晓，景方觉，乃登禅灵寺门楼望之，见韦粲营垒未合，先渡兵击之。粲拒战败绩，景斩粲首徇于城下。柳仲礼闻粲败，不遑贯甲，与数十骑驰赴之，遇贼交战，斩首数百，投水死者千余人。仲礼深入，马陷泥，亦被重创。自是贼不敢济岸。

邵陵王纶与临成公大连等自东道集于南岸，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、兼司马吴晔、天门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师，营于湘子岸前，高州刺史李迁仕、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又率兵继至。既而鄱阳世子嗣、永安侯确、羊鸦仁、李迁仕、樊文皎率众渡淮，攻贼东府城前栅，破之，遂结营于青溪水东。景遣其仪同宋子仙顿南平王第，缘水西立栅相拒。景食稍尽，至是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。

初，援兵至北岸，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师，才得过淮，便竞剥掠，贼党有欲自拔者，闻之咸止。贼之始至，城中才得固守，平荡之事，期望援军。既而四方云合，众号百万，连营相持，已月余日，城中疾疫，死者太半。

景自岁首以来乞和，朝廷未之许，至是事急乃听焉。请割江右四州之地，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，然后解围济江；仍许遣其仪同于子悦、左丞王伟入城为质。中领军傅岐议以宣城王嫡嗣之重，不容许之。乃请石城公大款出送，诏许焉。遂于西华门外设坛，遣尚书仆射王克、兼侍中上甲乡侯韶、兼散骑常侍萧瑳与于子悦、王伟等，登坛共盟。左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下，景出其栅门，与津遥相对，刑牲歃血。

南兗州刺史南康嗣王会理、前青、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、西昌侯世子彧率众三万，至于马邛州。景虑北军自白下而上，断其江路，请悉勒聚南岸，敕乃遣北军进江潭苑。景启称：“永安侯、赵威方频隔栅见诟臣，云‘天子自与汝盟，我终当逐汝’。乞召入城，即当进发。”敕并召之。景又启云：“西岸信至，高澄已得寿春、钟离，便无处安足。权借广陵、谯州，须征得寿春、钟离，即以奉还朝廷。”

初，彭城刘邈说景曰：“大将军顿兵已久，攻城不拔，今援众云集，未易而破；如闻军粮不支一月，运漕路绝，野无所掠，婴儿掌上，信在于今。未若乞和，全师而返，此计之上者。”景然其言，故请和。后知援军号令不一，终无勤王之效；又闻城中死疾转多，必当有应之者。景谋臣王伟又说曰：“王以人臣举兵背叛，围守宫阙，已盈十旬，逼辱妃主，凌秽宗庙，今日持此，何处容身？愿王且观其变。”

景然之，乃抗表曰：

臣闻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。然则意非言不宣，言非笔不尽，臣所以含愤蓄积，不能默已者也。窃惟陛下睿智在躬，多才多艺。昔因世季，龙翔汉、沔，夷凶剪乱，克雪家怨，然后踵武前王，光宅江表，宪章文、武，祖述尧、舜。兼属魏国凌迟，外无勍敌，故能西取华陵，北封淮、泗，结好高氏，輶轩相属，疆埸无虞，十有余载。躬览万机，劬劳治道。刊正周、孔之遗文，训释真如之秘奥。享年长久，本枝盘石。人君艺业，莫之与京。臣所以踊跃一隅，望南风而叹息也，岂图名与实爽，闻见不同？臣自委质策名，前后事迹，从来表奏，已具之矣。不胜愤懑，复为陛下陈之：

陛下与高氏通和，岁逾一纪，舟车往复，相望道路，必将分灾恤患，同休等戚；宁可纳臣一介之服，贪臣汝、颍之地，便绝好河北，檄詈高澄，聘使未归，陷之虎口，扬兵击鼓，侵逼彭、宋。夫敌国相伐，闻丧则止，匹夫之交，托孤寄命。岂有万乘之主，见利忘义若此者哉！其失一也。

臣与高澄，既有仇憾，义不同国，归身有道。陛下授以上将，任以专征，歌钟女乐，车服弓矢。臣受命不辞，实思报效。方欲挂旆嵩、华，悬旌冀、赵，刘夷荡涤，一匡宇内；陛下朝服济江，告成东岳，使大梁与轩黄等盛，臣与伊、吕比功，垂裕后昆，流名竹帛，此实生平之志也。而陛下欲分其功，不能赐任，使臣击河北，欲自举徐方，遣庸懦之贞阳，任骄贪之胡、赵，裁见旗鼓，鸟散鱼溃，慕容绍宗乘胜席卷，涡阳诸镇靡不弃甲。疾雷不及掩耳，散地不可固全，使臣狼狈失据，妻子为戮，斯实陛下负臣之深。其失二也。

韦黯之守寿阳，众无一旅，慕容凶锐，欲饮马长江，非臣退保淮南，其势未之可测。既而逃遁，边境获宁，令臣作牧此州，以为蕃捍。方欲收合余烬，劳来安集，励兵秣马，克申后战，封韩山之尸，雪涡阳之耻。陛下丧其精魄，无复守气，便信贞阳谬启，复请通和。臣频陈执，疑闭不听。翻覆若此，童子犹且羞之；况在人君，二三其德。其失三也。

夫畏懦逗留，军有常法。子玉小败，见诛于楚；王恢失律，受戮于汉。贞阳精甲数万，器械山积，慕容轻兵，众无百乘，不能拒抗，身受囚执。以帝之犹子，而面缚敌庭，实宜绝其属籍，以衅征鼓。陛下曾无追责，怜其苟存，欲以微臣，规相贸易。人君之法，当如是哉？其失四也。

悬瓠大籓，古称汝、颍。臣举州内附，羊鸦仁固不肯入；既入之后，无故弃之，陛下曾无嫌责，使还居北司。鸦仁弃之，既不为罪，臣得之不以为功。其失五也。

臣涡阳退衄，非战之罪，实由陛下君臣相与见误。乃还寿春，曾无悔色，祗奉朝廷，掩恶扬善。鸦仁自知弃州，切齿叹恨，内怀惭惧，遂启臣欲反。欲反当有形迹，何所征验？诬陷顿尔，陛下曾无辩究，默而信纳。岂有诬人莫大之罪，而可并肩事主者乎？其失六也。

赵伯超拔自无能，任居方伯，惟渔猎百姓，多蓄士马，非欲为国立功，直是自为富贵，行货权幸，徼买声名。硃异之徒，积受金贝，遂使咸称胡、赵，比昔关、张，诬掩天听，谓为真实。韩山之役，女妓自随，裁闻敌鼓，与妾俱逝，不待贞阳，故只轮莫返。论其此罪，应诛九族；而纳贿中人，还处州任。伯超无罪，臣功何论？

赏罚无章，何以为国？其失七也。

臣御下素严，无所侵物，关市征税，咸悉停原，寿阳之民，颇怀优复。裴之悌等助戍在彼，惮臣检制，遂无故遁归；又启臣欲反。陛下不责违命离局，方受其浸润之谮。处臣如此，使何地自安？其失八也。

臣虽才谢古人，实颇更事，抚民率众，自幼至长，少来运动，多无遗策。及归身有道，罄竭忠规，每有陈奏，恒被抑遏。硃异专断军旅，周石珍总尸兵杖，陆验、徐膋典司谷帛，皆明言求货，非令不行。境外虚实，定计于舍人之省；举将出师，责奏于主者之命。臣无贿于中，故恒被抑折。其失九也。

鄱阳之镇合肥，与臣邻接。臣推以皇枝，每相祗敬；而嗣王庸怯，虚见备御，臣有使命，必加弹射，或声言臣反，或启臣纤介。招携当须以礼，忠烈何以堪于此哉！其失十也。

其余条目，不可具陈。进退惟谷，频有表疏。言直辞强，有忤龙鳞，遂发严诏，便见讨袭。重华纯孝，犹逃凶父之杖；赵盾忠贤，不讨杀君之贼。臣何亲何罪，而能坐受歼夷？韩信雄桀，亡项霸汉，末为女子所烹，方悔蒯通之说。臣每览书传，心常笑之。岂容遵彼覆车，而快陛下佞臣之手？是以兴晋阳之甲，乱长江而直济，愿得升赤墀，践文石，口陈枉直，指画臧否，诛君侧之恶臣，清国朝之粃政，然后还守籓翰，以保忠节，实臣之至愿也。

三月朔旦，城内以景违盟，举烽鼓噪，于是羊鸦仁、柳敬礼、鄱阳世子嗣进军于东府城北。栅垒未立，为景将宋子仙所袭，败绩，赴淮死者数千人。贼送首级于阙下。

景又遣于子悦至，更请和。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，景无去意，浚固责之。景大怒，即决石阙前水，百道攻城，昼夜不息，城遂陷。于是悉卤掠乘舆服玩、后宫嫔妾，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，撤二宫侍卫。使王伟守武德殿，于子悦屯太极东堂，矫诏大赦天下，自为大都督、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，其侍中、使持节、大丞相、王如故。初，城中积尸不暇埋瘗，又有已死而未敛，或将死而未绝，景悉聚而烧之，臭气闻十余里。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，贼曳出焚之，宛转火中，久而方绝。于是援兵并散。

景矫诏曰：“日者，奸臣擅命，几危社稷，赖丞相英发，入辅朕躬，征镇牧守可各复本任。”降萧正德为侍中、大司马，百官皆复其职。景遣董绍先率兵袭广陵，南兗州刺史南康嗣王会理以城降之。景以绍先为南兗州刺史。

初，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与湘潭侯退，及前潼州刺史郭凤同起兵，将赴援。至是，凤谋以淮阴应景，祗等力不能制，并奔于魏。景以萧弄璋为北兗州刺史，州民发兵拒之，景遣厢公丘子英、直阁将军羊海率众赴援，海斩子英，率其军降于魏，魏遂据其淮阴。景又遣仪同于子悦、张大黑率兵入吴，吴郡太守袁君正迎降。子悦等既至，破掠吴中，多自调发，逼掠子女，毒虐百姓，吴人莫不怨愤，于是各立城栅拒守。是月，景移屯西州，遣仪同任约为南道行台，镇姑孰。

五月，高祖崩于文德殿。初，台城既陷，景先遣王伟、陈庆入谒高祖，高祖曰：“景今安在？卿可召来。”时高祖坐文德殿，景乃入朝，以甲士五百人自卫，带剑升殿。拜讫，高祖问曰：“卿在戎日久，无乃为劳？”景默然。又问：“卿何州人，而敢至此乎？”景又不能对，从者代对。及出，谓厢公王僧贵曰：“吾常据鞍对敌，矢刃交下，而意气安缓，了无怖心。今日见萧公，使人自慑，岂非天威难犯？吾不可再见之。”高祖虽外迹已屈，而意犹忿愤，时有事奏闻，多所谴却。景深敬惮，亦不敢逼。景遣军人直殿省内，高祖问制局监周石珍曰：“是何物人？”对曰：“丞相。”高祖乃谬曰：“何物丞相？”对曰：“是侯丞相。”高祖怒曰：“是名景，何谓丞相！”是后，每所征求，多不称旨，至于御膳亦被裁抑，遂忧愤感疾而崩。景乃密不发丧，权殡于昭阳殿，自外文武咸莫知之。二十余日，升梓宫于太极前殿，迎皇太子即皇帝位。于是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，冀收其力用焉。

又遣仪同来亮率兵攻宣城，宣城内史杨华诱亮斩之；景复遣其将李贤明讨华，华以郡降。景遣仪同宋子仙等率众东次钱塘，新城戍主戴僧易据县拒之。

是月，景遣中军侯子鉴入吴军，收于子悦、张大黑，还京诛之。

时东扬州刺史临成公大连据州，吴兴太守张嵊据郡，自南陵以上，皆各据守。

景制命所行，惟吴郡以西、南陵以北而已。

六月，景以仪同郭元建为尚书仆射、北道行台、总江北诸军事，镇新秦。郡人陆缉、戴文举等起兵万余人，杀景太守苏单于，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宁为主，以拒景。宋子仙闻而击之，缉等弃城走。景乃分吴郡海盐、胥浦二县为武原郡。至是，景杀萧正德于永福省。封元罗为西秦王，元景龙为陈留王，诸元子弟封王者十余人。

以柳敬礼为使持节、大都督，隶大丞相，参戎事。

景遣其中军侯子鉴监行台刘神茂等军东讨，破吴兴，执太守张嵊父子送京师，景并杀之。景以宋子仙为司徒，任约为领军将军，尔硃季伯、叱罗子通、彭俊、董绍先、张化仁、于庆、鲁伯和、纥奚斤、史安和、时灵护、刘归义，并为开府仪同三司。

是月，鄱阳嗣王范率兵次栅口，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要之西上。景出顿姑孰，范将裴之悌、夏侯威生以众降景。

十一月，宋子仙攻钱塘，戴僧易降。景以钱塘为临江郡，富阳为富春郡。又王伟、元罗并为仪同三司。

十二月，宋子仙、赵伯超、刘神茂进攻会稽，东扬州刺史临成公大连弃城走，遣刘神茂追擒之。景以裴之悌为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合州刺史，以夏侯威生为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

是月，百济使至，见城邑丘墟，于端门外号泣，行路见者莫不洒泪。景闻之大怒，送小庄严寺禁止，不听出入。

大宝元年正月，景矫诏自加班剑四十人，给前后部羽葆鼓吹，置左右长史、从事中郎四人。前江都令祖皓起兵于广陵，斩景刺史董绍先，推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；又结魏人为援，驰檄远近，将以讨景。景闻之大惧，即日率侯子鉴等出自京口，水陆并集。皓婴城拒守，景攻城，陷之。景车裂皓以徇，城中无少长皆斩之。以侯子鉴监南兗州事。

是月，景召宋子仙还京口。

四月，景以元思虔为东道行台，镇钱塘。以侯子鉴为南兗州刺史。

文成侯宁于吴西乡起兵，旬日之间，众至一万，率以西上。景厢公孟振、侯子荣击破之，斩宁，传首于景。

七月，景以秦郡为西兗州，阳平郡为北兗州。任约、卢晖略攻晋熙郡，杀鄱阳世子嗣。

景以王伟为中书监。

任约进军袭江州，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降之。世祖时闻江州失守，遣卫军将军徐文盛率众军下武昌，拒约。

景又矫诏自进位为相国，封泰山等二十郡为汉王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剑履上殿，如萧何故事。景以柳敬礼为护军将军，姜询义为相国左长史，徐洪为左司马，陆约为右长史，沈众为右司马。

是月，景率舟师上皖口。

十月，盗杀武林侯谘于广莫门。谘常出入太宗卧内，景党不能平，故害之。

景又矫诏曰：“盖悬象在天，四时取则于辰头；群生育地，万物仰照于大明。

是以垂拱当扆，则八枿共辏；负图正位，则九域同归。故乃云名水号之君，龙官人爵之后，莫不启符河、洛，封禅岱宗，奔走四夷，来朝万国。逖听虞、夏，厥道弥新。爰及商、周，未之或改。逮幽、厉不竞，戎马生郊；惠、怀失御，胡尘犯跸。

遂使豺狼肆毒，侵穴伊、瀍；猃狁孔炽，巢栖咸、洛。自晋鼎东迁，多历年代，周原不复，岁实永久。虽宋祖经略，中息远图，齐号和亲，空劳冠盖。我大梁膺符作帝，出震登皇。浃珝归仁，绵区饮化。开疆辟土，跨瀚海以扬镳；来庭入觐，等涂山而比辙。玄龟出洛，白雉归豊。鸟塞同文，胡天共轨。不谓高澄跋扈，虔刘魏邦，扇动华夷，不供王职，遂乃狼顾北侵，马首南向。值天厌昏伪，丑徒数尽，龙豹应期，风云会节。相国汉王，上德英姿，盖惟天授；雄谟勇略，出自怀抱。珠鱼表应，辰昴叶晖；剖析六韬，锱铢四履。腾文豹变，凤集虬翔；奋翼来仪，负图而降。爰初秉律，实先启行；奉兹庙算，克除獯丑。直以鼎湖上征，六龙晏驾；干戈暂止，九伐未申。而恶稔贯盈，元凶殒毙；弟洋继逆，续长乱阶。异彼洋音，同兹荐食；偷窃伪号，心希举斧。豊水君臣，奉图乞援；关河百姓，泣血请师。咸愿承奉国灵，思睹王化。朕以寡昧，纂戎下武，庶拯尧黎，冀康禹迹。且夫车服以庸，名因事著。

周师克殷，鹰扬创自尚父；汉征戎狄，明友实始度辽。况乃神规睿算，眇乎难测，大功懋绩，事绝言象，安可以习彼常名，保兹守固。相国可加宇宙大将军、都督六合诸军事，余悉如故。”以诏文呈太宗，太宗惊曰：“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！”

齐遣其将辛术围阳平，景行台郭元建率兵赴援，术退。徐文盛入资矶，任约率水军逆战，文盛大破之，仍进军大举口。时景屯于皖口，京师虚弱，南康王会理及北兗州司马成钦等将袭之。建安侯贲知其谋，以告景，景遣收会理与其弟祈阳侯通理、柳敬礼、成钦等，并害之。

十二月，景矫诏封贲为竟陵王，赏发南康之谋也。

是月，张彪起义于会稽，攻破上虞，景太守蔡台乐讨之，不能禁。至是，彪又破诸暨、永兴等诸县，景遣仪同田迁、赵伯超、谢答仁等东伐彪。

二年正月，彪遣别将寇钱塘、富春，田迁进军与战，破之。

景以王克为太师，宋子仙为太保，元罗为太傅，郭元建为太尉，张化仁为司徒，任约为司空，于庆为太子太师，时灵护为太子太保，纥奚斤为太子太傅，王伟为尚书左仆射，索超世为尚书右仆射。

北兗州刺史萧邕谋降魏，事泄，景诛之。

是月，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众下武昌助徐文盛。任约以西台益兵，告急于景。三月，景自率众二万，西上援约。四月，景次西阳，徐文盛率水军邀战，大破之。景访知郢州无备，兵少，又遣宋子仙率轻骑三百袭陷之，执刺史方诸、行事鲍泉，尽获武昌军人家口。徐文盛等闻之，大溃，奔归江陵，景乘胜西上。

初，世祖遣领军王僧辩率众东下代徐文盛，军次巴陵，会景至，僧辩因坚壁拒之。景设长围，筑土山，昼夜攻击，不克。军中疾疫，死伤太半。世祖遣平北将军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，景闻，遣任约以精卒数千逆击僧祐，僧祐与居士陆法和退据赤亭以待之，约至与战，大破之，生擒约。景闻之，夜遁。以丁和为郢州刺史，留宋子仙、时灵护等助和守，以张化仁、阎洪庆守鲁山城，景还京师。王僧辩乃率众东下，次汉口，攻鲁山及郢城，皆陷之。自是众军所至皆捷。

景乃废太宗，幽于永福省。作诏草成，逼太宗写之，至“先皇念神器之重，思社稷之固”，歔欷呜咽，不能自止。是日，景迎豫章王栋即皇帝位，升太极前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为天正元年。有回风自永福省吹其文物，皆倒折，见者莫不惊骇。

初，景既平京邑，便有篡夺之志，以四方须定，且未自立；既巴陵失律，江、郢丧师，猛将外歼，雄心内沮，便欲伪僭大号，遂其奸心。其谋臣王伟云“自古移鼎，必须废立”，故景从之。其太尉郭元建闻之，自秦郡驰还，谏景曰：“四方之师所以不至者，政为二宫万福；若遂行弑逆，结怨海内，事几一去，虽悔无及。”

王伟固执不从。景乃矫栋诏，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豫章安王为安皇帝，金华敬妃为敬皇后，豫章国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妃张氏为皇后；以刘神茂为司空，徐洪为平南将军，秦晃之、王晔、李贤明、徐永、徐珍国、宋长宝、尹思合并为仪同三司。景以哀太子妃赐郭元建，元建曰：“岂有皇太子妃而降为人妾？”竟不与相见。

十月壬寅夜，景遣其卫尉彭俊、王修纂奉酒于太宗曰：“丞相以陛下处忧既久，故令臣等奉进一觞。”太宗知其将弑，乃大酣饮酒，既醉还寝，修纂以帊盛土加于腹，因崩焉。敛用法服，以薄棺密瘗于城北酒库。初，太宗久见幽絷，朝士莫得接觐，虑祸将及，常不自安；惟舍人殷不害后稍得入，太宗指所居殿谓之曰：“庞涓当死此下。”又曰：“吾昨夜梦吞土，卿试为思之。”不害曰：“昔重耳馈塊，卒反晋国。陛下所梦，将符是乎？”太宗曰：“傥幽冥有征，冀斯言不妄耳。”至是见弑，实以土焉。

是月，景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、仪同尹思合、刘归义、王晔、云麾将军桑乾王元頵等据东阳归顺，仍遣元頵及别将李占、赵惠朗下据建德江口。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义，夺其兵。张彪攻永嘉，永嘉太守秦远降彪。

十一月，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，镇钱塘，遣仪同田迁、谢答仁等将兵东征神茂。

景矫萧栋诏，自加九锡之礼，置丞相以下百官。陈备物于庭，忽有野鸟翔于景上，赤足丹觜，形似山鹊，贼徒悉骇，竞射之不能中。景以刘劝、戚霸、硃安王为开府仪同三司，索九升为护军将军。南兗州刺史侯子鉴献白麞，建康获白鼠以献，萧栋归之于景。景以郭元建为南兗州刺史，太尉、北行台如故。

景又矫萧栋诏，追崇其祖为大将军，考为丞相。自加冕，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跸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儛八佾，钟虡宫悬之乐，一如旧仪。

景又矫萧栋诏，禅位于己。于是南郊，柴燎于天，升坛受禅文物，并依旧仪。

以轜车床载鼓吹，橐驼负牺牲，辇上置筌蹄、垂脚坐。景所带剑水精标无故堕落，手自拾之。将登坛，有兔自前而走，俄失所在；又白虹贯日。景还升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为太始元年。封萧栋为淮阴王，幽于监省。伪有司奏改“警跸”为“永跸”，避景名也。改梁律为汉律，改左民尚书为殿中尚书，五兵尚书为七兵尚书，直殿主帅为直寝。景三公之官动置十数，仪同尤多，或匹马孤行，自执羁绊。其左仆射王伟请立七庙，景曰：“何谓为七庙？”伟曰：“天子祭七世祖考，故置七庙。”并请七世之讳，敕太常具祭祀之礼。景曰：“前世吾不复忆，惟阿爷名标。”众闻咸窃笑之。景党有知景祖名周者，自外悉是王伟制其名位，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，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。于是追尊其祖周为大丞相，父标为元皇帝。

十二月，谢答仁、李庆等至建德，攻元頵、李占栅，大破之，执頵、占送景。

景截其手足徇之，经日乃死。

景二年正月朔，临轩朝会。景自巴丘挫衄，军兵略尽，恐齐人乘衅与西师掎角，乃遣郭元建率步军趣小岘，侯子鉴率舟师向濡须，曜兵肥水，以示武威。子鉴至合肥，攻罗城，克之。郭元建、侯子鉴俄闻王师既近，烧合肥百姓邑居，引军退，子鉴保姑孰，元建还广陵。时谢答仁攻刘神茂，神茂别将王华、丽通并据外营降答仁。

刘归义、尹思合等惧，各弃城走。神茂孤危，复降答仁。

王僧辩军至芜湖，芜湖城主宵遁。景遣史安和、宋长贵等率兵二千，助子鉴守姑孰，追田迁等还京师。是月，景党郭长献马驹生角。三月，景往姑孰，巡视垒栅，又诫子鉴曰：“西人善水战，不可与争锋，往年任约败绩，良为此也。若得马步一交，必当可破，汝但坚壁以观其变。”子鉴乃舍舟登岸，闭营不出。僧辩等遂停军十余日，贼党大喜，告景曰：“西师惧吾之强，必欲遁逸，不击，将失之。”景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。子鉴乃率步骑万余人渡洲，并引水军俱进，僧辩逆击，大破之，子鉴仅以身免。景闻子鉴败，大惧涕下，覆面引衾以卧，良久方起，叹曰：“误杀乃公！”

僧辩进军，次张公洲。景以卢晖略守石头，纥奚斤守捍国城，悉逼百姓及军士家累入台城内。僧辩焚景水栅，入淮，至祥灵寺渚。景大惊，乃缘淮立栅，自石头至硃雀航。僧辩及诸将遂于石头城西步上连营立栅，至于落星墩。景大恐，自率侯子鉴、于庆、史安和、王僧贵等，于石头东北立栅拒守。使王伟、索超世、吕季略守台城，宋长贵守延祚寺。遣掘王僧辩父墓，剖棺焚尸。王僧辩等进营于石头城北，景列阵挑战。僧辩率众军奋击，大破之，侯子鉴、史安和、王僧贵各弃栅走，卢晖略、纥奚斤并以城降。

景既退败，不入宫，敛其散兵，屯于阙下，遂将逃窜。王伟揽辔谏曰：“自古岂有叛天子！今宫中卫士，尚足一战，宁可便走，弃此欲何所之？”景曰：“我在北打贺拔胜，破葛荣，扬名河、朔，与高王一种人。今来南渡大江，取台城如反掌，打邵陵王于北山，破柳仲礼于南岸，皆乃所亲见。今日之事，恐是天亡。乃好守城，我当复一决耳。”仰观石阙，逡巡叹息。久之，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马鞍，与其仪同田迁、范希荣等百余骑东奔。王伟委台城窜逸，侯子鉴等奔广陵。

王僧辩遣侯瑱率军追景。景至晋陵，劫太守徐永东奔吴郡，进次嘉兴，赵伯超据钱塘拒之。景退还吴郡，达松江，而侯瑱军掩至，景众未阵，皆举幡乞降。景不能制，乃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，推堕二子于水，自沪渎入海。至壶豆洲，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，送尸于王僧辩，传首西台，曝尸于建康市。百姓争取屠脍啖食，焚骨扬灰。曾罹其祸者，乃以灰和酒饮之。及景首至江陵，世祖命枭之于市，然后煮而漆之，付武库。

景长不满七尺，而眉目疏秀。性猜忍，好杀戮。刑人或先斩手足，割舌劓鼻，经日方死。曾于石头立大舂碓，有犯法者，皆捣杀之，其惨虐如此。自篡立后，时著白纱帽，而尚披青袍，或以牙梳插髻。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，著靴垂脚坐。或匹马游戏于宫内，及华林园弹射乌鸟。谋臣王伟不许轻出，于是郁怏，更成失志。所居殿常有鸺鶹鸟鸣，景恶之，每使人穷山野讨捕焉。普通中，童谣曰：“青丝白马寿阳来。”后景果乘白马，兵皆青衣。所乘马，每战将胜，辄踯躅嘶鸣，意气骏逸，其奔衄，必低头不前。

初，中大同中，高祖尝夜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，举朝称庆，寤甚悦之。旦见中书舍人硃异说所梦，异曰：“此岂宇内方一，天道前见其征乎？”高祖曰：“吾为人少梦，昨夜感此，良足慰怀。”及太清二年，景果归附，高祖欣然自悦，谓与神通，乃议纳之，而意犹未决。曾夜出视事，至武德阁，独言：“我家国犹若金瓯，无一伤缺，今便受地，讵是事宜，脱致纷纭，非可悔也。”硃异接声而对曰：“圣明御宇，上应苍玄，北土遗黎，谁不慕仰？为无机会，未达其心。今侯景据河南十余州，分魏土之半，输诚送款，远归圣朝，岂非天诱其衷，人奖其计？原心审事，殊有可嘉。今若拒而不容，恐绝后来之望，此诚易见，愿陛下无疑。”高祖深纳异言，又信前梦，乃定议纳景。及贞阳覆败，边镇恇扰，高祖固已忧之，曰：“吾今段如此，勿作晋家事乎？”

先是，丹阳陶弘景隐于华阳山，博学多识，尝为诗曰：“夷甫任散诞，平叔坐谈空。不意昭阳殿，化作单于宫。”大同末，人士竞谈玄理，不习武事；至是，景果居昭阳殿。天监中，有释宝志曰：“掘尾狗子自发狂，当死未死啮人伤，须臾之间自灭亡，起自汝阴死三湘。”又曰：“山家小儿果攘臂，太极殿前作虎视。”掘尾狗子、山家小儿，皆猴状。景遂覆陷都邑，毒害皇室。大同中，太医令硃耽尝直禁省，无何，夜梦犬羊各一在御坐，觉而恶之，告人曰：“犬羊者，非佳物也。今据御坐，将有变乎？”既而天子蒙尘，景登正殿焉。

及景将败，有僧通道人者，意性若狂，饮酒啖肉，不异凡等，世间游行已数十载，姓名乡里，人莫能知。初言隐伏，久乃方验，人并呼为阇梨，景甚信敬之。景尝于后堂与其徒共射，时僧通在坐，夺景弓射景阳山，大呼云“得奴已”。景后又宴集其党，又召僧通。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，问曰：“好不？”景答：“所恨太咸。”

僧通曰：“不咸则烂臭。”果以盐封其尸。

王伟，陈留人。少有才学，景之表、启、书、檄，皆其所制。景既得志，规摹篡夺，皆伟之谋。及囚送江陵，烹于市，百姓有遭其毒者，并割炙食之。

史臣曰：夫道不恒夷，运无常泰，斯则穷通有数，盛衰相袭，时屯阳九，盖在兹焉。若乃侯景小竖，叛换本国，识不周身，勇非出类，而王伟为其谋主，成此奸慝。驱率丑徒，陵江直济，长戟强弩，沦覆宫阙，祸缠宸极，毒遍黎元，肆其恣睢之心，成其篡盗之祸。呜呼！国之将亡，必降妖孽。虽曰人事，抑乃天时。昔夷羿乱夏，犬戎厄周，汉则莽、卓流灾，晋则敦、玄构祸，方之羯贼，有逾其酷，悲夫！